皇清經解

第二十四册

口 12
3763
18 24

D12
3763
18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三

經義叢鈔目錄

春秋大事表 顧祭酒棟高

袒裼襲說 以下蔡司務德晉

袒裼襲解辨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以下朱相國珪

孔子不出妻解

書孟子四考後 周立學古義考 以下顧茂才千里

釋名略例 廣復古編序

列女傳考證 毛詩異字考 以下王茂才述曾

爾雅猶字說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詞名攷

爾雅釋草辨類序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爾雅說文相爲表裏論 以下汪茂才家禧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樂章樂器考 稷契非帝嚳子說

五服九服說 虞翻論鄭解尚書違失事議

召誥日名考 李茂才銳 王制里畝算法解 以下談教諭泰

禮記義疏算法 王制井田算法解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解 以下汪徵君萊 千乘之國

木下中也 1991.4 贈寄

91-33

春秋經傳閏朔表 姚殿撰文田
禘祫考
辟雝解
易繫辭說
釋則
釋賴
閒關考
詁經精舍文集 阮宮保訂
學海堂文集 阮宮保訂
孔子三朝記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三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棟高著

春秋時令表敘

春秋開卷書春王正月諸家紛然蔡氏尚書傳既主不改時改月之說而文定傳春秋又謂夫子虛加春字於月之上謂周本是冬十一月夫子特借以明行夏時之意是皆放古未核惑於冬不可爲春之疑遂至輾轉相誤也後漢書陳寵傳有曰天開於子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闢於丑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生於寅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以言正皆可以爲春明矣而謂周有天下更姓改物於馭端初始稱冬十一月以建令天下一年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既不改時月矣而謂夫子爲周之臣子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屈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以訓也今試以經文最顯然者證之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是夏正則震電不爲災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是夏正則無冰不足異矣蓋自王朝之發號施令列國之時享會盟與史官之編年紀月較若畫一其餘田狩祭享猶用夏時加羞苗獮狩論記烝嘗則以夏時起事而易其時與月之名若桓四年春公狩于郿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是也此皆其歷歷可見者而傳文內間有一二從夏正者蓋亦有故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傳書秋劉氏敞謂正明作書難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致與經錯異可見當時諸侯亦不盡用周正孔氏穎達云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故杞宋各行其祖正朔先儒謂宋行商厥商麻麻創是建寅故傳書晉國之事多有從夏正者若卜偃與絳縣老人之言可證也要自其國通行已久習俗使然三代原所不禁而其告於王朝則一禀周之正朔左氏特採錄列國之記史其史官之紀實未經改正故致偶見此一二耳無容以爲不改時月之驗也其經文則與尚書符合斷然周正無疑善乎朱子之言曰夫子未筆削以前魯史顯名春秋可見以春首時片言破的諸儒無所置喙矣

案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宋儒既有冬不可爲春之疑而主周正者又於經典一二偶不合之處必欲強以同之是首尋破經是以後人益增惶惑胥所適從愚謂改正朔即是改時月周斷無稱冬十一月爲歲首之理王者之發號施令與史臣之編年紀事自宜畫一斷無不用周正而反從夏正之理惟民俗話言習于夏正已久偶有雜出者在三代原所不禁如毛詩用周正而春日遲遲與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則不可以周正言以擅時道景于夏時爲切也論語行夏之時明言周家改時而莫春曰春服既成孟子通篇用周正而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俱不可以周正言以飲食日用于夏時爲宜也惟不必一一强求其同而正無害其爲同因得張邃庵先生定本附列于時令表之後其未備者增入之其強合者駁正之而後學者于諸經通達無礙無齟齬不合亦無勉強求合之病而春秋王正月之爲周正益瞭然無疑矣其于經學未必無小補云僖十五年韓之戰及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與經所書先後俱差兩月經用周正傳因晉俗而用夏正此便瞭然杜預載滅梁書記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爲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篇皆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沿唐堯之故俗理或有之然看來成周盛時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之所不禁看幽風稱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月起數周有天運定爲正朔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時王之尊號至武王於殷時豪易於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數未改猶曰惟一月壬辰不敢違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支王於殷時豪易於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數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則殷之六月夏殷時不禁幽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晉息棄夏正不當云息棄三正矣孔子大聖人爲周之臣子不當教顏淵以行夏之時矣當日答顏淵只是現在侯國有用顏子爲政者便當行此數事非必謂代周而有天下更姓改物然後行夏之時也孔子時不比孟子時以扶起衰周爲念若謂百年之後代周而王者當如此則孔子教顏淵乃是憑空說話不是現在可行之事豈聖賢垂治道之旨乎可見當時原是通用在聖人亦看得平常又何疑于晉之用夏正也呂氏大圭以爲孔子答顏淵行夏之時謂顏子得志行道如使顏子未能改革天命則未將從時王之制不得擅用夏時其說大荒唐顏子當日是有改革天命之理彼豈未知夏殷周三正原通行教耳豈有改革天命之理彼豈未知夏殷周三正原通行教耳

謂秦以冀月書正第以十月爲歲首亦未然彼蓋見呂不韋作月令用夏正故云然不知秦亦改時改月亥月竟傳春正月至寅月已偏夏四月矣治王漢高惠文景之世猶然至武帝太初定曆改用夏正史官因追故前年月猶漢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星聚東井致高允之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七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日在鶉火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隔宮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錯因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爲夏正之十月則日躔析木之次與鶉首秦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其大彰明較著也詳見唐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及宋劉攽貢父說中頗劉俱在史前而史援引張說未及辨正可見攷核精細之難也

又案秦時置閏俱僻後九月益是時厤法不講不知隨時置閏之法都堆積在歲終春秋末年已有此病此亦秦改時改月之一證也秦史只倚爲閏十二月漢太初以後追改爲後九月耳

春秋朔閏表敘

余讀春秋每苦日食置閏不得其解據先儒舊說春秋不應置閏而置閏者凡二見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應置閏而失不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月起數周有天運定爲正朔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時王之尊號至武王於殷時豪易於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數未改猶曰惟一月壬辰不敢違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

率不過差一兩日因經傳之日數以求晦朔因晦朔之前後以定閏餘與杜氏長厤不差累黍其違異者則爲著論駁正之乃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述指掌可數案若刻扇而後儒之憑空臆造鑿鑿語窺試豹舉三四事言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也杜謂甲戌前年十二月廿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今考桓四年冬當有閏十二月廿一日己丑廿一日而已五月二月七日也是經書正月甲戌不誤第甲戌之下當有闕文己丑之上併脫二月兩字耳傳不知而誤以爲再赴杜併不知而誤以今年之日屬之前年由失不置閏故也昭元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于溫杜以爲辰爲十二月朔謂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經傳皆有十一月已酉已酉先甲辰五十五日則甲辰非十二月朔可知服虔云甲辰夏十一月朔也甚夏之十一月於周爲正月晉烝以孟冬而趙氏以仲冬烝于家廟傳以烝不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此明係兩月事趙氏之烝自在明年正月傳紀晉事自用晉之夏正耳杜不知傳文書法之變誤以來歲之日屬閏失所故也更有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誤者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日食鼓用牲于社之傳曰非常也左氏之意蓋謂正陽之月日食爲非常之變異禦是解所以鼓用牲之故而杜釋爲非常鼓之月由置閏失所誤使七月爲六月夫不應伐鼓而伐鼓失于讖慎未足重煩聖筆而正陽之月受陰氣虧損乃災異之大者杜不察其六而舉其細何爲乎今推算辛未確是六月朔日自莊元年閏十月至二十四年閏七月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而孔氏曲從杜說反謂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所以使七月爲六月此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自誤也又有杜孔俱不誤而後儒以意推求而誤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去凡四十二日杜孔俱云日誤而胡文定指爲閏月經不書謂是喪服不數閏之證呂氏本中至反駁杜孔爲非殊不知置閏頻通計兩年上下若此年十二月置閏則來年二月安得有癸卯乙未日安得有庚午乎今推算閏當在來年之八月此宋儒不攷經傳前後積差臆度並

經先後兩月凡經書春者傳皆在前年之冬豈得盡以爲從赴此由不知經從周正傳從夏正誤混爲一致今時日遺錯此又杜之四失也大日月之差鴻其小小者耳而聖人之書法其宏綱大指未必不係于是是可不爲鄭重而推究之歟以杜氏之精細猶不免差繆若此恨不能起先生于九原而爲之指正其闕失也雖然杜氏迄今二千年其長厤之存于今者千百之十一耳然即此十一求之以攷見當時之日月先生有知應引爲繼起之有人則余小子曷敢多讓讀竟此百餘條內其標明日月者推明是月爲其朔以余所推合之其不同者既具論如右其同者證明一同字與朔斯表相表裏學者知今日之推求非無根據而先生之長厤幾如碎鼎之復完晉唐以來不覆瞢之書至此復燦然大明于世好古之士有不歎爲千年法物一旦復出矣乎

春秋列國疆域表敘

昔武王大封列侯各有分地至春秋時猶存百二十四國稅賦禮爲作春秋指掌圖以明之余謂是不可圖也若從其始封則與春秋時之疆境不合若從春秋當日則一百四十年中強衆弱削月異而歲不同嘗以何年爲準而圖之即以周吳晉楚論晉之始封太原百里之地耳其後獻公滅耿滅魏拓地漸廣而最稱便利者莫如伐虞之役自潞泊盧泫晉實以東嶠西四百餘里盡號虞之地晉之得以西向制秦秦人抑首而不敢出者以先得號臣其咽喉也至文公厥前踰垝有晉懷襄經營中原追逐戎狄凡衛河以北慶堰之境之沒于狄及邢之滅于衛滑之滅于秦者晉盡取之于是東及朝歌北盡鄙鄴自河南之彭德衛輝至孟縣之大名廣平順德悉爲晉有而謂晉僭晉日之晉乎楚封丹陽荅在今歸州東南七里至文王滅鄧縣申息封畛于汝此時已涉河南南汝之境以後囊貧語夏鄧及唐葉皆南陽府地也江黃道柏蓼胡沈皆汝寧府地也最後城州來居巢鍾離則更侵入鳳陽廬壽之境而謂楚猶晉日之楚乎至周之東都鄭氏詩譜云封域在禹貢深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豫內方六百里途後南陽入于晉宗地入于鄭伊川入于陸渾日殷月削故襄王以前猶能與師伐鄭伐翼襄王以後如新楚楚不能起王畿已非復東遷之舊況在小國

不信杜孔而失之者也此卷獨多纫有一百八十餘頁就一卷中釐爲四卷學者執是求之以上下數千年諸儒議論如堂上人判案下八曲直又如執規矩以量物毫髮不容少錯余于此用心良苦而位置閒月排列頗晦則華生蔚始華子師道竝正之力爲多鳴呼葉難哉余往懷此志六七年而苦無端緒聞泰興曙峯陳先生有書六卷屢郵書求其令嗣而不獲而臨川師有春秋年譜一書亦未見示亡兒炳從旁贊曰是不難從經傳日數求之足矣此事兒請任之余呵之曰爾何知炳不敢言而退今幸是編成喜二華之能成吾志而又恨亡兒之不得與成其事也爲泣然者久之

附 自隱元年至哀十六年孔子卒止通計二百四十四年

論常厤法當有九十閏今據經傳月日推校得八十七閏杜註于裏二十七年頓置兩閏十一月以應天正合來凡八十九閏通計少一閏又左傳襄九年十二月下有閏月成寅濟于陰阪侵鄭杜註謂此年不得有閏月當是閏五日之譌除此不算外通計實內閏月見經者二見傳者七

凡長厤無不置閏今增置者三桓四年閏十二月莊二十年閏十二年閏五月長厤緒置閏今前去者一年閏十二月其置閏稍有後先今改正者五僖八年閏二月其置閏稍有後先今改正者九僖五年閏十二月今改閏十月八年閏八月今故十年閏七月今移在九年閏十月今作閏十二月皆據經傳上下月朔多難信公羊于僖十六年春正是月癸酉朔公羊誤以爲二月朔穀梁同長厤

十一月朔也甚夏之十一月於周爲正月晉烝以孟冬而趙氏以仲冬烝于家廟傳以烝不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此明係兩月事趙氏之烝自在明年正月傳紀晉事自用晉之夏正耳杜不知傳文書法之變誤以來歲之日屬之今年由置閏失所故也更有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誤者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日食鼓用牲于社之傳曰非常也左氏之意蓋謂正陽之月日食爲非常之變異禦是解所以鼓用牲之故而杜釋爲非常鼓之月由置閏失所誤使七月爲六月夫不應伐鼓而伐鼓失于讖慎未足重煩聖筆而正陽之月受陰氣虧損乃災異之大者杜不察其六而舉其細何爲乎今推算辛未確是六月朔日自莊元年閏十月至二十四年閏七月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而孔氏曲從杜說反謂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所以使七月爲六月此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自誤也又有杜孔俱不誤而後儒以意推求而誤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去凡四十二日杜孔俱云日誤而胡文定指爲閏月經不書謂是喪服不數閏之證呂氏本中至反駁杜孔爲非殊不知置閏頻通計兩年上下若此年十二月置閏則來年二月安得有癸卯乙未日安得有庚午

齊疆域論

論曰齊於春秋號爲大國然以山東全省計之兖州強半屬魯青州錯處他如青州濟南魯地大半其間泰安與魯泰半東昌晉衛錯處他如青州濟南魯地大半其間青所全有者武定登萊三府及曹沂所屬數縣而已其形勢棄害不如晉福員廣遠不如吳楚徒以東至海傍窮碣之利西至河憑襟帶之固南至穆陵有大峴之險北至無棣收斥鹵之饒用管子之計官山府海遂成富強爲五伯首豈惟地利抑亦人謀之善也然管子以國伯者陳氏亦用以篡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以國爲饵卒成篡奪咎一也而徐之者則異豈非得其人則用以興失其人則遂以亡者歟

晉國所滅十八國又衛滅之邢泰滅之滑皆歸于晉景公時嬴滅狄盡收其前日踔躅中國之地又東得衛之殽塗鄭之虎牢自西及東趙袁二千餘里有山西全省又有直隸大名府之元城縣爲沙鹿山晉所取之五鹿地廣平府之邯鄲成安清河永年四縣順德府拍與邢臺在唐山三縣俱與衛接境真定府之晉州趙州冀州及冀城藁城柏鄉臨城四縣山東東昌府之恩縣冠縣晉州府之范縣與齊魯二國接境又河南懷慶府之濟源脩武孟溫四縣衛輝府之汲縣其縣輝衛縣新鄉縣南自朝州平陸縣渡河有河南府之洨州閿鄉靈寶桃林之墓在焉西至宰潤池偃師三縣後又得嵩縣陸渾地與周接境其西自蒲州永濟縣渡河有陝西同州府之朝邑韓城澄城白水四縣及華州華陰縣又越安府爲晉河西上郡西安府之臨潼縣爲所滅戎地商州爲晉上雒及莵和倉野之地俱與秦接境後戎地入秦爲侯麗地跨五省共二十二府五州

晉縣域論

論曰晉當春秋之初翼侯中葉曲沃內亂不與東諸侯之會盟疑于荒遠之地然其地實近王畿是時周新東遷列侯未甚秉併沈姒蓐黃處在太原度衡篤潛霍楊韓魏列于四境晉于其中特彈丸黑子之地勢微甚而桓莊之時猶能命諸侯以討有罪曲沃之叛也王命虢公伐曲沃逐翼侯緜矣而虢仲芮伯荀侯賈伯同日與師庶幾方伯連帥之實女在江漢常武不可再睹說而隰王會其實賂列爲諸侯肆其狂御吞滅小國自武獻之世兼國多矣以不赴告故經不書不復可攷見基天下之無王自晉始及芬既強大乃復勤王以求諸侯周室之不亡復于晉重有賴焉自統參城浦困之固殷南陽扼孟門太行之險南據虎牢北據鄗鄧襟河內之殷遮連肥鼓之勁地西人秦域東裁齊境天下扼泰晉周室皆有之區無不爲晉有然後以寺則固以攻之力也

案王厲揚之水先儒謂讀平王忘父仇內德申侯爲之遺戎者非也荅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棄戍申自不容已但不當使畿內之民戍耳平王若能夥憤興師命方伯連帥南向討楚侵爰之罪申自不煩戍師云戍亦當使方伯連帥當其役何至使畿內之民反爲侯國遠戍是是顧居上首顧居下詩所以致怨乎平王之徵詞也言激揚之永至不能流一束薪喻以天子之威令不能役使攀侯也彼其之子指方伯應戍申者而言不與我戍申言當時方伯不能爲王家効命而使我獨嘗此苦所以懷恩而欲歸也如此纔與意深沿有味朱傳以之子指其室家則與東新意一毫無涉上下文不聯貫矣至謂內德申侯尤非詩明言三國戍申戍申戍許申郎吕也後申吕俱爲楚滅而許後屬于楚此時楚之侵擾三國已被其酷戍自時勢不得不然平王豈有德于吕許二國者哉且詩偏彼其之子俱係賦惡之辭外之之辭加彼其之子不得其服猶言乃如之人夫已氏云自若詩人謂其室家豈宜作此等語余因春秋而傷揚水之義如此

宋國在春秋兼有六國之地宿偪陽曹三國其見于經者也杞鄫及彭城則經傳俱不詳其入宋之年而地實兼併于宋其封域全有河南歸德府一州八縣之地開封府之杞縣封邱縣有宋之長垣蘭陽縣有宋之戴窳睢陽之湯陰有宋之城皇州府治之睢寧縣有宋檀地西華縣有宋鹿邑鄉地又江南鳳陽府之虹縣蘄州府之太和縣山東兖州府之金鄉魚臺縣豪安府之東平州後滅曹又得曹州府之曹縣荷澤縣定陶縣共踏三省九府二州二十三縣之地

宋疆域論

論曰余嘗遡泝采取道鳳陽由歸德以西歷春秋吳楚戰爭地及杞宋衛之郊竟然思曰周室慕布列侯各有分地豈無爭土爭民之事哉然自三監畔周東都幾不守而周公東征三年踐奄四年踐淮夷遂定東土而魯衛齊晉之封以次而建其後魯衛晉皆有變而齊獨不變者何也蓋齊地濱海其民利魚鹽之饒其俗通工商之業其君知經營之術其國人習戰鬬之事其士樂仕進之途其女勤紡織之業其野宜桑麻其山多林木其澤多魚鹽其市易交四方其財用饒其兵力強其人才衆其風氣開通其禮樂簡易其刑政寬平其官職修舉其號令嚴肅其賞罰信明其車馬器械精利其甲冑衣裳鮮明其舟楫舟車便捷其城郭溝池堅固其倉廩府庫充實其畜牧蕃息其蠶桑絲枲其布帛其粟米其魚鹽其蔬菜其瓜果其六畜其雞犬其鳥獸其器用其財貨其人民其土地其山川其草木其禽魚其蟲介其龜貝其珠玉其金錫其銅鐵其鉛錫其竹箭其羽毛其齒革其丹漆其絲麻其蒲葦其蓮藕其蒿藜其藻荇其蔓草其百穀其百蔬其百果其百藥其百工其百物其百貨其百用其百器其百技其百巧其百變其百化其百能其百官其百職其百事其百務其百度其百量其百數其百制其百法其百式其百則其百象其百形其百容其百態其百狀其百色其百聲其百音其百味其百觸其百感其百情其百性其百質其百文其百理其百義其百禮其百儀

去西河而泣豈無故哉

【吳國】武王定天下此時泰伯子孫已自立于勾吳武王因而封之時大江以南尚屬蠻夷之地分茅胙土之所不及非若中原齊魯晉羅蔡曹也故其地最廣遠春秋初尚服屬于楚自後浸強越為勍敵而其所幷吞之國亦歷歷可紀焉大抵北出則撫廬彆東出則向番陽其地略有江南全省而徐州屬宋廬鳳屬楚安慶屬英舒最後廬鳳亦入于吳而入郢之禍自此始太平府則與楚之和州為昭關界江寧府則與楚之六合為掌接境其自怖之嘉興以及湖州杭州則與越日相角逐之區也其自浙之嚴州以及江南之徽州江西之饒州則與楚日相窺伺之地也方輿紀要以江西全省亦俱為吳地然于經傳無所見第存其說如此云

吳疆域論

論曰余攷春秋吳疆域而竊有感于明祖之事也當明祖與張陳相持而對誠意請陳氏勢居上游宜先定陳當日之分界與春秋時吳楚略相似而明祖之地較吳尤迫狹日汲汲于池州太平徽寧廬鳳之地遂得南昌而守之一戰逐彝陳氏鴟呼此長岸之戰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游何故不吉卒得其乘舟餘皇故吳楚交兵數百戰從水則楚常勝楚以水師臨吳而吳常從東北以出楚之不意當其始叛楚也伐巢伐徐伐州來爭闕于廬州鳳陽之間蓋欲自上而瞰下子重之克鳩茲也為今太平之無湖此用水也而吳報之伐楚取駕則在處之無為吳楚鹽之克朱方也為今鎮江之丹徒此用水也而吳報之取棘櫟麻則出鍚山與汝窒夫至昭二十三年州來入吳州來為今之壽春以准為固徹楚之籓蔽而據其要害而入郢之隨兆矣當日舍舟于淮汭自孫意與楚夾漢淮汭朗州來徐章今南昌舍舟為沈船破釜之舉陸路出南昌為出奇擣險之謀欲避所短而用所長驅節深入千里蘭入楚亦適知楚瓦不仁而後敢出此使當日但欲兵持重勿與交鋒絕其餉道吳人輕銳師老欲歸正不必為襲舟與塞城口之計正欲徐行驅之吳人過險則必爭舟以濟爭則必亂半渡擊之可使全軍不返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而吳亦第僥倖而一得也使第固守鍾離居巢州來三城屹然不動而多方以撓吳衆疲其垂肆之算吳既不得志于東北必不能由水道以窺楚而吳且坐困矣故明方事廬鳳而旋得南昌則為折其左臂吳先有豫章而兼得州來則為扼其喉究申公子胥之謀略與明祖君臣前後一揆矣夫地勢何常人謀用之則勝厥後越拿吳之地而卒覆于楚豈非楚常得地勢之便哉

論見後

【越國】越自少康初封歷商至周初千餘歲武王因其舊而不改延及春秋之季久五六百年至允常始與吳相厭伐見于經傳然封域極隘國語與越絕書所載不同其北向所至曰禦兒曰就李亦在今嘉興一府之地其西南至于姑蔑【越絕書作姑末】則在今衢州府龍游縣然首人傳餘汗為越地淮南王安謂越人欲為變必先由餘汗界中通與亦謂為越之餘則自江西廣信至饒州皆越之西界國語所云姑蔑甚未盡芟余嘗歷淮揚至餘杭又親至左蠡而知越大夫胥犴勢王于豫章之洪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為楚餘干為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即其地全有浙之紹興寧波金華衢嚴之地其餘杭湖三府則與吳分界由衢歷江西

壽春蕪塘間而後劉豫不敢南渡大非昔日吳楚之已事乎越既有吳不能守吳故轍也抵州次西阻豫章而懲變于二江五湖之利志意驕滿覽稱伯王此猶項氏之棄關中而都彭城同一愚猴之見耳楚人既得上游而復東有廣陵徐泗之地長江帶水策馬可渡勾踐當日豈為子孫計長久者哉日勾踐本為報怨雪吳之荒意而幸勝之以范蠡之謀畧而不為一言何也日吳嚭夢之爭州來也是中公教之也閩閩之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太漢也是子胥教之也皆當創業之始志意明銳故其言易入王諫夫差與越行成子胥且以屬鏤死耳使少伯復進說于志得意滿之餘夫安知不從文種之誅乎豈其卷舌高蹈以去也日項氏業關中及身而亡而越延至五世何也日項氏實有雄據天下之志故漢高并力而取之西楚既得廣陵徐泗知越無爭雄之心視為掌中物而不之急而越兵力尚強故且相與遷延待其自發兵端而後取之也嘻古來拔堅執銳如項氏既葬嘗曉如勾踐而皆坐失天下之大計人皆知為項氏惜而不知為勾踐惜也其猶有日�multiple之見也夫

春秋列國疆域表後敘

或曰周室封建在德不在險信乎曰此為後王守成者言之也武王既勝殷有天下大封功臣宗室凡山川糾紛形勢紮格之地悉周營親及親子弟以鎮撫不靖翼戴王室自三監監殷而外封東虢于滎陽據虎牢之險西虢于弘農陝縣阻崤函之固太公于齊召公于燕成王又封叔虞于晉四面環峙而王畿則東西長南北短長相覆方千里無事則都洛陽宅土中以號令天下有事則居關內阻四塞以守易嘗不據形勝以臨制天下哉裘劫弱虐禍由內作播遷東周而西號實為東西都出入往來之地周有西號之志不得不關逐于虢故手之末年卽欲以虢公為卿士迫乎惠王鄭虢卒定王室當晉之國號也王昜以不赦懲怒命方伯以討罪于晉晉必不敢勁乃談笑置之虢入晉而晉日強周日削矣洎惠公之入賂秦以虢畧秦若得之則可東向以抗衡于晉雖有文公不能以國伯而晉之諸臣固不與也雖戰證見獲秦于此時幾可分晉之半而征結以輔襄子開閼謝秦秦知空名為質之無用卒歸惠公呂郤諸人可謂智勇絕人者矣秦立文公以後知文公果雄決不能覬覦桃

林以東一步乃借晉師滅郤郤近武關穆公之意以為不得于東猶可經營商雒圖武關以為南出之門戶而亦終不能有由是二百餘年秦屏伏西陲不敢出以秦地形四塞而函關武關之門戶俱為他人有也至三晉瓜分秦得其地置關函關入秦而三晉之亡自此始矣嗚呼晉自獻公滅虢以後固守桃林之塞主伯天下若二百年迫三晉之分而後失之而周室東遷不三世而虢已為晉有揖盜之利勢以與人而不悟豈非特德不特險之說有以誤之也哉

春秋時晉中牟論

河南今日之中牟縣卽鄭之圃田春秋定哀時屬晉三卿分晉時屬魏前漢地理志謂趙獻侯自耿徙此非也志既言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皆魏分地既係魏地趙安得而都之自胡子盾矣至春秋定九年晉侯伐晉鄭侯儀晉車千乘在中牟則與今日之中牟絕不相涉據本註云敖夷儀也夷儀前本邢地傅云邢遷于夷儀在今順德府邢臺縣西去河南之中牟六百餘里道里遠不相及一也衛侯如晉過中牟衛本在河北適晉安用更過河南之中牟非途次所經二也孔子適趙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返此時趙界明在大河以北中牟不得與在河南境三也國語晉侯問趙武日中牟邯鄲之肩髀吾欲其合良謹可武曰邢伯可是中牟與邯鄲接近日後獻侯自耿徙中牟敬侯又自中牟徙邯鄲相去本不甚遠今河南中牟距邯鄲里數與所云肩髀者不合四也趙鞅與范中行相攻哀四年九月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魏絳納寅于柏人五年春克柏人遂圍中牟史記亦云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是中牟為范中行氏邑與柏人俱當在直隸順德府界去大河之南絕遠五也晉河南之中牟在春秋止稱圃田無中牟之名至漢初始置中牟縣屬河南郡而左傳史記所載之中牟在杜元凱時已不復知其處第云當在河北後人但當存疑不必强為之說臣瓚謂此中牟當在温水之上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以相州湯陰鄣西有牟山謂中牟當在其側俱係臆說無明據且春秋傳衛師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禧師圍日衛未可勝齊師克城而縣不如從齊遽伐齊師敗之克城謂克殘儀則中牟與夷儀當朝發夕至疑當在邢臺邯鄲之間溫水湯陰二處離此尚遠

亦非也

雍正八年春余應河東田制臺聘修河南省志作為此論力辨今日之中牟非論語左傳史記所載之中牟而舊志竟於縣內載入佛肹墓可發一笑然汝杜氏通典已先誤千慮一失猶在今穎州府之亳州房鐘在今穎州府蒙城縣乾隆中大水自徐州入淮而房鐘出焉其地置關函關入秦而三晉之亡自此始矣嗚呼晉自獻公滅虢以後固守桃林之塞主伯天下若二百年迫三晉之分而後失之而周室東遷不三世而虢已為晉有揖盜之利勢以與人而不悟豈非特德不特險之說有以誤之也哉

春秋時晉中牟論

先王建國其小者不能五十里若耿鄧蓐邗莘近在一縣之地故其時為邑郛小論語稱十室之邑周官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至十室乃大矣若荊舒吳越地處荒遠并牧之所不及加後世新復之苗驟動輒千百里不可以方域計故今日而欲求春秋之地亦不可概以一州一府當之也嘗謂春秋至吳楚楚而後徐吳入救之今傅云邢遷六見昭六年楚使薳射城夷徙徐吳入救之今傅云邢遷者凡六見昭十三年楚平王滅蔡而以其子乾為蔡侯于上蔡之南歸于楚章之汭歸于楚章者凡

爲要害而其地今不可考又稱乾谿在今江南亳州徐在泗州弦在光州則豫章當在近淮之地光州淮南之間與漢所置之豫章全不相蒙也與余論脗合先得我心不覺大快因知讀書到着實處自然所見略同但未及豫章之沛爲郡陽鄰弟存疑云在江漢之北則越地固不能踰大江而北也餘于爲越都陽爲楚後爲吳奪俱今饒州府屬則都陽正爲三國錯壤之地且此時吳越鄙已與兵而楚吳又方攜閱楚與越通吳人必忌越必不敢出境一步公然與楚交搆以犯吳之深恕也若戰云江漢之北越且離境千里顯張從楚以搆吳之憤獨不畏吳人壓境問罪近在肘腋耶固知歸王乘舟乃二國于其搆境處處相聯絡又在水際則舍都陽左右更誰屬哉余所謂豫章之名廣遠雖不能確知爲何地而可約舉數處以概之但于今日之南昌決無涉耳因閱宛溪氏之說借爲余證而又廣其所未及如此

晉公子重耳適諸國論

左氏敘事其叢緐不露處要使人統前後而得之固嘗疑重耳遊歷遍天下而其返國也卒由秦則當其處狄十二年而行也何不徑之秦以求入而必遍衛適齊及其之鄭也又何不入秦而必迂道之楚楚爲蠻夷之國重耳豈不知其不可倘佯而當日之所以爲此者蓋其事勢實有所萬不得已也夫重耳有賢名且多得士夷吾以弟越次而代立其君臣之欲甘心于重耳非一日矣此時爲重耳者藏形匿影側足無所宇有齊狄秦楚諸大國其力足與晉相抗得庇護公子餘如鄭衛諸小邦即晉令翻下面夕且繫公子而獻于晉耳故其如齊也時當秦歸惠公之明年秦晉新協和未有釁而齊桓方下士故且之齊以求庇建桓公卒而孝公內亂兄弟相爭諸侯之兵數至不得不更適他國其歷晉歷宋歷鄭特爲過客耳宋方新敗而曾與鄭皆小國由鄭入秦路必門周而道晉被陶之境晉如寺人披者以百騎邀之有餘耳趙衰孤偃董虎之密矣是時楚成方强恢廓大度力足以容公子矧口卽云公子若返晉國則何以報不殺盍送重耳入國之事楚子已身任之會子玉有言而秦穆公來迎公子乃送公子之秦秦楚別有間道而楚又設兵防衛以備不測則重耳之返國專藉秦力而楚子實成之故曰佞猶曰

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與魯泗東之地方百里張守節正義曰泗上謂廣陵徐泗等州則今揚淮以及徐州泗州之地皆吳與楚余嘗著論謂慈棄地利不守得延五世爲楚所滅幸矣後閩吳越春秋有云越既平吳北渡淮嘗齊晉諸侯徙都于琅琊水經注亦云琅琊越句踐之故都也越絕書句踐平吳霸關東徙琅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諸書所載較若畫一案春秋時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其所屬日照縣向係海曲爲沿海要地疑所謂觀臺望東海卽于此又吳越春秋句踐聽范蠡謀築會稽小城城成而怪山自生本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後因徙都琅琊余考越徙都琅琊事不見于左傳國語亦無之吳越春秋與越絕所書皆怪誕不足信然史記云越滅吳棄江淮以北徼之左傳他事多不合據傳文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公與之盟于平陽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公又嘗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見于孟子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魯與琅琊之說相合夫越既滅吳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徐州本薛地今爲兗州府滕縣非江南之徐州也）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魯山東諸侯之侵界豈其棄江淮不事且既棄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來及出兵侵魯豈反假道于楚即又范蠡既霄會稽之恥霓姓名高于衡陽爲今衡州府曹縣蓋先時吳屬伐齊嘗沂曹之邊地吳蓋略而有之哀八年吳嘗伐魯入武城武城入或有田于吳竟拘鄫人之漚嘗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逐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境壤越滅吳因有其地則其遷都琅琊蓋盡吳之境與北方諸侯爭衝豈有反棄江淮之地以資敵之楚耶且卽如史記所云越自勾踐以後五世至無疆中間嘗欲伐齊齊舊與吳接境與越之故士遠隔江淮若勾踐棄江淮以北則其後世必不能復拓有吳境與齊遠不相及無緣有伐齊之事則史記之自相矛盾更較然矣蘇子由謂史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信書于地里尤踈舛余既據其說作越封疆論復附識他書所見于此以俟後之博學者攷焉

春秋列國僭姓及存滅表敘

春秋列國地形大牙相錯表敘

先王建國各有分地紛若列暮界如分畛其後列侯爭相侵奪務滋紛勝而春秋列國之疆域繁然亂矣如山東濮州范縣爲晉士會食邑楚之子西爲商公爲今陝西商州之雒南縣學者多所不曉以此讀傳譬若燒人覩墳素藉之今詳考輿圖各據今之州府而列春秋當日之地形大牙錯互處以左氏經傳附

註其下其在大國者無論卽如鄭衛魯宋以一國而錯列幾府郁滕邸薛以四國而並處一縣（今爲兗州嶧縣）他如吳楚徐越界在豐奧未敢版籍今日而欲知其交兵者蹙者在何地使命通聘者在何方晉之通吳以創楚也滅偪陽以與宋通吳晉往來之道而今之沛縣實當南北之衝（偪陽在今沛縣）楚之通越以制吳也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歸王乘舟且師師從王而今之饒州皆居楚越之界（饒之鄱陽爲楚以至山東不當有晉地觀師道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終春秋之世而國之滅爲邑昌吾強半天下而諸國卒以強盛則當日之勢敵之同初已稱爵吳矣雖聖王復起不得不變其制也且入春秋以來周室微以爲楚有（荊城在武昌西北百二十里）楚之闢鼎幾成于踐土之前楚之應大江而直下也吳不能勝楚而盈氏以殿東北多在廬壽穎梁之間晉之撓桃林以西扼也秦不敢抗晉而獨出以窺東南多出上雒析城之界觀笠澤爲吳越接戰之區則知若譬鄧南國莫君之地觀黃池爲吳晉會盟之地則知運河早已合江淮沂濟之流（黃池在今河南封丘縣東南）准僅關爲溪溝于南魯之關北爲之沂西屬之隋以會晉于黃泗入沂水入泗南在封邱縣南盆其水道自江入淮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復穿魯宋之境達屬水通有不通者墾而通之故達庶莊莊千載歷歷可見如諸侯之爭霸于封邱千有餘里間今日運河之故迹里之迂直遠近盟會徵調之衝數簪備雁不曉然確知其故塗其存者昔崖徐不軌逮國除爲郡而地入于天子春秋以逆後不軌而除春秋變之所遵則一也天下之有易矣

春秋列國地形大牙相錯表敘

隋于此置洛口倉春秋謂之洛汭襄二十一年使帥出諸轘轅昭元年趙孟館于轘轅洛汭也

十五年尹文公治于鞏杜註于鞏縣洛汭也

府城南三十里有關塞山昭二十六年晉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卽此

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城爲晉國僖公三十三年祭所滅後屬晉成十七年鄢子駟偃晉虎滑後又屬周定六年

鄭伐周馮滑胥靡皆此滑國也周人又謂之侯氏昭二十二年子朝之亂晉師軍于侯氏即此又僖師縣西二十里尸鄉亭爲西亭春秋時係鄭地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即此

暆池縣界有蚌爲號邑莊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蚌即此

永寧縣北六十里有崤山春秋時謂之二殽東北入澠池縣界本虢地後屬晉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秦師于殽即此詳見險要

嵩縣本周之伊川地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此昭十七年陸渾滅于晉

陝州

州南二里有焦城即焦國後并于晉爲邑

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爲晉之瑕邑文十三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即此

州硤石鎮西十五里有華原爲虢之華地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華即此

閿鄉縣東三十里有稠桑驛爲虢桑田地僖二年虞公敗戎于桑田後入晉成十年傳晉景公召桑田巫即此

靈寶縣爲晉之桃林塞晉守之以拒秦處後爲秦函谷關詳見險要

盧氏縣有陰地城爲晉之陰地宣二年趙盾自陰地率諸侯之師以侵鄭克四年魏子赤弁晉陰地杜俱註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上洛今陝西商州雒南縣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其地南阻終南北臨大河所謂河南山北也而盧氏縣乃命大夫屯戍之所猶南陽爲河南之總名而別有南陽城則在僖武也

開封府

今儀封縣即二縣爲衛地薛符蘭陽中牟陽武鄢陵南用封氏鄭州河陰汜水滎陽滎澤一州十一縣皆鄭地隙留爲陳地杞縣爲宋雍邱地又鄭之圃地在杞縣南五十里與楚接界僖廿七年晉景公召桑田巫即此

鞏縣府

宋全有商邱寧陵鹿邑夏邑永城虞城睢州考城柘城一州八縣之地

今鹿邑縣西十三里爲陳鳴鹿地成十六年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即此

睢州接寧陵縣境爲衛首止地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即此

又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有大棘城爲春秋時宋鄭毆處後爲楚莊所并今大棘城有楚大子建墳及伍員劍臺

睢州境內有衛襄牛地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居于襄牛杜註云衛地即此又州東南有鄭鄧地襄元年諸侯之師次于鄧杜註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考城縣東有葵邱係宋地僖九年會于葵邱即此縣西三十六里有黃溝爲宋黃地隱元年傳惠公之孝年敗宋師于黃即此

僖二十二年宋楚戰于泓泓水名在今柘城縣北三十里

夏邑縣西南有曹秦邱地哀七年宋人伐曹秦五邑于其郊日黍邱指邱大城鍾矛杜註並國下邑縣西南有黍邱亭

案下邑漢縣金攻曰夏邑今仍之

汝州

楚文王封畛于汝楚地止于汝水之南成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高氏曰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至潁州入淮其在汝州郟縣及裕州葉縣間者汝陰田也郟自是入鄭後復入楚昭二年楚靈王爲令尹城郟十九年令尹子瑕復城之郟復爲楚地

魯山縣有鄢嬴苑地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鄢東即此杜佑通典汝州魯山縣東南鐘角城

初立使子躬殺鄧侯樊楙之由事舉兵致禹州終爲楚地

密縣新鄭皆鄭地密縣爲鄭新鄭亦曰新城僖六年齊桓公伐鄭圍新城即此新鄭爲鄭滅檜國地以別于初封之鄭故號曰新鄭縣北十三里有函陵僖三十年晉秦圍鄭晉軍函陵即此又縣東北有制城成十六年伐鄭諸侯還于制即此是也

歸德府

宋全有商邱寧陵鹿邑夏邑永城虞城睢州考城柘城一州八縣之地

今鹿邑縣西十三里爲陳鳴鹿地成十六年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即此

睢州接寧陵縣境爲衛首止地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即此

又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有大棘城爲春秋時宋鄭毆處後爲楚莊所并今大棘城有楚大子建墳及伍員劍臺

睢州境內有衛襄牛地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居于襄牛杜註云衛地即此又州東南有鄭鄧地襄元年諸侯之師次于鄧杜註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考城縣東有葵邱係宋地僖九年會于葵邱即此縣西三十六里有黃溝爲宋黃地隱元年傳惠公之孝年敗宋師于黃即此

僖二十二年宋楚戰于泓泓水名在今柘城縣北三十里

夏邑縣西南有曹秦邱地哀七年宋人伐曹秦五邑于其郊日黍邱指邱大城鍾矛杜註並國下邑縣西南有黍邱亭

案下邑漢縣金攻曰夏邑今仍之

汝州

楚文王封畛于汝楚地止于汝水之南成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高氏曰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至潁州入淮其在汝州郟縣及裕州葉縣間者汝陰田也郟自是入鄭後復入楚昭二年楚靈王爲令尹城郟十九年令尹子瑕復城之郟復爲楚地

魯山縣有鄢嬴苑地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鄢東即此杜佑通典汝州魯山縣東南鐘角城

伊陽縣爲周邘垂地文十七年甘歜敗戎于邘垂蓋即伊洛之戎與伊陽接境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杜註伊晉所取陸渾地陸渾在河南府嵩縣地相接又州東南五十里有魚齒山襄十八年楚師伐鄭涉于魚齒之下杜註魚齒山下有湍水故言涉又州西南有蠻城爲春秋時戎蠻子國昭十六年楚誘戎蠻子嘉殺之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即是地滅于楚矣

懷慶府

鄭氏詩譜曰周東都畿內方六百里北得河陽河陽在河之北即懷慶府也陸渾十一年桓王與鄭伯戰于繻葛伯復脩周桓七年王遷鄭伯向之民于郟億二十五年周甘歜敗晉荀寅于鉏丘即此又州東南十里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踐土在今溫縣西南三十里皆晉地盟文公伐衛致于溫溫城在今溫縣西南七十里有期思城爲楚所滅之蓼國也五國皆滅于楚全境皆楚地

懷慶府

今溫縣爲衛朝歌康叔始封都此汲縣爲衛河內輝縣爲衛百泉後俱屬晉

延津縣爲鄄廖延邑亦曰鄴襄陵元年傳大叔收鄄以爲己邑至于廣延襄三十年卒吉弁晉圍帶追之及酸棗廖延一地

酸棗同一地

滑縣爲衛酒邑藏公孟繁公孟皆即此縣東六十里有衛南故城爲衛文公遷都于此

滑縣爲晉雍榆及秦地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定十四年會于臺皆在滑縣境

新鄉縣爲晉厥慭昭十一年晉會諸侯于厥慭謀救蔡即此

懷慶府

今安陽縣有衛商任地襄二十一年會于商任以御樂氏即此

內黃縣北有衛蔽陽城昭九年晉荀寅如齊逆女還卒于蔽陽即此

林縣西北林慮山泡水所出經臨漳安陽內黃而入衛水亦曰安陽河成十七年齊伯夷沙泡即此水也

汝寧府

江國在汝寧府真陽縣東道國在確山縣北二十里有道城

柏國在西平縣西有柏亭房國在今遂平縣西北百里楚滅以封吳大帰王謂之吳房沈國在今汝寧府治東南皆是懷慶所屬七縣原武陽武滎陽滎澤河內武陟二縣而已

所有者河內武陟二縣大叔之奔衛也以溫原絺茅之田與之故也

僖二十五年殺大叔于隰城即隰城在今滎陽縣西南四十里伯克叛伯于此蓋本古國武公滅之初

一年鄭至與周爭鄔田鄔即鄔人芻于王城濮城濮爲衛地在今濮州東南六十里衛侯出居于襄牛杜註襄牛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考城縣東有葵邱係宋地僖九年會于葵邱即此縣西三十六里有黃溝爲宋黃地隱元年傳惠公之孝年敗宋師于黃即此

僖二十二年宋楚戰于泓泓水名在今柘城縣北三十里

夏邑縣西南有曹秦邱地哀七年宋人伐曹秦五邑于其郊日黍邱指邱大城鍾矛杜註並國下邑縣西南有黍邱亭

案下邑漢縣金攻曰夏邑今仍之

汝州

楚文王封畛于汝楚地止于汝水之南成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高氏曰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至潁州入淮其在汝州郟縣及裕州葉縣間者汝陰田也郟自是入鄭後復入楚昭二年楚靈王爲令尹城郟十九年令尹子瑕復城之郟復爲楚地

魯山縣有鄢嬴苑地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鄢東即此杜佑通典汝州魯山縣東南鐘角城

鳴雁亭爲鄭鳴雁地成十六年晉侯伐鄭至于鳴雁即此又屬陽縣東北二十里爲宋戶牖地襄十三年會于黃池吳人囚子服景伯而還及戶牖歸之即此城東四十里有鄭時來地縣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即此

又舒氏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爲鄭向地襄十一年諸侯師于向杜註鄭地即此又縣西北四十里菟氏城係鄭地昭五年鄭伯勞屈生于菟氏即此又爲鄭大夫尉氏邑縣因以得名

封邱縣爲魯衛宋鄭四國錯壤在衛者曰平邱在魯者曰黃池在宋者曰長邱在鄭者曰蠶牢昭十三年會于平邱係衛地在封邱縣西南黃池爲魯地從趙匡說胡文定謂爲衛地者非文十一年傳郟驩伐宋宋敗之于長邱係宋地在封邱縣南八里即白溝也孟康曰長邱今名蠶冢是白音轉爲蠶又縣北三里有桐牢一名蠶牢係鄭地成五年同盟于蠶牢襄八年楚侵鄭至于蠶牢即此

陳州府

今府治淮寧縣即陳宛邱地

商水縣舊名南頓縣爲古頓國定十四年爲楚所滅光武父欽爲南頓令

項城縣爲古項國僖十七年魯滅項後亦并于楚項氏世爲楚將封于項即此

又府治西北有舉城爲宋地僖元年會于檉左傳一作犖即此

西華縣西南有問舍城爲宋鬼閻地昭二十年八公子之徙與華氏鬬于鬼閻杜註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是也

沈邱縣東有養城爲楚養邑昭三十八年吳公子掩餘燭庸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遠吳公子使居養是也

扶溝縣爲鄅桐邱地莊二十八年鄭人辭齊桐邱今縣西二十里有桐邱亭

許州府

故許城在府治東三十里今爲新設石梁縣故許國也成十五年許靈公畏鄭悼之逼于葉鄭有其地仍謂之舊許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東侵魯許即此地繹與襄城長葛三縣皆鄭地臨潁即鄭莊公置母弟共叔段長葛即繻葛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桓五年戰于繻葛皆其地也襄城爲鄭南鄙又府治西北爲鄭陽陵地當鄭國之南襄十年諸侯伐鄭至于陽陵即此

郾城縣東四十五里爲楚召陵地僖四年齊侯楚盟召陵昭十四年楚屈罷師東國之兵于召陵即此

禹州爲鄭檜地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杜註櫟爲鄭別都今禹州治後入楚昭元年楚靈王爲令尹始城之至平王

消滍陰口鄢地名

陽武縣北十里有鄭城棣地襄五年諸侯會于城棣以救陳杜註鄭地寰宇記有南棣城北棣城在縣北十里二棣城之間有搏浪沙亭即子房擊始皇處

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有老邱城爲宋老邱地定十五年鄭敗宋師于老邱即此

又南陽縣北爲楚武城地僖六年許僖公旣楚子于武城襄九年春人侵晉楚子師于武城爲秦援楚有事于中國恒出兵于此

又新川縣境有豐鄉城地與鄧陽之上津接爲楚豐邑哀四年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杜註析縣屬南鄉鄧析南有豐鄉皆楚邑

又內鄉縣西南有三戶亭哀四年晉執鑾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杜註今丹水縣北三戶亭是也

裕州爲楚方城築連城以拒中國處齊晉伐楚必及此地方城山在今裕州東北四十里北連葉縣楚人因山爲固起葉縣至唐縣築城連接數百里國語齊桓公伐楚管仲諫方城左傳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十方城襄十六年衛侯伐楚侵方城之外爲楚之重鎮宜兵處

山東兗州府

魯有曲阜滋陽寧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及濟寧州嘉祥縣

凡一州八縣之地後兼涉滕鄒嶧三縣境

嘉祥縣西二十五里有蓼蘇堆哀十四年傳西狩于大野獲麟杜註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案今嘉祥縣卽鉅野縣之所分金皇統中析置

金鄉縣東北二十里爲宋緡邑僖二十三年齊侯宋國緡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卽此爲宋邊境數破齊楚侵伐郤縣東南二十六里爲郤國地文十三年郤文公邊于鄷緡卽郤山後改國號曰郤以此

滕縣爲滕薛郳三國滕城在縣西南十四里薛城在縣南四十里郳城在縣東六里又縣北爲郯紼邑哀二年伐郯將伐紼卽此

陽穀縣爲齊地僖三年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卽此

又縣東有阿澤爲衛地與東阿縣接界爲今運道所經有七級上下二閘卽襄十四年孫氏敗公徒于阿澤處

嶧縣東八十里爲鄫地

濟寧州治爲任國

又州東南有郜城爲郜國襄十三年歼于魯

又滕縣南十五里有潮河爲郜田襄十九年取郜田自漷水

哀二年季孫斯伐郜取漷東田由是魯地兼涉滕縣之境

濟南府

今府治歷城縣南十里爲齊之臺地成二年齊晉戰處高氏曰穀梁傳臺去齊五百里括地志及通典並以臺在平陰縣今平陰至臨淄果得五百餘里括地志及通典並以臺在平陰信乃以本傳考之王申晉師至于靡笄之下癸酉師陳于臺自始合以至齊敗三周華不注止爲一日事甚明案華不注山在濟南東北見于水經無可疑者若云臺在平陰則去濟南二百三十里何由一奔遂至此近志云臺卽古之歷下殆不易之論也史記云戰于靡笄之歷下省文爲歷下靡字又譌而爲歷耳案高氏之說極精臺當在歷城無疑

又今歷城縣西南有小清河春秋時謂之濰水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濰卽此其源卽趵突泉濟水經注濼水出歷城西南故城西南泉源上湧若輪春秋桓公會齊侯于濼是也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引水爲流大明湖引濰入西郭北流逕歷城東引水爲流水今並城北流入于濟河縣境有大清河自泰安府平陰縣流入長清縣又東北入濟河縣境春秋時謂之濟水隱二年齊卽盟于石門鄭伯在長清縣西南濟水之西也舊志石門在長清縣北二十里有石門山有石門山石門之名蓋因此而得

又長清縣境有晏城爲晏平仲采邑縣西二十五里有盧城爲齊高傒所築十八年晉趙武魏絳起以上軍救盧卽此

七年齊高厚以盧叛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今故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又平陰縣東南爲齊京茲邑縣西爲齊邘邑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邘卽其地

東平州東二十里爲宿國莊十年宋人遷宿更爲宋地

又州東六十里爲鄆國紀附庸也莊三十年陰齊爲齊灣始左氏作蒲

遷善縣卽今禹城縣治

又禹城縣北四十里有故高唐城襄十九年夙沙衛人于高唐以叛卽此二十五年祝佗父祭于高唐杜註高唐有齊別廟爲齊之宗邑猶宋之亳晉之洮氏齊景公毋穆孟姬爲陳氏請高唐陳氏始大

又禹城縣西北有蓼城爲齊轅邑哀十年晉趙鞅伐齊取犂及轅卽此

章邱縣西北三十里有顯亭爲齊穀邑哀六年胡簡以安撫子居穀卽此西北六十里有崔氏城爲崔杼邑襄二十七年崔成請老于崔卽此

長山縣西南二十里有於陵城爲齊於陵邑左傳謂之夫于昭十年陳桓子召子周與之夫于郎此戰國時陳仲子所居臨邑縣西十里爲齊犂邑卽哀十年晉趙鞅伐齊所取者

武定府

今海豐縣爲齊之無棣邑水經注清河入南皮縣界分爲無棣溝流逕高城入海今河間府滄州之慮雲縣及武定府之海豐縣皆有無棣溝舊合馬津河入海通鹽之利今淤

泰安府

今府治泰安縣城北五里有泰山史記貨殖傳兵陽則魯其險則齊

萊蕪縣東二十里爲牟國地通典牟國在登州蓬萊縣似誤此漢之東牟縣也

新泰縣爲魯平陽宣八年城平陽卽此

東阿縣爲齊阿邑苏曰柯莊十三年齊桓爲柯之盟卽此

又縣東北有清亭爲衛清邑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卽此縣西二十五里有桃城爲衛桃邱邑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卽此

肥城縣爲齊平陰地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今故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又平陰縣東南爲齊京茲邑縣西爲齊邘邑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邘卽其地

東平州東二十里爲宿國莊十年宋人遷宿更爲宋地

又州東六十里爲鄆國紀附庸也莊三十年陰齊爲齊灣始左氏作蒲

沂州府

今府治北十五里有關陽城故郯國後人魯爲啟陽邑哀三年季孫叔孫孟孫城啟陽卽此

費縣爲魯費邑僖公賜季友爲采邑

沂水縣東南有牟縣爲東夷根牟國宣九年取根牟更爲魯地昭八年夷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率車千乘南卽宋宋衛亦魯西境由魯極東以至極西舉全境而言也

又沂水縣治西北四十里有古鄆城爲鄆之東鄙昔曾所爭者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此時鄆蓋屬魯後入于莒成九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爲魯有矣

昭元年季孫宿如晉取鄆自是鄆常爲魯有矣

莒州爲莒國戴國時入齊爲邑齊滑王走莒卽此

郯城縣爲郯國與江南邳州接界宣四年公會齊侯平莒及郯蓋二國本隣近也

蒙陰縣西北堂阜溪上有夷吾亭爲管仲稅囚處係齊地

曹州府

定陶縣爲曹都詩譜云在雷夏荷澤之野夾于魯衛之間今府治荷澤縣是其地也又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爲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齊桓公嘗盟諸侯于此

曹縣南八十里爲曹南山僖十九年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是也祥見曹山川

又曹縣境內有鄄武父地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註武父鄭地卽此

又曹縣西十里爲宋黃地僖二年齊侯公江人黃人盟于黃杜註宋地又縣北三十里爲宋穀邑桓十二年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卽此

曹縣東南四十里爲衛楚邱邑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卽此其地蓋在曹宋之間是爲衛之南楚邱與滑縣之楚邱有別

又曹縣東北八十里爲曹重邱邑襄十七年衛孫剽出于曹蹉飲馬于重邱人詢之遂伐曹取重邱杜註重邱曹地高氏云案六韜周志古七國三十其中有重邱國以美

女遺青陽路史曰在曹州甯宇記重邱在乘氏縣東北三十一里漢乘氏縣隋以後俱屬曹州今故城在曹縣東北五十里或云在東昌府東南跨茌平縣界乃襄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之重邱此係齊地杜氏明註兩國不可混方輿紀要混而一之似誤又縣北有大鄉城爲曹邑昭二十年曹伯陽卒大鄉城爲曹邑卽此又曹縣東北爲宋鹿上地僖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註宋地

又縣東北三十里爲魯生竇地爲齊有此

千生竇卽此

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爲衛城濮地僖二十七年晉侯侵曹伐衛取五鹿卽此濮城卽杜註公衆叛晉故城之以爲師于城濮卽此所謂伐衛以致楚是也

衛城縣爲衛五鹿地與直隸大名府開州接界宣二公會齊侯平莒及郯城卽此詳見開州

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卽此謂此

鄄城縣爲魯西鄙成四年城鄄杜註魯城鄄以爲西境

備蓋與晉接界昭二十六年齊取鄆六年齊取之以居公者

城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邱城爲魯地莊三十二年齊侯宋公遇于梁邱卽此又濮州西南有北鄄城爲鄄國有南鄄城爲宋邑隱十年歸于鄄

曹縣東南有北鄄城爲鄄國有南鄄城爲宋邑隱十年歸于鄄

單縣卽魯單父縣宏子駱鳴琴而治者

范縣爲魯亶甚會邑今縣東三里有土會亭是也

子自范之齊卽此蓋春秋之末范氏叛晉齊衛之間益孱氏私考疑濮州衛地舊不應以封其大夫士匄名者非也

又范縣東南七十里有廩邱故城爲衛之辛角邑鄄城東北與范縣接界爲魯之高魚邑

衰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邱奔晉又取地于宋明年晉悉以其地還諸侯則范縣故城是也

爲齊晉宋魯衛五國之交界地

又范縣南二里有秦亭爲魯地莊

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是也

又范縣東南五十里有櫟城爲齊

盟于扈杜註扈齊地詩云章臺既伐見五貢禁卽此扈也

東昌府

今府治聊城縣爲齊聊攝東屋于所謂聊攝以東也堂邑縣爲齊侯同盟之重邱此係齊地杜氏明註兩國不可混方輿紀要混而一之似誤又縣北有大鄉城爲曹邑卽此又曹縣東北爲宋鹿上地僖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註宋地

又縣東北三十里爲魯生竇地爲齊有此

千生竇卽此

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爲衛城濮地僖二十七年晉侯侵曹伐衛取五鹿卽此濮城卽杜註公衆叛晉故城之以爲師于城濮卽此所謂伐衛以致楚是也

衛城縣爲衛五鹿地與直隸大名府開州接界宣二公會齊侯平莒及郯城卽此詳見開州

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卽此謂此

鄄城縣爲魯西鄙成四年城鄄杜註魯城鄄以爲西境

備蓋與晉接界昭二十六年齊取鄆六年齊取之以居公者

城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邱城爲魯地莊三十二年齊侯宋公遇于梁邱卽此又濮州西南有北鄄城爲鄄國有南鄄城爲宋邑隱十年歸于鄄

曹縣東南有北鄄城爲鄄國有南鄄城爲宋邑隱十年歸于鄄

單縣卽魯單父縣宏子駱鳴琴而治者

范縣爲魯亶甚會邑今縣東三里有土會亭是也

子自范之齊卽此蓋春秋之末范氏叛晉齊衛之間益孱氏私考疑濮州衛地舊不應以封其大夫士匄名者非也

又范縣東南七十里有廩邱故城爲衛之辛角邑鄄城東北與范縣接界爲魯之高魚邑

衰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邱奔晉又取地于宋明年晉悉以其地還諸侯則范縣故城是也

爲齊晉宋魯衛五國之交界地

又范縣南二里有秦亭爲魯地莊

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是也

又范縣東南五十里有櫟城爲齊

青州府

今臨淄縣爲太公始封之營邱博興縣爲齊薄姑氏作蒲

姑本殷末溝姑氏國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益太公之封後胡公徙都于此一名姑蔑莊八年齊襄公遊于姑蔑即其地

臨淄縣西五十里爲齊蔑邱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蔑邱杜註臨淄縣西有地名蔑邱是也楚二人以久戍而怨非以遠戍而恐若僖九年會于葵邱此係宋地在河南考城縣東

又傳曹縣南五里有貝中聚爲齊貝邱京相璠曰濮昌縣南有地名貝邱即齊襄公田處

府治益都縣西南爲馬陘史記作馬陵成二年齊晉戰于鞌晉師追齊師入自邱輿鞌馬陘即此齊乘淄水出益都岳陽山北經葵蕪谷又北經長峪道亦曰馬陵即知克追齊侯處邱輿亦在益都界

博山縣東有臺薄故城爲魯汶邑定十年齊魯會于夾谷即此

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大峴山上有齊穆陵關山高七十丈周圍二十里道經危惡僅容一騎爲齊南天險劉裕伐南燕慕容超兵過大峴緣手指天喜形于色即此詳見僖要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齊地南至于穆陵蓋齊之南境止此過此爲昌樂二縣境

又杜氏通典臨朐縣東有東陽城爲齊東陽邑襄二年晏弱城東陽以逼萊子即此案此係齊地與晉之東陽有別

安邱縣東北三十里有廖淳于城爲汶淳于國春秋桓五年冬淳于公如曹莊其國危遂不復後入杞爲杞都

昌樂縣東南五十里有廖營陵城春秋謂之緣陵僖十四年淮夷病杞齊桓遷杞緣陵即此後杞復遷淳于

又安邱縣西南有防亭爲宮防邑昭五年昌年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遂屬魯案此防本屬莒地與魯之東防西防有別

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爲杞牟婁邑隱三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自是遂屬莒杜註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是也昭五年莒牟夷又以奔魯亦與安邱接境蓋二縣本連壤

又諸城縣西有葛亭爲莒茲邑昭五年莒牟夷以防茲來奔

即此茲也

又諸城縣治西南三十里有古諸城爲魯諸邑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杜註諸今城陽諸縣是也又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郠

又安邱縣東北十里有渠邱亭爲昌渠邱邑成九年楚子重伐昌關渠邱渠丘潰奔昌楚師圍昌昌潰亦惡昌潰楚遂入鄆次于漷東鄆爲今沂水縣向俗屬青州府今改屬沂州府

登州府

今黃縣東二十里有萊子城即萊國襄六年齊滅之爲邑二十八年屬封田于萊即此通典萊州治掖縣春秋萊子國泉萊郡以在齊國之東故曰東萊蓋萊之幅員廣遠齊侯處邱輿亦在益都界

萊州府

今高密縣西有黔陬城爲介國地膠州南七十里又有介亭與膠州連壤也

蓋高密與膠州連壤也

今高密縣西有黔婁鄉爲萊之棠邑左傳齊人萊萊共公齊棠晏弱圍棠棠人行成盟于濬上杜註濬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鄚縣在今任邱縣境則濬上當在今安州任邱間

即墨縣有棠鄉爲齊大夫棠無咎食采邑于此即此

自是齊地東盡于海矣

又高密縣爲晏子封邑蓋亦以墨弱滅萊棠之故

又高密縣西南爲夏侯故城爲齊東陽邑襄二年晏弱城東陽以逼萊子即此案此係齊地與晉之東陽有別

安邱縣東北三十里有廖淳于城爲汶淳于國春秋桓五年冬淳于公如曹莊其國危遂不復後入杞爲杞都

昌樂縣東南五十里有廖營陵城春秋謂之緣陵僖十四年淮夷病杞齊桓遷杞緣陵即此後杞復遷淳于

又安邱縣西南有防亭爲宮防邑昭五年莒牟夷及防茲來奔遂屬魯案此防本屬莒地與魯之東防西防有別

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爲杞牟婁邑隱三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自是遂屬莒杜註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是也昭五年莒牟夷又以奔魯亦與安邱接境蓋二縣本連壤

又諸城縣西有葛亭爲莒茲邑昭五年莒牟夷以防茲來奔

今唐縣北八里有唐山爲燕唐邑亦曰陽昭十二年齊高偃即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作唐一地二名

又唐縣東北十三里有中人城爲鮮虞中人邑昭十二年晉荀吳帥師侵鮮虞及中人即此

定縣東南三十里爲晉逆時邑哀四年唐國夏伐晉取逆時鄙道元以爲即曲逆也張晏曰滿水于城北曲而西流故名漢楚漢相持平爲曲逆侯即此

易州

今易州爲燕之下都記曰易者燕桓侯之別都又曰燕文公遷易二君皆任春秋時是燕之有易猶夫晉之曲沃齊之高唐以先君所常居而謂之下都

又燕昭王築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子丹置其述荊軻歌風臺高今易水寒是其地也

又寰宇記燕召公始封即今漆水縣後徙于薊

河間府

任邱縣爲燕薊上地昭七年齊侯次于虒祁燕人行成盟于濬上杜註濬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鄚縣在今任邱縣境則濬上當在今安州任邱間

皇輿表以景州爲晉侯左傳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榮穆侯時晉地不應到此疑未敢信

天津府

今滄州境有燕虒地昭七年齊侯次于虒祁杜註虒亭名即此

慶雲縣爲春秋時齊之無棣案杜氏通典鹽山春秋時之無棣邑也元分其地置南無棣縣一屬河間路之滄州一屬濟南路之棣州明改河間之無棣爲慶雲南之無棣屬山東武定府

爲海豐莒二縣皆鹽山接壤也今屬雲屬天津府海豐

真定府

今府治西北四十里有鮮虞亭爲春秋時鮮虞國左傳亦曰中山

晉州治爲鼓國又州東南爲春秋時昔陽昭二十二年晉荀吳帥東陽之師入鼓滅之昔陽即鼓子都

清河縣治東杜佑曰春地亦爲晉東陽之境孔穎達曰東陽是寬大之語總謂晉之大行山東地

承氏縣東北爲晉曲梁邑本赤狄之地當十五年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逐滅路又晉灵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即此

又襄二年諸侯同盟于雞澤杜註在廣平曲梁縣西南當亦在今雞澤縣界

成公邑都于此又州西北爲衛澶淵與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接界據中國要樞

時雍澤也

大名府

今開州治西南三十里有濮陽城爲衛帝邱僖三十一年衛侯自楚丘如帝丘于鄄南更名曰高邑北齊天保六年移治于房子縣東北去舊城三十里即今高邑縣

臨城縣治東有百尺城爲晉之臨邑襄四年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即此

冀州

今州治爲晉之東陽地荀吳略東陽以臧鼓即此

順德府

今邢臺縣西南爲邢國後入晉爲邢邑晉以申公巫臣爲邢大夫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即此

任縣東南爲晉任邑襄三十年鄭羽頡奔晉爲任大夫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任即此

唐山縣西十二里有柏人故城爲晉之柏人邑皇甫謐曰柏人城堯所都也哀四年齊弦施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即漢高帝過柏人心動處

廣平府

今邯鄲縣爲晉之邯鄲邑邑即屬衛後屬晉定十三年趙鞅救邯鄲午午子趙稷以邯鄲叛即此

又縣西爲晉五氏邑亦曰寒氏爲邯鄲午之食邑

襄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託于大門杜註大門晉邑高氏按說采傳曰纖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大門當在邯鄲之境

庚午鄭東南十三里爲晉乾侯邑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即此漢爲斥邱縣關駰曰地多斥鹵因名或又以乾侯爲山東東昌府之邱縣意當與成安接壤或以斥邱而誤脫一斥字也

蔡墓縣西南七里爲肥國昭十二年滅肥即此

樊城縣爲晉欒邑欒武子所封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欒即此

平山縣爲晉蒲邑在真定府西九十里

趙州

今州城中有救蒲社爲晉蒐蒲地哀元年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蒐蒲即此

柏鄉縣北十二里有古鄗城爲晉鄗邑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鄗讀若郭光武圍位于鄗南更名曰高邑北齊天保六年移治于房子縣東北去舊城三十里即今高邑縣

臨城縣治東有百尺城爲晉之臨邑哀四年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即此

冀州

今州治爲晉之東陽地荀吳略東陽以臧鼓即此

順德府

今邢臺縣西南爲邢國後入晉爲邢邑晉以申公巫臣爲邢大夫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即此

任縣東南爲晉任邑襄三十年鄭羽頡奔晉爲任大夫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任即此

唐山縣西十二里有柏人故城爲晉之柏人邑皇甫謐曰柏人城堯所都也哀四年齊弦施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即漢高帝過柏人心動處

廣平府

今邯鄲縣爲晉之邯鄲邑邑即屬衛後屬晉定十三年趙鞅救邯鄲午午子趙稷以邯鄲叛即此

又縣西爲晉五氏邑亦曰寒氏爲邯鄲午之食邑

襄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託于大門杜註大門晉邑高氏按說采傳曰纖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大門當在邯鄲之境

庚午鄭東南十三里爲晉乾侯邑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即此漢爲斥邱縣關駰曰地多斥鹵因名或又以乾侯爲山東東昌府之邱縣意當與成安接壤或以斥邱而誤脫一斥字也

五鹿迭屬晉衛蓋爲周國之援壤而齊衛伐晉首先交兵之地定七年傳衛侯欲拔晉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蓋侯結叛晉公然于晉之近地無所忌憚猶晉悼公會十二國諸侯于楚之相地蓋欲張其聲勢以觀其應歟何加耳是時晉伯極衰政在大夫恬然置不爲意而哀元年及四年齊衛遂屢次連兵以伐五鹿宋觀此則沙與五鹿之爲近地益信

又府治東南爲衛馬陵地成七年公會諸侯同盟于馬陵即此戰國時稱觀津

魏縣南二十里爲衛新築地成二年齊衛戰于新築即此

長垣縣治爲衛甯氏之浦邑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即此

又縣東北有祭城爲祭仲邑又縣西北六十里與河南衛輝府滑縣接界爲衛訾婁地僖十八年邢狄伐衛衛侯師于訾婁即此

又縣西南十五里爲衛之匡邑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厥之田于衛論語子畏于匡即此

陝西西安府

今咸寧縣北五里有畢原係畢公高所封竹書穆王十四年狄人侵畢後不知何以亡春秋時齊孫畢萬仕晉

臨潼縣東二十里爲春秋時驪戎國國語云晉滅驪戎史記年表稱在獻公之五年晉獻公之二十二年也其地亦曰櫟陽史記秦獻公二年徙都櫟陽櫟陽城在臨潼縣北三十里據此則驪戎地當入于秦又縣竟爲秦屬地路史云屬與驪通即驪戎國成十三年晉及諸侯之師伐秦濟涇及侯麗而還則此時驪戎之地已爲秦有距晉滅驪戎之歲凡九十五年其由晉入秦之年則不可考矣置以爲晉之櫟邑非也襄十一年秦晉戰于櫟左傳庶長武濟自輔氏與鮑三戈伐晉師則櫟當爲河以東之地櫟陽去河純遠不得牽混

鄜縣爲古鄜邑今縣東五里有鄜宮又二十五里有鹿固

惠公于韓之賦已日淹溪矣若之何韓爲今韓城縣濱河爲秦晉接界無窓深之理而延安府治東去山西黃河界四百五十里晉之幅員廣遠在惠公時早已至此合之窓深之言理當有之

鄜昌府

今伏羌縣爲古冀戎地史記秦武公初縣冀戎即此時春秋莊公之六年也

秦州

今州西六十里有上邽城爲古邽戎邑秦武公初縣邽戎即此時春秋莊公之六年戎州西百二十里有西縣城爲秦之先大駱地後莊公復都焉

清水縣西有故秦城爲非子始封

江南江寧府

襄字記六合縣爲古之棠邑襄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即此後伍奢長子棠公尚爲棠邑大夫

太平府

襄二年子重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城在今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衡山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通今自長江東下先蕪湖當塗而後至六合六合爲楚棠邑舊十四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則二縣之終爲楚地可知矣

又府陽江相對爲和州係楚地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獲吳乘舟餘皇其地在今太平府西南三十里和州南七十里號曰天門山則楚地已蹊入太平府界

常州府

今無錫縣東南二十里有泰伯城地曰梅李鄉乃泰伯始逃荊蠻所居處國廬以上皆都之詳都邑

府治武進縣爲春秋時延陵邑吳季札所封詳都邑

蘇州府

今府城爲闔閭所都因城西二十里姑蘇山爲名城西十里有虎邱劍閣闔閭墓府西南八十五里有西洞庭山一名包山春秋時所云夫椒也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處

通典蘇州皇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屬之都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縣之地

鎮江府

今府治丹徒縣爲朱方邑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即此詳都邑

揚州府淮安府

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即今之漕河起于揚州府城東南二里歷邵伯湖高郵湖寶應湖北至黃浦接淮

關自江達淮南北長三百餘里

又哀十二年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杜註封邗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國語云吳王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濟即杜氏所云近濟水也其道極回遠由今考之先大駱地後莊公復都焉

清水縣西有故秦城爲非子始封

江南江寧府

襄字記六合縣爲古之棠邑襄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即此後伍奢長子棠公尚爲棠邑大夫

太平府

襄二年子重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城在今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衡山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通今自長江東下先蕪湖當塗而後至六合六合爲楚棠邑舊十四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則二縣之終爲楚地可知矣

又府陽江相對爲和州係楚地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獲吳乘舟餘皇其地在今太平府西南三十里和州南七十里號曰天門山則楚地已蹊入太平府界

常州府

今無錫縣東南二十里有泰伯城地曰梅李鄉乃泰伯始逃荊蠻所居處國廬以上皆都之詳都邑

府治武進縣爲春秋時延陵邑吳季札所封詳都邑

蘇州府

今府城爲闔閭所都因城西二十里姑蘇山爲名城西十里有虎邱劍閣闔閭墓府西南八十五里有西洞庭山一名包山春秋時所云夫椒也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處

通典蘇州皇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屬之都其南百四十里與海陵地縣南十里有會盟原相傳爲吳楚會盟處考春秋哀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左傳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鄖吳盟杜注鄖魯地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高氏曰發陽无可考今通州如皋縣亦晉帝晉運軍儲于此立邮閣因名安帝遂立宿遷縣唐貞觀初遷代宗諱改爲宿遷與宿國無與

海州

皇輿表謂吳以淸州爲魯地

左傳成九年城中城杜註在東海蘭陵縣西南廣邱是厚邱之誤後漢志東海郡厚邱縣註引此傳文爲證云縣西南有中城今海州之沭陽縣也魯之南境至是止又一說爲舒王今滁山有安石讀書臺臺實賀諸桐城劉聰南畊南云詩云舒是懲荊以東即爲舒地蓋舒之種類甚多今而都終爲楚有東出襲鄖滅潛而潛遂爲晉有抗秦之吮要地

韓城縣晉爲韓梁二國地幛在春秋前爲晉文侯所賜後爲虎視以雄列國矣

乾州

今武功縣南有秦終南山左傳作中南昭四年司馬侯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杜註在始平武功縣南又極水自平涼府涇州來經州及長武州淳化永壽之境俱詳見秦山川

鳳翔府

今府治鳳翔縣城南有故雍城爲秦雍都史記年表秦德公元年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時當春秋莊公之十七年後世世都之僖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杜註雍秦國都是也至戰國初獻公始徙都櫟陽然雍仍爲故都昭襄王五十四年郊見上帝于雍始皇九年上宿雍棫泉薪年祓陽諸宮俱在故雍都

岐山縣爲周西岐之地當王末陷于犬戎秦襄公迄戎卻有其地

寶雞縣東五十里爲古小虢采西虢君隨平王東遷王別封之于河南陝縣其支庶之留于雍者謂之小虢亦曰桃虢城姜氏公十一年滅之時當春秋莊公之七年

又縣東二十里有故陳倉城爲秦文公所築其孫武公增搆徙都之又有陳倉山即文公獲陳寶處其地在汧水之南渭水之北所云汧渭之間

鄜縣西四十六里爲秦平陽史記年表秦南公二年遷平陽春秋隱公之九年也

興安州

皇輿表以興安州爲庸國地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即此自是地屬楚益接湖廣鄖陽府竹山縣之境

延安府

高氏曰晉文公初伯瀆白翟開西河魏得之爲河西上郡至戰國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西地十年納上郡十五縣陰晉今華陰縣河西孔氏曰同州今州今延安府宜川縣上鄜爲延安以北案晉地至此疑其太遠然

伐邑邑子奏紀鄣杜註言邑東海蘭陵縣東北有紀城是也後漢志蘭陵縣引此傳文爲證今山東沂州府莒州與贛榆縣接界

徐州府

今新設府治銅山縣爲宋彭城邑成十八年楚子伐宋取魚石復入于彭城西鉏吾曰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杜註夷庚晉吳往來之要道蓋吳晉往來必由彭城故杜云然

沛縣春秋時偪陽國與山東兗州府嶧縣南接界襄十年晉悼公滅之以與宋通吳晉往來之道又楚相地亦在沛縣境是年會吳于柤遂滅偪陽是也

蕭縣爲宋附庸舊國宋以封蕭叔大心宣十二年楚莊滅之後仍爲宋邑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人于蕭以叛是也又成十八年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部取幽邱杜註皆宋地在今徐州府蕭縣界

碭山縣爲楚之麻邑昭四年吳伐楚取棘櫟麻魏收志碭郡安陽縣治麻城蕭墓曰碭山縣有安陽城即故麻城也以楚之東鄙言之近是

邳州北六十里有良城爲吳良地昭十三年晉侯會吳于良水遠不可吳于辭正義云吳地水行故以水路不通辭此時吳未溝通江淮故也

宿遷縣西南有司吾城應劭曰古鍾吾國也昭二十七年吳公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爲吳闔閭所滅縣志以爲隱元年宋人遷宿于此因謂之宿遷非也宿遷本名宿豫晉元帝晉運軍儲于此立邮閣因名安帝遂立宿遷縣唐貞觀初避代宗諱改爲宿遷與宿國無與

安慶府

今桐城縣爲春秋時桐國楚附庸也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敗楚人漢朱邑爲桐鄉令謂子孫死必葬我桐鄉卽此

案安慶亦春秋時舒地潛山縣爲古舒州宋封王安石爲舒王今潛山有安石讀書臺臺實賀諸桐城劉聰南畊南云詩云舒是懲荊以東即爲舒地蓋舒之種類甚多今

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之闕郡國志云楚襄乘舟餘皇處

廣德州

今州西北二十五里有桐水匯于丹陽湖入大江哀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註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是也詳見山川

宿國府

今府境有吳頴黃池哀十六年楚白公之亂王孫燮頴黃氏杜註吳地即此

池州府

今銅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烏江縣昔臨江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尾洲春秋時所云鵲岸也昭五年楚伐吳闔吳師出巢敗疆師即從之吳人敗諸鵲岸杜註廬江舒縣有鵲尾峯高氏曰杜註所云蓋謂今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之鵲亭然還豹自夏汭出遠敗疆則從江道不應在內地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即古鵲岸也此說可通今池州府銅陵縣即南陵縣地所分與太平府繁昌縣相連自古常爲戰爭之地

徽州府

皇輿表以爲吳地然于經傳無所見據史記年表吳闔閭十一年伐楚取舒晉定公六年番爲江西饒州府治之鄱陽縣由吳取番路須經浙江之嘉興府杭州府嚴州府江南之徽州府而後至江西之饒則嚴徽二府之爲吳地信矣

通典歙州理歙縣春秋時屬吳

浙江杭州府

通典春秋越國之西境蕝西北至語兒今嘉興府石門縣與吳分界然以浙江之嚴州江南之徽州謂均屬吳地由嘉興趨嚴徽路必由杭越豈能孤處孑立于吳地中耶竊意杭在春秋時尚荒僻爲兩國莫居之地所以越之侵吳則徑入並濱吳之敗越退守會稽杭在其中曾無薄蘇之限謂杭竟爲越地者亦非也或當增封越地後則杭嚴俱當屬越耳

近者嘉興府志云禾郡地名其見于春秋國語越絕諸書者

廣德州

今州西北二十五里有桐水匯于丹陽湖入大江哀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註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是也詳見山川

宿國府

今府境有吳頴黃池哀十六年楚白公之亂王孫燮頴黃氏杜註吳地即此

池州府

今銅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烏江縣昔臨江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尾洲春秋時所云鵲岸也昭五年楚伐吳闔吳師出巢敗疆師即從之吳人敗諸鵲岸杜註廬江舒縣有鵲尾峯高氏曰杜註所云蓋謂今廬州府舒城縣西北之鵲亭然還豹自夏汭出遠敗疆則從江道不應在內地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即古鵲岸也此說可通今池州府銅陵縣即南陵縣地所分與太平府繁昌縣相連自古常爲戰爭之地

徽州府

皇輿表以爲吳地然于經傳無所見據史記年表吳闔閭十一年伐楚取舒晉定公六年番爲江西饒州府治之鄱陽縣由吳取番路須經浙江之嘉興府杭州府嚴州府江南之徽州府而後至江西之饒則嚴徽二府之爲吳地信矣

通典歙州理歙縣春秋時屬吳

浙江杭州府

通典春秋越國之西境蕝西北至語兒今嘉興府石門縣與吳分界然以浙江之嚴州江南之徽州謂均屬吳地由嘉興趨嚴徽路必由杭越豈能孤處孑立于吳地中耶竊意杭在春秋時尚荒僻爲兩國莫居之地所以越之侵吳則徑入並濱吳之敗越退守會稽杭在其中曾無薄蘇之限謂杭竟爲越地者亦非也或當增封越地後則杭嚴俱當屬越耳

近者嘉興府志云禾郡地名其見于春秋國語越絕諸書者

日檇李日槜李日欈兒日平原三者而已皆在嘉興一府之地蓋自吳越兵爭三江犬牙相錯越先封以百里之地東至炭瀆西至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蓋不得有浙西之地也後又增其封東至于勾甬西至于檇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越地荒而不治民徙而失業數百里之閒麋然糜爛可見春秋當日嘉興實爲吳越分界所以戰爭多在夫椒笠澤唐人詩所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是也蓋不獨兩國兵爭湯燼其間自越之會稽至吳之檇李三四百里曠無人居不在版圖之內杭近海自唐以前海濤尚未開闢

全華府
通典婺州春秋時屬越理金華縣
衢州府
今龍游縣穀溪之南有姑蔑故城爲越姑蔑地國語越地西至于姑蔑即此哀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杜註姑蔑東陽大末縣錢氏改爲龍游
嚴州府
通典睦州春秋時屬吳理建德縣
温州府
通典春秋時屬越理永嘉縣
處州府
通典春秋時屬越理括蒼縣

皇輿表以南昌爲吳之豫章地非也春秋時豫章未嘗屬吳且南昌亦並非豫章地按定四年吳入郢傳吳舍舟陸涉自豫章與楚戍漢以爲吳地據此今考闔閭之十一年爲定公之六年在入郢之後吳始伐楚取番番爲今饒州府治鄱陽縣在鄱陽湖之東南昌在鄱陽湖之西相去三四百里入郢時吳尚未得鄱陽豈能越饒南九江府而先取南昌之地耶左傳豫章凡六見其地確鑿均非今日之南昌益秦得楚地置九江鄣漢武帝分九江鄣之西置豫章郡漫取春秋舊地以名之而不知其道里差池貿易如此如春秋時蔓國本在胡厲州麥即鄧而今四川之夔州府乃遙取蔓國爲名南昌之爲豫章亦猶此通典謬爲楚地較是

今南州西一百里龍平岡有古艾城袤二十年吳公子慶忌出居于艾杜註吳邑豫章有艾縣一名漬水水經注漬水出豫章艾縣桓山西南吳公子慶忌讓夫差不納居于艾是也案杜註及水經注所云豫章俱據漢豫章郡

饒州府
今府治鄱陽縣爲楚之東境昭王時吳伐楚取番爲吳地漢置鄱陽縣屬豫章郡
餘干縣爲越之西境漢置餘汗縣豪宇記餘干縣西南有于水一名少水
又縣西三十里有汾水爲晉汾陽地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廷翼侯于汾陽獲之卽此
府治臨汾縣東北三十七里有高梁城爲晉高梁地僖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入翼使殺懷公于高梁卽此
又府城西北有狐谷亭孔氏以爲卽晉之狐厨邑僖十六年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吾蓋府城西二里卽過汾水是時狄自西來薄平陽境狐厨受鐸在汾之西而昆吾則在汾東故涉汾而後及昆吾也
又府治東爲晉平陽邑故鄗都春秋時係羊舌氏邑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謂平陽楊氏及銅鞮也趙朝爲平陽大夫卽此
洪洞縣東南十八里有古楊城舊爲楊侯國應劭曰伯僑自晉歸周封于楊晉滅楊以賜羊舌肸爲楊氏邑襄二十九年傳女叔齊謂虞甥慶甥焦甥霍楊韓魏皆姬姓而晉滅之是也魏獻子分其地以僖安爲楊氏大夫
霍州西十六里有古霍城舊爲霍叔處封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後爲先且居封邑一名霍人襄十年晉悼公就偏陽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霍伯柏之後爲直人也
又州西三里有呂鄉州西南十里有呂城蓋皆以呂侈錫所居得名後以賜魏錡故復有呂錡呂相之稱
蒲州府
今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有郇城舊爲郇國文王子所封左傳所謂畢原鄷郇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也亦曰荀桓九年荀侯貢伯伐曲沃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縣是爲荀叔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遠大夫昔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卽此
案郇城亦曰瑕城本一地故左氏連屬言之此所謂河北之瑕也僖三十年燭之武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則在河之南杜註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今河南陝州南二里有焦城陝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卽沃也卽瑕邑文十三年晉人使魯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崔浩以爲

詹嘉處此備秦以曲沃之宮守之故謂瑕爲曲沃桃林爲今潼關然則非河北之瑕非桓叔所封之曲沃亦非桓叔如左氏之言焦瑕蓋曲沃即以焦曲沃並稱如左氏之言焦瑕蓋曲沃即瑕非河北之瑕也

瑕之明證文十二年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高江村以爲秦已渡河而西必不能復保入東渡其爲河外甚明殽辨

可謂精且審矣

又縣東南十八里有解城爲晉解梁邑惠公路秦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卽此

又縣東南有曰賽城東南十八里有桑泉城僖二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卽此

又縣東南有曰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西北有廬柳城僖二十四年晉師軍于廬柳還軍于郇郇在臨晉蓋與猗氏接壤也文七年傳秦伯伐晉取汪及彭衙而還軍于郇瑕氏遂自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次于廬柳而後濟河焉則廬柳在令狐之西士會于此奔秦猗氏縣爲秦晉通衢與是爲荀叔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遠大夫昔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卽此

案郇城亦曰瑕城本一地故左氏連屬言之此所謂河北之瑕也僖三十年燭之武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則在河之南杜註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今河南陝州南二里有焦城陝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卽沃也卽瑕邑文十三年晉人使魯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崔浩以爲

越渡漢淮有王安歸諸曰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汗界中
荏今餘干縣以東皆越地矣通志云餘水在餘干縣南會
縣之西南清溪餘水一名三餘水或曰吳楚越之餘水也

廣信府
通志秦爲番縣地漢爲鄱陽縣之所分
哀十九年越人侵楚以誤吳夏楚公子寬追越師至冥不及而還冥地自杜註至春秋地名考俱不詳何所當在饒州至廣信之境蓋是時吳力强遂合此無楚越相接之地

南康府
今府治星子縣及都昌縣俱古湖口縣地
輿勝覽南康軍春秋時爲吳楚之境
九江府
通典江州理潯陽縣春秋時屬楚卽今九江府治之德化縣也

四川重慶府
今府治巴縣爲古江州巴子所都巴蜀古國從周武王伐殷有功受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桓九年善歌前歌後舞而入因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桓九年巴人使韓服告于楚杜註在巴郡江州縣江水逕其城南三折如巴字因名封境極遠東至魚復西至奭道北至漢中南至黔涪地當秦楚之交文十六年從楚人秦人滅庸始見經戰國時爲楚所滅

夔州府
今府治奉節縣爲庸國魚邑文十六年楚侵庸與庸遇穀僚人逐之杜註魚縣屬巴郡公孫述號曰白帝城先主改爲永安唐改夔州其地在湖廣歸州之西歸州宋忠曰歸卽夔州爲漢置魚復縣屬巴郡公孫述號曰白帝城先主改爲永安唐改夔州其地爲歸鄉宋忠曰歸卽夔已上凡八國皆春秋時楚子國既滅其地爲縣邑盡取夔國爲名

今爲夔州府盡取夔國爲名
已上凡八國皆列春秋各國地形相錯處自魯衛鄭宋至晉秦諸地之關入直蒙陝西河南山東楚地之時舉小國以及吾地之關入江南江西河南陝西及四川者猝如亂絲錯如列宿靡不詳考據載若乃山西全爲晉地湖北全爲楚地而以

前併吞諸國學者亦多不詳其處又一國都屢遷而名仍相襲如晉再遷而皆名曰絳楚三遷而皆名曰郢又晉有二瑕楚丹陽在歸州尤易紊混今仍以今之州府列之詳其道里別其異同庶若綱在綱犖然易見云

山西太原府
今太原縣爲古唐國本堯之後翦周成王滅唐以封叔虞分之所分
通志秦爲晉縣地漢爲晉陽縣春秋時屬晉趙氏之邑
哀十九年越人侵楚以誤吳冥地自杜註至春秋地名考俱不詳何所當在饒州至廣信之境蓋是時吳力强遂合此無楚越相接之地

南康府
今府治星子縣及都昌縣俱古湖口縣地
輿勝覽南康軍春秋時爲吳楚之境
九江府
通典江州理潯陽縣春秋時屬楚卽今九江府治之德化縣也

四川重慶府
今府治巴縣爲古江州巴子所都巴蜀古國從周武王伐殷有功受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桓九年善歌前歌後舞而入因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桓九年巴人使韓服告于楚杜註在巴郡江州縣江水逕其城南三折如巴字因名封境極遠東至魚復西至奭道北至漢中南至黔涪地當秦楚之交文十六年從楚人秦人滅庸始見經戰國時爲楚所滅

夔州府
今府治奉節縣爲庸國魚邑文十六年楚侵庸與庸遇穀僚人逐之杜註魚縣屬巴郡公孫述號曰白帝城先主改爲永安唐改夔州其地在湖廣歸州之西歸州宋忠曰歸卽夔州爲漢置魚復縣屬巴郡公孫述號曰白帝城先主改爲永安唐改夔州其地爲歸鄉宋忠曰歸卽夔已上凡八國皆春秋時楚子國既滅其地爲縣邑盡取夔國爲名

今爲夔州府盡取夔國爲名
已上凡八國皆列春秋各國地形相錯處自魯衛鄭宋至晉秦諸地之關入直蒙陝西河南山東楚地之時舉小國以及吾地之關入江南江西河南陝西及四川者猝如亂絲錯如列宿靡不詳考據載若乃山西全爲晉地湖北全爲楚地而以

晉取羈馬卽此地在河之東杜佑以爲在陝西郃陽縣非是
又府治東南有首山卽首陽山靈輒餓處
又府治東北二十八里有涼水城卽秦所伐之涼川

解州
今平陸縣東北六十里有古虞城爲春秋時虞國武王封周章弟虞仲于此又縣東北五十里爲虞顧詮阪東北二十五里爲虞郵邑東五十里有砥柱山山有三門僖二年晉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顧軨伐鄭三門卽此
又縣東五十里有大陽城大陽東北三十里爲虢下陽城其地有虞阪之險晉欲伐虢虞人要而擊之攻虞則虢又救之蓋虞虢之門戶滅下陽而兩國皆失其險
又縣西爲晉茅津亦曰大陽津以在大河之北也河之南爲陝州乃黃河津齊處
芮城縣北五里爲春秋時魏國閔元年晉滅之以賜畢萬爲魏氏文十三年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奔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既濟魏人謀而還蓋魏地遥河與秦以河爲界詩譜云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是也
又解州鹽池東有苦成故城爲晉郤犨邑謂之苦成叔安邑縣東南有中條山又縣北三十里有鳴條岡爲晉條邑桓二年傳晉移侯以條之役生太子當係此地孟子曰舜卒于鳴條郤此舊以爲在直隸河間府景州漢周亞夫所封晉在春秋前其地不宜至此當誤

絳州
今聞喜縣東二十里爲桓叔所封之曲沃歷莊伯武公國之三世凡六十七歲滅晉後仍爲別都一名下國有武公之廟在焉凡外來公子入立及君薨而殯者于曲沃武公之廟重耳及成公悼公皆即位皆殯于武宮文公卒殯于曲沃是也曲沃距翼縣之故絳凡二百里正義曰國君五日而殯文公以巳卯卒明日庚辰柩卽出絳蓋以曲沃路遠詳見都邑
又縣東北三十五里有董氏版產楊柳可爲箭卽所謂薑澤之蒲也
河津縣東有奠亭舊爲黃國地杜註黃國并于虞虞亡歸晉

晉惠公以與邾莒爲貪邑丙被誅邑復入晉後其子郤缺薦白狄子有功復與之冀

又縣南十二里有古耿城爲春秋時耿國地桓九年衛侯貫伯伐曲沃後不知何年滅之以賜狐偃子狐射姑爲邑

絳州界有晉鄉爲春秋時賈國地桓九年衛侯貫伯伐曲沃後不知何年滅之以賜狐偃子狐射姑爲邑

垣曲縣西北六十里有皇落鎮爲東山皐落氏國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註赤狄別種又縣東南有陽壺城南臨大河爲晉趙邑地襄元年晉悼公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眞諸鄒邱杜註在河東垣縣東南又縣東有邵亭爲晉之鄛邵邑一名鄖文六年趙孟役公子棄于鄛冀二十三年齊侯伐晉戊鄛邵杜註取晉邑而戍之壹三名爲通稱矣

稷山縣西北二十里爲晉清原地一名清僖三十一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成十八年悼公入國大夫逆于清原皆此地

吉州

今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爲晉北屈邑莊二十八年晉獻公使夷吾居屈又晉有居產之棗棗樹二五言子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知清屈向日皆狄地矣

又州西有晉采桑津僖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即此

隰州

今州治北四十五里有蒲陽故城在蒲水之北即重耳所居之蒲邑又州境有晉交刷地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刷即此

永和縣南十里有樓山城爲晉趙襄齊食邑左傳謂之樓晏

澤安府

今澤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都按潞氏國爲最大封境極廣國都在潞安據晉之腹心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之曲梁趙奢二省宣十五年傳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蓋師反出其東而轉攻之所以絕其奔逸滅潞之歲泰師東來晉侯別遣魏賴以偏師禦之而身留治兵于稷以咯狄土其用力亦勤矣明年又遣士會戍甲氏留吁鐸辰以盡其餘黨留吁鐸辰俱在今潞安府境甲氏在今廣平府之雞澤縣自此以後晉勢益強

沁州府

今平遙縣西十二里西南接介休縣界有中都古城爲晉中都邑昭二年晉人執陳無宇于中都即此

介休縣東南二十五里有介山以介之推得名一名綿山俗名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即此又縣東有

隨城隱五年襄侯奔隨又士會食邑于隨即此

又縣東北二十七里爲晉郝邑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其地以司馬弱辛爲郝大夫

石樓縣南有龍泉山接隰州界多產名駒左傳所謂屈產之乘也

澤州府

今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有平陽府襄城接界有黑壤山宣七年會于黑壤即此左傳謂之黃父文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杜註即黑壤二名爲一地後周宇文泰小字黑獺諱之故改爲沁水

沁州

今州南十里有銅鞮故城爲羊舌氏之食邑昭二十八年分其地以樂霄爲銅鞮大夫又爲晉雒宮子產曰銅鞮之宮數里羊舌邑在官舊

州東又有蹄梁城吳氏云即春秋晉之斷道地宣十七年同盟于斷道左傳謂之卷楚杜註卷楚即斷道

今府治江夏縣爲古夏口今名漢口與漢陽府治漢陽縣對岸春秋時謂之夏汭昭四年吳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爲漢水入江之處漢受夏水亦通稱夏江夏之名取此

武昌縣爲楚之鄂都漢屬江夏郡孫權改置武昌縣

漢陽府

府城東南百步有大別山江水逕其南漢水自西北來會之亦謂之魯山乃漢水入江處與武昌府治江夏縣對岸蓋江自漢陽府城東武昌府城西而會于漢水今日之漢口是也

漢川縣南十里有小別山亦名馱山在府治漢陽縣之西北百七十里定四年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乃吳由西嶺東且戰且求間道爲歸計孔顥達謂小別當在大別之東者誤

安陸府

今當陽縣東南有古權城爲春秋時權國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水經沔水逕當陽縣章山東又東右會權口權水在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

荊門州東南有邓口城爲楚鄧處地楚武王遷權于邓處即此舊爲文王子鄖季載所封鄖史記作冉或作邓皆讀爲然不知何年入楚荊門州志亦謂之權國城蓋權鄖二國本相近也

府治鍾祥縣東六十里有鹿湖池深不可測爲楚之沈鹿地桓八年楚子合諸侯于沈鹿即此今湮爲上腴

又縣東三十里有臼水入漢定四年楚昭王奔隨將涉于成臼即此

又府治爲春秋時郊地桓十一年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國爲今德安府治在安陸府之東安陸下臨漢水地形險固四國相去甚遠不能一時遽集而安陸爲居中扼要之地故屈瑕據之也

又府治東一里有楠木山莊四年楚武王侵隨卒于楠木之下即此詩見山川

京山縣西南八十里有滍水流通漢江爲春秋時之雍澨定

四年楚從楚敗諸雍澨五歲及郢即此又縣境有逶遲澤逶遲以遲即禹貢之三澨昭二十三年遷邘於逶遲宣四年關椒師于漳澨即此

當陽縣北一里有沮水一作睢定四年楚子涉睢孔穎達曰睢水在郢都之西楚王避吳西走處水經注曰沮水東南逕當陽縣北又南逕楚昭王冢又南與漳水合過枝江縣而入于江謂之沮口又襄陽府南漳縣東有漳水流入當陽縣東南五十里合于沮楚昭王謂江漢沮漳楚之望即此詳見山川

荊門州西北有長林城接當陽縣東南境爲楚之大林文十六年戎伐楚之西南師于大林即此自當陽之北接長林之境杜木修竹隱天蔽日即曹操追先主處所謂當陽長坂也胡氏曰長坂在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

襄陽府

今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郡城與安陸府之荊門州接界爲春秋時郡國地杜註郡本在商密在秦楚界此爲南鄉丹水縣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此舊都也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文五年秦人入鄀楚人戍以爭之而不克因逐徙之南鄙鄀縣爲附庸即今襄陽府宜城縣後仍入楚定六年楚遷吳北去徙鄀仍名鄀謂之鄀郢左傳所謂遷鄀于鄀是也因名江陵舊都爲紀郢

又縣東南有牀城爲楚牀邑伍舉食采于此爲伍舉莊十九年楚子伐蔡還及牀有疾即此

又縣西南九里有古鄀國入楚爲鄀縣昭十三年楚靈王沿夏將欲入鄢杜註順漢水入鄢也是時鄢爲楚別都與鄖相近故通謂之鄢郢

又縣西二十里有古羅川城爲春秋時羅國南遷縣東五十里有中廬鎮爲廬戎國一作盧孔疏曰盧與廬通者近鄧水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鄧鄧次以濟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是也淳水至宜城縣南四十里入于漢

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鄢城鎮爲春秋時鄢國居鄧之南鄢桓九年楚子伐鄧十六年爲楚文王所滅

又縣東北十二里有鄢城爲鄢國居鄧之南鄢桓九年楚子

使道期將巴客以踊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鄧不知何年滅于楚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鄀鄀蓋爲楚邑久矣

後漢志鄀縣有鄀聚光武曰宛最強鄀次之是也

棗城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爲春秋時穀國水經注曰穀水東南逕穀城山上不知何年滅于楚

光化縣西漢水北岸有古陰縣城爲楚下陰邑昭十九年楚子涉漢自棗陽南行至于下陰即此縣下陰地之戎也

江尹赤邊陰于下陰即此縣下陰地之戎也

南漳縣西有荊山昭十三年傳楚屢許胡沈道房申于荊杜註荊荊山也能容六小國之衆是荊山之爲地廣矣山海經曰荊山之首曰景山即今州相接亦曰西山

房縣遷遷而西與歸州相接州南凡七百里通謂之漢水自襄陽府城以南至安陸府城西北有清水春秋時謂之清發定四年吳從安陸府城至沔陽州北漢川縣南凡七百里又至漢陽府城東北入江通謂之夏汭孔頴達曰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也莊四年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此漢汭乃襄陽以南至安陸之漢水隨國爲今隨州西五百五十里漢水之東爲隨西爲楚地故漳漢而後發喪也萱楚之初未能越漢而有之其後竟有江漢包絡南陽汝寧至吳伐楚從此始右入與楚夾漢而軍入楚之腹心內地而楚及矣

鄖陽府

今府治鄖縣爲春秋時麇國地文十一年楚子伐麇敗麇師于防者蕃崇復伐麇至于鍚穴鍚音陽即麇之國都防渚在今房縣西北爲麇國地桓十二年楚伐絞六大敗之絞人恐復伐麇至于鍚穴之役楚師分涉于彭彭水在房縣境西南流入襄陽府之穀城蓋穀城與房縣連壤也

又房縣南五十里有阜山文十六年戎伐楚之西南至于阜山即此

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爲春秋時庸國地文十六年楚使廬戢黎侯伐庸及庸方城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商於之間庸人逐不設備楚及巴人秦人戍庸今縣東四十五里有方城山四面險固山南有城周十餘里所謂庸

十里有武陽關即左傳之大隧應山縣北九十里信陽州南亦九十里有黃峴關即左傳之直轅應山縣北六十五里信陽州西南（光緒江南通志輿地略引舊志及皇輿圖）九十里有平靖關即左傳之冥阨一曰黽塞三關勢如首尾爲漢東之隘道吳師從淮北陸路來道必由此所謂義陽三關之險也其總名曰城口定四年楚左司馬沈諸子當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史皇曰若司馬毀舟于淮塞城口而還是獨克吳也即謂此三關之險互見險要

黃州府

今新水縣東三十里有軑縣故城爲春秋時弦國僖五年楚人滅弦杜註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又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蓋接界也皆楚晉時弋陽郡境

麻城縣東六十里有龜峯山山勢嶪峨上有白黑二龍井爲舉水之源又縣東三十里有柏子山定四年吳楚戰于柏舉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

荊州府

今府治江陵縣北十里爲楚之故郢都一名紀南城定六年遷于郢爲襄陽府之宜城縣謂之鄢郢因名此爲紀郢

江陵縣治爲春秋時楚之渚宮在郢都之南十里文十年子西爲商公治漢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水經注渚宮今江陵城楚之船官地歷代爲重鎮晉桓溫及弟沖皆保據渚宮梁元帝都此爲西魏所陷遷後梁居之爲蕃國南并梁置荊州後爲襄陽統所據唐平統復爲荊州五代時高季興據此稱高平

枝江縣西有楚丹陽城蓋從歸州而移于此亦曰丹陽詳見宜昌府楚又徙羅入居于此故後漢志云枝江本羅國水經注云江汜枝分縣治州上故名枝江

又縣西三里有津鄉莊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杜註江陵縣有津鄉蓋本應劭之說以地相近而稍訛鄉道元辨之謂枝江縣西有津鄉蓋里名當矣後漢建武十二年岑彭自津鄉攻田戎于荊門克之即此

監利縣東三十里有州陵城爲春秋時州國桓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即此又縣東北三十里有楚章華之臺

又縣東南有涌水游涌而逸水經注江水當華容縣東南涌水出焉涌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閼敖游涌而逸于二水之間也

宜昌府

歸州東南七里北枕大江有丹陽故城爲楚始封之丹陽史記楚世家周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徐廣宋忠以爲在南郡之枝江縣而鄒璞注山海經則曰丹陽在秭歸爲說不同杜佑通典曰楚初都丹陽今秭歸東南故城是後徙枝江亦曰丹陽也春秋時諸侯徙都常襲前都之名如晉遷新田仍名絳之類至後世猶仍前丹陽之名晉王濬伐吳破丹陽遂克西陵此秭歸之丹陽西魏後江陵曰爲羈氏計席捲渡江直據丹陽此枝江之丹陽也

歸州治東二十里有遽子城爲楚所分之麇國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麇杜註麇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棗左傳麇子對楚人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麇麇即歸之稱南郡枝江縣西有麇子城蓋麇國都之側楚之丹陽蓋當時熊摯自竄于此定四年吳楚戰于柏舉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

長沙府

自府以南爲羣蠻地後漢書南蠻傳槃瓠之種曰精曰夜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唐虞曰要服周宣王命方叔南征所謂蠻荊來威者也平王東遷侵暴上國至春秋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爲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于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據此則長沙府以南洞庭蒼梧之地春秋時俱非楚有楚地不到湖南信矣蓋楚始封在歸秭其地即楚丹陽其後屢遷而益北未嘗南移一步洞庭蒼梧其地即楚丹陽其後屢遷而益北未嘗南移一步洞庭可知其謬九江即洞庭可知其謬九江爲潯陽之九江唐張僧監尋陽地記列其名爲九孔瀨達湘陰縣東六里有汨羅江縣以此得名

岳州府

今府治巴陵縣西門外有城即古羅子國城也

平陽府

襄十四年傳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今爲江南江寧府之六合縣

襄六年齊滅萊萊共公奔棠杜註棠萊邑今膠州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襄十八年齊靈公路走郯棠即此

齊宋俱有黃地

桓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路史謚于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

隱元年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寰宇記睢州考城縣西三十六里有黃溝西距外黃城四里即魯惠公敗宋師處又有黃國汝寧府光州有黃城

鄭衛楚俱有瑣地

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瑣一云瑣澤其地在新鄭縣北定七年傳齊鄭盟于瑣經文作沙晉地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

昭五年楚大夫常壽過師師會楚子于瑣杜註楚地在今壽州霍邱縣東

晉齊楚宋俱有稷地

古重邱杜註云齊地方輿紀要謂曹北竟之邊邑案曹都定陶去此尚三四百里小國之邊疆安能及此

襄十七年衛孫劉曹取重邱杜註曹地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杜明註兩國不可混

魯齊晉俱有東陽

哀八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東陽爲魯邑在今費縣西南七十里

襄二年晏弱城東陽以逼萊子此東陽爲齊亶上邑今青州府臨朐縣東有東陽城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襄晏駕爲晉地今臨清州恩縣西北六十里有東陽城

魯齊楚萊俱有棠邑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魯齊上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十二里

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尚杜註齊棠邑大夫今爲東昌府之堂邑縣

襄十四年傳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今爲江南江寧府之六合縣

襄六年齊滅萊萊共公奔棠杜註棠萊邑今膠州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襄十八年齊靈公路走郯棠即此

齊宋俱有黃地

桓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路史謚于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

隱元年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寰宇記睢州考城縣西三十六里有黃溝西距外黃城四里即魯惠公敗宋師處又有黃國汝寧府光州有黃城

鄭衛楚俱有瑣地

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瑣一云瑣澤其地在新鄭縣北定七年傳齊鄭盟于瑣經文作沙晉地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

昭五年楚大夫常壽過師師會楚子于瑣杜註楚地在今壽州霍邱縣東

晉齊楚宋俱有稷地

古重邱杜註云齊地方輿紀要謂曹北竟之邊邑案曹都定陶去此尚三四百里小國之邊疆安能及此

襄十七年衛孫劉曹取重邱杜註曹地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杜明註兩國不可混

魯齊晉俱有東陽

哀八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東陽爲魯邑在今費縣西南七十里

襄二年晏弱城東陽以逼萊子此東陽爲齊亶上邑今青州府臨朐縣東有東陽城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襄晏駕爲晉地今臨清州恩縣西北六十里有東陽城

魯齊楚萊俱有棠邑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魯齊上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十二里

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尚杜註齊棠邑大夫今爲東昌府之堂邑縣

襄十四年傳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今爲江南江寧府之六合縣

襄六年齊滅萊萊共公奔棠杜註棠萊邑今膠州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襄十八年齊靈公路走郯棠即此

齊宋俱有黃地

桓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路史謚于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

隱元年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寰宇記睢州考城縣西三十六里有黃溝西距外黃城四里即魯惠公敗宋師處又有黃國汝寧府光州有黃城

鄭衛楚俱有瑣地

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瑣一云瑣澤其地在新鄭縣北定七年傳齊鄭盟于瑣經文作沙晉地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

昭五年楚大夫常壽過師師會楚子于瑣杜註楚地在今壽州霍邱縣東

晉齊楚宋俱有稷地

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以略士杜註晉地在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南五十里

昭十年齊陳鮑與欒高戰于稷杜註祀后稷之處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

定五年秦子蒲使楚人先與吳戰而自稷會之杜註楚地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桓十六年使咨待諸侯二年師從齊師于幸即此杜更以爲齊地者非是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幸杜註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

又晉楚俱有武城

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在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三里一名武平城

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杜註號地高氏地名考以爲今陝州陝石鎮西十五里莘原是也

宋晉周衛俱有盂地

僖二十一年宋公會諸侯于盂杜註宋地襄邑西北有盂亭

襄邑爲今河南之睢州哀二十六年宋大尹盟六子于盂即此

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盂丙爲盂大夫杜註晉地太原盂縣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有大盂城高氏地名考以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盂即此案晉爲大國齊不應深入至此亭林先生以爲當在順德廣平之間

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以略士杜註晉地在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南五十里

昭十年齊陳鮑與欒高戰于稷杜註祀后稷之處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

定五年秦子蒲使楚人先與吳戰而自稷會之杜註楚地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桓十六年使咨待諸侯二年師從齊師于幸即此杜更以爲齊地者非是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幸杜註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

又晉楚俱有武城

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在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三里一名武平城

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杜註號地高氏地名考以爲今陝州陝石鎮西十五里莘原是也

宋晉周衛俱有盂地

僖二十一年宋公會諸侯于盂杜註宋地襄邑西北有盂亭

襄邑爲今河南之睢州哀二十六年宋大尹盟六子于盂即此

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盂丙爲盂大夫杜註晉地太原盂縣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有大盂城高氏地名考以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盂即此案晉爲大國齊不應深入至此亭林先生以爲當在順德廣平之間

湘陰縣東六十里有羅城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亦有羅城乃接境處後漢志枝江侯國本羅國後乃徙于長沙亦謂之羅川隋末蕭銑爲羅川令即此地有汨羅江即屈原自沉處也

附列國地名考異

列國地名都邑表已備列今府州縣之某地而左傳更有兩地三地四地同一名者更有二名同一地者後學恐致混誤且杜註與後人之說或合或分今彙聚而剖析之并略附都邑表之下一覽瞭如指掌

魯有東鄙西鄙

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鄙也莒魯所爭之邑今爲山東沂州府沂水縣之鄆城

成四年城鄆此西鄙也今爲濟寧州鄆城縣之舊城

魯有三防

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此東防也本魯地在今沂州府之費縣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三年臧紇自邾如防即此

隱十年敗宋師于菅辛巳取防此西防也爲魯取宋地在今兗州府之金鄉縣狀別于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

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即此

魯有兩平陽

宣八年城平陽本魯邑今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有平陽故城

哀二十七年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爲魯取邾地在今兗州府鄒縣西南方輿紀要及高氏地名考俱併入宣八年之平陽誤矣

又晉衛二國俱有平陽

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趙朝爲平陽大夫即襄所都今故城在山西平陽府鄉汾縣西南

哀十六年衛侯欲孔裡酒于平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有韋城韋城南有平陽坡

齊曹俱有重邱

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邱今東昌府城東南跨茌平縣界有

定八年劉子伐盂杜註周邑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西北有邗臺鎮

定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盂于齊盂即斂盂杜註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有斂盂聚僖二十八年晉盟于斂盂即此

周魯燕俱有唐地

隱二年公會齊侯于唐杜註魯地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

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經文作陽杜註燕別邑今直隸保定府唐縣北八里有唐山

昭二十三年尹辛敗劉師于唐杜註周地後漢志洛陽有唐聚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

魯有兩武城

襄十九年城武城懼齊也杜註太山南武城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程敏生以爲在濟寧州嘉祥縣界

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雍姑武城人塞其前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程敏生以爲此武城乃費縣之武城也費縣乃魯與邾吳相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襄十九年之武城宜在嘉祥杜註併而爲一似誤案高氏地名考從杜註以昭二十三年哀八年之武城併于之武城曾子居武城俱即此地然余嘗往來京師至嘉祥縣有絃歌臺此地與齊界相接去費縣尚遠敏生以爲費縣非所當備齊之處此說是也

又晉楚俱有武城

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在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三里一名武平城

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杜註號地高氏地名考以爲今陝州陝石鎮西十五里莘原是也

宋晉周衛俱有盂地

僖二十一年宋公會諸侯于盂杜註宋地襄邑西北有盂亭

襄邑爲今河南之睢州哀二十六年宋大尹盟六子于盂即此

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盂丙爲盂大夫杜註晉地太原盂縣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有大盂城高氏地名考以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盂即此案晉爲大國齊不應深入至此亭林先生以爲當在順德廣平之間

處瑕以曲沃之官守之今河南陝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

沃城卽此瑕也又成六年傳有鄆瑕爲古鄆伯之國在今山西潞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此晉河東之瑕與此有別

成十六年楚師還及瑕杜弟云楚師都邑表據水經注謂山桑縣有瑕城卽此瑕在今江南潁州府蒙城縣北案楚敗于鄢陵狼狽遁歸決無反遠道東南之理或曰瑕卽襄城縣之汾邱城襄城縣今屬許州府在鄢陵之西爲楚歸路此說近是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軍于瑕以待之杜註隨地

魯齊楚俱有棘地

成三年叔孫僑如圍棘杜註魯邑在濟北蛇邱縣在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

昭十年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註齊國西安縣東有戲里亭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

昭四年吳伐楚取棘杜註楚譙國鄫縣東北有棘亭在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西南

鄭晉楚俱有櫟地

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杜註鄭別都今爲河南開封府禹州

襄十一年秦伐晉戰于櫟杜註櫟在河北在山西境非陝西臨潼縣北之櫟陽也

昭四年吳伐楚取櫟杜註汝陰新蔡縣北有櫟亭在今汝寧府新蔡縣北二十五里

向爲國名又莒周鄭俱有向地

隱二年莒人入向杜註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

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杜註軹縣西有地名向上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詩皇父作都于向卽此

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盟于向杜註莒邑今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

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杜註鄭地今開封府禹州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

屬從杜氏之說謂屬在隨縣賴在光州商城則因杜氏而更爲添設尤非矣謹書之以俟後之知者

齊穆陵辨

僖四年傳管仲對楚使曰南至於穆陵杜註以爲齊封境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歷千百年無異辭華子師茂獨據史記索隱再見於元和也以爲齊地者殊謬此不過言太公征伐所至與上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相應楚使言汝何故至吾地管仲言先王有命征伐南可以至穆陵如此穢與楚使鐵鋒相對若只鋪張齊境仍與楚地風馬牛不相及烏能折楚使之口考元和志穆陵關在淮南道黃州麻城縣西北八十八里穆陵山上一名木陵關南北朝爲戍守重鎮梁陳間夏侯夔周炅屢出兵苦戰唐元和中鄂岳帥李道古出木陵關討吳元濟其地在召陵與陘之南與當日語意尤脗合況當日齊之疆界實不止此莊九年傳管仲及堂阜而稅之杜註齊地在東莞蒙陰縣西北閐二年齊人遷陽今沂水縣南有陽都城蒙陰沂水二縣今俱屬沂州府在臨朐之穆陵西南百數十里是時齊疆已擴而管仲反稱舊封之界何耶索隱明言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之境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耳可見穆陵無棣在唐時猶有可考者特以小司馬晚出未爲人所尊信不能勝服杜南家之言後人習以相傳遂至譌謬千載不可復擇吾之受封不過夏墟楚之受封不過丹陽而齊始封在營邱後各拓地數千里決無始封之地終春秋世爲疆界是杜解固失而後人所傳併失杜解之意循而按之瞭然大白矣杜於地理最精審其春秋地名皆核以晉之郡縣其未確知者則但云某地以闕疑杜於穆陵無棣第云皆齊地未嘗指實今某郡某縣以是知杜註左之時尚未有穆陵關無棣溝之名乃後人設關浚溝之時因注左之誤而命名耳剏祕伐南燕更在杜後百餘年燕臣或謂宜守大峴或謂宜出峴逆戰裕部下亦慮燕人據大峴之險裕過大峴喜形於色可見此時尚無穆陵之稱亦並未設關而後人乃指爲齊之南界引杜註爲援據不亦誤乎近世禹貢錐指引元和志謂穆陵關在麻城縣穆陵山上齊之四履南至穆陵卽此定四年戰于柏舉亦在麻城縣界

為楚賊心要地管仲借以懾楚使意當在此

師茂初作此論云余凡千餘言余初不以爲然蓄釋久之實是有見此從傳文上下語氣推究非故立異翻新者況木陵志三見於林堯叟註四見於禹貢錐指諸人皆精熟地理遷相祖述非師茂一人創見因爲剔其繁務并略祭鄙見存此

賜爲楚賊而楚終不能北向中國者以有召陵之師在其後也

召陵辨

僖四年傳管仲對楚使曰南至於穆陵杜註以爲齊封境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歷千百年無異辭華子師茂獨據史記索隱再見於元和也以爲齊地者殊謬此不過言太公征伐所至與上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相應楚使言汝何故至吾地管仲言先王有命征伐南可以至穆陵如此穢與楚使鐵鋒相對若只鋪張齊境仍與楚地風馬牛不相及烏能折楚使之口考元和志穆陵關在淮南道黃州麻城縣西北八十八里穆陵山上一名木陵關南北朝爲戍守重鎮梁陳間夏侯夔周炅屢出兵苦戰唐元和中鄂岳帥李道古出木陵關討吳元濟其地在召陵與陘之南與當日語意尤脗合況當日齊之疆界實不止此莊九年傳管仲及堂阜而稅之杜註齊地在東莞蒙陰縣西北閐二年齊人遷陽今沂水縣南有陽都城蒙陰沂水二縣今俱屬沂州府在臨朐之穆陵西南百數十里是時齊疆已擴而管仲反稱舊封之界何耶索隱明言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之境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耳可見穆陵無棣在唐時猶有可考者特以小司馬晚出未爲人所尊信不能勝服杜南家之言後人習以相傳遂至譌謬千載不可復擇吾之受封不過夏墟楚之受封不過丹陽而齊始封在營邱後各拓地數千里決無始封之地終春秋世爲疆界是杜解固失而後人所傳併失杜解之意循而按之瞭然大白矣杜於地理最精審其春秋地名皆核以晉之郡縣其未確知者則但云某地以闕疑杜於穆陵無棣第云皆齊地未嘗指實今某郡某縣以是知杜註左之時尚未有穆陵關無棣溝之名乃後人設關浚溝之時因注左之誤而命名耳剏祕伐南燕更在杜後百餘年燕臣或謂宜守大峴或謂宜出峴逆戰裕部下亦慮燕人據大峴之險裕過大峴喜形於色可見此時尚無穆陵之稱亦並未設關而後人乃指爲齊之南界引杜註爲援據不亦誤乎近世禹貢錐指引元和志謂穆陵關在麻城縣穆陵山上齊之四履南至穆陵卽此定四年戰于柏舉亦在麻城縣界

經義叢鈔

僖四年太子奔新城杜註卽曲沃今在山西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

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杜註鄭新密縣滎陽密縣今河南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

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杜註宋地在梁國蒙縣西今在歸德府商邱縣西南

文四年晉侯伐秦圍刓新城杜註新城秦邑今陝西同州府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古新城秦謂之新里爲秦取梁地

齊宋俱有葵邱

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杜註齊地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三十里

僖九年會于葵邱杜註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在今河南開封府考城縣東三十里

南關封府考城縣東三十里

鄭皆俱有鄢陵

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杜註鄭地屬潁川郡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

文七年公孫敖爲襄仲逆己氏及鄢陵登城見之美目爲娶之杜註魯邑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東

唐卽梁

隱二年公及戎盟于唐杜註高平方輿縣有武唐亭在今魚臺縣西十二里

臺縣西十二里

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杜註宋地同方輿紀要于魚臺縣武唐亭下亦並列二年五年傳合爲一地

厲卽賴

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傳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註賴國在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則知厲賴並列兩國杜精于考古而乃有此失歟

義陽隨縣

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註厲卽賴與賴音賚厲音萊有別

桓十一年鄀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註蓼國今義陽縣東南湖陽城師古曰蓼音聊又音了有別

東南湖陽城師古曰蓼音聊又音了有別

鄖皆俱有鄖陵

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杜註鄖地屬江夏郡今爲安陸府鄖縣

文七年公孫敖爲襄仲逆己氏及鄖公鍾儀之子鍾建自楚歸晉杜註鄖公楚大夫食采於鄖

鄖皆俱有鄖亭

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此季氏之私邑也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有費城高氏地名考既以魚臺之費亭爲費於父食邑非季氏之費而于費縣注云初爲費邑子費伯食邑及僖元年賜季友遂爲季氏邑卽後自相違反

春秋時厲賴爲一國論

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傳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註賴國在義陽縣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貴則一國也哀九年楚子爲厲之役卽十一年傳厲之役鄺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楚子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璧造于中軍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縣鄉故厲國也師古云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徵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矣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邱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註云左氏作賴穀梁于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陳杞世家譙周古史考亦並列二國並書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精于考古而乃有此失歟

余在沛縣脩志著此論獨見杜氏通典分列兩國以爲不深考之過及作春秋大事表遍閱方輿諸書杜氏以下如馬氏通考王氏地里通釋高氏地名考略及宛溪方輿紀要俱主分列竊疑余說之不然矣余所據者杜預氏何休氏顏師古氏之說也且卽三傳本文同一年事而左作賴公穀作厲其爲一國顯然更無待杜何之註釋也諸儒特以通典從分列更不復深考而馬氏又以賴在光州商城縣南以杜預在襄陽隨縣者爲不知何據賴在光州以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遂滅賴之文合之申在今南陽下光州尚屬相近而更于

春秋時有兩楚邱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在山東嶧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邑凡伯過其地因拘辱之杜註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卽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于漢爲白馬縣杜註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鄭箋孔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鄒箋云自河以東夾于濟水文公卽漕之虛以望楚邱孔疏則云楚邱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經注曰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于成武彭明矣又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邱縣一在漢己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邱後以曹縣有楚邱因改名衛南縣杜佑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滑邑衛南衛國楚邱也元和郡縣志及舊唐書所載並同而朱子詩集注亦云滑楚邱皆在滑州九縣無駁著乃班固地理志于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既混滑縣之楚邱于成武而文定說春秋于凡伯傳又云罪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邱于滑縣蓋兩失之至熊遵謂楚邱爲魯地言城楚邱猶夫城何城邱耳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傳謂楚邱爲魯屬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棄詩所稱楚宮楚室而一概抹殺之豈非尤荒經茂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邱甚明晰獨以宋享晉侯于楚邱謂卽衛地此又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邱中間阻衛一隔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遷不宜至是且宋享晉侯亦無于衛國都之理又據度之云衛北遷帝邱隔遠南鄙由是地犒于宋亦無明文不可強爲之說不如景范所說戎州己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邱與戎伐凡伯之楚邱爲一差爲近是也

春秋時衛莘地爲今東昌府莘縣論

宣十六年傳衛宣公使公子伋如齊侯盜待諸莘杜註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水經注亭相璠曰莘爲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今山東東昌府莘縣北莘亭故城是也成二年戰于鞌傳師從齊師于莘杜又註云莘齊地高江村曰莘原跨兩境晉衛皆有之益晉師自衛來至齊疆故也但莘去臺四百餘里齊侯既親遏晉師境上卽當遏勿使進何爲不戰而引退縱入境四百里而後戰乎田是推之莘亦當爲近鞌之地益謂停南屬之說而又疑莘縣爲未必然然愚嘗詢諸東昌士大夫習往來于是者云莘縣在東昌府治西南七十里從府治馹城縣東歷茌平長清齊河三縣而後至清南府治歷城共可反矣計至此距卻遷已及百有二十年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藉令如鄭氏之說則西都入已在秦封內天朝宮殿當已修葺王使至秦當有設館迎候之禮何至有黍離之痛目悲涼破瓦頹垣依然故物哉孔氏穎達曲護鄭說引終南之詩爲證謂襄公時已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案終南山凡八百里亘鳳翔岐山郡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不得援以爲據況此詩原係興體言山之高大必有美材以稱其宮室人君尊崇必有令德以稱其顯服未嘗指終南爲當日之實境也惟朱傳謂至止爲至秦終南之下似指爲本國之境而鄭箋則謂受命服于天子而來爲下句作起首于當日之封域無與也孔氏又謂如本紀說文公獻岐東于周而春秋時秦境東至河計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而滅梁是其累世蠶食非一日之故而謂東遷之初一舉手而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此理勢所必無者余反覆左傳史記及詩秦風而斷謂詩譜之不足信如此後之前詩者尚其有取于余言春秋列國山川表敘

或問春秋之山川與今日有異乎曰滑絕于王莽時而漯水之源于趵突泉爲大小清河之入海者猶濟之故漕也河不兩行卽屯氏南北故漕幾不可問至近世而蔡禎絕汴瀰成清流非復當日之故迹矣然則山川爲異已亦由天運亦由人事夏商之時世運淳古民氣安靜故其時有王者無鞏雄無蔡雄故亦不言地利殷之革夏也止有一湯不聞有先遇而舉事者周之勝殷也止有一武不聞有偕武而並興者人百諸侯皆歸有德未嘗用力而始臣之間所謂車山而車阻河爲固者無有也至周之衰適有七國秦攻伐二百年而始混一天下故六國者皆雄之砥而春秋實戰國之先聲也其時乃有以天地之山川爲攻守之備富強之計齊重防門廣里起于平陰楚嘗方城爲城亘于宛葉而山之形勢斷失矣失形勢以通運而江淮始

通齊秖遏入流以自廣而九河始塞水之故道漸移矣春秋以後戰功滋興至有堅山埋谷蹇川塞河以求一切勝勝攻取之計者知伯決晉王賁灌大梁蒙恬築長城堙地脈馴至西漢與河患相終始易天地之性違川陸之宜譬之人身日事壅閼則血脈嘗衛非復故常衝決盤遊隨閒輒發山川之不能不易者亦自然之勢也春秋一書當殷周之中伯功之始言地利者權輿于是矣在故讀禹貢而識山川真定所由基讀春秋而知山川改易所自始亦猶導河者必于積石導江者必于崛山也

春秋時泰晉周鄭衛齊諸國東西南北渡河考

古大河由北而南折而東復折而東北入海故有西河南河東河之稱春秋時其津要之見于左傳者凡有數處一曰蒲津卽晉河曲一曰茅津一曰孟津卽晉河陽一曰延津卽鄭廩延一曰棘津卽衛南河其往來之徑道俱可考而知禹文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河曲爲今山西蒲州府通典云有蒲津關西岸爲陝西同州府朝邑縣秦之王城在焉十三年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是蒲州與朝邑東西相望也秦晉平日往來多于此晉公子返國濟河子犯投璧秦伯誘殺呂郤于河上及孟明伐晉濟河焚舟俱在此處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則在朝邑西岸河曲之戰臾駢曰溝諸河必敗之則在蒲州東岸昭元年秦后子造舟于河歸取酬幣終事入及則從朝邑至蒲州東西造舟以渡以其常所津濟故不言處所遂自茅津濟遂自南河盜涉自棘津則以非平日經行處故特著其名茅津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南岸爲河南陝州治距河七里是由北至南秦以晉人不出故不復從蒲津西返特由茅津南渡至陝州永寧澠池之間封殽尸東西北從陸路歸也南河一名棘津在衛輝府汲縣南七里曹在衛東晉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在晉南是時晉欲假用魁于雒以襲陸渾故不由孟津而東南涉棘津以掩其不備皆非平日往來之常徑故特稱某處某處以著兵機之倏忽棘津西二十里爲延津卽鄭廩延之津爲今衛輝府延津縣水經云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故衛亦有延津之名孔悝爲劇聵所逐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是也衛之楚邱爲滑縣有白馬津亦曰延津北岸爲滑縣係衛舊都與淇縣接界衛又公渡河野處漕邑是也從黎陽南渡白馬津也衛後遷帝邱爲今北直之開州黃河在開州北十五里則鄄衛皆在河之南故俱有河上之稱衛宣公作新臺于河上此時尚都朝歌則在河之北鄄又公使高克禦狄于河上則在河之南皆在濱河之境鄄之戰晉師濟河是從孟津濟大抵春秋時晉西渡河至秦則由蒲津南渡河至周鄭則由孟津東渡河伐齊則由衛之開州長壽津三者皆不言處所蒲津孟津皆在晉本境而孟津爲今河南府孟縣即晉河陽晉人侵陳及楚人救陳皆必由孟津而東以及于虎牢衛之鄄歌井錯曲以北爲秦晉分界則諸之西河從河曲之南折而東北穿入衛齊界則謂之東河左氏于諸國行軍朝聘之往來皆以一河爲經緯最明晰有法今據其可見者約著其地理如此使後之讀左氏者有考焉

書渡河者後

大河從古遷徙不常在春秋時已當劃分兩岸看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與禹河故道南北相去幾四百里案定王五年已未爲魯宣公七年春秋隱公元年已未至此恰一百二十一歲適當春秋之半殆亦氣運使然學者不可不詳攷也宿胥口在今衛輝府滑縣之西南滑縣之西南則統滑縣之西而北流經廣平肥鄉合于洚水（即水至肥鄉入河）曲周鉅鹿（即百泉諸水至大陸也）至天津入海河行漯川後則統滑縣之南大伾山之足折而東流至長壽津復與漯別大河經內黃之東北流過元城縣西漯河則經開州清豐抵觀城范縣之界復過遷折而東北流至濱州利津入海秦晉間俱在濱滑之西境與河徙無涉齊地去徙處甚遠其改移者獨衛而見于傳文可考者莫著于開州襄十四年孫劇入使衛獻公歌巧言之卒章其詩曰居河之麋職爲亂階蓋指孫文子居戚戚在開州北七里故以刺之使在宣七年以前河不經由開州無爲歌此詩矣哀二年晉納蹶聵于戚皆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註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河未徙不經由元城無右河而南之理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適晉將宿于戚吳記孔子自衛將適晉臨河而及日美哉水洋洋邱之不濟此命也夫大抵河徙以後諸國欲適晉者必由衛由衛適晉者必由開州長壽津蓋取道徑便孫林父據戚以居戚距大河之濱當南北孔道又結交晉之權要故諸侯畏之若二敬國綜而計之禹導河從積石起至東過洛汭迄今河道故卽再經千百年亦應無變更獨晉鄄以西至秦晉交界東乎華山太行北邙重山爲險河勢不得橫溢至滑縣出險就夷春秋中葉河始徙向穀大伾山之西直北流者轉經大伾山之南麓出乎濬滑之間而東行漢之末季曹袁相拒官渡黎陽白馬爲戰爭要地至宋靖康之世猶然元代河合淮流大河經開封城北距滑縣又南徙三百里而爲直所謂至于大伾者亦無之矣滄桑之故大豈偶然要之禹河初變自春秋宣七年始余是以謹志之

春秋不書河徙論

周定王五年河徙當魯宣公之七年爲千古河流變遷之始此係大事而聖人不書何也曰此可見春秋之書因魯史會史之書因赴告列國不赴則魯史不書聖人亦無從書也曰然則列國之不赴如何也曰是時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在今濬縣之境諸國獨係于衛周及秦晉皆無與衛而流殺人民漂沒屋廬則自不免赴告列國而是時河漯合行漯亦自能容河卽使小有決溢而三代之時民居疏少去水各二十五里凡山澤陂

地皆不耕種水至得有所遊盪故雖經行滑縣及開州濮郃衛楚丘之地開州郃衛帝邱之地逼近國都而無患害本國不赴告郡邦不弔災故魯史策書皆不書也曰子何以知其然也曰據春秋宋大水則書齊大災則書宋衛陳鄭災及成周宣榭火則書凡王朝及四郡之國水火災祲無不書者豈有河流失常壞人都邑而不重書之于策乎以是知不告故不書無大患故亦不告也曰冀公二十三年爲周襄王之二十二年穀洛鬬毀王宮至春秋冀二十四年而齊人城郚此時自當告于齊豈有告齊而不告魯之理而春秋不書何也曰此魯人恥之故諱之也凡春秋書列國之災無不行弔郚之禮者故宋大水而公使弔焉宋災而諸侯會于澶淵歸宋財是時天子微弱晉亦失政魯惟晉伯之命是聽晉魯皆王室懿親不徵諸侯爲王城郚而齊叛晉乃行之故魯晉皆以爲恥而諱而不書亦非聖人削之也通考春秋全經如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雍河三日不流公羊云皆爲天下記異若循此例則茲之河徙與穀洛鬬其變故更大而不一見于春秋者此可考見當日之情事與世變而非聖人之有遺漏及有所筆削于其間通乎此而可以知春秋書不書之故矣

春秋時藪澤論

余攷古之藪澤其見于爾雅周官職方及禹貢惟彭蠡震澤至今長存其餘若菏澤今爲曹州府菏澤縣矣孟豬今爲歸德府孟諸臺今爲鄭州滎澤縣矣孟豬今爲歸德府夢今爲安陸府雲夢縣至澤之名無而今有者尤不可勝紀洪澤湖近古州來今壽巢湖爲古居巢吳楚戰爭時未有也錢塘江爲吳越分界吳越戰爭時未有也至洞庭爲稽天巨浸南距湖爲南北分水之脊春秋時不聞其名蓋水勢有變遷此盈則彼涸雲夢湮而後水入洞庭湖大野枯而後水歸南旺澤當桑之理使然至彭蠡震澤之所以亘古長存者蓋亦有故余生長東南熟知太湖利害又乾隆歲已未余自武陵浮錢塘經建德入嚴瀨以達浮梁絕彭蠡以至九江假館大孤山塘與彭蠡相吞吐者一載有餘歸由湖口縣入大江泝丹東下細察水勢蓋彭蠡自南而入于江朱子謂地勢北高而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達因郤而自緒以是溺漫成數十百里之大澤而夏氏九鄂亦云震澤四面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處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激盪摩牽因恍然曰二澤之所以長流至今者豈非以此之故哉蓋澤以受水必使四面高而中央下而後水得有所容注若西北諸澤則地形高仰又雲夢在安陸諸澤則地形高而漸湮漸微且或遷徙他處其理固然無足怪者余親春秋時藪澤合諸禹貢已有不盡符者至今日則汪洋之地變成官府城市之區淪爲魚鼈難可究詰而二水自禹貢至今莫之有改考其地勢豈不較然著明也哉

春秋時海道論

杜少陵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說者謂此即唐時海運也至元世悉用宋末海盜朱瑄張清爲戶府歲運東南粟四百萬至燕京行之百年至明洪武永樂朝猶海陸兼運至會通河成而止儒者謂元虐用其民猶通魚鼈之腹而不知浮于江海達于淮泗已作俑于春秋時併不自唐起也左傳哀十年吳之伐齊也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即今登萊之海之入吳也范蠡后庸帥師自海沂淮以梯關之海道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備人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是以聖人止守內地不於遠略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寡人處南至于海此特誇言耳其時登萊二府何有豕介諸國與夷雜處至襄二十六年滅萊齊境茹邊海而遠召吳之筏楚使曰寡人處南至莫六年滅萊齊境茹邊海而適召吳之筏楚使曰寡人處南海此亦誇言耳終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至泰始皇始兼桂林象郡而遷武遂遠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東越晉劉裕之滅盧循亦用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之故世皆以爲始于秦漢不知春秋時有烽燧之警即春秋吳齊已戶而在春秋時有烽燧之警即春秋吳齊已梯關之海道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備人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是以聖人止守內地不於遠略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寡人處南至于海此特誇言耳其時登萊二府何有豕介諸國與夷雜處至襄二十六年滅萊齊境茹邊海而適召吳之筏楚使曰寡人處南海此亦誇言耳終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至泰始皇始兼桂林象郡而遷武遂遠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東越晉劉裕之滅盧循亦用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之故世皆以爲始于秦漢不知春秋時有烽燧之警即春秋吳齊已戶而在春秋時併不自唐起也左傳哀十年吳之伐齊也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即今登萊之海之入吳也范蠡后庸帥師自海沂淮以梯關之海道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備人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是以聖人止守內地不於遠略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寡人處南至于海此特誇言耳其時登萊二府何有豕介諸國與夷雜處至襄二十六年滅萊齊境茹邊海而適召吳之筏楚使曰寡人處南海此亦誇言耳終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至泰始皇始兼桂林象郡而遷武遂遠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東越晉劉裕之滅盧循亦用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之故世皆以爲始于秦漢不知春秋時有烽燧之警即春秋吳齊已

寨城口以邀其歸路而楚子日之捻垢無有也是皆一夫守險千人莫過使當日有一旅之師百夫之長當關旅拒則齊之啟貼申殿必不能輕騎而入羊腸之隘吳之水犀精甲必不能疾驅而至漢水之濱也以至文五年秦人入都道由上雒出武關經歷晉之畎地是時秦晉已絕好而都在南陽之析城深入東南五百餘里秦出兵與楚爭都而晉人不之禁也僖二十三年秦人襲鄭道自華陰出函谷關經歷二崤及周之轘轅伊闕而後至河南之偃師行崤嶮深谷中二千餘里商人弦高遇諸途而知覺而周人晉人不之詰也他若晉會十三國諸侯于袒而袒楚地吳伐魯而子析故從武城道險是蓋列國皆然王者無設險固圍之謀敵入無長慮卻顧之志處兵爭之世而反若大道之行外戶不閉歷敵境如行几席如適戶庭王人能則有秦穆之衰師主人不能則爲楚昭之失國春秋之所以日尋千多事者以此也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曰慢藏誨盜夫土地人民國之寶藏敵國外患國之大盜僥然弛備而欲狡焉啟覬者不啻其饒而奴其藏得乎善爲國者愼其封境險其守集深維大易設險之謀重禦周書慎固之訓庶乎桑允戢而強都寇謀矣

春秋列國官制表敘

周禮爲周公制太平之書世儒多疑其僞獨有宋程朱諸大儒亟稱之然以愚觀之猶有未盡然者昔先王經理天下天子治內諸侯治外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特詳于列國君卿大夫士其見于戴禮王制尤詳而周官三百六十獨列畿內之官及于醯醢酒漿之細而于侯國之官概未之及僅于秋官大行人及春官典命列其文際之禮與其命數而其職事則無聞竊疑周公勒成一書以垂治典不宜舉近遺遠詳小略大如是春秋距成周數百年其列國之官制猶存左氏因事類見可得什一于千百雖其列國僭竊或妄有改更然其規模不甚相遠也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明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案僖十二年晉仲嬴賚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位十六年晉侯請于王命士會爲太傅是卿命于天子之證也晉肇朝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而王曰窜伯未有職司于王室是大夫不命于天子之證也周制諸侯兼冢宰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魯復有羽父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此出當時之僭非周制矣至會事尤詳其職官雖見于事內孔氏爲疏通而孟明之如御戎當周禮之戎僕司士當周禮之司右驟當周禮之趣馬公族當夏官之諸子公路當春官之巾車其制尤變所制或刻國自命名則均不可得而知矣若楚則與吳楚俱有之陳宋爲三恪之後吳楚則同區別其異于春秋魯史之內得見成周禮之闕遺亦學春秋者之一大掌故也

春秋列國姓氏表敘

粤自禹貢曰錫土姓而左氏傳有因生賜姓之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其言姓氏之源流備矣至宋吳縝撰新唐書糾謬仍舊貫于氏作姓氏略乃復以五氏之言爲陋而作十有二類歷乎夾漈之學貪多務博斷斷乎其不可以不辨也午以後經十六國南北朝之紛亂包羅囊括合併雜糅而于遂古得姓之始與春秋列國由姓析爲氏之義茫然不明晰也余嘗謂氏族之學至唐而極精亦至唐而極亂一亂于朝廷之賜姓再亂于支孽之冒姓三亂于外裔之入中國因蕃落以起姓何則自漢初已有賜項伯劉姓賜婁敬劉敬于此特書以志壞法亂紀之始謹履霜之戒其論甚正而其實至唐而如李勣之徙不知其幾矣衛青霍去病冒姓曹氏至唐而如楊國忠之徙不知其幾矣金日磾以休屠王太子而姓之後而姓劉氏至唐而疾臭陳之爲疾烏石闌之爲石又不知其幾矣唐太宗既有天下以地望明貴賤特詔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之源流備矣至宋英鄭之屬著姓氏譜先列天家次列后族及宰相凡長孫宇文皆登貴姓而于生民之初得姓受氏之由脈絡不可得而尋也又況爽鴻生蓐收實主五季數百年之後乎善乎元儒史伯璿之論曰三代以後皆無所謂姓只有氏而已故後世但知某氏而不敢曰某姓某氏蓋姓不可考故但其姓于氏之上而實其氏于下亮哉言乎愚謂欲考姓氏之分斷須以左氏爲樞紐蓋盤古燧人之初未始有姓也至庖犧神農氏姓炎帝得美姓黃帝得姬姓帝嚳以姬滑而爲姬至三代始王延及春秋之初分封之國存百有二十四稽其姓合中國與鄰陬及二十有二是時諸侯之國公子公孫支分派別別官分職世有掌司因以命氏而小國之卿大夫名字不列于經傳無可考者居十之九焉最著者姬姓則有周魯鄧衛姜姓則有齊子姓則有宋戴姓則有蔡與杞鄫芊姓則有楚共公族之析爲氏者班班可攷又陳本嬀姓自陳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晉之范本祁姓士會封于隨而爲范氏其在秦者爲劉氏吳夫槐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于齊爲王孫氏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又春秋重世卿爲之立後別置氏不必公族盡皆有氏也故春秋之初魯之翬挾秉溺鄧之宛齊之年皆無氏逮其後有沒而立氏者莊公季年立叔孫氏是也有邀鄰國以立之如四國爲路故立華氏是也分因通考左氏以世繫國以立之如僖後世知受氏所由來其不見于左傳而爲後世疇咨歐陽志及史記世家新唐書世系表所推本如徐之本章禹曾氏之本鄫邵氏之本召亦間錄焉

春秋大夫無生而賜氏論

案春秋公子之子稱公子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定制也而胡文定於僖十六年季友卒發傳云魯之大夫有生而賜氏者若季友仲遂是也蓋季友於僖有擁戴之功仲遂於宣有援立之恩二君報之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春秋於此特書以志壞法亂紀之始謹履霜之戒其論甚正而其實不然三家稱仲孫叔孫季孫氏未嘗舉仲叔季也莊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未嘗云立叔氏其有稱叔氏者則另爲一族宣公弟叔肸之後經所稱叔弓叔輒叔鞅是也論語孟孫問孝于我檀弓云此季孫之賜也俱有所受字若生而賜爲季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孟孫宿季孫意如矣何以復多贅一孫字乎且叔氏與叔孫氏又何分別也以是知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之仲本是行次若已賜爲仲氏則其子歸父當稱仲歸父不當更稱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況仲遂父子止稱東門氏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證至仲嬰齊乃更受賜仲氏耳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非也大抵宋儒好橫發議論而讀書不精考究欠實往往多傳會影響後儒以其近正遂相襲述遂成鐵案殊不知季友卒時倘不氏日季至其孫行父始以王父字氏氏日季孫不可以孫而

彊諲其祖襄二十三年卒史盟曰毋或如東門遂云云者仲氏果宣公所賜此係國之重典昭彰耳目卒史必不易其稱謂而曰東門氏杜於仲娶齊羋註云娶齊桓女子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娶齊統其後曰仲氏是則仲之有氏至娶齊始受君賜以前止曰東門與仲無與而文定以爲宣公生而賜爲仲氏豈不誤哉夫因其子孫而罪其祖父并罪祖父當日之君以莫須有之事逐爲一成不可變之獄此則宋儒刻論之過也彙纂曰經書公子而名字斐舉者公彄以爲賢之是也胡氏之說亦正但與仲遂並譏爲非其論而猶未察其於實事無撫余是以綜考經傳而并正之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敘

三代之宗法原於封建益先王建樹屏藩其適長嗣世爲君支庶則推恩列爲大夫掌國事食采邑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世世不絕若異姓積功勞用爲卿世掌國政則各以其官或以邑爲氏然此非先王令典也孟子曰立賢無方又曰士無世官故春秋譏世卿世卿之禍小者淫佚越法隳世喪宗或族大能多權逼主上甚者厚施稔國陳氏篡齊三家分晉故世卿之禍幾與封建等然論者謂先王親親報功之典於是乎在儀禮喪服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戴記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自卑而別于尊者則國君之支庶別爲大夫所謂大夫不得祖諸侯者是也有自尊而別于卑者則單寒之庶姓積功勞用爲卿卒孫世世宗之者是也嗚呼先王之立法豈能百世無弊哉在後之人因其勢而去其積甚者可矣由乎親親之義而言之則展親睦族爲國毘輔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而不能無尾大不掉之弊由乎選賢之意而言之則唯賢是擇不拘世類所謂祀概彊宗獨掾主柄者而亦有枝葉衰落之患惟使恩有所止其疎者則歸于士族使各得以材能自進而其在位者則束之以禮法使有大故不得先于罪戾用此權衡輕重雖傳諸百世豈有弊哉以余觀春秋卿大夫其得失俱可概見晉懿驪姬之亂詛無首辜公子故文公諸子皆出仕於外晉無公子秉政者而權卒移於趙魏皆之孟孫叔孫再世有大罪宜絕其屬猶可子孫仍列於貴位所以卒兆乾侯之禍出彼入此厥害惟均徵諸已事良用頗然惟楚之令尹倶以親公子爲之一有罪則必誅不赦所以權不替而國本益彊嗚呼鑒往可以知來斯言諒哉

春秋刑賞表敘

基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故虞書有天命天討之文戴記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基自天子之統壹宇內與列侯之撫馭一國莫不田賞罰之得其道不愆不鑑斯殆上理焉余觀春秋以失其柄而窮落于諸侯諸侯之所以失其柄而僭竊于大夫陪臣者皆由刑賞之失政爲之徵諸經傳可攷而知也基嘗春秋之初猶能僭命儀父爲諸侯而伐鄭曲沃猶能誅叛伐篡刑賞未盡失也乃伐鄭而躬王中肩命天討之文戴記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基自天子之統壹宇內與列侯之撫馭一國莫不田賞罰之得其道不愆不鑑斯殆上理焉余觀春秋以失其柄而窮落于諸侯諸侯之所陪臣者皆由刑賞之失政爲之徵諸經傳可攷而知也基嘗春秋之初猶能僭命儀父爲諸侯而伐鄭曲沃猶能誅叛伐篡刑賞未盡失也乃伐鄭而躬王中肩滅其罪當滅國絕世而天子不聞慕然震怒列爵不黜敵王所憮然從此姑息養癰馴至潰爛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時以無罪殺母弟而子頹子帶侵犯王室則避位而出奔爵命至于獎篡弒而求車永金使命交馳列侯覩之若弁髦基賞不足以勸善罰不足以懲奸徒擁公名于其上而已實爲諸侯之望國而陵夷更甚慶父弒二君再世負大罪而黑代貴位公孫歸父欲張公室而衰姬出奔益之公之世刑賞出于三家其國命倒置宜也雖齊桓任管仲而權刑楚用以創伯晉文卑郤穀而刑三罪民情大服庶幾得命討之義迨其衰也抑又甚焉宛其鴻亂安有底止崔明天子振興于止諸侯佐天子以大明黜陟天下正則一國莫敢不出于正大夫佐諸侯以厚施竊國安晉自秕叔卬甲之興民困征斂戰爭不已三子日爲君虐用其民至四公室以後必更示寬大以奇虐之制歸于上以縱含之實出于已民富其時如脫桎梏而釈父母誰肯爲公家盡力死鬬與李氏爲雠乾侯之役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其明證也迨至公徙釋甲執旅而踞向之卬甲以益兵者增一兵適增一敵賙貸子猶粟五千庾向之稅畝以加賦者增一賦適爲季氏蓄一資爾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益臣嗚呼誰知聚斂卽益臣之藉手哉

卬甲田賦論

春秋成元年作卬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廉辨論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卬甲者每卬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徒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卬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于商賈之里屋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于田上征之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租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杜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卬甸所出卓哉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往往不之信者則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卬而至之文疑此言與周禮相悖余謂周禮出于王莽時好爲繁重碎密之制持傅會司馬法以譬當世之愚民非周制之本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詩書并出于一人之手學者可因文思義以想見當時之制度非若周禮勒成一書有所增飾故三代以前可考而知也嘗攷左氏傳鄒莊之役許援于大宮公預與穎考叔爭車喬惠公興秦師乘小騶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衛懿公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鄭子產授兵登陣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則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牆溷之外別有牧地主伯亞旅而外別有圉人芻牧網穉之曾別煩芻茭且或秣飼不以時或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轂皆出民間公家可以不煩喬馬而衛風有騋牝三千魯頌有駉駉牧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不特此也馬牛車轂皆民自具則必郤行役者兼送其供馬賦車之苦勞歸士者卬慰其車煩馬碎之勤而東山止言制彼裘衣勿士行枚何草不黃之詩止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但曰民勞耳未嘗一言及車馬也且其制當自周初已定武王勝商克紂當云歸馬于民閒還牛于亳伍可矣何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且即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既云馬牛供于卬甸矣而大司馬掌人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又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車旅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與左傳授甲授兵正相類可見周禮一書有真有僞所貴好學深思之士旁通經傳參互而別擇之勿徒泥于先儒之成說庶乎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諸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爲衡定之曰初秋歌加賦也作卬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春秋筦日之情事瞭然若睹而諸儒之說亦有所折衷矣

春秋吉禮表敘

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其目有三曰郊曰禘曰大雩而羣亦郊之屬因郊遂以有羣凡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于天子四羣閾其一雩惟建巳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于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況其下之羣公乎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甚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旱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禮以行吉祭僖公用禘禮以合先而禘始夷于常祀之禮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明八佾而禘始僭于羣公之廟之無不用也嗚呼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謂上僭自魯公以後世世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旋爲天子之陵自宣成之世始之孔子心憂其漸其甚者書之郊以譏達書牛害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雩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見于襄而七見于昭桓公爲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成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鬲敗道原本始書之郊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見于襄而七見于昭桓公爲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成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鬲敗道原大然嘗竊惑之春秋之法是非善惡固云大公而不私然尊君父不敢斥言者亦春秋之定理也春秋惡天下之惡君則已更不當先諸君若己之惡君則已更不當先諸君若己之惡君則已更不當先諸君若己

承于父雖從受父末減之例而直使與祖宣之弒君者同科則用法可謂不平矣此其說之可商者三也然則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其義果云何曰一從其實而書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隱之攝而不即位也變例也桓閔僖之繼弒君而不即位也定例也桓宣叔逾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慶父立閔公誠無不忍子般之意然慶父釀聲昭者延臣亦惡之季友之徒或有與之爭而抗者故亦不行即位之禮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君實書即位矣則經亦不容沒其實而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君實未嘗即位也則經亦不得强而諱之爲即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于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即位者自有以明君處變之法于桓宣之不應即位而書即位者自有以發其狀賊無兄之隱于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即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强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大陽一照而萬物無遁形聖人之意未嘗不深切而著明也或曰王法所最重莫過于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莫過于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即位止于從實而書之則所云正竊取者謂何曰子不稟于父臣不稟于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于衡人立晉之文發之矣不必更牽合于此也然則隱即位不書止于從實而無他義予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天下諸侯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蔽塞之變也歟

案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皆據實而書此本三傳及杜氏何氏范氏孔氏楊氏諸儒之註疏極明白坦易故朱子亦力主其說不知宋之儒者何故自生枝節謂不書即位是仲尼制之至其不可通處則又分爲兩例以制隱公爲不尊于君父之例而文成襄昭哀五年間之以從末減故不削以削莊閔僖爲繼弒不當行即位之禮之例而以桓宣定附之以與闔乎弒及爲弒君者所立故不削五公之不削恕之桓宣定之不削罪之如此則聖人之立法令人得上下其手矣其意欲張大聖人之書法謂非此無以警亂賊之心而不知

受命爲唐公追謚爲太祖景皇帝則東向自宜屬景皇而獻懿二祖無與焉趙宋之太祖創平僭亂垂統百世其先未有功烈顯著爲王業所基者則東向自宜屬太祖而僖宣無與焉何也有安天下之功自宜享孫百世之報王者祖有功宗有德蓋謂此也唐貞元中鄭百僚集議與禮昌黎韓子謂當禘祫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退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同時廢議五十七封惟顏魯公眞卿與公意合朝廷卒從王郘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王于與聖廟中後世不以王郘等爲非而以昌黎爲是者從其實也宋治平四年英宗升祔用司馬溫公議遷僖祔于夾室熙寧中介甫用事復還僖祖太廟而太祖退居昭穆時伊川程子獨是其說遷南渡後孝宗升祔諸儒僉襍論陳良等建議遷毀相汝愚王之而太祖始正東向之位時有宋建國已二百餘年朱子晦菴祖安石議爭之尤力謂僖祖上比稷契不宜遷毀然後世不以介甫及程朱之議爲是而以溫公等之言爲非者亦從其實也夫博學多聞明于掌故至昌黎介甫止矣精研義理至伊川晦菴止矣然而不以彼易此者蓋欲愜乎人心之同然初不必以其人爲輕重也曰如此則子孫得以功德加其祖考孟子不有古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乎曰受命之主追崇所生者此善則歸親之義百代後守成之主以受命之祖爲不祧者此祖有功宗有德之義善則歸親者一人之私慶天下之公故必明于周公之禘祫而百世禘祫之議乃定

魯無文王廟論

往嘗疑魯伯禽說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不知其說何所據及閱襄十一年傳有臨于周廟之文杜預謂此周廟文王朝宗唯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伯禽因而傳會之不知此係左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禽不其祚令請得而詳辨之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魯以伯禽爲始封而周公留相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公廟爲大廟魯公廟爲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廟三世比天子而更上之矣周有后稷之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每事問孔子始仕時助祭于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說之誣二也且既有周廟決無

先自貶于僖妄之失且即據實而書而春秋之旨未嘗不歷于斧鉞也大史以傳信若魯君實行即位之禮而仲尼設其實而不書則春秋非傳信之書矣何以爲聖人之作乎愚故節錄三傳及諸儒之旨而以高先生之說爲定

春秋三傳禘祫說

今世之稱祫禘者謂祫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之禮樂者蓋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郊禮及重耳豈謂其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以干大辰乎況魯頌閟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犧牷尊于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以干大辰乎況魯頌閟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于文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尚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王季因以剏周王迹至于文武纘大王王季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配天而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其證也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顏師古註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戴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嘗夫不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剔王漢堯曹魏祖舜崔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循復曲成其說至謂嚳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辭此皆不深考于經之過也大傳石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書春秋禘祫說後

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本反始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皋稷稷契則當以稷契爲始祖始祖正東向之位始祖以下不必及也後世帝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功德者爲太祖太祖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如以明之契始封商閼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邰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自自是舜之臣子其初皆起于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禹皃弟此史家附會之說徵之事實萬萬無是理何則生民與閟宮之詩皆陳姜嫄商頌之長發頌有戎狄是膺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毋而不頌父(謨案云其父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爲元妃則稷契俱爲帝嚳之兄而堯自即位王祖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帝舜時俱已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見爲大聖人終其身不稟荅帝舜而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于帝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商周禘嚳之文出于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作其文多與傳戾惜而祭法出于漢儒之傳會其爲不足信尤明也自是以後李唐有天下其先皇祖虎始

不可爲與要譏尤禘當不可易獨其兄弟並謂禘兼羣廟之主復上追始祖所自出其說益亦本于程子及陳用之胡明仲黃楚望諸儒之說而不知其禮之不可通也夫當大祭合食之時始祖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列侍若復追所自出不知始祖此時位置何處若並居東向則父子無並坐之禮若退居昭穆之列則毀始祖已甚進退無據無一而可故趙伯循謂祀于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羣廟之主配如孔穎之配享自當旁坐以明有父之尊而復不與羣昭羣穆齒其說載爲有理故朱子遵用之蓋羣廟與所自出一祭必不可得兼萬氏謂禘兼皇考之說爲報本追遠之至意者豈不以大傳小記祭法周語及儀禮喪服傳之爲經傳炳據昭昭可信乎哉然此數書之可信孰若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之言爲可信也武王既有天下大告慕后敘列祖之功德起自后稷而夫嘗及于帝周公制禮郊祀后稷遡姜嫄無一言及嚳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論追王上祀止及先王先公孟子言稷契之事詳矣未嘗謂帝嚳之兄弟其謂稷契同出於嚳者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戴記從其後而附會之耳國語非左氏所作其言多與傳戾猶且左氏已不可信何有國語儀禮喪服世稱子夏爲之傳要亦漢儒之筆耳如果係報本追遠大典何以詩書不一陳之而孔子孟子絕口不道也哉至充宗氏盡闕三年五年之說謂禘每歲一舉行以千月此誤以四時之禘爲大禘而取徵于雜記孟獻子之言復以七月日至之禘與正月日至之郊對舉謂殆歲行則禘亦歲行可知鳴呼雜記之言已出漢儒更復憑此臆斷多見其不知量耳儒者從千百年後求先王製作之典上之信經其次信傳又其次則鄭王賀孔諸儒之成說猶不失爲近古然儒者猶當別白以求其至當若遷其聰明創爲異說意欲末勝前人而不知適增後人之一噱耳萬氏兄弟最精于禮而猶有此失則甚矣經學之難言也

辨萬氏季埜論禘之失

季埜氏復蒿論曰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創于鄭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

廟葢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盛事廟其爲制以高帝爲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自時厥後禘名雖存而實亡嗚呼尼于祭法論禘嘗之說是將使漢祖堯曹魏祖舜至唐宋更無可假托遁至明皇祖老子二尊號太清宮前日朝獻太廟又次日祫享前祖其實一也又次日享禰廟又次日享高祖以爲如是而後得稱大禮合于先王報本追遠之意不失諸儒傳會即失諸矯誣是非俗儒泥古階之厲歟季埜復云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舉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祭漢以來諸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遠諸龍祀神宗此與真超出漢唐諸帝之上嗚呼季埜此言又何其與前說相背戾也夫遵祭先王之禮而舉而廢之二者俱失善乎孔氏穎達之言曰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祫商周以褅契爲始祖漢唐以後以受命開國者爲太祖大合食舉盛禮如是則禘之典百世可通行何爲必舉而廢之故季埜前所謂名存實亡者至此併其名而去之其故由于祭法彷太先王之禮謂虞夏商周俱有所自出之帝馴至好奇之士舉附古聖而循名責實者又旋至廢龍此俗駕說禮者之過非後世人主之過也季埜以鄭氏釋經凡言禘者俱指爲祀天以爲妄是不經不知鄭氏之失特稱感生帝如靈威仰之屬雜於讖緯爲非耳祭天之說起于韋元成王者受命未有不于天者詩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況受命之証乎男祖初定祭禮以始祖無可稽考特設一主曰皇初祖帝其有取于鄭氏之自也夫

禘祭感生帝說

禮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註所自出謂感生帝也此極爲有見其見于商頌之長發大雅生民之篇彰彰可考但不當襲讖緯之說用靈威仰汁光紀不經之名耳以褅契爲帝嚳之子與帝堯爲兄弟者此史遷頤帝王世本之謬而國語祭法皆雜出于漢儒以禘郊祖宗之祭謂度夏商周皆有之遠追至黃帝帝嚳謂三代之祖皆一姓大周公治定制禮而第因襲度夏商之故事小國爲非禮至昭定之世滕薛及曹魯俱遣使會葬似足正邦交之失而聖人未嘗與也以贊傳逆祀爲非禮至定哀之八年從祀先公似足釐頗祀之謬而聖人未嘗與也以妾配適爲非禮至定哀之世定烝不書冀夫人不書小君似足正嫡妾之分而聖人未嘗與也其不與者何也前之失由魯之恃強凌弱倨傲無禮後之失由季氏之樹援結黨弁髦其君前之失由禮臣之僭迫主上紊亂典禮後之失由陽虎之譎爲不軌假正僭私前之失由諱公之私厚所生混淆名分後之失由季氏之目無君上非薄禮儀聖人前後各據實書之以著其顛倒益甚罪狀益深世道益不可問而世儒顧以例求之夫一年之內有寒暑一日之內有朝夕寒暑異而裘葛不異朝夕異而奏飧不異可乎哉昔人序少陵詩有云太平戮武則志在銷兵神京陸沈則義嚴討賊嗚呼少陵之詩且然何況春秋出自孔子哉故欲執少陵開元天寶之詩而例諸肅代諸作則泥矣執子隱桓莊閔之春秋而例昭定哀之春秋則鑿矣學者無以傳求經並勿執經以求經惟熟覽二百四十二年之情事而綜考聖人前後之書法與聖人歟會于千載之上庶乎可以得之若執一字以求之如宰咺書名王不稱天之類不爲酷吏之舞法深文則爲免園之唉文嚼字而春秋之義隱矣

春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論

案左氏以叔姬爲己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遇文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言立其始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姻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之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釋經也儀禮喪服傳曰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苴履者子爲父妻爲夫諸侯爲天子及臣爲君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春秋之世有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擅自盟會及郊祀又大國受小國之奔喪會葬而未嘗以禮報有而君臣之道闕有居喪而納幣衰絰而從戎謝廟而逆祀而父子之倫喪有以妾匹嫡天王歸賵列國會葬下及僖宣母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而夫婦之道若聖人于百五十年間一書之再書之垂戒深切著明矣然以魯不報答小國爲非禮至昭定之世滕薛及曹魯俱遣使會葬似足正邦交之失而聖人未嘗與也以贊傳逆祀爲非禮至定哀之八年從祀先公似足釐頗祀之謬而聖人未嘗與也以妾配適爲非禮至定哀之世定烝不書冀夫人不書小君似足正嫡妾之分而聖人未嘗與也其不與者何也前之失由魯之恃強凌弱倨傲無禮後之失由季氏之樹援結黨弁髦其君前之失由禮臣之僭迫主上紊亂典禮後之失由陽虎之譎爲不軌假正僭私前之失由諱公之私厚所生混淆名分後之失由季氏之目無君上非薄禮儀聖人前後各據實書之以著其顛倒益甚罪狀益深世道益不可問而世儒顧以例求之夫一年之內有寒暑一日之內有朝夕寒暑異而裘葛不異朝夕異而奏飧不異可乎哉昔人序少陵詩有云太平戮武則志在銷兵神京陸沈則義嚴討賊嗚呼少陵之詩且然何況春秋出自孔子哉故欲執少陵開元天寶之詩而例諸肅代諸作則泥矣執子隱桓莊閔之春秋而例昭定哀之春秋則鑿矣學者無以傳求經並勿執經以求經惟熟覽二百四十二年之情事而綜考聖人前後之書法與聖人歟會于千載之上庶乎可以得之若執一字以求之如宰咺書名王不稱天之類不爲酷吏之舞法深文則爲免園之唉文嚼字而春秋之義隱矣

案左氏以叔姬爲己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遇文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言立其始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姻之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之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

何敖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繼后既已即見絕杞何不通乃閱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杞又復後來逆喪姊娣二人前後俱爲所絕杞伯來朝事期如此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于小寢不言杞絕也此與情理不合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何與杞伯來朝事期如此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于小寢不言杞絕也此與情理不合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何與杞伯來朝事期如此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于小寢不言杞絕也此與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于寢不知何國與魯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嗣請絕而復來其女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看作兩事自無此病若晚氏助劉氏敞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于此亦覺賈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從經仍舊之爲得乎

春秋文十六年毀泉臺論

案公羊傳云泉臺者郎臺也未成曰郎臺既成曰泉臺即莊十一年所稱築臺于郎者諸儒僉從之以是爲彰先祖之惡也先君爲之諱而毀于郎者諸儒俱

也春秋何由得書故此事當褒棄左氏而信經文比事觀之較然矣其他滅國而不書葬者或仇弒相伐俘其國君或死于其位臣民私謚葬葬如是則魯實無由會葬也春秋安得書葬故知夫子據事直書之說而春秋之旨四達不悖諸儒紛紛之論不辨自明矣

春秋定十五年姒氏卒論 附哀十二年孟子卒

姒氏者哀公之母定公之妾也前此僖文襄昭四妾母皆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君子譏之曰皆則姒氏之書卒而不書夫人書葬而不稱小君也是君之欲私厚于其母也此姒氏之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也是強臣專制陵虐其君使君不得加厚于其母也君欲加厚其母而臣下曲意以成之其事雖非而猶出于尊君愛上之意使君不得加厚其母而壓國知有權臣不知有君上其事雖正而實爲無父無君之尤嗚呼亂臣賊子欲肆無禮于君父其事未有不出于正者也必撰衆世所共憤賢人君子所歎息痛恨者一旦行之使舉國翕然而後吾所爲而不吾忌賜虎欲作亂而先順祀先公王舜之道奪丁傅董卓之驂誅宦官皆爲移鼎之漸而春秋安得許之哉夫姒氏猶妾母至孟子爲昭之嫡夫人而亦書卒併不書葬蓋予專制可見矣或謂舊史固稱夫人孟子薨夫子特削而書卒以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戒曰此尤孚理之甚也且娶吳爲同姓罪在昭公耳于孟子何尤昭公畏史而瘉爲昏生以夫人之禮葬之則死自宜以夫人之禮葬之仲遂猶君之賦而宣公既以爲大臣則當陞始終恩遇之禮姒氏春秋書仲遂卒于垂猶繹去魯此尤筆法之顯然可見者豈孟子之同姓反不得比于仲遂之逆賊乎哉季氏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又弭其配使不得成禮以葬此凡有血氣之所同憤吾聖人傳實書之以示凡爲臣子者皆當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顧謂季氏實以禮葬夫人夫子固其同姓而制其葬並削其號於痛心泣血之日而爲紊瑕摘垢之舉且以前日昭公之罪而移罪于孟子于事爲失實于情爲非宜聖人固萬萬不出此用是知聖人之于經皆是據實書而非有意筆削其間也前此四妾母實以夫人之禮葬之實以小君之禮葬之則春秋安得不書夫人不書小君此姒氏與孟子實未嘗以夫人之禮葬小君之禮葬則春秋安得而書夫人書小君然于其書者可以見以及以妾配嫡名分僭擬之嫌于其不書者有以著強臣專制陵遏其君之實則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而十二公之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概可見矣

春秋桓莊二公不書大夫卒論

春秋隱爲公子輩所弒桓爲公子輩所弒莊爲公子輩所弒賊在內故不書葬桓薨于齊仇在外故書葬桓莊之大夫俱不書卒以著其反而事仇偷生隱忍以三年爲斷其說亦不同永于謂弒榮但言環薨廟而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耶朱子之意蓋謂三年遷新主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其卒哭而祔則仍反主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廟其子孝子之心則安矣而子後事即遠之旨相悖且既不于廟以神其親矣不知卒哭之明日又胡爲先多此一祔也至虞祔祭與練祭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是使死者于廟乍入乍出漫無一定既求合儀禮卒哭而祔之文又合穀梁檠而瘞顙之文又欲合左氏虞畢吉練之文拘牽遷就吾恐先王制禮不如是之委曲也朱子謂祔與遷是兩事祔者祔于所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廟高祖藏于夾室然後奉新死者之主入廟致榮謂壞廟易檐改塗正是祔以後遷以前之事此在周制則可行商後世自漢明帝以來天子之廟且同室異奩在士大夫則同室異龕稱四代並在一處安得祔時祭于其祖之龕耶其父而鄰享乎稱謂今日孫祔于祖斷不容泥而卒哭明日之祔既有孔子善殷之言則亦不必以儀禮之本文爲拘也書儀家禮及前明會典俱祔後復主于寢從鄭氏之說而家禮則告祔于卒哭而祔廟于大祥蓋兩從焉近儒謂卒哭至大祥相去幾二年而祭驛成兩祔非人情且已告祖考以將祔死者之主矣而仍不入廟祝文亦虛不若信程張之說以大祥之明日祔廟改主遷祔同日行之爲近情而不可易也開元政和二禮卒哭之後不祔曬至三年禫後祔其亦有見于此歟

天子諸侯褻禮已廢絕于春秋時論

世傳儀禮爲周公所定然其中謂親喪含多係王朝邦國之禮而褻禮准載褻服及士喪禮三篇天子諸侯之喪禮闕焉不載孟子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怪之謂其祖不行于其君者有之是滕文公之前三世皆不行三年之喪也滕文公之祖父其君薨世子三年不言不食而後嗣君即位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之喪畢見君之顏色而後敢言是滕文公之祖父其君薨世子三年之喪亦不行也滕文公之前三世皆不行三年之喪則滕文公之父其君薨亦不行三年之喪也滕文公之父其君薨不行三年之喪則滕文公之祖父其君薨亦不行三年之喪也滕文公之祖父其君薨

遭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隋三都之議叔季二家墮費墮郈墮之虎穴虎出而羣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并私門亦安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肯墮成季叔亦漸漸生侮志慮一變旋不用孔子患難則志之安樂則棄之亦時勢使然至哀之十五年孟氏之成宰公孫宿亦叛入于齊踵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于其位當能感悟孟氏使漸就約束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至哀公之世孔子已告老陪臣之禍已銷而三家復藏哀公復孫于越蓋乾侯之轍尾大不掉之禍至于如此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春秋子野卒論

春秋子野卒左傳曰襄也殺梁曰日卒正也歷漢以迄宋明無有以子野爲弒者獨近日望溪方氏氏之爲弒與子般子赤一例初見似創通余反覆觀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胡茅堂氏謂子般子赤被弒而書卒子野過襲而亦書卒不親傳文何以知其非弒余謂正惟親傳文而益知其弒無疑特世儒爲成見所封不之察耳益嘗學鄒斯猷隱之遇弒也傳稱館于爲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寫氏子般之遇弒也傳稱次于寫氏冬十月已未共仲使圉人举賊子般于黨氏凡亂臣賊子誅行不軌類不于宮庭廬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閒於寬閒隱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且爲後日諉罪飾奸之地況此傳更明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八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弒逆之罪季氏將誰逃子左氏乃云襲此正季之欲蓋而彰彰也且所云襲者以爲哭泣哀傷而襲乎則當在大斂小斂檐天呼地之際以爲歇衎疏食不勝羸瘠而襲乎則當遲之期月經年之久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去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則已遠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廬聖室之襲獨無差次于季氏遂至一襲而卒乎且季氏爲正卿堪握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羹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罪詳世子不嘗藥而春秋書之曰弒今季豈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或者謂賊無

主名烏得斥之爲弒曰季孫之惡毒于梁蔑而季孫之謀同于霍顯漢質帝于朝會中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遂進酖弒帝霍顯之藥殺許后也乘其產于道路人皆知者于野特未興甲以攻季氏不至顯然宣露其事而已終春秋之世晉軍制不復變更中軍本司徒之職晉以信侯諱廢司徒爲中軍自襄侯以前未入春秋故其時中軍不著文公圖伯以後世有賢佐國以日強諸侯咸服雖經臺厲無道而小國不敢叛自韓起雖賢而弱末年漸不能制其同列范鞅更爲賂貨趙氏羅以與范中行相仇恕晉以失伯而三分之勢遂成鳴呼考其終第亦治亂得失之鑒也

春秋楚合尹表敘

楚自熊公六年武王侵鄧始見左傳其時關伯比當國主謀謹不著官稱十一年莫敖屈瑕鬭廬鬭賁皇鬭章屈重除道梁溪濿山以進次于荊尸分爲二隊鬭廬鬭賁皇帥右軍出鄖塞鬭瑕鬭章屈重帥左軍出石溪濿山以進合圍鄖師大敗鄖公鬬克囚屈瑕于冶父鬭廬鬭賁皇以其車二十乘與鄖人盟于荊尸而還是爲楚合尹之始其後莫敖屈瑕縊死于荊尸鬭廬鬭賁皇爲莫敖屈瑕之死不能救而還師伐羅羅人與鄖人合兵以拒楚師鬭廬鬭賁皇帥師與鄖人戰于鹿上大敗鄖師鄖人逃歸羅人亦遁鬭廬鬭賁皇遂圍羅羅人乞盟而還是爲楚合尹之再始其後鬭廬鬭賁皇以

之樂也蓋世卿爲春秋列國之通獎而晉以屢盟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孫雍仕秦樂仕陳黑臀仕周無在本國者惟惲公之弟揚干與其子公子慾二人見傳終不聞其當國秉政爲卿故通經無書晉公子來聘之事而權奪於韓趙魏矣齊之公族高國崔慶恣睢暴戾自取滅亡卒爲陳氏所覆此亦天運使然楚以蠻夷之國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其勢常強于諸侯卒無上陵下替之漸者其得立國之制之最善者乎楚以令尹當國執政而自子文以後若鬬氏成氏蔿氏薳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相授受絕不聞以異姓爲之可以矯齊晉之弊然一有罪戾隨即誅死子王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避敵誅子辛以貪欲誅子南以多寵人誅絕不赦有可以矯魯衛宋之獘震懼且政權盡一則無牽制爭競之病責任重大則無諺罪偷安之咎楚之國法行而綱紀立於是乎在或者以秦之用孟明晉之不殺荀林父以是爲楚各曰此自朝廷有過之典可偶一用之然晉亦未爲得也若魯之慶父弒二君而卒立其後爲孟孫氏公孫敖從已氏而卒歸公孫敖之喪此則魯之法紀倒地其終至乾侯之孫宜矣

楚子囊城郢論

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擾後四十年而子囊之孫囊氏黍政首成其志沈尹成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諸侯守在四境後世以沈尹成之名言而以子囊爲詬厲宋仁宗朝契丹有警時范文正公爲諫官請大脩京城郢計也命宿重兵於北京大名府卒以無事當時以呂公爲持重而以范公爲少不更事嗚呼世儒徒以成敗論人徒見囊瓦城郢而昭王卒至於出奔呂公綢范公之計而宋室卒保於無事遂以此爲定論其實子囊之城郢未必非即孟子鑿斯池築斯城之計也呂公之綢范公未必是後世成靖康之禍者未必不自呂公成之也蓋嘗綜其大勢而論之當吳兵之長驅而向楚也孤軍深入轉戰千里昭王正宜固守國都厲兵登陴堅壁清野不出十日救援必至爲吳者顧兵堅城之下師老財匱楚之屬邑叛其歸路四面夾攻此時如虎入陷阱闔閭之君臣可坐縛則宜以唐蔡又非楚之謂吳爲以蔡秋列國之情形論之蔡楚如虎狼鄭如鼫鼠宋如胡犬鼠之暫物也以漸蔑蓋以隘十一年入許旋使許叔居許東偏卒還其國後無侵伐之直至定六年遊速因楚敗而始滅許首尾歷二百餘年大之噬人也以暴宋襄甫嗣吾伯而即執鄫子嬰齊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宋景當晉楚之衰天下無伯伐鄭侵鄫逆執曹伯以歸殺之狂謀四出不可懲遷蓋終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宋鄭立國之大蔽也此由封建之陷害積漸至此後世易爲都縣朝不道則夕黜之夕不道則朝黜之豈特虎狼遠屏凡鼠竊狗偷俱不容于大一統之世矣鄭自中葉以後執政之上更有富國蓋自襄二年鄭成公卒介于晉楚國家多難成公命子罕當國攝君事非常法自後子罕孫子孔子展世有富國之號其執政常不依卿之位次子皮定子世爲上卿位居子產之上與魯宋又異

春秋齊楚爭盟表敘

五霸之中仲尼稱許齊桓然論者謂自桓伯而天下遂不復知有王吾謂春秋之世之趨于伯非自桓始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軫矣脅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斯而入于楚故當日之望齊桓如倚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功十分不及晉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戰而天下翕然宗晉而齊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盟弦又踰年而楚人圍許滅黃伐陰楚之業駸駸自若蓋其分毫故轂梁子謂桓之得志爲僅此非桓之劣于晉文也管仲與子文並世而生皆仲有佐制之師而子文亦有持重之謀召陵之役按兵不出盡屈完之師于城濮真亦數言隘然有堅壁清野以遏待楚之計故桓不得已成盟而退于楚未大創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使如得臣之輕脫囊沙之不仁一戰而勝全師壓楚青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遵延舊號委退侵地終齊桓之世不動豈非蘇然王者之師赫然齊桓之志在服鄭而已當日北方多故桓公之爲儔者多狄病邢衛山戎病燕淮夷病杞伊雒之戎爲患王室方左支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之大患在楚而未暇以楚爲事以爲王霸之鄰能不向楚則事舉矣故終其身竭力以圖之至如楚之江黃晉之慶滋桓公以爲鞭長不及無如何也且管仲佐桓公圖伯以來以大義服人未嘗安兵與諸侯一戰其意以爲愛養羣公子故文公諸子孫雍仕秦樂仕陳黑臀仕周無在本國者惟惲公之弟揚干與其子公子慾二人見傳終不聞其當國秉政爲卿故通經無書晉公子來聘之事而權奪於韓趙魏矣齊之公族高國崔慶恣睢暴戾自取滅亡卒爲陳氏所覆此亦天運使然楚以蠻夷之國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其勢常強于諸侯卒無上陵下替之漸者其得立國之制之最善者乎楚以令尹當國執政而自子文以後若鬬氏成氏蔿氏薳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相授受絕不聞以異姓爲之可以矯齊晉之弊然一有罪戾隨即誅死子王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避敵誅子辛以貪欲誅子南以多寵人誅絕不赦有可以矯魯衛宋之獘震懼且政權盡一則無牽制爭競之病責任重大則無諺罪偷安之咎楚之國法行而綱紀立於是乎在或者以秦之用孟明晉之不殺荀林父以是爲楚各曰此自朝廷有過之典可偶一用之然晉亦未爲得也若魯之慶父弒二君而卒立其後爲孟孫氏公孫敖從已氏而卒歸公孫敖之喪此則魯之法紀倒地其終至乾侯之孫宜矣

楚子囊城郢論

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擾後四十年而子囊之孫囊氏黍政首成其志沈尹成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諸侯守在四境後世以沈尹成之名言而以子囊爲詬厲宋仁宗朝契丹有警時范文正公爲諫官請大脩京城郢計也命宿重兵於北京大名府卒以無事當時以呂公爲持重而以范公爲少不更事嗚呼世儒徒以成敗論人徒見囊瓦城郢而昭王卒至於出奔呂公綢范公之計而宋室卒保於無事遂以此爲定論其實子囊之城郢未必非即孟子鑿斯池築斯城之計也呂公之綢范公未必是後世成靖康之禍者未必不自呂公成之也蓋嘗綜其大勢而論之當吳兵之長驅而向楚也孤軍深入轉戰千里昭王正宜固守國都厲兵登陴堅壁清野不出十日救援必至爲吳者顧兵堅城之下師老財匱楚之屬邑叛其歸路四面夾攻此時如虎入陷阱闔閭之君臣可坐縛則

一拘一官孔父以大司馬華督以太宰華元以右師向戌以左師樂喜以司城與晉楚又異

春秋鄭執政表敘

世嘗謂鄭莊公謀事而黠宋襄公喜事而狂然此二者兩國迭成爲風俗宋之狂非始于襄公也湯公受其兄之讓而旋仇其子至十年十一戰卒召華督之弒此非狂乎下及莊公馮以下諸君以及華元不恐鄭我之憾而旋釈桓敖易子之嫌向戌貪弭兵之功而使天下諸侯僕僕楚廷則至晉伯鬼而楚氛熾其狂之禍遂中于天下至鄭則不然明事勢識利害常首鼠晉楚兩大國之間觀其強弱以爲向背貪利若驚蓑信加土故當天下無伯剔先叛天下有伯則後服其先叛也懼楚也齊桓公以僖十七年冬十二月卒而鄭文明年春正月即朝楚鄒之戰鄭首先叛晉堅事楚者十二年中間以與許訟不勝改而後晉至成九年貪楚之重賂復從楚未三年復從晉至成十六年貪汝陰之田復從楚狡骨于地就而食之叛尾乞憐者鄭之謂也其後服也欲以諸侯之力鬻楚使楚不敢與爭也莊十六年與齊桓同盟于幽明年即不朝歷十三年復同盟于幽至僖五年首止之盟復遂而從楚晉文之興踐土甫盟而明年襍泉復不至獨之武後間晉事秦旋名杞子之謀不得不從晉未及五六年復與膝蔡偕楚爲厥務之次矣每間伯主之有事則侵伐小國以自益盡伏攻行貪食盜常懼人覺者鄭之謂也然亦因此得保其國常倔強于諸侯間以中國四戰之地迭受晉楚之侵伐而能國威不挫兵力不疲雖當晉楚之伯已衰衛能與宋相頡頏者蓋亦地勢使然其君臣積習之久而遂成爲風俗歟鄭之君且勿論其大臣執政如子展子駟子展之徒遵掌國政五十餘年其謀議具見于左傳子展之言曰晉楚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子駟之言曰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之言曰吾伐宋晉師必至使晉師救死子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晉其擒量南國之情形從矣故其術常出于頃鈍無取卑污恐斯民鮮罹戰鬬之苦而有征賦之擾其時國勢亦頗以少安子産繼之能折衷于大道遵遇向成弭兵兩事晉楚能事楚而不受楚害事晉而不為晉屈本之以靈而善其辭介故仲尼稱之有君子之道蓋委蛇以從時權宜以濟變又非賢之謂吳爲以蔡秋列國之情形論之蔡楚如虎狼鄭如鼫鼠宋如胡犬鼠之暫物也以漸蔑蓋以隘十一年入許旋使許叔居許東偏卒還其國後無侵伐之直至定六年遊速因楚敗而始滅許首尾歷二百餘年大之噬人也以暴宋襄甫嗣吾伯而即執鄫子嬰齊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宋景當晉楚之衰天下無伯伐鄭侵鄫逆執曹伯以歸殺之狂謀四出不可懲遷蓋終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宋鄭立國之大蔽也此由封建之陷害積漸至此後世易爲都縣朝不道則夕黜之夕不道則朝黜之豈特虎狼遠屏凡鼠竊狗偷俱不容于大一統之世矣鄭自中葉以後執政之上更有富國蓋自襄二年鄭成公卒介于晉楚國家多難成公命子罕當國攝君事非常法自後子罕孫子孔子展世有富國之號其執政常不依卿之位次子皮定子世爲上卿位居子產之上與魯宋又異

春秋齊楚爭盟表敘

五霸之中仲尼稱許齊桓然論者謂自桓伯而天下遂不復知有王吾謂春秋之世之趨于伯非自桓始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軫矣脅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斯而入于楚故當日之望齊桓如倚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功十分不及晉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戰而天下翕然宗晉而齊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盟弦又踰年而楚人圍許滅黃伐陰楚之業駸駸自若蓋其分毫故轂梁子謂桓之得志爲僅此非桓之劣于晉文也管仲與子文並世而生皆仲有佐制之師而子文亦有持重之謀召陵之役按兵不出盡屈完之師于城濮真亦數言隘然有堅壁清野以遏待楚之計故桓不得已成盟而退于楚未大創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使如得臣之輕脫囊沙之不仁一戰而勝全師壓楚青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遵延舊號委退侵地終齊桓之世不動豈非蘇然王者之師赫然齊桓之志在服鄭而已當日北方多故桓公之爲儔者多狄病邢衛山戎病燕淮夷病杞伊雒之戎爲患王室方左支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之大患在楚而未暇以楚爲事以爲王霸之鄰能不向楚則事舉矣故終其身竭力以圖之至如楚之江黃晉之慶滋桓公以爲鞭長不及無如何也且管仲佐桓公圖伯以來以大義服人未嘗安兵與諸侯一戰其意以爲愛養羣公子

養民力勤恤諸侯爲事故仲尼許其仁焉其不勞民力以戰攻也而孟子嘵其功烈之卑爲其不能服楚制晉大王者之列也此則桓公之世爲之也

春秋宋楚爭盟表敘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說者謂宋襄之執于盂伯于弘也其國小力弱使然其說得之矣而不盡然也以宋襄之國而若以齊桓之道用之則亦可以霸苟以宋襄之衝馭之則傷底損重其去楚也遠矣人有十夫之力苟終日狂呼跳踉則三尺童子亦可制其後我親齊桓之伯蓋終其身未嘗用戰爭之力也存三亡國而未嘗加兵于狄合八國之師整兵名陵成盟而退其干涉夷山戎止以先聲鎮之豁在保安弱小使各安于下小國遇善則身至魯地遇宋則不役之于遂故下之令名就亟爲侵伐而不役之于遂故歡勤與國而諸侯不怒而宋則反是方齊桓之卒也汲汲乎欲使代其任而首先與齊戰幸而一勝則翅然自喜以爲天下莫與敵于是一會虐二國之君五年之中無歲不興師動衆玉帛不加

百計珍之收復京師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譎道非王者之師觀鼂錯譏其後忌朱子之綱目其書法而廢如是或又謂子所論者後世之事目春秋未遽三代不可以戰爭論曰果如是則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至敗于泓合晉文而中拘方之見城濮一捷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爲大小而又可執憍者之見以譏之乎劉氏敞又謂宋襄能守信義讎師敗國創非其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賤守信而好奇功故殺梁子不以宋公爲非嗚呼是皆杜氏誦而不正之說謀之其弊馴至陳餘憤者不用詐謀奇計卒爲低水之擒而後已豈不謬哉

案晉自平邠以後已不復能宗諸侯自此至召陵凡二十有四年慨有此三四會盟然皆虛飾故事而無勤王恤患之實黃父之會坐待明年葛之會范鞅取貨城成周而魏子有面會召陵而辛酸蔡侯蓋是時六卿並立公室弱置中夏于不問徒伐鮮虞鼓鞏肥戴以自封殖又貪於貨賄以破楚入郢之大功讓之強吳致吳晉爭長黃池而晉自此如死灰之不復然吳此世運之又一大變也詳吳晉爭盟表

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據左氏傳滅庸者楚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蓋無異辭文定因謂庸有取滅之道而爲賈善謀國春秋以是滅楚之罪嗟乎春秋豈爲楚計得失哉就使謀國果善亦孤弦其狡焉啓疆憑陵中夏之計乃春秋之所深惡聖人爲爲子之其所以詳書不殺者實蒼楚之文深黨固橫行無已將有問鼎之漸闕于天下之政而書之經考楚武文之世巴庸實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勍晉復楚楚威稍挫中國得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爲政乃連結巴秦滅庸庸與麇俱爲今鄖陽府境（麇今鄖陽府縣又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即庸地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勢益西壯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撓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與師而早知其有窺覦周鼎之志矣且夫庸非小弱也周武時曾佐伐紂立國已數百年晉爨武子嘗稱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益亦重大其事其所屬魚腹貿爲今夔州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居秦楚巴三國之界故不結巴秦則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勢中國之藩籬撤矣大凡讀春秋者貴合數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時勢不當就一句一句而論之也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載文公之創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而晉悼蕭魚服鄴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之何遲速之相懸若此曰此其故未可以一概論也當文公之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衛魯宋延及北方之諸侯此如陰之進而至于剥剥極當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是循環之理則然至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實屬楚其歸未可以旦夕服而當日楚之執政如子囊者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以償事故其勢常迭進而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戰則徒累骨以是而無當于服楚之大計故當日之謀臣知長慮却顧爲國本計者無如魏絳制勝廟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無如知彼此兩人均非如狐偃先軫爲權鋒出奇順敵果敢之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既得於國本矣然後知楚復用壬慶子之言城虎牢以扼其勢却荀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敝楚人而其要尤莫如戊虎牢何則鄭爲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俱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故留勁兵于虎牢則我爲主而楚爲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眾不勞而舉兵反客爲主靜以待動以逸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而却遑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來之也曰戊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于晉特慮爲楚所擾欲以苟免其心蓋不得已成之則鄭在晉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侯始得妄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于此吾恉大世之好爲議論者以服鄭爲勞民而以范匄之棄陳爲失策此皆一偏之見而不審時勢之論大陳蔡與許服楚已久其國去楚又近必欲致三國之服從此如齊桓之伐楚合江黃而通以道楚之滅也晉春秋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爲南北之界使曹衛魯宋常服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各共犧牲玉帛以事其大國豈至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師天下之諸侯僕僕哉愚嘗反覆究悼公之事善其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卻趙充國屯田以制羌之計蓋其集效視文公爲

定公以上蔡爲中國與楚之利害益不歷歷可驗也哉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載文公之創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而晉悼蕭魚服鄴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之何遲速之相懸若此曰此其故未可以一概論也當文公之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衛魯宋延及北方之諸侯此如陰之進而至于剥剥極當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是循環之理則然至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實屬楚其歸未可以旦夕服而當日楚之執政如子囊者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以償事故其勢常迭進而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戰則徒累骨以是而無當于服楚之大計故當日之謀臣知長慮却顧爲國本計者無如魏絳制勝廟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無如知彼此兩人均非如狐偃先軫爲權鋒出奇順敵果敢之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既得於國本矣然後知楚復用壬慶子之言城虎牢以扼其勢却荀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敝楚人而其要尤莫如戊虎牢何則鄭爲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俱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故留勁兵于虎牢則我爲主而楚爲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眾不勞而舉兵反客爲主靜以待動以逸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而却遑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來之也曰戊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于晉特慮爲楚所擾欲以苟免其心蓋不得已成之則鄭在晉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侯始得妄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于此吾恉大世之好爲議論者以服鄭爲勞民而以范匄之棄陳爲失策此皆一偏之見而不審時勢之論大陳蔡與許服楚已久其國去楚又近必欲致三國之服從此如齊桓之伐楚合江黃而通以道楚之滅也晉春秋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爲南北之界使曹衛魯宋常服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各共犧牲玉帛以事其大國豈至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師天下之諸侯僕僕哉愚嘗反覆究悼公之事善其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卻趙充國屯田以制羌之計蓋其集效視文公爲

遑而其規模較可經久使晉之君臣世世守之伯業常存可也

春秋吳晉爭盟表敘

晉用申公之計用吳以牽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馴至爲患于方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于黃池論者因以咎晉之失計自賢方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于黃池論者因以咎晉之失計自賢門廷之寇其實非也晉欲制楚則不得不用吳之所以橫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政六卿各擅強權不復以諸侯爲事吳不在用吳也何以言之楚之強天下莫能抗日者齊桓晉文欲攘楚矣不得已而用江黃一會于貫再會于鹹鄴徐而興召陵之師春秋詳書其事以美之然江黃國小而近楚楚滅江黃而桓公不能救也是無益于制楚之事而徒以速江黃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之肘腋而力足與楚相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內有吳寥尋命不暇逐不復加兵于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日後晉復用向戌弭兵之說委天下諸侯南向而朝楚晉亦偃然弛備無復有經營諸侯之心楚得肆其驕橫爭長壇坫玉震王逐大會諸侯于申楚媳而吳嶽困遂踵其故轍是則吳之所以爭長黃池者由於晉之玩楚而使楚得志非吳之過也向使晉常脩悼公之業雖明弭兵之說之不可卻面臏兵以待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而不敢動楚不敢動而吳亦無繇萌其覬覦鳥有召吳而反爲吳病者哉且晉自昭十三年平邱之盟而後晉已失伯齊景欲嗣興而不能宋魯鄭衛皇皇焉惟所依故吳得乘虛而爭伯中國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吳楚于中國固無分也況是時晉政已移于三家天下人已無晉君子之責晉者謂急宜發憤自立速收三家之權必使先有晉而後可以制吳不必以前日之用吳爲晉詬病嗚呼自古資鄰國之兵以集事鮮有不被其患者而能自強則無之唐與晉資突厥吳其後太宗卒擒頡利中興晉資回紇矣而卒恭順爲國外藩彼所用者第一時之力而能自固于根本之地故能有利而無害城濮之役文公嘗用齊秦自後秦雖猜忌而不能爲晉病也且以桓公之盛未有能獨力制楚者以悼公之用吳較之齊桓之用江黃其利害豈不較然著明也哉余因攄其先後諸事都爲一編使後之論吳晉者有考焉

春秋晉爭盟表敘

案昭十二年晉侯以爲侯晏拔壺齊侯舉矢曰有酒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景公窺晉之衰已有互相爭長之志屬當平邱之會晉已下齊方之志而吳亦未遽爭衡得僭得曾復得宋大憲爭衡之後因利乘便使能正曾意如之地能爲周而以拒秦也周室盛衰天下此如順愿而呼何遽不能代晉主盟哉乃鄢陵之勝猶之魏絳之論卒侯天討且于晉則助臣以扳君于衛則助子以拒父正其家弱意嬰寵既樂忘歸盧蠆長立少輕棄國本權臣秉閒得行蠭試數年之間遂移陳氏與晉爭衡卒與晉同羣鳴呼亦可悲矣叔孫豹之言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起齊貞而拯廢疾其狐射姑之論曰景公之疢爭伯略其傳者明也哉故自鄢陵之會訖于景公之疢爭伯凡二十八年撮略其傳著爲篇

春秋晉爭盟表敘

晉之東使衰絰之師不出秦將包陝洛亘崤澠而其爲患且十倍于楚幸而晉師一敗遁逸竄伏其後迭相攻擊歷三四世終不能越大河以東一步成大晉紹襲盟秦于河西截然河界如天塹之不可越使三晉不分以其全力制秦秦終不敢東出周室何自有親關之漸哉余嘗持論謂晉獻公滅虢而周室無復有西歸之計然使晉不滅虢

敵晉威行於中夏而越以入吳乾如猛獸之長鬣鼠巨木之畏蝟虫獨是吳自分封以來數百年入春秋常服屬于楚至夫差而遂不可制說者謂此是申公巫臣教之似矣而猶天降其利害之實也余嘗究觀左氏而知吳地水行其性不能以陸故其會晉也于蕩則不能至于鍾離而後至于雞澤則不能至于城而後至晉侯徵平邾之會吳以水道不可辭哀九年徵師伐齊則先濟通江淮矣十三年會晉黃池則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矣是知吳不能一日而舍舟楫之用也然以此與楚角則萬萬不能勝何則舟楫之用在江湖而長江之險吳楚所共楚實居上流故其用兵常棄舟楫之用而爭車乘之利最其前後數百戰鳩茲之役則楚勝而吳之輒之也伐楚取駕麻叁台其習用之技而常從陸路敵其東北以避楚長江直下之險當其合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繞越險深入內地叁用蔡人爲嚮導而又得子胥伯嚭報仇死戰之士孤軍單進轉戰千里自非熟練車乘不能爲用然後知巫臣之教吳其患在楚數十年之後非止一時之疲于奔命而已也向非巫臣教吳以乘車射御則楚輜轒之師從漢口順流而下譬如屋上建瓴水而法之地而吳以舟師仰攻鈎亟不勝向之甘于役屬者職是故百夫吳之孚州來也凡七十年三用大衆而後奄有其地叁亦欲去江路而阻淮爲固扼楚咽喉爲進戰退守之資故日後以季子賢人慕柔之復遷蔡以實之其舍舟淮汭直走漢濱叁迎料楚瓦不仁鈎必離散亦必先于此用重兵屯守檣險設伏爲錡路計故楚司馬成讓悉方城之外以毀其舟還塞城口當日其計不行就令得行而吳必有與敵以不可勝者不然吳之全軍且如覆釜無噍類矣闔閭君臣豈肯出此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哉嗚呼古之善戰者常因地以制宜隨時以適變吳舍舟用車而卒破楚晉毀車用卒而能勝翟至戰國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世遂用爲長技而車戰且成古法不可用唐房琯一用之而敗明德傳庭再用之而亦敗矣古今之世變豈可一律論哉

春秋吳楚相舉之戰論

春秋吳柏舉之戰子常潰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孔穎達曰小別當在大別之東叁子常自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高江村駁之曰以地形考之大別在漢陽小別在漢川柏舉在麻城漢川在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麻城在漢陽之東北與孔說正相反叁孔說也余按高氏之言信矣獨是吳在東楚在西楚子常三戰不能勝吳吳無緣有退歸而東之理故孔氏有此臆斷然余嘗反覆考之而知其所由然也楚與楚夾漢即今之漢口淮汭即今之淮河當淮汭即今之淮河一帶自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於柏舉從小別則其志可知矣且司馬成讓毀舟而還楚師以收師而返傳云自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於柏舉東移凡三百里

與廢爲休戚聖人思王不得已而更思伯其亦有見于此予余故掇略其事

春秋城築表敘

國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幽風我稼既同上入毓宮功台詰爾戎命錡薄伐玁狁于襄王之世役民而民不知相與趨事赴功如此也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說者非家喻而戶曉之也民知其事之不獲已而非爲其私則雖捐軀赴刃而民不怨況區區力役乎周公東征三年破斧缺斯而詩人作詩敘美王平王之世揚水之役特期成耳而民相與怨思此以見存予其事而不傷乎期之久近與役之勞逸也春秋十二公其用民力多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不志于經程子謂復古興廢乃禮之大者至城郎溝池以爲固非立國之本務春秋自莊以後或緣武啟釁或脅盟大國而慮見討又況末季櫜臣擅侵奪小國以自封殖甚矣故凡城之志無譏時不時皆誅臺觀之築疏細縻而忘國計其大更不待言莊公忘父讎不報而一年三築臺昭定當權臣竊國而築郎囿蛇淵囿此其下愚不移無足與論得失之數矣

春秋四裔表敘

昔先王經理天下荒遠佚甸而蠻夷戎狄猶錯處內地春秋之世其見于經傳者名號錯雜然其大概亦約略可數焉戎之別有七其在今陝西之隴州者曰犬戎其西戎秦之別在中國其先嘗攻殺幽王秦驅逐之至春秋時種類猶存閔二年猶公敗犬戎于渭汭是也其在瓜州者曰允姓之戎遠其知其所居秦晉遷于中國則曰陸渾之戎今爲河南府嵩縣又曰陰戎又曰九州戎又曰小戎晉惠公母家傳謂小戎子生夷吾遠惠公踰自秦而誘以來處之陸渾世役于晉亦曰姜戎佐晉敗秦師于殽自後無役不從亦數與會盟以其處晉陰地謂之陰戎昭十七年陸渾賦于楚晉荀吳滅之其餘服屬于晉者謂之九州戎自僖滅陸渾戎汝濱而有之楚亦滅蠻氏係汝州之地而汝水南北遂爲晉楚分界其先陸渾而居伊洛之間者又有揚拒泉皇辱洛戎邑王子帶曾自伯之以佞京師焚王城東門爲嗣最烈自秦晉遷陸渾而此種遂徙徙後泉戎地入于周爲前城而文八年公子遂因趙盾盟伊洛之戎于暴成六年與陸渾蠻氏同受命于晉侯宋則伊洛陸渾無足道者余觀夫齊桓創霸以來存二亡國而終不救如乎子爲三彊自宣迄昭六七十年晉滅陸渾兼肥鼓剡滑氏留吁鐸辰戎狄之在河朔間者稍稍盡矣獨無終以詩和得存而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爲刻國僭號稱王後滅于趙

赤狄白狄論

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又有長狄長狄見第三人無種類而赤狄白狄種類最繁案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曰潞氏曰洛泉氏曰鄋瞞氏曰大原之狄以其地考之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在今太行之東甲氏留吁鐸辰在今之潞平鐸辰戎狄之在河朔間者稍稍盡矣獨無終以詩和得存而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爲刻國僭號稱王後滅于趙

赤狄白狄論

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又有長狄長狄見第三人無種類而赤狄白狄種類最繁案經傳所見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曰潞氏曰洛泉氏曰鄋瞞氏曰大原之狄以其地考之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在今太行之東甲氏留吁鐸辰在今之潞平鐸辰戎狄之在河朔間者稍稍盡矣獨無終以詩和得存而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爲刻國僭號稱王後滅于趙

皆當時之實錄學者可由此思其敘矣杜氏于呂相絕秦以白狄爲晉昏姻謂赤狄之女白狄代之以嗣于文公其意似以廣答如爲赤狄而重耳所娶爲白狄此出于臆見無可考據廣咎如之女爲叔隗季隗而狄女亦稱隗后則本爲一姓當時之止稱狄者皆係赤狄無疑也太史公稱諸戎翟白有君長莫能相一盖據春秋之末至戰國而言耳非所論于魯閔僖之世也

戎狄書子論

昔先王建國胙土命爵分爲公侯伯子男春秋時班班猶存然亦有出于時王之所賜如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鄧穆來進爵爲小郯子是也而于戎狄則無聞乃吾觀宣昭之間赤狄之別有潞子嬰兒白狄之別有肥子鯀皇蒲子爲聘者聖人皆書之於經而左氏不著其封爵之所自杜預亦弗深考余嘗疑之其爵非先王之所賜亦非時王別命以土直以戎狄各居一方榮衛難制大國請于王而命之如唐世外蕃有叛者就加節度使之類耳而其先之不見于經何也閔僖之世狄最強盛聖人止書狄其時實未賜爵也僖之末年而狄有亂赤狄白狄始分自三年而赤狄始見經自後凡書赤狄有七書白狄者三其時賜爵與否未可知而聖人略之不書者春秋于外蠻多從其故號如楚之武文改爲楚已久而終莊公之世止書荊人是也遠晉滅諸國則其君臣自譏武功獻俘于王必詳列其國號與其君之爵氏名如後世之露布自京師昭示遠近春秋安得而不書其爵乎王如甲氏留吁鐸辰則曾未有國號未賜爵命聖人亦第從其實書之也經于路氏及甲氏留吁明書赤狄而白肥曰鼓不著狄號而杜氏知爲白狄之種者此或別有考據至其國名則各從其地路氏以潞縣得名鼓以鼓聚肥以肥累城得名此各因廬帳所在從而立稱知出于春秋之季之濫加名器而不得此于徐楚吳越之列明矣推而計之如所稱戎子駒支無終子嘉父戎蠻子赤及陸渾于者例皆書子無終乃山戎之別種陸渾係秦晉之所遷其非文武之舊封尤最易明者他如楚之別爲蕭變宋之別爲蕭聖人皆書之於經而未詳其封于何年正義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宋人封之爲附庸孔晁註鄭語謂熊摯有疾而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此皆隱括以後之別封者余悲夫春秋之閔

日就微滅而亦有別爲建置如鮮虞亦曰中山至戰國時僭號稱王與燕趙爲列國均非周初之舊封余因得而備論之庶春秋當日之與廢戰然可睹焉

范鍇士會封邑考

山東濮州范縣爲晉范武子封邑世多疑之以晉當春秋中葉不應有此李氏私考遂以爲隨之別名此甚非也余嘗考之武子之封范基自宣十五年晉人滅潞之後始也案宣十二年荀林父滅潞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鐸辰狄其意以爲爭無益之虛名不如爲拓土之實計故求成以攜其黨滅留吁甲氏以盡其族自是以後衛之故封如河內朝歌邯鄲百泉之地悉爲晉邑幾有中原大半與齊魯衛三國爲鄰境竟之戰遂卷甲而長驅入齊矣後東昌之冠縣爲晉冠氏邑近侯邑而齊鳥餘以廩邱入晉廩邱亦范境此皆宣公以後之晉非宣公以前之晉也余輯疆域而有見于范武子之使後有考焉

問云春秋日食二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皆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殿春秋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二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

春秋天文表敘

余讀春秋至日食與夫閏無歲周之朕法不傳其故殆莫可考而知也考今厤法三歲一閏五歲再閏而左傳于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云非常也杜預註非常數之月由置閏失所故致月錯是不應置閏而置閏閏使七月爲六月襄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云長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癸酉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是爲厤置閏而失不置于襄少再閏于哀少一閏難書十二月實十一月即夏之九月也何閏法之錯繆至于如此日月行度據後世厤家推算大率以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然亦有不正相值或食于夜則日食不見但無頻月食法而裏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所不解以日月無頻交之理不交無從有食惟漢高帝二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臨頻食與春秋相同術士無從考知元郭守敬之言曰三代厤無定法周秦之閒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厤而是非始定經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厤凡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足徵天之運行無常雖聖人創造厤法經數百年輒廢不可用竊意易稱治厤明時當湯武革命之初應天順人改定正朔其損益厤法必更大備而百姓奉行守敝所云厤無定法者非謂日食之不可考見識者惜之然則守敝所云厤無定法者特其法不傳于後非果三代聖人不爲更造也自武王革殷至春秋時又已數百年周衰失政世無明天子莫能修正厤法莊襄定哀之閒閏餘失次日月交會其行度往往與後世錯固其理也漢初厤自張蒼等言厤紀廢壞宜改正朔始造太初厤自後日益精密自此以前至春秋經戰國之衰亂秦漢皆以力征日不遑給莫能以歛若昊天爲事則高帝文帝時春秋之季略相彷其亦以此歟故論著之以俟後之精通厤法者攻焉

書萬充宗黃梨洲春秋日食問答後

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答曰沈存中云衛朴精于厤術春秋日食二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愚按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頻食厤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此月頻食之理疑時厤亦言其已過交限而厤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此月而食則斷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已酉九月朔交周　宮　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至十月朔交周　宮　一度一四二一八入食限癸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　宮　三度一九三五八入限至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墓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于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于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案此問答推究春秋日食最精細但梨洲云西厤以越六月即能再食者即高氏閻所稱厤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交則月掩日而日食是也高徐朱時人是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為此說者亦不自西厤始矣頻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之所以書者何也是時周厤算法已不准推步常遲一月頗厤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大食甚至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入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矣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頒未敢輒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考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固並存之孔子因而不革看後來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即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十一月朔頻食亦是漢初襲用泰正厤法未講致有此誤至武帝太初定厤以後則斷無此矣連月頻書者此非魯史官意慢之過乃太初守之過也若謂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容或有此則自太初迄今二千年中更南北朝五代之閒亂絕無連月再食之事而獨于春秋時再見且于漢祖開創孝恭儉之朝而再見無是理也

望溪方氏日頻月而食何也後月之食衆所共見也前月之食史所誤推也設前月陰晦據後月則莫肯追正其失而並書于策而食在案望溪之說大旨略同但以為前月實食前亦特此論後於梨洲集中見答萬充宗語述改從今說梨洲精于天文意必有實據姑識此以俟攷之君子

春秋五行表敘

班氏二書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漢董仲舒治公羊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起崇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天文五行又與災異天文五行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而異端起崇漢以來學者惑于災異天文五行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也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也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之說果孰從乎曰二者也故其作五代史書天而不書人二者

曰不稱姜氏絕不爲猶歸也書逆又云哀姜薨子罪輕故但貶去姜公穀又以出姜之宜成禮于齊穆姜不宜從大喪聖故俱貶去氏大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明至夫人方爲處女事由父母而必書其罔合讎與召無乃蛆拘墍移曰之識乎亦拘固不通若左氏爲史官得者凡六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于鍚桓公命歸成風之賵及會葬則云聖人去天以示貶夫歸仲子之賵王已稱天亲豈于前獨罪宰咺而于天王無貶乎此數事久獲責天王而于榮名無識乎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此自省文爾與公朝于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爲桓王失天討豈朝于王所不責諸侯而反責王乎必以桓四年七年不書王爲責桓無王則宜亦慕祓何以書王必以桓四年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闕入字而公穀以爲狄之大泰且無論晉之罪莫大于助亂臣立君冀十四年會孫林父于戚以定衛當日不聞狄晉鄭伯射王中肩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達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復大熾于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逐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文定反之嗣杜過正遂舉聖經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爲精義所存復理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于曹以後者復晦昧于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激使然哉夫茂棄聖人之經與過崇聖人之經其用心不同而其术得乎聖人垂世立教之旨則一也愚故不揆椿昧瀏覽諸家之說於南渡以後兼取啖氏仲炎呂氏大圭程氏端學俞氏皐趙氏汸陳氏傅良五家列爲文凡百有餘條俾學者于此不復強求其可通則于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稍除過半矣

春秋俱係孔子修成以後闕誤論

案孔氏穎達曰春秋閔文有二有史本闕聖人因而不改者有係脩成後始闕者愚謂史闕聖人因而不改者有之無是理也孔子修春秋垂訓百世必擇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之若前史有闕宜并削而不錄此何闕于勸懲而重書之以惑誤來世故知皆脩成以後闕也然易詩書三經與春秋並傳于世其闕文百不一二見而春秋之闕文獨多何也曰是亦有故焉古者用竹簡汗青爲書易于刊蝕須掌于官中每歲修甄易掌于士庶所習用國家有大事則詔小胥書則大史陳之故偶有闕誤隨即較正而春秋自修成以後則爲孔氏之私書又定哀以後多有所刪讓隱諱故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曾子子思亦無一語及春秋至孟子始標出知我罪我及其義則輯必不能如百中之勤闕誤是理之所有無可疑者左氏約生在孟子前後故已有以紀子伯爲履絇之字以甲戌己丑爲再見列國之史與魯之筆削之春秋此二書皆掌于官中其義難不存而文之闕誤則無有故左氏得據爲傳其日月與經互異往往傳是而經誤此尤其顯然可見者孔子嘗自言曰辭達而已矣若春秋之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及書朱大夫不書名不達已甚顯係闕斷宋儒不察皆自爲意義所在鑿鑿杜孔哓哓之駁正而不悟也豈不謬哉夫左氏親見國史最有功于春秋而當其時孔聖之經已多闕左氏不知而反爲之說如澶淵之會傳據諸國史本有叔孫約會四字幽之盟公羊氏經現有公子友而左氏所傳按之本偶無之遂以爲誰不書大夫不成二年公會齊侯盟于蒲經不一諱何獨于此焉諱是則是春秋稍明于曹以後者復晦昧于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激使然哉夫茂棄聖人之經與過崇聖人之經其用心不同而其术得乎聖人垂世立教之旨則一也愚故不揆椿昧瀏覽諸家之說於南渡以後兼取啖氏仲炎呂氏大圭程氏端學俞氏皐趙氏汸陳氏傅良五家列爲文凡百有餘條俾學者于此不復強求其可通則于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稍除過半矣

春秋俱係孔子修成以後闕誤論

案孔氏穎達曰春秋閔文有二有史本闕聖人因而不改者有係脩成後始闕者愚謂史闕聖人因而不改者之說於理無所復施王柏之老年朱衰與曹同受牡師之盟而旋伐曹此時已有吞曹之志朝方以圖伯爲事未敢遽肆兼併逮泓敗身傷而曹許俱折而入於楚矣晉文執曹伯畀宋人合諸侯以圍許宋鄭於此非無既既莫敢先動至成之二年晉景中衰鄢陵一役許且明言疆許田其意以爲許余得邑也公孫獲所處西偏之地是顯言有成十五年遷於葉而許之全境盡屬鄭此亦足快其并兼之志矣乃許至四遷托楚求庇流離顛越靡所有定所而鄭如鼂風之莲兎楚師一敗旋即俘其君以歸使楚有保小字窮之仁而鄭爲封豕長蛇之暴豈不重可歎哉至曹之事大國尤恭謹尤非許之甘心從楚比也方齊桓之世存三亡國曹與宋比肩同事晉累世執霸權興師復伯曹未嘗不在諸侯之列止以地近于宋而畏宋宋襄始伯而伐曹宋景再伯而旋滅之桓文以定人國爲事而宋至愛文昭之喬斯又足悲也天存秋之世滅國多矣而三國之亡尤爲可憫聖人于此鄭書不一書而於他國無之余爲獨見其始末可以識聖人微意之所在嗚呼曹許之亡當伯事之亡息而紀之亡當伯事之未興天下之不可一日無伯此非其明效大驗也哉

春秋亂賊表敘

春秋弒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三家雖然發傳左曰君無道也文十六年公羊曰稱國以弒者眾弒君之辭八年穀梁曰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其大旨略同唉氏于昔弒其君庶其佾辨之曰春秋弒君例惡其者不書賊臣之名恣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猾恐害教傷化但恐暴君無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旨有父爲不道子可殺道嗚呼三傳課矣唉亦未爲得也夫君父一而已矣問有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有暴虐之君夫人得而弒之者乎使欲懲暴君而先寬弒逆之罪使忍爲大惡者俱得有所緣以藉口是春秋教人爲篡弒也烏睹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哉愚則不能屈伸一步故離以桓莊竭力援之爲之結昏於天王求介於昔鄰而僅勉強延旦夕之命也此則其勢爲之也然書許所以得延至二百年之久者蓋亦藉桓文之力焉自突出忽入而許叔始得入於許至厲公再得國而齊桓已翩諸侯東手聽命宋鄭曹許俱從容受職於堵蛤之上雖有葉黯

十年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則當日赴告與列國史官書法之明證而經於十四年再書衛侯衍出弗書若爲孫林父甯殖掩其惡何哉曰此聖人端本清原之義欲垂萬世鑒戒所謂落夏不能貶一辭者也夫君出令者也社稷守是乎凝承臣民于是乎統紀故君而見弒則討弒之義嚴諸臣子君身尉君而徒以一身寄諸魏鴻之上如一葉之戰秋風幾何其不飄墮也哉曰出弗者言已不能居其位此太康之距于河五子之君知鑒乎此而發憤自強如宣王之能中興則有力叔召虎爲之臣如晉悼之能復伯則有荀罃魏絳爲之佐功業燭然天祿永固何至窮亡相繼也哉

許世子止弒其君論

案三傳皆謂止非弒實暴亦從之而斥歐陽子之說爲非是愚案左氏之言與公穀劉如左所云則許世子不得辭乎弒諸傅所稱不嘗藥與左氏之言絕遠若據之以爲非弒是非特不信經文并錯看左傳矣大所謂不嘗藥者庸醫不識病症妄投藥劑人子失于不知遂致大故若此後世多有謂之非弒可也而云舍藥物可也杜註亦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責止身爲國嗣固非無醫而輕果進藥如此則無論誤與故皆不得辭乎弒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父有疾其慎重宜何如者以晉固之大僚求醫和醫緩于秦止身爲儲嗣年尚幼小國事所當與知非素習方書精通藥劑者而不延醫診視率意自爲是以君父爲嘗試也辭果嘗藥何益于事固有半人服之無恙而投劑失宜遂致立斃者亦不得以其嘗藥遂可求解于弒君之罪是則左氏所云已顯然爲弒君立藥而謂止非弒君其可乎棄疾立弒君之日止之非弒有可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是商臣蔡般皆立爭其位而止則弟立乎其位左傳明言太子奔晉大國人以弒赴于諸侯必其爲國人不容而逃竄求免未歲病死不得以弟立乎其位而明其非弒也又謂許與陳蔡告喪遍於楚楚反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獨釋許不問大楚之滅陳蔡不過欲利其土地耳豈真爲討賊哉而許素屬楚其地亦無足貪故遂還而不問不得以其間將合人心誅獨異已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真能命將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

或謂其遣禮以合時宜乃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
垂示將來嗚呼元凱歷事至久讀書至深親見當世行三年喪者多飲酒食肉宴樂嫁娶不衰哉用況以天子之貴勒令天下士庶皆從重服夥必小人皆遵法犯禁君子將何名矣嘗以爲制不稱情證尋春秋而見當日諸侯之例皆既成君列于會盟不知此自當時之失禮非先王本制也欲就此爲定制令上下可通行爲短喪者立表襲論名謂其得罪名教豈過論哉嗚呼元凱釋春秋而至倡爲短喪歐陽永叔援儀禮而至倡爲兩本二父繇術之誤害于政事于古同病不可不戒也謹條列其註左數條與其當日所建白列諸簡端令後世考古者知刖禮高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蘇老泉春秋論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胡文定因爲之說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卿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春秋書法有例當稱字或稱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褒貶係焉嗚呼大夫爲諸侯之臣附庸之君下公侯伯子男一等今君稱名而臣稱字公侯伯子男稱名而附庸之君稱字於榮辱之分不幾倒置乎爲此說者不過欲以名字見褒貶爾于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至以鴻治之重謀而從與重克儒喜之試逸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爲貶至以公子慶之爲國除惡與良胥變盛之旌臣同罪而春秋之旨愈晦者乎方氏望溪之言曰春秋從無書字之法舊以王人子突爲字非也古有以字其名者如陳子元介子推之類是也以鄭僖父爲字非也古有以某父名者如陳子元介子父儀行父莫鄭父是也而支離字義之鄉搆除遷半矣且左傳以儀父爲克之字計其年分先遠遠盟于眛之元年而卒于莊之十六年相距四十六載而儀父又未必以即位之初年而盟也意克爲儀父之字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方氏之言得之矣且知儀父與介葛盧邾黎來均爲附庸則不宜有差別今以儀父爲字而以爲葛盧與黎來爲名可乎大夫大夫之殺與出奔列國無不以名赴而以字赴之理列國不以字赴魯史何從而得其字魯史既不書其字孔子于百年後更何從追書其字耶杜于凡書名者皆曰惡之必當日惡有字書其字簡冊聖人特以惡之而斥其名義念毋與論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且石碏純臣

惡猶楚之不暇豈更有褒嘉之辭而以其字赴于諸侯耶且春秋之法果以稱字爲褒稱名爲貶子貢之徒當必君聞之哀十六年續經何不書曰仲尼卒而書孔丘卒耶

春秋人物表敘

昔班孟堅慕漢書列表十其終曰古今人表余讀之殊苦其不倫自遂古義皇以至孔子下遂笑紂幽厲妃已猥划夏姬之徒列爲九等褒貶已甚且世代遼遠雖可悉數以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號爲極盛無論孔子大聖垂法萬世即如衛下惠之大賢亦古今罕儷而譏侵亂賊之徒得美名教耳使爲莊公者誠敬以感悟母氏弟立而復任爲大夫則與周公之誅管蔡而膺春仲合矣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後世于明建文之遜國即譏其不克負荷于宜宗之誅高煦則美其克守先業獨至論莊公則以弑君日君無道其罪通于天討矣況臣子而可責君父于所人以弑則曰君無道其罪通于天討矣況臣子而可責君父于所人而向戌子罕書之列於譏臣衛子鮮之不得列于獨行亦春秋推見至隱原情定罪之意云

鄭莊公論

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偪提王室而莘自突其養同時衛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種强兵謀奪宗其後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弒其君成師傳桓伯至武公凡五弒君歷六十七年而莘滅晉獨莊公克平大難宗廟無恙論者謂莊公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歷千百年無有能平反是獄者此信德而不信極之過也段未爲過當大段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燕王者拿事與鄭莊相反宜其夫守天下而卒不亂也方莊公初立武姜爲段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請他邑唯命是聽而出以慈愛雖係於謀實關至計而燕王雄踞北平不能移駐他處其失制馭一也鄭莊之時草臣爭欲除段而莊公特重不發盛欲蓄全力以待其敗而建文失于輕蓮今日下黑書明日削奪衛周齊晉鄭魯同聲聲討之合志併力而席以謀我其失人心二也段之權武可埒叔王而又多一姜氏爲之內主而莊公一舉勝之蹤不霞驚此必有先爲不可勝之計其二十二年之中未嘗一日忘衛而建文君臣方粉飾太平制禮作樂優閒官行井田之制泄泄然不復以燕兵爲慮其疎察衛三也嗚呼

子而石碏以殺害骨肉導其君要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嗚呼始之能橫後之能斷指麾談笑變故立定石碏可謂千古一人矣後世具此大力以小人而除小人則有若元載之于魚朝恩史彌遠之于韓侂胄而大臣謀國誅鋤巨憝則若王曾之除丁謂楊一清用張永以除劉瑾徐階之計除嚴嵩俱外不設異同之邊機會可乘不崇朝而剷其外命譬之搏虎一擊不勝則將爲所噬吾獨悲夫明季諸君子絕無長慮却顧之術虛張聲勢恣意抨擊俱入奸閹之手幸之身填牢戶而國運亦隨以斃後之君子其亦觀于石碏之事而審所措置哉

晉狐偃趙衰胥臣論

從古一國之興莫不有股肱宣力之臣後利而先義推賢而讓能蓋自唐虞之世禹卓稷契咎讓一至下逮春秋伯者之佐亦莫不裒此意以周旋無後世草昧初起飲酒爭功拔劒擊柱之態于此益知先王禮義之教去人未遠也余觀晉狐偃趙衰胥臣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從公子于外十九年幸得返國即使其才庸下亦當居首功況三人皆天下才而當作中軍謀元帥之時趙衰薦郤穀又讓梁帙先軫狐偃讓于狐毛而已佐之猶曰此其同列兄弟也逮狐毛狐先軫子且居爲上軍將而狐偃佐之先軫子且居順爲中軍將而趙衰佐之胥臣亦舉郤缺而降三人之世未嘗將中軍夫狐趙子先且居爲文人行而先軫未嘗有從亡之功乃父子並將中軍上軍兩世而狐趙爲之佐先氏僅然列其上而不爨狐趙泰然處其下而不忌相與出奇効策戮力同心此豈文公之德有以致之若狐偃子射姑以易疏殺陽處父矣趙衰樹權嘗私戴怨即其父子祖孫已有絕不相似者矧亦有莫之爲而爲者即余觀人臣功名之會莫不敗于爭而成于讓樊舞陽以蓋世英雄而准陰侯謂生乃與噲等爲伍李道宗以宗藩衛將而尉遲敬德至拳毆道宗自幾盼越韓王以儒臣佐命亦不免有專權之議益讓德之難如此元李思齊與察罕同起兵逮察罕外子擲廓總天下軍而思齊不爲之下至治兵立州可罷惡忍不至于六年之前使相攻若三人者豈特天分過人蓋亦沐于先王禮義之教浸淫而不自知觀趙衰之薦卻穀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胥臣之舉卻

缺日敬德之聚而子犯詔公子不以得國爲利至臨九狄而不悔非有得于聖賢之教而能然乎夫三子偶不爲聖人所論列而曾氏傳大學戒言利而遠舅犯仁親之劒其意以爲過齊管仲遠吳夫跪叔牙薦管仲而管仲治齊專與魚鹽之利不聞爲國樹人三子所舉人才晉國顯其利者再世而管仲纵五公子爭立齊國大亂不聞有管仲推轂之臣爲國柱石主持國是則數三子者之優劣豈不大相遠哉

鄭燭之武論

世多稱燭之武退秦師謂與展喜犒齊同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以余考之良不然燭武特戰國第士之先聲倫取一時之利其實兒鄭二百年晉楚之鬭者燭武爲之祖何則鄭之大患在楚而隆秦與晉合則力足以抗楚庇鄭而無患往者齊桓嘗勤鄭矣卒之楚患未已甚者江黃則爲楚所滅舊至城濮之役晉合齊秦狠楚楚力屈遠通而鄭乃得安意事晉今一旦秦晉以小嫌伐鄭其實主兵者晉也爲鄭之計宜屈體以求成于晉晉退而秦亦退秦晉之權不失則晉之足以庇鄭者如故也乃間秦提晉用三帥戍之未幾秦旋圖鄭使晉襄不察之于殺而鄭益爲秦滅矣一自殺之師起而秦晉之仇不解楚且乘間以合于秦使晉力疲于西不得復致力于東楚得日勤東諸侯而無已鄭且駸駸日逼矣夫秦晉楚匹也燭武弟知當日說秦可以釋二患不知殺秦蒐覦之心而又多一秦患幸而殺師扼之而秦患不至而晉勢孤力分不能抗楚而楚鷸方深厥後秦晉之仇二百年不解而鄭國晉楚之鬭亦二百年不息損牲玉帛待于二竟猶不得免是誰之咎哉晉悼之興結吳撓楚楚之有吳患猶晉之有秦患也楚鈐稍屈而鄭亦得以稍安然吳卒肆橫齊魯且憊憊焉向使秦晉合力足以制楚而有餘無用召吳中國不待無楚患并無吳患矣余反覆晉楚二百年事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于燭武之一言爲之階也後之當事變者長慮却顧審擇所從毋偷一時之利而釀百年之害哉蹈燭武之故智哉

衛蘧伯玉論

余觀伯玉世稱大賢矣子亟稱之及觀左氏傳子襄十四年孫甯逐其君衛侯入伯玉俱不豁從近關出日暹乎左氏所稱殆不可信如果有之是春秋之馮道也尚安得爲伯玉乎哉且夫子之作春秋將以嚴君臣之分立臣子之防使國語新簡公使公孫放子來聘章注云放子子產之證此蔕見于世之偷薄取容全生苟免者有以藉口與春秋之志違矣大貪以謀告伯玉也伯玉能正色直辭以折之使不敢動上也不然世之偷薄取容全生苟免者最多襄弒之賊如魯仲季平子衛之孫林父之逐寧喜之弒甯悼公之逐伯玉無諫孔子大聖人亦無諫則以異姓非乞師大國討孫甯之罪而復其君欤也不然則逆之深山終身不復出又其次也乃衛出而臣劉弒而復臣衍有事則東身出境無事則歸食其祿視其君如奕棋漠然不關其慮是五代之李昪亂反覆者之所爲而謂伯玉出此乎哉或謂伯玉身非卿且然況其外餘子乎子貢與孔子倘論諸賢如孔文子公叔文子二人斤斤有循名責實之恩而仲尼之卒哀公作誄子貢乃恕然不願其父之出也聽之其父之歸也復受之是倘安得不闕蔣諡意其時已成習尚雖孔子大聖不得救公族之例以敢任之者非歟曰晏子之論後世猶有非之者況獻公之出特以不禮于權臣而孫甯謀先非有淫昏不可道之行九不可與寤莊之弒同日語也子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證余疑其事而意辨之如此曰然則左氏非實錄歟曰左史一也史于武公之喪則稱睿哲無諡故不書葬徐子章之卒則稱君子曰惜之是也于衛侯之出則稱伯玉之賢而不書反國之事是

進御於君也監本無此二語抱衾與裯貢命不猶傳稱堪報也監本猶作稱被箋以待進御之序也監本無此二字不若亦言尊卑異數也監本作數字江有汜序嫡亦自悔若也監本無序注而不得心望也監本作心江有汜傳江水決而復入爲汜監本無江字箋崇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水而二字作之字于歸之子于歸字監本無二字同是子謂嫡也監本作之子于歸字監本無于歸二字江有渚傳水岐成渚監本無水字箋云江水流而浩水西監本無西字日之夕矣監本作夕字箋嫡亦悔過自止監本止字下有小字其後也處箋嫡亦悔過自止監本止字下有小字別者水字箋汜山導江監本作郤山此遊其嘯也歌箋嘯者蹙口而出聲也監本無者字嫡有所思而說爲之說字以自解說之也監本無之字

野有死麕序注無疑謂不由媒妁麕幣不至幼賁以成婚謂討時之廿也監本無禮下有者字幼作廿作世無也字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傳羣畋之所獲監本畋作田無所字野中有死麕白茅包之傳誘導也監本導作道箋裹野中者所分麕肉監本有田中吉士誘之傳誘導也監本作道箋欲吉士使媒人導成之監本無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箋及野者有死鹿白茅無白字非獨麕肉也監本無純讀爲屯也監本爲作謂屯也如屯難之屯監本作箋又疾時彊暴之男相切賁也監本疾作箋彊暴之男相切賁也監本無相字舒脫舒脫也監本作箋又疾時彊暴之男相切賁也監本疾作箋彊暴之男相切賁也監本無相字舒而脫脫今俗語舒而脫脫今俗語監本舒作紓脫作悅貴賢有序也監本貴作賁賢有序也監本無有字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差池不齊也監本池作跎不齊也監本作不一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

之正服也但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褐曰襲袒者捲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褐者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褐而襲之也在衣曰袒在裘曰褐故褐有袒義吕與叔云袒謂之褐不袒謂之襲也袒有左右袒皆褐故大射儀士喪禮皆言左袒親體侯氏侍罪言右肉袒而聘褐襲不言左也袒有惟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禮記所謂袒纏褊袒朱褊也有并捲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褐則惟捲正服之袖以露其去而已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言狐白裘上加錦衣爲禮服而袖必捲起以露出裘也又曰裘之褐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襲捲也禮服之袖捲起則裘之美露見于外不捲而捲敛之則裘之美充塞于內也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褐之孔疏取熊氏說云元謂六冕及爵弁皆禮服之正也以是爲褐則和仲與謂古褐衣即是冬月之禮服豈不信乎楊弓云曾子與宏而弔子游褐裘而弔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蓋裘之上爲禮服後其袖而露出裘謂之褐袖不捲而捲藏其裘謂之襲裘當褐以行禮之時則褐而不得襲當襲以行禮之時則襲而不得褐表記所謂褐襲不相因也凡既袒者必襲袒不可常也褐者不必襲而既襲者必褐故君子謂朝祭之衣以褐爲常故當盛禮則襲以爲敬而盛禮畢則褐而復其常也合大射士喪聘禮曲禮檀弓玉藻之文考之而袒褐襲之義可覩矣

袒褐襲解辨 無錫秦司務德普

古人冬月衣裘裘上加正服其正服有褐有襲褐者兩袖徵捲起以露裘之美襲則下其所捲之袖而已乃先儒之論褐襲紛紜舛錯計其謬訛凡十有六皆可援經傳以正之有謂裘外之衣有二重褐衣一重襲衣一重者鄭康成賈洛州吳草廬敖君善郝仲輿梅誕生薛敬軒之說也有謂裘外之衣三重褐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者孔仲達方性夫陳可大林次崖徐伯魯之說也夫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豹袪衣謂朝君正服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褐之孔疏引熊氏或以爲六冕及爵弁之色皆禮服之正也以其褐而露裘謂之褐衣亦曰褐裘以其裘而捲裘謂之襲衣亦曰襲裘外正

兒衣領與草廬乃有禮衣直侐深衣曲領之說又云褐裘者褐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褐衣也襲裘者褐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捲藏褐衣也林次崖徐伯魯宗其說又謂裘外之衣有褐襲及正服三重褐與襲全在第二重襲衣有直領曲領二者之異惟所當而服之夫知吳氏說襲衣即正服而有直領曲領二者則行禮或褐或襲必易服從事如林氏徐氏說襲衣有直領曲領二者而其外猶有正服則褐與襲必先脫去正服更換襲衣乃復着正服不尤迂滯乎且直領曲領之別經史亦無明文可據也其視九宋諸儒雖以褐襲爲二衣未有能言二衣之異制者宣城梅誕生始云褐衣乃半袖單衣加于裘之上襲衣乃有袖全衣加于褐之上如其說則行禮時忽褐忽襲而褒衣亦必忽脫忽著矣且行禮有褐時有襲時是褐與襲俱爲禮服以禮服而止半袖可乎況半袖之說亦屬無稽其誤十矣褐以見裘之美卽以爲見褐衣之美亦必襲衣上無正服褐衣始露見耳方性夫乃謂襲衣之上有正服所謂褐衣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褐衣故謂之襲夫襲無論矣以褐言之襲衣既揜褐衣于內正服何以能露褐衣于外若此孔仲達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褐衣之說而襲衣與正服俱開露以見褐衣則欲見褐衣之美者亦止一正服足矣何必有襲衣有褐襲二衣必三重俱袒乃能見裘之美熊氏褐襲二衣惟袒正服亦足見裘之美然則此二衣不謀襲設乎其謀十一矣褐裘之法不過捲起兩袖自然裸露如袒者然省褪說也鄭孔既以褐爲左袒矣聘禮注又以爲褐者免上衣見褐衣曲禮疏又云去體上外服見在內褐衣則似褐爲脫去襲衣矣又云開皮弁及中衣謂之褐則褐又似開露前衿矣皆騎牆之見也陸稼書云襲裘不入公門孔疏褐襲但據露褐衣不露褐衣爲異

耳然不言何樣露法總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此又胸無定見徘徊而可不知行大禮時自有一定之制非可二三其說也其誤十二矣士喪禮袒如是而已至佛氏始有偏袒右肩之語梅誕生云袒偏脫袖而露裸裎皮爲裘而橫長其袖衣于身爲縱袖于衣爲橫袖練冬時貴賤皆用之所謂褐裘豹袪羔裘豹袪是也袒則長之也袪褐之者鹿裘外加練衣則卷起練衣之袖以露鹿裘之袖也如鹿裘上加功裘裘袖短亦露麑裘之袖陳用之所謂褐裘豹袪羔裘豹袪是也故陳用之以麑裘之袖爲袪而加練衣之袖于麑裘之袖上所謂袪各尺二寸是也若袒則袖長二尺二寸矣袒而露裸裎皮爲裘而橫長其袖衣于身爲縱袖于衣爲橫袖練冬時貴賤皆

予在杭時海寧周孝廉耕厓以所著孟子四考示予校勘比子將行來索則爲僕人誤束諸書篋矣及到京師耕厓屬蘇生琳趣此稿甚迫已托阮編修元爲序作題辭屬之然都意本欲有所質于周君故復申之竊謂孟子道不行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皆實事也非同莊生之寓言與戰國策之錯記諸國事者故當仍以本書爲據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則孟子之生當在周安王世是矣又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話發於去齊之歲燕人既叛之後案竹書爲隱王元年丁未竹書以武王十三年壬辰周有天下至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者以通鑑已卯爲周元年則八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司馬溫公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日據紀年周威烈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鄒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通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論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卷即其自叙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于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仿或爲滅燕者潛王孟子曾再入齊見潛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烝梅於王由足用爲善若潛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太公周公始封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與子產諸侯一折之言合而與馬氏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封侯以方四百里明堂位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徑庭竊謂亦當以孟子爲可信何也孟子與惠子辨而斥其在所損乎若所言不實則慎子將掩口而笑之曰子不聞周制封侯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諦周官耶故鄒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況地理古今相距不甚懸絕可案跡而稽也昔奉使道出山東春屢矣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兖州府治之滋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經魯城者計不過百二十里耳案今曲阜即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十里爲兖州府又西六十里爲嘉祥縣又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舊城在縣東十六里鄆城是也又西北百五十里爲鄄城縣舊城在縣西境也成陽西二十四里自曲阜而南五十里爲瑕丘縣舊城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南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而南百七十里爲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自曲阜而東南百七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沛城魯沛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縣東二百四十里魯城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而南五十里爲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自曲阜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十二里矢魚於棠遠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百十里魯單父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強也自曲阜而北宰暘縣葛婆在宰在府北五十里邑有圃又東北九十里曰鉅平城魯邑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魯中都邑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魯中都邑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案魯之東西約共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并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百里者五與子產諸侯一折之言合而封莅方百里者五與子產諸侯皆方百里太公周公同有天下至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者以通鑑已卯爲周元年則八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司馬溫公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日據紀年周威烈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鄒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通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論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卷即其自叙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于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仿或爲滅燕者潛王孟子曾再入齊見潛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烝梅於王由足用爲善若潛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太公周公始封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與子產諸侯一折之言合而與馬氏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封侯以方四百里明堂位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徑庭竊謂亦當以孟子爲可信何也孟子與惠子辨而斥其在所損乎若所言不實則慎子將掩口而笑之曰子不聞周制封侯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諦周官耶故鄒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況地理古今相距不甚懸絕可案跡而稽也昔奉使道出山東春屢矣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兖州府治之滋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經魯城者計不過百二十里耳案今曲阜即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十里爲兖州府又西六十里爲嘉祥縣又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舊城在縣東十六里鄆城是也又西北百五十里爲鄄城縣舊城在縣西境也成陽西二十四里自曲阜而南五十里爲瑕丘縣舊城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而南百七十里爲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自曲阜而東南百七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沛城魯沛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縣東二百四十里魯城山

式穀王伯厚詩攷後中路今詩
亦云荼薇詩中路作露
烏若大人
乃作詩序云荼魯詩
魯孝義保
括之子伯御伯御乃括之子引史記及人表為證魯所據此傳亦同宋與魯人作亂知括有禍與何休注不殺慧公羊傳何休注云不知孝公者邾婁外也
稱舅舅母
魏都乳母
阿者侯君之閽扳華玉磴傳是昭伯意傳皆言侯阿侯閽內則當從阿者
傳作
阿者
梁節姑姑
節姑姑姊妹
左傳僖廿一年傳公始納姊譜文之姓也云列女傳稱梁有節婦傳云兄子則姊字良是父之姊也云云與斯扳戴武梁祠堂畫像亦作姑姊何郑
齊管妾婧
從我焉如王伯厚詩攷遵詩引作從來焉如
齊東郊姜
本實先啟公毛詩作姜伯厚詩攷未載
續
周郊婦人
取辟不遠今詩作譬王伯厚詩攷未載
陳國辨女
其梅則有注引此作其蘇則是
毛詩異字攷杭州府學王茂才遵曾
經義古人多通用字齊魯韓三家詩與毛詩字異者亦多通字也然人見三家詩字與毛詩異不知毛詩中亦多證同而字不同之處也周南葛覃害澣害否害何也邶風旄雉匪車不瑕亦何也衛風氓匪我愆匪來貿匪我思且皆其例也
雅漸漸之石曷其沒矣曷亦何也害易二字通召南采蘩傳言被之僮僮盛又彼僮童兮毛傳云昭公有壯狡之
還鯀小雅黃鳥言旋言歸還旋二字通召南殿屎南甘棠毛傳殿
帝小皃大雅板云阿云荷祿爾康矣毛傳弗小也荷與弗字通召
南召伯所憩憩息也谷風伊余來墍大雅假樂民之攸墍民勞
汔可小惕墍憩皆息也說文無憩字玉篇厥息也厥即墍字說
文心部惕息也徐鉉云今別作愒非是是惕為本字墍憩亦與
惕通召南羔羊委蛇委委佗佗委委佗佗字作佗傞風俗老委委佗佗字作佗傞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云耿耿猶儆儆也小雅無將大車以塵予兮毛傳云塵久也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箋云塵猶冒也冒土而行使塵坌己身也大車不出于頍字作潁邶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毛傳云頡上也頏下也小雅四月秋日凄凄傳云凄凄猶棲棲也風雨凄凄傳云凄凄猶喈喈也小雅采薇采薇采薇傳云薇菜也采薇采薇薇亦柔止箋云薇亦作微小雅出車采薇采薇薇亦柔止箋云薇亦作微小雅杕杜有杕之杜有睘其實七兮傳云杕杜睘貌箋云杕杜之特生者其實七枚而已睘獨貌也小雅杕杜有杕之杜其葉湑湑傳云杕杜獨生貌湑湑盛貌小雅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傳云臺夫須也萊草名可以為酒

五十畝可知至其田在近郊則在六鄉又可知周禮雖無明文鄭注可參也像大之田當取諸公田叁六鄉之中二十四萬夫之地既授十五萬家之民餘九萬夫慮里場園等九者通完一夫彼達人所云餘夫亦如之者是正室外有室之子亦不能受田六鄉故鄭注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則此夫有室之餘夫亦爲能受田于鄉若亦使居六遂則未有室者離屋父母兒長遠在百里出作入息獨耕獨耨王道豈不近人情若是意其地郎以公田給之在六鄉者不離乎鄉在六遂者不離乎遂至于貢郎于二十五畝之內各出己之田二畝半亦未見其不可也此又于鄭注之中無由參攷而服斷者也

說文爾雅相爲表裏論 杭州府學生茂才宋繙

大戴記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辯言矣夫爾雅古小學書也區分彙別巨細兼包其體定于元公述于七十子其以類聚何也曰此古小學書之式比類合義連級成文學便便于諷習自說文以偏旁形聲爲別可以渻翻雅之篇秦爨小篆體更史籀更趣簡易徒隸書行其文非爾雅所能正也又俗儒賤繁樂省一切用隸六經正文訓誤百出許君就小篆合以史籀又經以體緯以聲然後會意指事象形諧聲之學明後世玉篇字林皆推行其緒而說文遂爲字書祖若是說文可包爾雅歟曰六書之旨轉注明而後重辭累言貨于一假借明而後依此異義者不罷于餘二國說文未詳而觀其會通在爾雅蓋同意相受雖其說文然分部散見于建類一首之義乖至假借義因聲轉由于前世字少說文九千三百餘文字寖備矣故爾雅通用者說文已各列于部又說文解經類依節說而漢經儒箋釋聖賢均資爾雅是爾雅說文之本也且爾雅去古未遠以音表義詁訓名物或取雙聲或因聲轉至于辯章六藝囊括九流數說文之取漢律論方言者禮更正大改爾雅進于經說文列小學然說文區分子母各歸部分後經有舛誤大稠終不可亂去聖數千載得識三代之文不可謂非功也爾雅自與孫傳遞已有異同遞因隸變草木鳥獸虫魚偏旁多寖置向非說文爾雅之俗文何以覈歟又漢自十四家博士竝立東以古文其間短長得失各有意旨說文能稽貫之文同訓異訓同文異備著于篇其識固非專已守殘者比雖謂與爾雅同功可也惟說文義主辨字故同物而

杭州府學生茂才宋繙

文隔部異物而文相接資于考覈艱于成誦叁者書之體限之統論之爾雅專明義說文兼言文是說文勝說文困爾雅而增益之又爾雅寥後世字書皆仿說文爾雅自張揖後無能繼者書發揮經籍訓詁雖同條雖而不越非聖賢不能作夫

杭州府學生茂才宋繙

周公而成于七十子者也

杭州府學生茂才宋繙

浙江考

浙江即岷江非浙江也

禹貢不著南江鄭君注謂東迤者爲南江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石城東出爲南江又云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徑餘姚故城南又東注于海按酈言合是也謂合者爲浙江非也浙江自合浙江爲浙即岷江何以明之漸江發源黟歙而黟歙丹陽使浙江爲浙餘姚入海者志當歸之漸而不必溯源石城且浙以曲折名浙自黟歙東入海其行徑非曲折也酈誤以經師之東迤既爲南江而文在北匯上則東迤時魯語展禽之言今魯語言商人禘舜非禘嚳也虞夏之于黃帝顓頊其世次如五帝德所言稷契誕生既異而上無可推商之禘舜與周禮服相當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土德從所生也周以火德嚳以木德亦從所生也禘舜嚳者即祀感生之義歟繹言周人之感生帝爲靈威仰而周以火德王亦取相生說者不察因謂周后稷爲蒼帝所感生則履武之時簡狄者有城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于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有其教辛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亳按簡狄傳亦不言殷某之妃證以吕氏春秋音初篇知簡狄亦未嫁女也音初篇言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誘穆帝爲天以爲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是簡狄之吞卵尚在父母之國也准南子地形訓言有娀氏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建疵建疵即傅所云姝娣歟若是則史遷于殷周本紀言姜嫄爲帝嚳之元妃簡狄爲次妃而稷契均爲嚳子其說非歟曰史遷取正于帝繫而屈原天問言簡狄在嚳帝何宜又言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是原亦以簡狄爲嚳妃而稷稱元子以其爲元妃所生宗帝嚳者不獨史遷惟是五帝德爲孔子遺言其可疑者黃帝爲少典之子顓頊然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嚳爲元嚞之子孫蟜梧之子帝舜爲蟜牛之孫瞽叟之子禹爲高陽之孫而春秋繹命秝序言少昊傳入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昌意圜亦言黃帝二千五百一十年是所謂少典昌意高辛高陽者必其後裔降爲諸侯不改國氏其云子孫亦謂其子

後代平林者咸鷹之覆之適取置寒水之上飛鳥偏翼之姜嫄以爲異遂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淨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有其教辛致其名堯使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按傳言某之母某之女則必若其爲某之妃而姜嫄傳獨是姜嫄爲木嫁之女也夫嫁而生子榮人聽聞故始棄之既遷收之後棄封稷于有邰以其爲幼所長育之處稷于有邰雖爲女子子之所出而實無本族詩所謂即有邰家室是也詩溯后稷發生之祥如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均言母不及父以其本未有父故周人制祀典亦享先妣也使稷真爲嚳子吾未聞知毋不知父之爲合禮也列女傳又曰契母簡狄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于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有其教辛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亳按簡狄傳亦不言殷某之妃證以吕氏春秋音初篇知簡狄亦未嫁女也音初篇言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飛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誘穆帝爲天以爲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是簡狄之吞卵尚在父母之國也准南子地形訓言有娀氏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建疵建疵即傅所云姝娣歟若是則史遷于殷周本紀言姜嫄爲帝嚳之元妃簡狄爲次妃而稷契均爲嚳子其說非歟曰史遷取正于帝繫而屈原天問言簡狄在嚳帝何宜又言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是原亦以簡狄爲嚳妃而稷稱元子以其爲元妃所生宗帝嚳者不獨史遷惟是五帝德爲孔子遺言其可疑者黃帝爲少典之子顓頊然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嚳爲元嚞之子孫蟜梧之子帝舜爲蟜牛之孫瞽叟之子禹爲高陽之孫而春秋繹命秝序言少昊傳入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昌意圜亦言黃帝二千五百一十年是所謂少典昌意高辛高陽者必其後裔降爲諸侯不改國氏其云子孫亦謂其子

杭州府學生茂才宋繙

姓雲仍而非直相繼即司農知此故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簡狄不言其何人知亦以世數之相隔也若帝嚳不知作自何人遡析言帝嚳四妃之所出于帝王世次外楚之世系獨詳豈因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而附緣成之非盡可傳信歟然則殷周之禘嚳何也曰禘郊祖宗之說詳于祭法祭法本于魯語展禽之言今魯語言商人禘舜非禘嚳也虞夏之于黃帝顓頊其世次如五帝德所言稷契誕生既異而上無可推商之禘舜與周禮服相當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土德從所生也周以火德嚳以木德亦從所生也禘舜嚳者即祀感生之義歟繹言周人之感生帝爲靈威仰而周以火德王亦取相生說者不察因謂周后稷爲蒼帝所感生則履武之時

以駁度者日宿形相涉或傳寫譌虞氏不釋注文遽與辨駁又以同爲重文開後剛鑿字之漸皆處過也近儒尊鄭盡謂歲誣又虞所未服夫虞氏性剛直未必效行賂改漆書故曰譌譌

召詔日名考 元和李銳才錄

鄭注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聲王光祿鳴盛以爲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進攽之其說未核今案鄭君精於步算此破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以緯候入蔀數推知上攷下驗一一符合不僅檢勘一二年間月日也

入戊午蔀二十九年 庚戌 是年文王得禾徵受命明年改元中侯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業殷九月辛丑朔甲子二十四日也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

案乾鑿度是年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歲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去之餘四百八十五不滿紀法一千五百二十爲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五命起甲寅算上得是年歲在戊午置入紀年四百八十五以蔀法七十六除之得積蔀六不盡二十九爲入蔀年置積蔀六命甲子一癸卯二王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算外得戊午蔀詳大明疏言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殷術甲寅元此亦甲寅與此不同

入蔀二十年 己未 文王受命元年

入蔀三十一年 庚申 二年

入蔀三十二年 辛酉 三年

入蔀三十三年 壬戌 四年

入蔀三十四年 癸亥 五年

入蔀三十五年 甲子 六年

入蔀三十六年 乙丑 文王受命崩 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

入蔀三十七年 丙寅 八年

入蔀三十八年 丁卯 九年

入蔀三十九年 戊辰 十年

入蔀四十年 己巳 十一年 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

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是年武王頒取白魚

入蔀四十一年 庚午 二年

入蔀四十二年 辛未 十三年 書序武王克殷曰其子歸作洪範紀時云以厥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案是月己未朔六日甲子

入蔀四十三年 壬申

入蔀四十四年 癸酉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

入蔀四十五年 甲戌

入蔀四十六年 乙亥 武王崩時年九十三成王年十歲

入蔀四十七年 丙子

入蔀四十八年 丁丑 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

入蔀四十九年 戊寅 周公辟居東都成王年十三

入蔀五十年 己卯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年十四 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居攝元年

入蔀五十一年 庚辰

入蔀五十二年 辛巳 二年

入蔀五十三年 壬午 三年

入蔀五十四年 癸未 四年 封康叔作康誥成王年十八稱孟侯

入蔀五十五年 甲申 五年 作召誥

入蔀五十六年 乙酉 越六日乙未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十七年 丙戌 若翼日乙卯

入蔀五十八年 丁亥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十九年 戊子 越三日庚申

入蔀六十年 己丑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十一年 庚寅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十二年 辛卯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十三年 壬辰 越三日戊申

入蔀六十四年 癸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十五年 甲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十六年 乙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十七年 丙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十八年 丁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十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七十年 己亥 越三日丁巳

入蔀七十一年 庚子 越三日丁巳

入蔀七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七十三年 壬寅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七十四年 癸卯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七十五年 甲辰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七十六年 乙巳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七十七年 丙午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七十八年 丁未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七十九年 戊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八十年 己酉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八十一年 庚戌 越三日丁巳

入蔀八十二年 辛亥 越三日丁巳

入蔀八十三年 壬子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八十四年 癸丑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八十五年 甲寅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八十六年 乙卯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八十七年 丙辰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八十八年 丁巳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八十九年 戊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九十年 己未 越七日甲子

入蔀九十一年 庚申 越翼日乙卯

入蔀九十二年 辛酉 越三日丁巳

入蔀九十三年 壬戌 越三日丁巳

入蔀九十四年 癸亥 越翼日戊午

入蔀九十五年 甲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九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九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九十八年 丁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九十九年 戊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年 己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一年 庚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二年 辛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百三年 壬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四年 癸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五年 甲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六年 乙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七年 丙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八年 丁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九年 戊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十年 己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十一年 庚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十二年 辛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十三年 壬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十四年 癸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百十五年 甲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十六年 乙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十七年 丙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十八年 丁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十九年 戊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二十年 己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二十一年 庚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二十二年 辛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二十三年 壬辰 越翼日戊午

入蔀百二十四年 癸巳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二十五年 甲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二十六年 乙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二十七年 丙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二十八年 丁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二十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三十年 己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三十一年 庚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三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百三十三年 壬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三十四年 癸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三十五年 甲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三十六年 乙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三十七年 丙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三十八年 丁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三十九年 戊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四十年 己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四十一年 庚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四十二年 辛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四十三年 壬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四十四年 癸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百四十五年 甲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四十六年 乙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四十七年 丙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四十八年 丁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四十九年 戊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五十年 己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五十一年 庚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五十二年 辛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五十三年 壬戌 越翼日戊午

入蔀百五十四年 癸亥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五十五年 甲子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五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五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五十八年 丁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五十九年 戊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六十年 己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六十一年 庚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六十二年 辛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百六十三年 壬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六十四年 癸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六十五年 甲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六十六年 乙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六十七年 丙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六十八年 丁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六十九年 戊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七十年 己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七十一年 庚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七十二年 辛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七十三年 壬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七十四年 癸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百七十五年 甲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七十六年 乙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七十七年 丙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七十八年 丁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七十九年 戊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八十年 己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八十一年 庚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八十二年 辛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八十三年 壬辰 越翼日戊午

入蔀百八十四年 癸巳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八十五年 甲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八十六年 乙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八十七年 丙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八十八年 丁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八十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九十年 己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九十一年 庚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九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百九十三年 壬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九十四年 癸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百九十五年 甲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九十六年 乙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百九十七年 丙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百九十八年 丁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百九十九年 戊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年 己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一年 庚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二年 辛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三年 壬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四年 癸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二百五年 甲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六年 乙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七年 丙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八年 丁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九年 戊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十年 己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十一年 庚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十二年 辛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十三年 壬戌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二百十四年 癸亥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十五年 甲子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十八年 丁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十九年 戊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二十年 己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二十一年 庚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二十二年 辛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二百二十三年 壬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二十四年 癸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二十五年 甲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二十六年 乙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二十七年 丙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二十八年 丁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二十九年 戊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三十年 己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三十一年 庚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三十二年 辛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三十三年 壬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三十四年 癸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二百三十五年 甲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三十六年 乙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三十七年 丙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三十八年 丁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三十九年 戊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四十年 己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四十一年 庚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四十二年 辛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四十三年 壬辰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二百四十四年 癸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四十五年 甲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四十六年 乙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四十七年 丙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四十八年 丁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四十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五十年 己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五十一年 庚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五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二百五十三年 壬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五十四年 癸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五十五年 甲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五十六年 乙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五十七年 丙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五十八年 丁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五十九年 戊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六十年 己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六十一年 庚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六十二年 辛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六十三年 壬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六十四年 癸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二百六十五年 甲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六十六年 乙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六十七年 丙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六十八年 丁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六十九年 戊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七十年 己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七十一年 庚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七十二年 辛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七十三年 壬戌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二百七十四年 癸亥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七十五年 甲子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七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七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七十八年 丁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七十九年 戊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八十年 己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八十一年 庚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八十二年 辛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二百八十三年 壬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八十四年 癸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八十五年 甲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八十六年 乙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八十七年 丙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八十八年 丁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八十九年 戊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九十年 己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九十一年 庚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九十二年 辛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九十三年 壬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二百九十四年 癸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二百九十五年 甲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九十六年 乙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二百九十七年 丙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二百九十八年 丁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二百九十九年 戊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年 己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一年 庚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二年 辛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三年 壬辰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三百四年 癸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五年 甲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六年 乙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七年 丙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八年 丁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十年 己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十一年 庚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三百十三年 壬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十四年 癸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十五年 甲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十六年 乙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十七年 丙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十八年 丁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十九年 戊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二十年 己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二十一年 庚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二十二年 辛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二十三年 壬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二十四年 癸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三百二十五年 甲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二十六年 乙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二十七年 丙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二十八年 丁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二十九年 戊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三十年 己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三十一年 庚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三十二年 辛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三十三年 壬戌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三百三十四年 癸亥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三十五年 甲子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三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三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三十八年 丁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三十九年 戊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四十年 己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四十一年 庚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四十二年 辛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三百四十三年 壬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四十四年 癸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四十五年 甲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四十六年 乙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四十七年 丙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四十八年 丁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四十九年 戊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五十年 己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五十一年 庚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五十二年 辛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五十三年 壬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五十四年 癸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三百五十五年 甲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五十六年 乙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五十七年 丙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五十八年 丁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五十九年 戊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六十年 己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六十一年 庚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六十二年 辛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六十三年 壬辰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三百六十四年 癸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六十五年 甲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六十六年 乙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六十七年 丙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六十八年 丁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六十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七十年 己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七十一年 庚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七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三百七十三年 壬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七十四年 癸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七十五年 甲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七十六年 乙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七十七年 丙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七十八年 丁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七十九年 戊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八十年 己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八十一年 庚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八十二年 辛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八十三年 壬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八十四年 癸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三百八十五年 甲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八十六年 乙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八十七年 丙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八十八年 丁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八十九年 戊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九十年 己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九十一年 庚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九十二年 辛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九十三年 壬戌 越翼日戊午

入蔀三百九十四年 癸亥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九十五年 甲子 越七日甲子

入蔀三百九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三百九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三百九十八年 丁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三百九十九年 戊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年 己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一年 庚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二年 辛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四百三年 壬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四年 癸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五年 甲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六年 乙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七年 丙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八年 丁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九年 戊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十年 己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十一年 庚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十二年 辛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十三年 壬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十四年 癸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四百十五年 甲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十六年 乙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十七年 丙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十八年 丁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十九年 戊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二十年 己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二十一年 庚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二十二年 辛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二十三年 壬辰 越翼日戊午

入蔀四百二十四年 癸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二十五年 甲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二十六年 乙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二十七年 丙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二十八年 丁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二十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三十年 己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三十一年 庚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三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四百三十三年 壬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三十四年 癸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三十五年 甲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三十六年 乙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三十七年 丙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三十八年 丁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三十九年 戊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四十年 己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四十一年 庚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四十二年 辛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四十三年 壬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四十四年 癸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四百四十五年 甲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四十六年 乙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四十七年 丙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四十八年 丁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四十九年 戊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五十年 己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五十一年 庚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五十二年 辛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五十三年 壬戌 越翼日戊午

入蔀四百五十四年 癸亥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五十五年 甲子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五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五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五十八年 丁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五十九年 戊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六十年 己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六十一年 庚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六十二年 辛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四百六十三年 壬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六十四年 癸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六十五年 甲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六十六年 乙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六十七年 丙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六十八年 丁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六十九年 戊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七十年 己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七十一年 庚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七十二年 辛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七十三年 壬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七十四年 癸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四百七十五年 甲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七十六年 乙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七十七年 丙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七十八年 丁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七十九年 戊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八十年 己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八十一年 庚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八十二年 辛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八十三年 壬辰 越翼日戊午

入蔀四百八十四年 癸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八十五年 甲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八十六年 乙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八十七年 丙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八十八年 丁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八十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九十年 己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九十一年 庚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九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四百九十三年 壬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九十四年 癸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四百九十五年 甲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九十六年 乙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四百九十七年 丙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四百九十八年 丁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四百九十九年 戊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年 己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一年 庚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二年 辛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三年 壬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四年 癸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百五年 甲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六年 乙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七年 丙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八年 丁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九年 戊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十年 己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十一年 庚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十二年 辛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十三年 壬戌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百十四年 癸亥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十五年 甲子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十八年 丁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十九年 戊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二十年 己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二十一年 庚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二十二年 辛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百二十三年 壬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二十四年 癸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二十五年 甲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二十六年 乙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二十七年 丙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二十八年 丁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二十九年 戊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三十年 己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三十一年 庚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三十二年 辛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三十三年 壬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三十四年 癸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百三十五年 甲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三十六年 乙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三十七年 丙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三十八年 丁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三十九年 戊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四十年 己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四十一年 庚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四十二年 辛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四十三年 壬辰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百四十四年 癸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四十五年 甲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四十六年 乙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四十七年 丙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四十八年 丁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四十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五十年 己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五十一年 庚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五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百五十三年 壬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五十四年 癸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五十五年 甲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五十六年 乙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五十七年 丙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五十八年 丁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五十九年 戊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六十年 己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六十一年 庚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六十二年 辛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六十三年 壬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六十四年 癸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百六十五年 甲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六十六年 乙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六十七年 丙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六十八年 丁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六十九年 戊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七十年 己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七十一年 庚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七十二年 辛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七十三年 壬戌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百七十四年 癸亥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七十五年 甲子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七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七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七十八年 丁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七十九年 戊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八十年 己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八十一年 庚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八十二年 辛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百八十三年 壬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八十四年 癸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八十五年 甲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八十六年 乙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八十七年 丙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八十八年 丁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八十九年 戊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九十年 己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九十一年 庚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九十二年 辛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九十三年 壬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五百九十四年 癸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五百九十五年 甲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九十六年 乙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五百九十七年 丙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五百九十八年 丁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五百九十九年 戊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年 己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一年 庚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二年 辛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三年 壬辰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百四年 癸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五年 甲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六年 乙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七年 丙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八年 丁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十年 己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十一年 庚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百十三年 壬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十四年 癸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十五年 甲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十六年 乙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十七年 丙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十八年 丁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十九年 戊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二十年 己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二十一年 庚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二十二年 辛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二十三年 壬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二十四年 癸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百二十五年 甲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二十六年 乙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二十七年 丙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二十八年 丁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二十九年 戊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三十年 己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三十一年 庚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三十二年 辛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三十三年 壬戌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百三十四年 癸亥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三十五年 甲子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三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三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三十八年 丁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三十九年 戊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四十年 己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四十一年 庚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四十二年 辛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百四十三年 壬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四十四年 癸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四十五年 甲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四十六年 乙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四十七年 丙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四十八年 丁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四十九年 戊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五十年 己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五十一年 庚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五十二年 辛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五十三年 壬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五十四年 癸未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百五十五年 甲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五十六年 乙酉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五十七年 丙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五十八年 丁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五十九年 戊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六十年 己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六十一年 庚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六十二年 辛卯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六十三年 壬辰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百六十四年 癸巳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六十五年 甲午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六十六年 乙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六十七年 丙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六十八年 丁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六十九年 戊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七十年 己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七十一年 庚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七十二年 辛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百七十三年 壬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七十四年 癸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七十五年 甲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七十六年 乙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七十七年 丙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七十八年 丁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七十九年 戊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八十年 己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八十一年 庚戌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八十二年 辛亥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八十三年 壬子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八十四年 癸丑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百八十五年 甲寅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八十六年 乙卯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八十七年 丙辰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八十八年 丁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八十九年 戊午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九十年 己未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九十一年 庚申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九十二年 辛酉 越五日甲寅

入蔀六百九十三年 壬戌 越翼日戊午

入蔀六百九十四年 癸亥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九十五年 甲子 越七日甲子

入蔀六百九十六年 乙丑 越翼日乙卯

入蔀六百九十七年 丙寅 越三日庚戌

入蔀六百

非立法本意得善疏及遺珍發明之則有目去樹炳若日星矣其中分合異同非研精九數者固難與問津而近世讀經之士皆視爲不急之務置而不觀此經學所以雖明而六藝從爲絕學也

王制井田算法解　上元談教倫泰

禮王制記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又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此計變外八州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實數也方千里者縱橫各一千里一千簡一千里積實得一百萬里開方法如此凡言皆以平方面積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亦是一百萬里故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也方百里者三十是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七十是七十萬里置一百萬里即方百里之數減三十萬里即方百里者餘七十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也方七十里者縱橫各七十里七十簡七十里積實得四千九百里方七十里者六十是二十九萬四千里方百里者二十九是二十九萬里方十里者四十是四千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二十九萬四千里故曰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也方百里者四十是四千里即其餘方百里減二十九萬四千里即方七十里之數餘四十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方五十里者縱橫各五十里五十簡五十里積實得二千五百里方五十里者二十是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三十亦是三十萬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方百里者十是十萬里方七十里者幾何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若變爲方七十里者幾何其餘內封國亦倣此推則位數甫兩相等於步算不更捷歟曰此說似矣而爲數甚煩試細計之方百里者七十爲方七十里者一百四十二方十里者四十二減方七十里者六十餘方七十里者八十二方十里者四十二與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又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爲方五十里者一百六十二方十里者十餘方五十里者四十二方十里者十減方五十里者一百二十餘方五十里者四十二方十里者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此變外之數也變甫則方百里者九十一爲方七十里者一百八十五減方七十里者二十一餘方七十里者一百六十四方十里者三十五減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爲方五十里者三百二十二方十里者二十一減方五十里者六十三餘方五十里者一百五十九方十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七十一爲方五十里者二百二十一方十里者二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七十一相等又方五十里者六十三餘方五十里者一百五十九方十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七十一相等又何必爲此迂曲哉

或又謂方千里者方百里者方七十里者方五十里者但變爲方十里則位數均平有整數而無零數文法不更明晰歟曰如此則算數愈煩且與上下文法不類試細計之方千里者爲方十里者萬方百里者三十爲方十里者七千與其餘方百里者三千餘方十里者六十爲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餘方十里者七十減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里者四千零六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相加得方百里者八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方百里者萬減方十里者三千餘方十里者七千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相等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餘方十里者七千減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里者四千零六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又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十里者四千零六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爲方五十里者三百二十二方十里者二十一減方五十里者六十三餘方五十里者一百五十九方十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七十一相等又方五十里者六十三餘方五十里者一百五十九方十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七十一相等又何必爲此迂曲哉

或又謂方千里者方百里者方七十里者方五十里者但變爲方十里則位數均平有整數而無零數文法不更明晰歟曰如此則算數愈煩且與上下文法不類試細計之方千里者爲方十里者萬方百里者三十爲方十里者七千與其餘方百里者三千餘方十里者六十爲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餘方十里者七十減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里者四千零六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相加得方百里者八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方百里者萬減方十里者三千餘

記文之誤而遷就以求合庶成非不知算皆夫依大數言九萬箇一萬萬依小數言九千箇一萬萬皆不得合萬億二字爲萬萬也若以萬億爲萬萬是一萬爲一億矣有是數乎

又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方三千里是三千箇三千里得九百萬里一百萬里九萬萬畝以九因之得八十一萬萬畝上文以萬億爲萬萬此亦相承用之故曰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也論文義當爲八十一萬億畝方氏以八十下萬億二字爲衍文未嘗不是然孔氏分晰甚明蓋言八十箇萬億之外更有一箇萬億此記文實直處陳雲莊譏孔氏承誤釋之非也今錄註疏及諸家之說考訂於後

鄭註曰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九州之大計孔疏曰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說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說更以萬億言之

方慤曰經上言有萬億二字蓋衍文陳埴曰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

案方三千里是九百萬里從大數爲田八十一億畝從小數爲田八萬一千億畝亦與記文不合蓋上文以方千里爲九萬億畝故此亦以八十一萬億畝計算孔疏已明言之陳氏言八萬一千億畝則是而謂孔氏誤釋則非孔氏何嘗不知記文之誤乎方氏以上萬億二字爲衍於義亦通但孔疏言八十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共八十一萬億畝於文理初無害亦不必定作衍文也

又案里數畝數十百千萬以次遞升位數變差易於目睹即算氏名家少一粗疎便失其序今依數列表庶初學一覽即明其如左方

里數表

方一里積一里

方十里積一百里

方百里積一萬里

方千里積十萬里

方萬里積一百萬里

十萬里積一千萬里

百萬里積一萬萬里

千萬里積十萬萬里

萬萬里積一百萬萬里

方一里者九百畝

方十里者九萬畝

方百里者九百萬畝

方千里者九萬萬畝

方萬里者九百萬萬畝

十萬里者九萬萬萬畝

百萬里者九百萬萬萬畝

千萬里者九萬萬萬萬畝

萬萬里者九百萬萬萬萬畝

方一里者九百畝

方十里者九萬畝

方百里者九百萬畝

方千里者九萬萬畝

方萬里者九百萬萬畝

十萬里者九萬萬萬畝

百萬里者九百萬萬萬畝

千萬里者九萬萬萬萬畝

萬萬里者九百萬萬萬萬畝

方一里者九百畝

方十里者九萬畝

方百里者九百萬畝

方千里者九萬萬畝

方萬里者九百萬

合之既主秋分適當黃赤道相交之點南北異地可以不論惟作三統術時已當漢末日之所在必憑當時實測上考春世應加差三度三統術稱秋分在角十度春時約在亢一度與經日在角不合稱去日九十九度之女三度為昏中今列本作一百四度與經昏牽牛旦黃魏亦不合其日所在及昏中不過越在數日前旦中則相距一月餘矣若取四分術所列宿度及昏旦中星以徵之則合者二不合者一四分列秋分在角四度四分十三日經當論黃道則正在氐宿之中半一合也列秋分昏中牛五度少加歲差三度餘為八度而赤道牛宿正八度中星當論赤道不適牽牛之限二合也惟旦中井十六度少加以歲差則黃龍旦中仍在秋分前二十餘日為不合故孔疏云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畧不細與術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又云星有隱見時有早晚或前星已過於午或後星未至正南也然三統術三者皆不合於經四分則合其二矣蓋古今宿度不同即星仕人所指安知泰時所分宿度不與唐都所分以後之宿度大異而適如經所云乎然不可攷矣

千乘之國解欽汪微君棻

出軍之法侯國亦異外內鄉送七十五家出車一乘都鄙二成百井出車一乘載于司馬法者略然論語千乘之國是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而生畏者耳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涂巷等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為一鄉一送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廛里場園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里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卿三致仕鄉三宜殺于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疎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為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送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

云

王朝列國紀年 烏程凌曙晉苕

古以歲星紀年以干支紀日歲星與太歲恒相應歲星右轉太歲左行太歲之前一辰為太陰亦為陰陰是也太歲為陽猶言天盤上之地盤也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丑謂星居丑則大歲在子攝提格十二名主太陰非主太歲也後太陰左行太歲右轉而為一班氏天文志承用史公之文乃曰攝提格云云於是太歲超辰之法亡而歲星亦不可以紀歲畸八子弟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如漢志高帝元年太歲在午而後人以為乙未太初元年漢史謂太歲在子而後人以為丁丑何況遠溯春秋時之年紀哉雖然好古拔俗眡乎其人若服氏之注左傳鄭氏之注周官於古法猶有紀及之者孔沖遠疑不明于其術然于詩正義以武王伐紂為歲在辛未子春秋正義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則先儒相承之古法未盡沒也知歲星即知太歲所在知太歲所在則干支可紀矣余故于學春秋之暇既表其嬗代點廢而尤亟亟歲星之辨以存古法于未墜傳後之學者知所攷焉

平王名宜臼武王伐紂歲在鶉火至平王四十九年凡四百年中超三辰攝提格三辰大歲超星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大歲超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十二辰為歲星歲數孔沖遠不詳推算誤謂三統以庚戌之歲在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而生畏者耳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涂巷等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為一鄉一送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廛里場園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里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卿三致仕鄉三宜殺于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疎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為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送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

四年王使榮叔追錫魯桓公命 魯莊公元年傳桓公死于桓十八年立子允子卒立子同公子翬弑公子允立子同公子翬弑公子同立子允公子翬弑公子允立子同公子翬弑公子同立是為惠公

五年宋殺其君捷立是為閔公 十八年辛

六年夏五月葬桓王 北燕桓侯七年 辛子莊公立

七年 楚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

八年 朝魯莊公為王后脩紀 公小郜子來朝 入

九年 于南鄙 公十二年會圍 入

十一年 鄭莊公卒子昭公忽立 公十八年會圍許 公十二年無知殺其君諸兒而自立 公納之 公子無知殺其君諸兒而自立 公納之 公子無知殺其君諸兒而自立 公納之 公子

簡王

元年 歲在襄公六年蔡景侯七年魯宣公十一年楚莊王十五年晉景公十五年鄭悼公二年宋共公十四年衛穆公十四年陳共公十年杞桓公二十九年莒渠丘公十二年吳壽夢元年北燕昭公二年齊頃公十四年魯成公二年楚王熊審元年許靈公二十四年滕昭公二十二年

二年 吳壽夢六年攻州來始見經

四年 齊頃公十年晉公環立十七年

五年 晉厲公十年

八年 段干崇子寧公子鉏弱

九年 衛定公十二年宋共公二十三年魯成公二年許靈公十六年

十年 宋共公二十四年

十一年 齊靈公二十六年

十二年 定公薨

十三年 魯成公十八年秋八月壬申公薨子午立是爲襄公晉厲公八年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而立公子周是爲悼公

十四年 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靈王

元年 歲在大火太歲丙戌魯襄公二年蔡景侯二十一年曹成公十八年齊靈公二十八年晉悼公二年鄭成公十四年吳壽夢二年楚共王審元年許靈公二十五年

二年 魯襄公三年

三年 晉悼公四年

四年 晉悼公五年

五年 晉悼公六年

六年 晉悼公七年

十一年 宋共公二十三年

十二年 定公薨

十三年 魯成公二十八年秋八月壬申公薨子午立是爲襄公晉厲公八年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而立公子周是爲悼公

十四年 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靈王

元年 歲在大火太歲丙戌魯襄公二年蔡景侯二十一年曹成公十八年齊靈公二十八年晉悼公二年鄭成公十四年吳壽夢二年楚共王審元年許靈公二十五年

二年 魯襄公三年

三年 晉悼公四年

四年 晉悼公五年

五年 晉悼公六年

六年 晉悼公七年

十一年 宋共公二十三年

十二年 定公薨

十三年 魯成公十八年秋八月壬申公薨子午立是爲襄公晉厲公八年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而立公子周是爲悼公

十四年 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景王

元年 歲在元枵太歲癸丑魯襄公十四年蔡景侯十七年晉悼公十五年鄭簡公六年宋共公十五年衛獻公二年陳哀公元年杞桓公二十年莒渠丘公十四年邾宣公十年滕昭公二年薛襄公十年齊頃公十四年魯成公二年楚王熊審元年吳壽夢元年北燕昭公二年許靈公二十四年滕昭公二年

二年 吳壽夢六年攻州來始見經

四年 齊頃公十年晉公環立十七年

五年 晉厲公十年

八年 段干崇子寧公子鉏弱

九年 衛定公十二年宋共公二十三年魯成公二年許靈公十六年

十年 宋共公二十四年

十一年 齊靈公二十六年

十二年 定公薨

十三年 魯成公十八年秋八月壬申公薨子午立是爲襄公晉厲公八年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而立公子周是爲悼公

十四年 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二十七年 靈王崩景王猛立 北燕簡公四年 齊頃公十年 晉悼公十六年 蔡景侯七年 曹宣公十一年 鄭簡公六年 宋共公十五年 衛獻公二年 陳哀公元年 杞桓公二十年 莒渠丘公十四年 邾宣公十年 滕昭公二年 薛襄公十年 吳壽夢元年 北燕昭公二年 許靈公二十四年 楚王熊審元年 滕昭公二年

景王

元年 歲在元枵太歲癸丑魯襄公十四年蔡景侯十七年晉悼公十五年鄭簡公六年宋共公十五年衛獻公二年陳哀公元年杞桓公二十年莒渠丘公十四年邾宣公十年滕昭公二年薛襄公十年齊頃公十四年魯成公二年楚王熊審元年吳壽夢元年北燕昭公二年許靈公二十四年滕昭公二年

二年 吳壽夢六年攻州來始見經

四年 齊頃公十年晉公環立十七年

五年 晉厲公十年

八年 段干崇子寧公子鉏弱

九年 衛定公十二年宋共公二十三年魯成公二年許靈公十六年

十年 宋共公二十四年

十一年 齊靈公二十六年

十二年 定公薨

十三年 魯成公十八年秋八月壬申公薨子午立是爲襄公晉厲公八年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而立公子周是爲悼公

十四年 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二十七年 靈王崩景王猛立 北燕簡公四年 齊頃公十年 晉悼公十六年 蔡景侯七年 曹宣公十一年 鄭簡公六年 宋共公十五年 衛獻公二年 陳哀公元年 杞桓公二十年 莒渠丘公十四年 邾宣公十年 滕昭公二年 薛襄公十年 吳壽夢元年 北燕昭公二年 許靈公二十四年 楚王熊審元年

景王

元年 歲在元枵太歲癸丑魯襄公十四年蔡景侯十七年晉悼公十五年鄭簡公六年宋共公十五年衛獻公二年陳哀公元年杞桓公二十年莒渠丘公十四年邾宣公十年滕昭公二年薛襄公十年齊頃公十四年魯成公二年楚王熊審元年吳壽夢元年北燕昭公二年許靈公二十四年滕昭公二年

二年 吳壽夢六年攻州來始見經

四年 齊頃公十年晉公環立十七年

五年 晉厲公十年

八年 段干崇子寧公子鉏弱

九年 衛定公十二年宋共公二十三年魯成公二年許靈公十六年

十年 宋共公二十四年

十一年 齊靈公二十六年

十二年 定公薨

十三年 魯成公十八年秋八月壬申公薨子午立是爲襄公晉厲公八年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而立公子周是爲悼公

十四年 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二十七年 靈王崩景王猛立 北燕簡公四年 齊頃公十年 晉悼公十六年 蔡景侯七年 曹宣公十一年 鄭簡公六年 宋共公十五年 衛獻公二年 陳哀公元年 杞桓公二十年 莒渠丘公十四年 邾宣公十年 滕昭公二年 薛襄公十年 吳壽夢元年 北燕昭公二年 許靈公二十四年 楚王熊審元年

三十二年 魯昭公七年 鄭簡公十七年 齊靈公二十七年 晉平公彪立 宋元公佐立 衛襄公十年 陳哀公十年 杞桓公二十九年 莒渠丘公十七年 邾宣公十五年 滕昭公十年 薛襄公十八年 吳壽夢十四年 北燕昭公十年 許靈公三十二年 楚王熊審十二年

三十三年 魯伯陽卒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二十五年 魯昭公十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二十六年 魯昭公十一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二十七年 魯昭公十二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二十八年 魯昭公十三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二十九年 魯昭公十四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三十年 魯昭公十五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三十一年 魯昭公十六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三十二年 魯昭公七年 鄭簡公十七年 齊靈公二十七年 晉平公彪立 宋元公佐立 衛襄公十年 陳哀公十年 杞桓公二十九年 莒渠丘公十七年 邾宣公十五年 滕昭公十年 薛襄公十八年 吳壽夢十四年 北燕昭公十年 許靈公三十二年 楚王熊審十二年

三十三年 魯伯陽卒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二十五年 魯昭公十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二十六年 魯昭公十一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二十七年 魯昭公十二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二十八年 魯昭公十三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二十九年 魯昭公十四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三十年 魯昭公十五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三十一年 魯昭公十六年 鄭子產相鄭 齊晏嬰相齊 晉叔向爲政 宋向戌合晉楚之大夫爲弭兵之盟 衛北宮文子如楚 陳公孫寧儀行父如楚 杞文公卒 莒著丘公卒 邾子益來朝 滕悼公卒 薛宣公卒 吳壽夢十五年 北燕昭公十一年 許靈公三十三年 楚王熊圍十三年

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中魯莊二十三年昭十五年兩超辰故與後人所推甲子昭十五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已未而今以爲壬戌是也昭十五前相差四辰如閔公昭公元年皆丙辰而今以爲庚申是也莊二十三前相差五辰如隱元甲寅而今以爲己未是也隱元上距伏紂凡四百年按魯公伯禽五年歲星超次癸入斗牛婺女超次庚寅入辛卯微公二十六年歲星超降婁入大梁太梁超乙卯入丙辰超公元年歲星超大梁入實沈太歲超庚辰入辛巳故伐紂歲在辛未而今以爲己卯則差八辰矣春秋後又二百二十五年爲秦所滅周莊凡八百六十七年昭十五至穆公二十七年閒安王歲星超鶉火入鶉尾太歲超丁未入丙申又至秦始皇八年歲星超鶉尾入壽星太歲超庚申八年歲超庚申八辛酉吕覽云雄秦八年歲在涒灘申而今以爲壬戌相差二辰案八年正値歲星超鶉尾入壽星太歲超庚申八辛酉故太初元在丙子而後人以爲丁丑止差一辰積年愈遠差算愈多蓋古太歲若必與歲星相應而漢以前皆然至東漢後始以干配支六十年一轉不復知古有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雖于積年無由于五緯之昭昭共見者與紀年鄒不相涉矣厤雖以十干爲歲陽十二支爲歲陰上下相配史記太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者蓋其年歲在星紀太歲在子所謂焉逢攝提格者乃指太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

禘者大祭天人共之此圜丘方澤宗廟三大祭之所以爲一禮也推先王之意既以所自出之祖以配於天而還即以合羣廟之祖於廟如迎狩之辭格於祖禰也自意周禮廢禘說不存惟有郊王之禘嘗於是禘給紛紛而禘無配天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天子之禘也諸侯及其大祖是諸侯之給也春秋失道禘不配天於是漢儒之解喪服小記及大傳文俱以郊之配天言之而終王之禘無復配天而其禮近於給矣漢書引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遊廣親親之叙也瀏遠則瀏曾故禘爲重矣（章元成傳案語典五十又引左氏說歲給及壇墠句終禘及郊宗石室此則所謂終王之禘三年一給五年一禘之禮也舊說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其大廟以致新死者也（通蓋剛世之王既不行迎狩修封之禮惟行三年一給五年一禘之禮於是亦以此爲大祭春秋之所謂大事也　元鳥祇高宗也笺祀當爲給給合也高宗始合祭於契之廟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給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給（禘給二字見周禮春秋謂之大事（案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本作古者喪三年注（案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本作古者喪三年既畢給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然禘於廟而後六宇陸氏所據蓋別本有之至南宋時刊刻正義因以删去）又引王肅云殷祭也文案以禘爲五年之殷祭也殷祭之禘鄭明知禘必配天故云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獻祼饋食

年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易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易謂之未三年之喪寔以二十五月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易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莊公何以書譏何譏譏始不三年也注禘胎從先君數祠胎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於新宮故不稱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以入太廟禘之宮廟明皆非也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禘僖公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言大典有事異又從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廟之主藏於太祖東壁北牖其餘孫從定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牖南牖穆向北牖其餘孫從定公父昭穆取其北面東向之位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東壁北牖其餘孫從定公父昭穆取其北面東向之位也毀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自外來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給五年禘禘所異於祫者祫功臣皆祭也禘偏合也禘猶諦也諦審也審諦其義不言大夫有賜於天子特禘特給諸侯時則不豫祫則君薨大夫既葬祫於高祖禘於其祖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氏所據者是爲五年殷祭今春秋公羊說也蓋禘祫從先君數遷禘則祫遷所報而不行者惟三年之中二十七月之喪也餘則祫祫皆從先君之年故從僖之八年禘數之至文之二年知爲大祫約何氏之義言之則僖之八年禘十年祫十三年禘十五年祫十八年禘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祫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祫三十三年禘僖以三十三年薨文之二年當祫故於文之二年公羊傳注謂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蓋所謂前二後三者何氏公羊之說也鄭氏禘祫志曾問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六年而再殷祭與僖爲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邵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年十四年春禘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公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莊明矣元鳥鄭氏所據是終王之禘古春秋左氏說也鄭氏總以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始入五年之殷祭是以皆據王禮言之以爲一王之制也易謂吉禘於莊公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易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易謂之未三年之喪寔以二十五月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易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莊公何以書譏何譏譏始不三年也注禘胎從先君數祠胎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於新宮故不稱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以入太廟禘之宮廟明皆非也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禘僖公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言大典有事異又從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廟之主藏於太祖東壁北牖其餘孫從定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牖南牖穆向北牖其餘孫從定公父昭穆取其北面東向之位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東壁北牖其餘孫從定公父昭穆取其北面東向之位也毀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自外來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給五年禘禘所異於祫者祫功臣皆祭也禘偏合也禘猶諦也審也審諦其義不言大夫有賜於天子特禘特給諸侯時則不豫祫則君薨大夫既葬祫於高祖禘於其祖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氏所據者是爲五年殷祭今春秋公羊說也蓋禘祫從先君數遷禘則祫遷所報而不行者惟三年之中二十七月之喪也餘則祫祫皆從先君之年故從僖之八年禘數之至文之二年知爲大祫約何氏之義言之則僖之八年禘十年祫十三年禘十五年祫十八年禘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祫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祫三十三年禘文之二年當祫故於文之二年公羊傳注謂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蓋所謂前二後三者何氏公羊之說也鄭氏禘祫志曾問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

明堂之上雜志問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句還於明堂亦如之我將孔沖遠據鄭志謂四時迎氣亦祀於明堂其禮如圜丘禘于藝通用特牲五行之帝俱感大微五帝以生所謂大昊以下蒼精諸子食焉皆宜於四郊迎氣祭帝而還食此於明堂也所謂五帝之神聚於此者正以太昊以下蒼精諸子其神皆聚於明堂迎於四郊者祭同於天壇而不屋還於明堂者神之所聚其子食焉此文王武王所以禘同太昊以下蒼精諸子食焉又考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禮卜也祭帝亦當卜也雜志大饗帝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秋之月大饗帝亦審帝者迎祭五帝也必有大饗之禮解疏馬融云郊天之祀感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祭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於明堂南奏經言大饗者俱為合祭也禮器以大饗嘗祫祭先王此大禘五帝也馬氏以為夏正郊天之月亦總於明堂則周之大饗是在建寅之月周禮旅上帝郊氏謂大微五帝益明堂之設以象太微所以五帝之神聚於此太昊以下蒼精諸子王者迎而祭之所以聲臭之源可通於天王肅之徒不信六天之說以太皞之屬當太微五帝於是圜郊及明堂之享俱不歸之于天而於先王制禮之意失之倉遠明堂之法其所損益即此大昊以下蒼精諸子宰天理物之經也故祭之於明堂以文武配之教子孫世世守之謂之祖宗王世則祧者宗廟之法雖文武亦祧也百世不毀者明堂之法故文王之廟文世室也武王之廟武世室也立世室於五帝之廟之上者謂與太微五帝之神相接也故曰配天王者承天之道也還於路寢側如明堂者承天出治也泰山之下所以有明堂者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注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存案大戴禮明堂古有之矣是太山下之明堂為古明堂矣七十二代之君皆禪乎泰山武於此刻五帝焉其餘四嶽之下則祕而不載孟子之以此為王者之堂固為王道所設祭亦可見路寢之堂為明堂制也周書程典文王召太子發於明堂拜受天子之命亦路寢堂也然則鄭氏謂廟寢之制同於明堂庶乎近焉

辟雝解　儀徵阮部郎福

古者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辟雝之建始於豐鎬周公營洛移置成均是以周禮一書透無言及辟雝者大戴禮明堂同處大三靈辟雝之在豐鎬此學各自相變王制所以知辟雝在郊者四代立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案周公營洛於西郊之宮廟未之嗳也故所以成王倘終於鎬京之路寢周公移文王之廟為明堂移辟雝之學為成均是以周禮帷成均無辟雝者當時以東都謂成周故太學即名成均者即取釐酺之水環於四門四方來觀者均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注董仲舒云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決也成均以及瞽宗於大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小學於瞽宗大之子弟小學於瞽宗大之子弟小學於瞽宗大

中庸說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謂以此柯等彼柯虞氏逸象於爲則謂盈科而進有等差是皆則字之義與說文相敎明者也則字周人甚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毀則爲賊北宮文子引詩敎愼威儀維民之則以讌令尹圍之威儀似君民無則爲誡以則字有等差之義立身齊家治國皆不可不辨等耳爾雅漢儒以法詁則猶爲同類互訓至後人專言理而等書之義遂晦此說文之所以可貴也又案則字又爲語辭則等畫物非解也蓋有聲而已假借字也今人俗語曰得之就生不得就死得之卽生不得卽死德之曰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也是就卽則二字皆同一音義無此字卽就也詩終風願言則嚏一切經音義引作願言卽嚏此古毛經異本也此可見卽則之通

釋類 儀禮既夕部第福

廣雅釋詁曰賴恃也又曰取也莊子讓王篇曰君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按此賴字兼與取二義凡有所恃有所取者其人必不能自立而懈惰故說文嬾字从賴嬾从賴得聲而義亦寓於其中說文嬾懈也一曰緩也从女賴聲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賴者亦有所恃取而懈惰之義非可專訓爲善下曰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陷溺兼賴暴二事而言也下言鈹棊同熟子日至之時牆人性之同善而肥與磽二事皆在不同之列是肥者賴之比也磽者暴之比也未可專以肥比人性之同善也 宋大人命福考之如此

開關攷 儀禮既夕部第福

詩例有三一曰疊韻如虺隤崔嵬是也二曰雙聲如參差展轉是也大凡言聲者則必用疊字言貌言事者則用疊韻雙聲而亦用疊字小雅開關車之舝今開關二字是爲疊韻乃言貌而不言聲者也白居易琵琶行云開關篤語花底滑下曰篤語上加開關二字是以開關爲聲此唐詩人之詞無礙經義但若講經則不可矣福案舝字古本作轄晉灼漢書注舝古轄字說文車部轄車聲也从車害聲一曰轄鍵也此謂轄爲車聲非謂開關爲車聲也又說文舛部舝車軸

端鍵也段氏玉裁注許意謂舝轄同也小雅毛傳開關設舝貌皆謂舝必行而後設也若白許作聲字解古人無此訓詁後漢書荀彧傳論曰荀君乃越河冀開關以從曹氏注開關猶展轉也按詩檴轉反側釋文輾亦作展昧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益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矧正學廢偽學興王弼注出而易亂偽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又亂賈氏之文上符古經父辰之說遠本分野鄭之可信較王何如也杜賈之傳實出安國太誓非偽徵信史遷鄭之可信較偽孔何如也逆旅授受確有淵源義疏欲通不惜儒力服之可信較杜又何如也當時何洛諸儒雖尚有研求服鄭者而好尚不同反有下里諸生之目偽學盛行遂有辰止耶夫王氏以清言所易故通老莊者多遵之古文尚書聞作僞于王肅晉徐邈已爲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預竊服賈說掩其名而以臆見亂之說閻短喪顓悖名教其失更甚是三者江左諸儒獨信之至貞觀作正義遂據以爲本三經漢學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歟李延壽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蕪其枝葉蓋未知簡約之可蹈空也十九家師傳之蔑南北均有過焉至信俗學之失夫固南人所獨也不亦可悶哉

流派之異固北得而南失矣而成其失者何時曰此又貞觀君臣之寡識也升陟之精之卦之密世應遊歸之奧晉以後與王竝存也鄭注無論矣孔壁眞古文尚書所未注者其殘缺間出于齊梁之間既注者無論矣士彧之注董遇之章句賈逵之長經解詁隋志竝著錄服氏無論矣網羅別擇先儒之精者尚不至蕩然隘其途而取至駁者爲之疏諸家由是微矣嗟乎非習久而忘其非歟抑利前人之有成書易于成功而遷就歟其義疏之學易有稽仰都周宏正書有費馳春秋有沈文阿王元規皆爲王孔杜之學者也服鄭無聞焉唐人因服鄭無師說而三家之煃然也據三家以成疏北學之徵豈一日耶然則唐人固是南而非北歟非也南北之分言乎隋以前也昔清言惟盛于江左而梅賾上僞古文時晉已偏安杜預之學傳其元孫坦及驎二人皆宋臣故三家均未行于北北之守古義限于地也至隋統一而南北諸儒萃北儒之邊師說者亦尟矣二劉炫大儒也得費馳古文義疏本僞習焉知俗儒之好異喜新者乎不然

孔穎達固習服氏春秋鄭氏尚書者何受詔作義疏反變更耶蓋俗尚之難違諒矣若是則六朝流派均未著歟曰是正月日中昔王肅注詩述毛非鄭而晉孫毓評三家同異復明于王圖丘七廟肅既著聖證論以駁鄭而所注小戴記居官儀禮喪服復行于時孔穎達序禮疏謂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則當時亦不以爲非也使詩無二劉禮之禮無徐邈明熊安生遵守師傳以待來學吾恐南北之從王者未必無人卽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詩禮序議果誰功歟然則六朝諸儒于易書春秋能盡遵服鄭逐全書歟亦未盡然虞仲翔易注爲孟學的傳而荀慈明言乾坤成坎離閒虞氏之先是皆可輔鄭而傳者使六朝能法漢世博收二書亦宜傳習矧僞古文設啗諸書亦無顯悖義理者而杜預釋地何可采取請家之師傳不廢此亦可聽其自然也專併一途而駁者遠奉魏矣歟評斷曰博士不分經而經傳醫東京遞而流派微

六朝經術流派論 錢籀林

六籍之學盛於漢代宏敷經訓鄭氏爲先歲月既賒其道用缺此非傳世之易替蓋六代學士與有過焉何則先儒鴻教布在簡策百齡影祖千載心在苟昧於古訓師夫已胸新說遞增盛爲夸師吐辭難澀等理實謎更乃妄立體裁託於孟訓自寫情性上晦墳典文采既曜耳目用惑是以舍眞傳僞流弊不還也鄭氏沒後王肅之徒始與爲雖造其邪說多是應造若詞有所窒說有不通或安改經文以見根據或自爲一書以相左證雖言繁而意達實理疏而情漏王朝詳易能作清言風彼前脩詭其新見僞孔書傳亦興此時學者珍之如玉泉奉之如金科鄭學之衰浸胎於此宋齊遞興庸陋自安公卿士夫祭此至寡然而王倫文學士也其與陸澄書云易理至微是足有知之者矣猶幸河北學者專習鄭易故其書至唐猶存陸氏釋文李氏集解開述一二而王注僞習既久終不能奪竟至失傳豈不深可惜哉然香時鄭易雖廢而尚書僞兼鄭孔春秋猶兼習服杜其後乃廢鄭服而專用孔杜釋文云江左中興梅賾奏上孔傳學徒遂盛後范寧變爲今文集注俗開或取雜典篇以續孔氏左穹窗固武爲能遵守鄭學者而古文孔傳則王肅之徒偽撰以難鄭氏者乃篤信不疑且爲之集注是表章孔傳偏自逞守鄭學者也詩箋雖注禮兼采魯韓而論之鄭氏最詳其就盛山岳彌高一貴自絕其學且流入北方宜服氏之不能與爭徒雪申服雖注慶僧延申杜難服奪鄭之學者如先哲之勦襲如此嗚呼微賢碩學之未墜足以補六代學者之過亦正俗宏風之助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 錢籀林

南北朝經術流派見於北史儒林傳子書甚詳雖短長互見而宗法所在能得孰失誠不可以無辨嘗試論之王弼名士也非

經義叢鈔

講有孔顧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是梁陳間非不言鄭學但其微耳其講左氏唯傳服義者指北朝也惟隋陸氏起北方混一區夏而易書春秋御南人之浮奇揖北學之精實甚至以姚方興之舜典院入孔傳于偽之中又有偽撰唐貞觀中奉詔撰五經正義因循不革按康成閒服虔解左傳多與己同遂以所注異之是服學即鄭學行鄭服則學出于一行王杜偽孔則學分爲三故有兩經之疏同爲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學者茫然不知適是之歸此宋儒所以棄間而起迭要之儒林之卓絕者南北各有其人以南言之如雷次宗禮服與庾成並稱號爲雷鄭禮慧遠遊沙門周續之事之作詩序義獨得毛鄭微旨庾蔚之喪服要記載在通典最爲詳覈何承天禮論多至三百卷而何修之略皆上口孔子社又稱成一百五十卷生靈思三禮義宗說禮之總趣也其以渾蓋爲一在僧一行前可謂卓識或謂其書雷于零陵桂陽開宋之時古之士曷嘗意爲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傅通五經非其彰彰者乎北則劉獻之徐遵明蔚爲名儒劉焯劉炫後來之秀至如釋論語八寸策爲八十宗撰孝經閨門一章目爲古文雖有小疵無傷大體且盧廣以北人而光傳江南沈重以南人而騰芳河朔傑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加猶有可憾者施儀梁邵之易亡矣孟京不尚存乎殘陽夏侯之書亡矣馬融不尚存乎齊詩久亡韓梁服度之外猶有賈逵禮記有盧氏與鄭氏同師若此之類恐失之經術之不逮魏晉亦炙足降義疏之學自爲一派唯六朝爲最盛宋明帝之周易雷鄭之禮記其尤著者易則褚仲都書則費甝二劉禮則熊安生賀瑒凡所發明俱有可觀其確守一家不使稍有出入亦古來釋經之通例非其故也唯自二劉熊安生之外率皆南人故未有爲鄭氏書易服氏春秋作疏者唐之正義不能改用鄭服殆亦以前無所承難于倡造故與六朝經學之書散佚略盡惟經典釋文纂然獨存前此止作音雅陸氏兼釋經義蓋此止音經惟陸氏兼音注禮例別于諸家而能集諸

家之成故爲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義最爲精博雖以王爲主持朱子意京房孟喜馬鄭劉表荀爽虞翻陸績王肅董遇姚信王廙干寶蜀才黃穎等及九家易義集解十數家于卷論用以雖虽甚同原立學校遵鴻都之遺經暢石渠之崇訓以彌縫之餘如書之馬融詩之毛萇爾雅之犍舅矛存其概不幸生于南園故鄉服之學不得頒以流傳然音訓之詳無逾于此非徐爰沈重盛爽王元規輩所可同年而語矣皇侃論語義疏雖非正學之什一其體例謹嚴過于諸家集解以爲之疏制度名物略而弗講惟以清言取勝似欲補平叔所作禮記疏大相逕庭祇以祕笈流傳等于見不見引于唐宋正義及李善文選注引之復徵于山張彪武石曜劉海珍故不以空談廢云崔氏義宗王伯厚周草牖俱散失益經術既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遜前故宋禹貢著于零陵桂陽宋之陽之間其書當于零陵桂陽開宋之時古之士曷嘗意爲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博通五經非其彰彰者乎北則劉獻之徐遵明蔚爲名儒劉焯劉炫後來之秀至如釋論語八寸策爲八十宗撰孝經閨門一章目爲古文雖有小疵無傷大體且盧廣以北人而光傳江南沈重以南人而騰芳河朔傑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加猶有可憾者施儀梁邵之易亡矣孟京不尚存乎殘陽夏侯之書亡矣馬融不尚存乎齊詩久亡韓梁服度之外猶有賈逵禮記有盧氏與鄭氏同師若此之類恐失之經術之不逮魏晉亦炙足降義疏之學自爲一派唯六朝爲最盛宋明帝之周易雷鄭之禮記其尤著者易則褚仲都書則費甝二劉禮則熊安生賀瑒凡所發明俱有可觀其確守一家不使稍有出入亦古來釋經之通例非其故也唯自二劉熊安生之外率皆南人故未有爲鄭氏書易服氏春秋作疏者唐之正義不能改用鄭服殆亦以前無所承難于倡造故與六朝經學之書散佚略盡惟經典釋文纂然獨存前此止作音雅陸氏兼釋經義蓋此止音經惟陸氏兼音注禮例別于諸家而能集諸

仲兒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課章君創注駁梁傳者其尊鄭學也如此隋史云漢世鄭氏竝爲家經注解服度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庾左氏春秋林公羊傳大行於河北之重漢儒亦猶大花甘也洎晉自渡江以後治宋元嘉年間有尹尚之者始創南學之目迄梁武天監時此風最盛北方之學自魏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而儒術大興至末有大儒徐遵明者遂開後齊周隋經學之派其門下諸生咸能自樹標幟故史稱魏氏雅誥奧義宋及蕭梁故不能尚虛語故大儒業之興竟係乎國運之盛衰經術之淺深存乎學識之高下故梁臺建而沈峻榮侯崇亂而文阿遊拓拔興而梁越願隋室壞而劉炫餘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卓爾大雅後悟不倫知古本之可珍識先師之宜奉其爲學也非一家其爲教也非一藝貫古今而越等夷者藉經於徐遵明見之矣以明其然也蓋易體微遠理實詞精義奧自正始風行元風丕振一變而爲王肅再變而爲輔嗣學者爭趨時好聞者莫不風靡然是華陰俊士喟然有感屏除元學獨守康成時則有盧景裕崔瑾之徒親承音旨權會鄭改之倫世守宗風三古四聖遺教獨宣鄭易之得行遵明之功也孔壁古文久藏中祕漢儒所見祇據伏生自梅賾獻而偽書出於方興奏而舜典分始則與鄭同行繼則唯孔是習幸而河北諸儒不關閒見二十九篇之歌孤行數百載

呂黃龍夏橫敬李鉉得遵明學又傳之刁柔張賈奴鮑孝詳邢峙劉晝燕安生安生得李鉉學又傳之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能明禮經者出自安生門人通小戴記十有二三北學盛矣崔靈恩于天監中聚徒講說南史列傳而著三禮義宗三十卷此南北習禮時也北人往矣吾道南矣南史陸倕傳倕與徐勉書云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持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合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勉從之然則非祥瑞之聽習而何由知沈峻之特精也北人至而南人始知重周官禮此南學于北之一證南史成公傳梁武帝時衮爲揚州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懍方質儀禮義懍方北人自魏搆儀禮記義聞而歎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厥生若來便以儀禮禮記義遺本付之然則懍方之重厥生與蔡德方之授業于厥生也豈弟謂衮受三禮于國子助教劉文紹乎北人至而南人始知學禮古經此南學于北之一證隋史云左傳則杜預河洛左傳則服虔是二註每分道而馳而不知南北學士習服者多矣杜註惟毒齋之開坦驟有以及之耳攷惟靈恩傳云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駁杜義後每支句常申服以雜杜遂著左氏條例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遂傳焉自是江東並行服解矣夫靈恩非北人乎而教已行于南也若是又攷王元規傳云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之義難駁杜預凡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辭及裘記十一卷則服註非僅行河洛矣元規非南人學北之確證也他若公羊穀二傳幾不盾懷故明三傳者南史紀一人北史紀二人明公羊傳者北學梁胙一人豈梁時尚有廣信穀梁註而後乃師說不傳邪柳晉志不錄崔靈恩公穀支句義十卷而略之邪江南第立五經博士而論語則河北諸儒能言之徐遵明見鄭氏論語序註書以八十策之說而訂其誤荃康成本也皇侃引十三家之學而爲之疏荃平叔本也隋志云論語唯鄭元何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鄭何並行鄭氏盛于人間本此則南人亦浸淫乎北學矣隋志又云孝經梁代孔鄭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伊誰之咎與由是僞詁孤而眞訓亡矣夫僞詁孤則人創新義眞訓亡則舊疏講亡唐初詔修五經正義以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爲主而參用劉炫規過其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齊詩在魏已亡韓詩雖存無傳當是時鄭君之學不絕如綫猶賴元行冲疏通其義疏講之功也而孔鄭二家並行於世眞僞混淆莫辨矣齊代唯傳鄭義去取舛駁故北學多守鄭氏自江左中興梅賾獻書僞傳遂出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始開或取舜典篇以續之於是學徒專習孔氏而鄭學日微則純乎僞矣彼劉光伯劉士元輩即學通南北要唯是貴虛義疏爲拳拳云今大南人之學各有傳述如孔僉之學何允傳之皇侃之學賀瑒傳之沈峻之學沈重傳之沈文阿傳之未聞取師于全緩之學褚仲都傳之王元規之學沈文阿傳之未聞取師于北也即北人之學各有授受如牛天祥之學張吾貴受之王保安之學劉蘭受之董遵李之學孫惠朗受之李鉉之學馮偉受之包愷偷之學包愷受之未聞設教于南也然而南人司馬筠則師沛國劉瓛矣北人盧廣則見賞于僕射徐勉矣南史儒林傳列四十有六人而沈武康不聞南學漸摩良有以也夫是故南人之學貽北學以虛而北學以實南學以疎而北學以密南學以簡而北學以繁南學以略而北學以詳南學以變而北學以正南學以新而北學以舊南學以通而北學以別南學以合而北學以離南學以一而北學以萬南學以空言而北學以實事南學以清談而北學以篤行南學以文華而北學以質樸南學以禪悅而北學以戒律南學以山水而北學以城郭南學以書畫而北學以弓馬南學以羽扇而北學以氈裘南學以舟楫而北學以車騎南學以蕉葛而北學以裘褐南學以柔而北學以剛南學以婉而北學以直南學以弱而北學以強南學以嫩而北學以老南學以精而北學以粗南學以巧而北學以拙南學以妍而北學以質南學以飾而北學以素南學以偷而北學以厲南學以浮而北學以重南學以疾而北學以徐南學以亡而北學以存南學以滅而北學以興南學以詐而北學以愚南學以變而北學以常南學以動而北學以靜南學以勞而北學以逸南學以文而北學以武

之是非莫辨也又六朝說詩者墨主毛公然關後人攻小序之端亦起於六朝案關雎序鄭箋內忽入吳重一段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後人謂小序作於衛宏據此則小序之出其端也且以小序爲宏作其妄有二宏後漢光武中爲議郎校史有傳稱云有毛詩序行世漢以來著書之名或曰序或曰傳或曰訓或曰解詁其名同實異者難以悉數豈可以卜子之序武帝時孰公受學馬融爲祖靈均人去宏亦祇百年而毛傳一本小序鄭箋一本序傳之說乎且鄭豈有不知宏之所作而猥以爲子夏作耶其妄二也是則致鄭易之不傳小序之受於宏必非六朝諸儒階之厲也故曰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更有不足深言者矣

磬折說 徐養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屬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既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屬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龐縮其龐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實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屬其弦乎古之磬制但徵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徵倨者非古法也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概輝人爲皇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閒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按鼖鼓穹六寸三分寸之二皇鼓長丈二尺而中閒與鼖鼓同則又太倨或兩頭稍平而中穹與車人注自磬下直者三尺自磬至足益知一矩有半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或問車人以一矩有半爲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矩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宣有半一矩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矩有半爲磬折者宣象人頭磬折象帶下皆以人爲法柯擱之形直祇取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爲倨句之度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繩之或用割圜之法以一矩爲一象限一矩有半也爲一矩有半此說甚新然柯擱乃直長之物量以角度於義無取且三角八線改經求合終覺未安要之鄭注簡奧宜就其意通之得失否則不知其得拜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喙邪說 徐養原

量說 徐養原

考工記梁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龠按劉歆斛制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庪焉此倣考工記而失之者鄭注云庪謂旁邊也蓋作此陰駁劉歆也九章算術斛方三尊粟一斛積二尺七寸不顧曰謂方一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荅麻粟一尺四寸十分寸之三是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乃可謂其得失否則不知其得拜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喙邪說 徐養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屬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既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屬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龐縮其龐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實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屬其弦乎古之磬制但徵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徵倨者非古法也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概輝人爲皇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閒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按鼖鼓穹六寸三分寸之二皇鼓長丈二尺而中閒與鼖鼓同則又太倨或兩頭稍平而中穹與車人注自磬下直者三尺自磬至足益知一矩有半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或問車人以一矩有半爲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矩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宣有半一矩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矩有半爲磬折者宣象人頭磬折象帶下皆以人爲法柯擱之形直祇取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爲倨句之度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繩之或用割圜之法以一矩爲一象限一矩有半也爲一矩有半此說甚新然柯擱乃直長之物量以角度於義無取且三角八線改經求合終覺未安要之鄭注簡奧宜就其意通之得失否則不知其得拜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喙邪說 徐養原

量說 徐養原

考工記梁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龠按劉歆斛制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庪焉此倣考工記而失之者鄭注云庪謂旁邊也蓋作此陰駁劉歆也九章算術斛方三尊粟一斛積二尺七寸不顧曰謂方一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荅麻粟一尺四寸十分寸之三是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乃可謂其得失否則不知其得拜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喙邪說 徐養原

非謂其官同也若果同官則當於序官注之若大府之爲司農司會之爲尚書職內之爲少內不當注於本篇且如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豈以漢之司空爲即周之大司徒乎後漢百官志注於大尉長史下引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盧氏此言若與鄭異而鄭則可通漢儒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周之三公書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周制六官之外別有三公而三公仍參六官之職也漢初沿秦制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其後復古三公之制遂改丞相爲司徒太尉爲司馬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改司馬爲太尉餘悉如舊蓋漢廷儒者未見周禮故但置三公不設六官是漢之三公則盧氏以太尉長史稽小宰特以見三公之長史猶周之建其正復立其貳云爾若以司徒長史況小宰及小司徒太尉長史況小宗伯及小司馬御史中丞況小司寇及小司空則比例更爲密切耳之御史之有中丞猶大尉之有長史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司空長史即御史中丞也所謂盧鄭二說共理可通若以此大周之冢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相去不遼漢之三公皆萬石長史僅千石尊卑懸絕但取正貳之義足以相況耳又後漢無御史大夫始設之仍有御史中丞屬少府蓋有糾禁之掌焉故鄭注舉之若以御史大夫爲小宰則必不可彼見漢之丞相即周之冢宰故爲此說不知御史大夫乃丞相之亞非丞相之屬故改爲司空而與司徒司馬竝爲三公烏得以小宰當之哉

解字 徐養原

凡象形指事之字能生他字而不爲他字所生然亦有生於他字者喬象形也而生於宋宰指事也而生於衣會意諧聲之字皆他字所生亦有能生他字者告从牛口會意也而嚚字生焉幕从巾暴諧聲也而薄字生焉其不生他字而又不爲他字所生者如秝字之類象形也戔亥之類會意諧聲也亦有字體繁密必有之而後生他字者屬屢等部是也至若會意之字子母雖辨然有不可棄者止戈爲武並乃戈之屬非止之屬因戈以見武也並乃戈以見乍也止乃足之象形非會意也若以爲會意則不可棄矣

詩譜上 徐養原

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且或併笙詩數之以爲三百十一篇非也詩有義象形也而生於形象形也而生於聲會意諧聲之字皆他字所生亦有能生他字者

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觜南斗織女須胥之口蒐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繫于日北則二昏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即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最中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于經願讀者不察耳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日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于午杓攜于寅衡殷于亥是斗柄縣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奎三月日在鶉首四月日在參昏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昏始于晨見也四月入戊即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午故初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于晨始見五月日入戌即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于申衡殷于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七月日在鶉七月日入酉即初昏異加酉翼加酉則其星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蝃蝀出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婦營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百尾氐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于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也七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九月房繫于日心此于房而近于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觀繫爲遠慮伏爲近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奎十月日入酉即初昏其西下加于酉則東井東上加于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謂東井見于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于午十月時有赍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氐七辰初昏營室南加于午及旦營室北加于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皆以經求經而初無衆猛之差上可合于堯典下可通于月令而自唐以來無

有知之者獨何與

孔子去魯證 洪震煊

或讀史記謂孔子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此說誤也孔子去魯當在定公十三年春即以史記論有三可證孔子世家曰魯定公與齊侯會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攝相事三月齊人來歸所侵魯地孔子將去魯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是孔子之去魯在郊後明甚魯郊當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建于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孔子去魯在十三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衛皆于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歸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可證二孔子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尚在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君臣享後思慮成乎惟史記于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衛皆書孔子去不知此若干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若干年本非謂孔子即于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而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其實誤已至孔子世家敘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在于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爲十二年字之譌近人已詳其說茲故不具論也

莊十八年三月日食說 莊景輔

歲春秋日食黃氏南雷用西法謂氏百詩用中法用中法自太初三統以後代有改憲惟授時集諸術考之大成西法自利瑪竇諸儒入中國各有發明淮

勉製條例考成推闡精備以之攷春秋日食二法小異而大同前儒或專用中法專用西法未嘗參酌互證以視法語異今徵之內外傳而知古人誠有推步之法不特用之交食而五步亦詳或其術疎有中有不中互傳稱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辰在申司曆過也當時既設專官而猶於推測之士又散見列國曰歲在壽星及鶉尾必獲此土子犯之言也歲在大梁將集大行董因之言也歲在星紀而滔於元枵宋鄭必饑祥慎之言也歲棄其次以害鶉火周楚亟之聰竈之言也歲在鶉火是以辛有識陳卒之亡趙之言也歲及大梁蔡侯楚昭葬安之言也是皆推至數年數十年之後然就論一歲非專指一日猶未見推步密率若周景王問律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苞景王距伐殷之歲六百年而日月五星之躔了如指掌足證當時有上推之法矣晉獻公伐虢卜偃曰克之九月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歸火中外傳公問偃有攻虢何月諮必在圍上陽之前內傳八月甲午圍上陽距丙子四十三日偃之對尤前數月而日月

五畝之廛若合符節足證當時有下推之法矣特滑之司馬疎於其術致再失圍則日食在或限帶食之數忽而不察耳而聖人言禮周詳遂有廢朝止樞諸語豈當時曾無推步之法哉黃帝顓頊諸曆厥載在藝文志今雖不傳而仲子所據漢末猶存宋志之說有不得爲定論者矣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 沈欽韓 汪家禧

左氏言赴告公餘言褒貶漢儒含是其所習惟鄒君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綜情春秋論說未備今據其雜例休緊詳慎者以定孔子特筆之異于赴告略有數端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鄭君本穀梁謂不序其人明其微恒德衰矣益以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聘書聘則會已歸非九年葵邱之會先書會後書盟其盟不欲諸侯爲諸侯之未有歸比也則書諸侯爲孔子特筆赴告必厥殺其人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鄭君據穀梁謂時晉文爲賢伯讓諸侯不從而信禹狄故稱人以貶楚非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時無賢伯不當貶比也則稱人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楚子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鄭君據穀梁謂晉爲厥懋之會實謀救蔡以入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減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遵前志舍而伐鮮虞故狄稱之焉是專稱晉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晉侯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據公羊說謂君舊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今稱世子如君存是不與蒯聵得反立是稱世子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衞子也夫褒貶具于公穀然亦有求之過甚者故學春秋者必合三傳而參之而後聖人之意見知此者惟鄭君惜論語之未備也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趙春沂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禮又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爲斷其故何歟益古者一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盡一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六百萬夫之地明有肥磽不同析實爲三百萬畝凡

周禮所云家二百畝家三百畝司徒與民之時皆作百畝與也匹夫受田之時亦皆作百畝受也故鄭注又云六鄉之地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然則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舉其定數周禮上中下之別是土均之法哉黃帝顓頊諸曆厥載在藝文志今雖不傳而仲子所據漢末猶存宋志之說有不得爲定論者矣

孔子特筆異於赴告之文 沈欽韓 汪家禧

左氏言赴告公餘言褒貶漢儒含是其所習惟鄒君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綜情春秋論說未備今據其雜例休緊詳慎者以定孔子特筆之異于赴告略有數端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鄭君本穀梁謂不序其人明其微恒德衰矣益以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聘書聘則會已歸非九年葵邱之會先書會後書盟其盟不欲諸侯爲諸侯之未有歸比也則書諸侯爲孔子特筆赴告必厥殺其人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鄭君據穀梁謂時晉文爲賢伯讓諸侯不從而信禹狄故稱人以貶楚非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時無賢伯不當貶比也則稱人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楚子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鄭君據穀梁謂晉爲厥懋之會實謀救蔡以入國之師而不救楚終減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遵前志舍而伐鮮虞故狄稱之焉是專稱晉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晉侯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據公羊說謂君舊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今稱世子如君存是不與蒯聵得反立是稱世子爲孔子特筆赴告必稱衞子也夫褒貶具于公穀然亦有求之過甚者故學春秋者必合三傳而參之而後聖人之意見知此者惟鄭君惜論語之未備也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趙春沂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禮又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爲斷其故何歟益古者一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盡一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六百萬夫之地明有肥磽不同析實爲三百萬畝凡

桓公之母也而無諡歟歸襄公之妾也而有諡他如列國則齊姜宋姜鄭姒魯姒皆有諡則知有諡無諡不繫乎此也然則何以言變例乎大抵春秋之旨約而晦婉而成章仲孫之卒也譏也不可以云姬氏則不可以恆例書也故曰此創例亦變例也

牛耕說 趙春沂

牛耕之始說者不一漢志搜粟都尉趙過爲代田始用牛犁後漢書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景乃驅率吏民教用犁耕是牛耕始于漢之說也文選耤田賦經猪服于縹甗令紺轅緅于黛耜注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洽于古也是牛耕始于晉之說也山海經海內經云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耕是牛耕始于叔均之說也駁之者曰買誼書及劉向新序載郤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是牛耕不始于漢矣潘岳所賦乃指載耒耜之車牛非即耕田之牛是牛耕不始于晉矣山經作于伯益與后稷同時何自知後世事是牛耕不始于叔均矣案周禮里宰鄭注合人耦則牛耦可知閭師掌六畜之數鄭注掌六畜者農事之本綱思牛之爲牲非庶民燕祭之所得用而大車之載亦非庶民家得有之可悟周時已有牛耕之制晉語有之曰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爲獻獻之勤此九牛耕之確證特是周時雖有牛耕而牛耕不始於周也嘗謂牛耕之利與耒耜竝興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蒼耜耒頭鐵也攷工記二耜爲耦鄭注云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疏云用牛耕種故有兩廂耜兩胸耜爲牛耕而設則耦亦即爲牛耕而設耦與耜同制有耦已有耜有耜已有牛耕考之易作耒耜者神農氏也則牛耕亦當始自神農氏矣

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不當从一例說 趙春沂

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不當从一例說趙春沂

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不當从一例說趙春沂

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不當从一例說

雅尚不誤也近人誤以霧爲霧反欲據爾雅則甚謬矣

重黎解 簡定山

甫刑乃命重黎爲孔傳云重卽羲黎卽和楊子法言曰羲近重和近黎某左傳少昊氏之子重爲勾芒是重也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是黎也楚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左傳疏引之以南正爲木正明司天之重卽勾芒之重司地之黎卽祝融之黎無二人也史記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火正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者此是重黎非黎也左傳云五官世不失職以信叙桑明大火二正皆是世掌重黎能繼之故亦稱黎如其工夷羿之類恐混爲一故加重字以別之與勾芒之事無與也其工作亂高辛命重黎誅之而不盡乃誅重黎而以弟吳回代爲火正爲重黎後是重黎無子以弟爲後也楚語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世守其官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而爲司馬氏與史記自序所載並是兼重與黎二氏言之與高辛所誅之重黎無與也自史公自序承楚語重黎氏世掌天地之文不加倫創遂使黎與重黎曖然莫辨束皙識其併兩爲一此也晉張華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惧合黎于重黎而唐人因之房喬等譔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孔穎達尚書疏云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其實史記本自明白

目所接時或失焉者也

左傳何以恤我非逸詩解 周中孚

左氏襄廿七年傳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明周頌而杜注乃云逸詩何也案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解謂以爲逸詩盖毛詩未出人皆習于三家詩三家所未有者皆以爲逸詩廿七年傳之注當是服注而杜氏仍之不革閟宮毛詩何作假恤作愆傳云假嘉愆慎惡云愆忘愆之言也又云以嘉美之道韙衍與我然則當以毛詩爲正杜承寫本之誤而注曰恤憂也失之遠矣

直躬之直非姓解 周中孚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說文吕部躬或從躳鄭作弓者省文耳且字本相通故後漢書陳忠傳文邏陳太邱碑文並作字仲弓隸釋所載碑文則作字仲躬也直躬云者蓋以善加名上猶之盜跖以惡加名上古人稱謂如此不足爲異況有韓非呂覽淮南之文高誘之注盧學士釋文及證陳李善論語古訓所載此不傳引鄭君之所依據足徵孔氏訓躬爲身之非矣至廣韻廿四獮直字下云直姓楚人直弓之後姓氏急就篇直友諒注云直氏楚人直躬之後躬雖知以躬爲名而誤以直爲姓氏所謂是非豢牛者也

接輿爲楚狂名解 周中孚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是過孔子之門非車前也靦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也可知故莊子人間世亦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接輿本即楚狂之名若字楚辭涉江接輿髡首兮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戰國秦策甚矣接輿漆身而爲癘稽其說見列仙傳接輿髡而爲狂蜀志秦宓傳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濊父詠瘉淚賢者以躍章皆足爲證若如注疏所說則傳記諸書皆不可通矣高士傳又謂姓陸名通更屬無稽

孟子趙注誤字解 周中孚

孟子於荅是也何有趙注云於音烏荅辭也汲古閣注疏本徵此案音切之法起于孫炎漢末尚未有也故覆檢全書祇此有此波增單注本倣如之此必因孫氏音義有云了張竝音烏歎辭也而誤增耳鄭君禮注聞有一二音切皆是釋文附刊之後混入也

桑末緣賓桓簋九河而後不能復故道河夢屢移禹跡蕩蕩深爲宛思則土仍不宜桑此與禹貢殊者矣若鼛性惡濕清燥乃就食菜而言故禮云風戾以食之也其地之卑濕不在所忌江浙飼蠶者水鄉居多而曲植蘆筐之用有以使蠶遠於地而不受泉濕之患何嘗以蠶性燥濕異宜分別古今地利歟至東南禹功不及以江浙正當八海之處不必復施功若疑禹時東南人力未盡未宜蠶桑亦附會之說也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正誤 王仁

司馬遷爲孔子作世家爲弟子作列傳可謂尊聖矣然其事跡未合者亦多如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囑其子仲孫何忌及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又云孔子年三十四史因昭公七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與及其將死也之文而誤云繹大司寇行攝相事案儀禮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日宋公之子佛父何孫孔某命爲司寇不見大字諸侯三卿兼六卿之職大司寇兼大司徒昭公四年左傳杜洩曰孟孫爲司空安得有孔子爲大司寇昭公二十年左傳杜預注公會齊侯於祝其孔某相之文而誤訛亂政者少正卯聖人恐無此事使從者爲寓武子臣甯氏蓋臧已久牢曰子云爲大宰而發不爲達若當人吳楚稱子即禮稱南宮敬叔雖大曰子非春秋特加貶黜弟子傳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攷子淵年三十二尼陳蔡之年孔子已六十三則不止少三十歲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論語本云季子然孔安國注子然季子之弟則不得爲季孫衛君出公方出子羔何以稱爲出公左傳大子焉用孔悝難殺之必或繼之子路豈是請殺孔叔閟止字子我遭甲寅之亂而死非聖門之子我吳晉爭先欲擊晉人而卒先吳人非晉人擊敗吳師越滅吳夫差自縊在魯哀公二十及二十二年去孔齊會晉之歲甚遠不得以爲一時相吳者太宰嚭吳亡歸越魯哀公二十四年如越季孫猶使困太宰嚭而納賂不得謂越賤其相貴季孫邑師叔孫邑子路使子羔爲費邑宰則譏增師字公伯僚季氏之黨故愬子路於季孫列之弟子蓋瀕終七十七人之數史遷博學多聞此其偶有疎謬未加深攻者也

周南召南解 王仁

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力臣力鈞勢敵用分爲二南之國程

經義叢鈔

大昌說以爲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愚案詩譜云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南是南方一方不止二國詩周南有漢廣汝墳召南有江沱江沱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文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荆楚爲國亦多韓嬰序詩云在南都南陽之閒知南都南陽地理志南陽郡並屬荆州揚子方言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是別二南爲國也至以雅以南箎以南爲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養同明堂位云任南夷之樂曰南則南樂不得以二南當之義不別鈎命決亦云南夷之樂曰南則南樂故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爲正歌燕禮謂之無名爲南樂者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張 鑑

天數奇地數偶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故而大衍之數獨云五十其義安在或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而大衍之數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爲五十豈知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皆天地自然之數謂後世圖書之學有合于大衍之數則可謂大衍之數出于河圖之中數則不可也或曰天地之數五十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而爲五十則尤謬解夫衍者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明之故曰大衍周語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章昭注云水土氣通爲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是演數所以前民用而天地之五行而置空虛無用之區哉太元云一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爲土天地之數五中故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十處者道之舍也天地之道不虛則不中而非舍五行以爲虛也何以其用則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一太極也馬融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入卦之外大衍所不營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陽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著法長陽七七之數爲著圖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二次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一離爲中陰其數八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是八卦之數總五十也卦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六十有四著法長陽七七之數故四十有九先儒所謂五十之數不可以減一之數以合五虛數則六爻之位亦備于其中是在神明乎數者能通之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張 鑑

周易大衍一條漢魏以後說者何止數家兼綜爲而求其一是舍康成其奚歸哉干寶曰衍合也康成曰衍演也王廣蜀才曰演廣也此以見數之不可不推廣而演而後有以見其合也今試臚列而詳覈之如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即易之太極者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此全以清談說經不可者一也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求實故用四十九爲此專以象緯說經不可者二也馬融之言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此掌率探數支離而無所主不可者三也荀爽之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四十八變卦勿用故用四十九焉此穿鑿全書膠而無所犯不可者四也姚信董遇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乘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此單辭孤證旁攙焉而不及其全不可者五也崔憬之言曰案說卦蓍數則是大衍之數也蓍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因天地狹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是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入卦之外大衍所不營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著法長陽七七之數爲著圖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

孟子齊國境攷 葑 炯

閻解孟子齊國之四境者曰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竊以爲皆不合葉氏記田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然則齊之四境東接鄒魯西鄰三晉南界楚北燕其大勢也康公貸十二年魯敗我平陸徐廣謂東平陸則長城齊西境也楚威王起兵則長城齊西境也楚威王代齊敗之徐州徐州北燕西趙而楚寇得入則徐州齊南境也桓公午五年齊起兵襲燕國取桑邱桑邱齊北境也

五霸攷 葑 炯

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霸左傳杜注爲三代之五霸確是孟子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氏注與趙說異集注並存二說左傳注與趙說異集注並存二說左傳注與趙說異集注並存二說左傳

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大一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李鼎祚駁之曰聖人之言連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此眩思旁騖曲慮焉而不及其數不可旨六也其餘如顧歡之說則同於王注而失之愚孔疏之說則衍推隔詞而失之亂善乎其惟鄭氏之言乎鄭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幷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幷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幷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幷氣幷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占也故更減其一而用四十九衍之言演也洪範曰占用二衍式卦象以變而成知大衍之數爲蓍數也而衍之言合也合陰陽之數演而用之而變化行鬼知大衍之數即天地之數也而或者謂數成于五故一二三四得五而爲六七八九而十者二五也五爲虛數不用減其一者其天之主氣歟馬融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太極不用是知虛之可來實而未知虛實加減之別有根也知五行之爲用而未知氣化之悉本于五行也荀爽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求其說于爻而未知天地有自然之數也且忘乎經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夫馬荀皆學費氏易而不如鄭君注之純茲據鄭義而推廣之

北過滎水至于大陸說王　絅齋作

禹之治水也以治河爲要其治河也以導河北過滎水至於大陸爲要夫滎水一水之名耳何獨以洪水當之蓋河從西北來至滎水大陸則由高而卑故散漫奔溢幾及千餘里其地在今山西河南直隸間距兗都平陽爲最近故竟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又謂滎水警予者此也然則禹欲治河水即於大陸之下別爲九河瀦地而注之海足已何以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哉蓋河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駾駾乎有直趨東南之勢順其所之則中州之境皆爲澤國而欲奪淮以入海不俟今日始見矣河固北徐之水也從兩山中行可不憂其南侵底柱以東稍折而北則從太行之麓有巨山數百里爲之限制更不能復潰而南故商雖屢受汎濫之患而河終不改道者此也自至大伾地勢日卑於是分爲九河合爲逆河其勢沛然而覃懷衝衝漳無不從河歸海大陸亦可耕作而北條之水無不沿矣自底柱而大伾地勢較高水由此而上故謂之逆行其所以能逆行者因龍門十爲陰陰陽配耦而天地之數立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一至十相幷之數天地之數也然五行各氣幷氣幷而減五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止于五十而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占也故更減其一而用四十九衍之言演也洪範曰占用二衍式卦象以變而成知大衍之數爲蓍數也而衍之言合也合陰陽之數演而用之而變化行鬼知大衍之數即天地之數也而或者謂數成于五故一二三四得五而爲六七八九而十者二五也五爲虛數不用減其一者其天之主氣歟馬融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太極不用是知虛之可來實而未知虛實加減之別有根也知五行之爲用而未知氣化之悉本于五行也荀爽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求其說于爻而未知天地有自然之數也且忘乎經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夫馬荀皆學費氏易而不如鄭君注之純茲據鄭義而推廣之

北過滎水至于大陸說王　絅齋作

禹之治水也以治河爲要其治河也以導河北過滎水至於大陸爲要夫滎水一水之名耳何獨以洪水當之蓋河從西北來至滎水大陸則由高而卑故散漫奔溢幾及千餘里其地在今山西河南直隸間距兗都平陽爲最近故竟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又謂滎水警予者此也然則禹欲治河水即於大陸之下別爲九河瀦地而注之海足已何以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哉蓋河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駾駾乎有直趨東南之勢順其所之則中州之境皆爲澤國而欲奪淮以入海不俟今日始見矣河固北徐之水也從兩山中行可不憂其南侵底柱以東稍折而北則從太行之麓有巨山數百里爲之限制更不能復潰而南故商雖屢受汎濫之患而河終不改道者此也自至大伾地勢日卑於是分爲九河合爲逆河其勢沛然而覃懷衝衝漳無不從河歸海大陸亦可耕作而北條之水無不沿矣自底柱而大伾地勢較高水由此而上故謂之逆行其所以能逆行者因龍門

既鑿西北諸山之水盡入于河且數百里兩岸皆山則水積而高以後水續前水是以能逆流北行而過滎也禹治河一日高以後水續前水是以能逆流北行而過滎也禹治河一千八百餘年及周威烈王二十四年癸酉歲周定王命王子貴治河而貴決金堤東注漯川而去河故道千餘里韓趙魏互相爭奪堤防久廢不能遵禹之故道也禹之治河惟孟子所云水逆行及班固所云引而載之高地而言得盡其要蓋是時水之逆行亦水之性也因其逆行而導之東北所謂故也行所無事以利爲本其所以爲大智也歟然水性洶下乘其逆而用者古亦有之若蜀郡太守李冰鑿離碓是也案石爲堰以分江勢其近南者激而行之百餘里而至成都數百萬頃田皆可得而灌溉此亦師禹之智也自河故道堰塞既久儒者不能推明其故故因孟子斑氏之說而詳言之以破後儒自河故道汶汴入泗之謬說庶幾以復禹之舊觀云爾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道　堪

五經之有傳有注有箋有解由來舊矣梁陳而下義疏迭出至唐貞觀中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益欲崇儒術息異議也于是成易正義十四卷書正義二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皆既表上之迨宋朱子謂孔氏正義詩禮爲上易書爲下大同出一時一人之手而有得有失何歟曰正義皆就傳注而爲疏義也故所宗之注不同所本之義疏亦異則得失於是乎著孔氏於易舍九家而宗王氏弼及韓氏康伯於義疏則采荀仲翔弼之注易僅取剛柔乘應之說韓氏之注繫傳亦復空詮無補孔氏何牽注義順文數衍其於馬鄭苟虞諸家之古法間或援引輒以爲非又或取以補輔嗣之闕漏不能疏通明晰故最淺薄不足數書則宗東晉梅賾所上之偽孔傳而剿取二劉之正義焉孔傳本不足觀穎達曲爲迴護於是馬鄭之注僅供參證而司馬遷五帝本紀中之真古文不一引取棄周鼎而寶康瓠孔氏之謂矣詩則獨宗毛鄭卷首先列鄭譜頗得綱領其於訓詁名物制度典禮更一一詮解精確訓詁則本諸爾雅參以合人樊光李巡孫叔然舊家之古注而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次焉制度典禮則引據羣經益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佐之以鄭氏之易注書注賈服之左傳注若鄭志若駁五經異義若箴膏肓諸書咸萃焉以放閻博淵深幾幾乎與杭疑曰孟本二劉而共采

之所起虛一不用用四十九其數七七以一爲體七七爲用吳草廬之說也合觀諸說符於數者未能當於理似皆未得易之精蘊者也如京氏之說取十二辰則當舉十二月二十四氣庶合古人太歲紀年干支紀日之例而乃及二十八宿則離緐數而雜於天象矣如馬氏之說以虛一象北辰則當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庶合大圜轉運之象而乃及四時五行十二月則雖天象而雜於緐數矣如荀氏之說六畫之卦六十有四非止於八而乾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此古者之辭與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一例豈撰著而不用乾之初九乎如鄭氏之說以天地之數而減五行載造化之全功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天地生成五行之數故九疇五行居一豈撰著而反不用乎如姚氏董氏之說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易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是謂六爻之虛位或柔來剛來或剛上柔上初無一定故謂之虛正易之正也豈撰著反虛而不用乎若王氏弼氏以虛一象太極是矣而不詳五十數之原崔氏捨一不用象太極亦與王氏合而以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當五十不取天數一地數四於理未確吳氏以七七爲用合於繫五十之數惟朱子本義云河圖中宮天五乘十得五十之數益河圖爲數之宗其分布於外十與五居中無爲以五乘十得五十以河圖之五乘十得五十以洛書之五乘九得四十五合之得五十二與八三與七俯四與六俯其數皆十至五則無可與併自倍爲十是十在九數之外而爲九數之根柢也若以生數成數兩相對則一與六數二與七數三與八數四與九數其數皆五至五則無可與數乃與倍五爲十之數相數而仍爲五是五居九數之中而爲九數之樞紐也然則言五與十而太極也兩儀也天地生成也皆舉之矣此大衍之數必用五與十相乘而後得數至於其用四十有九則王弼說得之第曰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玄極也雖近清談而其理自不可易且京房所謂主氣焦贛所謂北辰未嘗不以太極言之則謂說固不背於漢儒矣

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注朱晦

大數始于一終于十終始之數陰陽之通變化之由也陰陽相推而生變化五行首座陽之用也一二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合乎大衍所虛之數是一數也命分則謂之分子大衍則謂之衍母亦足見圖書之精奇微妙神明於數而無不密合者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席得吉凶之審也竊謂鄭君此解最得經意然猶未大衍別有五行氣通之說與此不同未喻其故傳曰遐象也筮數也象即五行數即奇偶夫子論筮但言奇偶初未嘗及五行參者奇也兩者偶也不以一爲奇者一即太極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加減之則一倍一爲二二與一爲三是二三皆生於一也以乘除言之則二三能生他數而一不能生他數故偶數始於二而奇數始於三合二與三得天五之數天五與地十相得以五乘十即爲五十十實曰衍合也合天五地十之數也天之生數莫大於五地之成數莫大於十是謂大衍一說天地之數備於十非僅取天五地十兩位相得爲義也凡算法每位皆至九而止蓋數不備則在本位數備前進一位進一位則仍爲一矣其用十也即用一也夫五既爲參兩之積而十又爲一之變試取天數地數各自相對則一與九併二與八併三與七併四與六併其數皆十至五則無可與併自倍爲十是十在九數之外而爲九數之根柢也若以生數成數兩相對則一與六數二與七數三與八數四與九數其數皆五至五則無可與數乃與倍五爲十之數相數而仍爲五是五居九數之中而爲九數之樞紐也然則言五與十而太極也兩儀也天地生成也皆舉之矣此大衍之數必用五與十相乘而後得數至於其用四十有九則王弼說得之第曰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玄極也雖近清談而其理自不可易且京房所謂主氣焦贛所謂北辰未嘗不以太極言之則鄭說固不背於漢儒矣

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注朱晦

大數始于一終于十終始之數陰陽之通變化之由也陰陽相推而生變化五行首座陽之用也一二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

掇之精固可謂獨具卓識已禰亦宗鄭注而以皇侃義疏爲本引證則本諸周禮儀禮穀梁通典達摩不周悉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孔氏於服制分辨尤斯若鄭氏之衰服變除盧子幹之禮記解詁阮諫之三禮圖射氏之音義隱莫不被引故其衍精通與詩竝善左傳宗杜氏於義疏則本劉光伯杜氏之精義皆從賈服稽來其淺處正復不少孔氏惟杜之從所引釋例之屬又杜氏一家之學亦矣貴焉雖有劉光伯之規杜理精解辨足以推析武庫孔氏槩置評駁不復遵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釋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發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槩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旁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輯心詮解庶復其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瑨其二二古文散見說文及釋書者取以參攻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爲之疏釋俾賈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鴈穎達上耶要之闕漢儒之闇奧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言也哉

唐貞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謂之正義由是易書詩禮春秋之學皆宗于一窩惟訓詁酌承波洽兩漢意旨箋釋精決六朝一旦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兼裡型垂萬世其紬繹繁言誠足洽門戶當同之習而支離曲證亦免阿私所好之獎昔朱子嘗論之矣曰五疏之中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書易爲下試參稽而博攷之猶可知其得失所在晉易在輔嗣宗尚元風盡棄象數注之晉既無古善之可尋疏之者雖免詮釋之未嘗然亦間有推明鄭義者訟九二人三百戶則引下大夫一成之地之說復家七日來復則引六日七分之說且有專闢鄭義而并不細案王注皆乾卦大人本指九五惟九二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此其兩據文言以解經故云利見大人惟二五爲說乃謂設爻之大人俱不指九五則失易之卦位矣疊先甲後甲爲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此納甲之義碻所不取至先三日爲辛後三日爲丁義取丁寧正合碻注因事申令之意而義取更新後三日爲丁義取丁寧正合碻注因事申令之意而此說亦非疏斥爲無端妄作則不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涉淺近鈔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賈魏而廣之非也增損大旨足以推析武庫孔氏槩置評駁不復遵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釋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發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槩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旁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輯心詮解庶復其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瑨其二二古文散見說文及釋書者取以參攻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爲之疏釋俾賈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鴈穎達上耶要之闕漢儒之闇奧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言也哉

唐貞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謂之正義由是易書詩禮春秋之學皆宗于一窩惟訓詁酌承波洽兩漢意旨箋釋精決六朝一旦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兼裡型垂萬世其紬繹繁言誠足洽門戶當同之習而支離曲證亦免阿私所好之獎昔朱子嘗論之矣曰五疏之中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書易爲下試參稽而博攷之猶可知其得失所在晉易在輔嗣宗尚元風盡棄象數注之晉既無古善之可尋疏之者雖免詮釋之未嘗然亦間有推明鄭義者訟九二人三百戶則引下大夫一成之地之說復家七日來復則引六日七分之說且有專闢鄭義而并不細案王注皆乾卦大人本指九五惟九二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此其兩據文言以解經故云利見大人惟二五爲說乃謂設爻之大人俱不指九五則失易之卦位矣疊先甲後甲爲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此納甲之義碻所不取至先三日爲辛後三日爲丁義取丁寧正合碻注因事申令之意而此說亦非疏斥爲無端妄作則不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涉淺近鈔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賈魏而廣之非也增損大旨足以推析武庫孔氏槩置評駁不復遵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釋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發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槩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旁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輯心詮解庶復其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瑨其二二古文散見說文及釋書者取以參攻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爲之疏釋俾賈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鴈穎達上耶要之闕漢儒之闇奧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言也哉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臨定山

唐貞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謂之正義由是易書詩禮春秋之學皆宗于一窩惟訓詁酌承波洽兩漢意旨箋釋精決六朝一旦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兼裡型垂萬世其紬繹繁言誠足洽門戶當同之習而支離曲證亦免阿私所好之獎昔朱子嘗論之矣曰五疏之中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書易爲下試參稽而博攷之猶可知其得失所在晉易在輔嗣宗尚元風盡棄象數注之晉既無古善之可尋疏之者雖免詮釋之未嘗然亦間有推明鄭義者訟九二人三百戶則引下大夫一成之地之說復家七日來復則引六日七分之說且有專闢鄭義而并不細案王注皆乾卦大人本指九五惟九二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此其兩據文言以解經故云利見大人惟二五爲說乃謂設爻之大人俱不指九五則失易之卦位矣疊先甲後甲爲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此納甲之義碻所不取至先三日爲辛後三日爲丁義取丁寧正合碻注因事申令之意而此說亦非疏斥爲無端妄作則不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涉淺近鈔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賈魏而廣之非也增損大旨足以推析武庫孔氏槩置評駁不復遵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釋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發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槩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旁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輯心詮解庶復其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瑨其二二古文散見說文及釋書者取以參攻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爲之疏釋俾賈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鴈穎達上耶要之闕漢儒之闇奧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言也哉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唐貞觀中孔穎達與頒古等受詔撰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攻證增損書始布下雖署孔穎達名其實非出一手自是以來著爲定論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所取信也其書專釋一家注文爲正義而盡遵漢學故于易書則不從鄭注左傳則不從服虔與陸氏釋文所主各家無以異也盡正義除周易外俱本前人成書而刪訂之自梁以下義疏家已不能盡從漢人所以孔氏亦因之然其元元本本引據詳明實無忝正義之目然則易疏罕徵典籍當由王輔嗣棄舊聞自標新解不能以漢儒古義與之證明非其攻訂之疏也特沖遠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祖尚元虛義多浮飾是以棄而不用而其所損仍蹈覆轍何其言之自相違背邪朱子謂孔氏諸疏易書爲下然書疏名物典制終足以資學者之攻證不以易疏之數衍也故雖爲僞孔而設尚不苟于朱擇惟諸疏于注家不能無所回護還有非碰往往壅蔽其說未免失之然唐以前武經之書存者絕少竭穎孔疏所載猶可以得見其梗概雖陸氏釋文終不及其所載之多況其書既本前人義疏而成又歷經唐初諸儒奉訂覆審始爲頒行豈得與一統官書相提竝論究心經學者必先從事于此而後及唐以下諸家庶得先河後海爲山觀貨之義又案禮記疏撰人有賈公彥而周禮儀禮二疏獨爲貫

樂記之入處記在劉向之前足見馬融增益三篇之誤取義既誇繆詞必切帷大雅疵曰鄭未見古文尚書又疵月令曰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似於尊鄭之中略申微旨此誠孔氏序左氏所謂蠹生於木還食其木非其理矣盡五經正義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意見不同故易乖件疏戚有一德之七廟則甲乙而難鄭玄制之七廟則尊鄭而陋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胸無定見頗背是非然而入珠林者管取其圓澤泛玉液者在丐其膏潤大醇可取小疵必棄苟覽文而尋義自披沙而遇寶鈐材小儒誠奉以爲五稱之祕要藉以探六籍之奧匪言必宗經事皆徵聖亦可得雅才之譽兼可免俗學之譏云爾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唐貞觀中孔穎達與頒古等受詔撰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攻證增損書始布下雖署孔穎達名其實非出一手自是以來著爲定論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所取信也其書專釋一家注文爲正義而盡遵漢學故于易書則不從鄭注左傳則不從服虔與陸氏釋文所主各家無以異也盡正義除周易外俱本前人成書而刪訂之自梁以下義疏家已不能盡從漢人所以孔氏亦因之然其元元本本引據詳明實無忝正義之目然則易疏罕徵典籍當由王輔嗣棄舊聞自標新解不能以漢儒古義與之證明非其攻訂之疏也特沖遠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祖尚元虛義多浮飾是以棄而不用而其所損仍蹈覆轍何其言之自相違背邪朱子謂孔氏諸疏易書爲下然書疏名物典制終足以資學者之攻證不以易疏之數衍也故雖爲僞孔而設尚不苟于朱擇惟諸疏于注家不能無所回護還有非碰往往壅蔽其說未免失之然唐以前武經之書存者絕少竭穎孔疏所載猶可以得見其梗概雖陸氏釋文終不及其所載之多況其書既本前人義疏而成又歷經唐初諸儒奉訂覆審始爲頒行豈得與一統官書相提竝論究心經學者必先從事于此而後及唐以下諸家庶得先河後海爲山觀貨之義又案禮記疏撰人有賈公彥而周禮儀禮二疏獨爲貫

經義叢鈔

氏撰定左傳疏獨人有楊士勛而穀梁疏闕之賈疏視孔疏熙不如楊疏僅可與徐彥之疏公羊稱善而已衛正叔之孔疏若雖爲校而有宋刑昺諸疏勘取以充數而已若如歐陽氏倡刪定正義之說姚鼐山因之摘爲要義一書此則一家之見究無當于唐人敕撰之作也

夏小正疑則見解 洪震煊

正月斗柄則見傳云斗柄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竪云天官書星無名斗魁者近注家皆謂魁星即柳星則見爲昏見鶉火者昏辰繫于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昏中斗柄縣在下則旦者晨正月斗柄則見若已爲昏也又小滿之候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斗柄則見四月晨見參則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驟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晨見而復伏伏而再見仰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于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于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有秒古人時候早二月已耕故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啓蟄時啓蟄見而後耕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晨見而復伏伏而再見仰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于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于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有秒古人時候早二月已耕故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啓蟄時啓蟄見而後耕也

斗柄懸在下則旦者晨八月辰則依內火者昏辰繫于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昏中斗柄懸在下則旦者晨正月斗柄則見若已爲昏也又小滿之候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斗柄則見四月晨見參則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驟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晨見而復伏伏而再見仰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于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于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有秒古人時候早二月已耕故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啓蟄時啓蟄見而後耕也

易之卦位矣疊先甲後甲爲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此納甲之義碻所不取至先三日爲辛後三日爲丁義取丁寧正合碻注因事申令之意而此說亦非疏斥爲無端妄作則不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涉淺近鈔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賈魏而廣之非也增損大旨足以推析武庫孔氏槩置評駁不復遵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釋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發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槩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旁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輯心詮解庶復其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瑨其二二古文散見說文及釋書者取以參攻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爲之疏釋俾賈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鴈穎達上耶要之闕漢儒之闇奧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言也哉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臨定山

唐貞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謂之正義由是易書詩禮春秋之學皆宗于一窩惟訓詁酌承波洽兩漢意旨箋釋精決六朝一旦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兼裡型垂萬世其紬繹繁言誠足洽門戶當同之習而支離曲證亦免阿私所好之獎昔朱子嘗論之矣曰五疏之中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書易爲下試參稽而博攷之猶可知其得失所在晉易在輔嗣宗尚元風盡棄象數注之晉既無古善之可尋疏之者雖免詮釋之未嘗然亦間有推明鄭義者訟九二人三百戶則引下大夫一成之地之說復家七日來復則引六日七分之說且有專闢鄭義而并不細案王注皆乾卦大人本指九五惟九二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此其兩據文言以解經故云利見大人惟二五爲說乃謂設爻之大人俱不指九五則失易之卦位矣疊先甲後甲爲融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此納甲之義碻所不取至先三日爲辛後三日爲丁義取丁寧正合碻注因事申令之意而此說亦非疏斥爲無端妄作則不解矣其間引莊氏張氏褚氏諸家之說皆義涉淺近鈔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賈魏而廣之非也增損大旨足以推析武庫孔氏槩置評駁不復遵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然則將如何而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氏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釋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發法都爲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槩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旁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輯心詮解庶復其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瑨其二二古文散見說文及釋書者取以參攻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爲之疏釋俾賈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鴈穎達上耶要之闕漢儒之闇奧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言也哉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周中孚

唐貞觀中孔穎達與頒古等受詔撰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攻證增損書始布下雖署孔穎達名其實非出一手自是以來著爲定論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所取信也其書專釋一家注文爲正義而盡遵漢學故于易書則不從鄭注左傳則不從服虔與陸氏釋文所主各家無以異也盡正義除周易外俱本前人成書而刪訂之自梁以下義疏家已不能盡從漢人所以孔氏亦因之然其元元本本引據詳明實無忝正義之目然則易疏罕徵典籍當由王輔嗣棄舊聞自標新解不能以漢儒古義與之證明非其攻訂之疏也特沖遠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祖尚元虛義多浮飾是以棄而不用而其所損仍蹈覆轍何其言之自相違背邪朱子謂孔氏諸疏易書爲下然書疏名物典制終足以資學者之攻證不以易疏之數衍也故雖爲僞孔而設尚不苟于朱擇惟諸疏于注家不能無所回護還有非碰往往壅蔽其說未免失之然唐以前武經之書存者絕少竭穎孔疏所載猶可以得見其梗概雖陸氏釋文終不及其所載之多況其書既本前人義疏而成又歷經唐初諸儒奉訂覆審始爲頒行豈得與一統官書相提竝論究心經學者必先從事于此而後及唐以下諸家庶得先河後海爲山觀貨之義又案禮記疏撰人有賈公彥而周禮儀禮二疏獨爲貫

經義叢鈔

氏撰定左傳疏獨人有楊士勛而穀梁疏闕之賈疏視孔疏熙不如楊疏僅可與徐彥之疏公羊稱善而已衛正叔之孔疏若雖爲校而有宋刑昺諸疏勘取以充數而已若如歐陽氏倡刪定正義之說姚鼐山因之摘爲要義一書此則一家之見究無當于唐人敕撰之作也

夏小正疑則見解 洪震煊

正月斗柄則見傳云斗柄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竪云天官書星無名斗魁者近注家皆謂魁星即柳星則見爲昏見鶉火者昏辰繫于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昏中斗柄懸在下則旦者晨正月斗柄則見若已爲昏也又小滿之候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斗柄則見四月晨見參則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驟三十度許故晨見

遺又從爲之辭曰夏四月小勿者傳寫飾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祭眞證說不可通矣因作此以正之

禹鑿龍門考　陳鳴鶴

水莫大於河河莫險於龍門河源不自積石始禹之導河自積石始則禹之鑿龍門亦必自積石始何也水經云河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鄭注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漢書地理志曰左馮翊夏陽縣禹貢龍門山在北龍門亦名梁山水經注曰導河積石歷峽梁山經所謂龍門也自積石至龍門相距五千五百餘里孔穎達正義曰三千餘里按積石山有二唐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小積石在河州枹罕郡州龍支縣界孔氏謂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導河之積石故云三千餘里于是李賢注後漢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杜佑通典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與孔氏謂同蔡傳復因其說而仍之耳龍門山亦有二杜佑通典曰同州韓城縣龍門山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其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考韓城古之夏陽夏陽有梁山龍門山劉昭補注郡國志曰太史公曰遷生龍門皋昭曰在縣北龍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終州龍門即皮氏古之壺口後魏改曰龍門西至宋又改爲河津括地志曰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然則當日鑿山之始終州之龍門固名壺口不名龍門也蔡傳引李復說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祠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禹鑿龍門起於張仡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築在河北岸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二城相距各四百里中城在麟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麟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麟勝州東北二百里以今輿地考之河自大積石山由陝西西寧衛至河州入塞歷蘭州寧夏榆林諸衛復出塞邊麟豐州西折而東邇三受降城南折而南邇麟勝州東入於東城也案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曾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振軍華爲振武節度使治田重華請募人屯田東起振武轄而西邊雪中界極於中受降城李復謨以重華營田之所起爲禹鑿龍門之證矣竊以爲不然孟子曰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言其順水之性若無事然非謂其真無所事也呂覽仲夏紀古樂篇曰禹鑿龍門降通泗水以導河墨子兼愛中篇曰禹北爲防原瀉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賈讓治河奏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也禹之導河不過循行故道非真有穿鑿之事則河源實見命當禹之導河不過循行故道非真有穿鑿之事則河源實見命當日何不如漢之張騫唐之劉元鼎元之都實之探源星宿而轉自都州龍支縣之小積石山而止此則大不可解者竊謂鯀之治水已辰九載所施之功未必全無可紀特處置失當恐漂煩興故績用弗成禹席鯀之餘緒加以八年之久躬親胝脛不生毛施人所不能施之力成人所不能成之功孔疏所謂鑿山穿地自積石至海皆然其言要自有據若弟因舊修闢去其壅遏以決水勢一桑鄧蔑足以竟之矣安見禹之爲大禹之爲神也哉至龍門未鑿之先其故道亦有可得言者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之先其故道逆流名曰洪水禹疏通之盡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疏通之盡出孟門之上口也觀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傳絲曰孟門之上口也觀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似龍門而不能通相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也觀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似龍門而不能通相之陸是也裴駰記曰龍門山北有河口路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絲治水時龍門正道未闢呂梁未鑿名錯開河朱子亦云未經鑿治時龍門西流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故此爲患甚甚考之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當日龍門未鑿出孟門而逆流汎濫積溢不可底止及禹治之而後河循龍門而華陰而底柱而盟津而東注爲九河同逆河入海矣李氏有見於積石

二月庚戌之後驗之經傳當時置月在歲終矣然文元年閏三月傳歲竟餘於終之義杜注云有餘日歸之於終積而成閏孔疏云月朔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歸之於終積成一月置閏皆不言歸於何時惟萬充宗明言歸餘日於歲終故杜氏作長厤推步經傳上下月日中閒置閏以通之但文元年三月閏二年正月閒距十月而再閏毋乃數乎十二年十一月閒十六年五月閒距四十三月而再閒毋乃疏乎惟江慎修云當時不頒正朔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日月常有參差如昭二十二年經書十二月癸酉日食而傳歲終有閏明年正月為壬寅朔經之十二月即傳之閏月是周術魯術不同也劉歆之三統術術術不同也總之經從赴告月日或有閏文傳閏例在歲終皆時閒魯諸國算術失傳無從稽覈王肅城梅氏云考古以歲終置閏爲合定時以無中氣置閏爲妄故以授時消長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其得閏多也近世歐羅巴術只有閏日而無閏月時憲密西算入中法仍以無中氣月置閏律書淵源前編歲實小餘一八七五後爲歲實小餘三三四四二〇一四一五似有消長倘得其較數上推春秋交食置閏當更密合矣

魯詩三歲宦女解　金廷棟

石經魯詩三歲宦女毛詩作貫訓貫爲事盍本爾雅義案宦臣也宦爲臣僕見國語八宦于吳韋昭注訓宦爲臣臬言三歲爲臣臣莫我肯顧而將去矣三歲宦女同春秋左氏傳宦三年矣文法比事字義深依箋豢碑謂宦即貫字不足據以解此

齊樂施晉樂施解　金廷棟

左氏傳昭公十年齊欒施來奔公羊傳昭公十年晉欒施來奔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欒氏公羊異矣案晉即齊字晉齊一也攷晉卦之晉孟氏易作齊（見釋文）說文譯从日从𨸏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盍齊可爲晉晉不可爲譬案邑石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則爲晉非古齊字讀爲齊也公羊不異

石經穀梁傳攷　金廷棟

嘉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亭人（炎武）金石文字記謂說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通者三字細思之有不全爲誤者聊爲識之并于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攸也攸志（此條顧案本無）案志古文識字（周禮保章氏後鄭注）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作志左氏傳以志作志（僖二十有五年）且日志之（昭四年傳）歲聘以志（襄十有四年）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若言子何不志三月卜郊也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下何用弗受也何以案弗者不之深者也春秋僖二十有六年公追齊師至齊師弗及公羊傳注弗不義遏故傳作弗受）石經作不受此皆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觀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頤煊

禹貢降水壞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武故堂邑皆在北東入海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通也二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宋師蔡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漢齊師宋師蔡師及楚人戰于城濮無從稽覈王肅城梅氏云考古以歲終置閏爲合定時以無中氣置閏爲妄故以授時消長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其得朔多近世歐羅巴術只有閏日而無閏月時憲密西算入中法仍以無中氣月置閏律書淵源前編歲實小餘一八七五後爲歲實小餘三三四四二〇一四一五似有消長倘得其較數上推春秋交食置閏當更密合矣

石經穀梁傳攷　金廷棟

也宦爲臣僕見國語八宦于吳韋昭注訓宦爲臣臬言三歲爲臣臣莫我肯顧而將去矣三歲宦女同春秋左氏傳宦三年矣文法比事字義深依箋豢碑謂宦即貫字不足據以解此

齊樂施晉樂施解　金廷棟

左氏傳昭公十年齊欒施來奔公羊傳昭公十年晉欒施來奔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欒氏公羊異矣案晉即齊字晉齊一也攷晉卦之晉孟氏易作齊（見釋文）說文譯从日从𨸏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盍齊可爲晉晉不可爲譬案邑石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則爲晉非古齊字讀爲齊也公羊不異

石經穀梁傳攷　金廷棟

嘉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亭人（炎武）金石文字記謂說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通者三字細思之有不全爲誤者聊爲識之并于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攸也攸志（此條顧案本無）案志古文識字（周禮保章氏後鄭注）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作志左氏傳以志作志（僖二十有五年）且日志之（昭四年傳）歲聘以志（襄十有四年）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若言子何不志三月卜郊也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下何用弗受也何以案弗者不之深者也春秋僖二十有六年公追齊師至齊師弗及公羊傳注弗不義遏故傳作弗受）石經作不受此皆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觀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頤煊

禹貢降水壞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武故堂邑皆在北東入海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通也二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宋師蔡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漢齊師宋師蔡師及楚人戰于城濮無從稽覈王肅城梅氏云考古以歲終置閏爲合定時以無中氣置閏爲妄故以授時消長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其得朔多近世歐羅巴術只有閏日而無閏月時憲密西算入中法仍以無中氣月置閏律書淵源前編歲實小餘一八七五後

云鴻洪水也書曰降水警予說文降讀若鴻皆與共聲相近若作絳則破讀矣故鄭君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其證五也有此五證禹貢降水當以鄭君之言爲證桑欽雖傳古文尚書而班固不言古文以爲絳水或欽亦兼采今文家說故其言與鄭君違也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洪震煊

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太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此必古文家說也漢書地理志于上黨屯留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于信都國信都云禹貢絳水亦入海云桑欽言絳水云禹貢絳水而不云古文明非古文家之說地理志引禹貢字作降溝洫志亦作降而地理志郡國下字特作絳二文是錯竝亦有矣于古文故鄭君駁之以爲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鄭君傳古文是降非絳益信地理志郡國下之絳水非古文家說降水在漢時已難尋其故道故鄭君以爲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云近所謂云其故道與鄭君自爲疑詞不敢確指淇水即爲降水屯氏河即禹河故道以經典無明文故言之過慎顧或壞水經注絳亂漳津漳絳通稱謂降即漳則難信也禹貢有二水而同一名者矣如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是也未有一水而二名者也如果一水冀州曰衛漳道河曰降水忠質之世主名山川何有此繁稱之文哉況地理志漳絳竝列漳水入河絳水入海是古者漳絳二水分也降水非絳亦非漳案溝洫志王橫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廁有金堤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亦王橫所謂稍西也即謂禁所謂放河使北

臆專已守殘距知鄭學之閎遥哉

易消息解 陳 喬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消息者陰陽之長之名也陰不自生麗陽而生故陽言息陰言消以消陽爲義易繇乾鑿度曰易无形畔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又曰乾坤相並俱生日相並俱生則易變而爲一二亦生矣一變而七二亦變而八矣七變而九八亦變而六矣由一而七而九陽之息也由二而八而六陰之消也然在形變之始有形无質至分爲天地而後陰陽之氣出入變化不可形象其最顯者莫如日月繫辭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庖犧於是仰觀俯察以三畫氣一七九即效法爲二八六之三畫以爲天地之象因以乾坤相合爲日月之象以明消息見月三日震見于庚明生于下而得震象焉八日上弦見丁明盛于下而得兌象焉十五盈于甲明滿而乾象著矣是爲陽息月十七日晨見于辛魄生于下而得巽象焉二十二日下弦消而魄盛于下而得艮象焉至二十九日入于乙明盡而坤象成矣是爲陰消晦朔之間日月藏于壬合于癸陰陽相通而得坎離象焉坎離者陰陽之合也庖犧既立八卦又慮陰陽消息之旨未能發揮旁通於是以三爻六因而重之以復臨泰觀剝坤遘遯否大壯夬乾十二卦立消息以辭卦附之錯綜參互而後以陽統陰以陰從陽之義始大備漢時言易者皆明消息然亦有雜合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之箋易也述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其二消息也則以卦氣六日七分之說解之然其注復卦云建戌之月陽氣已盡亥之月純陰用事主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與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戌復在子陽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與繇覺圖所言卦氣不合其言餘卦爻象以爻辰解之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則是六十四卦乾坤十二爻辈聖人設卦以盡情僞之意故荀氏言消息較鄭氏密其言乾升坤降與乾鑿度所言合虞仲翔所以謂荀諝之注有愈俗儒也然其注泰卦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弧萬物盛長也壯貞明者始盛然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言消也是以息爲陽之生消爲陰之用不以陽生爲積善陰生爲積不善于聖人易消息解 陳 喬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消息者陰陽之長之名也陰不自生麗陽而生故陽言息陰言消以消陽爲義易繇乾鑿度曰易无形畔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又曰乾坤相並俱生日相並俱生則易變而爲一二亦生矣一變而七二亦變而八矣七變而九八亦變而六矣由一而七而九陽之息也由二而八而六陰之消也然在形變之始有形无質至分爲天地而後陰陽之氣出入變化不可形象其最顯者莫如日月繫辭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庖犧於是仰觀俯察以三畫氣一七九即效法爲二八六之三畫以爲天地之象因以乾坤相合爲日月之象以明消息見月三日震見于庚明生于下而得震象焉八日上弦見丁明盛于下而得兌象焉十五盈于甲明滿而乾象著矣是爲陽息月十七日晨見于辛魄生于下而得巽象焉二十二日下弦消而魄盛于下而得艮象焉至二十九日入于乙明盡而坤象成矣是爲陰消晦朔之間日月藏于壬合于癸陰陽相通而得坎離象焉坎離者陰陽之合也庖犧既立八卦又慮陰陽消息之旨未能發揮旁通於是以三爻六因而重之以復臨泰觀剝坤遘遯否大壯夬乾十二卦立消息以辭卦附之錯綜參互而後以陽統陰以陰從陽之義始大備漢時言易者皆明消息然亦有雜合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之箋易也述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其二消息也則以卦氣六日七分與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戌復在子陽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與繇覺圖所言卦氣不合其言餘卦爻象以爻辰解之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則是六十四卦乾坤十二爻辈聖人設卦以盡情僞之意故荀氏言消息較鄭氏密其言乾升坤降與乾鑿度所言合虞仲翔所以謂荀諝之注有愈俗儒也然其注泰卦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弧萬物盛長也壯貞明者始盛然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言消也是以息爲陽之生消爲陰之用不以陽生爲積善陰生爲積不善于聖人易消息解 陳 喬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消息者陰陽之長之名也陰不自生麗陽而生故陽言息陰言消以消陽爲義易繇乾鑿度曰易无形畔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又曰乾坤相並俱生日相並俱生則易變而爲一二亦生矣一變而七二亦變而八矣七變而九八亦變而六矣由一而七而九陽之息也由二而八而六陰之消也然在形變之始有形无質至分爲天地而後陰陽之氣出入變化不可形象其最顯者莫如日月繫辭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庖犧於是仰觀俯察以三畫氣一七九即效法爲二八六之三畫以爲天地之象因以乾坤相合爲日月之象以明消息見月三日震見于庚明生于下而得震象焉八日上弦見丁明盛于下而得兌象焉十五盈于甲明滿而乾象著矣是爲陽息月十七日晨見于辛魄生于下而得巽象焉二十二日下弦消而魄盛于下而得艮象焉至二十九日入于乙明盡而坤象成矣是爲陰消晦朔之間日月藏于壬合于癸陰陽相通而得坎離象焉坎離者陰陽之合也庖犧既立八卦又慮陰陽消息之旨未能發揮旁通於是以三爻六因而重之以復臨泰觀剝坤遘遯否大壯夬乾十二卦立消息以辭卦附之錯綜參互而後以陽統陰以陰從陽之義始大備漢時言易者皆明消息然亦有雜合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之箋易也述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其二消息也則以卦氣六日七分與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戌復在子陽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與繇覺圖所言卦氣不合其言餘卦爻象以爻辰解之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則是六十四卦乾坤十二爻辈聖人設卦以盡情僞之意故荀氏言消息較鄭氏密其言乾升坤降與乾鑿度所言合虞仲翔所以謂荀諝之注有愈俗儒也然其注泰卦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弧萬物盛長也壯貞明者始盛然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

言消也是以息爲陽之生消爲陰之用不以陽生爲積善陰生爲積不善于聖人易消息解 陳 喬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消息者陰陽之長之名也陰不自生麗陽而生故陽言息陰言消以消陽爲義易繇乾鑿度曰易无形畔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又曰乾坤相並俱生日相並俱生則易變而爲一二亦生矣一變而七二亦變而八矣七變而九八亦變而六矣由一而七而九陽之息也由二而八而六陰之消也然在形變之始有形无質至分爲天地而後陰陽之氣出入變化不可形象其最顯者莫如日月繫辭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庖犧於是仰觀俯察以三畫氣一七九即效法爲二八六之三畫以爲天地之象因以乾坤相合爲日月之象以明消息見月三日震見于庚明生于下而得震象焉八日上弦見丁明盛于下而得兌象焉十五盈于甲明滿而乾象著矣是爲陽息月十七日晨見于辛魄生于下而得巽象焉二十二日下弦消而魄盛于下而得艮象焉至二十九日入于乙明盡而坤象成矣是爲陰消晦朔之間日月藏于壬合于癸陰陽相通而得坎離象焉坎離者陰陽之合也庖犧既立八卦又慮陰陽消息之旨未能發揮旁通於是以三爻六因而重之以復臨泰觀剝坤遘遯否大壯夬乾十二卦立消息以辭卦附之錯綜參互而後以陽統陰以陰從陽之義始大備漢時言易者皆明消息然亦有雜合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之箋易也述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其二消息也則以卦氣六日七分與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戌復在子陽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與繇覺圖所言卦氣不合其言餘卦爻象以爻辰解之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則是六十四卦乾坤十二爻辈聖人設卦以盡情僞之意故荀氏言消息較鄭氏密其言乾升坤降與乾鑿度所言合虞仲翔所以謂荀諝之注有愈俗儒也然其注泰卦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弧萬物盛長也壯貞明者始盛然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

左傳之所謂龍度天門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之法以觀天象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鄭司農云馮相氏保章氏鄭康成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記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厤太歲非此也又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賈公彥疏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復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也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由此推之則知古厤太歲跳辰以是年冬至爲甲寅漢厤太歲不跳辰以是年冬至爲丙子也天官書用石氏之說曰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曰明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婁奎女虛危晨出出東方太初厤在營室東壁在卯日單閼二月出出太初在奎婁此漢厤之歲星也由此推之則知古厤太初元年歲星在星紀之次太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日丙子言百四十四歲星與太初厤起歲星之行度相去二辰一以爲太歲在寅一以爲太歲在子也然歲星行度時有盈縮順逆雖稱百四十四年跳一辰不過約舉大端續漢書律厤志引虞恭宗訢等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奇益三統厤由十一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以千七百二十八年計十二超爲一周則八十二周之外尚餘三千五年故云有奇究之上古之年荒遠難稽襍四分術則減少九千三百六十七歲皆未可盡信若以漢太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復得本星度之語檢之則一百二十八年又四分年之一而跳一辰近人以新法求之則八十七年而跳一辰此則超辰之數不可泥也或謂閏道攝提格爲歲星行度之年則未必然歲星右行此年在攝提格明年當在赤奮若又明年當在困敦安得以攝提格單閼執徐爲次乎此則行度之年不可通也若大太陰之名始見于淮南子天文訓而天官書則謂之歲陰漢天文志則謂之太歲甘氏歲星經則謂之攝提且天文訓言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言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則太陰太歲之名不可分也惟古厤漢厤之異致故甲寅丁丑之疑知年名焉遷以下二十一字之非武帝詔書厤衛甲子篇之爲殷厤而

非漢厤則無可疑矣是不可以不辨 編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攝提格 錢

太初元年歲名之不明一由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一由不知太歲陰陰之有別太歲百四十四年超一辰此太初法班氏著之律厤志者志云遷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摄提格之歲中冬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出星紀癸女六度日躔在星紀而是月斗杓建子故太歲在子與上元泰初所在相合故云已得太初本星度然所舉者一元之歲數積算四千六百一十七超辰三十二推之當在甲辰非丙子也必加十三萬九千五百一十歲而得上元丙子故志又云漢厤用石氏之說以攝提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婁奎女虛危晨出出東方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也此歲數之超辰之歲九百九十三故東漢時太史令虞恭等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日丙子言百四十四歲星超一辰一周之數以十二乘百四十四其推歲所在則百四十四分歲得千七百二十八爲歲星歲數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乘則行一次其餘知太歲則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乘則一百二十八年又四分年之一而跳一辰近人以新法求之則八十七年而跳一辰此則超辰之數不可泥也或謂閏道攝提格爲歲星行度之年則未必然歲星右行此年在攝提格明年當在赤奮若又明年當在困敦安得以攝提格單閼執徐爲次乎此則行度之年不可通也若大太陰之名始見于淮南子天文訓而天官書則謂之歲陰漢天文志則謂之太歲甘氏歲星經則謂之攝提且天文訓言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言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則太陰太歲之名不可分也惟古厤漢厤之異致故甲寅丁丑之疑知年名焉遷以下二十一字之非武帝詔書厤衛甲子篇之爲殷厤而

周天削竊無由超辰益不知歲星自有行分其超辰由積年而見與日之周天無與也明乎超辰之法則太初元年之爲丙子而合于上元本星度何疑至於虞恭蔡邕並以太初元年爲丁丑說者以爲由不知太歲超辰故誤丙子爲丁丑此則不然漢志明云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則歲名固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甘武帝紀太初元年仍以冬十月爲歲首而次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夏五月始正歷以正月爲歲首是皆始改元卦七年爲太初元年而公孫卿等所推太歲在子實在正月前迨改歷後既以正月爲歲首則十一月當屬之上年而太初元年爲丁丑矣若以爲丙子則太歲與歲星不相應何則歲星在歲前既以十一月出星紀則本年必以十二月出元枵矣益改元自在丁丑而厤家據所推冬至以立法定用丙子爲元兩不相蒙也更下推至壬莽建國五年距算一十六未及超辰之限自丁丑推之太歲正在酉故莽傳云倉龍癸酉若以太初元年正月後爲丙子則推壬建國五年未及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無此法矣故太初元年正月後爲丁丑而正月前冬至厤元則太歲爲丙子若史記所云年名閼逢攝提格漢志所云復得閼逢攝提格則自指丙子歲之歲陰所在言之非太歲也自東漢後學言歲陰學者或主廣雅之說欲合歲陰太歲而一之而知二者之分者又或言之不詳竊謂太歲者歲星出時斗杓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太陰者歲星出時衆官中陰德星所直十二辰之位也古人詳於天事尊禮太一奉承帝車既以歲星之出步應而復繫之以斗杓維之於天一二者相應會天位而重民時之義也言太歲者與明於鄭氏言太陰者莫備于淮南鄭注周官馮相氏保章氏皆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所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者知此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亦以正月出于亥宮正月斗柄建寅即命此年爲太歲在寅也鄭又云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者歲星由丑而子而亥以至亥爲右行歷天盤十二位一周天太歲由子而丑而寅以至亥爲左行歷地盤十二位一周一行于天一行于地太歲之見于鄭義者固如此其精斷也淮南子言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史記天官書則列直斗口三星曰陰德或曰天一此太陰歲星

書後閼太初之術不傳其厤術甲子篇不知何時襍入首尾七十六年即推步家四章爲一部之法其間歲陽歲名本多舛錯又與爾雅不符當有誤脫其太初天漢太始征和等年號司馬貞指爲褚先生所續章懷卿疑爲劉歆三統厤譜有之今細檢篇中記焉逢攝提格以後凡二十八閏與資治通鑑所載殷厤高后元年甲寅起至武帝元鼎五年己巳止七十六年中閏月無一不合則此篇是殷厤而非漢厤太初以後年號則後人竄改也厤書所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本文與漢志略同其下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凡二十一字即甲子篇之首行此必後人傳寫重出誤接于詔書之下今試讀詔書上文既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爲而下文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有是理乎漢志載詔書無此二十一字其爲衍文無疑也漢志云迺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孟康注云此爲甲寅之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此甲寅之年而漢志以爲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厤太初不同唐書厤志引一行日度議云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說者云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也又云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超一辰一周之數以十二乘百四十四其推歲所在則百四十四分歲得千七百二十八爲歲星歲數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乘則行一次其餘知太歲則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乘一次其餘知太歲則以六十除積次不盈者自乘則一百二十八年又四分年之一而跳一辰近人以新法求之則八十七年而跳一辰此則超辰之數不可泥也或謂閏道攝提格爲歲星行度之年則未必然歲星右行此年在攝提格明年當在赤奮若又明年當在困敦安得以攝提格單閼執徐爲次乎此則行度之年不可通也若大太陰之名始見于淮南子天文訓而天官書則謂之歲陰漢天文志則謂之太歲甘氏歲星經則謂之攝提且天文訓言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言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此則太陰太歲之名不可分也惟古厤漢厤之異致故甲寅丁丑之疑知年名焉遷以下二十一字之非武帝詔書厤衛甲子篇之爲殷厤而

之證淮南先言天一元始後言太陰元始異名而同實也又云太陰在寅未鳥在丸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又云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以太陰配四象及鉤陳則太陰爲星象矣又云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合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大歲星以十一月出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大寅之下則太陰必非太歲明矣又云子爲閉主太陰在子丑之冬至非丑之冬至也漢太陰則固顯然分別必非一物明矣太陰之見于淮南者又如此其詳盡也太陰由寅而左行及史記則太歲由子而左行歲星之于天則由丑而右行是太初元年歲名攝提格歲星在丑則太陰必在寅淮南言歲星次舍與太初悉合若甘石悉差兩月蓋甘石戰國時人所用者周正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故耳其實不異也史公載之天官書備矣斷而漢書天文志承之遂成岐說律厤志載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歲在星紀娄女六度下復云正月歲星出婺女明以正月爲十一月蓋用甘石成文也且天文志所紀太歲年名自以所用之厤爲主迭不舍太初而從甘石其詳書之以太歲太陰同稱書龍者散文或可通稱耳猶之石氏星經以攝提爲太陰而天官書謂歲星一名攝提皆據歲陰言也歲陰者歲星出時陰德三星所值之辰也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攝提格月名畢漢志則云太歲在子孟康注漢志謂太初之元當是甲寅愚竊以爲不然年名甲寅月當爲丙寅何云月名畢聚乎索隱謂班固用三統與太初厤不同是又不然漢書先敘太初次敘三統截然不紊何得謂無超辰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所謂寵度天門者非太歲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年一歲而太歲有二名無是理也或又以太歲後二位爲太陰謂此以太陰紀歲不知太歲即太陰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廣雅云太陰太歲也知太陰太歲之非一則知古人不刱以太陰紀歲矣如

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太初元年太歲是干且史記以爲攝提格者此殷厤之元太初厤所用故也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商舊術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其說是也其云太歲在子以太初始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漢志云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己得太初本星度其云上元泰初云須得閼逢攝提格可知爲厤術之元矣

淮南子天文訓

淮南子時則訓

淮南子地形訓

淮南子墬形訓

淮南子兵略訓

淮南子人間訓

淮南子泰族訓

淮南子要略訓

淮南子修務訓

淮南子齊俗訓

淮南子本經訓

淮南子主術訓

淮南子繆稱訓

淮南子道應訓

淮南子氾論訓

淮南子詮言訓

淮南子說山訓

淮南子說林訓

淮南子脩務訓

淮南子泰族訓

淮南子要略

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宜故西方爲義漸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刑盛陽陽氣含閉信之義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故中央爲智五者道德之際也鄭注禮其說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尸子曰冬爲冬亦同此說二說大同小異按孔子曰知者樂水則以水爲知土爲信者其說得之按揚子以性爲善惡混而太元仍以仁義禮知虎通之說合云知周易以來古義也故乾鑿度亦云水土二行兼知兼信義引以立說木金水火非土不載仁義禮知非信不成明乎五者之爲性則性之善也不辨而自明矣爲言乎六情本于六氣也按左氏傳于太叔述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翼奉奏請亦嘗言之曰北方之情好也東方之情怒也南方之情樂也西方之情哀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白虎通之論六情說與之同此周漢以來六情之說也明乎六者之爲情則情之有欲也亦明矣爲言乎率乎性則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按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以懷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此言情之善乎性而善者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荀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矣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率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此言情之悖乎性而不善者也然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者何謂也曰此其說詳見於中庸蓋性有三品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者一於善也故曰性相近也然則性既善矣孔子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何也曰此言學也非言性也上下之義孔子嘗自言之矣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其意曰唯生知之上知與困而不學之下愚斯不可移耳苟非生知則非學不成也苟困而不學則亦無不善也然則性既善矣亦有待于教乎曰有性之有待於教者情爲之也凡人固天地陰陽之氣有哀樂喜怒之情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故中央爲智五者道德之際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孔子言盡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孔子言盡其五常之道也董仲舒曰性非教化不成性言存性中庸亦曰率性之謂道修道者脩其五常之道也故節又曰民之性知節知節待襲而爲善斯言也得之矣董子言性與情相混而不分劉歆班固襲之遂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之在盡其五常之性而已孔子而後言性者惟孟子賤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混是直以情之有欲者爲性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是直以性言存性中庸亦

之通恐失之遠矣

曾氏一貫論 洪震煊

夫蓍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毌生從毌從貝從貝則非一物從毌則非一數羅纘道妙必經慮于虛無也錯綜理趣宣辭賛于孤陋也貫字從貫貫成賓文實義不虛貫教非一貫之與貫旁通情矣周語載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記者孔子之言曰內思單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記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通義一貫之雅詁闕若中庸表必有實功閘一知十亦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求是爲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曾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于冥漠之鄉搞語從容洗怨于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少之乾也上貫二木之才也上貫一神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以貫與貫異致彼神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己兩盡必强譏事數之全乃克鑽物情之變悟曰忠信爲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爲末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爲偶一三爲函一四成四分五衆五行八八爲六爻出爲七分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于十而全數見矣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稱周禮六史算器謂之中考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忽從忠出忠知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貫如法得一蓋取諸此證書曰先其算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曾子首稱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門人不知何謂子曰曾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一貫之義忠恕盡之矣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一貫之義也

曾子一貫論 趙春沂

一毌之指或曰兼體用或曰兼行或又曰一爲忠毌爲恕此皆不明乎六書之證者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毌一者何他初大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毌之指無可易者今且即說文推之王天下所貫往也孔子曰一毌三爲王三者天地人也今被衛宏求中經及邊形之法天體圓者徑一而圍三地體方者徑一而圍四徑一者即一毌之衷也又甲字下引太一經頭宜爲甲甲爲人頭而古文甲始于一見于十是亦以一毌十之象是一毌之指通乎天地人也才艸木之初也从一上毌一將生枝葉一地也竪才即古文哉載釋詁注引書茂哉釋文作茂才才哉皆始也是一毌之恉又即萬物權輿之說也百十十也數十百爲一貫是老子一生二之理又于此可悟也海大鎮也一鎮毌二者爲地如天从二在天地之間丞字从一猶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天从一猶地也故古文土丁字皆从一从一者上下通也此非一毌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一而四方中央以簡此文非一毌之謂乎且曾子之所謂忠恕者二字皆从心古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也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含一即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毌亦與六書之證合此皆證之說文而無不可通者也特是一毌本古路故莊子德充符曰以可不可

合而與毛傳與石載士爲組則誤文與毛傳合而與公正異孰得孰失有不可得而考者矣一則字體之寬改也以務爲攸以智爲敗以寶獻之寶爲藏賜賜通借而失之怠懶也說文有惓無怠其萌蘖荷說文曰芽滋荷鍔侯之爲萌也牟母之爲鞪也白蹢之爲貊也商何之爲荷也叔籍之爲鮽也牟母之爲鞪也當互之爲貊也留騏之爲騏騮也見於歌文注者猶存古文假借之遺不特脊令卑居毛傳爲近古也今之尒正增益偏傷殊失古意此後儒之誤非元本然也且說文引尒正騊騵騵顏今尒正竝無其文則其言之底誤固已多矣其顏與說文背者若二足而羽謂之鳧四足而毛謂之獸是也膏臆與窩兕相似其非羽族甚明以膏爲羽族始起於秦漢之世尒正爲叔孫通梁文所增益將從釋古今之異言亦得備存一義耳由前之異者觀之異而不害其爲同也由後之異者觀之有所以致異之故也知其所以異則知其無弗同矣

孔子適周考方觀旭

孔子適周史記世家未繫爲何年水經注以爲孔子年十七適周檢世家載適周事本於孔子年十七之後則水經注實與相合孔子年十七時爲魯昭公七年是年夏四月春秋書日食體官子問篇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之與之時事相合閻氏百詩攀荼隆謂孟釐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叔仲叔孫於魯君而得適周則爲昭公之二十四年竊以此說未是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經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夏五月乙未邾子穿卒二月丙戌五月乙未相距甫六十九日豈有敬叔身遭大故甫及踰月親與未葬即請從師遠遊者乎

論語大德小德解方觀旭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然則可有乃不責其備之辭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爲證但從古注未見孟子夏之語必有舛也

曾點鼓瑟解方觀旭

四書釋地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始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儛王孫賈女鼓瑟而歡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侍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婦欽酒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以此斷曾點之時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又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則記點之作而前此二子並應作而後對可知

禹都考　金鶚

世言禹都安邑其說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然考之近世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其考徵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於晉陽樂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及郡古文亦云居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謂之說皆非踏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翟故漢志云云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遜舜子于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即所避之處以爲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於潁川郡陽城下云禹都之於陽翟下云夏禹所都蓋以遷都之後仍以舊名名之而曰夏禹所都猶言夏禹國也應劭之說非臣瓚之說亦非世本以禹都陽城爲本在晉陽爲末也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陽翟故漢志兼舉之耳其實陽翟即夏禹國也故漢志又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亦云禹都陽翟非陽城也是其證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金鶚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法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千井出一乘出車一乘甸制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鶚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小國五十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說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竊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說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二十家爲匹馬十二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八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千乘士百人徒二百八十終爲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八徒二千八百人此二說皆本於司馬法而鄭康成注論語又兼用之以爲一井三家出一車一車三人出一車十人七十人共一車二十一人步卒七十二人賈竪三人以從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竪三人以從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見杜佐傳子注共一百人馬牛羣委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基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甸不止境內之是爲千乘之本法三十八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十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八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于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衛而不用惟莧田講武乃行萬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調練家出一人不爲屬民也若大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適車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莧田之用耳舜奏則充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頌緣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祗與田通俱放井地即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頌緣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疇不均若荀境內山川皆多而封域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襲山川附庸而言也

經義叢鈔

孟子則專言殷土百城鄒魯宮室洛邑等制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日方里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數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易三易之法其歲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鄙沃謂歲歲耕之不休息也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一井當一井十八百畝不同其通率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百里也通率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百里也通率夫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耳有車乘伯其作之之則受殷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大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招搖在上解　金鶚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象武勁舉之威好惡天命也招搖是在北斗杓端第七星招搖為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是也招搖一為天矛星主伐一為天槍星主兵一為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決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即搖光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招搖指紫注云北斗第九星名為矛頭招搖指南陽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俗劉伯莊遂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為在北斗杓端其說可通耳案周禮為旗為旟為旐為旞為旜為旃為旌為旞為旗為旞為旗為旞為旗

傳作庸也庸又通用毋說文庸用也庸又與用義同又庸之轉也庸又通作墉書洛誥毋若火始燄燄灼厥攸灼墉于火始燄燄灼近古韻冬蒸本通左氏春秋盟于亳城公羊穀梁作亳毋庸記左傳姜封二字通用說文脩从羊脩皆其證也

繹賈金　聲

賈古通價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貨財之物賈也从手貨聲春秋傳曰債貨寶貨與債通也說文解貨字云財也是貨之本義非賈也賈者賈市之偁故又有賈字云賈也是債之或體字也賈雅賈習也亦作賈音古文借用也說文又有賈字云賈也是債

瓚盛酒處也故云酒栝不直以主瓚釋同者或又不備爾翻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僭愈于鄭枝堪同字固取覆冒爲義不當更作大同解獨斷云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然則時天子固未嘗以璽爲重安得以此解倘書大抵漢儒釋經各有師承而翻特爲異說故云爾舉不足信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秦鄭元解倘書遣失事當否 方廷瑔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秦鄭元解倘書遣失事因云顧命執瑁古文以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瑁與大瑒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僭愈于元案書正義引鄭注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是同與瑁爲二矣說文云冃重冒也保保音莫保切同合會也从冂从口臣鉉等曰同會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瞢故从口史籀亦从口薛氏鐘鼎款識周齊侯鎛鐘敉敦石鼓文同字皆从口說文又云詘奠酹酒也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詘是叔重亦以同爲酹也禮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觀下文太保秉璋以酢則同爲祼器無疑矣馬注同者大同天下亦稱酹名同祭非謂同卹禮也虞氏以同名酒器不見于他經故疑之不知同古通鍾周禮大司樂掌六律六同六鍾六同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六律六鍾說文鍾酒器也何疑于同之爲酒杯瑁以朝諸侯豈可以酌酒乎同古通銅周禮典同注故書同作銅漢魏銘善銅作善同鄰見別本作銅有訓爲天子副璽者然璽之名漢始屬天子秦以前上下同之三代傳國不重印璽即以爲副璽亦與銅字義無關以爲愈于鄭說恐未然矣虞氏又云成王疾困憑几冕顧爲濯以爲斝衣成事洮字處更作濯以從非天子稱面謂之渜衣誤莫大焉案洮訓爲濯鄭不誤也鄭以爲斝衣成事者謂王疾病服渜濯之深衣而相被冕服擯論語所謂加朝服拖紳虞氏駁之未嘗深體鄭意也虞氏又云古大葬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菆基連不知基謂之墓案史記昧谷徐廣云一作柳周禮天官冢人鄭注引書度西日柳教冒蔑以爲漢南伏生書伏生書傳見今文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是作柳乃今文也鄭氏據漆書古文故作昧史記一作柳基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引書多古文亦或雜用今文也今文作柳者當于幼官云春三卯同事古文亦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卯古文酉卯爲春門秋三卯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卯古文酉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虞氏以爲卯柳同字然今文古文各有師承未可據以駁鄭也虞氏又云分北出卯北古文分北皆其慎也不日北讀爲別則其訓也

釋書呂刑墨辭疑敖其罰百鍰孔傳及王肅注皆云六兩曰鍰釋文引鄭注及小爾雅並同又釋文引馬融注云鍰六鋝也鋝十重九鋝二十五鋝爲六兩大半兩且謂呂刑之鍰當爲鋝弓人之鋝當爲鍰殊遠許鄭之說恐未然也

由之敨琵 許乃濟

論語由之琵皇氏義疏本作由之敨琵考文載古本並有敨字按集解載馬注亦應有敨字邢疏亦然不知何時脫去敨琵二字見下侍坐章以及毛詩國策史記皆有其文如單言琵而不言敨則由之琵亦猶人之琵耳何異之有說苑載此事及集注引家語並有敨字

筑問史記載倘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徐養原

史記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遷書亦參用今文非純乎古文也試略言之堯典便章百姓索隱曰今文作辨章今按鴻範王道平平徐廣曰一作辯張釋之馮唐傳釋王道便便與辯古字通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今按書疏云夏侯等書作柳谷便在伏勿柔隱曰太史公據大傳也疑讀於便不應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豈也又太史公自序作不台柔隱音怡若古文則作不嗣

見文選典引韋昭注惟洲之靜莫爾廣曰今文云權洲之古文當尒定論靜也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若古文則作阻見漢書食貨志孟康注收皆如此訓與蟣同注故書同作蟣漢魏銘善銅作善同鄰見別本作銅有訓爲天子副璽者然璽之名漢始屬天子秦以前上下同之三代傳國不重印璽即以爲副璽亦與銅字義無關以爲愈于鄭說恐未然矣虞氏又云成王疾困憑几冕顧爲濯以爲斝衣成事洮字處更作濯以從非天子稱面謂之渜衣誤莫大焉案洮訓爲濯鄭不誤也鄭以爲斝衣成事者謂王疾病服渜濯之深衣而相被冕服擯論語所謂加朝服拖紳虞氏駁之未嘗深體鄭意也虞氏又云古大葬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菆基連不知基謂之墓案史記昧谷徐廣云一作柳周禮天官冢人鄭注引書度西日柳教冒蔑以爲漢南伏生書傳見今文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是作柳乃今文也鄭氏據古文故作昧史記一作柳基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引書多古文亦或雜用今文也今文作柳者當于幼官云春三卯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卯古文酉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虞氏以爲卯柳同字然今文古文各有師承未可據以駁鄭也虞氏又云分北出卯北古文分北皆其慎也不日北讀爲別則其訓也

釋書呂刑墨辭疑敖其罰百鍰孔傳及王肅注皆云六兩曰鍰釋文引鄭注及小爾雅並同又釋文引馬融注云鍰六鋝也鋝十重九鋝二十五鋝爲六兩大半兩且謂呂刑之鍰當爲鋝弓人之鋝當爲鍰殊遠許鄭之說恐未然也

由之敨琵 許乃濟

論語由之琵皇氏義疏本作由之敨琵考文載古本並有敨字按集解載馬注亦應有敨字邢疏亦然不知何時脫去敨琵二字見下侍坐章以及毛詩國策史記皆有其文如單言琵而不言敨則由之琵亦猶人之琵耳何異之有說苑載此事及集注引家語並有敨字

筑問史記載倘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徐養原

史記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遷書亦參用今文非純乎古文也試略言之堯典便章百姓索隱曰今文作辨章今按鴻範王道平平徐廣曰一作辯張釋之馮唐傳釋王道便便與辯古字通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今按書疏云夏侯等書作柳谷便在伏勿柔隱曰太史公據大傳也疑讀於便不應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豈也又太史公自序作不台柔隱音怡若古文則作不嗣

則法其爲今文無疑孔疏王肅周公所造偽書多采古書見梅賾傳顏師古注謂出倘書大傳據此足以爲證又荀悅漢紀高后元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並用今文書也唐張守節有言史記文與古文倘書同者則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馬鄭王肅三家此史記正義所由作與然若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也遷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甚見左傳彤弓矢旅弓矢矧也一卣一鬯同未及泰其詞之異也大抵遷書以文章樹奇其於左圖楚漢春秋諸書剪綴而遷量之揚榷而變化之執爲已出執爲非已出甚溷淆混合但見其適迹浩瀚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其於倘書亦若是焉已矣

問史記載倘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周壽昌

太史公撰史記多引孔安國倘書按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師古注謂出倘書大傳據此足以爲證又荀悅漢紀高后元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並用今文書也唐張守節有言史記文與古文倘書同者則用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馬鄭王肅三家此史記正義所由作與然若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也遷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甚見左傳彤弓矢旅弓矢矧也一卣一鬯同未及泰其詞之異也大抵遷書以文章樹奇其於左圖楚漢春秋諸書剪綴而遷量之揚榷而變化之執爲已出執爲非已出甚溷淆混合但見其適迹浩瀚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其於倘書亦若是焉已矣

問史記載倘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周壽昌

太史公撰史記多引孔安國倘書按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蔣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當取史記所載與之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殷本紀之引湯誓高宗融日殷誓周本紀之引牧誓甫刑秦誓魯世家之引金縢將遷多士之旨魯世家之引君奭衛康叔世家之引康誥微子世家之引微子之命鴻範晉世家之引文侯之命皆與今文少異又河渠書引夏書禹抑洪水二十八字則今文所無全是古文惟夏紀所引甘誓較之今文少一汝不共命可餘同今文又殷紀所引高伯不祀一段及湯誥繇三月一段盤庚乃告諸侯大臣曰一段皆今文所無者周紀所引白魚躍八王舟中王火復王屋烏烏亲隱諸是今文泰誓及武王乃作大誓二段泰世家引師尚父左杖黃鉞一段亦是今文今文傳自伏生止二十八篇古文傳自孔安國多于今文一十六篇武帝時得泰誓傳其文以合于伏生之書故爲二十九篇合古今文爲五十七篇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若惟今文爾古文藏在祕府人所罕見太史既傳自安國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之字改變經文而今古文互爲肆業所及改其所戴雖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及或隨筆竄易以成統記一家言要與今文無大異處是卽眞古文所在而非後世記名古文者可証也

今古文倘書增大誓說 周壽昌

伏生傳倘書於張生歐陽生實二十八篇史記言二十九篇說

若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大誓一篇共爲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或以史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而大誓不在其內據劉向別錄及劉歆七略但謂武帝末民得大誓十篇今

漢初開獻書之路廣立學官於是經術之士得以身顯當時各守其傳自立門戶或專主一家或旁通他氏要之漢人解經持論甚嚴不肯輕易師法試以兩漢儒林考之其淵源授受具有家法焉易始田何而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項生傳其業其出於王同者楊何鄧彊成玉坦周霸衡胡主文偃也何傳司馬談及京房而寬初爲項生從者後復從周王孫受古義其學甚詳故其傳彌廣寬弟子爲田王孫是時梁邱賀本從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則又合丁寬及王同之學者授子臨臨授王駿五鹿充宗先宗授士孫張鄧彭祖衡咸由是後漢范升呂羌梁恭楊政而聖元張興與子勤張堪杜撫皆治梁邱易施讎亦以田王孫之學授梁邱賀之子臨及張禹魯伯禹授彭宣戴崇魯伯授毛莫如鄧丹由是平帝時有歐陽高之學授曰光翟牧蓋寬饒趙賓焦延壽由是後漢夏侯建丹胜陽鴻襄良良孫安安子京與皓京子彭彭弟湯及梁婁任安徐淑宣賓許愷虞光光子成成子鳳鳳子歆歆子翻皆治孟氏易而施孟梁邱之傳並盛焦延壽以孟氏易授頓邱京房房爲易章句說長於災異以授段嘉姚平任良乘宏周敞由是京氏之學興而谷永劉歆戴憑魏滿孫期楊秉崔瑗郎宗宗子顗折像樊英康植弟五元先徐樗李炳劉昆章著度尚並傳之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直者東萊人也爲章句四卷以授王璜平陵費氏之易與直同時有高相者自言出丁將軍授子康及毋將永爲高氏易至費氏興而高氏遂微又有鄭氏易其原出於費氏作易傳自傳其家後有孫都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授其學於蓋寬饒又博士白子友以其學傳朱雲雲傳嚴望嚴元惠莊爲臼氏易晉永嘉後唯晉費氏博士王弼亦宗費氏之易者則存于後者止直之學而已矣書有今文古文之別伏勝以李克之書授晁錯及張生歐陽和伯孔安國者今文也錯授何此于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以傳周堪孔霸黃霸堪傳牟卿許商孔霸傳子光而光又得牟卿之學商傳唐林吳章王吉炊欽章傳云欽由是有大夏侯氏之學後漢牟融陛陽鴻賈逵朱宣張馴

吳良並治其書夏侯建以勝之學傳張山拊爲小夏侯學山拊傳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其出自寬中者趙子兵伯也恭假倉其出自寬中者趙子兵伯也其出自秦恭者馬宮也此皆治小夏侯氏之書至東漢而王良等傳其業和伯又以其學授兒寬而歐陽其出自無故者唐尊也其出自倉子公王吉子公傳禹豐吉傳長孫順豐傳張就順傳髮福而郅惲薛漢杜撫濩臺敬伯韓伯高召馴楊仁趙長君張匡李恂張恭祖唐檀公沙穆夏侯恭策包陳鴻皆守學教授並治雖詩河間大毛公亨以高苑之學授毛萇萇爲小毛公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欽欽授謝曼卿曼卿授衛宏賈徽而鄭眾賈逵孔僖馬融並治毛詩班固云齊魏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曹最爲近之然自毛詩盛行而三家盡廢矣周禮出自河閒所謂古禮是也王非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杜子春受業於歆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多往師之及賈徽父子並作周禮解詁於是衛宏張衡趙岐馬融盧植仲長統繼之而周禮之學典儀禮出自高堂生所謂士禮是也文帝時禮官大夫徐生善爲容傳于至孫延及襄其弟子有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等傳其業於是蕭奮孟卿后蒼纘之而儀禮之學典禮記出自后蒼所謂曲臺記是也蒼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有大小戴及慶氏禮爲大戴之學者徐良也爲小戴之學者橋仁楊榮也劉昭高誘盧植同治之而禮記之學興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鄒夾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賈誼傳左氏至其孫嘉嘉始更始傳胡常翟方進常傳貫荔方進傳劉歆歆又事尹咸蓋嘗爲穀梁之學而尤深於左氏授賈徽徽子逵修其學作左氏長義及左氏訓詁護傳陳欽欽傳子元元作左氏同異以授賈徽威卿鄒氏作左氏條例章句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起漢受業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彭汪記先師奇說及舊注他如嚴彭祖房鳳王藥金子嚴孔奮奮榮奇子嘉及李封許叔重虞恭高鴻張恭祖張馴趙容其治春秋皆左氏之功臣也胡母生傳公羊氏學卓董仲舒同業公孫宏嘗從胡母生受公羊而稍大義公段仲溫呂步舒館敞從仲舒受業嚴彭祖顏安樂胡毋生董仲舒授疏廣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禹廣授堂溪典堂溪惲子推推子君卿君卿授東海孫寶寶授清河胡常常授翟方進方進傳劉歆歆又事尹咸咸傳子咸咸傳子賀賀傳子秀秀傳子恭恭傳子普普傳子欽欽傳子歆歆

多用竹故周禮每言方版禹六經則皆策書內則請肄簡諒學記云呻其佔畢畢即簡是謂雅佔即說文占字頌川人名小兒所寫書亦用竹之證若夫陰謀毀窩之書及國家常法亦有以金爲之者逸周書大聚解云召是吾冶而鉼之金版莊子徐無鬼篇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六弢即太公六韜其書益亦冶金所成左昭六年傳鄧人鑄刑書廿九年傳趙鞅鑄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鑄范宣子所爲刑書焉然則所云金版蓋亦鐵也學記云入學鼓篋後所用藏書者尚書綱冊於金縢之匱中鄭注縣束也凡藏秘書蓋之于匱必以金縢其表推南子精神訓云通許由之意全縢豹韜麋矢豹韜乃六韜之一當亦以金縢匱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王侶處傳又云楚王子承書青絲編周時裝冊蓋襲之法亦暑可見矣

周代書冊制度攷 徐養原

古書冊用竹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篇今通作策策乃馬鞭故左傳襄朝聘之以策庶度訓爲簡書杜預訓爲馬鞭明其字通用故殷杜異解也策與簡不同而簡策與方又不同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云書賵於方書遣於策杜預春秋序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賈公彥云簡狹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孔頴達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然則策也簡也方也制各不同釋器云簡謂之畢是簡又名畢說文云簡書版也牘與方名雖異實一物而已又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顏氏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牘也孔子歎越郡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角故謂之觚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牘爲木觚章莖古之遺語也按秦書八體其七曰殳書徐鉉曰殳禮八觚隋其勢而書之學書之牘雖與殳不同而八觚之形正相類然從角之觚乃酒尊非木簡也此字依說文當作柧蓋與簡俱用竹方與柧俱用木亦各因所宜而用之其長短則春秋疏稱鄭注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云漢制天子詔書策長二尺諸侯三尺二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云漢制天子詔書策長二尺諸侯三尺二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云漢制天子詔書策長二尺諸侯三尺二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

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策者三分居一又隨焉二說不同當以孔疏爲是賈疏有誤記云呻其佔畢畢即簡是謂雅佔即說文占字頌川人名小兒所寫書亦用竹之證若夫陰謀毀窩之書及國家常法亦有以金爲之者逸周書大聚解云召是吾冶而鉼之金版莊子徐無鬼篇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即太公六韜其書益亦冶金所成左昭六年傳鄧人鑄刑書廿九年傳趙鞅鑄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鑄范宣子所爲刑書焉然則所云金版蓋亦鐵也學記云入學鼓篋後所用藏書者尚書綱冊於金縢之匱中鄭注縣束也凡藏秘書蓋之于匱必以金縢其表推南子精神訓云通許由之意全縢豹韜麋矢豹韜乃六韜之一當亦以金縢匱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王侶處傳又云楚王子承書青絲編周時裝冊蓋襲之法亦暑可見矣

周代書冊制度攷 徐養原

古書冊用竹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篇今通作策策乃馬鞭故左傳襄朝聘之以策庶度訓爲簡書杜預訓爲馬鞭明其字通用故殷杜異解也策與簡不同而簡策與方又不同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云書賵於方書遣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賈公彥云簡狹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孔頴達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然則策也簡也方也制各不同釋器云簡謂之畢是簡又名畢說文云簡書版也牘與方名雖異實一物而已又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顏氏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牘也孔子歎越郡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角故謂之觚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牘爲木觚章莖古之遺語也按秦書八體其七曰殳書徐鉉曰殳禮八觚隋其勢而書之學書之牘雖與殳不同而八觚之形正相類然從角之觚乃酒尊非木簡也此字依說文當作柧蓋與簡俱用竹方與柧俱用木亦各因所宜而用之其長短則春秋疏稱鄭注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云漢制天子詔書策長二尺諸侯三尺二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云漢制天子詔書策長二尺諸侯三尺二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

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策者三分居一又隨焉二說不同當以孔疏爲是賈疏有誤記云呻其佔畢畢即簡是謂雅佔即說文占字頌川人名小兒所寫書亦用竹之證若夫陰謀毀窩之書及國家常法亦有以金爲之者逸周書大聚解云召是吾冶而鉼之金版莊子徐無鬼篇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即太公六韜其書益亦冶金所成左昭六年傳鄧人鑄刑書廿九年傳趙鞅鑄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鑄范宣子所爲刑書焉然則所云金版蓋亦鐵也學記云入學鼓篋後所用藏書者尚書綱冊於金縢之匱中鄭注縣束也凡藏秘書蓋之于匱必以金縢其表推南子精神訓云通許由之意全縢豹韜麋矢豹韜乃六韜之一當亦以金縢匱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王侶處傳又云楚王子承書青絲編周時裝冊蓋襲之法亦暑可見矣

周代書冊制度攷 徐養原

古書冊用竹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篇今通作策策乃馬鞭故左傳襄朝聘之以策庶度訓爲簡書杜預訓爲馬鞭明其字通用故殷杜異解也策與簡不同而簡策與方又不同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云書賵於方書遣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賈公彥云簡狹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孔頴達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然則策也簡也方也制各不同釋器云簡謂之畢是簡又名畢說文云簡書版也牘與方名雖異實一物而已又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顏氏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牘也孔子歎越郡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角故謂之觚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牘爲木觚章莖古之遺語也按秦書八體其七曰殳書徐鉉曰殳禮八觚隋其勢而書之學書之牘雖與殳不同而八觚之形正相類然從角之觚乃酒尊非木簡也此字依說文當作柧蓋與簡俱用竹方與柧俱用木亦各因所宜而用之其長短則春秋疏稱鄭注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

中庭注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聘禮又云賓立接西塾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上注公事自閫西聘禮又云三揖至于階注云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皆禮注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礼所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皆入門左北面上說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皆位在中庭之右中庭之位是過位者過主君中庭右北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是過位者過主君中庭右北面揖賓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左而右賓在左面稍退居後皆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又據齊升堂二節鄭注已云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揖足又趨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全引論語為說凡鄭聘禮注所引鄉黨知賓不顧引君召使揖色勃如也足躩如也皆退必復命曰賓不顧也為說入門皇升堂禮將授志趨引執主鞠躬如也一節為說及享聘氣焉盈容引孔子之于享疇有容召為說皆據聘經解經非同況引是據齊升堂二節鄭君固明以為聘禮矣故約聘禮注論語注親之則此章為聘禮而過位之位謂主君中庭右揖賓之位說考之爾雅則是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與門屏之閒謂之宁載然南北自包威說以此章為朝禮訓位為君一甚乖雅訓今惟一以康成之言為斷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徐養原

昔劉彥和著書稱緯有四偽通儒討覈謂起哀平自爾相沿俱同此說按劉熙曰緯圖也反覆圖幾以成經也圖度也盡其品度也識者織也其義織儳也此三者同實異名然亦微有分別蓋緯之名所以配經郤目六經論語孝經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若識之依附六經者惟論語有讖八卷餘皆別自為書與緯體制迥別以隋經籍志考之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又有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姚篇一卷郭文金記一卷王子年敬

一卷抱山道士歌一卷皆讖之類也隋志入雜讖之中是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聘禮又云賓立接西塾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上注公事自閫西聘禮又云三揖至于階注云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皆禮注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礼所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皆入門左北面上說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皆位在中庭之右中庭之位是過位者過主君中庭右北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是過位者過主君中庭右北面揖賓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左而右賓在左面稍退居後皆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又據齊升堂二節鄭注已云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揖足又趨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全引論語為說凡鄭聘禮注所引鄉黨知賓不顧引君召使揖色勃如也足躩如也皆退必復命曰賓不顧也為說入門皇升堂禮將授志趨引執主鞠躬如也一節為說及享聘氣焉盈容引孔子之于享疇有容召為說皆據聘經解經非同況引是據齊升堂二節鄭君固明以為聘禮矣故約聘禮注論語注親之則此章為聘禮而過位之位謂主君中庭右揖賓之位說考之爾雅則是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與門屏之閒謂之宁載然南北自包威說以此章為朝禮訓位為君一甚乖雅訓今惟一以康成之言為斷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周治平

昔劉彥和著書稱緯有四偽通儒討覈謂起哀平自爾相沿俱同此說按劉熙曰緯圖也反覆圖幾以成經也圖度也盡其品度也識者織也其義織儳也此三者同實異名然亦微有分別蓋緯之名所以配經郤目六經論語孝經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若識之依附六經者惟論語有讖八卷餘皆別自為書與緯體制迥別以隋經籍志考之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又有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姚篇一卷郭文金記一卷王子年敬

必有所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斯可謂持平之論矣

緯候不始于哀平辨 江藩培

緯候之書周季盛已有之識言赤龍感女嬉劉季興劉炳發兵補不道以及當塗興午莫不事合符節智辯著祭然而七秦者胡虜生秦其錄亡秦必楚南公逸其言秦楚之際秘文靡顯其尸之語祖龍之語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神馬當從西北來大率類是要之圖讖而牽合於經義初不相涉至後人造讖緯書則因圖讖而牽合於經義其於經義皆西京博士家言為今文之學者也益尚模說經者必勦襲古語然後能取信於人夏侯勝春秋有董仲舒其說嚴近於圖讖著緯書者因而文飾之今有乾鑿度與孟京易學相表裏卦氣起中孚蓋覩劉向之父子天道爲孔子所立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是過位者過主君中庭右北面揖賓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左而右賓在左面稍退居後皆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又據齊升堂二節鄭注已云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再三揖足又趨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全引論語為說凡鄭聘禮注所引鄉黨知賓不顧引君召使揖色勃如也足躩如也皆退必復命曰賓不顧也為說入門皇升堂禮將授志趨引執主鞠躬如也一節為說及享聘氣焉盈容引孔子之于享疇有容召為說皆據聘經解經非同況引是據齊升堂二節鄭君固明以為聘禮矣故約聘禮注論語注親之則此章為聘禮而過位之位謂主君中庭右揖賓之位說考之爾雅則是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與門屏之閒謂之宁載然南北自包威說以此章為朝禮訓位為君一甚乖雅訓今惟一以康成之言為斷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李富孫

緯候之書說者皆謂起於哀平之世非也緯候所言多近理可以翼經本古聖遺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篡入其中遂令人不可信耳其辭奢蓋始於孔氏故鄭康成以為孔子所作其駁者蓋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亡秦者胡之讖則讖緯由來久矣孟喜漢初人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緯司馬遷武帝時人而史記所載牖羑吞燕卵生契之事本於尚書中候契禹大毛公亦漢初人也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曼天本於尚書帝命驗伏生秦時人也所作尚書大傳言主春者鳥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於尚書考靈耀所言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本於樂緯稽耀嘉翼奉宣帝時人也元帝初上封事言有五際本於詩緯氾歷樞又易通卦驗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言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中候摘洛戒云周公踐阼禮記明堂位引用其文春秋漢含孳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禮記王制引用其文由是觀之春秋漢之間以至昭宣之世已有其書豈始於哀平哉奏漢既引其文故知其起于戰國

天運君德日宗近信日主於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俗儒趨時委取世資故緯候稱疊以偽雜真劉歆作新嘗云東序秘寶朱紫亂矣蓋天地之氣至定不定者氣累之也天地之數至定不定者事亂之也達者始終古今深觀時變仰察機微識事變權衛其理綜覈其故則經亦緯也黃石齋云詩者易之象致春秋者易之爻義也詩之用三百一十一取諸河圖春秋之用二百四十二取諸雒書易象之言二氣藏數于象洪範之言五行藏象于數皆原本圖書與易合體又云自後漢書諸儒雜解緯書聖言雖存他書益出泰素相淆近藉之仲尼遠訖于軒轅澒亂五辰可謂遒矣欲資以聞道啟治天人何繇焉所幸者易詩春秋書俱存可執符契以證聖道誠哉石齋之言也蓋帝王之興必有瑞應是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自儒者高談性命卑言象數求一歲而難通閎奧虛而莫揆秦漢目為下筮之書晉宋謂談性命之路王使東斥河圖後同婚禍古語云遠慮易叡實難文流貽誤可勝道哉

緯候不起於哀平辨 李富孫

緯候之書說者皆謂起於哀平之世非也緯候所言多近理可以翼經本古聖遺書而後人以怪誕之說篡入其中遂令人不可信耳其辭奢蓋始於孔氏故鄭康成以為孔子所作其駁者蓋亦起於周末戰國之時何以知之秦始皇時已有亡秦者胡之讖則讖緯由來久矣孟喜漢初人也而卦氣圖之用本於易緯司馬遷武帝時人而史記所載牖羑吞燕卵生契之事本於尚書中候契禹大毛公亦漢初人也詩傳所謂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曼天本於尚書帝命驗伏生秦時人也所作尚書大傳言主春者鳥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本於尚書考靈耀所言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本於樂緯稽耀嘉翼奉宣帝時人也元帝初上封事言有五際本於詩緯氾歷樞又易通卦驗云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禮記經解及太史公自序皆引之言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中候摘洛戒云周公踐阼禮記明堂位引用其文春秋漢含孳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禮記王制引用其文由是觀之春秋漢之間以至昭宣之世已有其書豈始於哀平哉奏漢既引其文故知其起于戰國

也河圖括地象言昆侖者地之中主於其所作昆侖通論而或胡兮備語外而發內則亦以奏時已有讖書矣迄光武應符讖以興遂篤信不疑至讀之廩下故其書大行於東漢矣以迄七緯為內學通五經為外學其見於范史及諸碑碣者無論而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鄭康成何休亦以讖注經使果出於哀平王莽之時則賈鄭諸大儒必不肯以此汩經況證以春秋外傳及史遷班固諸書其非起於哀平明甚豈得謂不載於漢藝文志遂疑其偽而欲盡去之也

讀書叢錄 臨海洪頤煊撰

王弼易注

隋書經籍志周易十卷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釋文序錄亦云王輔嗣止注大經講者相承用韓注以下續之顏煒案南齊書陸澄傳時國學重鄭玄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是其時尚未以韓注續也

經分上下篇

易緯乾鑿度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顏煒案陽象天道故以乾坤天地為始以坎離日月為用陰法人事故以咸恒男女為始以既未濟水火為用天道有屯卦故以泰否居中人事有得失故以損益居中

文王作爻辭

釋文序錄宋衷陸績馬融鄭玄王肅王弼皆以為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顏煒案三國志管輅傳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此以爻辭亦文王作

卦爻人

師貞丈人吉釋文貞丈人絕句顏煒案說文貞卜問也周禮天府鄭注鄭司農云貞問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于丈人大卜鄭注貞之為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後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貞又通作偵禮記編衣易曰恆其德偵鄭注偵問也

東方

六三師或輿尸王注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宜復輿尸之凶顏煒案周禮夏官司馬鄭注輿眾

也左氏成二年傳無令奧師滅於君地杜預注與衆也御覽釋詁尸主也謂祓以衆人主師則无功故凶

倘德載

小畜上九倘德載阮倘書按物記古本載上有積字顧煊案王注體巽處上剛不敢犯倘德者也爲陰之長能畜剛健德積載者也注本有積字虞翻曰坎雲復天坎爲車積載在坎上故上得積載亦當有積字

匪其彭

大有九四匪其彭釋文子夏作旁顧煊案王注旁謂三也王弼本亦作旁釋名釋兵篇彭排彭旁也在旁排敵攻禦也邢昺爾雅疏今謂之旁牌墨子備城門篇若彭有水濁非常者必穴土也彭即旁字

貫魚

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王注貫魚謂此衆陰也驪頭相次似衆陰也顧煊案考工記梓人鄭注連行魚鱗謂疏魚唯進行相隨故謂之連即此貫字之義

口實

頤自求口實山井鼎周易考文作自求口食顧煊案鄭注坤載養物而人所食之物存焉觀其求可食之物則會應之情可別也鄭本作食

粢頤

初九舍爾我粢頤王注粢頤者嘲也正義云是動義如手之挹物謂之粢也顧煊案粢頤即粢頤說文粢从米次聲徐鉉曰說文無粢字粢爲粢字之譌粢即粢字之省釋文粢京作揣揣當是揣字之譌儀禮公食大夫禮以祼璧於醯醬注祼猶揣也祼即其證

士夫

大過九五老婦得其士夫顧煊案荀子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楊倞注士者夫敢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

麗乎土

離彖曰百穀草木麗乎土釋文王肅本作地顧煊案初學記卷二一切經音義卷六引易皆作麗於地說文麗字注引易曰百穀草木麗於土宋本說文作薗於地皆同王肅本

爲物繫而不食則注疏本皆作以柅包瓜

其形渥

咸上六咸其輔頰舌釋文孟作侠頤煊案說文輔頰也廣雅輔謂之頰輔頰司物不應連名當從孟喜作俠準南說山訓高誘注俠輕也依古謂輕言與下縣口說義正相應

肥遯

遯上九肥遯无不利頤煊案後漢書張衡傳利飛遁以保名李賢注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古號大鴻王注憂患不能飛詳也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羸其角王注羝羊以喻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悔而無所咎也頤煊案愠當作縕禮記玉藻縕爲袍鄭注縕謂今縕及舊絮也言日滿衣袖所以塞舟漏也袖以塞舟漏縕以禦雨其義同也

金柅

柅初六繫于金柅釋文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若泥王肅作抳從手頤煊案說文屎隻柅也重文作抳方言隻檷也郭璞注纽謂絡絲之器婦人所用字亦當作柅釋文云從手作抳者譌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九引易作柅即陸德明所見王肅本

九五以杞包瓜

九五以杞包瓜正義子夏傳作杞匏瓜群處記云杞性柔刃宜包瓜頤煊案王注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正義從瓜

以杞包瓜

以杞包瓜正義子夏傳作杞匏瓜群處記云杞性柔刃宜包瓜頤煊案王注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正義從瓜

若濡有慍

夬九三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王注若不與衆陽爲黨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恨而無所咎也頤煊案慍當作縕禮記玉藻縕爲袍鄭注縕謂今縕及舊絮也言日滿衣袖所以塞舟漏也袖以塞舟漏縕以禦雨其義同也

鬼方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惠氏周易古義商時鬼方周時荊楚之地引汲郡古文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六年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爲證頤煊案鬼方不止荊楚之地當連西戎言之後漢書章帝紀克伐鬼方開通西域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文選苞充國頌李善注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

幽明

繫辭上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韓注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頤煊案准南原道訓幽兮冥兮應無形兮漢書楚元王傳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幽明即幽冥本亦作窈冥老子道經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素問從容論吾聞子窈冥王冰注窈冥謂不可見者窈本又作杳音同盤通用字

克伐鬼方

克伐鬼方氏羌來賓爲證頤煊案史記五帝本紀於是以益爲朕虞是以朕虞官名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亦同此義

旁行而不流顧煊案此五字當在與天地相似句下與天地相似旁行而不流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文義音相對旁亦史記旁訶旁推旁通也史記旁訶旁推旁皆作並旁行而不流禮記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故君子之道鮮矣

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鮮師說云盡也顧煊案詩甫田維莠桀桀有兔斯首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斯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詁鮮善也釋文本或作訾沈云古斯字詩皇矣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故師說從之

何以守位曰仁

繫辭下何以守位曰仁釋文曰人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顧煊案漢書食貨志後漢書蔡邕傳引皆作仁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守位以仁薛綜作人禮記禮運鄭注何以守位曰仁釋文本亦作人

蓍筮

說卦震爲蒼筤竹釋文筮或作瑣通顧煊案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初學記卷十引易曰震爲蒼瑣竹蒼瑣言其竹色之青似瑣玕漢書五行志木門倉瑣師古曰銅色青故曰倉瑣說文無筮字

爲白

巽爲白正義爲白取其風吹去塵故絜白也顧煊案白即帛字貴六五束帛戔戔處翻曰巽爲帛爲繒是虞氏易作爲帛也詩六月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作帛旆央央禮記玉藻大帛不緌鄭注帛當爲白聲之誤也白帛古字通用

百兩篇尚書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顧煊案論衡感類篇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日以百兩篇日伊尹死大霧三日正義引尚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其說皆本於張霸

古文官書

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衛敬仲撰史記儒林列傳正義漢書儒林傳師古注俱引作衛宏詔定古文尚書顧煊案衛宏從杜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肄業科斗書後云李服之吾陽冰子授子以其家科斗書孝經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官書即漆書以其詔定故亦稱官書新唐書藝文志作衛宏古文尚書者誤也說文叡字注引衛宏說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皆古文尚書說

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衛敬仲撰史記儒林列傳正義漢書儒林傳師古注俱引作衛宏詔定古文尚書顧煊案衛宏從杜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肄業科斗書後云李服之吾陽冰子授子以其家科斗書孝經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官書即漆書以其詔定故亦稱官書新唐書藝文志作衛宏古文尚書者誤也說文叡字注引衛宏說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衛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皆古文尚書說

禮記坊記正義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以下三篇之事頤煊案此今文泰誓之辭泰誓後得故正義以爲逸篇隋書經籍志有尚書逸篇二卷太平御覽卷七十引尚書逸篇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故曰丹朱三十一引尚書逸篇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卷五百北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東社唯槐天子壯廣五丈諸侯半之皆是

典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惠氏棟尚書古義鄭康成曰稽同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孔安國曰若順稽攷也能順攷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此說本賈侍中引高貴鄉公手太學令講尚書鄭立王肅二義頤煊案史記三王世家朕承祖考維稽古莆先王肅所本周書周祝解天爲古虞氏易天爲古詩玄鳥古帝命武湯鄭箋古帝天也後漢書李固傳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皆同鄭說

放勳欽明

日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傳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頤煊案僞以欽明文思爲四德本於馬融注見釋文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尚書考靈燿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文選答賓戲光殿賦張載注尚書曰放勳欽明四字皆作一句讀

南交

宅南交傳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正義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朔都鄭云夏不言日朔都二字蓋脫也顧煊案宅謂夏日暘谷是一地二名宅朔方幽營之必實舉其地所在日暘谷日幽都宅南方交阯之地文義已著不必有日明都三字

舜典

舜典王氏鳴盛尚書後案孔壁所得古文本有此篇後其篇亡侠撰偽古文者因劉堯典懷徵以下爲舜典當時馬鄭傳古文尚書二典皆合爲一篇名堯典不名舜典歷引鄭書以證之頤煊案周禮春官序官注鄭司農云堯典曰帝日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詩時邁鄭箋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偏於羣神正義書曰以下堯典文公羊十四年疏引堯典曰在璿璣玉衡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引此句亦作堯典亦皆馬鄭王本二典合爲一篇之證

金作贖刑

金作贖刑正義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鋌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頤煊案漢書律歷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千鍰通分之爲六千六百六十六兩大半兩再分之爲十六萬銖以漢錢法五銖除之爲錢三萬二千漢黃金一斤直錢萬三斤直錢三萬二千爲工耗飲云千錢錢銅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與金三斤價相敵

食哉惟時

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史記五帝本紀作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頤煊案爾雅釋詁食偶也偶古通作偶字偶哉猶言勉哉時是也惟是柔遠能邇是論帝德行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是厚德遠佞人與太史公所采古文合

朕虞

汝作朕虞正義鄭立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爲朕虞頤煊案史記五帝本紀於是以益爲朕虞是以朕虞爲官名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亦同此義

鮮食

益稷甦益奏庶鮮食又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頤煊案史記夏本紀一云令益子衆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子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以均諸侯一云與益子衆庶稻鮮食與稷子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太史公以艱食爲稻食故兩引皆出稻字上文既言稻食下文不必重言故以鮮食爲食少屬下句讀皆古文尚書說

赤埴墳

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埴甫力反鄭作黏徐鄭王音讀曰熾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三十七引尚書曰徐州土黏墳謝沈注說音志謝所注即鄭本說當與黏字通用儀禮鄉射禮鄭注古文黏爲黏今文或作埴說文埴黏土也義亦與黏相近

江沱潛漢

浮於江沱潛漢釋文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於漢非正義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頤煊案史記夏本紀作浮於江沱涔於漢爾雅釋水漢爲潛亦當有于字

其如台

盤庚上卜稽曰其如台傳則當卜稽於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頤煊案此台字不訓爲我其如台者猶言其奈何也湯誓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殷本紀作女其曰有罪其奈何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殷本紀作乃曰其奈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殷本紀作今王其奈何皆其證

罔有逸言

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傳無有逸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頤煊案罔有逸言謂無有失言說文逸失也廣雅釋詁逸失也逸通作佚下文惟予一人有佚罰傳佚失也

不浮

盤庚中解以不浮於天時僞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頤煊案禮記聘義孚尹旁達鄭注孚讀爲浮此浮當讀爲孚孚信也言君無不承安民而愷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愛少以不信於天時故無凶災

泰誓三稱

泰誓頤煊案今文泰誓三篇太史公采以入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乃還師歸是上篇之辭居二年聞紂昏亂至孳孳無怠是中篇之辭然則泰誓上篇爲觀兵時事中篇爲伐紂以告諸侯下篇以告衆庶齊太公世家師尚父左杖黃鉞至與太公作太誓亦上篇文也正義今尚書太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是馬鄭王所注古文尚書本有泰誓三篇其書至唐文類聚卷十六引泰誓作尚書曰即是馬鄭王本至宋以後馬鄭王尚書注亡此泰誓三篇亦從而亡矣

陰騭

洪範惟天陰騭下民傳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頤煊案呂氏春秋君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陰陽升降也言天覆生下民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爾雅釋詁騭陞也此正高注所本陰騭又通作陰德史記田完世家行陰德於民惟南人間訓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新序雜事篇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說文德升也其音義並同

歷人

梓材雖往姦宄殺人歷人有傳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寘宥頤煊案爾雅釋言辭歷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歷人亦謂犯法之人

矜民

召誥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頤煊案釋文讎字或作酬古通作疇字疇民謂同等之民即所謂齊民

旁作穆穆

洛誥旁作穆穆迓衡傳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頤煊案旁當作方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爲方兩典方鳩僝工說文引作旁逌古字旁方通用方作穆穆迓衡言公方爲穆穆之敬以迎太平與益稷方施象刑惟明文義相類新序節士篇引作旁施象刑維明傳皆訓旁爲普非是

卑服

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頤煊案卑服謂文王卑處西土在藩服之時

訓德

立政謀面用丕訓德傳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頤煊案訓德即俊德堯典克明俊德史記五帝本紀作能明駿德集解徐廣曰駿古訓字索隱史記駿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

鄭不見周官篇

周官頤煊案鄭注古文尚書無此篇周禮小宰鄭注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逃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掌次鄭注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周官敬文之見於他書者非此篇文

率循大卞

顧命率循大卞傳率循大法正義卞之爲法無正訓頤煊案山井鼎攷文作師修大辨師古率字修循字相似說文采辨別也讀若辨又云采古文辨辨有法義是東晉本作率循大采正義本爲作卞

無首

呂刑罰蔽無蓋傳鰥寡無有兼蓋頤煊案無蓋猶言無害也爾雅釋言蓋翳也釋文舍人本作害蓋害古同聲通用字

商賚

書曰爰衣商賚爾傳我則商度而施功賜賚汝頤煊案商當是賞字之譌甘誓用命賞于祖商說文作賞與賞字形相近東晉本改作商

力政

周書度訓解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頤煊案政讀爲征周禮均人掌均地政鄭注政讀爲征謂賦斂凡春秋祭祀及政喪紀之數鄭注杜子春讀政爲征史記天官書天子微諸侯力政集解徐廣曰一作征

衆非和不衆

衆非和不衆孔晁注和之以懷衆頤煊案不衆二字文義不相承以上下文例之衆當作聚言衆非和則不能聚也因字形相近而譌依注義亦當作聚字

終之以古

常訓解始之以古終之以古孔注言政必敬始慎終頤煊案當作始之以古終之以今故下文云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維今法維古皆今古對言之

樹惠不德

文酌解樹惠不德孔注德廢也以爲已廢也頤煊案德當是癌字之譌方言癌當也郭璞注癌埋又翳左氏傳二年傳入自顧斡水經河水注引作顧斡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竄斡說文竄塞也樹惠不癌謂無所翳塞

旁險外權

大明武解旁險外權頤煊案險卽攻城穴土之法權謂烽火史記封禪書通權火集解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如井挈皐也其法類稱故謂之權

宗讒

程典解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孔注宗衆疆境也頤煊案宗是崇字之譌史記殷本紀九侯女不意妊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辨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此卽指其事所謂震怒無疆也孔注誤

枳

小開解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顧煊案枳卽枝字爾雅釋地中有枳首蛇焉釋文引孫炎云蛇有枝首枳枝古字通用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言大人爲德之枝公爲大人之枝詩文王本枝百世蕩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槿正是此義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引此數句云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義亦作枝

移潔于清

賓典解移潔于清孔考工記鳧氏修脣之所由興鄭注故書修作脩儀禮少牢饋食禮主婦脩飾祝周禮追師鄭注引作移秩移脩古字通用

三巫

克殷解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孔注三巫地名顧煊案三巫若是地名九鼎下當有于字史記周本紀作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保通作宝巫與玉字形相近三巫疑卽宝玉之譌

合詳

文政解合詳毀成孔注合詳無德而信也顧煊案詳審也事審則當斷之於心合衆審以爲審則反疑疑以敗成卽詩所謂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孔注非

赤宜末定

度邑解四方赤宜未定孔注赤宜未定我于西土史記周本紀作日夜勞來我西土集解徐廣曰一云宵來顧煊案日夜四方字形相近赤是亦字之譌勞來當依集解作宵來宜未卽宵來之譌

居陽無固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史記周本紀作居易無固顧煊案集解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居陽城後居陽翟字本作陽索隱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字譌作易尚書禹貢滎播既瀆言滎波既豬其地平易無險固字譌作易尚書禹貢滎播二水北爲陽居陽卽指二洪而言陽古文作易與易相近因譌

騭用逐禽

皇門解譬若畋大騭用逐禽其猶不克有薦孔注騭謂不習也言是人之無禮猶騭犬逐禽不能薦顧煊案騭是畋犬之名詩鴻鴈鳧鷖傳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獯騭言騭犬以逐禽其猶不能有薦喻用賢臣猶不能利於家國況是讒賊姻嫉之人

陰羽

王會解墀上張赤帟陰羽孔注陰暘也以羽飾帳也顧煊案陰讀爲翳山海經海外西經夏后啟左手操翳郭璞注翳羽葆幢也爾雅釋言翳翳也翳羽請以羽爲羊首如羽葆幢之屬陰翳聲義皆相近

納

於越納賦頤煊案說文鰳魚似鼈無甲有尾無足口在腹下从魚納聲

蜀人以文翰

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皇雞頤煊案說文引逸周書作文翰若皇雞翬雉爾雅釋鳥雉類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翬雉與文翰義合郭璞爾雅注引逸周書作文翰若彩雞其本已失今又作皇雞皇澤古字通用見左傳釋文譌作皇雞皇澤孔注皇雞似鳳冀州謂之澤特孔本似作澤雉後

質沙

史記解音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怠而久拘之諫而弗加諸卿謀變質沙以亡頤煊案質沙卽夙沙說文作夙穆天子傳玲瓏郭璞注音鈴瓏賈古文作賓與夙古文夙字形相近

反而復之

太子晉解若能畼子反而復之孔注嚮復也度謀還與否也頤煊案依注義反當是度字之譌上文言請歸聲就復與田啟云謀還與否也度謀爾雅釋詁文

毛詩

毛詩正義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頤煊案史記漢書引詩皆稱詩曰不稱毛詩說文自序其偁詩毛氏注中引詩亦皆稱詩曰無毛字唯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卽河間獻王所加之本

維鳩方之

鵲巢維鳩方之毛傳方有之也顧煊案方並也荀子致士篇莫

不明通方起楊倧注方起並起淮南氾論訓乃爲鄭木方版高誘注方並也爾雅釋木大大方舟李巡曰併兩船曰方舟併亦並也

薇芾

甘棠薇芾甘棠毛傳薇芾小貌顧煊案爾雅釋言芾小也傳以薇芾爲小貌雖本於爾雅但與詩義不合詩以芾釋薇言其樹蔭之大故可以止於其下以聽訟張遷碑薇沛棠樹沛棠大也韓詩作薇茀甘棠生民茀厥豐草茀亦是大義小雅薇芾其樗櫟大木也鄭箋樗之薇芾始生猶亦無於雅訓而失之

禍

小星抱衾與禍毛傳禍福也鄭箋禍謂牀帳也正義鄭既以衾爲被不宜復云禍被也漢世名帳爲禍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顧煊案爾雅釋訓禍福之帳鄭璞注今江東亦謂帳爲幬禍幬同聲字故鄭據以易傳邢昺爾雅疏引鄭箋云幬牀帳也文選神女賦李善注引毛詩箋曰幬牀帳也後人據箋以改字如此類甚多

願言則嚏

終風願言則嚏毛傳嚏跲也鄭箋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顧煊案經文本作嚏故毛訓爲跲鄭作嚏者改其義未改其字釋文連本又作跲崔云毛訓連爲款今俗人云欠欠款款是也不作跲也本又作欿崔云毛訓連爲款今俗人云欠欠款款是也不作欿

公劉何以舟之雕玉及瑤琫珠容刀毛傳舟帶也鄭箋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閟宮疏案周禮司常掌九旗皆有舟鄭注鄭司農云舟謂下垂若今時承衆何以舟之謂何以奉衆進之故鄭箋即訓舟爲進也

勗休

勗女勗然于中國毛傳勗休猶彤彤也鄭箋勗休自矜氣健之貌閟宮疏案易大有釋文引于注彭亨驕滿貌文選魏都賦注引雪牧劉淵林注咆烋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詩云咆烋於中國勗作咆與毛詩異義

倉兄填兮

桑柔倉兄填兮毛傳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鄭箋喪亡之道滋久長正義倉之爲喪其義未聞閟宮疏案釋文兄本亦作況倉兄猶言倉皇也尚書無逸則皇自徽德正義王肅本皇作況無皇日漢石經皇作兄古字本通用填當作瘨病也言多遽而至於病所以不給心憂也

來旬

江漢來旬來宣鄭箋旬當作營正義旬之與營字相類閟宮疏案正月傳云營惑傳本又作營周禮均人鄭注旬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是皆其字相類之證

彼徂矣

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閟宮疏案書西夷傳引韓詩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顯宮疏案鄭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正義徂謂新往者正義釋彼作矣爲作者彼徂矣爲往者箋疏本皆當作者字

不吳

綵衣不吳不敖釋文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閟宮疏案史記封禪書引此詩作吳孝武本紀引此詩作虞虞吳古字通用說文吳一曰大言也从矢口在大部無吳字一切經音義卷十一綴此古文奇字錯吳字不必作矣而有華音故毛傳郎以譊訓之

龍旅祖也

鄭箋龍旅也正義龍之爲和其訓大

獫獯

地官大司徒之職其動物宜鱗物鄭注鱗物虎豹貔貅之屬疏引爾雅及諸經不見有貔曲禮云戰貔貅此鄭云貔貅即貅也閟宮疏案史記封禪書引此詩作吳孝武本紀引此詩作虞虞吳古字通用說文吳一曰大言也从矢口在大部無吳字一切經音義卷十一綴此古文奇字錯吳字不必作矣而有華音故毛傳郎以譊訓之

龍旅祖也

鄭箋龍旅也正義龍之爲和其訓大

獫獯

地官大司徒之職其動物宜鱗物鄭注鱗物虎豹貔貅之屬疏引爾雅及諸經不見有貔曲禮云戰貔貅此鄭云貔貅即貅也閟宮疏案史記封禪書引此詩作吳孝武本紀引此詩作虞虞吳古字通用說文吳一曰大言也从矢口在大部無吳字一切經音義卷十一綴此古文奇字錯吳字不必作矣而有華音故毛傳郎以譊訓之

龍旅祖也

鄭箋龍旅也正義龍之爲和其訓大

閟宮疏案說文龔从共龍聲龔古通作恭字恭有和義故毛傳以龍爲和也

白馬黑鬣曰駱

有騂有駱毛傳白馬黑鬣曰駱釋文騂本又作駓也正義定本集注皆云駱白馬黑鬣閟宮疏案淮南時則訓乘白駱高誘注白馬黑毛曰駱毛即鬣字釋文引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鬣尾也亦當作鬣字

歲其有

有駾白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皆衍字也阮宮保校勘記正義本未有明文閟宮疏案毛傳歲其有豐年也此以豐年釋年字正義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年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正義本有年字

居常與許

閟宮居常與許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閟宮疏案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士管子對曰以魯爲士反其侵地滑魯國語魯語作衰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於棠棠即常也常在魯南故謂之魯望也魯語韋注常許魯西鄙閟宮疏案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士管子對曰以魯爲士反其侵地滑魯國語魯語作衰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於棠棠即常也常在魯南故謂之魯望也魯語韋注常許魯西鄙

歲其有

有駾白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皆衍字也阮宮保校勘記正義本未有明文閟宮疏案毛傳歲其有豐年也此以豐年釋年字正義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年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正義本有年字

居常與許

閟宮居常與許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閟宮疏案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士管子對曰以魯爲士反其侵地滑魯國語魯語作衰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於棠棠即常也常在魯南故謂之魯望也魯語韋注常許魯西鄙

苦盥

盥人祭祀共其苦盥鄭注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盥直用不涑治疏苦當爲盬盥謂出於盥池今之鹹鹽是也閟宮疏案爾雅釋言淪苦也此准南墜形訓練苦生鹹則杜說是

羽物

司裘王乃行羽物鄭注鄭司農云行羽物以羽物飛鳥鴈鶩吏士謂此羽物小鳥鴈雀之屬鷹鸇擊者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痴其將止而大班羽物閟宮疏案如注所言非司裘所掌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此羽物亦言王后車飾及旌旗之屬與射侯鳥一例皆司裘掌之與羅氏行羽物別

廒裘

大喪廒裘鄭注故書廒爲注鄭司農云注裘陳裘也士謂廒裘也疏此周禮一部之內樂廒者眾多故書皆爲注先鄭皆爲陳後鄭皆破從與閟宮疏案說文廒陳數於庭也與先鄭同

潛服

閭人潛服凶器不入宮鄭注潛服若吏甲者閟宮疏案潛服深衣之屬禮記玉藻非列禾不入公門振鷺鷺不入公門鄭注云不入公門即其禁

廛府

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鄭注膳府主爲賈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貨閟宮疏案膳夫不得稱膳府膳府當大宰之職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入曰禮賓鄭注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閟宮疏案賓客諸侯非所以馭萬民鄉六夫之職二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國其吏與其衆庶以禮禮屬之即此所謂禮賓也

臣妾

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臣妾男女貸賤之稱晉惠公小懷公之生日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閟宮疏案說文僕給事者古文作臺臣即臺字之省御書傳言臣妾通逃若經不敢失於臣妾漢書刑法志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凡臣妾謂言者古皆通作僕字

羊冷毛而毳

內饔羊冷毛而毳膻鄭注冷毛毛長總結也疏冷毛謂毛長也而毳謂毛別聚結者閟宮疏案冷與零同冷毛謂毛零落而又毳結禮記內則正義冷謂毛本橘冷毳謂毛頭毳結斯得之矣

苦盥

盥人祭祀共其苦盥鄭注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盥直用不涑治疏苦當爲盬盥謂出於盥池今之鹹鹽是也閟宮疏案爾雅釋言淪苦也此准南墜形訓練苦生鹹則杜說是

羽物

司裘王乃行羽物鄭注鄭司農云行羽物以羽物飛鳥鴈鶩吏士謂此羽物小鳥鴈雀之屬鷹鸇擊者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痴其將止而大班羽物閟宮疏案如注所言非司裘所掌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此羽物亦言王后車飾及旌旗之屬與射侯鳥一例皆司裘掌之與羅氏行羽物別

廒裘

大喪廒裘鄭注故書廒爲注鄭司農云注裘陳裘也士謂廒裘也疏此周禮一部之內樂廒者眾多故書皆爲注先鄭皆爲陳後鄭皆破從與閟宮疏案說文廒陳數於庭也與先鄭同

潛服

閭人潛服凶器不入宮鄭注潛服若吏甲者閟宮疏案潛服深衣之屬禮記玉藻非列禾不入公門振鷺鷺不入公門鄭注云不入公門即其禁

是官府之謂泉府掌以市之貨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楊雨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司市以泉府同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而斂賦即其職也

飾行

胥師察其詐偽飾行偩慝者而誅罰之鄭注偩慝者而誅罰之謂詐偽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立謂偩行儥匿謂使人行賣起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頤煊案經文行當是衒字之譌先鄭以衒爲行且賣與說文衒賣同後鄭以衒爲炫耀故云巧飾之令欺誑買者疏案說文衒賣行且賣也一曰炫耀也一曰巧飾之令欺誑買者胥師察其詐偽飾行且賣與說文義同後鄭以衒爲炫耀故云巧飾之令欺誑買者疏案說文衒賣行且賣也一曰炫耀也一曰巧飾之令欺誑買者胥師察其詐偽飾行且賣與說文義同後鄭以衒爲炫耀故云巧飾之令欺誑買者疏案經文行當是衒字之譌先鄭以衒爲行且賣與說文衒賣同後鄭以衒爲炫耀故云巧飾之令欺誑買者疏案說文衒賣行且賣也一曰炫耀也一曰巧飾之令欺誑買者胥師察其詐偽飾行且賣與說文義同後鄭以衒爲炫耀故云巧飾之令欺誑買者疏案經文行當是衒字之譌先鄭以衒爲行且賣與說文衒賣同後鄭以衒爲炫耀故云巧飾之令欺誑買者

不從非是

屬遊

司虣以鬻遊飲食於市者鄭注鄭司農云以屬遊飲食謂聲飲食者頤煊案官子立政篇圈屬謂聲徒不順於常者謂有司見之復無時屬遊與圈屬義同

十搏爲縛

豭人凡受豭十豜爲畜百豜爲搏十搏爲縛鄭注豜謂之縛其名音相近頤煊案穆天子傳郭璞注十豜爲縛百豜爲縛十縛爲搏見周官廣韻注引周禮百豜爲搏十搏爲縛十縛爲緟

社注擯讀也下文殯四方之故亦謂其賊其棄敝與秩官環人義別

褒襚

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啟閉鄭注鄭司農云以序聚檻以水更漏之節也故書縣作懸杜子春云懸讀爲縣秋傳曰眉將墮繩師掌固杜子春注皆作眉將墮趙左氏襄二十五年傳陷臣干墮釋文服本作墜史記齊太公世家作陷臣爭趣墜讀趨趣皆即墜之假借字

授旅賓反

司戈盾祭祀授旅賓反故士戈盾鄭注戈如杖長尋有四尺頒矰案旅賓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肩賓客則服而趨亞末言戈下文軍旅會同授旅賓及庶士戈賓此又言是及字之誤

官中

秋官士師之職掌官中之政令鄭注大司寇之官府中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編考五官無謂官府爲官中者官當爲宮字之誤也矰案官中即下文所謂獄訟之辭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鄭注中謂罪正所定鄉士遠士焉士方士皆云獄訟成士師受中鄭注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即此所謂官中也

小司寇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以登中於天府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聽羣吏之治者是

增雷椎椁

蹙金凡國有大故則用金石則掌其令鄭注用金石者作僭雷椎椁之屬矰案雷作礌椎作磓僭作鐕椁作鐸說文鐕子戰祝下鐸鈴也投氏王慕夏謂考椁作券云說文作杅槤也从木丁聲通俗文槤出曰杅非金石所施

以攻說禬之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鄭注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鄭司農云禬除也主請此禬讀如禬禳之禬矰案以攻說禬之猶言或攻之或說之或禬之三者皆厤名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三曰禬五曰攻六曰說注疏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說攻說禬禜皆以禬禮爲圜欮蠱字義別故云此禬讀如禬禳

之禬

婿胡之荀

考工記婿胡之荀鄭注婿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杜子春云婿讀爲壻胡之壻書或爲壻胡公之壻者段爲郤矰案壻壻音義同壻胡國名故城在今汝陰縣西北鄭司農云郤讀爲郤穀郤至之郤司農春秋傳曰眉將墮繩師掌固杜子春注皆作眉將墮趙左氏襄二十五年傳陷臣干墮釋文服本作墜史記齊太公世家作陷臣爭趣墜讀趨趣皆即墜之假借字亦可以

獻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言語與其服飾與其器械而辨其物鄭注鞮讀爲鞮鞻之鞮鞮鞻氏西戎樂名矰案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言語與其服飾與其器械而辨其物鄭注鞮讀爲鞮鞻之鞮鞮鞻氏西戎樂名

質明

士冠禮宰告曰質明行事鄭注質正也宰告曰旦正明行冠事矰案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鄭注質平也史記歷書雞三號卒明集解徐廣曰卒一作平正義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平明即平旦也

矜玄

兄弟皆袗玄鄭注袗同也古文矜爲均矰案說文矜玄服从衣今參聲此即今文衣袗古文衣矜之證今文作袗仍依古文均字訓之後人不知均袗爲同聲假借字別作袗字淮南齊俗訓尸祝袀袨祝袀即矜玄二字之俗說文皆不載

漉酒

再醮漉酒其他皆如初鄭注謂漬糟之湎漉有司徹云司宮攝酒注云更洗益整頓之不可云洗亦當爲漬漉謂更挹攪漉益整頓示新也矰案棤當作洗再醮加初儀始醮云亦洗升酌再醮酒因於前其亦當洗酌以示敬故鄭云整酒謂洗之有司徹亦唯像室中之儛因前正祭之酒故鄭注更洗益整頓之其義正同

緇衣

士長冠禮主人爵弁纚笄緇衣鄭注緇衣謂緣袂之言旌以緇緣袂矰案鄭知爲下旌領矣宋廣雅釋器旌袖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揚袂鄭創集解徐廣曰袂夏也袖通作袌說文袌褎也淮南齊俗訓褎衣博帶高誘注褎裒也

練裨

女公冠衣纁裨鄭注裨亦緣也裨之言在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在也凡褖人不常施裨之女盛昏禮屨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褖明非常服矰案方言褖知齊魯之間謂之裨禮記雜記上婦褖褖裨女王書曰云褖八寸裨褖也謂衣前後幅合縫也內則婦人褖衣纁裳王后褖衣狄

禮經十七篇

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文二十七篇文相似多二十九篇頒矰案稱古經者淹中及孔壁所得其稱經者即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禮同益以所多三十九篇爲五十六篇六藝論本於藝文志亦云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異今本漢書作七十篇是傳寫者誤乙

質明

士冠禮宰告曰質明行事鄭注質正也宰告曰旦正明行冠事矰案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鄭注質平也史記歷書雞三號卒明集解徐廣曰卒一作平正義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平明即平旦也

矜玄

兄弟皆袗玄鄭注袗同也古文矜爲均矰案說文矜玄服从衣今參聲此即今文衣袗古文衣矜之證今文作袗注仍依古文均字訓之後人不知均袗爲同聲假借字別作袗字淮南齊俗訓尸祝袀袨祝袀即矜玄二字之俗說文皆不載

漉酒

再醮漉酒其他皆如初鄭注謂漬糟之湎漉有司徹云司宮攝酒注云更洗益整頓之不可云洗亦當爲漬漉謂更挹攪漉益整頓示新也矰案棤當作洗再醮加初儀始醮云亦洗升酌再醮酒因於前其亦當洗酌以示敬故鄭云整酒謂洗之有司徹亦唯像室中之儛因前正祭之酒故鄭注更洗益整頓之其義正同

緇衣

士長冠禮主人爵弁纚笄緇衣鄭注緇衣謂緣袂之言旌以緇緣袂矰案鄭知爲下旌領矣宋廣雅釋器旌袖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揚袂鄭創集解徐廣曰袂夏也袖通作袌說文袌褎也淮南齊俗訓褎衣博帶高誘注褎裒也

練裨

女公冠衣纁裨鄭注裨亦緣也裨之言在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在也凡褖人不常施裨之女盛昏禮屨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褖明非常服矰案方言褖知齊魯之間謂之裨禮記雜記上婦褖褖裨女王書曰云褖八寸裨褖也謂衣前後幅合縫也內則婦人褖衣纁裳王后褖衣狄

文禮云褖衣裨也故鄭亦同焉婦人之上服

走見

士相見禮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鄭注走猶往也又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鄭注走猶出也或走猶上之走往彼據初賓家故走爲往此據出門故云走出也言亦猶上之見文同不應其注互異趨走同義說文走趨也走見猶趨見也

下

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鄭注下謂君所也疏不言所而言下者凡臣見祇洛己下故不言所言下也顯矰案下謂堂下禮記禮運遊西在下禮器樂文應乎下論語子夏拜下凡言下者皆謂堂下

衆皆若是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鄭注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今文衆爲終顯矰案衆終古字通用此義當從今文作終始視中視卒視是舉其言之一節終則舉其概見始末而言

疑立

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鄭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顯矰案疑讀爲凝請其面度向主人也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辟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不疑若謂不向君也

盥洗

執摯與盥洗北面鄭注洗簪爵之示絜敬疏執摯與洗北面者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不云盥此俗本有盥皆誤疏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酬賓以水盥洗而洗揚揚觶謂既獻之後衆鄉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孔氏本有盥字

遵者

遵者降席席東南面鄭注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案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顯矰案遵者即尊者敬案成五年傳伯尊由忠同焉大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九引作伯遵漢書光武帝紀擊更始圍王尹遵李賢注遵或作尊古字通用

經義叢鈔

二指之間

矯矢於二指之間横之鄭注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矯矢於二指之間横之疏以左摩指右弓右摩指鉤弦故知挾指將指挾之疏以左摩指右弓右摩指鉤弦故知挾指即此以食指將指挾之疏以左摩指右弓右摩指鉤弦故知挾矢以第二指間第三指爲食指左傳云子公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爲將指左傳云莫王圍鄭傷於將指是也顯矰案特矢以第二指間第三指爲食指左傳云子公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爲將指左傳云莫王圍鄭傷於將指是也顯矰案特挂於季指鄭注季小也孟子告子上今有無名之指挾於季指鄭注季小也孟子告子上今有無名之指挾於季指鄭注季小也孟子告子上今有無名之指挾

以字音當爲以或改作假字者誤也

被錫衣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鄭注被錫讀爲髲髮名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飾爲髢因名髮髲爲髢此周禮所謂次也顧煊案詩采蘩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毛傳被首飾也皆罹言之髲髢即被大髲儀禮用鬠鄭注錫布也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列子周穆王篇衣阿錫與特牲饋食主婦纚笄宵衣爲一例鄭注以髮釋被以髮釋錫謂大夫妻尊亦衣緆衣而修其袂者失之

禮記

漢書河間獻王傳所得周官尚書禮記記其殽酌禮酌禮殽今之儀禮是也禮記即大小戴記梅福傳禮記孔子曰上殷人也小戴記之文後漢書桓郁傳禮記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云大戴記之文

負劒辟咡

曲禮上負劒辟咡詔之鄭注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便頭與語顧炎武案倾頭與語劒礙於旁故必負劒然後與語史記荊軻傳王負劒劒室挾以明無事不負劒也正義負謂致兒背上劒謂挾於脇下如帶劒也非是

毋踖席

毋踖席正義踖猶踐也踖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席升席不由前爲踖席也顧炎武案公羊僖二年傳踖席古今字說文踖一曰踧踖爲踖非踐義踖疑即踖字之譌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釋文授坐本又作僥仰顧炎武案鄭注爲頌尊者俯仰受之正義俯俛若尊者形短遷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也注云尊若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是也注疏並不釋授坐二字之義當從釋文本作授立不跪俯仰不立爲是少儀性之直者當作注之直者古字性生通用

汙手

共俶不澤手鄭注爲汙手不絜也釋文引顧舍人云汙手手澤手必汙生剋不絜淨也若澤手手必汙生不圭潔也注義所見同本與釋文同鄭注讀謂接莎也詩爲賈薄汙我私毛傳汙煩也鄭箋煩猶撓也撓莎也鄭注當作汙字

玄武四象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顧炎武考工記輈人龍旗九斿以象鶉火鳥旗七斿以象鶉火鳥旗六斿以象伐鄧旐四斿以象弧矢旜七斿以象狼星皆南方之宿也鄭注以南方朱鳥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北方玄武皆依緯書玄武其命名之義不可曉正義玄武龜蛇象其合名之義不可曉正義玄武龜蛇故後漢書馬援傳引孔子曰上殷人也小戴記之文後漢書桓郁傳禮記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云大戴記之文

負劒辟咡

曲禮上負劒辟咡詔之鄭注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便頭與語顧炎武案倾頭與語劒礙於旁故必負劒然後與語史記荊軻傳王負劒劒室挾以明無事不負劒也正義負謂致兒背上劒謂挾於脇下如帶劒也非是

毋踖席

毋踖席正義踖猶踐也踖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席升席不由前爲踖席也顧炎武案公羊僖二年傳踖席古今字說文踖一曰踧踖爲踖非踐義踖疑即踖字之譌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釋文授坐本又作僥仰顧炎武案鄭注爲頌尊者俯仰受之正義俯俛若尊者形短遷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也注云尊若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是也注疏並不釋授坐二字之義當從釋文本作授立不跪俯仰不立爲是少儀性之直者當作注之直者古字性生通用

汙手

共俶不澤手鄭注爲汙手不絜也釋文引顧舍人云汙手手澤手必汙生剋不絜淨也若澤手手必汙生不圭潔也注義所見同本與釋文同鄭注讀謂接莎也詩爲賈薄汙我私毛傳汙煩也鄭箋煩猶撓也撓莎也鄭注當作汙字

玄武四象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顧炎武考工記輈人龍旗九斿以象鶉火鳥旗七斿以象鶉火鳥旗六斿以象伐鄧旐四斿以象弧矢旜七斿以象狼星皆南方之宿也鄭注以南方朱鳥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北方玄武皆依緯書玄武其命名之義不可曉正義玄武龜蛇故後漢書馬援傳引孔子曰上殷人也小戴記之文後漢書桓郁傳禮記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云大戴記之文

負劒辟咡

曲禮上負劒辟咡詔之鄭注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便頭與語顧炎武案倾頭與語劒礙於旁故必負劒然後與語史記荊軻傳王負劒劒室挾以明無事不負劒也正義負謂致兒背上劒謂挾於脇下如帶劒也非是

毋踖席

毋踖席正義踖猶踐也踖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席升席不由前爲踖席也顧炎武案公羊僖二年傳踖席古今字說文踖一曰踧踖爲踖非踐義踖疑即踖字之譌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釋文授坐本又作僥仰顧炎武案鄭注爲頌尊者俯仰受之正義俯俛若尊者形短遷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也注云尊若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是也注疏並不釋授坐二字之義當從釋文本作授立不跪俯仰不立爲是少儀性之直者當作注之直者古字性生通用

先儒八禮記者爲古文八禮記者爲今文鄭呂氏春秋是也顧炎武說文引顧氏月令章句今禮月令章句與此注今月令皆後漢時行本非呂氏春秋

九門

毋出九門鄭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庫門也雉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關門也顧炎武案九門碑撰注不言者明與此同也風俗通祀典篇月令九門碑援以皐春氣籥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九門三方九門也即本風俗通皆與鄭異義

果牛騰焉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鄭注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牡欲造則放牧之牡前合之顧炎易大壯羸其角釋文馬融王肅董遇荀爽虞翻陸績等皆云羸當爲累虞翻雅釋言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同馬融謂繫其角者恐者於廐欲則昔遊北於牧即周禮牧師所謂中春通淫也鄭注以累騰皆乘匹之名失之

遠之於成均

支王世子謂之郊人遠之鄭注遠之者不日按選日郊人設校及莫舍奠於上遠也義亦得

樴巢

禮運夏則居橧巢山井鼎考文古文樴作橧顧炎太平御覽卷五十五引禮記作橧案語開禮篇亦作橧釋名釋兵械容也露上無屋覆也左氏成十六年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加樴正義引說文云轝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樴澤中守草樓也與樴皆樓之別名今本作樴傳寫之譌

不德

鳳以爲畜故鳥不獲鄭注楊彼飛走之獸也錢氏大昕各聞猶爲鳥飛不應從犬考釋文猶本作獸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獸今本從犬者誤也說文走部有趩字訓狂走雒鳥不馴之獸張衡東京賦翫魑魅而猛狂薛綜注猛狂惡劇之鬼名也猛音無頭鬼也晉本有狂義因猛狂之并猶字亦加犬旁猶云猛無頭鬼也晉本有狂義因猛狂之并猶字亦加犬旁猶

經義叢鈔

長

死而不弔者三長鄭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若孔子長於匡顧炎武案白虎通喪服篇長者兵死也通典引盧植注長兵刃所傷周禮蠻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長謂兵革戰敗而死故不弔

正丘首

狐死正丘首鄭注正首正首上也正丘首而謂上者丘是狐窟根本之處難很很而死意猶鄉此丘顧炎武案丘首當作北首下文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謂之故也禮運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狐死亦北首記引之以證不忘其本丘古文北與北字形相近因譌作丘首

鬠并紒衣

天子之哭諸侯也鬠并紒衣鄭注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服不加於朱此言絕衣字也顧炎武案白虎通崩薨篇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髺并紒衣無絕字

儼然

檀弓下壁若子儼然在疢服之中顧炎武案詩澤陂碩大且儼說文引作碩大且嚴儼即讀如嚴關之關儼然謂在齋閑中也雜記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儼者也儼儼古字通用

袁氏

與之邑袁氏顧炎武案莊子列御寇篇鄭人縋也卽哈袁氏之地水經渠水注沙水又東逕陳留縣袁氏亭西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袁氏物有清豪子羽家

誄或爲國

王制以訊馘告鄭注誄或爲國顧炎武周禮磬氏鄭注磬司慶云蠙讀爲蚌說文蚌重文作蠙誄釋丘彭長田君碑討賊畔夷國即誄字之省

見蟲

見蟲未蟄鄭注見猶出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閉蟄入戴禮夏小正見小蠆見者眾也見蟲何以謂之見蟲說文周人謂凡出窮從穴弟從戾字形相近因譌作見

今月合

月令鴻雁來鄭注今月今鴻雁來顧炎武案注今月今者月令出有

異義之異作顯故賈公彥作顯也顧炎武案儀禮士喪禮注或作顯或作顯顧炎武說見上士喪禮注

禭

禭最風毛傳始兵戎也鄭箋作禍非傳義也顧炎武說見上士喪禮注

誤加大旁作檎字

筠

禮器郊祀首之有筠也正義指其事而言鄭云筠析竹青皮也禮記曰郊祀首之有筠以竹爲舍皮是知呼竹爲筠竹頭爲筠亭聲之誤也周書嘗麥解筍之筠是鄭以筠爲竹外青皮筍尹皆竹之借字漢書高帝紀以竹皮爲冠云說文無筠字說文民竹膚也從竹均聲竹皮竹膚也說文無筠字筠皮青者爲筠民竹膚者爲筠民即竹皮竹膚也是析竹皮青者爲筠筠皮青者爲筠民即竹皮竹膚也

手足毋指

婚禮於異大巢者老婦之孥也鄭注異當爲胾字之譌也或作巢聲近假借字禮器曰毋胾毋刺食謂割牲體胾謂大臠胾謂割牲體胾謂大臠胾謂割牲體胾謂大臠胾

隱篇
中路娶見失其母焉何當聲之有歸注娶猶聘謂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依頭檀案檀名釋長幼人始生日娶見或曰娶猶娶是人也說其啼聲也聲啼娶說皆即後字變聲

其名者成
凡示廟之禰其名者成則變之以殤豚鄭注宗廟名謂尊卑之屬顯檀案名即銘今周禮小祝雷銘鄭注銘今書或作名依禮既夕取銘置於重鄭注今文銘皆作名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尊卑之屬有銘者成則皆變之

一溢米
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頗檀案後漢書南蠻傳注人口算五升李賢注古升小故云五升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諸葛公所噉食不過數升司馬宣王曰亮將死矣故朝升米暮升米爲最少之數

煇
祭統夫祭有畀煇施劳謂者惠下之道也鄭注煇謂燔燎肉爵皮革之官頗檀案考工記鞮人爲皇舞祭時不聞有此官下文煇者甲吏之賤者也疑統論兵士之孤

謂煇
與舊音欲作牽慶士鄭注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頗檀案舊音爲觀字之譌說文觀古本作謂與舊字形相近與觀者欲謂能省視其嘖欲以作率其卿士慶古勦字

夫婦之道苦
經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鄭注苦謂不至不若之勗頗檀案爾雅釋詁苦息也夫婦之道止息謂無以別嫌明微故淫辟之罪多

嵬乎
哀公問君行此三者則民平天下矣鄭注嵬猶至也頗檀案嵬當作危危與正必字通爾雅釋詁危至也謂生民以危於至也傳寫者加山耳說文山部無嵬字中庸言大德敦化故天地法焉故曰配天

發齊
禮三本大昏之未發齊也孔氏廣森補注發始也昏禮將親迎必先齊音齋頗檀案史記禮書發作廢殷契古字通用齊當作齊儀禮士昏禮皆板祭齊斬朱張淳儀禮識誤引釋文齊作齊云從口者後人加之未廢齊合卷卒食以前

哭不文
二年之哭不文也頗檀案史記禮書作不及文反告當爲俟字之譌孝經喪親章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踊三曲一擗聲而聲不委曲禮記閒傳大功之喪三哭而偯鄭注三曲一擗聲而三折也楊倞荀子注不文謂無曲折也亦當作俟字

有司參夙與
保傅有司參夙與端見之南郊盧辨注參疏謂三朝朝也孔氏廣森音義參夙與讀書新書並作齋肅通解云參乃齊字之誤而注文曉字亦誤頗檀案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妻以子見於父男女夙興沐浴古三字作參盧本當作參字據注參下當有脫字

達其不及
太傅劉其不則而達其不及頗檀案達當讀作撻禮記文王世子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下文則有司過之史虞注太子痴於學有楚撻之威亦謂撻也

莫瞻其學
天子莫瞻其學貢誠斬書作天子燕辟廢其學頗檀案禮當從耳作聽莫聽即燕聽與燕辟義近下脫廢字後漢書百官志補注引賈生作燕業反其學業辟字形相近反即廢字之譌

已諾
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孔氏補注已諾猶然諾也頗檀案文王官人篇已諾無斷已止也諾許也謂止其所當止許其所當許斯爲止也准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往者不慎
曾子立事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盧注慎故於物來者不循豫往者無所慎頗檀案慎當作禮記儒行往者不悔來者不豫

臨殿驚字善注引劉昭注子注驚猶斬斬在物上之解也亦是證法注皆後人誤改

發齊
禮三本大昏之未發齊也孔氏廣森補注發始也昏禮將親迎必先齊音齋頗檀案史記禮書發作廢殷契古字通用齊當作齊儀禮士昏禮皆板祭齊斬朱張淳儀禮識誤引釋文齊作齊云從口者後人加之未廢齊合卷卒食以前

哭不文
二年之哭不文也頗檀案史記禮書作不及文反告當爲俟字之譌孝經喪親章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踊三曲一擗聲而聲不委曲禮記閒傳大功之喪三哭而偯鄭注三曲一擗聲而三折也楊倞荀子注不文謂無曲折也亦當作俟字

有司參夙與
保傅有司參夙與端見之南郊盧辨注參疏謂三朝朝也孔氏廣森音義參夙與讀書新書並作齋肅通解云參乃齊字之誤而注文曉字亦誤頗檀案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妻以子見於父男女夙興沐浴古三字作參盧本當作參字據注參下當有脫字

達其不及
太傅劉其不則而達其不及頗檀案達當讀作撻禮記文王世子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下文則有司過之史虞注太子痴於學有楚撻之威亦謂撻也

莫瞻其學
天子莫瞻其學貢誠斬書作天子燕辟廢其學頗檀案禮當從耳作聽莫聽即燕聽與燕辟義近下脫廢字後漢書百官志補注引賈生作燕業反其學業辟字形相近反即廢字之譌

已諾
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孔氏補注已諾猶然諾也頗檀案文王官人篇已諾無斷已止也諾許也謂止其所當止許其所當許斯爲止也准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往者不慎
曾子立事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盧注慎故於物來者不循豫往者無所慎頗檀案慎當作禮記儒行往者不悔來者不豫

盧注本云慎故於物來者不循豫往者無所慎若作循字注中下慎字義不可通經注兩慎字皆涉注中上慎字而譌

及親
曾子制言上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昨失國吾信之矣頗檀案及親當作失親失親大國對言之

机銘
武王踐阼於机爲銘焉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張口困頗檀案机當爲杌字之譌說文木部杌古文蠥盛黍稷器故銘辭從口取義

棲阻
戶之銘曰棲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孔氏補注泥之俱謂埤戶也棲阻未詳頗檀案棲當爲婁字之譌婁古文屢屢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屢阻猶言屢搖也

明不可弊
子張問入官所見邪故明不可弊也孔氏補注所不見者無强爲明則明之用不窮也頗檀案弊即敝字左氏襄二十七年以誣道破諸侯釋文敝本作弊莊子逍遙遊篇說弊弊焉釋文弊司馬本作敝古字通用

陽當作傷
文王官人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慾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慾必見憂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隨頗檀案五陽字皆當作傷詩澤陂傷如之何爾雅釋詁郭璞注引作陽如之何陽傷古字通用謂氣雖內畜若有所傷感則必見於外也

推前惡忠
推前惡忠府知物焉盧注謂有謫義之攻其所不知者則推後於人而待以爲忠府而形貌又如曉然也頗檀案府聚也物是惣字之譌古總字謂推前惡於人則自以爲忠府聚總前惡以爲忠府而形貌又如總知物焉也

三年傳陰而不憾
三年傳陰而不憾憾而能畛者鮮矣杜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正義釋言云畛重也頗檀案注霖爾雅以釋畛字必增加自安二字方與自重相連其說甚迂說文畛田有所限而止也義勝於杜

遠於年
公冠觀雍日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孔氏音義年說苑作彼後漢志注引此文云近於民遠於年遠於彼頗檀案彼謂如年左氏襄三十年經天王殺其佞大公羊作年夫遠於年即遠於彼同聲假借字劉昭補注所引遠於年下重出遠於彼三字是後人妄加

徹昀
易本命三月而徹昀然後能有見盧注昀精轉視貌徹或爲徹也頗檀案昀即昫字說文作曅云見初生朕者从日从旻聲皆一日昫見也義見與徹字義近昫曅同聲字

春秋經傳別行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左氏之經也經十一卷注云公羊穀梁此公羊二傳之經也春秋經傳別行賈逵解左氏經傳並釋服虔有傳無經南齊書陸澄傳時國學置杜服春秋澄謂尚書令王儉曰秦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此亦服傳無經之證

春秋鄒夾
漢書藝文志春秋家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師頗檀案王古傳初古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後漢書范升傳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得置博士騶夾五經古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並爭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騶夾之學其時尚有傳者

食舍肉
隱元年傳公賜之食食舍肉杜預注食而不啗羹正義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殺薤非徒設羹而已頗檀案爾雅釋器肉謂之羹儀禮鄉飲酒禮羹定鄭注肉謂之羹故下文云未嘗君之羹謂以遺之羹即肉也

遠而能畛
三年傳陰而不憾憾而能畛者鮮矣杜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正義釋言云畛重也頗檀案注霖爾雅以釋畛字必增加自安二字方與自重相連其說甚迂說文畛田有所限而止也義勝於杜

芟夷

六年傳芟夷蘊崇之杜注芟刈也夷殺也顧炎武音通作薙字禮記月令燒薙行水鄭注薙謂迾地芟草也周禮薙氏鄭注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芟草也字從類耳

以字爲氏

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駁五經異義引作諸侯以字爲氏顧炎武正善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服虔本當作以字爲氏

大雨霖

九年傳春王正月癸酉大雨霖以震庚辰大雨雪亦如之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顧炎武九經誤字癸酉正月二日以往爲霖是釋大雨非釋經書霖後人於傳大雨下妄加霖字漢書五行志陰公九年二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當雨之謂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當寒之謂也亦無霖字

衷戎師

昵暱逐之衷戎師杜注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正義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顧炎棫昭十六年傳發命之不衷杜注衷當也桓七年傳不當王非敵也謂厭騁逐之以當戎師前後夾擊之故書癤杜注非是

不庭

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杜注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顧炎棫爾雅釋詁庭直也國語周語以待不庭不虔之患韋昭注庭直也不庭謂不直之人成十二年傳誅其不協而討不庭杜注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非是

嘉葉

桓六年傳嘉栗旨酒杜注嘉善也栗謹敬也正義劉炫以栗爲飭貌而規杜過顧炎棫嘉栗考工記謂粟不遫鄭注粟讀爲斂縮之斂粟與烈同嘉粟謂酒之分方揚烈即下文所謂黍香無譏懇也杜劉注皆失之

尸

十五年傳尸諸周氏之汪杜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顧炎棫爾雅釋詁尸陳也注所叙本此通作薾字禮記月令燒薙行水鄭注薙謂迾地芟草也周禮薙氏鄭注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芟草也字從類耳

以字爲氏

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駁五經異義引作諸侯以字爲氏顧炎棫正善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服虔本當作以字爲氏

大雨霖

九年傳春王正月癸酉大雨霖以震庚辰大雨雪亦如之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顧炎棫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是釋大雨非釋經書霖後人於傳大雨下妄加霖字漢書五行志陰公九年二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當雨之謂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當寒之謂也亦無霖字

衷戎師

昵暱逐之衷戎師杜注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正義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顧炎棫昭十六年傳發命之不衷杜注衷當也桓七年傳不當王非敵也謂厭騁逐之以當戎師前後夾擊之故書癤杜注非是

不庭

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杜注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顧炎棫爾雅釋詁庭直也國語周語以待不庭不虔之患韋昭注庭直也不庭謂不直之人成十二年傳誅其不協而討不庭杜注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非是

嘉葉

桓六年傳嘉栗旨酒杜注嘉善也栗謹敬也正義劉炫以栗爲飭貌而規杜過顧炎棫嘉栗考工記謂粟不遫鄭注粟讀爲斂縮之斂粟與烈同嘉粟謂酒之分方揚烈即下文所謂黍香無譏懇也杜劉注皆失之

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道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即此濟也仿宋刊注疏本作還自河南齊非是

二百

距躍三百曲踴三百杜注距躍超踰也曲踴跳踴也百猶勵也顧炎棫施躍重踰向前也曲踴回身聳跳也百與柏同說文柏柎也謂合手拍柎如鼓譟之然距躍曲踴者其足勢三招者其手勢也韓非子八說篇登降周旋不違日中禁百其義正同

以覺報宴

文四年傳以覺報宴杜注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正義覺者悟知之意故爲明也使諸侯明己心也顧炎棫覺者大也孝經有覺德行鄭注覺大也詩斯干有覺其楹毛傳有覺言高大也以覺報宴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大報宴以酬其功故下文云其敖于大體以自取辱

難必抒矣

六年傳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杜注抒除也正義服虔作紓紓緩也顧炎棫服虔本作紓是也成二年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三年傳二園其紓稷而求紓其民十六年傳我偏違是可以紓憂襄八年傳姑從楚以紓吾民字皆作紓

鹿死不擇音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杜注音所依蔭之處古字聲同音相假惜正義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顧炎棫晉皇甫規傳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員昧略上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皆同服說

兩馬掉鞅

宣二年傳兩馬掉鞅而還杜注兩飾也掉正也正義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爲然也顧炎棫周禮環人注引作楠馬楠通作柳三國志蜀先主傳縛晉郡解縣繫其頸者馬柳說文柳馬杜掉楠也謂繫其馬於杜搖動其鞅而還

屈蕩尸之

屈蕩尸之惠氏棟云淳熙九經及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俱作尸字顧炎棫漢書王嘉傳師古注文選官者傳論李善注引左傳皆作屈蕩尸之小爾雅廣詁尸止也尸通作屈昭十七年傳

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注扈止也

樂京廬

十七年傳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杜注樂京廬郤克之介顧炎棫國語齊語衛人出廬於曹韋昭注廬寄也釋名釋宮室寄止曰廬周禮野廬氏鄭注廬寄行道所舍謂廚子先歸使樂京寄止客舍以待命于齊

桀石

成二年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杜注桀擔也顧炎棫廣雅釋詁擔舉也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高固亦手舉石以投人故以爲勇桀古通作揭字其音義並同

長君之寢

畏君之寢師徒橈敗杜注震動頤煬案震威也國語晉語車有震武也韋昭注震威也十三年傳寡君不敢顧昏姻長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卽其證

覩流

六年傳覩流而行遠杜注覩流不端詁顧煬案八年傳從善如流杜注如流喻速十五年傳覩速而言疾襄三十年傳覩躁而足高覩流與覩速覩躁同義

伏劒

襄三年傳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正義謂仰劒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顧炎棫伏劒卽負劒石手拔劒有似於負故曰負劒聲轉曰伏劒史記刺客列傳王負劒負劒遂拔墨子節葬下篇譬猶負劒而求其壽也書傳中言伏劒而死者皆謂拔劒以自劒

暑

四年傳匠慶請木季孫曰暑杜注不以道取爲暑顧煬案暑謂簡暑其禮匠慶不聽而用其已樹滿園之六檟季孫不能止故君子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弁笄而絞

九年傳弁笄而絞不可謂負杜注絞衽之別名正義服虔讀絞爲放放效之放言效小人爲衽顧煬案說文絞好也方言嬈纖好

也故謂之絞言弁笄而絞衽而徒絞好其義不可謂負

門者

十年傳與門發鄰人乾挾之以出門者正義服虔云挾撇也謂以木撥挾鞅門使舉令下窓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顧煬案水經洙水注引傳云縣門發鄰人乾挾之以出與服讀同

傅食

十九年傳聞師將傳食杜注傳食於諸侯正義傳食者食於傳舍不得外食傳食即鋪食義與餔同皆聲相近

痡則甚矣

二十一年傳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瘧則甚矣而血氣未動杜注瘧瘧也顧炎棫廣雅釋詁痡病也正義劉炫以爲痡病而規杜過痡病謂困劣不能動作瘧則寒熱交作寒則衣重裘鮮食而疾並不言瘦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者何病也何休注瘠病也

齋人語杜注失之

閔子騫

二十三年傳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福無門唯人所召顧煬案後漢書楊秉傳引禍福二句李賢注左傳閔子騫之辭影宋本北堂書鈔卷三十六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李善注引亦作閔子騫楊倞荀子注引閔子騫曰敖恭朝夕恪居官犬白帖卷八十七引閔子騫曰大學殖也不學將落今本皆作閔子馬

踖轉

二十四年傳皆踖轉而鼓琴杜注轉衣裝顧煬案昭三十年傳趙簡子夢童子colored而轉以歌淮南脩務訓故素足無襪之詩也異轉而皆樂氾論訓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踖轉而鼓琴謂其倨自歌以鼓琴也

當御

二十六年傳朱也當御杜注御進也言次當行正義言當進侍君受君命也顧煬案說文衛本作御

詛鄭箋箸云御迎也公羊成二年傳使跛者迓跛傳迓作御何休注迓迎也

盼者毅疑傳迓作御何休注迓迎也

如稅服終身

二十七年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杜注稅卽總也喪服總縗裳縗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恕子鮮故特爲此服無月數或釋爲竄或釋爲熊諸本徑改作熊字非是

莫保其性

八年傳怨讟動于民莫保其性杜注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

頤煊案孟子生之謂性白虎通情性篇性者生也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類注杜子春讀生爲性性莫保其性即莫保其生
十九年傳民彝其性而無寇讎亦謂民彝其生
斬焉
十年傳鄧斬焉在衰絰之中杜注既葬未卒哭故循服斬衰頤煊案禮記雜記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鄭注言其痛之彌甚也斬焉謂其痛之深也
交關
十五年傳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頤煊案國語晉語逐之恐構諸侯章昭注構交搆也後漢書何進傳交搆已成交關猶交構也其聲昭近
阿下執事
二十年傳算君命下臣於朝日阿下執事臣不敢貳杜注阿比也命已使比衞臣下頤煊案呂氏春秋高義篇阿有黨高誘注阿私也貨公篇不阿一人高誘注阿亦私也私下執事謂算君命臣私布於下執事是以不敢貳
大者不枑
三十一年傳小者不寇大者不枑杜注枑橫大頤煊案字書無枑字漢書五行志引作柧易繫辭剡木爲舟王弼注舟必用大木剡鑿其中釋文柣本又作剬楔即柧字之省
介雞
二十五年季氏介其雞釋文介又作芥頤煊案呂氏春秋察微篇季氏介其雞高誘注介甲也字當作介杜注搘芥子播其羽也字當作芥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八引左傳皆作芥是杜氏本
縛一如瑱
二十六年傳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杜注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歟頤煊案瑱爲晏王所以塞耳其小可知幣錦二匹急卷使如充耳此儗不相倫類聊備瞻用束紡鄭注紡紡絲爲之今之縛也周禮內司服鄭注六服皆祕制以白縛爲裏釋文縛音類以爲今作緋字如當爲加字之譌此言以幣錦二兩縛一兩加瑱以貨之縛一不言兩者省文也

無淵源章注無聲淪出爲淵源也頤煊案淵當作泉字避唐諱缺筆孔子泣然流涕一切經音義卷十一述古文述與二形文遥劇參美新臣竊有類焉李善注誤與師古字通後倣此本通用
被羽
晉語被羽先升遏克之奪杜注羽鳥羽緊於旗旄若今皇帝羽葆矣頤煊案羽旌旗之屬周禮司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單言之亦可稱爲羽孟子見羽旌之美亦謂旞旗也後漢書賈復傳被羽先登李賢注被猶負也析羽爲旌旗將軍所執被羽先升謂負旗先登如左氏隱十一年傳頴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城以先登是也章注謂以鳥羽繫於背失之
覭蛸
文公誅覭蛸以伐鄭章注賈侍中云鄭復効曹覭公誅爲之蛸故伐之焉尚書云誅曹覭蛸之罪還而伐鄭昭省內外禮鄭無覭蛸之事而叔詹云天陽鄭國注於覭蛸之罪與同耳頤煊案文公返國伐曹伐鄭皆名其師曰子與覭蛸之罪

煊案蹈當是蹈字之譌傳中蹈可以已也文凡三見昭二十一年傳蹈謀也昌為通假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義與此傳異同閩讀文譌便巧言也从言舀聲舀古文臼字舀亦聲舀與蹈通義相近

磌然

十六年傳聞其磌然殺梁磌碌字說文云礌小林等無其字舉士多讀為砰磕公羊古本並為磌字張揖讀為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顧煊案磌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砰聲也是亦讀為砰也廣雅釋室磌礌也文選西都賦摩玉瑣以居楹李善注磌與礌通并此義

是月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是月還也僖八年傳人語也征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顧煊案劣與劣字土戟為家里用揖陸佃注云揖劣日劣及是月也公羊古本並為磌字張揖讀為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顧煊案磌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砰聲也是亦讀為砰也廣雅釋室磌礌也文選西都賦摩玉瑣以居楹李善注磌與礌通并此義

是月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是月還也僖八年傳人語也征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顧煊案劣與劣字土戟為家里用揖陸佃注云揖劣日劣及是月也公羊傳曰逮月者僅逮此月與日也初學記卷四歲華引此傳注引公羊作揖是月逮義為作揖字故傳以為僅逮此月也

於越骂變

文二年傳以為有人心忘讐者則宜於此骂變矣何注變音變與吳越也有人心忘讐者聞有欲為已國婚則當變與吳越矣顧煊案變讀為辨言聞有欲為已國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豈十五年傳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骂變矣亦謂當辨其與應之所由來辨變古字通用

以日通指日朕

七年傳訴晉大夫使與公謀也何休注以日通指日朕放二年傳郤克歐魯衛之使使以其尪尪魯之請釋文訣音古穴反作訣丑乙反又大結反顧煊案玉篇訣同疑五經文字訣音穴見春秋傳說文無此字疑日不經正也與經注義不合疑當是夐字之譌說文夐舉目欲人也从女目大步切夐作訣與訣字相近而譌

圉

十一年楚子伐鄭傳文二傳作鄤顧煊案說文鄤从鹿固省聲瑞文不省作鄤傳者省鹿作圉通作圉元年楚子赦卒釋文支左氏作慶卷文圉字之省

隱四年傳厲叶之擊夫歟也范甯注不書氏族提擊其名而通之也硾徐邈以擊為壘即是提擊之稱顧煊案方言擊特也謂特善其名餘凡言擊者其義同也

始厲樂吳

五年傳初厲六豹始厲樂吳惠氏棟襲宋古義釋詁云厲作也第氏引此傳以證之顧煊案厲通作萬字說文蠣从虫萬聲字林作蠣蠣从米萬聲蠣類作蠣厲萬古字通萬趙也始萬樂郎初厲六豹故左氏傳云將萬焉公問豹數於振伸萬歟亦同聲字

所俠也

九年傳俠卒俠者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疏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今范亦云所其氏則所有是俠之氏族但未備舒命故舉名耳慶倍以謂所其氏所當乐也顧煊案所猶許也詩伐木許許說文引說作伐木所所此俠卒與八年無俠卒為一例上傳云無俠之名未有問焉或曰隱不舉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此不獨貶明許之也

冀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平冀州范注鄭迩姓之國冀州則近京師顧煊案周書職方解相在六國有殷之日是成康邑無類于冀州雒南鄭形訓正中冀州曰中土禹將注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又云少室太室在冀州注少室太室在陽城嵩高山之則名陽城與鄭相近

天子丹

莊二十三年傳禮天子諸侯繆王大夫倉士鼓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梁傳作天子丹諸侯勃王傳意言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勘王傳何用述此禮物覽所引本是

昏亡

僖二年傳語曰昏亡則商寒顧煊案左氏公羊俱同蔽圀策趙策云昏禹揚而商奚高誘注揚猶反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作南說林訓昏作昏竭商奚高誘注揚亦也

動南也

二年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閒煊案勤古文作厵說文厵劣也勤雨者少雨也少雨不為災故不言旱至夏四月不雨則旱矣故下文閒雨喜雨俱言有志乎民而勤雨不言

沙鹿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林屬於山為鹿鳴公羊以沙鹿為何上之已杜預注左氏以為山名此傳以鹿為山足是三傳說異也顧煊案鹿本作麓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屬於山為麓春秋傳曰沙麓崩風俗通山澤篇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僖九年傳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之戶以為厲鬼求諸伯禹之神則必得之乃立夏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晉侯不敢祭鯀而祭其神則沙麓崩為山神明矣

侠宕

文十一年傳弟凡三人侠名中國釋文宕本又作害顧煊案下文左氏作庱卷文庱字之省

雨于張

序又云古論分卷白下章于張開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題煊案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卷曰篇後子張同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其篇名不異班志同者當是俗間改本爾曰一章不知命章釋文無語無此章據何晏序古論亦卷白下章于張開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卷曰篇後子張同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其篇名不異班志同者當是俗間改本爾曰一章不知命章釋文無語無此章據何晏序古論亦

雙聲字

乾鼾也

十九年傳取邾田自漷水鼠鼾也迂注乱娈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顧煊案通俗文車轢曰乱乱鼾者言取邾田之多近於跛躄奪取之鼾

經義叢鈔

日友是舊本皆作友字顧煊案文選陳總擬答友朋自遠方李善注引論語爲證有亦當作友

其語

其語異乎人之求之與顧煊案公羊桓六年傳其讀以病桓與閔元年傳其語吾仲孫無傷二十四年傳其語此之謂與宣五年傳其語爲其變雙而俱至看與十五年傳其語則宜於此焉襲云其語是爲當閒語

未若貧而樂

未若貧而樂顧煊案皇侃本山井鼎考文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選幽憤詩李善注引集下皆有遵字集解鄭曰樂謂志於道智論樂下無道字孔曰能貧而樂道又曰往告之以貧而樂道古論樂下有道字

三十而立

爲政三十而立顧煊案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立五經立也三國志陳矯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皇侃論語義疏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皆漢魏論語家說

繪事後素

八佾繪事後素釋文繪本又作繢顧煊案古論作繢說文繪會畫文也凡畫繢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字當作繢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不言繪繢以絳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繢事後素即其證

示諸斯

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集解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意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顧煊案魏記中庸怡園其如示諸掌子鄭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包注指示二字連文義不可通當從鄭注爲證

鄹人之子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那易蘇古論卷六大夫守邑者以邑爲氏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故此謂孔子爲鄹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顧煊案左氏文十五年傳下八以告杜預注下人謂卜邑大夫昭九年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杜預注甘人甘大夫襄也二十一年傳厨人濮曰杜預注濮宋厨邑大夫皆是

擇不處仁

里仁擇不處仁因學紀聞載衛思玄賦注引論語宅不處仁謂古文本作宅顧煊案集解鄭曰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則不得爲有知擇不訓求鄭當從古文作宅

參乎

子曰參乎稽文參所金反九經字樣參昔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從厽今經典相承通用參顧煊案說文森字注下人曾子名參則讀作驂者非

甲胄

公冶長或對曰申棖孫虔切云姓弟子申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家語云申續字周顧煊案案棖當相近猶雅釋詁廣韻也說文作棖古文作棠故申棠又譌作申續皆是一人

足恭

巧言令色足恭集解孔曰足恭便辟無忠誠之心也一曰足將樹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文字當作趉說文趉疾也趉足恭猶言疾足恭也顧煊案集解孔曰爲恭之貌足恭即足恭

爾雅釋詁徂落死也注以薨死爲零落其義一也

制梴

可使制梴以建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趙注制作也顧煊案制古通作折字論語頖澗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爲制折斷也斷梴言其易後漢書鄧禹傳帝歎曰吾眉東來吾折捶笞之亦其證

疾視

梁惠王下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趙注疾視惡視也撫劒瞋目人安敢當我哉顧煊案下文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敢疾視不爲瞋目疾視當是仄視之誤漢書賈誼傳今天下仄目而視師古曰仄古側字

褊所也

民以爲將褊己於水火之中也趙注褊所也宋本所作淸毛本所作狹顧煊案所當是衍字之誤說文狎上狹也从手升聲易曰狎馬壯吉今周易作柙馬狎字形相近

吾不憮焉

公孫丑上吾不憮焉趙注憮猶懼也音義丁本作邑顧煊案丁本作邕是也此言自省而不直雖褐寬博之人吾不敦輕往以敵之若自省而直雖千萬人吾往矣文義相對易損卦已事遄往則邕亦往也

壹

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也趙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顧煊案說文壹作壺从古从壺壺不得訓也是閉塞之義

汗

汗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至譽之顧煊案汗通作于禮記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經典凡從于之字多訓爲大此言三子言雖大而非阿其所好下所陳是大之之辭

罔罟而不罔

罔罟而不罔猶法律猶令也顧煊案罔當作網廣雅釋詁網憲也說文罔惑也罔即網字之俗易乾卦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義正與此相同

子罔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呂氏春秋不二篇高誘注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明理篇高誘注陽郢也者楊子愛斟一毛之斟拔下當有體字斟即體字之別淮南俶真訓雖以天下之大易斟之體無所棄於志也韓非子顯學篇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義亦當有體字

爾雅舍人注

釋文序錄爾雅有犍爲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顧煊案文選羽獵賦李善注引作郭舍人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疑即此人

孫炎爾雅疏

宋史藝文志孫炎爾雅疏十卷邢昺爾雅疏序其爲注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精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通晉後近俗儒不經師匠頗煊案此作疏之孫炎與作注之魏孫炎叔然別是一人陸佃埤雅屢引孫炎爾雅正義即俗間所行義疏本

爰至也

釋詁爰至也釋文艱郭音屆孫云古屆字顧煊案詩師南山正義引釋詁屆至也張參五經文字假爾雅或作屆音戒至也郭璞注引方言宋曰屆可證郭本作屆

緜善也

緜善也郭注未詳顧煊案禮記曲禮上急繕其怨鄭注繕讀曰勁周禮夏官羣人鄭注緜之言勁也善也緜勁聲近說文緜止也从糸从朕朕讀若稱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假稱齊語也義亦與善相近

漠謀也

漠謀也郤氏晉侯正義詳疏引合人云漠心之謀也顧煊案詩巧言盩人莫之毛傳莫謀也釋文莫本又作漠

順陳也

順陳也郭注未詳顧煊案儀禮士冠禮洗有篚在西南順鄭注篚亦以盛勺觶陳於洗西特牲饋食禮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前陳即南順也鄉飲酒禮篚在洗南肆肆亦陳也

尸宋也

尸宋也郭注謂案地案官也郭注宦處爲案顧煊案案與尸義不相近案當爲宇字之譌周禮序官乃立天官冢宇鄭注宇主也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

神重也

神重也郭注神所未詳顧煊案說文侸神也詩大明大任有身侸重也郭笺重謂懷孕也是以神爲重也

滕徽虛也

滕徽虛也郭注滕徽未詳顧煊案說文滕水超涌也水超涌則虛也

算勤也

算勤也郭注未詳顧煊案說文彗埽竹也重文作篲左氏昭十七年傳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高祖本紀太公擁篲迎門却行先驅彗隱彗帚也帚所以除舊更新也頭煊案彗息也釋文孫本作快方言苦快也宋鄭周洛韓魏之間曰苦自關而西曰快是苦快同爲息也

艾相也

艾相也郭注未詳郤氏正義方言耆歷相也耆艾發之轉也顧煊案小爾雅廣詁相治也左氏昭九年傳而楚所相也杜預注相治也下文又治也古通作艾字艾與相同訓治是以艾又爲相也

神治也

神治也郭注未詳顧煊案禮記月令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上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神農皆謂治農也

宿於晝

公孫丑下五子去齊宿於晝趙注晝齊而南近邑也顧煊案水經淄水注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淸淸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十八里所謂淸中也史記田單列傳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集解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晝音獲是劉熙孟子注本作宿於晝趙注與劉注同字亦當作晝是傳寫之譌

悖悖然

悖悖然見於其面音義字或作慖慖然顧煊案說文無悖字說文慖悖也趙注論曰悖悖然小人哉即論語磝磝然小人哉或引以爲證

蜮姑嘯之

蜮姑嘯之趙注嘯相共食之也顧煊案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杜預注盬嗍也盬與姑古字通用禮記內則姑與之而姑猶且也方言盬且也郭璞注猶且也義亦相同

慽然

喪子慽然爲間日趙注慽然猶慨然也顧煊案文選東京賦嵇然有間論語微子大子慽然日皇侃疏慽然猶驚悟也

泮水

泮水今下書曰泽水警余泽水者洪水也顧煊案此與告子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皆釋書洚水爲大水洚讀如洪今尚書大禹謨作降水儆予傳水性流下故曰降水其音義並失矣

譲薆都君成我積趙注譲譲蓋覆也顧煊案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蓋舍人本作罨禮記檀弓鄭注割之言蓋也割字從害譲蓋猶言譲害也趙注失之

鬱陶

鬱陶思君爾憂悁悁思君故來謝辭也悁悁而悲是其情也正義我叔閒積思君君故來顧煊案爾雅釋詁鬱陶喜也禮記檀弓人喜則斯陶鄭注陶鬱陶也樂緯稽耀嘉武王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戶足酌酒鬱搖鬱搖即鬱陶皆喜之之辭

接淅而行

萬章下接淅而行顧煊案說文淹浸也乾漬米也从水妾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淹淅而行荀子仲尼篇可欲而危也便即淹字淹接因字形相近而譌

先簿

孔子先簿正祭祭音義丁步故切本多作薄誤顧煊案釋文夏承碑爲主薄曾郭璞物碑陸主薄曾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薄古漢字皆作薄

生之謂性

告子上生之謂性顧煊案禮記樂記則性命不同云鄭注性之言生也論語公冶長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何是注性者人所受以生者也皇侃疏性生也白虎通情性篇性者生也莊子庚桑楚性者生之質也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漢儒言性皆同此說

知生於憂患

告子下然後知生於憂患趙注故知能生於憂患音義云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顧煊案荀子榮辱篇楊倞注引孟子曰智生於憂患與上支增益其所不能者後人依注義改之

益於背

盡心上睟然見於面益於背趙注益溢也溢其背而可知錘氏銛玉說文新附放益與見對是益義近映顧煊案詩北山或王事鞅掌鄭箋鞅猶何也益於背猶言如負何於背也

拔一毛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顧煊案列子楊朱篇禽

滑釐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淮南道應訓楊子過宋而遇老子亦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尸宋也

尸宋也郭注謂案地案官也郭注宦處爲案顧煊案案與尸義不相近案當爲宇字之譌周禮序官乃立天官冢宇鄭注宇主也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

神重也

神重也郭注神所未詳顧煊案說文侸神也詩大明大任有身侸重也郭笺重謂懷孕也是以神爲重也

滕徽虛也

滕徽虛也郭注滕徽未詳顧煊案說文滕水超涌也水超涌則虛也其下空虛滕與騰通文選思玄賦懲淡泊而爲清舊注懲騰也

算勤也

算勤也郭注未詳顧煊案說文彗埽竹也重文作篲左氏昭十七年傳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高祖本紀太公擁篲迎門却行先驅彗隱彗帚也帚所以除舊更新也頭煊案彗息也釋文孫本作快方言苦快也宋鄭周洛韓魏之間曰苦自關而西曰快是苦快同爲息也

艾相也

艾相也郭注未詳郤氏正義方言耆歷相也耆艾發之轉也顧煊案小爾雅廣詁相治也左氏昭九年傳而楚所相也杜預注相治也下文又治也古通作艾字艾與相同訓治是以艾又爲相也

神治也

神治也郭注未詳顧煊案禮記月令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上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神農皆謂治農也

食偽也

食偽也頭煊案偽爲古字通用食字亦兼有二義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晉惠公言戒二子曰吾不天天禍晉國寡人實不德以及此大難二子其能輔寡人以從秦穆之成乎其能與我以歸見君之禮以終事君之禄以沒先人之宗祀乎其能從我而死於地下以見我先君乎其能治我喪事而納我於地乎其能與我處於此

允佞也郭注允佞者佞人似信頤煄案允當是兌字之譌兌古通作說字以言佞人者即是佞也荀子脩身篇佞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節其證

肇敏也

釋言肇敏也郭注書曰肇牽車牛頤煄案詩江漢肇敏戎功毛傳肇謀敏疾鄭箋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是以肇爲敏也肇又通作兆下文兆肆也大戴禮夏小正捏于肇肆亦疾也與敏同義

冥幼也

冥幼也郭注幼稚者冥昧頤煄案詩斯干瘝瘝其冥毛傳冥幼也釋文幼本或作窈正義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閒之窈與郭本異說文冥幽也文選思玄賦敏遊賦李善注引說文冥窈也老子窈兮冥兮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素問從容論吾問子窈冥皆義本於爾雅

造瘕也

造瘕也郭注相干瘕頤煄案釋文孫本造字作午郭注干當是午字之譌禮記哀公問午其罪以伐有道釋文引王肅本作迕荀子富國篇午其軍楊倞注午讀爲迕

檢同也

檢同也頤煄案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儉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作而不知斂緐釋任伯觶碑蓋紈檢手檢即斂字考工記鳧氏後弇之所由與弇謂鍾口狹狹即斂也故檢弇皆訓爲同

庸解也

庸解也釋文孫炎云庸藏解絜也舍人云庸少鮮也頤煄案孫炎以鮮爲絜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廔解也郭意同於孫炎舍人故注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本亦當作鮮公羊文十三年傳秦公廔疏廔者希少之名詩采薇正義引鄭易注嫌讀如秦公瓘之瓘廔亦是希少之義皆與舍人注合

漠漠勉也

漠漠勉也頤煄案釋訓一篇專爲釋詩而作其間有不在今詩者蓋三家傳本有異同也懷慢當爲是茨君婦莫莫之異文莫與勿字同義禮記器勿勿乎其欲其養之也鄭注勿勿猶勉勉也故莫莫亦爲勉也

地謂之黝

釋宮地謂之黝郭注黑飾地也頤煄案黝當作坳莊子逍遙遊篇復杯水於坳堂之上釋文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說文坳地不平也从土幼聲地不平謂堂之令平皆義本於爾雅聊幼同聲字

陝而修曲曰樓

陝而修曲曰樓郭注修長也頤煄案此非重屋之樓說文廔屋也龍廔也淮南原道訓連枯形于連嶁別塒之門龍廔連嶁皆即屋之修長者

桷謂之榱

桷謂之榱郭注秦晉之間通語也頤煄案說文無榱字玉部瑁字注醫無閭之瑁幷珠周書所謂夷玉也从王旬聲一曰玉器讀若宣今部旬古文詢汗簡引石經旬作宣字形本相近爾雅宣壁說文瑁玉漢書郊祀志瑄玉諏楚文宣璧皆是一字

繩綅也

繩綅也郭注即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四通謂之繩頤煄案繩本作絕說文繩綅維也後漢輿服志繩者古佩瑿也佩綅相迎受故曰繩釋草蔓綅郭注小草有雜色似綅蔓繩同聲字當作繩是

革中絕謂之辨

革中絕謂之辨郭注中斷皮也革中辨謂之弩郭注復分平也頤煄案辨當作瓣說文瓣憂也一曰急也謂皮中斷者謂之急皮中急者謂之弩說文弩弓也从弓奴聲奴也下此亦當指弩而言玉篇引爾雅作革中絕謂之辨郭注分平當是分半之譌

徒鼓鍾謂之脩

釋樂徒鼓鍾謂之脩郭注未見義所出頤煄案考工記鳧氏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閒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閒脩亦取遠閒爲義

四時

釋天四時頤煄案論衡是應篇謝雍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今本爾雅冬爲上天已上爲四時章廿四時節萬物以爲歲謂之歲是已上爲一時章

蠱皆義本爾雅杜預注載久積則變飛蟲名曰蠱論衡商蟲篇殺蠱曰蠱望文生義矣雅訓矣

滅謂之點

滅謂之點郭注以筆滅字爲點頤煄案禮記曲禮上毋不敬釋文毋字與文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作無音史記梁孝王世家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鄂中尹薪等士通亂正義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文又不敢除故以朱點其字中心

璧大六寸謂之宣

璧大六寸謂之宣郭注漢書所云瑁王是也頤煄案說文無瑁字玉部瑁字注醫無閭之瑁幷珠周書所謂夷玉也从王旬聲一曰玉器讀若宣今部旬古文詢汗簡引石經旬作宣字形本相近爾雅宣壁說文瑁玉漢書郊祀志瑄玉諏楚文宣璧皆是一字

繩綅也

繩綅也郭注即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四通謂之繩頤煄案繩本作絕說文繩綅維也後漢輿服志繩者古佩瑿也佩綅相迎受故曰繩釋草蔓綅郭注小草有雜色似綅蔓繩同聲字當作繩是

革中絕謂之辨

革中絕謂之辨郭注中斷皮也革中辨謂之弩郭注復分平也頤煄案辨當作瓣說文瓣憂也一曰急也謂皮中斷者謂之急皮中急者謂之弩說文弩弓也从弓奴聲奴也下此亦當指弩而言玉篇引爾雅作革中絕謂之辨郭注分平當是分半之譌

徒鼓鍾謂之脩

釋樂徒鼓鍾謂之脩郭注未見義所出頤煄案考工記鳧氏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閒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閒脩亦取遠閒爲義

四時

釋天四時頤煄案論衡是應篇謝雍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今本爾雅冬爲上天已上爲四時章廿四時節萬物以爲歲謂之歲是已上爲一時章

論衡所引五句在釋草中

茨雷爲蓮莧郭注當作急璧者謂靡蔚頤煄案見非疾雷莧當是雷字之譌說文靡蔚也雷位聲也電陰陽激煄也皆疾雷時所有郎氏正義據初學記改作疾雷謂之靡蔚孫炎曰疾雷時所有窒書鈔事類賦注謂當作疾雷爲靡余嘗見影宋本北堂書鈔元刻初學記事類賦注引爾雅皆作疾雷爲靡足證近刻皆俗人所改不足爲據

茅外謂之牧

釋地郊外謂之牧釋文李本牧作田釋云田敵也謂陳列種穀之處頤煄案田即周禮四丘爲甸之甸周禮稍人鄭注甸讀與雉禹敵之敵同今詩作雉禹何之甸郎注甸之爲言田也小宗伯鄭注甸讀爲田田即甸字之省

畢堂牆

釋言畢堂牆郭注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牆詩終南正義引此注云其邊若堂之牆頤煄案邢疏其邊之屋如堂室之牆言平正也釋山山如堂者郭注形如堂室者堂下皆有室字

重屋岸

重屋岸郭注南屋累者爲岸頤煄案上文已釋望屋而高岸此不必復釋岸屋當作庐說文庐上見也从厂从之省讀若躍岸上見岸即是重屋庐作岸字形相近并涉下文岸上訹字相連而誤

小山別大山鮮

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釋文鮮息淺反李云大山少故曰鮮頤煄案文選吳都賦長笛賦李善注俱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巘巘古眞切呂氏春秋古樂篇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嶰當作解與鮮字形相近

霍山爲南嶽

霍山爲南嶽郭注在衡陽湘南縣南今在廬江潛縣西即天柱山潛水所出也頤煄案風俗通祀典篇衡山一名霍山左氏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即廬江潛縣之霍山杜預注衡山在吳與鳥程縣南失之餘詳見爲釋文紗第四卷

經義叢鈔

訓纂毛傳說文所見兩雅舊鈔皆作綱與第氏本異

蜘蛛

蜘蛛郭注未詳邵氏正義謂頤煄案蜘是蝭字之譌當屬下讀蠨蛸句讀說文蝭毒虫蠨蛸蛸蠨也皆其證

鴟周

釋鳥鴟周燕燕鳧鴈讀法以鴟周句燕燕鳧鴈句注引詩云燕燕于飛爲證頤煄案詩正義引舍人云鴟周名燕燕又名鳧鴈孫炎云別三名也說文鴟字注周燕也吕氏春秋本味篇鴟鴞之翠燕字皆屬上句讀

犧牛

犧牛郭注未詳邵氏正義謂頤煄案犧當作犧說文犧牛羊無子也从牛喜聲讀若樸檿之樸卽此牛

河內女子得書

論衡正說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頤煄案尚書正義引王充論衡後漢史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是易益說非尚書益泰誓皆三篇合爲一篇唐立度十體書云河內女子壞老君屋得古文二篇乃書之泰誓顧命也尚書覈論衡所說多一篇未知何據

駁五經異義

隋書經籍志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不記鄭駁王新唐書藝文志始以鄭駁附於許書頤煄案禮弓正義異義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說王制正義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說王制正義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則天子有下賜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正義鄭氏無駁與許慎同五經異義鄭亦非逐條駁之

郭注經音切

漢人注經止爲譬況魏孫炎創反切王朱音以後音學始盛後魏書劉芳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千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章昭所注國語音隋書經籍志釋文序錄載鄭注諸經俱有音切是後通鄭學者所釋非鄭自是

體毓

釋魚體毓釋文鱧音禮字又作醴頤煄案說文鱧鯛一曰鱧詩魏風敝笱在梁釋文傳鄭玄云鱧魚也說文以鱧釋鯉鮎釋鱧也說文又以鱧釋鯉不應於鱧獨遠雅

注

五經正義用舊疏

尚書舜典正義鄭玄隋書經籍志云梁有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五十八篇亡晉世學官所立今文二十九篇鄭玄注又有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五十八篇梁代亡之今文二十九篇鄭玄注行於世案隋志所言梁代亡之今文二十九篇鄭玄注行於世者即今之尚書正義所用之本也

禹貢正義引鄭玄注云今文尚書作淮浦案隋志所言

人棲音甘延壽傳投石拔距絕於等倫皆是勇也

敖傲　敖傲也頤煩案說文敖旅基也儀禮既夕二燭俟于殯門外鄭注燭用蒲楚餘謂諫篇甚諧雜於廢燕分敖可以爲燭禮記曲禮上燭不見跋是敖爲燭餘也

子巳似也　釋言子巳似也頤煩案孟子萬章上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說文骨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是以子爲似也詩斯干似續妣祖鄭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宇廟也是以巳爲似也

管管浴也　釋訓管管浴也頤煩案易損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孟作浴古字浴欲通用詩板廢聖管管毛傳管管無所依繫鄭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卻欲也

譕癘古文　玉篇示部譕他必切遠廟也譕古文頤煩案周禮字譕鄭注故書譕作濯鄭司農云濯讀爲譕譕同聲假借字此從示作譕是俗人所改非古文

玉字　玉部玉爲錄切禮記曰君子比德於玉焉云玉古文玉欣敔思六二切玉工也亦姓也頤煩案說文玉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凡王之屬皆从王可證王字本無右旁一點自隸書恐玉石之王混於帝王之王因古文玉省去左旁一點是以說文有王無玉玉篇既存正文王又兼俗字玉玉並收後人求其說而不得因謂玉石之玉點在三畫之側作王欣敔思六二切之王點在二畫之側作王譱更遠矣

娛娛　女部娛亡丁切說文曰樂嫮也一曰媄媄小人皃頤煩案此即論語硜硜然小人哉之異文孟子公孫丑下作悻悻音義作悾悾皆同聲通用字

麦拜　久部麦子對子臥二切拜失容也又詐也本作姜禮記云無姜拜頤煩案說文新附麦拜失容也从久聖聲咎繇所見禮記本

貝部賻噴並即革反上聲也下王也見春秋傳頤煩案賻噴古字通用易繫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釋文京作啧正義賾謂幽深難見小爾雅廣詁賾深也禮檀弓書賻無際謂未知其審

膂字　肉部膂脊骨跨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頤煩案說文因部膂殷也从肉呂聲無膂字久部牙跨步也从又久與膂字相近疑唐本說文因部有膂爲膂字正文而今本說之

棣苴　艸部苴七余反又音查見詩大雅頤煩案詩召旻如彼棲苴一切經音義引詩作椐即查字與椐字通用毛傳苴水中浮草也字當作苴七余反鄭箋如樹上之棲苴唐人皆讀爲椐字

艸字　艸部艸古惠反見詩風字林不見又古恔反見周禮說文以爲古卯字頤煩案詩甫田總角卉兮毛傳卉卯也鄭箋卉人鄭注卉之言礦也說文卯冒也古文作㠯三字不同據此皆作卉字卯石刻作卯誤

須即頴字　彡部須音需面毛也今借爲須待字或須從水說須火外反物須燭之須頤煩案玉篇頴火內切酒面也沫同上須古文須即頴字之俗

綮字　衣部褕說文作綮京氏作絮見易頤煩案易既濟繻有衣袽釋文京作綮說文綮絮緪也一曰敝綮从糸奴聲易曰需有衣綮今云說文作絮石刻譌

帗帔　巾部帗敷卻反見春秋傳注字作帔音音霸反頤煩案左氏宣十二年傳杜預注拔旆投衛上使不帗風差輕釋文帗又作帔普霸反帔帔二字皆說文所無一切經音義卷一引三蒼颿船上張布帔也廣韻引通俗文帛三幅曰帔今通作帕疑古以帛字爲之

前承弱　广部庶居奚反前承弱頤煩案儀禮鄉射禮記鄭注正申曰棣

求曰楊前曰旅士昏禮賓疏楊則楩虞爲旅說文引禮旅旗之楩也此即本於禮經注

疥瘌　疒部疥從火蚧省聲古拜切瘌從火剌聲盧達切疥瘌皆瘍病也疥瘌之名見於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瘵瘣　疒部瘵音債瘣音瘣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瘖喑　疒部瘖於今切喑於金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瘖瘂　疒部瘖於今切瘂於加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瘣瘻　疒部瘣苦回切瘻落侯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瘤　疒部瘍以章切瘤力救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瘕　疒部瘍以章切瘕古疋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癰　疒部瘍以章切癰於容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疽　疒部瘍以章切疽子余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疣　疒部瘍以章切疣羽鳩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痔　疒部瘍以章切痔直里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痂　疒部瘍以章切痂古牙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疵　疒部瘍以章切疵才斯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瘡　疒部瘍以章切瘡楚良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疕　疒部瘍以章切疕毗至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痏　疒部瘍以章切痏于鬼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疥　疒部瘍以章切疥古拜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瘣　疒部瘍以章切瘣苦回切並見周禮瘍醫注因之非是

瘍瘻　疒部瘍以章

無流字肥古通義易經遯卦九師訓肥作飛又通非子支譯訓飛子飛子肥之言非也非遠也遠者歸異之謂則無流字是也何水篇又引白帖云荷雅異出同流濮水疑爾雅本文當云歸異出同肥異出同流濮水疑爾雅本文當云歸異出同下句者又爲讀字作解與但鍵爲舍人注已云水異出流行各正出流出也語句同例同曰肥則其誤在漢以前矣惟劉熙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與水經注引爾雅之義合又郭景純注爾雅亦引此傳而流字不爲作解則當時已不從舍人本蓋郭本爾雅實無流字校者據舍人義增正義不察引之以證毛不知歸異出同二增流字則不辭若異出同流連讀又與毛義別也

繒有芙首章中善之言傳中善內堂也箋云內寢之言謂宮中所攜成頊與夫人往昏之詔 劉按說文寢有安義有止義有息義有休義有臥義有寢形有正有寢此謂象匏謂之形安者爾雅所謂直不受檐也善箋文作專冂即冂之變亦作𠂤象交形 劉案下爲交上出穩上之形二象來屬形一象棟形所謂材也二與二望之若相稽故曰積材善上下相當象東西對形 古音室皆南而來牖在室之左右左右東西也所謂對交也交積材也者交之下積材所以爲基故从木黃鳥之楊亦訓爲基古者平地爲廷惟室有基詩曰中葬明其爲內室也中內也 說文中而也堂之後楯以北有室有房而室在其中矣且大人於頊有母養主婦在北堂內堂北堂也漢書文三子承王傳閨中專之言應劭曰中專材構在堂之中雖非中字之義而解專字與毛同箋以爲寢成矣之

君子偕老首章象服是宜傳象服謂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謂榆翟闕翟也 劉按榆翟闕翟下章始言之此章第言首飾耳惠氏禮說謂象乃稼之省其說是也說文稼飾也廣雅裝稼也急就篇稼飾刻畫無等雙頭飾古注稼飾盛服飾也漢書外戚傳稼飾預注稼飾盛飾也一曰首飾據此諸文則象服當斥副笄言之象服偕言飾裝之服耳說文稼从衣者副之言覆衣亦覆也故稼从衣副并唯后夫人有之故毛云象者所以爲飾說文稼飾也正本毛義說文用本字詩用省借字耳正義謂以象骨飾服失之僖九年穀梁傳注古并以象爲之楊士勛疏引此詩爲證亦誤夫人以王爲笄不以象也

二章兆旅兮旗兮其之翟也傳榆翟闕翟羽飾衣也正義曰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不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者羽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衣舒之時非事理矣鄭謂方中當旦中侍夏時四月初春二章言降觀于桑三章言說于桑田則非小雪時甚明三統麻五月之節旦至三度中三統麻刻欵所據距衡文六百七十六年也星六十九年强半而秋一度日躔於柾星亦六十九年强半而差一度則六百七八十年當退十日劉欵時五月節旦至中上推衡文則四月中旦至中矣月令季春蠶事畢而此四月以後猶有桑者月令蠶事乃后妃親蠶之事其實民間爲末畢也閏七月云八月載績箋云絲事畢而麻事興是其證傳云南覩定者營楚邱宮廟時定中於南故覩以正南北非正南北必覩定也中星改則南覩之星亦改矣定蓋乃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用此申鄭難毛失之衛碩人三章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稅謂春秋之經讀皆宜同衣服曰褧今俗語然也言莊美始來更正衣服於衛近郊 劉按鄭云禮春秋之經讀皆宜同是鄭意謂此經之說與彼經音讀皆同非以經易說字也原本當云說讀如稅後人傳寫誤讀如爲當作而正義遂循會其說云遺吉之衣亦爲稅耳釋文說本作稅經通作稅亦作稅史記陸賈傳奉百金稅是其證稅變也服間大功之髙以有本爲稅注稅變易也此詩言姜氏至近郊而變易衣服故曰稅于農郊矣稅說文祖也得訓變易者稅脫稅旨从兌聲故義亦可通左氏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注稅解也此經言解稅其在途之褻衣而更衣翰翟故有變易之義

四章簟茀錫鞹鏤鍭 劉按傳簟茀魚鞹厚也正義曰爾雅釋器舍人曰鞹一名鞟郭璞曰鞹今赤鯊魚也鯊大者長二三丈大小江東呼黃魚陸機云鱓身形似龍鉞腮口在頷下背上皴下皆有甲鱗廣四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鈎取之大者千餘斤知陸之言又以今語論之饒訪鞟鯊皆黃魚也故郭璞云鱓似鯊黃魚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北視定北辰極之方正南北 劉按春秋傳公二年春王正月諸侯城楚邱衛侯居之時傳難無文要在正月之後宋得至小雪時乃營立宮廟乎鄭又以定中爲詠衛文得時按左氏莊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農祥晨正日月之交而後土功作定謂定星昏中而興可以興土功也定星昏中而興可以興土功者謂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農祥晨正日月之交而後土功作

君臣之禮也據此二書俞是毛說非繫宗不必强周禮注以同詩矣

著首章侯我於著乎而箋云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指之時也正義曰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祼爵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指之時也（劉按士昏禮序婦從降自西階在堂降之後則壻先出不與婦並行可知矣何由揖於著庭耶況揖讓之禮皆賓主共之士昏禮親迎時女父爲主人壻爲賓婦至壻門而後壻稱主人壻自升堂至庭出並不言揖者蓋女父爲主人不降送婦又無賓其主之理故無與爲揖也韓奕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箋顧之曲顧道僎也是壻揖婦以入及祼爵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

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劉按王肅此穆太得其理鴈鶩序云周公救亂也書傳二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破斧四國是皇傳云四國商奄也則東征即斥克殷踐奄之事三年謂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也但踐奄是周公相王多方云王來自奄則踐奄者成王在師矣金縢亦記周公居東不及王放言二年東山并踐奄數之故統云三年也正義用王肅書注說詩失之

十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箋云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鄧正義曰案鴟鴞之傳言宿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劉辟則未然義以鴟鴞傳證毛無避居之義最確惟謂毛讀辟爲辟則未然耳謝譜正義曰我之不辟當謂辟爲辟史記魯世家云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王季文王據此則史記用書古文說讀辟爲辟去之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多據古文說說文書稱古文尚書說文引說文也據金縢稱古文說文引說文也據金縢稱古文說文書稱古文尚書說文引說文也據金縢稱古文說文引說文也

辟去之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多據古文說說文書稱古文尚書說文引說文也據金縢稱古文說文書稱古文尚書說文引說文也據金縢稱古文說文引說文也

辟法也據金縢稱古文說文書稱古文尚書說文引說文也據金縢稱古文說文引說文也

法也據金縢稱古文說文書稱古文尚書說文引說文也據金縢稱古文說文引說文也

水菊耳知者辟法也如鼒亦訓法則鼒當爲辟之重文注云古文辟从井矣郎謂鼒者壁中古文別出此篆文以會經如段氏之說按斤部斷重文蹈解云古文瞧从皆周書曰蹈蹈猶無枝言部譴重文蹈解云古文瞧从皆周書曰蹈蹈猶無枝言部譴重文蹈解云古文瞧从皆周書曰蹈蹈猶無

稱書亦壁中古文也何以不別出篆文耶此鼒不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一證也且說文辟法也父益反此據大徐所增新附文釋文引音既不同則義亦異此鼒不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二證也尋此二證彼釋文引鼒法也實爲去字之譌可無疑矣但井以不變爲義鼒从井得有去義者易序卦傳云井道不可不革雜卦傳云革去故也故鼒从井其義爲去辟人辟寒辟壅辟位皆當用鼒後省作辟法之辟辟與擗辟有猶乂治正作嬖說文嬖治也引後以四聲請之辟除與擗辟有猶乂治正作嬖說文嬖治也引後法與入之分而實一聲之轉省作支草之乂也然則毛部又有迸何也毛部迸回迸也迸回也小旻謀猶回遹傳回邪也遹辟也則遹是邪僻之正字釋詁遹辟也鼒是主人搬運曰辟乃鼒之省非辟去之用楚語篇遹去也清引起乃鼒之假借也毛詩本古文說讀鼒作當與史記同正義據東晉古文說毛失之

八章朋酒斯饗傳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傳以場圃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羣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羊箋以諸侯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劉按正義釋傳箋皆非也箋下云於饗而正齒位正商位必於學則鄉飲公堂與毛同矣正義飲酒禮代之禮疏引鄭志答趙商問亦謂鄉飲酒之大學得之而此申鄭謂諸侯公堂是升君之堂則誤也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加以羔是言饗用鄉飲酒之禮鄉飲酒有三冬蜡賓正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其一也此季冬國君飲羣臣於學亦正齒位故侯鄉飲酒禮行之傳云飲大夫加以羔即飲羣臣之事其侯鄉人以狗言之者明此飲大夫與飲鄉人之禮同但加以羔爲盛耳非如正義所云鄉人自飲有大夫來觀禮則加以羔之說也儀禮鄉飲酒無羔毛公豈不知明月今大夫來觀禮亦加以羔之說也儀禮鄉飲酒無羔毛公豈飲酒禮代之禮疏引鄭志答趙商問亦謂鄉飲酒之大學得之而此申鄭謂諸侯公堂是升君之堂禮毛鄭義同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正義曰金縢云周公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耳謝譜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其後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酒斯不然矣傳箋義同

以爲周公攝政改稱元年詩理實甚不可不解

九罭九章九罭之魚鱒魴傳鱒魴也九罭縠名小魚之網鱒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網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劉按鱒詩九罭取縠花也則九罭爲小網恒訓耳雅縠紗言謂之九罭孫炎注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縠本或作縠說文總束聚也縠皆言其細密故以爲小魚之網孟子謂之數罟縠數聲之轉耳趙岐注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魚鼈傳古者庶人不數罟魚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傳以縠罟小網不能得大魚與小禮不可以見周公下云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則言其禮之盛也箋云設九罭乃後得鱒魴言有網然後得魚不取小大爲貪矣之

詩毛鄭異同辨下倣此劉

小雅鹿鳴首章食野之芩傳芩旱蒜也劉按爾雅芩蒜其大者頌則蒜是水草此詩云野之生而傳以水之蒜解之雖淺儒且知其不可而謂博物如毛公有是耶且召南采蘋傳蘋大蒜也則毛亦以蒜爲水草不應至此忘之竊疑蒜本當作芣馬蒜是也毛益以馬蒜之芣釋此經之芣後人轉寫加水耳正義以咎毛未知其原也

伐木六章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劉按序云燕朋友故舊也天保序箋云鹿鳴王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據此則此爲王者燕朋舊之事無緣買酒於市論語沽酒市脯公不食而謂王者燕朋舊乃沽酒亦非其理矣竊謂酤从古聲與沽苦並通沽若皆訓爲粗略此一宿酒亦粗略之甚故名爲酤酒既云無酒而復云一宿酒者酒是大名禮記乃命大酋注酒熟曰酋方言久熟曰酋釋名酒酒也釀之木翻酒澤久而味美也則酒資取釀久而成之美詁但一宿便成非酒之本意故曰無酒正義曰箋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劉按史記魯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勢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小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酒斯不然矣傳箋義同

杕杜三章杕杜傾傾檀車幝幝傳檀車役車也正義以檀爲役車之通名非謂檀木爲車也劉按檀木中車材故役檀曰於次役檀若以檀爲車材則名檀車鄭注考工記云今世載用雜輸以檀牙以檀將亦謂之檀車檀車耶孫謂毛意檀車即棧車益聲轉耳周禮地官序官槀人注杜子春讀槀爲鞂鞂皆聲近可通借檀人

宣聲檀亦从亶聲棧从戔聲則檀棧亦可通借矣又何草不黃曰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檀車棧車傳同謂役車是檀棧同物之證或謂毛無破字之例非也傳離不破字而以假借作訓如毋狎湎湯誓盡卜單信之類則字已從義改矣周禮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役不同毛以棧爲役車者同無革鞃故也考工記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亦可寢左傳逢丑父寢於轏車轏車也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傳章罩篧也箋烝塵也塵然猶久如也正義申傳云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重云罩罩言非一也劉按以衆訓烝王肅之義見釋詁非毛旨也東山常懷毛並訓爲眞鄭申之云古者塵填寘同聲則此箋以塵訓烝亦申毛非易毛也知者傳例凡經文義同而相承者傳不重出東山二烝前訓寘後訓衆常懷傳以其與東山後烝相承嫌捉於訓衆之烝故復以寘釋之此詩無傳者以常懷已明從可知矣章說文補魚器也詩云罩罩言以罩罩之箋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是其義以罩罩爲非一之鱻矣之

南山有臺首章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劉按此非毛旨也傳章也當連萊爲句與翟羽飾衣同例說文此倒甚多如莫草也莫草也豈皆草之總名乎錢辛楣曰爾雅釋蔓華說文萊蔓華也古文萊蔓通用故萊或爲蔓其說是也

彤弓二章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云右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未坐卒爵之謂也三章一朝饗之傳饗報也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酬賓謂之酬酬猶厚也勸也劉按鄭荅申毛非異毛也傳訓右爲勸是以右爲侑之借箋云主人獻之意勸右勸之意獻進也高誘注秦策吕覽皆云勸進也則勸獻義同冀於薦右拔文引逸與經右字同耳若以薦右當經之右則坐卒爵於經何取即醻賓之醻故小升如或醻之賓之初延衆賓逸逸皆無傳並承此醻報之文也但云報者以上酢傳既云報醻不可又以報解之要之醻酢對文則異散文可通醻者報其酢故亦云報正義乃據王肅申毛以右爲勸功醻毛意右醻皆不施於飲酒誤矣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似午之午比辰被連言之周禮左宗廟在燔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比地也劉按箋是申毛非易毛也廣雅釋詁曰比似也已似義本通史記云已者言陽氣之已盛也凡物盡必反其始白虎通云已者物心起蓋而又起是有嗣續之義故鄭以已擬似之音即似有二音即有二義毛訓似爲嗣則非似象之似而爲似續之似也正義乃因鄭制如明堂在丙已位逐謂箋義於已位立妣祖之廟失之

正月九章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棄輔喻遠賢也正義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轅以防輒車也劉按輔蓋伏兎別名輔與兎聲近故伏兎謂之輔伏兎車轅也形如屐所以夾持車軸故輔引申之義亦爲夾持說文面部碩頰車也周易借作輔蓋夾牙車則从面爲輔夾車軸則从車爲輔義本相近也春秋僖五年左傳云輔車相依吕覽權勳篇云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有虞也若車之有輔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車即指輿輔非輿無所附輿非輔亦不函輔故云相依此詩取喻於輔者輔爲持軸之物與賢者佐理同古擬輔臣於乘輔即其義矣下章無棄爾輔員于爾輻輻當作輻易輿說輻釋文作輹是其證復从富者聲輹从复故譌作畐耳說文輹車下縛也此據一切經音義引如此釋文作車軸縛說文亦蓋車下縛也則今本說文作車軸縛誤伏兎在輿底本不相連須輹繩之員益也伏兎爲任力之處非一草所能勝蓋其革輹喻益其禮以繫賢者之心也正義以輔爲縛柎於輻輔之蓋輻似質之蓋國誤矣

小弁二章惄焉如擣傳擣心疾也正義曰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以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劉按釋文擣本作檮詩作舂說文舂心腹疾也毛訓擣爲心疾明擣即舂之假借或作檮蓋因傳云心疾因改从疒其實毛本作擣故說文不收檮字正義不解毛假借之例以手椎之訓爲釋失之

巧言四章躍躍毚兎遇犬獲之箋云遇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曰遇犬者言兎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劉按正義用王肅之義申鄭非鄭旨也王肅云言其雖躍躍逸逸其逃或逢遇犬遇而見獲釋文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據此則隋以前有以遇爲愚之假借者最得

鄭旨陸氏朋於王不達箋注假借之理反以爲非耳其說誤甚不足據也竊謂過與饒對傳以狡訓饒而不解過故鄭訓爲訓以足成之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亦問解精微論云講問有饒愚橫論之間是饒與愚古者恒對舉言之箋訓過犬爲犬之馴者則遇即愚之假借無疑矣莊子則陽篇云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過愚過二字古通

四月首章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正義曰徂訓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爲始也 劍按鄭與毛異讀鄭意徂从且聲即祖之假借且也 見儀禮 周時月並改據春秋書春王正月日南 四月夏之二月六月夏之四月月令孟夏始繭故此詩云六月始暑不言徂讀當爲祖者蓋仍經字而但於訓釋中顯之與遂瑣也穫落木名也極誅也皆一例正義曰於往讀與毛同誤矣四月既爲夏二月而箋云四月立夏矣者二十四氣之名惟見於月令及逸周書二書皆戰國時人所爲未可盡據又周既改時則四立亦當隨時而改古雨水在驚蟄後前漢未遂易之安見四立不可改即若鄭以此詩爲夏時與毛同則六月爲今六月火星中而暑退不易毛徂往之訓矣二章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者蜩七月流火寒蟬鳴之先鳴百卉爲之不芳據此則七月百卉已腓可知夏之七月爲周之季秋此時秋日即斥季秋言也正義以毛申鄭皆從夏時爲說失之

鼓鐘二章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 劍按說文作怞釋文不引說文則陸據本倘作怞後困箋文从心从宷近遂誤作妯耳傳云動也動即働字蒐柳蹈亦訓動蓋怞之假借从宷从由古聲皆同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左旋右指是其證

信南山首章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正義曰鄭唯甸之爲邱甸之爲異 劍按釋文甸毛田見反鄭徵證反其音既異故孔以爲鄭義異毛耳竊謂邱甸即治野之法箱人云辨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讀與維

戡謂疏衣也 劍按楊衣謂繡雞雌於雲但裳雞獻蓋有詩何以揚褐輔助爲謂輔爲補顯禮記緇衣引此詩作褐朱中衣大夫服之爲諸侯朱中衣大夫服之爲諸侯服之爲諸侯朱中衣大夫服之爲諸侯朱中衣大夫服之爲諸侯朱中衣大夫

嗈嗈喤喤咸成王傳嗈歎也嗈敕也正義曰嗈嗈皆是歎聲爲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嗈爲敕歎也 ◎按左傳引詩嗈嗈鴈鴈爲歎者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嗈爲敕歎也 ◎按以嗈嗈爲歎聲乃鄘義耳傅訓嗈爲敕蓋謂嗈即鼜之假借也知然者因箋解韓策昭簫侯赴子作昭僖侯嗈與僖皆从喜聲鼜既爲僖之假借則亦爲嗈之假借矣書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工史記例以訓詁易經文釋名敕飭也是鼜可訓飭即可訓敕陸氏釋文載此傳云嗈和也和即敕字之誤耳作勑勑非形正義未得毛旨以臣工傳云嗟嗟敕之也故以此傳嗈嗈亦爲歎而敕之不知彼傳云嗟嗟敕之也此傳云嗈敕也不云嗈敕之立文不同未可據以爲比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合者合諸樂而奏之正義曰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按經云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據明堂位夏筍虡殷崇牙周璧璧之文則經言陳異代之樂矣何得云止說周之樂器耶箋云合諸樂而奏之諸樂謂大代之樂故不云諸樂器正義增器字以述鄭失之序不云合乎廟而云合乎祖者嫌廟與七廟無別故言祖謂明堂古者合樂有二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月合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一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達養老注合樂謂春合舞秋合聲大胥釋菜合舞釋奠合聲此四者大合樂之文記言凡故鄭以春秋冬之二也皆於學行之大戴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又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是周制明堂辟雍文王世子言大合樂於辟雍又云合諸侯於泮宮卑外水也故知辟雍泮宮皆在郊學之名唐人爲泮泰皆以明堂辟雍異地非是唐處謂之祖宗廟于文祖則祖是也故始作樂合於文王之廟而序云合乎祖蓋從朝諸矣布政言之謂之文王之廟而序云合乎祖蓋從宗祀言之謂之文王之廟從祀感生帝言之謂之祖其實一也經云先祖是聽先祖蓋斥文王大司樂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示出九變則人鬼祖謂之三廟引此以爲分周一代之樂正義嫌之誤以爲分周一代之樂正義之謂定宇殷士謬上云大合樂以致鬼神則祖謂文王之廟明矣鄭上云大合分樂之說疑不同此而合樂則同在明堂成王因致太平之功而作樂後代沿之遂有分合之說耳 ◎按大胥大合樂在大學非在明堂此云春合舞秋合聲大胥釋菜合舞釋奠合聲即指大胥之文記言凡故鄭以春秋冬之二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武舞定爾功傳箋以定爾功爲大武之德可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謂習之狀但毛傳與簡兮八不明故以牧之使可乘駕箋之耳秦風載猗騋牝三千傳騋牝馬七尺以上是騋牝謂馬之高七尺以上者也 ◎按史記秦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是史記博壹始成之也以始爲謂習正與此同正義乃用王說竟以鄘爲異毛失之矣

閟宮三章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祖祭事也正義曰此龍旂承祀謂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建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記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譌非鄘所從故此箋直言祖祭不言祭天也 ◎按古詩毛說是也下經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謂周之正月 君都注以冬至日祭天於圜丘夏正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日至可以祭天於南郊也知周之正月是夏正建子之月爲孟春 ◎按周禮大司樂云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祭天神則以冬至祭地祇則以夏至是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也 秋謂周之八月二春秋文八月大事于大廟公羊傳文 ◎按公羊傳文八月大事者給也此依爲說也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傳曰給祭有差不僭不濫不敢不盡心也 ◎按禮器文 故知祖祭也 ◎按祖祭是也 故始作樂合於文王之廟而序云合乎祖蓋從朝諸矣布政言之謂之明堂從外水環邕泮壁言之謂之辟雍從宗祀言之謂之文王之廟從祀感生帝言之謂之祖其實一也經云先祖是聽先祖蓋斥文王大司樂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示出九變則人鬼祖謂之三廟引此以爲分周一代之樂正義嫌之誤以爲分周一代之樂正義之謂定宇殷士謬上云大合樂以致鬼神則祖謂文王之廟明矣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王也故知訓者臣道君之辭也詩之雅何也傳曰大雅小雅皆爲正經玉篇翼雅疏皆曰雅者正也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矧雅序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故正義曰言其風動之初則名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雅又曰一國之事爲風天下之事爲雅天子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故名雅也

詩之雅解　梁閻珍

程泰之著詩論十七篇與毛鄭爲難其持論多臆斷惟以南雅頌爲樂名則揆諸頗覺有可採者余因節取以論二雅曰雅之有小大也以音別之也此猶律之大呂小呂各有其譜焉作詩者隱其事之大小按譜而爲之編詩者即隨其音之大小按譜而別之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皆於其音別之也雅者正也樂尚正聲故樂名雅樂詩爲雅樂之章故詩亦曰雅詩而詩之作則備道朝廷政事故卜子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謂陳其事而按譜爲之者也鹿鳴以下所陳多飲食勞賓小事故按小雅之譜爲之而即名小雅文王以下多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其事大故按大雅之譜爲之而即名大雅而且樂有正變周之詩亦有正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爲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爲變小雅自文王至卷阿爲正大雅民勞至召旻爲變大雅雖車攻吉日揔禽烝民諸詩亦不容以意出入皆樂之音節限之也此猶變宮變商之不得爲正宮正商也主於七月一詩康成以女心傷悲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一篇之中風雅頌兼備者亦以其音節定之此又如詞曲家之有轉宮轉調也特古樂不傳無緣參訂而要非康成臆說則固瞭然矣故必明夫雅爲樂名然後雅之大小正變皆可通而康成之義爲不可易惜乎程氏能發其端而反用之以攻毛鄭且并議及序說則大誤矣余故即其說而通之以質諸博雅君子焉

詩之雅解　梁惠周

詩之有雅何也詩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說文正注曰足也上象脽腸下从止皆習而不察至顧亭林日知錄始訂其誤然願以從出妻之子二句爲經文末一傳曰爲子夏傳則亦誤近世程易疇徵君著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撰兩出妻之子文法正兩條皆爲子夏傳別出兩傳曰皆爲引舊傳證成己義於是傳義乃犁然又經文有提入傳中者如緦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四句庶成詩以爲傳文致注殤服義多室礙徵君謂傳皆依經發義無憑空立義之例四句當爲經文於是經傳亦犁然矣記疏也又書也凡疏義謂之記凡古書亦謂之記十二篇外若明堂陰陽王史氏諸記是也與傳義同而異釋名釋典藝傳也以傳示後人也此指凡書傳言與記同書偶傳記是也何休公羊定元年傳注解傳爲訓詁訓詁者訓釋古言而通其義若毛公之詩傳馬季長之周官傳皆是也與記異故諸篇之記有特爲經一條而發者有兼爲兩條而發者有兼爲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蓋皆當時記禮之書治儀禮者取而附諸經後作番固不專爲釋經著也若傳則菊摧曲證皆與經旨比附程儀君所謂因經發義無憑空起義之例者也思爲怪苟之言禮者皆以儀禮爲經周禮禮記爲傳曾不思儀禮與周禮有不盡合者如聘禮所記賓行饔餼之物不米芻薪之數遞互通錯之實銅壺鼎甕之列與周禮掌客之說不同又禮記往往兼言夏殷儀禮獨詳周禮制度已有異同而文亦互有詳略即欲比而合之各之爲記猶可謂之爲傳傳無有憑空起義之患乎故朱子經傳通解一書誠有功於禮學然命名之義未學竊有不安且既以禮記爲傳而冠義昏義兩篇不附士冠士昏文後而另爲篇目內則內治五宗親屬諸篇凡儀禮所無者又專取之小戴而附以傳記之說是以禮記爲經矣於體例亦不無乖牾此則江慎修先生禮書綱目之名較善而其義例亦爲精當矣

春秋之傳解　張　杓

傳有二義有訓詁之傳有載記之傳訓詁之傳主於釋經載記之傳主於紀事昔之傳春秋者五家穀氏無師夾氏無譜今所傳惟左公羊公穀依經立傳經所不書更不發義故廣成謂穀梁善於經王據亦曰公羊於文爲優通經爲長此兩例之訓詁

之傳猶或可也若左氏之書據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則曰左氏春秋而不言傳據嚴彭祖引觀周篇之文則言爲傳與春秋相表裏而不言是釋經據據虞氏補王氏義則謂饗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爲經發源高祖通則并目之爲史是漢晉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爲紀事之書所謂載記之傳是也故漢世左傳與春秋分行至杜元凱作集解始制傳附經妄生義例謂傳或先經以紀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一似左氏此書專爲解經義者獨不思經止哀十六年而傳則終於二十七年如依杜說此十有一年之傳爲先後何經依錯何經邪甚矣其惑也後儒不察乃反依據杜本妄議左氏之書唐權德輿謂左氏有無經之傳宋其根本宋王晳謂左氏貪惑異說於聖人微旨疎略明何異孫謂左氏疎於義理不勝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傳附經謂左氏專爲釋經而作有以啓之也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微余亦謂杜注行而左傳隱

儀禮之記之傳春秋之傳解　張雅屏

儀禮十七篇惟士相見禮大射儀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無記餘皆有記記之詳略不同而觀禮之記僅十六字此其最略者也案記冠義疏曰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崇侈踰僭尤甚禮樂之書稍稍殘亡自爾之後有記乎又案記士昏禮疏曰凡言記者皆經不備者也又案燕禮記燕朝服於寢疏曰凡記皆經不言者以經不言燕服及燕處故記又言之也又案記冠義疏曰記時不同故有二記觀疏所云則儀禮之記皆記經所未言而記之者非一人記之者亦非一時也儀禮注疏卷一校勘記云禮經在漢祇稱爲禮获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是也亦曰禮記熹平石經有儀禮戴洪述錄釋而戴延之禮記是也然則昔人凡記遠古之言與記禮制之事皆可謂之記不獨坊記表記之以記名者爲記即禮記四十九篇皆記耳儀禮講記分繫諸篇末即說文所謂疏徐氏所謂一一分別記之是也十七篇之中有記復有傳者惟喪服一篇賈疏云獨爲喪服作傳者喪服一篇包天子以下五服差降六衛結纓變除之數經緯出入正褒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至作傳之人讀儀禮者據喪服有子夏傳三字皆指爲子夏然觀賈疏曰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又曰師師相傳蓋不虛也使古本有題子夏傳三字則賈疏何爲何作疑辭儀禮校勘記謂喪服經傳四字乃舊題子夏傳三字益唐石經誤改辨之極明諦賈疏又曰傳以傳述爲義釋名曰傳者至是可以釋然矣傳之取義釋文曰傳以傳示先而言則曰傳述又曰傳以傳示後要皆貴子傳信故傳之義在此無事於西房故不言耳使其果無則禮但言房而已足何以每言東房左房耶祭所以不用西房者神以西爲尊若行事西房疑於壓神所以不用安得謂大夫無西房哉其證明矣又按江氏筠經補義云室之左右有房宜止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室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

戶東曰房戶之間　此條引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於房戶之閒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寘於戶牖間而義曰坐寘於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閒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云云按聲經補義曰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義而誤此處爲中上鄉當爲向考云設尊於房戶之閒而實尊在尊西主人在阼階又曰其云坐寘於西北者實在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堂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而正中非西北也安得以此爲東房西室之證平謹按此則大夫士確有西房而房戶之間必非東西之正中可知　又此條引斯干詩疏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戶正中云云按江容甫明堂通釋上云大廟路寢雖皆南向爲宮室則非一向故詩曰西南其戶太宮室非一向安得謂其戶正中耶鄉黨圖考云此詩言作燕寢西戶者謂東房之西南隅隅間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故南言之據此亦不得云其戶正中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此條引禮雜記堂上蛾謂之棁又云棁侏儒柱也梁楹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梁之下云云按爾雅釋宮謂之梁謂堂上之梁也郭注門戶上橫梁邵氏正義云宗下云廟謂之梁名同而實異是也其一云廟謂之梁謂堂上之梁也郭注屋大梁是也門上之梁橫者也楣有梁名梁即楣也一也堂上之梁縱者也東西各一梁上各設侏儒短柱故曰其上楹謂之棁此梁無楣名梁縱而楣橫梁與楣爲二者也安得以堂上之梁訓爲楣乎

皇清經解卷二百八十三

經義叢鈔

義禮知信或未著言仁義禮知信則性著也

閒廣夏書商頌易卦辭何以不言性亦皆無性字言性

始於何書周人漢人言性其義與孔孟合否 儀克中

言性必兼情有情之性備無情之性釋性陽情陰非各自為陰陽也陽來於陰而生陽也廣夏之世陰陽調燮性教彰明可以不言而喻商紂逆亂陰陽阻伊特以不廣天性警之成王幼沖周公恐其好惡無節王其德之用所謂推情合性也詩言彌性無困病之憂非情欲無違易克慘此春秋之世性義不明異端漸起孔子慮人誤視此性故以事之幹訓之至義和貞固知樂仁壽豈性相近習相遠諸論固未嘗不兼情而立言也戰國之世邪說橫流於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反覆論辨於仁義禮知信以明性之義及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一語其救世之心可謂切矣荀子立論人訝其抑不知實本孔子習相遠之說為修身勸學者植下緘砭蓋時至荀子愈不可問矣夫言性可以覩世變世變愈不可不言性以故漢儒若董揚許鄭皆能恪守古訓終漢之世佛說不得興降而至於晉尚清談唐崇釋老於是學者紛然以寂滅圓通為說天下豈不深可痛惜哉是故聖賢和情以節性釋氏復性而滅情學者七情修于義講明乎陰陽之義斯可與言性矣

禮經莫大於宮室宮室不明則古人行禮之節周旋升降皆茫然莫知其處此讀禮所以如聚訟也宋李如圭撰釋宮已提其綱今人不甚相遠時淳世樸廟寢明堂不如後人之千門萬戶細繹禮經皆有丈尺可尋名位可辨因撰宮室答問二卷冀好學深思之士之有以是正其得失焉嘉慶壬申三月五日臨海洪頤煊識

附谷胡考廉 培翬書

承枉過并論體經宮室鄙著禮答問於宮室已略有成緒尊意以燕寢與正寢異制正寢中央為室左右為房燕寢止有東房西室正寢室戶在南面燕寢室戶在東壁以通于房其南面有牖南無戶細繹之鄙意願不以為然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鄭注震堂之室也古者命士十五以上父子皆異宮此堂之室不在正寢即為燕寢之制婦至主人道婦以入及寢門

問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何以不言性亦皆無性字言性

始於何書周人漢人言性其義與孔孟合否 林伯桐

性從心之形得生之聲訓生於其心者也生於其心者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知曰信是為五性本於五行鄰君注中庸所謂木神曰仁金神曰義者也言仁義禮知信則性著言性則仁義禮知信或未著何也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二者知之實知斯二者人有不知性者未有不知事親從兄者而且言仁可以見禮義言禮義可以見仁知竟裕溫柔莫非言仁齊莊中正莫非言禮隨舉一端皆可見性故曰言仁義禮知而性著也至於言性者矣豈一端而已孝經言天地之性中庸言

至誠能盡其性又言人之性言物之性孟子言性善堯舜性之以至見諸之微草木之無知亦各有其本性而以人性言則有曰天之性有曰血氣心知之性有曰性之欲而情亦通謂之性大戴記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注云民謂生於人而有常故亦謂之性遷數之不盡以其俱生於人而有常故亦謂之性遷數之不盡也至於莊周告子之流始紛紛言性舍其可知者而言其不可知者其失也盤且大旨以自然為宗與孔孟不合而與後來釋氏之說相同朱子所謂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鐸之論又謂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宋胡文定於唐李翺等傳既言之釋氏論下皆信而有徵矣後之人猶欲揚其波以明性不亦誣乎按荀子言塗之人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

門有毋門每曲揖也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主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鄭注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士止一廟無隔墻之門故云每曲揖而不云毋門若如孫毓之說則由大門至廟門皆當言每曲揖不得言每門每曲揖故知其說非也

問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前日廟後曰寢惟祧無寢近人因謂天子二祧廟不與五廟並列其說然否曰王制明云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若祧別立廟則與諸侯同制當云二昭二穆不得云三矣詩不譝先君之祧既祈以侯矣鄭注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享而廟親諸侯無祧廟遷主藏于大祖廟中何以謂爲尊豈天子有二祧而反不在七廟之列乎揆之以理斯爲昧矣

問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注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玉藻鄭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而鄭志答趙商又疑之何也曰考工記世室鄭注謂宗廟殷人重屋鄭注謂王寢周人明堂鄭見其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遠周書作雒解大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文明堂在大廟天子明堂皆如天子明堂則知天子之明堂亦如大廟故鄭云三者同制也以禮經考之大廟與路寢同制而與明堂異大廟路寢有東西房東西夾室而明堂不聞明堂有左室而大廟路寢無此制然則其所謂同者亦堂基之縱廣戶牖之大小門闕之高卑耳故答趙商時復云或可丈王廟不如明堂制也

問大廟既與路寢同制大夫士寢廟之制亦復同否曰觀禮天子大廟之制也順命天子路寢之制也公食大夫禮諸侯臣廟之制也燕禮諸侯路寢之制也四者相同是天子諸侯大廟與路寢同制也少牢饋食爲大夫制士冠士昏士喪士虞特牲饋食爲士制其廟寢亦復相同是大夫士之廟寢同于天子諸侯之廟寢故上下同制廣袤修短或異而其堂室室房序則一

問鄭注人君爲殿屋鄉大夫以下其屋爲夏屋然否曰燕禮設洗直于阼階東有當東榮者人君爲殿屋也賈疏謂人君堂深五丈故前有當東榮若大夫堂深三丈半則無當東榮是以士喪禮商祝執巾從入當室白是也大夫以下皆爲夏屋賈疏鄭云卿大夫士其大夫士諸侯皆四注故喪大記升自屋東榮鄭以爲卿大夫士其大夫士諸侯當言東霤也故知其屋之異

問賈疏凡廟之室室皆五架其說何所出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室則物當前後梠無室則物當前梠故知室五架其說如何曰此賈疏之誤也鄉射禮記序則物當楣鄭注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棟東曰梁梁東曰楹楹東曰梠梠前曰庪庪與棟間曰楣楣與梁間曰梁梁與楹間曰楹楹與梠間曰梠梠前曰庪庪與楣

南與夾室相當此皆夾北當房南之明證

陰夾北與房相連亦有西夾西房東房孔傳所釋

如何夾前謂之廂亦能明其制否曰聘禮記東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鄭注東陳在北墉下是夾北有墉也有墉必有戶然後可以與房相通顧命眉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孔傳西房西夾坐東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孔傳東房東廂夾室經明言西房東房不得即謂之夾室孔傳出于東壁人所造故其言與經不合顧命西夾南嚮孔傳西夾室之前親禮記凡侯于東箱鄭注東箱東夾之前相待事之處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鄭注箱東夾之前侯事之處是夾室之前名曰箱也由夾室以達于房由房以達于堂與室漢書周昌傳呂侯側耳于東箱聽楊敞傳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遮從東箱謂敞云云益自北堂以達于房由房以達于夾室之前故凡聽事之處婦人皆得側耳于箱是亦夾室與房相通之證也

問夾室又謂之達箱又謂之个其前謂之夾室南又謂之序東試分析言之曰內則大子之閑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鄭注達夾室是夾室有達名也左氏昭四年傳賓積于个而退杜注个東西廂是箱有个名也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鄭注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于堂上喪禮主人巽綏于序東東夾南夾室之前自序以內謂之箱序以外謂之夾室南以其近于東序西序以內謂之序東序西近人以東夾南當東堂南向反識鄭注之失則謬矣

問東箱曰東堂西箱曰西堂與箱何以異且東堂東向西堂西向亦得連階言否曰顧命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孔傳立於東西廂之前堂嗣雅室有東西廂曰廟鄭注夾室前堂東西廂即夾室之前堂非謂東西廂之外側有前堂也特牲饋食禮几席兩設在西堂鄭注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記賓與長兄弟之禹自東房其餘在東堂鄭注東堂東夾之前近南云近南知側在序內以其南向謂之箱以其東向西向則謂之東堂西堂東夾之東西夾之西皆有攝其堂東堂西堂則無攝故得堂稱室夫之屬或由東室至東夾以達于東房故賓與長兄弟之禹房其餘在東堂下南順齊于堵坫齊下可儐于其上即謂儐于東面階上堂者明其相連也既夕記設榊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堵坫齊下可儐于其上即謂儐于東面階上故知東堂東西堂西向皆連階上亦禮房中半以北為北堂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若亦連階上言之

問堂南檐外西曰西階上東曰東階上亦曰阼階上考工記賈人之東西廂則曰西階上近東階則曰東階上其東西廂則曰西階上阼階上當楣則曰東階上其東西當楣則曰西階上其阼階上西階上答拜古人之拜皆在階上聘禮賓拜至階上賓升北面拜至階上賓升北面拜至階上賓升北面

藻君入門介塘間大夫中板與閾之間士介塘板孔疏引崔
皇之義爲是聘禮賈疏謂有東閾西閾者非也爾雅釋宮之
閎郭注門限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閾又云客車不入
大門車可入門則門閾有時可去也凡入門以閾言則曰閾
東閾西玉藻公事自閾西私事自閾東是也又曰門左門右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是也又曰
門東門西公食大夫禮士立于門東介門西是也士冠禮主
人迎出門左鄭注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特牲饋
食禮尊巾在門內之右鄭注門內之左統于門東凡鄉內以
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此其所以異也

問爾雅屏謂之樹曲禮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
在路門之外廟門外亦有屏否曰覲禮侯氏乃肉袒于廟門
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聽事揖者謁諸天子天子斛于侯
氏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逐入門左北面立鄭注
天子外屏覲疏出門乃云屏南則是外屏是廟門外亦有屏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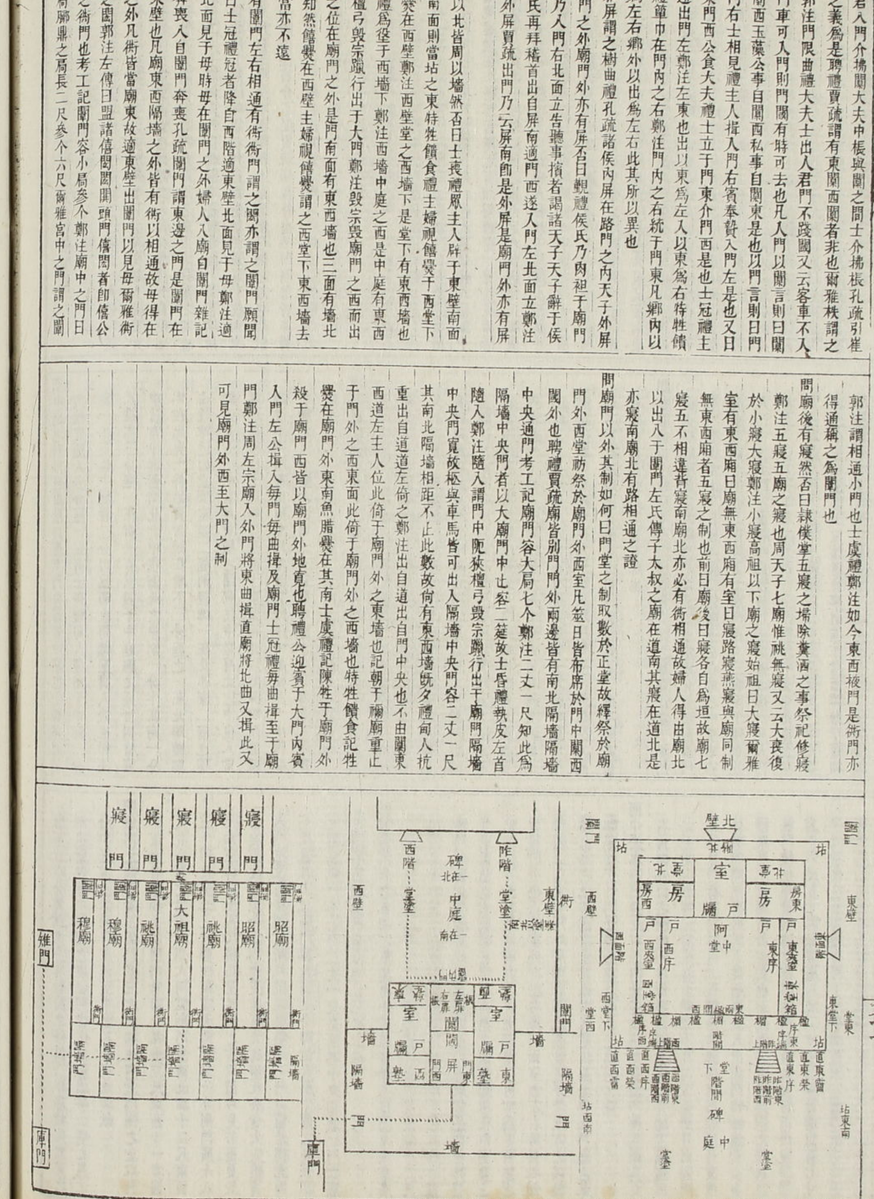
問自門以北皆周以墻然否曰士喪禮眾主入陳于東壁南面
鄭注南面則當垣之東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饌爨于西堂下
記饋爨在西壁鄭注西壁堂之西墻下是堂下有東西墻也
士喪禮爲徙于西墻下鄭注西墻中庭之西是中庭有東西
墻也楓弓設宗祧行出于大門鄭注設宗祧廟門之西而出
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是門有面有東西墻也三面有墻北
面可知然饋爨在西壁主婦視饋爨謂之西堂下東西墻去
堂下當亦不遠

問廟北有關門左右相通有衝衝門謂之關亦謂之關門顧閣
其制曰士冠禮冠者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鄭注適
東壁北面見于母時母在關門之外婦人廟曰關門雜記
夫人奔喪入自關門奔喪孔疏關門謂東邊之門是關門在
廟北東壁也凡廟東西隔墻之外皆有衙以相通故母得在
關門之外凡衙皆當廟東牖東壁出關門以見母爾雅衙
門謂之閨郭注左傳曰豎諸閨閎門傳閎者即僖公
廟外之衙門也考工記閨門容小扇參个鄭注廟中之門曰
閎小扇扉之扇長二尺參个六尺廣雉宮中之門謂之閎

郭注謂相通小門也士虞禮鄭注如今東西掖門是衙門亦
得通稱之爲閎門也

問廟後有寢然否曰諦侯天子五寢之禮除黍酒之事祭祀修寢
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又云大喪復
於小寢大寢鄭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爾雅
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路寢寢與廟同制
無東西廂者五寢之制也前曰廟後曰寢各自爲道故廟七
寢五不相違若寢南廟北亦必有衙相通故婦人得由廟北
赤寢南廟北有路相通之證

問廟門外其制如何曰門堂之制取數於正室故釋祭於廟
門外西室凡筮日皆布席於門中閾西
閾外也聘禮賈疏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墻隔墻
中央通門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鄭注二丈一尺知此爲
隨入鄭注隨入謂門中兩旁草馬皆可出入隔墻中央門容二丈一尺
其南北隔墻相距不止此數故侯有東西墻既夕禮商人抗
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出自門中央也不由閾東
西道左士入位此倚于廟門外之東墻也記朝事止
于門外之西東面此倚于廟門外之西墻也特牲饋食記牲
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士虞禮記陳牲于廟門外
門西皆以廟門外地竟也聘禮公迎賓于門內賓
入門每曲揖及廟門士冠禮每曲揖至于廟
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此又



問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五門之次先後鄭何以不同曰朝士鄭
司農注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
五曰路門後鄭所以不從者朝士注云明堂位魯公宮曰
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
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檔弓曰魯莊
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
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

門近人又謂天子諸侯皆三門何也曰戴東原說天子諸侯皆
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皋門有雉門有路門
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皋門有雉門有路門不
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
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然證以經文六雉適立皋
門皋門有伉適立應門應門將將太王殷之諸侯本有庫雉
路三門至是增立皋門應門後日遂定爲天子五門之制非
謂其止此皋門應門也即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廐
門言魯之庫門兼天子之皋門魯之雉門兼天子之應門其
實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庫雉路三門天子與諸侯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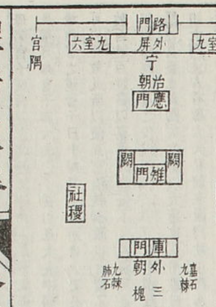
問然則天子之有皋門應門何居曰天子諸侯皆以路門外之
治朝爲正朝天子正朝之前有應門放廟雉門正門謂之應
門毛傳王之前門曰皋門孔疏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天子
諸侯庫門外有外朝則皋門者天子外朝前之門也考工記
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以應門之內爲治朝注云王宮門謂
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參个不言皋門者明與應門同也鄭注王門謂之
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二个二尺四尺朝門之制不
與庫雉路三門同故應門視路門爲大諸侯減於天子事車
不敢立門故止有庫雉路三門

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
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者謂之臺禮器孔疏兩邊築關
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釋之於庫門內庫門既可繹
祭則其門堂之制當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
數而不及雉門庫門明雉門庫門與路門同也

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
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云出遊

從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
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象魏
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
魏曰僭章不可忘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
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便人觀之謂
之闕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史記魯世家桀茅闕門
右以路門外之治朝言則爲內朝若燕朝言則爲外朝文王
世子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
則以臣鄭注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
問治朝有屏有疏何曰郊特牲鄭注禮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曲禮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
外路門與廟門同制故內外皆屏亦與廟門同制爾雅屏謂
之樹論語邦君樹塞門言塞門則屏當近於門司士王還揖
門左揖門右屏近於門故王視朝得以還揖門左還揖門右
若依曲禮孔疏謂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則不得
言還揖矣天子外屏其前即爲王視朝守立之位曲禮天子
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日朝是也則雉門屏之間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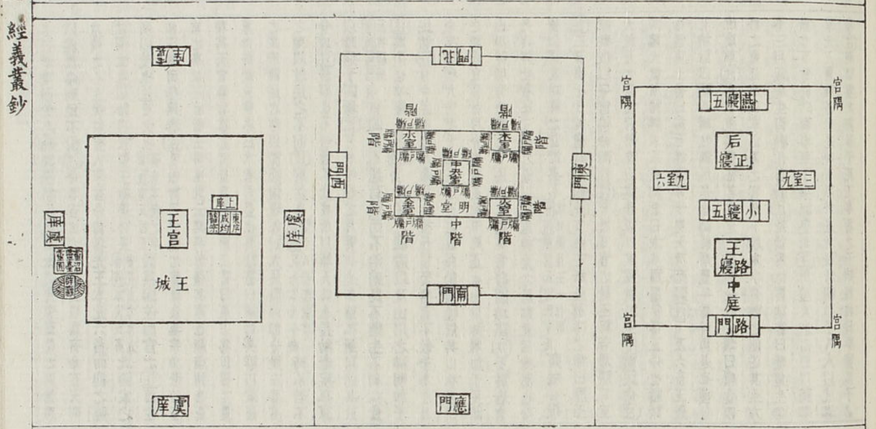
之子此當指諸侯內屏而言若外屏則不得言門屏之間故
李巡曰正門內南壁間曰宁也
問治朝南旁有室能詳其制否曰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六鄉三孤
爲九卿實疏九卿之九室在路寢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故
鄭據漢法朝堂諸曹治事處謂正朝之左右爲廳舍者也九
卿爲六卿三孤則其室亦當左三右六以其近於正朝故九
室亦謂之朝
問治朝外朝皆平地無堂其平時王出入之制何如常人亦得
往來否曰聘禮夕幣曾人布幕於庪門外鄭注庪門外朝也
庪門外既可布幕則平地無堂可知治朝無堂故王日出視
朝揖羣卿退入路寢燕朝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而需賜失
容則庪是治朝外朝皆平地無堂也樂師教舞作以肆夏
趨以采薺車亦如之鄭注行者謂於大庪之中趨謂於朝廷
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事出之事登車於大庪西階之前反
降於阼階之前曲禮下卿位鄭注卿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
位此是諸侯之禮其登車降車或不必當階也關人掌守王
宮之中門之禁賈疏中門者王有五門雉門爲中門掌守雉
門之禁譏其出入之有也師氏使其屬門四夷之隸各以其
兵服守王之門外旦譯鄭注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是雉
門以內有禁雉門以外無禁常人無事皆得往來也
問燕朝之制曰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鄭注燕朝朝於路寢之
庭文王世子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鄭注內朝路寢庭
此對路門外之朝言故又稱內朝燕朝有堂論語所謂攝齊
升堂也王藻謂之路寢鄭必以路寢庭爲燕朝者以燕禮知
之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
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面卿獨卿西面北
上國大夫大夫皆少進此即大僕所正之位也有事然後升
堂故鄭以路寢庭爲朝位也其實三朝以路門外治朝若日
出而視之爲正朝燕朝外朝皆因事而有朝名非正朝也
問路寢與大廟同制前既聞其詳矣近人謂路門內至堂百步
王與諸侯若羣臣射於路寢容侯道九十弓然則路寢庭實
大過中庭異歟曰此藝棄原之說非也燕禮燕朝大於寢
射正爲可射如鄉射之禮此言降出入其禮節異同燕禮云若射則大
當如鄉射之禮別於射宮爲之耳非謂其即設侯於路寢庭也
若路寢庭得容九十弓爲百步之地則路寢以後必不能容
六寢六宮之地以此知其說之非
問如是則路寢不甚小乎曰古人廟朝不甚高大非如後世之
宮殿也左氏傳晉會於大谷之廟于虒祁揚擊所三處商癸
自衛刺子之于何以戈擊之解
梱可以手抽處被其廟之不高可知又初公築臺臨黨氏見
孟任費人饗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公宮
亦然必大王制寢不踰廟觀明
南北七筵其路寢之制可知矣



東西郊有學則南北可知此本四郊有學之證賈誼新書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高賢仁帝八年入南學上臨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尊德帝入北學上親而貴爵即此四郊之學

周學記禮有庠術有序鄭注術當爲遂其制何如曰上文言古之教者則此篇庠遂序非周制也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黨唯有序不聞有庠故鄭注云序州黨之學也周制州黨之學名爲序鄉之學則名爲庠鄉飲酒義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鄭注此庠謂鄉學也皆其證

問庠序之制同者曰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鄭注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又云燕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鄭注鉤楹樂樂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庠之制有室有室也今言據者謂州學也謂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記云序則物堂煉堂則物當榭鄭注是制五架之屋也序無室故可為五架之屋若庠有室則當為七架之屋與大廟路寢同制此庠序之異也



孔子三朝記 隋唐志作大戴禮注

千乘第一注此記諸侯建國設官賜爵布化之處於大戴禮六十八缺第六十七

公曰注公魯哀公也名將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注馬融注諸語曰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命謂方策之命通其四疆注疆竟也教其書社注大曰邑小曰社書社者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孫卿書曰與之書社三百脩其灌廟注王念孫曰灌當爲濯字之誤也濯與曜古字通周官字曜或書曜作濯鄭司農濯讀爲曜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無毀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音義曜徒弔反祧本又作桃同他彫反）注杜子春讀祧爲祖（音義祖本又作祚）先鄭云祧者謂名帝有功而廟名帝有德而廟名有功而廟名帝有德而廟名有功有德而廟名帝者別有所取（音義取七住反）不在此解建其宗主注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大夫稱主謂阿姓（音義阿烏何反本或作婀於何反）之廟安主無宗宇設其四佐注四佐卿也王制曰大國三卿諸侯得置孤一人爲四卿魯自成襄以後王孫叔孫季孫叔氏四卿皆書於經列其五官注五官大夫也王制曰大國下大夫五人處其朝市注考工記曰匠人營國面朝後市爲仁如何如注以仁爲國則何如子曰不仁國不化注化從也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注淫於色則荒於仁政孔增訂曰哀公爲妾嬖衰多內嬖故以爲戒（音義嬖婢計反）楊簡曰哀公而又言故再書子曰立妃設如太廟注妃古配字詩曰天立厥妃謂嫡妻也立妃以整內治如太廟示敬也然乃中治注中宮中也中治不相陵注陵越也不相陵斯庶嬪遵注周禮內宰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遵古通作尊孝昏義曰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遵則事上靜注靜安也如其命有貴賤靜斯潔注潔清也事其君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注中朝內宮之朝也大夫謂在外朝之大夫信在宮中大夫皆不敢褻接於內必謹順而有禮（音義孔謂信如字一音申）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注聘禮曰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大夫有爲夫人出會謀事之禮故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注謂各得其體統此國家之所以榮也注榮尊也立子設如宗祉注子嫡子也如宗祉言無易樹子（音義易以豉反樹氏注反）宗祉先示威注白虎通義曰國在立太子者防亂慈壓臣子之亂也故先示威威明顯見注衆著其嫡庶之分（音義見賢遍反）

隅三十六戶七十二廛必非考工記東西九經南北七緯之地所能容若依考工之地東西之廣南室閒何有九尺南北之深即併入階基止四尺五寸一人僅可容身且東西閒廣而南北閒狹又何所取義乎而謂天子明堂爲之必不然矣閻若璩明堂論專主大戴九室其說亦有本若何以不能通之考工記曰杜氏通典第四十四卷引大戴記盛德篇逸文此即篇之所本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大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古法中央室大親夏后氏世室逸周書明堂尺寸可見以通天屋徑九尺除堂方則四面八室方二十七尺故可容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若謂堂方即考工記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四面倍之得百四十四尺通天屋徑九十尺東西南不能容何論南北若改丈爲尺則徑九尺之室斯眞所謂衆牖麗扉極奕故兩者皆無所施也

大學四

問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辟廱既與明堂異處然則辟廱之制奚若曰辟廱者天子之大學也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言諸侯之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至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誡告此言天子之學諸侯大學在郊明天子辟廱亦在郊也故鄭駁異義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二靈皆同處在郊矣又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則鄭以辟廱在國之西郊也

問文王世子言東序東膠虞庠序何學也王制又言東膠東序虞庠序何學也曰東序亦周之大學也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云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天子養老在東序王制養國老於東膠東膠即東序變序言膠者古人聲相近文王世子先言天子視學後言適東序是東序與大學同處故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鄭注周名大學曰東膠王制鄭注云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此皆東序爲大學之證也問文王世子又言皆立上庠其制亦與東序同處否曰

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分外注母弟同母弟也稱母弟則無孽可知官子卿大夫之子接引也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注中婦內官之號管子曰中婦謁子謂詩也大史公書曰後婦之謁可以死敗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注謁不失其任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禮儀不生注齊同也善惡也壅礙論曰以邪導人謂之佞音義本不作二字此之謂長民國有道則民昌注昌盛也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注周書日順政日豫鄉設如大門注古者鄉大夫私朝在國門故以門爲鄉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注度法也孔檢討曰大門美則眾室得其度上鄉賢則眾職得其理開明閉內祿出災以順天道注明陽也開陰也古者宮室以南向爲正故開陽陰喻鄉當進賢以黜不肖內古納字晏子春秋曰山川納疏音義內古納字近者閉焉遠者稽焉注近者君側者防閑之遠在國外者稽考其政令音義閉程氏瑞桐氏侗朱氏本作閉君發禁宰受而行之注禁令也鄙君注理治也天之災祥地寶豐省注傷害曰災薛吉之先見者謹遏曰地不愛其寶莊周書曰正得秋而萬寶成豐省謂年穀饒滅及民其饗其詠共任其災注憂樂與民同之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注管于曰三卿使四輔設如四鄰注度書曰臣作朕股肱惟予日假非直也毋重食注輕易之患音義易以豉反重難也食祿也凡作朕股肱惟予日假非直也毋重食注世其官音義知如字一音智能之不從注從過也有能者敢其小過音義孔氏本從下有官字凡民藏名注藏謂貯曰藏藏任也以能食力注國語曰庶人食力謂自食其力以時成以事立注順於天時勤於民事力以時而成以事立注勤者勉情善畜民威選讓而爲善民威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注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國之所以長也注論長享其國音義高氏下無有家字無用則國家窮注無用謂無廢費之用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注長先也朋禮大司徒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音義長知丈反立有神則國家敬注有神謂有通之人臨法曰民無二能

名曰神兼而愛之則民無以貳無命則民不偷注命者古凶之主也民以爲有命在天則怠惰內古納字晏子春秋曰山川納疏音義內古納字近者閉焉遠者稽焉注稽考也凡作朕股肱惟予日假非直也毋重食注假音嘉重直龍反下同毋重食注毋重食注重難也食祿也凡事尚賢能知事爵不世注以事授爵不世注世其官音義知如字一音智能之不從注從過也有能者敢其小過音義孔氏本從下有官字凡民藏名注藏謂貯曰藏藏任也以能食力注國語曰庶人食力謂自食其力以時成以事立注順於天時勤於民事力以時而成以事立注勤者勉情善畜民威選讓而爲善民威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注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國之所以長也注論長享其國音義高氏下無有家字無用則國家窮注無用謂無廢費之用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注長先也朋禮大司徒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音義長知丈反立有神則國家敬注有神謂有通之人臨法曰民無二能

禍之則國亦名讓也八成九曰邦讓音義朋利辭以亂獄曰讓利指猶刑曰讓八成九曰邦讓音義朋利辭以亂獄曰讓注利指猶刑曰讓以財投長曰賄注投當爲挾聲之誤也說文解字作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賄物貨法通作試字八成此曰犯邦令音義長丁丈反辟劣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注追讀如追隨之追字通作槌擊也氏本作剚注一案二屋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三人飲食衰樂和平則無獄訟之爭方秋三月攻敛以時注月令仲秋之月趣民收敛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注周禮曰以嘗秋享先王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注月令孟冬之月勑農夫以休息之此行於秋告順成也九人者戴玄數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注度丈尺也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準揆山林規表衍沃注春秋左氏傳曰度山林井衍沃上山曰準揆度其形勢規表識其經界古者制地九夫井衍沃謂水泉下平舉以包其中也下平曰衍有流曰沃畜水行表灌溉以節四時之事注行列也考工記曰凡行欒水磬折以三五逆可以爲隧灌溉者表之使民知灌溉之事周禮職方氏揚州浸五湖荊州浸頖湛是也音義行胡郎反表灌各本倣此引故改敛從太平御覽二十八引改以任民力以節民食注遠近若周禮治鄉以上劑治遂以下劑注太古上古也攻治也王制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公曰功事不少而饁糧不多乎注語未畢而公問爲曰饁食也音義饁於葉反氏本作糗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注今之民觕醜以夭者食也注嘉弱也人知小陋醜夫折早死凡民俠之則生於之則死音義觕才賜反太古無游民食飴事時注游民惰游之民無職業者食飴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注信任也音義長丁丈反上下交信也移民在注言不棄其上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注謂食事失其時節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役用力於益民游注游當爲佚字之誤也於益猶於是也食不極其事則民日惰薄事食食於益民憂注憂猶困也事者書曰若上世之舜民食飴於鹹民憂注憂猶困也事者書曰若上世之舜民食飴於鹹

德以監位(注)皇殷也位以先局(注)局部分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局以觀功(注)局各殊其職則事日起而有功功以養民(注)凡政皆所以養民民於此乎上(注)上甸也公曰蔡不可以後乎曰食爲先食

或親秋或遇冬更遷而徧此云歲二月者據東方諸侯春朝而言也朝禮既畢天子爲壇于國外合諸侯以命政觀禮曰壇十有二等管子曰以六月王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建五色(注)五色謂旂也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設五兵(注)兵謂戈殳戟矛夷矛也梁傳曰矛在東戟在南戟在西盾在北弓矢在中央具五味(注)天子將射必先行饗禮五味酸苦臙辛甘也陳六律品奏五聲(注)品謂等差也周禮射人曰王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繁五節(音義樂音洛下同氏本作呂)聽明教(注)明教誉也置鼗(注)鼗如鼓而小有柄持其兩端搖之旁耳還自擊也鼗如鼓而小有柄持其兩端搖之旁耳還自擊也周禮小師掌教鼗鼗長八尺(音義鼗音桃本亦作鞉)樂師掌教鼗舞(音義鼗音桃本亦作鞉)鼗如鼓而小有柄持其兩端搖之旁耳還自擊也鼗如鼓而小有柄持其兩端搖之旁耳還自擊也周禮小師掌教鼗鼗長八尺(音義鼗音桃本亦作鞉)樂師掌教鼗舞(音義鼗音桃本亦作鞉)

凡二人相稱曰離(注)離曲禮曰離坐離立(注)離猶附也(注)離猶附也(注)離猶附也

社稷之主愛日(注)會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孫卿書曰王者敬日敬猶愛也曰不可得學不可以小辨(注)言時不易得學其小者則遺其大者(舍義曰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皆作曰下無小字)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注)齊同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上未之逮也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注)王制曰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注)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注)別猶辨也矜厲也(舍義孫作矜矜字)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注)順謂誦習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詁志既中丞曰順與訓通即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注)長上也辨禁謂刑憲也春秋左氏傳曰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舍義知反)如此猶恐不濟柰何其小辨乎(注)濟成也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注)言當知其大者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注)淮南王書孔子曰小辨害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說苑曰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揚子法言曰雖小辨終破大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注)簡約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淮南王書小見不達大禮必簡(舍義漢書東平王傳曰往者綴學之士讓言簡編之學不能淮南小辨破義小道不通)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注)弦謂鼓琴瑟也古者歌詩必以琴瑟播之故足以辨風衛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盧僕射曰爾雅近也謂依於雅頌孔檢討曰爾雅即今稱雅書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詁者古也所以詁訓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楊子雲云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謂此記也傳言以象反古皆至可謂傍矣(注)象周禮樂胥也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謂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注)盧僕射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舍義樂音義樂下同)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注)亦古借作奕字棋猶不可盡而況天下之言其能窮乎(舍義棋音義棋袁氏程氏朱氏高安本作碁)盧氏本作棋)公曰徵子之言吾壹樂辨言(注)壹專也孫卿書曰君子壹教弟子畫學(舍義各本說公子字從盧氏校補)

(注言思心合聖人之德)樂記文(舍義樂記人音義樂記下同)盧氏本作其仁故外之道產興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公若存(注)威敬王當從盛德篇作依然王字之譌也管子曰產舜古之明主也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舍義道音導此下大夫民盡民本作其仁)盛德篇引管子同)

大夫民思其德必稱焉以興其入朝夕祝之升聞皇天注升登也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注)上神上帝也周禮曰昊天上帝春秋緯曰禮輓資土北辰者也歆饗也夏桀商紂罄無於天下注(舍義盈也音義罄本又作磬)盧氏本作罄)極不善殺戮無罪注極誅也不祥於天注祥善也殄食之民布散殪親注殄絕也殪亦也虞書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舍義粒音立)布散猶分散也疎遠國老幼色是與(注)國語曰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盧僕射曰言疎遠老成而與幼色者若楚共王遺申叔時而用子反也而暴慢是親(注)請近暴戾慢憒之人謂貨虐殺(注)貨古通作化字殺疑也古法言法行處辟(注)辟罪也(舍義辟音避)盧氏本作避)音義同)反辟猶化也言化於邪惡也(舍義惡音烏)盧氏本作惡

五王之位公曰我聞子之言始棄矣(注)棄敝也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爲其棄也(注)純大也詩曰文王之德之純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敝法非生於異州言人皆可以爲堯舜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注布之言播也散亦布也音義百十三引作愚一湖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注虞書曰宅朔方曰幽都交趾古交州地墨翟書曰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西王母來獻其白琯注西王母西荒國名琯雅曰瓠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荒所以候氣歌文解字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前客難文學姓奚於冷道舜嗣下得生玉琯音義文選賢良詔注引白下有玉字引作玉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注)楊簡曰昭然明見舜之功德民明教通于四海注夏書曰聲教訖于四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注肅慎一作稷慎北狄地名周書王會曰稷慎大麈發人麈渠搜以鹿犬氏羌以竊鳥皆海外國也大史公書曰舜南撫交趾西渠搜氐羌北發息慎新序曰舜立爲天子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音義漢書音義臣瓚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爲南北發渠搜也對舉之辭耳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注)受天命爲天子程氏瑤田曰音義長民本無字崩字乃遷邑姚姓于陳(注)遷邑于陳謂改封虞氏之後說文解字曰虞舜居嬀汭因以爲姓孔檢討曰嬀者因周所封言之夏時舜後邑于虞傳稱少康邑綸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也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注)物謂典章法度春秋左氏傳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使力謂盡力溝洫之類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注)淮南王書曰禹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禹崩十有七世乃有太孫桀即位(注)太史公書禹傳啓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澆不降厥虞孔甲皐發桀即桀也凡十七世誕法日賊殺多人日桀桀不率先王之明德注春秋左氏傳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乃荒耽于酒(注)耽古湛字沈也音義耽通深反下同淫泆于樂(注)泆謂湯承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于三衢音義樂音洛下同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注)淮南王書曰桀爲璇宮瑤臺瓊室瑁堂四方貢高日臺音義朱氏彝尊曰臺注疏本作臺沈氏廣臣本皆作臺池土察(注)孔檢討曰小人字當倒置之池之深三者日停水日汙以民爲虐(注)謂逞其殘虐太史公書曰桀乃大淫昏虐百姓百姓不堪作偽不軌德而武傷百姓百姓不堪粒食之民幣焉幾亡(注)幾然幾亡言易也乃有周昌勵諸侯以佐之(注)昌文王名勵謂率諸侯以服事紂紂不說諸侯之叛於周昌則燬於死(注)淮南王書曰文王砥德脩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乃拘文王於羑里音義漢書劉向傳羑作牖宋氏翔鳳校本作牖退伐崇許魏不在五侯蓋時小伐也顧炎武謂許魏當爲訐魏字之誤也(注)太史公書文王受命六年伐崇侯虎虞夏書大傳作者太史公書孫星衍今尚書作鑿皆聲相近事在受命五年班固典引曰用討韋顧崇崇之不格以客事天子(注)盧文弨曰客事天子謂忍而臣之震炎謂讒呂氏春秋曰文王親受以告諸侯願炎謂客當作憃說文解字曰憃癡也古假字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用行三明(注)三明天地人之顯道音義與袁氏程氏沈氏盧氏本俱作無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注)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于天下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注)肅慎在東方北發在北方渠搜在西方氐羌在南方歷虞夏商周皆來朝中國其嗣世也遠矣君其志焉或侯將至也(注)侯待也言君有志繼周之衰海外之國皆將至也音義張胡雞反袁氏孔氏本俱作儀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注)煩多也如讀作而諸古通作者字言陳五王之德多而益多太史公書曰臣多多而益善言已曰君無忘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注)如讀作而財古通作裁字曰於此有功匠焉(注)工師之屬有利器焉(注)斧斤之屬有指扶焉(注)棄之曰指舉之曰扶喻人君爲政有賢才法度而又審其善否舉之其不善者去之以時令(注)審陰陽之宜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注)如讀作而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可以知古可以察今(注)古今一理可以事親可以事君(注)君親同義可用于生又用之死(注)生死共制古凶竝興(注)謂不相悖禍福相生(注)知其相倚之故卒反生福大德配天(注)言終降福以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注)懼駕以立政(音義愀子曰臣願君之立知知以觀聞也(注)如讀作而言當守其所知以觀其所聞音義如朱氏本作而觀時天之氣用地之財(注)時承也鄭君注內豎曰詩之承閒觀也時詩聲相近管子曰綠地之利承從天之指承即時也以生殺於民(注)凡所以生殺民者皆法於天地民之死不可以教(注)孔檢討曰民之死也必不可以教而後殺之公曰衰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注)言行此在君君曰臣恐其不足(注)未足

而君曰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廢其前必廢其後廢其左必廢其右(注)前後左右無不具舉種民無不孕育此言民不恐其不足君不足則必廢之以善此民不恐其不足也公安能無善(注)若賦稅之民必應之以善此民不恐其不足也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壞也如未之成也(注)壞大也如讀作而音義朱氏彝尊沈氏廣臣本俱作而壞也曲臣言之未盡凡倖木根蘖傷則枝葉必偏枯(注)蘖慎謝曰蘖當字誤爲蘖證非曰蘖其根本乃不翦伐偏偏本俱作偏下仿此枯是爲不實蘖亦如之(注)蘖當爲民字之誤也盧僎對曰民以君爲本上失政大及小人畜蘖(注)孔檢討曰小人字當倒置之言失及之害大則及人小則及畜蘖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注)夏商謂桀紂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注)魄形也言天絕夏商之生不降之德春秋左氏傳曰天奪其魄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蘖葉木斷(注)蘖當爲蘗字之誤也蘗古通作蘖下同入民未變(注)變謂流徙鬼神未亡(注)祭祝不失水土未絕(注)絕猶亂也禮山川崩竭國語曰水土演而民用也音義以檜者猶檜(注)酒本日糟喻俗之薄實者猶實(注)喻俗之厚玉者猶玉(注)謂不變色書大傳曰在內者皆玉色血者猶血(注)血爨也易曰有孚血去酒者猶酒(注)謂飲酒爨染非失政像以戮慆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注)像謂遞隨不斷慆忍也管子曰人君好田好內厉行非其急慢優樂不敏爲不可不敬忍也是時魯君弱臣强三家栝及故夫子以是戒之音義魯非天是反人自反(注)謂無君臣上下之分商戒本俱作是臣故曰君無名不可以假人公曰善哉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兼綬刊

雲川學人秦培瑞對字
嘉應生員李煌春校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嘉應生員楊懋校
封校
漢軍生員樊封校

國朝石經攷異　嘉興馮敎授登府著

周易　案易分上下經二卷十翼十卷共十二篇此古本也王弼從費氏易以彖象文言分入經中呂祖謙古本上下經仍其舊而以十翼爲十篇以復費氏之舊今石經從之其中與今監本毛本多有異同以唐宋石經及各宋本校之

畫石經卦下無說上乾下四字

案唐石經有四字小注每卦之下南宋石經無之今石經從之後仿此

蒙九二包蒙石經包作苞

案苞包字通易包字凡九見而唐石經苞包皆出蓋初刻作苞後刻作包也釋文云苞本又作包苞假字

大有明辨晳也釋文晳丁亦作哲鄭本作遰云

案說文晳昭晳明也釋文晳丁廣作斯又作哲鄭本作遰云讀如明星晳晳陸本作逝裏作折字當从折从折誤也書明作晳北宋石經作晳蓋晳哲古通唐宋石經及各宋本並作晳

繫辭天一以下二天數五以下四十字

案天一以下二十字今本在天易何爲者也之上天數五以下四十四字在故再扐而後掛之下王弼本及各本皆同彭氏元瑞石經攷文據要曰項安世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吳澄曰案漢書律志引此章天一地二至行鬼神也六十四字相連則是班固時此簡猶未錯也今石經本此以復

漢易之舊　御纂周易折中亦同

　倘書石經洪欵乳傳本惟書序統爲一卷在經之後益從馬鄭之本與孔傳各別篇目皆不同

湯誥不敢赦石經不作弗

案弗者不之深古二字通用唐石經仍作不字

洪範無偏無陂石經陂作頗

案唐開元十四年明皇以頗不叶韻改爲陂宋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而宋石經仍作陂各監本亦未嘗改也顧陂皆从皮得聲頗固與義叶得聲

陂同音今惟吳氏棫古音攷偶作陂惠氏棟謂蔡石經作頗今檢隸釋石經於此文佚去未知所據何本而人用側頗僻之文尚存太爲明皇所未改也今石經改正頗字以復舊文洵足軼唐宋而炳日月而監本猶存陂字安得奉　明

部薆改正之

酒誥厥心疾很石經很作狠

案釋文唐石經南宋石經岳本並作很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盭也狠犬鬥也依義當作很俗每以狠爲很非

弗鬱乃事石經及各宋本作乃

案唐石經乃作汝

君牙亦惟先正之臣石經正作王

案阮氏元校勘記云本篇下文及說命文侯之命言先正皆無之臣二字則此正字當屬王字之譌先王之臣猶言先正

文侯之命　案王氏鳴盛曰傳及疏亦皆言即又按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文顧注云即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詞也漢石經顧命兹既受命作即唐石經岳本閩葛本於此經並作即

汝克紹乃顯祖石經紹作詔

案傳疏皆言汝能昭汝顯祖唐叔之道明是昭字今本作紹者因下文紹乃辟而譌也唐石經岳本各宋本並作昭

詩石經分卷與今本同惟詩序合爲一篇在經之末石經以案謝篇之首今从毛公姑分未以復其舊耳宇殘簡有足訂今本之譌者

君子偕老揚且之皙也石經皙作晳

案毛傳皙白晳說文晳人色白也从白析聲俟義當作晳五經文字云晳晳相承多从日非唐石經亦作晳

竹竿遠父母兄弟石經作兄弟父母

案毋與石叶唐石經南宋石經同

大叔于田石經無大字

案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也加大字于首章故陸氏以爲誤然案正義標起止及下文又上篇正義皆言大叔于田惟不應獨首章獨加大字毛本有大字坊本無之

園有桃不知我者石經作我知

案唐石經南宋石經及宋小字本同相臺本作不知我者閩本毛本同葢因箋與正義作不我知因以改經本耳下章同

蓺麥蓺黍蓺麥石經蓺作埶

案釋文云蓺麥蓺黍本亦作埶唐石經宋小字本相臺本作埶埶

大田有渰萋萋詩外傳及說文呂氏春秋初學記並引作淒淒

七月七月鳴鵙石經鵙作鶪

案五經文字云鶪伯勞也毛傳訓同孟子注作鵙字當作鶪

唐石經作鶪

笙詩

案石經以南陔白華華黍次魚麗後由庚次南有嘉魚前崇丘次南山有臺前終于由儀用宋子集傳儀禮間歌之序分什也按六月序本如此由庚崇丘由儀疏云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則朱子亦本之毛也

所父靡所底止石經底作底下小旻伊于何底同

案唐石經及釋文作底監本毛本誤作底

小弁不属于裏石經属作離

案唐石經作離疏一言離明是離字宋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罹誤也

大田與雨所石經所作厥

案唐石經宋相臺本考文古本並作厥明監本毛本作所

所誤也

縣蠻止於丘阿石經於作于

案詩中於字皆作于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於誤也唐石經作于

縣乃召司空石經乃作迺下同

案唐石經作迺監本毛本作乃古迺乃字通

抑酒埽庭內石經庭作廷

案釋文庭音廷唐石經及諸宋本作廷

商頌烝烝烈祖石經享作饗

案石經考文提要云歐陽修毛詩本義云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祭致享于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享雲二義不同今从唐宋石經及各宋本

長發漏朝既長石經誤作隕

案傳箋商作隕毛本作朝誤也釋文唐宋石經並作隕

詩序

簡兮仕於伶官石經伶作泠

案唐石經詩石經伶作泠

泠字亦作伶論衡本志洽綸人表泠滴並作泠廣韻泠姓作伶者俗字也

考槃使賢者退而窮處石經處下有也字

案唐石經有也字毛本監本誤

無衣刺晉武公也石經刺作美

案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又云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是當作美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刺誤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作美考文古本同

終南故作是詩以勸戒之石經之下有也字

案唐石經有也字

南有嘉魚太平君子石經太作大平下有之字

案與釋文唐石經合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石經宣作幽

案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作幽王毛傳作刺幽王鄭箋以爲刺厲王作宣王者誤也

漸漸之石役久病在外石經在作於

案正義作於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考文古本同釋文又云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考文一本作役人病於外亦誤也

既醉大平也石經作告大平也

案唐石經有告字

鳧鷖太平之君子石經太作大

案唐石經作大

周禮

太宰三日邦甸之賦石經邦作邦

案鄭注邦甸六遂之餘謂三日邦甸之賦者並作邦惟明北監本作邦漢字也唐石經北宋石經及各宋本作邦

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石經法作灋

案周禮灋爲說文正字今文从有作法監本毛本灋法互見

凡法字並从古作灋

小宰六日敘致之聯事石經敘作弛

案杜子春弛讀爲施釋文敘弛劍本作施音弛杜作施阮氏校勘記謂本作施劉音弛徒注讀而淺人遂據以改經耳然弛施古通字論語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不弛後漢光武紀將衆部施刑北邊注施讀曰弛猶弛讀爲施誤陸氏本則杜本作施讀爲弛也宋余仁仲本明閩本毛本作弛誤

甸師代王受書石經書作書

案書當作書說文書部施讀爲弛也宋余仁仲本明閩本毛本作弛誤

膳夫羞用百二十品石經羞作羞用百二十品石經百下有有字

案唐石經作羞用百有廿品各宋本余本毛本皆有有字惟閩監本脫

醫師死瘍者石經死上有有字

案唐石經與此同惠氏棟曰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宋本注疏無石經考文提要云下歐醫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亦疑有字爲衍文古本同無有字顧氏炎武以唐石經有字爲多非矣

卿大夫以退今當之於其所治國石經作所治之國國字屬下句

案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作幽王毛傳作刺幽王鄭箋以爲刺厲王作宣王也石經宣作幽

漸漸之石役久病在外石經在作於

案正義作於外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考文古本同釋文又云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考文一本作役人病於外亦誤也

既醉大平也石經作告大平也

案唐石經有告字

鳧鷖太平之君子石經太作大

案唐石經作大

周禮

太宰三日邦甸之賦石經邦作邦

案鄭注邦甸六遂之餘謂三日邦甸之賦者並作邦惟明北監本作邦漢字也唐石經北宋石經及各宋本作邦

卿大夫不言士今石經基據以作卿大夫論釋文云禮記冠義云天子適先王之廟釋奠于先師先聖王亦如之不作卿唐石經作卿大夫

王先生適有事焉則以告反少牢饋食禮主人皆如初注云初謂上賓入門及廟門之外主人見賓之處也賓入門及廟門之外主人見賓之處即士冠禮所謂主人迎賓于門外再拜賓答拜入門右是也士喪禮記曰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覆面不蔽目士喪禮注云始死遷尸于牀爲將小斂布席于地下當牖前南首也幠用斂衾覆面不蔽目是也今从周禮句絕案釋文但作導云从竹从艸每

廢氏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石經作夜射之

案唐石經有夜字各宋本同

掌客喪間皆修石經修作脩

案說文脩修字異依義當作脩下掌訝脩委積同唐石經並作脩

考工記陶旊石經旊作瓬

案說文瓬周家遵墳之工也从瓦方聲唐石經及諸本作旊誤也釋文作旊合石經下旅人陶旊字並同

則是燕以行石也石經燕作撙

案唐石經作撙今从之下鮑人矢人同毛本閩監本作撙誤

鬳人鎩不鑿石經鎩作鍛

案監本毛本从段誤也

弓人謂之參均石經作不參均

案唐石經之下有不字諸本皆無

引如終紲非弓之利石經利下有也字

案唐石經有也字監本毛本誤脫

其次有澳而疏石經次下有角字

案唐石經有角字

儀禮案儀禮脫誤最多唐石經亦多王莫惠補缺之誤今主集釋注宋本如字通稱陸德明釋文本如翁覃溪據張淳識校石經圖載了

士冠禮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石經期作廑

案唐石經及釋文作廑徐本楊本敖本宋本毛本俱作期

宋本已廑願錯出見張淳識謂唐石經通作廑惟士昏禮至于廟門一字从朝葢偶失檢耳今石經並从古

啐醴捝祖石經捷作建

案錢氏大昕曰士昏禮亦有建祖之文放繼公集說本亦作建是宋時尚未誤也今本誤者乃因釋文有捷祖兩字疑爲經文從妄改耳鄭注本云建祖投祖于醴中陸所見本祖祖作捷祖故云捷本又作插亦作投要是注文非經文也監本毛本作捷者誤字也唐石經作建祖

遂以聲子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石經賢作賢

案鄭注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士大夫致仕者葢出經文云

馮教授國朝石經攷異

春官序官眡瞭三百八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石經無府四人四句

案賈疏云眡瞭三百人舞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人而已唐石經於此十六字爲後人所補不足據也阮氏校勘記云賈所云瞽瞭三百人者謂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也此三百人無府史胥徒眡瞭三百人有府史胥徒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統屬于太師少師瞽矇眡瞭無府史胥徒也疏末云太師少師瞽矇眡瞭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胥徒而并言之此并言之三字正謂此府史胥徒統屬于上四官亦可證經文府四人四句非衍矣余謂賈疏兩言無府史胥徒所謂并言之者即眡瞭三百人之謂非統屬之謂其說終未安

世婦凡王后有禭事于婦人石經禭作操

案唐石經作操北宋石經篆作操與此合足訂坊本之譌闕本作操誤

大司樂乃分樂而祀之石經作序之

案賈疏明作序余本嘉靖本毛本作序惟閩本監本作祀誤

唐石經作祀乃補刻之誤

王大食三侑石經侑作有

案唐石經作有顧氏炎武以爲誤非也古文侑皆作有見儀禮聘禮注及有司徹注

瞽師及祭祀奏繅樂石經及作凡

案唐石經岳本作凡閩監本毛本作及誤

司弓矢掌六弧石經掌作庫

案疏述經文作庫鄭康成注慮讀如藏病之藏閩監本毛本因而改之耳各宋本並作庫

授兵至之儀石經至作申

案閩監毛本作至誤也唐石經作甲各宋本同

職方氏其澤藪雖石經藪作藪

案注疏明作藪釋文及唐石經同惠氏棟曰此作藪雖知宋時本未誤作藪者閩監毛本也漢書亦作藪葢古通假字

案說文藪澤也从艸數聲今作藪非唐石經作藪張氏淳云釋文藪古作藪今作藪非唐石經作藪張氏淳云

勺鬱鬯鬯字皆作概

士相見禮士相見之禮贄曰經贄作摯

案釋文作贄云本又作摯摯正字贄俗字也張氏淳云此宅中摯字經注凡四十有四皆从手今案監本毛本摯贄錯出唐石經作摯今石經並从手

若僭爲臣者石經僭作嘗

案唐石經及釋文作嘗徐本楊本敖本宋本毛本俱作常

鄉飲酒禮司正升立于席端石經席作序

案毛本經疏並作席端唐石經作序鄉射禮亦云升立于序端唐石經楊本敖本並作序

遵者降席東南面石經席下有席字

案唐石經重席字毛本監本脫一席字

賓服鄉服以拜賜石經無上服字

案宋子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知古經文無服字今有之衍字也

鄉射禮賓席之前石經作之席

受矛殿脩石經殿作之

案釋文作段唐石經作殿

改作一个楎之石經作作取

案唐石經及敖本楊本作取毛本作作誤字也然疏仍作取

相揖及位石經揖下有退字

案鐘氏大昕云宋本亦有之大射三耦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疑此文稍詳此處退字亦不可少唐石經有退字

適左个中亦如之石經亦作皆

案唐石經作皆顧氏炎武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賓與大夫反奠于其所與石經大下有坐字

案唐石經有坐字監本毛本亦脫

楅衡設而奉之石經奉作拳

案釋文明云拳音權經傳通解但云奉當作奉而注仍作拳

唐石經宋本並作拳說詳余唐石經誤字辨

大夫與士射祖襦禫石經襦作薝

未得灌濯于祭祀石經攷異

案唐石經及宋本釋文楊本敖本李本皆作薈說詳余唐石經讀字辨

十鹿中翮旌以獲石經有此七字

案唐石經及通典宋本楊本敖本有此七字監本毛本脫大夫兒中節疏云下云士翮旌以獲唯小國之州長不命者此述經文似當有小國一句又案此節疏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翮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此二十一字今本俱脫徐本朱本有

其禮雉皆宿縣于門外北面答拜石經不重宿字

案唐石經敖本俱不重宿字石經考文提要曰大射儀當此節曰西階上坐鼓瑟西階上北面答拜不疊宿字例同

小臣又請勝者二大夫勝者如初石經大夫下有大夫二字

案疏云二大夫勝者如初者似不重大夫字唐石經重大夫字今从之顧氏炎武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大夫皆就席石經作升就席

案唐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上文主人洗升節標題訛云自此盡大師告樂正曰石經作告于

案唐石經及徐本李本楊本敖本俱有于字

主人拜受觶石經受作送

案唐石經徐本李本朱本魏本楊本敖本皆作送釋疏本標起訛云主人至送觶則亦作送

以賜鐘人石經鐘作鐘

案說文鐘鐘義別古無借鐘爲鐘唐石經亦作鐘今石經凡鐘字皆作鐘

記其狂狗石經狗下有也字

案此節唐石經徐本李本楊本敖本俱有毛本脫去又注狗取擒人也明非其人云與爲禮也此十三字毛本並脫徐本李本楊本俱有

大射儀大夫在于侯之東北石經無作史

案唐石經及釋文徐本朱本楊本敖本並作大史釋疏本標起訛亦作史今監本毛本經及疏皆作大夫

主人卒洗賓揖乃升石經無乃字

案唐石經徐本李本敖本無乃字

僕人正徒相太師石經太師作大

案唐石經及釋文並作大下大史並同

上射降二等石經二作三

案疏述經文似當有小國一句又案此節疏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翮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此二十一字今本俱脫徐本朱本有

上射于左石經作於

案唐石經作於陳本閩本葛本監本誤作與

司馬師坐乘之石經之下有坐字

案唐石經及釋文並作坐下大夫之西北輔石經北作比

作北者字相沙而譌

案唐石經釋文及徐本俱作比下文云遂比衆耦作比爲是

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石經無還字

案唐石經徐本朱本楊本敖本皆同

司射作揖如初石經揖作射

案唐石經徐本陳本朱本楊本敖本作射

司射先升三等石經作遂祖

案唐石經徐本楊本敖本同

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石經實作實

案毛本監本實誤賓唐石經徐本朱本楊本敖本作實

卒司馬受盥賓西階上北面答拜石經馬下有師字

案唐石經徐本朱本楊本敖本有師字

北面眡上射石經眡作視

案周禮視多作眡唐石經于此文作視阮氏校勘記云釋文于此無釋則亦作視也眡當从示

于前視算作眡注云本亦作視

案唐石經釋文及徐本俱作比下文云遂比衆耦作比爲是

從升石經眡作視

案唐石經徐本朱本楊本敖本皆同

司射適階西面于大夫之西北輔石經北作比

案唐石經釋文及徐本俱作比下文云遂比衆耦作比爲是

作北者字相沙而譌

案唐石經釋文及徐本朱本楊本敖本皆同

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石經無還字

案唐石經徐本朱本楊本敖本皆同

司射作揖如初石經揖作射

案唐石經徐本陳本朱本楊本敖本作射

司射先升三等石經作遂祖

案唐石經徐本楊本敖本同

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石經實作實

案毛本監本實誤賓唐石經徐本朱本楊本敖本作實

卒司馬受盥賓西階上北面答拜石經馬下有師字

案唐石經徐本朱本楊本敖本有師字

北面眡上射石經眡作視

案唐石經徐本朱本楊本敖本有師字

于前視算作眡注云本亦作視于此無釋則亦作視也眡當从示

從升石經眡作視

案唐石經及釋文並作比下文云遂比衆耦作比爲是

作北者字相沙而譌

案唐石經釋文及徐本俱作比下文云遂比衆耦作比爲是

賓客出奠于二字此出擯醴二字明無于字張氏淳从釋文無于字注亦無于字

洗獻兄弟石經作衆兄弟

案唐石經及疏述經文宋本鄭注宋本李本敖本並有衆字

祭酒石經作尸祭酒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並有尸字

賓立于韇石經于作卒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敖本李本儀禮圖並作卒

衆賓長左爵石經長下有自字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李本敖本並有自字宋本無自字

皇考拜者答拜石經拜長皆答拜毛本無此節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敖本李本有此節

各酌于其奠石經奠作尊

案奠誤字唐石經作尊

立于户內西面石經內作外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宋本儀禮圖李本敖本並作外

尊兩壺于房中西壁下石經壁作墉

案唐石經宋作墉補刻之誤

脾臑石經臑作腜

案唐石經作腜譌字

少牢饋食禮朝筮尸石經朝下有服字

案阮氏校勘記云張爾岐謂朝下有服字石本監本並脫今考各本俱無服字然唐石經明有服字

如筮日之儀石經儀作禮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敖本皆作之禮揭復本始作儀顧氏炎武謂禮誤字非也

用爲威事于皇祖伯某石經爲作薦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宋本李本敖本並作用薦下文祝告曰用薦威事于皇祖伯某

肩臂臑膊胳石經臑作膊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李本敖本及疏並作尸

皆設扃鼏石經鼏作鼐

案下文皆有鼏注云今文鼏作冪唐石經宋本鄭注李本敖本並作冪

主人洗爵石經作主婦

案主人沿唐石經之誤石經提要云此節乃主婦亞獻其獻一佐食與少牢饋食主婦獻二佐食同非主人也敖本李本並作婦

實尸西北面苔拜石經尸作户

案唐石經作户宋本鄭注李本敖本及疏並作尸

祭肺一石經無祭字

案唐石經無祭字

禮記

曲禮是故聖人作石經作是以

案唐石經作以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猶後辨祓石經禪作辨

案唐石經釋文作辨說文解本字作辨五經文字云辨辨並皮勉反上理也下別也經典通用之宋大字本岳珂本李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集說儀禮經傳通解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同作辨下同

楫弓矢猶賜也見我石經楫作由

案古由猶通用唐石經釋文各宋本並作由

舉者出戶出戶祖石經戶作户

案石經提要云上出戶謂舉尸者下出戶謂武叔斂者舉尸出戶而武叔猶冠隨以出戶急思括髮乃投其冠忽遽失節之甚各宋本並作户唐石經同

歲一濤之石經一作壹

案唐石經作壹顧氏炎武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王制示弗故生也石經示作亦

案說詳余唐石經誤字辨

用地大小石經作小大

案疏述經文唐石經並作小大

親年之豐耗石經耗作秏

案說文秏稻屬段氏曰水經注曰蒲人謂無爲毛故有用毛爲秏者又有用秏者初讀莫報切既又讀呼到切改禾旁爲耗非字知其本音本義本形矣大雅秏斁下土秏者乏無之謂此歉荒之秏正訓爲無唐石經宋大字本作秏

馮教授國朝石經攷異

主人洗爵石經作主婦

案主人沿唐石經之誤石經提要云此節乃主婦亞獻其獻一佐食與少牢饋食主婦獻二佐食同非主人也敖本李本並作婦

實尸西北面苔拜石經尸作户

案唐石經作户宋本鄭注李本敖本及疏並作尸

祭肺一石經無祭字

案唐石經無祭字

禮記

曲禮是故聖人作石經作是以

案唐石經作以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猶後辨祓石經禪作辨

案唐石經釋文作辨說文解本字作辨五經文字云辨辨並皮勉反上理也下別也經典通用之宋大字本岳珂本李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集說儀禮經傳通解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同作辨下同

楫弓矢猶賜也見我石經楫作由

案古由猶通用唐石經釋文各宋本並作由

舉者出戶出戶祖石經戶作户

案石經提要云上出戶謂舉尸者下出戶謂武叔斂者舉尸出戶而武叔猶冠隨以出戶急思括髮乃投其冠忽遽失節之甚各宋本並作户唐石經同

歲一濤之石經一作壹

案唐石經作壹顧氏炎武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王制示弗故生也石經示作亦

案說詳余唐石經誤字辨

用地大小石經作小大

案疏述經文唐石經並作小大

親年之豐耗石經耗作秏

案說文秏稻屬段氏曰水經注曰蒲人謂無爲毛故有用毛爲秏者又有用秏者初讀莫報切既又讀呼到切改禾旁爲耗非字知其本音本義本形矣大雅秏斁下土秏者乏無之謂此歉荒之秏正訓爲無唐石經宋大字本作秏

月令還反貨公衆蓋侯大夫於朝石經反作乃

案唐石經釋文作還乃九經古義曰呂覽反作乃穆天子傳天子還還還還連文月令是也然後漢書顚傳注作還還古乃通作乃爲是正義四時皆作還乃反乃相涉而誤也

陳氏集說本脫諸侯二字呂覽無公字

萍始生石經萍作蓱

案說文蓱具似梨而酢杜木閒也兩字異義檢俗字旣本字

提要云鄭注沸羹也則經文非萍明甚宋大字本亦作萍

祖毛本注棋梨之不感者棋即杜之譌

鴽鳩鳴石經鴽作鵪

案唐石經釋文作鵪俗譌字

淳母石經作毋

案唐石經釋文作毋毋古文無鄭讀爲檢今俗本作毋

玉藻祭牙帶下紳居一焉石經一作二

案唐石經作二毛本監本作一誤也正義凡兩見亦作二石

經提要云據各宋元本並作居二

喪服小記廡同葛絰服之石經葛作皆

案唐石經作皆疏述經文作葛閩監毛本無此句脫石經提要據各宋元本亦並作執

紵繩也石經紵作苧

案唐石經及各宋本同作毛誤作紵

非纊其經纊而已矣石經纊作絰矣作也

案纊絰音義並通之字史記樂書及釋文唐石經並作鑛漢書禮樂志但能記纊絰數無而不能言其義注經纊金石之聲也毛本矣誤

雜記視毋與君石經作視君之母與妻

案唐石經及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作與君之妻衍文

也石經提要據各宋本並無下君之二字

官外大夫有之爲之服也石經官作宦

案唐石經同鄭注宦猶仕也石經提要據各宋本並作宦惠氏棟校正義亦作宦

氏棟校正義亦作宦

宗人徵之石經徵作視

案唐石經及各宋本作視閩監毛本誤作就通典引亦作宗

主人共祭禊脩石經共作其

案識誤改其爲共朱本從之石經提要云此篇後屢用其字同此一例唐石經宋本鄭注儀禮圖殺本並作其張氏誤也

主人降洗爵石經爵作觶

案古文觶音爲爵唐石經宋本鄭注集釋集說並作觶通解楊本作爵石經提要云正德嘉靖本作觶

右取肺嗛于酏石經肺作脯

案石經提要云此沿唐石經之誤張氏淳云注云祭脯脯疏云取脯取肺明祭是脯肺李本敖本並作脯

執以興石經執下有爵字

案唐石經有爵字敖氏日執以興似脫一爵字阮氏校勘記曰敖氏據未見唐石經

宰夫執爵以從石經爵作觶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李本敖本俱作觶作爵者沿宋本之誤

先生之賓折石經先上有其字

案注疏無其字唐石經宋本鄭注李本宋本魏本楊本敖本並有

受三獻石經獻下有爵字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李本楊本敖本俱有爵字通解無考疏云今乃見致爵于主人說即酌以酢賓是有爵字

酌以酢之石經酢作醋

案唐石經作醋鄭注周禮脤膳宰註曰酢古以醋爲酬酢字漢人反易之以酢爲酬酢北宋石經周禮諸臣之所脤也纂文作醋古文也

主人拜受爵石經無爵字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李本敖本俱有爵字毛本正德閩監毛本並脫爵字非

若不賓尸石經賓作儐

案賓古文儐儐俗書譌爲儐賓古文擯見周禮司儀注擯儐亦通字石經提要云此以下注疏中儐賓雜出然經文儐凡十三見皆作儐不應此獨作賓唐石經正作儐

酌授尸石經受作授

案唐石經宋本鄭注儀禮圖李本敖本並作授

人厭之
袁大堪謂子出腰間外見人不與石經無外字
案說述經文無外字唐石經宋本同閻監本陳鱣說本並衍外字傳民狡武謂石經脫外字非也
子六犬公子衆士食粥石經無衆士二字
案錢氏大昕云下文之士即上文之衆士也衆士不在食粥之列唐石經及各宋本無衆士二字閻監本集說本有非也顧氏炎武謂石經脫衆士二字誤
發法王爲慕道立七廟石經廟作祕
案唐石經作祀作廟毛本之誤
發我致福則者石經從殼者俗字
案唐石經釋文作穀從者作慕
言而弗思石經著作慕
案嘉善古通字唐石經作慕集說引方慤輯唐說俱作嘉宋本同
經解如此則國家頗矣石經無則字
案說述經文無則字南雍南中志引此文亦無則字唐石經同嗣爲氏炎武謂唐石經脫則字非也
孔子謂房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石經無於字
案唐石經經無於字
書而弗繇獄石經繇作惟
案繇惟古今文釋文唐石經並作惟
坊記民猶薄於善而厚於惡石經作猶有
案唐石經有有字顧氏炎武以爲增多然各宋本俱有有字
示不淫也石經作示民
案說述經文及唐石經有民字
中庸得其人而後行石經而作然
說詳余唐石經讎字辨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石經無之字
說詳余唐石經說字辨
表記詩曰德輶如毛石經曰作云
案疏述經文唐石經曾作云
詩云維鵜在梁石經梁作魚
案唐石經作魚釋文唐石經梁作魚

案唐石經及疏作惟
緇衣有國家者章章傳惡石經無家字善作義
案正義云言爲國者則無家字釋文章義如字徇書作善皇侃本作義也
云義善也禮記本作章義與章句章善不同皇侃本作義也
唐石經亦作義
冬斬衰石經斬作縗
案唐石經釋文作縗
在皆上帝石經作皆在
案唐石經作皆在
問禮以爲享之石經享作饗
案饗享通唐石經作饗顧氏炎武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閒傳平喪不納石經納作內
案唐石經作內
投壺賜設○□○○□□□□毛本永□上多一○行文也
案唐石經缺此同毛本永□上多一○
大雅詩曰周雖舊邦石經曰作云
案唐石經作云
若有一介臣石經介作个
說詳余唐石經介字辨
和於鄉射石經作射鄉
案唐石經同
昏義后聽內治石經治作職
案唐石經同
春秋左氏傳
案唐石經作傳
隱公元年傳佗邑唯命石經佗作他
案唐石經案本岳本足利本作他他古紙作它易有它吉唐石經皆後起字
二年傳賢於父勝之石經脩作序
案唐石經經釋文宋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纂圖本並作序陸音起於諸侯石經於作于
三年傳不赴於諸侯石經同
案唐石經作于下同
五年傳二之鴈昔石經昔作晝
案唐石經釋文宋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纂圖本並作昔陸音晝
六年傳辟刑獄石經作嶽
案疏述經文作嶽刑唐石經釋文同
道之以禮則石經則作以
案唐石經初刻如此後人於之字下旁增以字據俗本妄增也亦作倍案注及釋文作倍爲正
也然各宋本並有以字則字屬下句讀非也當以石經初刻爲是
十有一年經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石經無仲字匡作匡
案唐石經南宋石經亦無仲字釋文云仲衍字石經提要云正義及馮登府三家補遺並引作仲衍字
杜注陪增也亦作倍案注及釋文作倍爲正
揚孫石經揚作楊
案唐石經作揚
經考異
案唐石經作考
文公五年傳楚子使椒來聘石經椒作萩
案唐石經作公子釋文宋本同
六年傳辟刑獄石經作嶽
案疏述經文作嶽刑唐石經釋文同
道之以禮則

案唐石經宋本無後字又一本而後二字作小注誤也
且辭左右石經且作旦
說詳唐石經諡字辨
送自齋關入石經齋作徐
案唐石經作徐十七年傳作徐關此作齋誤也
司馬司空與師傅正卑旅石經師作帥
案唐石經釋文服虔注正義皆作興師誘說與衆也興帥
領其衆在軍之後者毛監本作師誤也
十有二年傳能有養之以禍石經作以之
案石經過要云孔疏云養其威儀體法以往遺于禍德適即之字義與書五行志引此文亦作養以之禍顏師古曰之往已作之以漢書律歷志漢酸棗令劉熊碑並作以之
戰力同心石經戰作勠
案唐石經宋本及釋文並作勠說文勠并力也從力翏聲後漢書亦作勠戰國策曰勠力同憂尚注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翏爲刑戮之戮與勠具
復修晉好石經修作脩
案修脩通字唐石經作脩
而我之昏姻也石經無之字
案唐石經宋本無之字
十有七年傳楚公子嬰齊帥戚容唐石經嬰作櫻
說詳唐石經諡字辨
襄公二年傳鄒伯侵宋石經伯作師
案唐石經宋本作師毛監本作伯誤
八年傳不遏啓處石經遏作皇下二十有九年傳同
案遏古只作皇注皇暇也唐石經宋本並作皇
二師令四卿正敬享石經享作命
案命猶令也古二字通用唐石經作命
十有六年經滑侯伐我北鄙蹋鄺石經鄺作成
案唐石經各宋本作成釋文作鄺監本毛本作鄺傳又作成公穀皆作成
十有八年傳左驂迫溷于車門中石經無車字

案上云衷關此不應有車字唐石經無車字
使揚豚尹宜石經揚作揚
案賈逵揚也揚揚古通然唐石經釋文並作揚
十有九年傳士子孔亦相親也石經作二子孔
案唐石經宋淳化本作二子子孔士子孔二人相親應作二子孔
子孔
廿有一年傳樂及遇於周石經及下有奔楚二字
說詳唐石經諡字辨
廿有三年經邾男我來奔石經男作阜
案阜男雖一音之轉而字不通假公羊作鼻鼻昇同音釋文於此經仍作鼻說詳唐石經諡字辨
傳子無懈矣石經懈作解
案唐石經作解爲懈之借字釋文亦作懈說文懈怠也懈本字
非晨何如石經作如何
案唐石經宋本作如何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作而何古而如通
加逆字
廿有四年傳子囂左司馬石經囂作彊
案古彊囂之強疆界之疆多通作彊後人彊界之疆加土非古也此以彊爲強當從唐石經
古也此以彊爲強當從唐石經
廿有六年傳君與夫人不善是也石經夫人作大夫
案唐石經苛珂本作大夫毛本監本作夫人誤也
經乞卯朔日有食之石經作乞亥
案傳與疏俱作乞亥毛本監本作乙卯誤也
廿有八年傳將耗名也石經耗作秏下同
案唐石經宋本有所字監本毛本脫
籙尹宜咎城鍼離石經籙作漆
案唐石經釋文作臧毛本作藏監本作臧皆非
六年傳禁胡饮採穗不入田石經採作朱
案唐石經釋文宋本作朱
七年傳孟縶之足不良躄行石經躄作能
案唐石經宋本作能阮氏校勘記曰不良能行猶言不善於能行也正義欲於不良斷句非也
九年傳而暴滥宗丽石經滥作遘

案唐石經作遘漢書亦作遘桓公六年傳遘章王符作篤章
惠氏棟曰遘與篤同
卅有一年傳人生幾何石經人作民
案唐石經作人此避諱而改漢書及釋文云本或作民生無幾何
年均擇賢舉均則下石經均作鈞
案唐石經作鈞毛本監本作均均鈞古字通魏大饗碑叉啓均蒙之享即鈞是
非嬪嗣石經嬪作適
案釋文作適唐石經初刻作嬪後改从適閩本監本毛本作嬪非
而天厲不戒石經厲作癘
案唐石經作癘厲是說字唐石經天作天毛詩文王正義云注疏及陸氏附注並作天然經有癘疫天札則天癘亦不爲非陳氏樹華曰毛氏未見唐石經故不能遽定哀公元年傳云天有菑癘更是一證
昭公元年傳趙孟曰天乎石經天作夭
案唐石經漢書五行志作夭乎監本毛本作天譌錢氏大昕曰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夭折也按正義明云其君早夭
四年傳若無淒風石經淒作淒
案唐石經各宋本作淒淒字說文所無
禮吾未見有六焉石經吾下有所字
案唐石經宋本有所字監本毛本脫
籙尹宜咎城鍼離石經鍼作箴
案唐石經釋文作箴毛本作箴監本作臧皆非

案唐石經宋本作歲
十年傳禮利生孝石經諡作莅
案說文唐石經宋本並作涖
邾人薛人石經邾人下有滕人二字
案唐石經宋本俱有滕人二字監本毛本脫去
十有二年傳與吕級石經級作伋
案唐石經作級釋文級本又作汲與國本作汲倘書及宋本作伋
篳路藍縷石經藍作監
案唐石經釋文作藍史記作篳露藍蔞徐廣曰服虔云篳露柴車蓽大路也藍縷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是服本亦作藍
十有三年傳樂只君子石經只作旨
案漢衛方碑作樂旨君子唐石經宋本並作旨詩放引之此異文也
十有九年傳邾黑肱以濫之女奔之石經鄫作鄫下鄫字同
案唐石經宋本作鄫說文鄫从邑曾聲籀文同監本毛本作鄫誤
廿年傳鄫申石經申作甲
案唐石經釋文宋本並作甲
古者無死石經者作若
案唐石經及疏並作若宋本正義亦作若
廿有四年傳余有亂臣十人石經無臣字
說詳唐石經諡字辨
廿有五年傳吾聞文武之世石經文武作文成
案唐石經史記魯世家文選幽通賦注漢書五行志論衡異虛史通並作文成謂文公成也惠氏棟曰若云周之文武上无數百年豈能逆知童謠爲賢貶駿乎今本皆作文武
俗誤行之久矣
稱父譏芳石經稱作禰
案唐石經宋本作禰漢書五行志引同監本毛本作禰誤也
且召六卿石經且作旦
案唐石經宋本作旦毛詩父六經正誤曰旦作且誤也

廿有六年傳晉師成公殺成周而還石經師下有使字
案唐石經宋本有使字監本毛本俱脫
僖妄爲陳氏大夫石經陳作楊
案唐石經作楊釋文同監本毛本並作陳誤
比至三叛石經至作置
案唐石經釋文作置
廿有九年傳以犧曼之巨石經犧作犧
案犧犧同字唐石經釋文作犧
徐子章禹斷其髮石經禹作羽
案唐石經宋本作羽今从之唐石經作禹
定公元年傳案賢舊日石經舊作舊
說詳唐石經諡字辨
三年傳莊公下惡而宛潔石經潔作絜
案唐石經作絜古潔字作絜
五年傳報讎之役也石經役作敗
案唐石經宋本作敗
十年傳犯謂馳赤旧石經犯作侵
案犯侵犯也唐石經有侵字
十有二年傳子爲不知石經爲作僞
案釋文云一本作僞唐石經僞
哀公元年傳縱逸其孤寡石經寡作宴
案唐石經作寡釋文作宴其孤寡石經無其字
五年傳民之彼豐石經豐作墐
案唐石經宋本作墐
八年傳就曹伯及司城霾石經霾作瞞
案唐石經宋本有霾字阮氏校勘記曰與本書注漢命論同
十有二年傳子蓋見大宰芒石經宰下有嚭字
案唐石經宋本作殺嚭監本作役誤
廿有五年傳死如事生石經無下事字
案唐石經初刻有下事字後磨去
十有六年傳不言將穿石經穿作鑿
案唐石經釋文作穿毛本作鑿
說文穴作竆
案唐石經宋本作旦毛詩父六經正誤曰旦作且誤也

廿有六年傳晉師成公殺成周而還石經師下有使字
案唐石經宋本有使字監本毛本俱脫
僖妄爲陳氏大夫石經陳作楊
案唐石經作楊釋文同監本毛本並作陳誤
比至三叛石經至作置
案唐石經釋文作置
廿有九年傳以犧曼之巨石經犧作犧
案犧犧同字唐石經釋文作犧
徐子章禹斷其髮石經禹作羽
案唐石經宋本作羽今从之唐石經作禹
定公元年傳案賢舊日石經舊作舊
說詳唐石經諡字辨
三年傳莊公下惡而宛潔石經潔作絜
案唐石經作絜古潔字作絜
五年傳報讎之役也石經役作敗
案唐石經宋本作敗
十年傳犯謂馳赤旧石經犯作侵
案犯侵犯也唐石經有侵字
十有二年傳子爲不知石經爲作僞
案釋文云一本作僞唐石經僞
哀公元年傳縱逸其孤寡石經寡作宴
案唐石經作寡釋文作宴其孤寡石經無其字
五年傳民之彼豐石經豐作墐
案唐石經宋本作墐
八年傳就曹伯及司城霾石經霾作瞞
案唐石經宋本有霾字阮氏校勘記曰與本書注漢命論同
十有二年傳子蓋見大宰芒石經宰下有嚭字
案唐石經宋本作殺嚭監本作役誤
廿有五年傳死如事生石經無下事字
案唐石經初刻有下事字後磨去
十有六年傳不言將穿石經穿作鑿
案唐石經釋文作穿毛本作鑿
說文穴作竆
案唐石經宋本作旦毛詩父六經正誤曰旦作且誤也

此事克則爲卿石經事下有也字
案唐石經宋本有也字錢氏大昕云諸本多無也字蜀大字本與國本建大字本有今从之
十有七年傳公圍門而請石經閽作閒
案唐石經宋本作閒
廿有六年傳唐石經后作古
案唐石經初刻作古改作后國語亦作古下廿七年同
令君無疚而死石經令作今
案唐石經作今作令誤也
已爲鳥而集於上石經鳥作烏
案唐石經作烏
四方其訓之石經訓作順
說詳唐石經諡字辨

公羊傳
隱公元年經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石經昧作眛
案唐石經監毛本作昧宋景德本宋郭忠官書本並作眛从目末聲與昧字異史記楚世家唐蔑呂氏春秋作唐眛蔑眛音近
二年傳隱賢而桓賊也石經賊作賤
案監本作賊與說諡石經諡字辨
十有一年傳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石經鄭作鄒
案唐石經釋文作鄭監毛本誤作鄒
十有五年傳祭仲存則存奚石經無奚字
案唐石經宋本作奚今从之何石經其下有言字
莊公九年傳其取之何石經其下有言字
案唐石經有言字監毛本脫
辭役子糾也石經役作殺
案唐石經宋本作殺監本作役誤
廿有三年經葬宋恭公石經葬作祭
案唐石經釋文作祭毛本作葬誤
廿有六年傳公伐戎石經上有春字
案左傳經有春字盧氏文弨曰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唐石經及各宋本無之

廿有八年傳曷爲先言築郎而後書無麥禾石經書作言
案唐石經宋本作後言監毛本作書誤也
僖公元年傳貶必於窜者石經於下有其字
案唐石經有其字監毛本脫
四年傳楚無王者石經無楚字
案唐石經無楚字監毛本衍
卒帖荊石經帖作怙
案唐石經釋文九經字樣並作怙監毛本作帖釋文怙他協反一本作貼服帖義皆作怙
字書怙服帖義皆作怙
十有七年經十有二月石經十上有冬字
案唐石經有冬字監毛本脫
十有九年經鄫人會邾于邾婁石經人作子
案唐石經作子毛本誤作人監本脫鄫字
廿年傳何以書記異也石經異作災
案唐石經鄫本作災監毛本作異誤
廿有一年傳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石經作以至乎此
案唐石經鄫本同監毛本誤倒
君雖不言國國臣之國也石經不疊國字
案唐石經不疊國字後磨改多一國字各宋本並重國字
廿有六年傳乞師者何石經無師字
案疏述經作乞者無師字唐石經鄂本同
文公七年經晉先眛以師奔秦石經眛作睐
案唐石經釋文並作眛監毛本作眛誤睨民謂當从末左穀作先蔑
傳睨晉大夫使與公盟也石經睨作眛成二年郤克眛同
案唐石經同釋文睨音覓本又作睨丑乙反本又作睽音同
今釋文睨亦誤眛睽誤睽監毛本作睨
十有三年傳周公用白牲石經牲作牡
案唐石經作牡監毛本作牲誤
十有七年經公子遂如晉石經公上有冬字
案唐石經同監毛本脫
宣公十有六年經成周宣榭災石經榭作謝

昭公元年經二月取鄆石經二作三
案唐石經作三月鄆監毛本誤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石經太作大
案唐石經釋文作大
四年傳爲晉討也石經討作討
案唐石經作討監毛本誤
五年傳以其地來也石經以下無其字
案唐石經無其字
八年傳兄弟不得以屬通石經作弟兄
案唐石經作弟兄
定公十年經及齊侯平志石經誌作注
案唐石經釋文作注
傳一事誌乎志石經誌作注
定公元年傳此其大夫石經無其字
案唐石經宋本同無其字成十五年疏引同監毛本衍其字
事後而再會后石經無後字
案唐石經同監毛本有後字誤
傳亦通其家石經其上有子字
案唐石經余仲本同有子字
十年傳文之石經友作反
案唐石經作反監毛本誤作友
十有一年傳外狄石經狄下有也字
案唐石經余本有也字
十有五年傳其曰潞子嬰兒實也石經曰作日
案唐石經宋余本皆作曰惠氏棟曰當作日
成公十有三年經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夷石經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夷上有齊侯二字
案左傳及唐石經余本並有齊侯二字唐石經公下有至字
今石經毛本監本並無是也
十有六年傳猶在公也石經在作存
案唐石經及疏述經並作存
存魯公亦存也石經也作焉
案唐石經余本及疏並作焉
哀公二年經六月庚寅石經作庚辰
案唐石經作庚寅監毛本誤
十有八年傳非大而足同焉石經焉作與
案唐石經經釋文作與

說詳唐石經諸字辨
麥伯子有亂邑十八石經誤巳字
說詳唐石經諸字辨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石經太作大
案唐石經釋文作大
四年傳爲晉討也石經討作討
案唐石經作討監毛本誤
五年傳以其地來也石經以下無其字
案唐石經無其字
八年傳兄弟不得以屬通石經作弟兄
案唐石經作弟兄
定公十年傳此其大夫石經無其字
案唐石經宋本同無其字成十五年疏引同監毛本衍其字
四年傳二事後而再會后石經無後字
案唐石經同監毛本有後字誤
哀公元年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石經該下有郊字
說詳唐石經諸字辨
子罕忽然在後石經然作焉
案唐石經南宋石經及後漢書作焉皇本監毛本作然
鄉黨洩階趨石經趨下有進字
說詳論語異文考證
不敢嘗食古經嘗作徹
案說文徹通也嘗發也段氏曰彝引伸爲凡發去之偁則字當作嘗經典通用徹或作撤是俗之俗體
爾雅
糟言敖憍傲也石經憍作驕
案釋憍古通唐石經作驕禮記投壺無憍無敖本作驕
釋正堂逢梧五石經堂作當
案唐石經及邢疏俱當監本作堂
外爲限石經限作鞹
案唐石經及左傳疏監毛本作隈釋文許嵎公劉疏李巡本並作鞹今從之又按郝氏書淵爾雅正義曰說文澳隈崖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是爾雅舊監本亦作隈
釋草虺狼尾石經虺作孟
案唐石經王篆各宋本並作孟監毛本作虺誤
荷葉遠石經遠作渠
案唐石經釋文作渠廣韻及宰嚭本監毛本俱作渠案經典通用多俗字宜作渠
葉萼石經萼作柎
案釋文作萼云本或作柎唐石經作萼監毛本作柎詩子以烝栗疏引舍人云柎一名蔕兩字通用
潘鳥壖石經壖作蝝
說詳唐石經諸字辨
苞蕍母石經苞作孚
說詳唐石經諸字辨
蒙玉女石經玉作王
案古玉字只作王廣韻亦作王

馮敎授國朝石經攷異

蕭狄石經狄作秋
案唐石經釋文作秋今本作狄誤也
樓案含石經作樓
說詳唐石經譌字辨
釋木還味檢東石經檢作檢
案唐石經作檢本又作檢豈毛本誤作檢說文作樣味檢聚今從之
杭鼻姜石經杭作杭
案唐石經作杭本名監本作杭誤
釋鼻莫勃蟈嘒蟈石經蟈作蠅
案唐石經釋文蟈蟈一物也
蜱威石經蜱作蜌
案此从唐石經東山詩疏引含人作伊威
蠨蛸石經蠨作蠨
案詩疏引含人作蠨此从唐石經作蠨蠨或从肅李富孫曰說文作蠨釋文亦作蠨云詩作蠨同悉彫反
果蠃石經作蠃
案唐石經釋文作蠃
釋鳥鵻鵻其雖鳴牝鵻石經鵻作庫
案唐石經釋文作庫
楊鳥石經作鳥
案此監毛本之誤說詳唐石經譌字辨
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鵻石經彩作采
案唐石經釋文作采下同
孟子
梁惠王將以賢錄石經鐘作鍾
案孫疏音義曰鍾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影宋本閩本同作鍾孔繼涵微波榭叢書校本監毛本作鍾下及注同考說文鐘鍾兩收鐘鉦之鍾古人多假鍾字爲之鐘本字鍾假字也
古公亶父石經父作甫
案閩監毛本作父宋本九經岳珂本咸淳衢州本影宋本宋
良堂中世緣堂本孔韓校本考文古本並作甫注同李富孫曰士相見疏注云今文父爲甫顧氏家訓曰南古書多假借

爲父字
行止非人所能也石經能下有爲字
案岳本宋本九經有爲字
公孫丑不膚撓石經橈作橈
案音義及宋本作橈五經文字云柱橈之橈女教反俗从手者撓挫之撓火刀反則作橈爲正
恩以一毫逆於人石經逆作豪
案各本並作豪閩監毛本作逆誤
勝文公有攸不爲臣石經爲作惟
案趙注云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則本作惟各本同宋子棠也
注本作爲譌也
盡心無不知愛其親也石經也作者
案各本俱作者惟今本集注作也誤
亦不隕厥聞石經隕作殞
案南宋石經各宋本作殞閩監毛本作隕
異文知不作隕也
序曰石經肇始于漢歷代相承舉多殘泐惟唐石經至今俱存最爲完備然亦有補刻之譌我
皇朝文治光昭超軼前古聖聖相承乾隆五十八年 詔刊十三經於太學御製重脩石經碑文以誌其事蓋自漢熹平石經以後三體石經惟魏正始石經僅存殘字而已
高宗純皇帝於乾隆五十三年以證校正所自當時因急於告竣未及盡改追我
書元瑞曾論考文提要十三卷以證校正所自當時因急於告竣未及盡改追我
蔣衡所書勘定石經舊本不同茲從其同異其間有脫刻相沿之謬或虛字增損無關義理者
以期畫一故前後增損不一而足今集注所載石經悉從改定石本以各石經洎宋本
考證明監毛本之譌閒采獎勵及阮宮保元十三經校勘記
從畧蓋草野窮儒不能參覈互刻得此一編而披覽之由是以
見
聖朝之扶翼經訓有過軼於漢唐諸刻者實可定一尊之而別黑
白矣

嘉興馮敏昌敏甫學海堂 校刊

漢石經攷異
周易 案隋書經籍志載一字石經周易一卷至唐魏鄭公收聚歸於祕閣亡諸家亦無徵引者唯陸氏釋文所載石經繫辭先心後簡氏所據必皇甫謐所見必皇甫氏所藏也 釋文 陸氏云王肅韓悉用人所見必皇甫氏所藏也 釋文 陸氏云王肅韓悉
先石經同
撰辭 聖人以此洗心石經洗作先 釋文 洗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
案石經易本施孟梁邱三家諸家皆作先心唯韓康伯作洗虞翻注聖人謂庖犧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又神以知來注云謂先心蓍神謂震七復見天地之心故曰先心也惠氏棟周易述曰蓍義旨蓍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以抱遯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是即聖人以此先心之義周易古義曰筮子云聖人先知無形尉繚子云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皆先心之謂也吾友馬應潮曰前漢百官公卿表庶子先馬如淳曰先或作洗吳仁傑刊誤補遺云淮南書曰越王句踐親執戈爲吳王先馬走周官大僕王出入則前驅百官表太子先馬蓋即前驅之義或作洗循誤至此余攷班固幽通賦神先心以定命正用此傳也
尚書 案隋經籍志尚書六卷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尚書古義云今文古文出今文者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十七篇合五百四十七字皆伏生今文之脫誤出古文者正義云日蔡邕所刻石經惟有今文尚書十二篇今文之外兼有古文之篇而今文之學所以明今文之學而以孔許馬鄭諸家參之以明今古文之異有不可強合者而疏出之書可不辨自明矣
先石經同
堯典第一石經同書正義
案今注疏本於堯典第一下標一疏字下文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遷於此以別今文也是孔顧達爲僞孔作疏時首題古文尚書堯典第一八字而今注疏本無古文尚書四字疑衛包改從今文刪去之也然釋文亦止題堯典四字攷崇文總目云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是今釋文非陸氏原本當陸德明釋文時必遵孔舊題其爲陳鄂校勘時據明皇定本刪去古文尚書四字可知矣明皇定本即衛包改本也正

義所言古本即鄭注古文也石經即指蔡刊也攷古書皆大題在上小題在下此經首題堯典第一四字所謂小題在上也下必又題古文尚書四字想當時古本石刻亦皆如此今本與石經首題堯典第一四字所謂小題在上也下必又題古文尚書四字想當時古本石刻亦皆如此今本與石經首題堯典第一四字所謂小
壽三國志皆然此古本與石經首題堯典第一四字所謂小
古文佚盡今文佚數異字
案惟維古通用顏師古曰古文尚書維皆作惟今文尚書維新句法古質今文然也
威儀棐忱辭繇不及見故有是說然則尚書孔傳爲魏晉人僞造觀此已顯然矣
盤庚 汝悔身何及石經身作躬
案上文屢言命下文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與此悔命相應悔命何及卽所謂罔知天之斷命也今文義爲長古命讀如民
與身相近詩蝃蝀揚水采菽假樂相協可證又身通信周禮
宗伯儐執信主注儐身主釋名身伸也信亦讀爲申命亦訓
信見詩昊天注二字音訓古通
相時憸民石經憸作險
案說文心部引商書佞口相時憸民集韻二十四鹽引說文商書相時憸民亦作險
文引馬注亦作憸注憸利也
同孔壁古文佞悉安國本作憸也
盛學標曰悉當從刪省聲則與散相近段氏玉裁說文注云
古文作悉今文作散異字同音
人惟求舊石經惟作維無下維字
案惟維古通用顏師古曰古文尚書維皆作惟今文尚書維新句法古質今文然也
器非求舊惟新石經求作救
案救是求之古文周禮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惠氏棟謂救當從救慶書芻求傳功說文引伦芻救皆古文救之一證李富孫曰古求與救通聲亦相近石經從古當爲隸體
汝無侮老成人石經侮作侮
案唐石經侵旁俱作亻
案唐石經經侵旁俱作亻
書也鄭注古文侮老侮成人老與弱對唐石經遵用之也偽
孔隸古本侵旁俱作亻
詩雖無老侮老成人足利古本同無侵亡僞孔據
一老字逐侵旁俱作亻故增一老字而衛包改今文時又刪去
本刪去古文尚書四字可知矣明皇定本即衛包改本也正

孔之原文矣石經侵禽段氏玉裁據異曰禽侵雛伸僞也禽
蓋伸之假借字
無弱孤有幼石經孤毋流下侯 隸釋 東觀餘論
案流本音爲卹說文彡部弱捘也是弱流音相近孫氏星衍
書疏曰石經以流爲弱者鄭注鄉飲酒義云流猶失禮也
各恭衛事石經恭作共 隸釋
案段氏玉裁曰共卽供之假借字凡周禮皆以共爲供尚書
一經訓奉訓待皆伦共其恭敬字皆伦恭衛包乃盡改共爲
恭古經用共爲供之假借不用共爲恭之假借愚謂孔傳訓
奉應伦共段說甚的然古恭字亦假伦共未可爲執一之論
如尚書皐陶謨愿而恭夏本紀伦共詩韓奕廢共爾位箋古
之恭字或伦共尚書大傳若是共禦注漢書宣帝元年平帝
各紀注竝云共讀爲恭書孔安國序魯共王釋文共本伦恭
詩抑溫溫共人釋文共本伦恭卷阿箋共已正南面而立釋
文共本伦恭此皆以恭敬之恭伦共也說文共具也供設也
一曰供給漢書共字每伦襲說文龔給也亦與供同義共亦
有恭訓史記屈原賈生傳及王莽傳集注竝引服虔共敬也
供亦訓恭荀子修身行而供冀注供恭也詩靖共爾位共訓
具韓詩伦靜恭然則共供恭儉古皆得通假也段氏謂石經
於嚴恭寅畏仍伦恭此恭敬之恭也然撒柔懿恭石經亦伦
共段說過泥
度乃口石經乃伦爾 隸釋
案爾乃一聲之轉
永建乃家下石經空一字 隸釋
案石經于此篇交接處空一字段氏玉裁曰此歐陽尚書例
也推此則上篇中篇交接處石本皆空一字可知今分伦上
中下篇名益後人所改
保后胥感石經感伦咸 隸釋 東觀餘論
案高感古音相近說文鑿從叀聲讀若感周禮瞽矇注云
杜子春讀鑿爲憂戚之戚說文感從心戚聲賈子新書胎教
篇靈公戚然大藏禮保傅篇伦造然戚有蚤音故轉假伦造
伦高也江氏聲尚書集注云上文以承保絕句此句當讀王
鮮字絕句感當爲高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言前

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也　李富孫曰發縣漢唐明屬漢史記夏本紀伦高翼釋詁屬伦也鄭注周公征鳥屬疾日翼伦高或即與屬字義同

今予將試以汝遠石經次伦爾　隸釋

案湯誓爾無不信史記殷本紀伦汝金縢用能定厥子孫于下地尊世家伦汝呂刑告爾蔑曆周本紀伦汝經典爾汝多通用不可枚舉

安定厥邦石經邦伦國　隸繹

李富孫曰此避諱伦國史記於邦敘盤庚等字皆然荀悅漢紀於帝諱皆云諱某曰某惟後漢不避前漢國諱說文秀莊妲肇等字竝云上諱於邦敘盤庚不言諱蓋親盡期毀故也今經傳中邦國二字互見當是經師相承或改或不改耳洪氏於論語碑後云漢人伦文不避國諱非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石經汝伦汝上多一公字　隸釋

案今隸伦公經文云今予將試以汝遐安定厥邦下云今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諸篇繫接今文然也不其或稽石經稽伦迪　隸釋

案稽迪因聲轉而異中州金石記曰迪進迪言不進而遷居釋詁云迪道也益稷謨史記迪伦道導也訓道義爲長李富孫曰書多用迪字篇內亦有汝罔能迪迪高后言或不道自怨鳥有能尊即不吉不迪之義

自怒曷麥石經怒伦怨　隸釋

案今文伦自怨爲順

汝延勤憂石經誕伦永　隸釋　東觀餘論

案說從延聲延永雙聲義近訓長永字正與上謀長對言不爲長久之謀乃爲長久之憂故下云有今罔後也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石經丕伦祭崇伦知　隸釋

案丕隸伦祭上文予丕克篤爾石經伦祭丕不古竝通用大誥爾丕克遠省王莽大誥伦爾不克遠省王莽大誥今文也召誥其丕能威於小民說文言部引伦不能諴於小民說文所傳眞古文也金縢是有丕子之責鄭注丕讀曰不是今古文亦不一定吳江氏聲曰丕當伦不不乃猶言毋乃也知降罪疾告之以鬼神之不可欺與崇字義長

汝有服石經服伦近　隸釋　東觀餘論

案女有近者言汝其伦我畜民者近在乃心綏懷之義也孫氏星衍書疏云有近則在乃心者繹詁云則法也益言汝當於中道此今文義

近法乃祖父

崇降典祥石經伦興降咎水　隸釋

案崇與興降義通文選東京賦進明憲而崇義薛注崇猶興也

甘般五子之歌乃盤游無度大傳本伦般易鴻漸於盤漢郊祀志伦般爾雅釋文本又伦盤石經伦殷五經文字曰石經丹皆伦月　周孟部用伦殷通部盤字義隸變者合爲盤部有般及盤

無厥忘燃殘大命石經伦亡厥勛建大命　隸釋

案江氏聲曰古讀爲紿欺也紿民紿民也即上浮言恐衆之意孫氏星衍曰以周代無者釋言文古者方言云失也宋魯之間曰古吳氏東發云古通忘民通泯民與命叶當從石經

然忘泯義不順孫說爲長

懋伦勛洪景伯曰勛音憮勉也案君奭通見冒馬本伦勛勛說文冒聲知古祇讀爲冒洪音憮音古讀如好孟子畜君者好君也是也亦有畜音詩邶風以勖寡人說苑引伦畜是也懋勛之通猶搖猶茅賦之言通也洪音憮仍訓如懋伦古懋勛皆與勉通牧誓勖哉夫子史記伦勉哉典惟時懋哉史記伦勉哉爾石經亦伦勛正義引鄒注勉立我大命則鄒本亦伦勛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石經予伦我　隸釋

案爾雅釋詁予我也此古今文之義同也

嘉績於朕邦石經嘉伦綏　隸釋

案綏嘉聲之近曲禮大夫則綏之注綏讀曰安嘉古音如哥詩東山破斧節南山頗弁相協可證江氏聲注使安業於我國孫氏星衍曰綏安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爾上多一今字謂伦惠震伦極　隸釋　東觀餘論多一曷字

案經文云今我民用勦絕厥居則有定極今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通用今字詞旨懇切今文然也

謂伦惠江氏聲注惠順也言今爾順我教令以道民使和遷則能安則必皆順何必震動萬民以遷乎孫氏東發云觀上雅云欽順也翁氏方綱曰古文尚書疏云古人言語質樸多直言其事不假文飾故言欽順即順也

文協比讓言及下肆上帝肆冲人二節申明所以當遷之故伦謂爲是

隸釋朕字下闕黃氏引多一曷字段氏謂尚書古今文曷皆伦害伦曷者侯人所改黃氏朋補也

震與振通易振恒釋文張璠伦震書震驚師史記伦振詩頌薄言震之韓詩伦振公羊傳云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是也振又與賑通阜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伦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伦振易未濟震用伐鬼方晁氏曰震漢名臣奏議伦祇振與震通故祇亦得通震也無逸治民祇懼懋世家引伦震祇緹文伦棐祇震蓋古今文之異

尚皆隱哉石經隱伦乘　隸釋

案江氏聲注云乘治也尚皆治其曠哉孫氏星衍曰周禮疐人乘其事鄭司農云乘計也言當計度之亦猶云隱度也

予其懋簡相爾石經懋伦勛簡伦簡　隸釋

案懋伦勛說見上

簡是隸變論語簡在帝心石經亦伦簡漢桐柏廟碑簡略不敬鄭固碑德能簡乎聖心皆以簡爲簡也漢碑從竹字多變從艸

高宗肜日　天既孚命正厥德石經孚伦付　隸釋　東觀餘論

案史記殷本紀引伦附史公親受業於孔安國是眞古文伦附附與付通書皇天既付中國民古文伦附漢書孔光傳引此亦伦付命與石經合是今文也李富孫曰孚附付皆聲之轉

集韻韻會數古字字

牧誓　厥遺乃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遺逃石經王伦任惟伦維　隸釋

案任與壬通書而離任人傳本伦壬漢碑書壬伦王書壬伦王壬從人在土與王相似故或訛王爲壬而遂以爲假借字加魯峻碑陰壬靖辨云卽王字毅梁傳文七年宋公壬臣卒左傳公羊本伦王臣春秋文三年王子虎卒唐石經伦壬子皆是

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石經愆伦衙　隸釋

案此隸變也無逸厥愆曰朕之愆石經益伦衙史記衙引伦過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伦愆書

洪範　隸釋洪水石經洚伦伊　隸釋

案洚伊一音之轉古音通也史記伦禹抑鴻水孟子同伊尹亦聲之轉詩溱洧箋伊因也說文土部引伦鯨墨洪水洚字下不引書玉篇土部引書亦伦洚隸釋

洪水石經伦鴻　隸釋

案伏生大傳漢五行志河渠書薛季宣本引洪範並伦鴻少儀注鴻教之意釋文鴻本伦洪荀子成相篇禹有功拜鴻注鴻卽洪水文選四子講德論夫鴻鈞之世注鴻與洪古字通假

汩陳其五行石經汩伦曰　隸釋　東觀餘論

案說文汩伦治水也從水曰聲白卽汩之省漢五行志伦汩是汩與古文白同故伦曰爲今文

父用三德石經父伦艾　隸釋

案漢五行志引此伦艾應劭曰艾治也師古曰艾讀曰乂王伯厚引古文尚書本伦艾下曰艾同是伦艾古今文同也僞孔伦乂字雖通實非古文尚書本伦艾下曰艾同也僞孔安國傳訓乂爲治非古文說文土部引

賦聿經始於洛汭注漢碑中如孔和碑奉維陽宮韓勑碑河南雒陽史晨奏銘荷河遭雒此皆假雒爲洛漢費鳳碑隱居河洛仍俗洛禹貢洛字史記並俗雒伏生大傳洛誥亦俗雒疑漢時本如此魏略之說亦未盡非也

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雖石經穡俗禾

案說文禾部古文嗇俗循從田此俗書隸省也詩不稼不穡魯詩俗嗇好是稼穡穡釋文云本亦俗嗇陽喜舍我穡事史記俗嗇禮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同德漢隸球碑稼嗇繁阜張壽碑稼嗇滋植皆以嗇爲穡

乃逸石經逸俗豫下於逸同　隸釋

案大傳俗毋逸論衡儒增篇引同是今文俗逸字史記魯世家俗無佚效漢書皆俗佚是古文也石經參校古今爲勑字廣雅釋詁勑戲也釋言勑勞也說文無勑字洪景伯曰借用字

乃誖石經俗乃悤　隸釋

案悤誖聲之誤古讀悤爲卜禮記樂記武坐致右悤左鄉注悤讀爲卟音與誖近江氏聲云悤猶欣也詩板傳悤悤猶欣欣也攷說文誖傳言也噴訓噁噴此當從悤衛包改從誖非矣

既誕石經俗既延　隸釋

案延是誕省文

否則俾厥久毋石經否俗不　隸釋

案古丕否字厥俗不隸俗不

天命自度石經度俗宪　隸釋　東觀餘論

案殷氏說文以六書故所據唐韻引說文几部宪明也是今說文本偶脫宪字耳錢氏大昕謂宪字漢時俗字非也但漢碑多以諒爲宪詩涼彼武王尊俗宪爾雅釋詁宪相導也漢諸葛名宪宪之傳已久石經必據今文俗宪而書之耳釋詁宪右也天命自宪言天命佑助也此今文義

治民祗懼石經治俗叹　隸釋　東觀餘論俗以

案魯世家俗治民震懼治叹晉近以古俗曰俗叹者隸變也江氏聲曰以訓用言用民常教思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享俗饗五十有九年俗百年

隸釋

案春秋成十二年傳享以訓烝嘗釋文云享本亦俗饗經典毋將隆匡衛詵宣饗義谷永王嘉楊雄朱邑西南夷外成王恭各傳注竝云共讀曰供可證

無皇曰石經俗毋兄下皐自敬德同　隸釋　東觀餘論

案正義二王肅本皇俗況案書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俗而況乎我多有之俗生大傳皇于邇獄予法皇猶況也兄古況字詩柔桑及召誥釋文竝云兄晉況常棣況也永歎釋文云況或爲兄漢尹翁歸傳字兄儒林傳翟牧子兄師古竝曰兄讀曰況漢樊毅華橋碑君善必書兄乃盛德注兄與況同荀子大匡兄與我齊國之政也亦況字白虎通況況也兄古音爲荒訓人之無兄何以爲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可證與皇聲近皇遠況兄皆古通字耳無毋況同儀禮士昏禮云厥夜毋逆命注云古文毋俗無石經從今文故竝俗毋

此厥不聽石經聽俗聖　隸釋

案集記小人以聽過釋文云聽本俗聖屋俗通義云聖者聲也聲亦有聽義故字得通孫氏星衍曰管子聽信之謂聖泰山碑皇帝叛聽史記俗躬聖是聖聽義相通也汗簡耳部有聖字郭忠恕云聽亦俗聖攷宋史文苑傳忠恕嘗定古文尚書盡其見傳孔書俗聽漢石經俗聖故以兩字釋之不知聖古字省俗聃聽不可省俗聃也又攷周官伯寮盡銘云悉聖元元武孔業克悉聖聃遊聽也

人乃訓之乃變夙先王之正刑石經刑俗井無之乃先王之五字　隸釋

案人乃訓變夙正刑句法古質今文然也刑俗井者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引春秋元命苞云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争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劓其情欲人畏懼以全命也故字從刀從井也說文刑到也刑罰舉也易曰井法也左傳越句踐使舉人三行屬劍於頸遂自到也是刑爲到頸重刑從井刑爲刑罰字從井今經傳多省闕

則皇自敬德石經皇俗兄自俗曰　隸釋　東觀餘論俗兄自

案王氏後案曰說文自部云自鼻也又凶部云凶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謂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是自皆俗凶也凶也

案俗曰象口氣出自省俗曰耳東觀餘論引仍俗自誤也皇

俗兄見前

嗚呼石經俗於嗟下君奭立政竝同　隸釋

案於戲爲今文詳見前

嗣王其監于兹石經監俗臨無其字　隸釋

案臨是隸文無其字今文如此

君奭　其終出於不雨石經終俗道祥俗詳　隸釋

案道是遒字之誤遒終也故孔俗終馬本俗崇終古亦通字也詳古祥字多祘視履考祥鄭荀俗詳大壯不祥也鄭王本俗不詳吕刑告爾祥刑後漢書俗詳引祥刑以詰四方竝同孟子申詳壇弓俗申祥毅梁昭十一年盟於侵羊俗殽祥服注俗詳荀子修身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爲祥左成十六年傳德刑祥義禮信疏祥詳古字同

多方　我則致天之罰石經致俗致　隸釋

案說文致從夂之罰石經從致者隸變也北海相景君碑委位致仕亦從攴論語子張篇致遠恐泥人未有自致者也石經攴俗致亦隸變也

立政　準人石經俗辟人　隸釋

案孫氏星衍曰準說文平也從水攴云灋平也平之如水石經俗辟辟亦灋也下攴言勿誤於庶獄攴稱司寇蘇公則準人即主治獄之官

謀面用丕訓德石經謀上有亂字　隸釋

案江氏聲云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面訓向本鄭氏召誥註訓詮順通字也丕不亦通字孫氏星衍曰亂謀面言臣治其謀惟君面用大訓德也

灼見三有俊心石經俊俗會　隸釋

案足利古本俗唆心唆俊字同說文火部引此仍俗俊灼俗是箕古文石經俗會今古文之異也孫氏星衍曰釋詁會合也言明見三宅之合於心者始用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石經宅俗度無克字　隸釋

案漢書韋元成傳先后茲度注引臣瓚曰古文宅度同禹貢是降邱宅土應劭引俗度土皐陶謨五流有宅古文俗有度立政則克宅之古文亦俗度度書宅西今文俗度西是古今文同俗度此無克字今文也李富孫曰說文宅古文俗庇

庇與度以字形相似而亂

以竝受此五宅基石經此俗茲五俗宅本基俗其　隸釋

案爾足釋詁茲此也大誥卜陳惟若茲漢書翟方進傳引茲俗此二字通五俗本書多左傳晉大夫不繼不豹晉語卜偃曰不繼不豹君其若之何對曰豹聞之君子稱舊德而加新勞故能有濟也豹之祖伯儵爲狄人所獲以爲謀主狄人伐廧咎如豹之父季隗在焉以告曰狄人將歸季隗以動我我若不歸是遺君憂也若歸之是絕君好也將

應爲東今亦伀夾

其誰知之后經無其字 隸釋

案后經誰上有之字是下重句無其字當他其誰知之誰知之七言句

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洪氏于弟二父字下注關一字毛無

案翁氏方綱所見本父曰字直接毛正伀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洪氏之說疑非

夙夜無已后經無伀毋 隸釋

詳見前

上慎所踐后經上伀倘 隸釋

案倘書序疏倘者上也孟子尊上之風必偃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據趙岐改上爲倘六書故亦伀倘馬應潮曰易小過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鄒本上伀倘觀禮注古文倘爲上是毛爲古文故伀上三家爲今文故伀倘

河水清且漣猗后經猗伀兮 隸釋

案蔡岩斷猗大學引伀兮周有兮仲孜古無以兮爲氏者兮仲即倚仲也路史國名紀河東猗氏夏世侯伯國亦猗兮相通之證

不稼不穡后經禡伀毒 隸釋

案禡書同說見倘書

坎坎伐輪兮后經坎伀欲 隸釋

案博疋欲宮坑也同坎京房易坎本伀欲古今字李富孫曰說文欲欲得也讀若貪左氏襄廿六年傳欲用牲加書昭六年十三年傳竝伀坎是欲爲坎之叚字廣疋云欲欲聲也當亦從魯詩本

無食我黍后經無伀毋黍伀柔 隸釋

無毋古今字說見前

案說文黍從禾從雨省漢碑變從禾或從米此又變從木也

三歲貫女后經貫伀宦 隸釋

案毛傳貫事也鄭箋我事女三歲矣宦亦訓事越語越王乃皁事蔡宦士三百人于吳左傳僖十七年子圍西質妾爲宦女焉注宦謂宦事于蔡爲妾也是宦貫同義惠氏棟謂貫當讀爲宦徐邈音貫爲官是宦字之誤愚攷古文貫伀關見儀

禮鄉射注關宦爲一聲之轉

山有樞后經樞伀區爾疋釋木樞荎郭云今之刺榆穋文云穀

案穋文本亦伀榖詩云山有樞本亦伀榖

物也太平御覽引郭注有樞本或伀區山海經其本若簏郭曰刺榆是同一去知郭注本魯詩也

何不日鼓瑟后經何伀胡 隸釋

案詩胡能有定胡臬實時胡斯異皃箋竝云胡之言何也蓋古通字別詳余三家詩異文釋

場之水后經場伀楊 隸釋

案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威儀堂云洪氏隸釋載漢后經唐風山有樞后經楊伀楊柔王風釋文楊如字或伀楊木蒲字非而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竝引唐第二章楊之水三百卅三引詩字楊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楊之水皆從木旁此知王鄒唐風楊之水本皆伀楊自陸德明誤以爲楊字今逐無伀楊若矣倘書禹貢揚州又云余

案惠氏棟云張有復古編云紒云從糸今古伀檢別伀衿非又云檢衽也從衣金別伀襟非檢與襟通正義混衿襟爲一非也王伯厚云漢后經伀子檢

禮鄉射注關宦爲一聲之轉

山有樞后經樞伀區爾疋釋木樞荎郭云今之刺榆穋文云穀

案穋文本亦伀榖詩云山有樞本或伀區山海經其本若簏郭曰刺榆是同

物也太平御覽引郭注有樞本或伀區山海經其本若簏郭曰刺榆是同一去知郭注本魯詩也

何不日鼓瑟后經何伀胡 隸釋

案詩胡能有定胡臬實時胡斯異皃箋竝云胡之言何也蓋古通字別詳余三家詩異文釋

場之水后經場伀楊 隸釋

案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威儀堂云洪氏隸釋載漢后經唐風山有樞后經楊伀楊柔王風釋文楊如字或伀楊木蒲字非而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竝引唐第二章楊之水三百卅三引詩字楊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楊之水皆從木旁此知王鄒唐風楊之水本皆伀楊自陸德明誤以爲楊字今逐無伀楊若矣倘書禹貢揚州又云余

案惠氏棟云張有復古編云紒云從糸今古伀檢別伀衿非又云檢衽也從衣金別伀襟非檢與襟通正義混衿襟爲一非也王伯厚云漢后經伀子檢

禮鄉射注關宦爲一聲之轉

山有樞后經樞伀區爾疋釋木樞荎郭云今之刺榆穋文云穀

案穋文本亦伀榖詩云山有樞本或伀區山海經其本若簏郭曰刺榆是同

物也太平御覽引郭注有樞本或伀區山海經其本若簏郭曰刺榆是同一去知郭注本魯詩也

何不日鼓瑟后經何伀胡 隸釋

案詩胡能有定胡臬實時胡斯異皃箋竝云胡之言何也蓋古通字別詳余三家詩異文釋

場之水后經場伀楊 隸釋

案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威儀堂云洪氏隸釋載漢后經唐風山有樞后經楊伀楊柔王風釋文楊如字或伀楊木蒲字非而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竝引唐第二章楊之水三百卅三引詩字楊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楊之水皆從木旁此知王鄒唐風楊之水本皆伀楊自陸德明誤以爲楊字今逐無伀楊若矣倘書禹貢揚州又云余

案惠氏棟云張有復古編云紒云從糸今古伀檢別伀衿非又云檢衽也從衣金別伀襟非檢與襟通正義混衿襟爲一非也王伯厚云漢后經伀子檢

禮鄉射注關宦爲一聲之轉

山有樞后經樞伀區爾疋釋木樞荎郭云今之刺榆穋文云穀

案穋文本亦伀榖詩云山有樞本或伀區山海經其本若簏郭曰刺榆是同

物也太平御覽引郭注有樞本或伀區山海經其本若簏郭曰刺榆是同一去知郭注本魯詩也

何不日鼓瑟后經何伀胡 隸釋

案詩胡能有定胡臬實時胡斯異皃箋竝云胡之言何也蓋古通字別詳余三家詩異文釋

場之水后經場伀楊 隸釋

案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威儀堂云洪氏隸釋載漢后經唐風山有樞后經楊伀楊柔王風釋文楊如字或伀楊木蒲字非而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竝引唐第二章楊之水三百卅三引詩字楊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楊之水皆從木旁此知王鄒唐風楊之水本皆伀楊自陸德明誤以爲楊字今逐無伀楊若矣倘書禹貢揚州又云余

案惠氏棟云張有復古編云紒云從糸今古伀檢別伀衿非又云檢衽也從衣金別伀襟非檢與襟通正義混衿襟爲一非也王伯厚云漢后經伀子檢

本有試義故后經伀試論語崔子弒齊君皇侃疏弒試也

葬以爲不緊后經無以爲二字 隸釋

案當是嚴氏所傳如此

哀公十四年傳 有麕而角者后經麕伀麐 隸釋

案麕乃麐之隸變也公羊本伀麐字郭景純注爾疋釋獸及史記孝武紀索隱引公羊皆伀麐可證伀麕者始自釋文唐后經亦伀麐小疋吉日詩疏引郭氏音義云麐或伀麞或伀麋詩野有死麕釋文伀麕蘇成麐之或體

祖之所逮聞也后經逮伀遰 隸釋

案說文走部逮及也玉篇逾遠行相及從走聚聲又目部聚目相及從目隶省爾疋釋言遰遝也郭注今荆楚人皆云遰邢疏云亦謂相及方俗語耳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本又伀遰漢劉寬碑未遰詠紂陳球後碑遰完徂齊州輔碑遰事和熹后孝安帝遰竝伀遰

昭公廿五年傳 人以爲笛后經笛伀則 公羊注

案何休注云笛周坰也今太學辟雍伀則字屬鷈后經攷異序云此即指太學后經攷公羊文十六年盟於犀邱正本伀笛邱穀梁伀師邱皆同聲相近之字苗則亦一聲之轉公羊多方俗語伀則者當爲嚴氏學也

論語 案隋志有后經論語一卷 隸釋 所載漢石經九百七十字魏石經一百廿五字今所存七百七十四字又魏正始石經殘字之可識者二百四十五字其云前後開國五十七字之說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安昌侯張禹之本受魯論張侯論兼講齊論說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焉世所貴鄭氏周氏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苞包咸周氏不悉其名或馬融鄭玄伀包咸周氏不悉其名或以周生烈當之未詳所出當亦傳魯論者然則后經所書盡出魯論閒及齊古足徵鄭本為勝本互相參校明古義長匡缺正衍皇侃本為最重文后經當依去疑伀重文后經當依去疑字

經伀說伀在晚云衛氏古文伀說人此文皆疏述之實指馬融鄭玄衛氏古文亦無所據恰筆解無因附辨於此

學而篇 抑與之與后經抑伀意與伀予 隸釋 東觀餘論

案意通憶周頌噫嘻定本伀意嘻小疋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徐邈音抑爲噫聲詩抑意也說文徐鍇通論意猶抑也否其言欲出而抑之也是抑意噫古皆通用語抑人故也新序禮容語篇伀意人故也踐阼篇意亦忽不可得見與義即抑字

爾疋釋詁注予猶與也說文与賜予也一勺爲与是與予同

馮教授漢石經攷異

與從昇義取共舉不同与小徐云與予皆同與當伀与亦与之誤後人改与爲與而与與混矣周禮凡賜予之予伀與

子貢后經貢伀贛 隸釋

案說文贛賜也貢獻也貢獻功也本二字聊定貢賜也釋文曰本亦伀贛太平御覽五百字當伀贛也禮記樂記注貢獻也

亦不可行也后經無可字也字侯 隸釋

案亦不行也與上有所不行相應后經當據魯本也可謂好學也已矣后經伀已矣 隸釋

案皇侃本有也字

爲政篇 而志于學后經于伀乎 隸釋

案論語當伀於皇侃本於此亦伀於惟板本伀于當是乎之誤論衡實知篇伀而志乎學可證朱注云志乎此是本伀乎字

字無疑孝乎惟孝本伀于今易爲乎于乎義本通易豫位乎地位于吕覽審應注云于乎也

三十而立后經三十伀卅 隸釋

案高麗本亦無也字

里仁篇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后經無也字 隸釋

案高麗本亦無也字

吾未見好仁者后經無者字 隸釋

案后經于下句仍伀惡不仁者疑古本此

夕死可矣后經矣伀也 隸釋 東觀餘論

案皇侃本載繁注云謚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則亦伀也字

君子懷刑后經刑伀荆

說見倘書

子罕篇 求善賈而沽諸后經沽伀賈下沽之誤同 隸釋 東觀餘論

案說文坿泰以市買多得爲句是市買字當伀坿玉篇引論語正伀坿汙簡文部奥字郭云姑字見后經是魏石經奥伀郎坿字與姑亦通借字也沽本水名玉篇云今伀沽當是借字鄉黨沽酒伐木詩疏引伀酤鄰篆酤買也沽酒之沽當伀酤后經伀賈義論語說文貝部賈市也從貝西聲一曰坐賈售也

而在蘧瑵之內也后經伀而在於蘧瑵之內 隸釋

案隸釋云盍毛包周無於字皇侃本亦無於字牆痴詳見下
陽貨篇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石經無乎字 隸釋
案此脫誤也
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石經無亦字及下惡字 隸釋
案諸本皆有亦惡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石經無流字 隸釋
案惠氏棟曰此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鑽鑿論漢
書朱雲傳皆有居下訕上句是漢以前本無流字攷義疏云
惡為人臣下而毀謗其君者是亦無流字焉應潮曰白六帖
兩引一切經音義三引俱無流字有流字者始自唐石經
年四十而見惡焉石經四十作卅無而字 隸釋
案三十而立石經作卅石鼓文三十作丗格伯簋銘椽百貯
鼎竝同孔羨碑年卅九雍勤闕碑季卅五孔龢碑邈年卅以
上鄭固碑年卅二議郎元賓碑年卅八古文四十俱作卅又
古文孝經鄭注卅猶而仕亦與此同
徵子篇 何必去父母之邦石經邦作國 隸釋
說見前
何德之衰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
也 隸釋
案莊子人間世作何如德之衰也古如而通知古本有而字
也字矣往者不可諫二句皇本亦有也字此歎詞以也助聲
竝合石經山井鼎攷文云何德之衰下往者不可諫下來者
猶可追下其有也字與石經亦合史記孔子世家又作何德
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唐石經何德之衰下有
也字下二句無
夫執輿者為誰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 隸釋
案車輿本通易君子得輿童遇作車舍車而徒鄭氏作輿大
車以載獸才作輿詩出車彭彭史記匈奴傳作輿我出我車
荀子大略篇作輿孟子輿梁成詩甫田正義作車老子雖有
舟輿釋文河上本作車皆互通之證
是也曰是知津矣石經無也曰二字 隸釋
案高士傳引亦無曰字
耦而耘 隸釋
案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同石經義疏亦不及此句今本或
因陽貨篇為涉此而誤
序曰後漢熹平四年詔立石經於太學據靈帝本紀及儒林官
者二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馮训為六經隋經籍志又以為七
經俱非也中郎以小字八分書丹使工鴻石儒林傳序以為古
文篆隸三體者亦非也三體乃魏所建也五本朝頗亭林朱竹
垞萬季野全謝山諸先生言之詳矣近翁覃溪閻學石經殘字
攷亦備載原委而於古今文異同之辨則俱略焉攷漢石經尚
見於唐書藝文志張參據以校正五經文字當時雖非完本而
卷帙尚多惜未及詳載經文僅存字體七十餘字中惟椎栢槚
喬槃熹煬宣明休肯頻飛腕丕容等字為隸變餘竝同正文而
聲句無可纂屬矣至五代後散佚無存其遺字僅見於宋洪适
隸釋黃伯思東觀餘論而已今援隸釋例仰討故訓俯參時說
即識識所得者纂為攷異一卷其有義無可通謹闕以俟有攷
見他書為洪黃所未見者易證以補之至呂氏讀詩記所載石
經如江有涘擊鼓其鐘慢而不見擬擬女手桃兮叟芣苢閒之
枝民之僞言等文皆見說文於石經無所據恐出董氏私見惟
子衿俟城闕可攷至任啟運謂論語有婦人焉漢石經俟殷人
更屬應說文廣韻四十五厚斗字註說文俟考石經俟斗當是
漢石經一切經音義卷七大般泥洹經云寘石經為古文薦同
莊氏炘謂蒐石經也然無經文可釋坿記於此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五終

之內亦俟藩之俟諸儀同馬應潮曰白虎通社稷篇引俟曾
諸與石經合之諸字古通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實諸河干之
寘毛詩俟實之河之干兮是其證也
堯曰篇 簡在帝心石經簡作蔄 隸釋
說見尚書
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石經無俟毋以俟以少一罪字
隸釋
案皇本高麗本亦俟萬方有罪在朕躬與石經合馬應潮曰
墨子兼愛篇湯曰萬方有罪即當朕身國語引湯誓云萬夫
有罪在余一人俱不重罪字
信則民任焉石經無此句 隸釋
案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同石經義疏亦不及此句今本或
因陽貨篇為涉此而誤
序曰後漢熹平四年詔立石經於太學據靈帝本紀及儒林官
者二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馮训為六經隋經籍志又以為七
經俱非也中郎以小字八分書丹使工鴻石儒林傳序以為古
文篆隸三體者亦非也三體乃魏所建也五本朝頗亭林朱竹
垞萬季野全謝山諸先生言之詳矣近翁覃溪閻學石經殘字
攷亦備載原委而於古今文異同之辨則俱略焉攷漢石經尚
見於唐書藝文志張參據以校正五經文字當時雖非完本而
卷帙尚多惜未及詳載經文僅存字體七十餘字中惟椎栢槚
喬槃熹煬宣明休肯頻飛腕丕容等字為隸變餘竝同正文而
聲句無可纂屬矣至五代後散佚無存其遺字僅見於宋洪适
隸釋黃伯思東觀餘論而已今援隸釋例仰討故訓俯參時說
即識識所得者纂為攷異一卷其有義無可通謹闕以俟有攷
見他書為洪黃所未見者易證以補之至呂氏讀詩記所載石
經如江有涘擊鼓其鐘慢而不見擬擬女手桃兮叟芣苢閒之
枝民之僞言等文皆見說文於石經無所據恐出董氏私見惟
子衿俟城闕可攷至任啟運謂論語有婦人焉漢石經俟殷人
更屬應說文廣韻四十五厚斗字註說文俟考石經俟斗當是
漢石經一切經音義卷七大般泥洹經云寘石經為古文薦同
莊氏炘謂蒐石經也然無經文可釋坿記於此

案賢者辟世皇本俟避金縢我之弗辟馬本俟避二字通辟
假借字
櫌而不輟石經俟櫌不輟 隸釋 東觀餘論
案說文引亦俟機集韻櫌或從耒則櫌本字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石經無行字夫字 隸釋 東觀餘論
案史記引亦無行字皇本已有行字當涉文人節而誤衍也
植其杖而芸石經植俟置芸俟耘 隸釋 東觀餘論
案置植通見金縢及商頌二注馬應潮曰說文木部植或
俟櫃從置祭義置之而塞乎天地淮南子原道訓云植之而
塞乎天地淮南子本經篇植俟置遺履皆其證也
說文芸艸也未部耘除苗間穢也或從芸俟耘詩或耘耕
穢文作芸芸漢書食貨志周禮句師疏竝引俟芸依義當俟耘
芸通借字耘是耨藝省字員云亦古通字也
君臣之義石經義俟禮 隸釋
案上文云不仕無義下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語意緊相
貫注則俟義為正石經于下文行其義也仍俟義則此禮字
當中郎書丹時筆誤耳
如之何其廢之石經之下有也字 隸釋
案皇本俟如之何其可廢也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亦俟
可廢也則本有也字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石經潔俟絜 隸釋
案潔已以進歸潔其身唐石經亦俟絜
潔漢校官碑蹈公儀之絜白如神君卿絜其業盛夏承碑忠
絜清肅皆以絜為潔潔俗字也說文無此字
其斯而已矣石經俟其斯从乎 隸釋 東觀餘論
案已以古通見前能以禮讓為國乎石經亦俟从
夷逸石經逸俟 隸釋
案說文佚佚民也逸矢也夷逸之逸當俟佚書無逸史記俟
毋佚漢書梅福傳佚民不舉孟子遺佚而不怨四支之於安
佚竝同逸盡同音通用字
子張篇 其不可者拒人石經拒俟距 隸釋
案釋文及皇本同俟距儀禮少牢饋食禮長肺及俎拒注讀
為介距之距荀子法行篇欲來者之不距注拒同馬應潮曰
荀子仲尼篇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楊注距與拒同淮南本經
訓厲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高注距讀拒守之拒皆
其證也愚攷說文無拒字俟距為正
子游石經游俟斿 隸釋
案游斿古字通周禮太宰八曰斿賈注讀如囿游之游左傳
鑿厲游纓李善引俟斿顏籀同前漢枲志泛泛滇滇從高
斿師古曰同游李富孫曰說文游旌旗之流也周禮皆俟斿
戴記俟旒斿即游之省旒久斿之變俗字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石經無夫字致俟致者也俟也
者 隸釋
案石經論語句法每從省是所傳如此人未有自致者也石
經俟也者語氣當如是高麗本正俟也者與石經合後漢荀
爽對策俟人未有自致者致即致之變
則哀矜而勿喜石經矜俟矜
案此是隸變說見尚書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石經卒俟卒惟俟唯 隸釋
案卒是隸省宋石經惟俟唯攷文曰古本卒俟終惟俟唯董
仲舒傳引亦俟唯
不如是之甚也石經之俟其 隸釋
案俟其字為順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石經墜俟隊 隸釋
案荀子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隧楊倞注隧讀曰墜楚詞九歌
矢交隧兮士爭先洪興祖補注隧與墜同漢西俠頌數有顛
覆實隧之患洪适云以隧為墜班固幽通賦春崚谷曰勿隧
漢王莽傳不隧如墜竝同墜
賢者識其大者石經識俟志下句俟 隸釋
案易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釋文識劉俟志禮運而有志焉
注志謂識古文周禮保章氏疏謂古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
同多見而識之白虎通禮樂章前漢溝洫志贊引俟志攷說
文有識無志新坿有之漢書劉歆傳引論語此文二句竝俟
志與石經合
譬之宮牆石經牆俟牆下腸之牆同之俟諸 隸釋 東觀餘論
案禹假借字華岳廟碑牆屋傾亞以廧為牆石經而在蘭牆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五

馮教授魏石經攷異

魏石經攷異　嘉興馮教授登府著

尚書

事 趙爾巽尚書校字記曰魏石經殘字事作[illegible]

吊 天帝創予我家僞孔傳訓吊為至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曰吊至也詩小雅昊天有成命傳曰吊至也鄭箋云天下有至德之君能定其功者天乃至其位而子之是吊為至也禮記緇衣引此經吊作弔弔弔古字通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吉春籀部 衆經音義卷十六引倉頡篇曰籀讀也 衆經音義卷十六引倉頡篇曰籀讀也 衆經音義卷十六引倉頡篇曰籀讀也

皿部
盥 說文居蹲也從尸從古從臼臼古文飯字象兩手奉飯形 說文古者言法古也居从足踞也 說文居蹲也從尸从古从臼臼古文飯字象兩手奉飯形 漢書凡倨傲之倨作踞 說文踞蹲也 古文說文言居蹲也下云倨作踞則非居處之居明矣李富孫曰今本說文足部踞字非是

矛部
矜 說文矛柄也從矛今聲

巫部
覡 說文古文巫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乙部
鴀 說文鳥名 說文乙鳦也 說文乙玄鳥也 說文乙鳥也 說文乙鳥也 說文乙

太宰三日郊甸之慮后經郊作邦甸云誤字也
案鄭注邦甸六遂之鄙疏云三日邦甸之慮有竝作邦畿上已言四郊之慮不得重言郊明北殽本作郊甸顧所據也今汲古本亦作郊甸郊誤字也　本朝后經攷　欽定三禮義疏　武英殿本后經宋九經宗纂圖互注本宋坿釋音本宋余仁仲本王與之周禮訂義申周禮句解陳友仁周禮集說吳澄三禮攷注各本作邦甸甸甸為訂千古之譌顧不為對正反云誤字疏矣

內饔豕盲脫而交鼈后經豕作施顧云誤字也
案錢管事曰后本豕字不誤又司常豕各桑其號顧云豕誤相后本桑字亦不誤顧竝據誤本耳

醬師花鳥者后經花上有一有字顧云有字多
案后經攷文提要云下獸醫凡獸之有病有瘍者有彙者有字惠氏棟曰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則后經非增多也女史八人后經史作使顧云誤字也
案禮機記客使自下由路西注云使或為史漢書杜延年傳注史使一也

典絲掌布縷縿之物章之物后經作絲顧云誤字也
案縷也縿也續麻竟知絲蠶氏禮圖云絲縷古二字通

牛人軍事共其牛牲后經牲作犧顧云誤字也
案賈疏云謂將卽在軍牯牸之屬牛謂之牸牛則本从牸說文無牸字蓋卽牸字小行人若圖所役則令牸禽之故書牸為犧鄭司農云犧當為牸謂牸卽也此據本亦當作牸承上文牸當為牸案牸是後人所改左氏傳僖公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卽牯牸故饋之是牸古祇作牸惠定宇謂張揖撰廣疋始从牛旁攷何休曰牛酒曰犒此卽从牛之義不訪于揖也

肆長掌其戒令后經令作禁顧云誤字也
案諸宋本皆作戒禁無作令者今　欽定三禮義疏　武英殿本依唐石經從作席顧氏誤也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后經筵作席顧云誤字也
案鄭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縮之曰席大射儀實升席注云今文席為筵后經正从古文不誤

六司樂王大食三侑后經侑作宥顧云誤字也
案儀禮聘禮侑幣及有司徹篇諸侑字注古文侑皆作宥有今古文左氏傳正作侑后經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坿釋音本皆作宥后經不誤顧氏之說非矣

太宰三日郊甸之慮后經郊作邦甸云誤字也
案鄭注邦甸六遂之鄙疏云三日邦甸之慮有竝作邦甸甸甸為訂千古之譌顧不為對正反云誤字疏矣

內饔豕盲脫而交鼈后經豕作施顧云誤字也
案錢管事曰后本豕字不誤又司常豕各桑其號顧云豕誤相后本桑字亦不誤顧竝據誤本耳

醬師花鳥者后經花上有一有字顧云有字多
案后經攷文提要云下獸醫凡獸之有病有瘍者有彙者有字惠氏棟曰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有有字則后經非增多也女史八人后經史作使顧云誤字也
案禮機記客使自下由路西注云使或為史漢書杜延年傳注史使一也

典絲掌布縷縿之物章之物后經作絲顧云誤字也
案縷也縿也續麻竟知絲蠶氏禮圖云絲縷古二字通

牛人軍事共其牛牲后經牲作犧顧云誤字也
案賈疏云謂將卽在軍牯牸之屬牛謂之牸牛則本从牸說文無牸字蓋卽牸字小行人若圖所役則令牸禽之故書牸為犧鄭司農云犧當為牸謂牸卽也此據本亦當作牸承上文牸當為牸案牸是後人所改左氏傳僖公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卽牯牸故饋之是牸古祇作牸惠定宇謂張揖撰廣疋始从牛旁攷何休曰牛酒曰犒此卽从牛之義不訪于揖也

肆長掌其戒令后經令作禁顧云誤字也
案諸宋本皆作戒禁無作令者今　欽定三禮義疏　武英殿本依唐石經從作席顧氏誤也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后經筵作席顧云誤字也
案鄭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縮之曰席大射儀實升席注云今文席為筵后經正从古文不誤

六司樂王大食三侑后經侑作宥顧云誤字也
案儀禮聘禮侑幣及有司徹篇諸侑字注古文侑皆作宥有今古文左氏傳正作侑后經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坿釋音本皆作宥后經不誤顧氏之說非矣

太祝四日禁后經禁作榮顧云誤字也
案地官序官序官案宗人下凡以神士著無數以其蠻為之賈疏云男巫之役有變則令知高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賈公彥曰此神士還是上纂巫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是神士亦都宗人家宗人之流故列在序官之末據此則此文亦當依序官文作士后經正可訂今本之誤又案古仕士假遵漢鑿碑魚師衛仕洪為伍碑仕長儀宗士亦作仕幸倩允墓志

凡以神仕者后經仕作士顧云誤字也
案春官序官案宗人下凡以神士著無數以其蠻為之賈疏云男巫之役有變則令知高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賈公彥曰此神士還是上纂巫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是神士亦都宗人家宗人之流故列在序官之末據此則此文亦當依序官文作士后經正可訂今本之誤又案古仕士假遵漢鑿碑魚師衛仕洪為伍碑仕長儀宗士亦作仕幸倩允墓志

鄉射禮司射遷堂西袒決后經迺作袒顧云誤字也
案此明王氏補刻之誤后經初刻固不誤

楅衡設而奉之后經奉作拳顧云誤字也
案后經攷文提要云拳訓曲脊楅之法縶而橫曲之其蛇文之處著地觀首拳曲向上更誤章當于其脊與上蛇文章當文義相屬非福時兩手奉之專文明云拳音權經傳通解但云拳當作奉而注仍作拳宋本亦作拳顧據監本以疑后刻並未皆改之濮矣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后經纁作纁顧云誤字也
案士冠禮纁裏緇表鄉云纁今文皆作獯獯卽纁詩雨無正淪胥以鋪鄘詩作焞胥以鋪漢書薛宣傳注引作纁胥石經作燻从今文前有司詩射疏亦引作纁宋本釋文及楊復敖繼公李如圭本皆作纁

燕禮右祭膴醢后經膴作臑顧云誤字也
案班馬字類云史記秦記天下大酺又文帝紀酺五日膴或作酺知二字古通假錢云燕禮右祭膴醢句兩見弟一句不誤

大射儀賓升成拜后經拜作酬敗顧云誤字也
案錢云大射儀賓升成拜句兩見俱不誤

坐授瑟乃降后經授作受顧云誤字也
案士昏禮注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釋文作捂授既夕禮云若無器則捂授注謂對相授玉藻云捂受也饋食禮尸卽手授之枋本或作受鄉飲酒禮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

賓禮受后經又作授知二字古互通錢云授字后本左菊未見其誤也

士喪禮祭服不倒后經倒作到顧云誤字也
案說文無倒字新附有之云仆也倒義只作到如到草木到从草到聲凡訓到首与从到人屍从到毛是也說文于至字云鳥飛从高下至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切至也从至刀聲鳥飛不上而下至地卽倒倒義知倒古只作到也玉篇倒刀老切書云前徒倒戈引說文云仆也此因新附而譌也又攷大戴禮夏小正篇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也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過半淮南子原道篇到生於傷並以到為倒今后經从唐后經作到下君隱不到同

少牢饋食禮如笾豆之儀后經儀作禮顧云誤字也
案今后經及　欽定三禮義疏及各宋本作禮后經不誤

婦被襐衣修袂后經修作袂顧云誤字也
案李貽德云釋文云修本作袂孟子放辟邪侈諸本或作移周禮考工記輿人飾車欲修注云修故書作移知二字本假通攷移字當作袂移衣張也修一日脅也脅說文亦訓張注修其袂則移是正字修脩字說文引春秋傳公會于移雚今左氏公羊作修此修移相通之證自來从衣从禾之字遂通相亂即禮衣服以移之移當作移注移廣大也即說文訓張之義讀如水泥移之移惟本非移字故曰讀如纁纁音弁于修袂不作移字儻作移亦未辨之確也顧氏未攷移之當作移第以為修字之譌抑知古本不作修后經不受此誤也今后經亦作移考文云監本作修沿儀禮誤所改之譌也

祝延尸后經延作筵顧云誤字也
案漢璽書碑服之以筵壽泄曰筵即延漢后經儀禮拜受爵于筵前疏辨曰即筵字連碑从竹之字與艸無別則筵與筵同延即筵省

有司徹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后經挑作祧顧云誤字也
案盧氏文弨曰注云字或作挑則今文本作桃明矣阮中丞元十三經校勘記云自宜以祧為正諸本經文作挑字者注疏

中四祧字亦俱作祧注云字或作挑蓋對今文作挑言之廬說非是余案宋本竝作桃古从木之字往往相通

主人降洗酳后經酳作酬下主人實爵竝同顧云誤字也
案經攷釋文其長注古文酬皆為酳后經考文提要云正德嘉靖舊本尚作酳長注古文酬皆為酳說文無酳字

禮記
檀弓周公葛絰后經絰作絁顧云誤字也
案絁與絰通禮記天夫附亦作絁按勘記據惠氏棟王制示弗故生也后經示作視
案類氏家訓示作不正義云南宋中箱本余仁仲本皆作示
案說文示部無字知今宜南宋中箱本余仁仲本竝作示

人乃遷注后經徙作遷顧云誤字也
案錢云徙字后經缺此明月令其器閎以奢后經奢作侈顧云誤字也
案月令盛必撙節此文亦作撙身呂覽作處必會詩正義弇古奄字呂覽引此文亦作弇宋本孟子羊子不能奄其惡今本作掩漢嚴訢碑掩忽擅賦部仲奇碑掩忽但亡亦以掩為奄顏氏家訓引此亦作掩

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后經無節字顧云脫去也
案后經考文提要云禮記集說曲禮篇引呂大臨說仲尼燕居篇引方慤說此篇引楊時譚惟寅晏光說俱作然後行諸同周禮大宗伯圖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疏引此文亦無節字三引皆同知古本無節字也今后經从唐后經竝非脫去也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后經材作才顧云誤字也
案說文材木梘也徐氏曰人之有才義本諸此駟馬斯馬斯才毛傳多材也漢書賈誼傳吳公聘其秀材材竝與才通后經不誤

燕禮膴其享后經膴作臑顧云誤字也
案鄭注云膴膉之肉臑肩也多作臑后經考文提要引各宋本同
案正義只俯為國者本無家字后經考文提要引各宋本同
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后經辟竝作譬顧云誤字也
案鄭注云譬猶喻也釋文云辟音譬下及注同后經與鄭注合未易誤文惠氏棟校宋本作譬惟衛氏集說作辟譬字為正辟借字也

若有一介臣后經介作个顧云誤字也
案書蔡誓馬融本作个訓為耿介公羊傳引蔡誓亦作介史記張耳陳餘傳介居河北注介特也與个通左氏傳襄八年

一介行李即一个又昭廿八年傳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即一介也五經韵沉校宋本大學補此文疏缺文云此秦穆公誓辭言彙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此孔據正義一介爲一耿介本倫介也介之俗字說文無此字徐氏所謂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是也字貽德曰禮月令左右个亦當倫介淮南時則訓青陽左个高注个猶幅也其蟲介高注亦曰介隔也是書陽之个字亦爲介故高並訓爲隔也山井鼎本及岳珂本宋大字本竝倫一介今石經同則石經正可證今本之譌矣

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石經且倫具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此處關然考服注具磐也古本正倫具顧所據左傳公羊誤字細檢原本或筆畫闕而尚存或磨改補而棟綴其所誤皆明王堯惠後刻也錢詹事已闡舉之矣今緣于此錢云顧所舉左傳之誤若隱元年且字五年疾字桓六年類字閔二年單字僖四年胎字宮字傳字七年改字十四年止字十五年且字廿五年傳字廿七年賣字卅一年新字傳字卅三年入字淹字文元年羊字二年關字十二年郜字宣三年紂字十五年士字襄十年蠲字今字十四年反字十九年舍字天字廿七年餘字廿八年忘字召字卅年舉字昭元年今字二年逆字復字九年圃字廿二年十字印字廿七年堰字定三年拔字哀十六年晉字廿三年馬字石本皆闕係明補刻之誤余宦四年秋誤利六年雖誤書同八年絳誤終十二年晰誤晳十七年卷誤卷乎誤平皆補刻之誤襄十七年驂字石本固不誤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石經戴倫戴顧云誤字也

案公穀本倫載正義及癸亥亦倫載二字本通詳見後石經初刻倫戴後改倫載也

桓二年放封楚叔于曲沃石經放倫政顧云誤字也

案錢云桓二年放字六年蠹字僖十五年輸字文七年焉字宣十七年乎字成七年蠹字襄廿五年壞字昭四年焉字五年若字十三年蠹字定十年赤字石本初未誤也僖三年泣字廿七年穀字成二年陊字襄十九年事字廿五年去字廿七年余字廿八年晏字焉字昭五年聚字廿年謝字哀四年殺字石本雖皆殘缺尚存半字或存一兩筆驗其筆意皆未倫石本但就裝演本評論其失不知其舊人倫作一介也五經韵沉校宋本大學補此文疏缺文云此秦穆公誓辭言彙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此孔據正義一介爲一耿介本倫介也介之俗字說文無此字徐氏所謂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是也字貽德曰禮月令左右个亦當倫介淮南時則訓青陽左个高注个猶幅也其蟲介高注亦曰介隔也是書陽之个字亦爲介故高並訓爲隔也山井鼎本及岳珂本宋大字本竝倫一介今石經同則石經正可證今本之譌矣

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石經且倫具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此處關然考服注具磐也古本正倫具顧所據左傳公羊誤字細檢原本或筆畫闕而尚存或磨改補而棟綴其所誤皆明王堯惠後刻也錢詹事已闡舉之矣今緣于此錢云顧所舉左傳之誤若隱元年且字五年疾字桓六年類字閔二年單字僖四年胎字宮字傳字七年改字十四年止字十五年且字廿五年傳字廿七年賣字卅一年新字傳字卅三年入字淹字文元年羊字二年關字十二年郜字宣三年紂字十五年士字襄十年蠲字今字十四年反字十九年舍字天字廿七年餘字廿八年忘字召字卅年舉字昭元年今字二年逆字復字九年圃字廿二年十字印字廿七年堰字定三年拔字哀十六年晉字廿三年馬字石本皆闕係明補刻之誤余宦四年秋誤利六年雖誤書同八年絳誤終十二年晰誤晳十七年卷誤卷乎誤平皆補刻之誤襄十七年驂字石本固不誤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石經戴倫戴顧云誤字也

案公穀本倫載正義及癸亥亦倫載二字本通詳見後石經初刻倫戴後改倫載也

桓二年放封楚叔于曲沃石經放倫政顧云誤字也

案錢云桓二年故字六年蠹字僖十五年輸字文七年焉字宣十七年乎字成七年蠹字襄廿五年壞字昭四年焉字五年若字十三年蠹字定十年赤字石本初未誤也僖三年泣字廿七年穀字成二年陊字襄十九年事字廿五年去字廿七年余字廿八年晏字焉字昭五年聚字廿年謝字哀四年殺字石本雖皆殘缺尚存半字或存一兩筆驗其筆意皆未倫石本但就裝演本評論其失不知其舊人倫作一介也五經韵沉校宋本大學補此文疏缺文云此秦穆公誓辭言彙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此孔據正義一介爲一耿介本倫介也介之俗字說文無此字徐氏所謂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是也字貽德曰禮月令左右个亦當倫介淮南時則訓青陽左个高注个猶幅也其蟲介高注亦曰介隔也是書陽之个字亦爲介故高並訓爲隔也山井鼎本及岳珂本宋大字本竝倫一介今石經同則石經正可證今本之譌矣

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石經且倫具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此處關然考服注具磐也古本正倫具顧所據左傳公羊誤字細檢原本或筆畫闕而尚存或磨改補而棟綴其所誤皆明王堯惠後刻也錢詹事已闡舉之矣今緣于此錢云顧所舉左傳之誤若隱元年且字五年疾字桓六年類字閔二年單字僖四年胎字宮字傳字七年改字十四年止字十五年且字廿五年傳字廿七年賣字卅一年新字傳字卅三年入字淹字文元年羊字二年關字十二年郜字宣三年紂字十五年士字襄十年蠲字今字十四年反字十九年舍字天字廿七年餘字廿八年忘字召字卅年舉字昭元年今字二年逆字復字九年圃字廿二年十字印字廿七年堰字定三年拔字哀十六年晉字廿三年馬字石本皆闕係明補刻之誤余宦四年秋誤利六年雖誤書同八年絳誤終十二年晰誤晳十七年卷誤卷乎誤平皆補刻之誤襄十七年驂字石本固不誤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石經戴倫戴顧云誤字也

案公穀本倫載正義及癸亥亦倫載二字本通詳見後石經初刻倫戴後改倫載也

桓二年放封楚叔于曲沃石經放倫政顧云誤字也

案錢云桓二年故字六年蠹字僖十五年輸字文七年焉字宣十七年乎字成七年蠹字襄廿五年壞字昭四年焉字五年若字十三年蠹字定十年赤字石本初未誤也僖三年泣字廿七年穀字成二年陊字襄十九年事字廿五年去字廿七年余字廿八年晏字焉字昭五年聚字廿年謝字哀四年殺字石本雖皆殘缺尚存半字或存一兩筆驗其筆意皆未倫石本但就裝演本評論其失不知其舊人倫作一介也五經韵沉校宋本大學補此文疏缺文云此秦穆公誓辭言彙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此孔據正義一介爲一耿介本倫介也介之俗字說文無此字徐氏所謂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是也字貽德曰禮月令左右个亦當倫介淮南時則訓青陽左个高注个猶幅也其蟲介高注亦曰介隔也是書陽之个字亦爲介故高並訓爲隔也山井鼎本及岳珂本宋大字本竝倫一介今石經同則石經正可證今本之譌矣

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石經且倫具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此處關然考服注具磐也古本正倫具顧所據左傳公羊誤字細檢原本或筆畫闕而尚存或磨改補而棟綴其所誤皆明王堯惠後刻也錢詹事已闡舉之矣今緣于此錢云顧所舉左傳之誤若隱元年且字五年疾字桓六年類字閔二年單字僖四年胎字宮字傳字七年改字十四年止字十五年且字廿五年傳字廿七年賣字卅一年新字傳字卅三年入字淹字文元年羊字二年關字十二年郜字宣三年紂字十五年士字襄十年蠲字今字十四年反字十九年舍字天字廿七年餘字廿八年忘字召字卅年舉字昭元年今字二年逆字復字九年圃字廿二年十字印字廿七年堰字定三年拔字哀十六年晉字廿三年馬字石本皆闕係明補刻之誤余宦四年秋誤利六年雖誤書同八年絳誤終十二年晰誤晳十七年卷誤卷乎誤平皆補刻之誤襄十七年驂字石本固不誤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石經戴倫戴顧云誤字也

案公穀本倫載正義及癸亥亦倫載二字本通詳見後石經初刻倫戴後改倫載也

桓二年放封楚叔于曲沃石經放倫政顧云誤字也

案錢云桓二年故字六年蠹字僖十五年輸字文七年焉字宣十七年乎字成七年蠹字襄廿五年壞字昭四年焉字五年若字十三年蠹字定十年赤字石本初未誤也僖三年泣字廿七年穀字成二年陊字襄十九年事字廿五年去字廿七年余字廿八年晏字焉字昭五年聚字廿年謝字哀四年殺字石本雖皆殘缺尚存半字或存一兩筆驗其筆意皆未倫石本但就裝演本評論其失不知其舊人

案史記漢興功臣年表疊遣漢書倫蠱二字古通假石經初刻原是蠱字顧所據譯本也

十有七年楚公子囊師薳舒庸石經囊倫囊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放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岳珂本世綵堂本及諸宋本皆倫囊今石經亦同

襄十年子蟜曰石經蟜倫嬌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矯字闕乃補刻之誤然攷二字通左傳長魚矯國語倫蟜詩矯矯虎臣牢實臣記功碑曉曉我公爲君武臣即本詩意而又以蟜爲矯也漢書薛宣朱博傳晉義云蟜今偏爲矯整古字無定耳

十有九年所不嗣事於齊者石經事倫是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事字上半尚存顧所據誤也

廿一年欒盈遇于周石經遇周上多弁楚二字顧云誤字也

案錢詹事康曰周禮侯人疏引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過周有弁楚二字余案石經盈字下殘有出字顧氏不及細檢也今石經亦有弁楚二字石經弁倫卑顧云誤字也

廿三年鄫卑我來奔石經卑倫弁顧云誤字也

案孟子封諸有慶傳國語鄫姒嬴姓慶傳賀也左漢書鄒陽傳賀室賀慶釋文亦音賀倫弁倫卑顧云誤字也

文公羊亦倫鼻我范甯子有卑服虔音鼻予之卑益庫鼻卑古文通用正義凡三引此文及潛夫論卷三引此文及潛夫論本竝倫卑我今石經同

廿五年井堙木刊石經堙倫煙顧云誤字也

案家語洪範正義引此竝倫周禮稻人正義又倫圖竝倫通字漢受禪碑禮于六宗倫烟脩華嶽廟碑紫煙堙以堙爲禮石本本倫壛字倫煙者明刻本也

賦車兵徒卒石經卒倫兵顧云誤字也

案杜于徒兵下注云步卒知經本倫卒顧云誤字故注云然

廿七年父子殀余矣石經余倫餘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本倫余倫餘者譌本也然二字本通周禮地官委人凡其聚余以待頒賜注當爲餘昊仲山碩父有余財即餘財又識方其山鎮曰昭餘祁尒疋十載倫昭余祁史記屈原賈生傳餘何異憚楚餘倫余是余通餘也石經王下文免餘又

案石經本倫焉字倫曰者乃襲演本也石經不受此誣也

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石經弒倫殺顧云誤字也

案漢五行志注引越盾殺其君夷皋石經殺倫弒顧云誤字也

嘗誤也顧氏未嘗原石但就裝演本評論其失不知其舊人

五傳篇臣不殺君注殺音試蓋古倫殺又倫試隱公十年公羊傳何隱爾試也是也殺爲後人所易聊存釐毖之衆以別乎殺古人質即殺字以音讀異之而已不必更制也

三年晉侯伐鄭及郟石經郟倫延顧云誤字也

案隱元年左氏傳至于廩延杜注鄭邑陳留襄邑北有延津說文从呂彔聲云鄭北地蓋即廩延也本倫延从彖之字竝後人增改耳宋本倫延

十五年吾復伐北山石經北倫狊顧云誤字也

案古書士皆仕士呂刑有邦有土史記倫士周頌係有厥士義當从士儀禮鄉食饗於士也宋巾箱本倫士周禮校人康成注引相士倫乘馬世本倫相士舊夥馬日左傳士會士穀士皆當倫士土杜倫之後詩自土沮漆齊詩倫杜土是杜之省文石經非誤也

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弒君上石經多一內字顧云誤字也

案下曰自外曰戕杜云弒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正義亦有內字是左氏舊文本有內字以別下外字石經可正今本脫文錢氏金石文跋尾云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可省阮氏校勘記云周禮大司馬之職正義李善魏都賦注引傳竝有內字石經未嘗誤

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石經倫齊侯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師字不誤後改倫侯亦未誤也攷經上文春齊侯伐我北鄙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寗相向爲將侵齊與齊師遇杜云齊侯當還相遇於衛地是新築之役諸侯實親在行間以下文戰拿之例例之宜冔齊侯

且辟左右石經且倫旦顧云誤字也

案錢氏金石文跋尾云夢必在夜旦義爲長養新錄云左氏紀夢每言旦旦宗之夢則云旦日其徙社宮之夢則云旦而求之曹石刻字畫分明可證俗本之誤又案宋淳化本亦倫旦今石經同

七年余字廿八年晏字焉字昭五年聚字廿年謝字哀四年殺字石本雖皆殘缺尚存半字或存一兩筆驗其筆意皆未倫石本但就裝演本評論其失不知其舊人倫作一介也五經韵沉校宋本大學補此文疏缺文云此秦穆公誓辭言彙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此孔據正義一介爲一耿介本倫介也介之俗字說文無此字徐氏所謂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是也字貽德曰禮月令左右个亦當倫介淮南時則訓青陽左个高注个猶幅也其蟲介高注亦曰介隔也是書陽之个字亦爲介故高並訓爲隔也山井鼎本及岳珂本宋大字本竝倫一介今石經同則石經正可證今本之譌矣

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石經且倫具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此處關然考服注具磐也古本正倫具顧所據左傳公羊誤字細檢原本或筆畫闕而尚存或磨改補而棟綴其所誤皆明王堯惠後刻也錢詹事已闡舉之矣今緣于此錢云顧所舉左傳之誤若隱元年且字五年疾字桓六年類字閔二年單字僖四年胎字宮字傳字七年改字十四年止字十五年且字廿五年傳字廿七年賣字卅一年新字傳字卅三年入字淹字文元年羊字二年關字十二年郜字宣三年紂字十五年士字襄十年蠲字今字十四年反字十九年舍字天字廿七年餘字廿八年忘字召字卅年舉字昭元年今字二年逆字復字九年圃字廿二年十字印字廿七年堰字定三年拔字哀十六年晉字廿三年馬字石本皆闕係明補刻之誤余宦四年秋誤利六年雖誤書同八年絳誤終十二年晰誤晳十七年卷誤卷乎誤平皆補刻之誤襄十七年驂字石本固不誤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石經戴倫戴顧云誤字也

案公穀本倫載正義及癸亥亦倫載二字本通詳見後石經初刻倫戴後改倫載也

桓二年放封楚叔于曲沃石經放倫政顧云誤字也

案錢云桓二年故字六年蠹字僖十五年輸字文七年焉字宣十七年乎字成七年蠹字襄廿五年壞字昭四年焉字五年若字十三年蠹字定十年赤字石本初未誤也僖三年泣字廿七年穀字成二年陊字襄十九年事字廿五年去字廿七年余字廿八年晏字焉字昭五年聚字廿年謝字哀四年殺字石本雖皆殘缺尚存半字或存一兩筆驗其筆意皆未倫石本但就裝演本評論其失不知其舊人倫作一介也五經韵沉校宋本大學補此文疏缺文云此秦穆公誓辭言彙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此孔據正義一介爲一耿介本倫介也介之俗字說文無此字徐氏所謂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是也字貽德曰禮月令左右个亦當倫介淮南時則訓青陽左个高注个猶幅也其蟲介高注亦曰介隔也是書陽之个字亦爲介故高並訓爲隔也山井鼎本及岳珂本宋大字本竝倫一介今石經同則石經正可證今本之譌矣

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石經且倫具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此處關然考服注具磐也古本正倫具顧所據左傳公羊誤字細檢原本或筆畫闕而尚存或磨改補而棟綴其所誤皆明王堯惠後刻也錢詹事已闡舉之矣今緣于此錢云顧所舉左傳之誤若隱元年且字五年疾字桓六年類字閔二年單字僖四年胎字宮字傳字七年改字十四年止字十五年且字廿五年傳字廿七年賣字卅一年新字傳字卅三年入字淹字文元年羊字二年關字十二年郜字宣三年紂字十五年士字襄十年蠲字今字十四年反字十九年舍字天字廿七年餘字廿八年忘字召字卅年舉字昭元年今字二年逆字復字九年圃字廿二年十字印字廿七年堰字定三年拔字哀十六年晉字廿三年馬字石本皆闕係明補刻之誤余宦四年秋誤利六年雖誤書同八年絳誤終十二年晰誤晳十七年卷誤卷乎誤平皆補刻之誤襄十七年驂字石本固不誤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石經戴倫戴顧云誤字也

案公穀本倫載正義及癸亥亦倫載二字本通詳見後石經初刻倫戴後改倫載也

桓二年放封楚叔于曲沃石經放倫政顧云誤字也

案錢云桓二年故字六年蠹字僖十五年輸字文七年焉字宣十七年乎字成七年蠹字襄廿五年壞字昭四年焉字五年若字十三年蠹字定十年赤字石本初未誤也僖三年泣字廿七年穀字成二年陊字襄十九年事字廿五年去字廿七年余字廿八年晏字焉字昭五年聚字廿年謝字哀四年殺字石本雖皆殘缺尚存半字或存一兩筆驗其筆意皆未倫石本但就裝演本評論其失不知其舊人

倫余

十八年使析歸父街之

案石經本倫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作使析歸父街之

安也禮月令以佚老是安倫佚之證

釋文本倫宴

武王有亂臣十人石經亂倫乱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初刻有臣字後改正也於論語亦然昭十四年傳引太誓亦無臣字說見尚書

廿年蔡侯爲太子般取于楚石經娶倫聚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關倫聚者後人改刻也娶聚字古本通詩韓奕韓侯取妻易繫勿用取女娶古只倫取取通聚易革聚以正也荀子漢五行志取不違茲謂不知注取讀聚石經于昭廿年娶倫取字古通假石經初刻倫聚後改倫娶也

廿一年邾子來朝石經朝倫朝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朝字上半尚存顧所據誤也

廿二年公會晉侯齊侯于緡石經緡倫閔顧云誤字也

案公羊作緡穀梁作閔緡閔古通用

廿三年邾黑肱以濫來奔石經濫倫監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濫字闕乃補刻之誤然攷二字通左傳長魚矯國語倫蟜詩矯矯虎臣牢實臣記功碑曉曉我公爲君武臣即本詩意而又以蟜爲矯也漢書薛宣朱博傳晉義云蟜今偏爲矯整古字無定耳

十有九年所不嗣事於齊者石經事倫是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事字上半尚存顧所據誤也

廿一年欒盈遇于周石經遇周上多弁楚二字顧云誤字也

案錢詹事康曰周禮侯人疏引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過周有弁楚二字余案石經盈字下殘有出字顧氏不及細檢也今石經亦有弁楚二字石經弁倫卑顧云誤字也

廿三年鄫卑我來奔石經卑倫弁顧云誤字也

案孟子封諸有慶傳國語鄫姒嬴姓慶傳賀也左漢書鄒陽傳賀室賀慶釋文亦音賀倫弁倫卑顧云誤字也

文公羊亦倫鼻我范甯子有卑服虔音鼻予之卑益庫鼻卑古文通用正義凡三引此文及潛夫論卷三引此文及潛夫論本竝倫卑我今石經同

廿五年井堙木刊石經堙倫煙顧云誤字也

案家語洪範正義引此竝倫周禮稻人正義又倫圖竝倫通字漢受禪碑禮于六宗倫烟脩華嶽廟碑紫煙堙以堙爲禮石本本倫壛字倫煙者明刻本也

賦車兵徒卒石經卒倫兵顧云誤字也

案杜于徒兵下注云步卒知經本倫卒顧云誤字故注云然

廿七年父子殀余矣石經余倫餘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本倫余倫餘者譌本也然二字本通周禮地官委人凡其聚余以待頒賜注當爲餘昊仲山碩父有余財即餘財又識方其山鎮曰昭餘祁尒疋十載倫昭余祁史記屈原賈生傳餘何異憚楚餘倫余是余通餘也石經王下文免餘又

與盧戎雨軍之成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糜文竝云本亦倫

經典從唐本

告夫三子石經三上多二字顧云誤也

案皇本正平本並同石經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石經無之字顧云脫去也

案皇本正平本缺與石經同

無求生以害仁石經仁作人顧云誤字也

案不知其仁也石經亦作人此文疏作害人今石經亦作人

稱誄異邦曰石經諸作謂顧云誤字也

案諸字石本闕亦王堯惠僞刻

何德之衰石經衰下多一也字顧云誤也

案石經有也字皇本同莊子人間世作何如德之衰也說詳論語異文攷證

佘正

翻蠹也石經翻作翩顧云誤字也

案翻當作翾翩翩猶俗字六書正譌以俗作翩翩爲非而翩字下仍引郭注蕘又从俗體也

皇華也石經作華皇也顧云誤字也

案皇華華榮郭注引此文此華皇也李竹垞校宋本亦同則倒置在宋後矣石經不誤

赫兮喧兮石經喧作煊顧云誤字也

案宋庠疏本引此作煊引詩作喧作煊者後人據詩而改也

釋文已云今並作喧矣石經尚存原文反以爲誤耶

是刈是濩石經濩作穫顧云誤字也

案釋文纁又作纁同詩作濩舍人孫炎以濩爲煮與毛傳同依義當作煮煮刈穫然濩穫亦兩通周禮職方大濩風俗通及賈氏春秋並作大護尒疋十藝周有焦護疏引此詩是三字古通宋雪窗書院單注本尒疋亦作穫石經不誤

本謂之膚石經木作本顧云誤字也

案石本闕亦蠃惠補刻之誤

何鼓謂之鞏牛石經何作河顧云誤字也

案石經初刻作何後改作河郭注判若人呼鞏牛星爲撝鼓擔即擔荷之擔何即荷字史記天官書其北河鼓大東詩疏引孫炎注或名爲河鼓古何何通見前公羊文

澤鳥鷸石經鷸作鴮顧云誤字也

案小宛正音義芺在澤鳥蒲之上下傅橫目上有蒲字音燕存切可證古本作蒲今坊本作蒲者因郭注即土蒲句而妄易注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蒲

芣苢母石經芣作莩顧云誤字也

案說文莩艸也芣麻母義別尒正音義本作芣引說文本作芣苢古文則依說文當作芣即依舊本亦當作芣今作芣直誤字耳釋文及鄘檇注本至善堂本今石經並作莩

檉喜含石經檉作撜顧云誤字也

案釋文作檉宿揥也囊無底小囊之包裹因即取象名之則作撜是也今石經亦作檉考文誤刻作橙

杭州本石經作祝顧云誤字也

案釋文祝本今作祝石經闕作祝亦補刻也

魚尾謂之尻石經尾上添一之字顧云誤字也

案石本闕補刻誤耳

燕白脰烏鳧鳧鷖烏鷖鷗石經鳥皆作烏

案疏並作烏鄘檇注本至善堂今石經並作烏烏坊刻誤也

楊烏白鷺石經作鷺顧云誤字也

案鷺字說文所無俠元石鴐作鷺引尒正白鷺鴐文作鷺鄘檇注本至善堂本今石經並同刊本分爲二字直誤字也

麇大麋石經作麋顧云誤字也

案說文麇大麋也邵氏晉涵曰麇當是麋之誤麇牡文作麋即獵之異名與上皇華華榮皆根例觀序曰嘉慶庚午春余既著漢石經異文攷二卷辛未又成魏石經攷二卷共中郎石刻漢隸之最古者也厥後傳刻既夥今文亦少厲攟摭閒成去古未遠猶爲經衛胡幾經後人之手一誤于乾符之僖改再誤于後梁之補英三誤于

比來之添注四誤于嘉惠之鶚佹遂失鄒唐之舊觀倘可日校勘之功分別之至俗所傳褒南本取明版本翦綴爲之乃不可復別矣顧氏亭林曾客西安親撫石本校正其誤字及文異義同者著于金石文字記中其間所摘誤字有不盡誤者乾隆五十六季春

詔刊立石經多从唐石經以正監本佹如錢竹汀王西莊翁覃溪諸先生亦旨顧氏所勘未盡多有訂定未見成書爰授羅坿益會最此卷屬我友李君貽德校勘爲非敢妄議坿人亦聊自存愚者一得云尒

馮敎授唐石經考異

案鎡云隱二年豲字三年或字毋字十年戲字桓二年有字莊十九年其字廿五年陰字卅二年刑字僖六年者字宣十五年爾字成十五年幼字叔字襄十四年八字定元年宮字石刻皆缺顧云脫誤考皆明人補刻本爾余攷襄十七年春王三月癸酉攷伯二月十九年爲其鵬癸石經爲字缺又桓六年衛侯徙也本是徙字當後改誤之也

三年生毋相見死毋相哭石經毋並誤母死毋作毋死

案鎡云今石本倘存相見死三字顧所云誤亦是補刻原刻固不誤

六年吾與鄦人末有成也石經末作未顧云誤字也

案論語抑末也釋文本作未傳昭十五年傳吳夷末从羊作夷昧末未輕重辱之分五篇未猶言不也文王世子末有原注末弗也弗不義同未可謂之誤也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石經戴作載顧云誤字也

案釋名載載也載在其上也詩絲衣載弁俅俅尒疋釋言注作載弁二字通段氏玉裁曰說文戴故國在陳留戴本字載借字戴改字

桓二年臨賓而桓賊也石經賊作賤顧云誤字也

案錢氏受益按宋本亦作賤案義賤字爲長石經攷文云何注故賊不爲譖也宋景德本郭泮官書本明閩齊假本並作賤漢五行志上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弒兄隱公民臣痛應而懸桓注云賤不爲譖董膠西治公羊者也

古本作賤也

莊十九年此其言遠何石經無其字顧云脫也

案石經此其二字刓損以行數計之當有其字

卅有二年狄伐邢石經邢作刑顧云誤字也

案隸釋云漢碑邢刑二字往往通古本缺

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石經狄作夷顧云誤字也

案注正佹北夷鄦本同佹狄者閩監本之誤也

廿六年乞師者何石經無師字顧云誤也

案石經考文提要云正義述經佹乞者今从唐石經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卅年歸邾子元咺也石經乎佹于顧云誤字也

案論語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孝乎惟孝漢石經乎佹乎佹于公羊桓六年傳逆乎蔡乎亦佹于顧于彼日兩通此云誤字前後不伴

廿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石經百佹伯顧云誤字也

案孟子百里奚韓非子佹伯里穀梁卅三年傳百里釋文佹伯後漢書皆傳趨駟嘗五百妻有美色曠野志佹伍伯二字通

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石經何佹何顧云誤字也

案詩碩人河水洋洋楚詞注佹何水油油詩元鳥釋文河本或佹何漢孳盛碑無可奈河隋龍藏寺碑昌何人爲河人佘疋釋文何竟昧末未輕重辱之分五篇未猶言不也文王世子末有原注末弗也弗不義同未可謂之誤也

十年宋人蔡八衛人伐戴石經戴佹載顧云誤字也

案釋名載載也載在其上也詩絲衣載弁俅俅尒疋釋言注佹載弁二字通段氏玉裁曰說文戴故國在陳留戴本字載借字載改字

桓二年臨賓而桓賊也石經賊佹賤顧云誤字也

案錢氏受益按宋本亦佹賤案義賤字爲長石經攷文云何注故賊不爲譖也宋景德本郭泮官書本明閩齊假本並佹古本佹

賤漢五行志上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弒兄隱公民臣痛應而懸桓注云賤不爲譖董膠西治公羊者也

古本佹賤也

莊十九年此其言遠何石經無其字顧云脫也

案石經此其二字刓損以行數計之當有其字

卅有二年狄伐邢石經邢佹刑顧云誤字也

案隸釋云漢碑邢刑二字往往通古本缺

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石經狄佹夷顧云誤字也

案注正佹北夷鄦本同佹狄者閩監本之誤也

廿六年乞師者何石經無師字顧云脫也

案石經考文提要云正義述經佹乞者今从唐石經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卅年歸邾子元咺也石經乎佹于顧云誤字也

案鎡云隱元年祭伯來佹祭伯王二年三年同顧云誤字也

案穀梁卅三年傳百里釋文佹伯

案孟子百里奚蹇叔子石經百佹伯顧云誤字也

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路以公衡爲質杜云衛成公子大子己可質則孫幼矣陸德明曰成四年傳公如晉晉矦不敬公歸欲成子遭此非幼也案此則幼字本當佹憂憂卽王徂桐宮居憂之義石經闕

哀四年盛殽蔡申石經殽佹嵇顧云誤字也

案釋文晉試疏言宋人嵇其君處曰之下殽嵇本並佹嵇殽梁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佹傳四年殺而代之也代佹伐顧云誤字也

案傳字代字石本缺亦明補刻之誤

九年所俠也石經俠佹挾顧云誤字也

案詩大明使不俠四方韓詩佹挾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季布傳任俠有名顏師古曰俠之言挾以力俠倩人也

則俠挾通錢云挾字石本不誤

僖五年天子世子顧云石經誤作士子

案石經避諱世佹廿士子者諱刻也

廿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石經無有字顧云脫也

案石本三十佹卅不得有有字

文三年王子虎卒石經王子佹壬子

案古壬王通漢碑書王佹壬書壬佹王甚多見漢石經釋文

七年宋公壬臣石經又佹王釋文云壬本或佹王

襄元年晉吳使荀譽來聘石經譽佹與下二年三年同顧云誤字也

案穀梁古與字見山海經西山經注廣正釋訓同譽穀天子傳黃金之與即鼎史記魏世家漢王譽國語本佹與又石假通字

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石經立上多一非字顧云誤也

案阮氏校勘記云宣十五年傳非視瞰之災也注經宣公說或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與此傳非字義同是當有非字宋余本亦有非字石經不誤

襄元年此諉之纍而遁之也石經諉佹矯顧云誤字也

案錢氏金石文跋尾云今脫邪字石刻止存邪之纍而四字以字數計之邪上當有諉字顧謂諉誤爲邪也今石經佹諉諉邪之纍

六年入者內弗受也石經弗佹不下同顧云誤字也

案書善典禋用弗成史記五帝紀佹不金縢王有疾弗豫孔傳佹不愈凡尚書弗字史記漢書並佹不蓍古今文詩皇矣不識不知賈誼新書佹弗識弗知論語女弗能或與皇本正平本佹不能皆是

論語

子使漆雕開仕石經雕佹彫顧云誤字也

案說文雕鷻也彫琢玉文也二義不同雕字子敝應佹彫釋文本佹彫皇本正平本皆同漢書八表正作彫

再斯可矣石經斯佹思顧云誤字也

案鄭注文子思而有賢行其辜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蓋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爲當時儕諸夫子以稱許之過稱許其再思按此則經文本佹再思也皇本正平本再下有思字是志注引志林亦佹再思與石經同

三人行石經三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佹得顧並云誤也

案何晏注我三人行釋文亦佹我三人行下云一本無我字皇本正平本江熙注穀梁注引此文並有我字朱子集注亦云三人行其一我也至有佹得釋文亦同云一本佹必有史記孔子世家亦佹三人行必得我師皇本正平本亦佹得蓋古本如此後人去我字易有字皆失其舊石經正不誤今石

蜀石經攷異

毛詩殘碑二自譌最多魏晉六朝唐宋遞有增減今以興馬起至二子乘舟止每行大字計十四字小字每行二十及二十一二三不等共經注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一字注文則有箋云二字箋則有毛傳不加箋字作注提行別起經文傳文用鄭箋作注提行別起經文傳文用疏及釋文傳不加提行別起經文傳文用箋字句絕首先列小二綫空一格末云某篇幾章幾句卷首題毛詩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國風次行題邶鄘衛詩次行題毛詩國風邶鄘衛詩次行題邶柏舟詩第一章次行題毛詩國風邶柏舟詩第一章次行題毛詩國風邶柏舟詩第一章次行題毛詩國風

案正義引清人傳予有英飾閔宮傳案英爲飾此英亦爲飾可知作黃字誤釋文亦作英

委蛇傳行可從迹也石經作踪跡也

案從本蹤之借正義作蹤釋文從足容反字亦作蹤迹又作跡

般其富傳般富景也石經作般般富聲

案正義言般般然富聲似有重文傳有此例

何斯違斯傳何此君子也石經何下又有何字

案石經文較明經正義不重何字

莫敢或違箋無敢或閒暇時石經時上有之字

案正義述箋有之字同石經

摽有梅其實七兮箋謂女二十石經作女年

案迨其吉兮箋善時謂年二十迨其謂之箋女年二十而無嫁皆有年字毛本當脫去

善時謂年二十雖實未大衰也石經作女年大上有太字未作末

案虢兩傳女年宜有女字承上作末誤字太衍字

其實三兮箋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石經鄉作向隋作墮差作若也作耳

案鄉釋文本亦作嚮又作向同隋假字墮正字若字誤文

迨其今今石經其作及

案正義兩言宜及然二章多言迨其不應此章異文

迨其謂之傳所以恭宵人民也石經民作巳

案此避唐諱缺筆下仿此

小星嘒彼小星傳嘒嘒貌也石經微作徹

案箋正義皆言微石經字相涉而誤

寔命不同箋不當夕石經不下有敢字

案正義云不敢當夕內則云妻不在燕御冀敢當夕文取於彼宜有敢字

雜婺與昴傳昴黃也石經謂作鬒箋同

案此石經誤也鬒三星在畢之靣不與昴通傳昴黃也疏引春秋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留言物成就可繫留昴爲白虎在西方爲西即史記律書北至于鬒漢書鬒作留于酉是也

自徐音茅俗遂轉爲卯并刊作昴非也集韻引此詩作昴始與毛公訓詁合云昴之誤

作昴之誤

箋石經有猶諸妾賤與夫人亦進御於君也二句

案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謂在天上章箋云猶庶妾以次序進御于君也此亦當有此二語以足文義注疏脫箋復石經必非妄增

抱衾與裯傳裯被也石經釋作單箋抱衾與袪帳石經衾作被

案單假字也音義並通傳衾被也宋小字本相臺本並作被

案此避唐諱从氏

其嘯也歌箋嘯有所思而爲之石經思下有說字

案下以自解說也似宜有說字有所思而爲之意不明

野有死麕序注無禮者字爲不由媒妁以廣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也石經無者字時字爲作謂脅作脅世作比

案脅是居脅時俗體時字當作旹宋重修玉篇旹古文時字見古文四聲韻周興嗣千字文作旹

白茅包之傳包裹也石經包作苞

案釋文苞通茅反阮氏校勘記引魏氏王肅云苞茅皆從草曲禮浮注苞苴裹魚肉或從革或從竹木瓜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書嚴苞橘柚今書作包誤今考木瓜正義引此作苞者本當亦是包字與釋文同此正義作包者南宋合并時依經注本改之也余案易包蒙包羞唐石經並作苞

案釋文苞通茅反阮氏校勘記引魏氏王肅云苞茅皆從草曲禮浮注苞苴裹魚肉或從革或從竹木瓜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引書嚴苞橘柚今書作包誤今考木瓜正義引此作苞者本當亦是包字與釋文同此正義作包者南宋合并時依經注本改之也余案易包蒙包羞唐石經並作苞

苞旬本字包借字石經是也

羣由之渡石經田作畋之下有所字

案畋田通字

箋裹東野中田者所分廛肉石經無東字田字

案野中者不詞石經脫田字

白茅純束箋言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石經無包字

案無包字與宋小字本相臺本考文古本合石經是也

吉士誘之傳誘道也石經道作導箋同

案道導通字正義引傳正作導

舒而脫脫今俗脫脫舒遲石經遲作毀

案定本脫脫舒貌與石經合無親字俗本也考文古文作舒遲親則合而并之也从石經義是

無感我帨今箋云奔走失節動其佩飾也石經無失字節下有則字也下有帨音稅也四字

案奔走失節石經脫漏失字帨音稅也亦非釋文石經術何彼襛矣序箋續總石經續作繙

案繙續通見後北宋石經釋文

昌尸不爾雖石經雖作雍

案序以成爾雖之德也石經亦作雍唐石經多作雖正字雍俗字也

維絲伊緡石經緡作緡此避唐諱

箋以絲之爲緡石經作爲之

案宋小字本相臺本及考文古本正作緡之石經是

驪虞騶虞五豝石經豝作二箋君射一發而獲五豝石經射作則

案豝古文二正義亦言二發射作則石經誤也

壹發五豝箋不生三曰豝石經作三歲曰豵

案傳一歲曰豵正義云箋以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則不當有豬字矣

柏舟亦汎其流傳亦汎汎其流不以潛渡也石經不重汎字

案此述經文不必重釋文汎流兒本或作汎汎兒者此从王肅注加正義我亦不重汎字石經是也

箋舟載渡物者石經載作濟無者字

案傳言濟渡箋造傳文當作濟渡正義云宜用濟渡

耿耿不寐傳猶儆儆也石經猶作由

案由猶通字石經猶皆作由不詳釋

以敖以遊石經敖作遨傳同

案釋文敖本亦作遨五羔反

我心匪鑒傳所以察形也石經察作臨

案此避唐太宗諱而缺後仿此

箋我心匪如是鑒也石經非作匪

案當依經文作匪

逢彼之怒傳彼兄弟石經下彼字作之

案石經是也

我心匪石箋言己心志堅平石經志作至

案當作心志

慍于羣小傳慍怒也石經怒作怨

案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而怨此羣小人在君側者則正義正作怨說文慍怨也石經是也

箋尊小衆小人在君側者石經箋下有悄悄憂兒四字無小字

案傳悄悄憂兒石經以傳爲箋羣下當有小字

日居月諸箋君道當常明如日石經日作月道下無當字

案當作如日

如匪澣衣箋衣之不澣則憒辱石經憒下有亂垢二字

案石經義較明

寤辟有標傳標拊心也標拊上有亦字

案傳辟拊心也標拊心貌亦字承上句來宜有

綠衣序注綠當爲褖故作褖石經無故作褖三字轉作綠石經轉上有今字

案毛作綠鄭作褖三字似衍

褖兮衣兮箋褖兮衣兮者石經褖作綠下褖衣次之兮褖衣反以黃爲裏褖並作綠

案此鄭箋改字當作褖

綠衣黃裏箋諸侯夫人祭服之下石經服下有爲字

案爲字衍

馮敎授蜀石經攷異

不我以歸箋不與我歸期石經期作者

案正義三言歸期作期爲長

于林之下箋當於山林之下石經作當於林下軍行必依山林石經作山川

案正義兩言皆曰山林石經脫正義引肆師云祭兵于山川注云益軍之所依止也則作山川亦合

不我活兮箋軍事棄其約石經棄作弃此避唐諱而改弃古棄字後倣此約上有伍字不我信兮傳信極也石經作亟箋嘆其棄約石經作嗟其弃約

案正義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伸之伸即終極之義作極爲長嘆其棄約亦毛本爲正字當據日易爲孤心菁作極淮南極二字古亦通

凱風自南傳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者石經無南風謂之四字者作也箋云與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也石經凱風上無與者以二字

案石經文簡可通樂夏之長養者石經作也爲是阮氏校勘記云長養下當有緜緜長養四字下正義云又言緜緜長養者可証余攷石經者作也文理直捷似無煩添句

吹彼棘薪傳棘薪成就者石經成作盛就下無者字

案石經作靈誤

母氏聖善箋母乃有叡知之聖德石經知作智欲去嫁也石經欲作故

案閩本明監本同石經釋文知本亦作智古今字也故字誤

在浚之下傳言有益於浚石經浚下有人也二字

案箋云使浚之民逸樂正義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是當有民字石經改作人字避唐諱也

雄雉序箋忝於夷姜之等也忝石經作忒

案忝誤筆閒本明監本作蒸

泄泄其羽石經作洩洩此避唐諱改傳同

展矣君子箋謥於君子也石經謥作訴君下無子字

案正義云故以君行訴於君子正作訴一字通

百爾君子箋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罣石經作可謂爲有德行而君子或有所遺

案阮氏校勘記云宋小字本相臺本事作而是也據此則而君子當屬下句讀也或有所罣作遺字義長王氏金石萃編

人涉卬否傳我獨待之而不涉石經獨作循

案毛本爲是

谷風采葑采菲箋然而其根有美時石經根上無其字根下有莖字采之者不可以其根惡時并弃其葉也石經根下有莖字惡下有之字弃下無其字

案傳下體根莖也當作根莖

棄其相與之理也石經與下有室家二字理作道

案正義云以與室家之法石經義較纚理作道義通知祥父歐史之誤顯然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皃違離也石經皃下有也字離上無違字箋云徘徊也石經徘徊上有違猶二字徘徊作徘徊同

案傳違離也石經脫違字箋徘徊也宋小字本岳氏本云下有違字考文古本亦同石經有違猶字是也徘徊徘徊字同

誰謂荼苦箋而君子於已之苦毒石經於上有遇字已下有薄字

案正義云以君子遇我之苦毒又云又追傷遇已之薄則有遇薄字

宴爾新昏石經宴作燕傳同經下同

案釋文宴爾本又作燕燕考文一本作燕燕宴古今字

湜湜其沚箋持正皃石經待作特皃下有也字已之持正石經正作心

案箋湜湜持正皃石經誤作特下句又不誤心亦正字之譌

不我屑以箋用我當室家石經作當家之室也

案正義云可用爲室家矣石經當誤

毋逝我梁石經作無下同箋同

案古文作無今文作毋詩多古文宜从無

遑恤我後箋遑暇也石經遑作皇

案皇遑之假字

方之舟之箋方泭也石經泭作柎

案尒疋觚泭也樊光本作柎

不我能慉石經我上有以字箋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石經思字作見

案阮氏校勘記云宋小字本相臺本事作而是也據此則而

君子當屬下句讀也或有所罣作遺字義長王氏金石萃編

北宋石經攷異　嘉興馮敏昌撰　學海堂

周禮殘碑（按石經碑九列第一行第十行十字每行第二十一字第二行第九葉二十八行共廣第二葉二十九行第一葉起周禮卷第一至第四人卷第二十八行第一葉起凌人下十五至掌合下十四人卷第三葉起九嬪至女御八人卷第四葉起凡宰至膳夫二人止第三葉起九嬪至女御八人卷第四葉起凡宰至膳夫二人止第五葉起甸師止第六葉起其王后有事則佐王后薦豆籩凡王后有事則佐王后薦豆籩之適子止第八葉起適子止第九葉起凡祭祀則贊王牲之事止第十葉起凡祭祀則贊王牲之事凡王后有事則佐王后薦豆籩

周禮殘本凡十二葉三百五十四行前僅截起訖不復考証同異惟吳山夫金石存載顏貢親向開封府學揚得嘉祐石經向有周易二碑存升困革鼎未濟五卦及繫詞前七章尚書三碑存牧誓武成洪範禁誥酒誥七篇治畢尚書沉撫中州諭之開封學官碑已無存惟陳留僅存周禮卷一及卷五中數石而已錢氏大昕金石文跋尾所言亦同彭本此矣余從苕溪孫茂才衍慶得之共二百六十九行較彭所得本少八十三行以南本互校之凡周禮卷一及卷五卷六中所存殘字有出於畢尚書所見外者又從方履籛得禮記殘碑贋鐫藏有易書二殘本云得之開封府學情未及寄示竣它日索之凡石經古文竝足証刊本之譌有功於微學不渺矣因據汲古閣本參校畧釋同異以補向來言石經者所未及云

南宋石經考異

周易　案南宋石經周易所存二碑第一碑起乾元亨利貞止第九五休字第二碑起否大人吉至九三日月至周上經四字次行分列第十七行首題周易下篇標題亦第十六行首題周易下篇標題亦第十六行次行空三格書乾卦次行即乾元亨利貞以下經傳通連如此仿此另行起下並仿此

三石經卦下無乾下乾上四字

案此與唐石經合毋卦貞

乾元亨利貞石經合毋卦貞

案此避仁宗諱也石經於避諱字如禎作禎徵作徵皆避仁宗嫌名惟盈于徵招之徵不缺筆論孟中改貞爲正恒作恆改爲常避真宗諱也宣字亦缺筆敬作欽改爲欽避翼祖諱也凡遇嫌微字皆缺筆桓作桓改爲威避欽宗諱也匡作匡改爲正避太祖諱也殷作殸改爲商避宣祖諱也信作詩改爲誠作謀改爲謨爲貞觀作謀漢文帝諱也啓作開避景帝諱也恒作常避真宗嫌名也即作即避祖宗諱也項作頊避神宗諱也石經固諱改字惟論孟有之他經皆從缺筆六經皆同後不復詳釋云

乾鵲之災也石經災作宎凡經中災字同

案說文災或作灾災石經是也

閒以辨之石經辨作辯

案辨說文本作辯辯辨通字唐石經釋文李鼎祚集解諸本並作辯

坤慎不言也石經慎作昚

案說文言傷也手聲作害從竹也

其所繇來者漸矣石經繇作由下同

案繇古字由或字說文舜由字段氏注補有之唐石經亦作由

五子之歌峻宇彫牆石經峻作嶵

案當作嶵詳唐石經誤字辨

脩征肇四海肇石經作肇後同

案段氏玉裁曰肇从戈肇聲五經文字皆云肇俗肇字說文攴部有肇亳弗協石經協作恊後同

案說文協同衆和之龢也恊同心之龢也依義當作協

說命惟交修予石經脩作修下同

案依義當作修唐石經于交脩德脩並作修

微子我祖底遂陳于上石經底作底

案說文底柔石引伸之義爲致本通致西旅底貢厥獒漢書底作致是也俗从底譌段氏玉裁謂顧氏炎武分別底厎不同不知古無从厎之底底與底宇首肇之有無未肇則同也

吾家耄遜于荒石經耄作耄

案唐石經作耄是也說文耄从老省作耄俗字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石經昏作昏

案昏正字

洪範無偏無陂獨石經偏作頗

案覍正字唐石經同

偏頗其行石經頗作陂

案漢石經作陂

旅獒太保乃作旅獒石經太作大下同

案說文太古文泰從厶聲段氏玉裁曰凡言大而形容未盛則作太如大宰作太宰大子作太子周大王作太王是也謂太即說文太古字古即泰又用泰爲大展轉通經石經作大爲正唐石經作太

酒誥厥心疾很石經很作很

說詳　國朝石經

盡執拘以歸于周石經拘作拘

案說文拘止也从手句句亦聲作拘者書法之變耳

洛誥萬年厥于乃德石經厥作闕

止第六碑起其終出于不詳王云殷一朝止第七碑起第八碑起第九碑起第十碑起第十一碑起第十二碑起第十三碑起第十四碑起第十五碑起第十六碑起第十七碑起第十八碑起第十九碑起第二十碑起第二十一碑起第二十二碑起第二十三碑起第二十四碑起第二十五碑起第二十六碑起第二十七碑起第二十八碑起第二十九碑起第三十碑起第三十一碑起第三十二碑起第三十三碑起第三十四碑起第三十五碑起第三十六碑起第三十七碑起第三十八碑起第三十九碑起第四十碑起第四十一碑起第四十二碑起第四十三碑起第四十四碑起第四十五碑起第四十六碑起第四十七碑起第四十八碑起第四十九碑起第五十碑起第五十一碑起第五十二碑起第五十三碑起第五十四碑起第五十五碑起第五十六碑起第五十七碑起第五十八碑起第五十九碑起第六十碑起第六十一碑起第六十二碑起第六十三碑起第六十四碑起第六十五碑起第六十六碑起第六十七碑起第六十八碑起第六十九碑起第七十碑起第七十一碑起第七十二碑起第七十三碑起第七十四碑起第七十五碑起第七十六碑起第七十七碑起第七十八碑起第七十九碑起第八十碑起第八十一碑起第八十二碑起第八十三碑起第八十四碑起第八十五碑起第八十六碑起第八十七碑起第八十八碑起第八十九碑起第九十碑起第九十一碑起第九十二碑起第九十三碑起第九十四碑起第九十五碑起第九十六碑起第九十七碑起第九十八碑起第九十九碑起第一百碑起第一百一碑起第一百二碑起第一百三碑起第一百四碑起第一百五碑起第一百六碑起第一百七碑起第一百八碑起第一百九碑起第一百十碑起第一百十一碑起第一百十二碑起第一百十三碑起第一百十四碑起第一百十五碑起第一百十六碑起第一百十七碑起第一百十八碑起第一百十九碑起第一百二十碑起第一百二十一碑起第一百二十二碑起第一百二十三碑起第一百二十四碑起第一百二十五碑起第一百二十六碑起第一百二十七碑起第一百二十八碑起第一百二十九碑起第一百三十碑起第一百三十一碑起第一百三十二碑起第一百三十三碑起第一百三十四碑起第一百三十五碑起第一百三十六碑起第一百三十七碑起第一百三十八碑起第一百三十九碑起第一百四十碑起第一百四十一碑起第一百四十二碑起第一百四十三碑起第一百四十四碑起第一百四十五碑起第一百四十六碑起第一百四十七碑起第一百四十八碑起第一百四十九碑起第一百五十碑起第一百五十一碑起第一百五十二碑起第一百五十三碑起第一百五十四碑起第一百五十五碑起第一百五十六碑起第一百五十七碑起第一百五十八碑起第一百五十九碑起第一百六十碑起第一百六十一碑起第一百六十二碑起第一百六十三碑起第一百六十四碑起第一百六十五碑起第一百六十六碑起第一百六十七碑起第一百六十八碑起第一百六十九碑起第一百七十碑起第一百七十一碑起第一百七十二碑起第一百七十三碑起第一百七十四碑起第一百七十五碑起第一百七十六碑起第一百七十七碑起第一百七十八碑起第一百七十九碑起第一百八十碑起第一百八十一碑起第一百八十二碑起第一百八十三碑起第一百八十四碑起第一百八十五碑起第一百八十六碑起第一百八十七碑起第一百八十八碑起第一百八十九碑起第一百九十碑起第一百九十一碑起第一百九十二碑起第一百九十三碑起第一百九十四碑起第一百九十五碑起第一百九十六碑起第一百九十七碑起第一百九十八碑起第一百九十九碑起第二百碑起第二百一碑起第二百二碑起第二百三碑起第二百四碑起第二百五碑起第二百六碑起第二百七碑起第二百八碑起第二百九碑起第二百十碑起第二百十一碑起第二百十二碑起第二百十三碑起第二百十四碑起第二百十五碑起第二百十六碑起第二百十七碑起第二百十八碑起第二百十九碑起第二百二十碑起第二百二十一碑起第二百二十二碑起第二百二十三碑起第二百二十四碑起第二百二十五碑起第二百二十六碑起第二百二十七碑起第二百二十八碑起第二百二十九碑起第二百三十碑起第二百三十一碑起第二百三十二碑起第二百三十三碑起第二百三十四碑起第二百三十五碑起第二百三十六碑起第二百三十七碑起第二百三十八碑起第二百三十九碑起第二百四十碑起第二百四十一碑起第二百四十二碑起第二百四十三碑起第二百四十四碑起第二百四十五碑起第二百四十六碑起第二百四十七碑起第二百四十八碑起第二百四十九碑起第二百五十碑起第二百五十一碑起第二百五十二碑起第二百五十三碑起第二百五十四碑起第二百五十五碑起第二百五十六碑起第二百五十七碑起第二百五十八碑起第二百五十九碑起第二百六十碑起第二百六十一碑起第二百六十二碑起第二百六十三碑起第二百六十四碑起第二百六十五碑起第二百六十六碑起第二百六十七碑起第二百六十八碑起第二百六十九碑起第二百七十碑起第二百七十一碑起第二百七十二碑起第二百七十三碑起第二百七十四碑起第二百七十五碑起第二百七十六碑起第二百七十七碑起第二百七十八碑起第二百七十九碑起第二百八十碑起第二百八十一碑起第二百八十二碑起第二百八十三碑起第二百八十四碑起第二百八十五碑起第二百八十六碑起第二百八十七碑起第二百八十八碑起第二百八十九碑起第二百九十碑起第二百九十一碑起第二百九十二碑起第二百九十三碑起第二百九十四碑起第二百九十五碑起第二百九十六碑起第二百九十七碑起第二百九十八碑起第二百九十九碑起第三百碑起第三百一碑起第三百二碑起第三百三碑起第三百四碑起第三百五碑起第三百六碑起第三百七碑起第三百八碑起第三百九碑起第三百十碑起第三百十一碑起第三百十二碑起第三百十三碑起第三百十四碑起第三百十五碑起第三百十六碑起第三百十七碑起第三百十八碑起第三百十九碑起第三百二十碑起第三百二十一碑起第三百二十二碑起第三百二十三碑起第三百二十四碑起第三百二十五碑起第三百二十六碑起第三百二十七碑起第三百二十八碑起第三百二十九碑起第三百三十碑起第三百三十一碑起第三百三十二碑起第三百三十三碑起第三百三十四碑起第三百三十五碑起第三百三十六碑起第三百三十七碑起第三百三十八碑起第三百三十九碑起第三百四十碑起第三百四十一碑起第三百四十二碑起第三百四十三碑起第三百四十四碑起第三百四十五碑起第三百四十六碑起第三百四十七碑起第三百四十八碑起第三百四十九碑起第三百五十碑起第三百五十一碑起第三百五十二碑起第三百五十三碑起第三百五十四碑起第三百五十五碑起第三百五十六碑起第三百五十七碑起第三百五十八碑起第三百五十九碑起第三百六十碑起第三百六十一碑起第三百六十二碑起第三百六十三碑起第三百六十四碑起第三百六十五碑起第三百六十六碑起第三百六十七碑起第三百六十八碑起第三百六十九碑起第三百七十碑起第三百七十一碑起第三百七十二碑起第三百七十三碑起第三百七十四碑起第三百七十五碑起第三百七十六碑起第三百七十七碑起第三百七十八碑起第三百七十九碑起第三百八十碑起第三百八十一碑起第三百八十二碑起第三百八十三碑起第三百八十四碑起第三百八十五碑起第三百八十六碑起第三百八十七碑起第三百八十八碑起第三百八十九碑起第三百九十碑起第三百九十一碑起第三百九十二碑起第三百九十三碑起第三百九十四碑起第三百九十五碑起第三百九十六碑起第三百九十七碑起第三百九十八碑起第三百九十九碑起第四百碑起第四百一碑起第四百二碑起第四百三碑起第四百四碑起第四百五碑起第四百六碑起第四百七碑起第四百八碑起第四百九碑起第四百十碑起第四百十一碑起第四百十二碑起第四百十三碑起第四百十四碑起第四百十五碑起第四百十六碑起第四百十七碑起第四百十八碑起第四百十九碑起第四百二十碑起第四百二十一碑起第四百二十二碑起第四百二十三碑起第四百二十四碑起第四百二十五碑起第四百二十六碑起第四百二十七碑起第四百二十八碑起第四百二十九碑起第四百三十碑起第四百三十一碑起第四百三十二碑起第四百三十三碑起第四百三十四碑起第四百三十五碑起第四百三十六碑起第四百三十七碑起第四百三十八碑起第四百三十九碑起第四百四十碑起第四百四十一碑起第四百四十二碑起第四百四十三碑起第四百四十四碑起第四百四十五碑起第四百四十六碑起第四百四十七碑起第四百四十八碑起第四百四十九碑起第四百五十碑起第四百五十一碑起第四百五十二碑起第四百五十三碑起第四百五十四碑起第四百五十五碑起第四百五十六碑起第四百五十七碑起第四百五十八碑起第四百五十九碑起第四百六十碑起第四百六十一碑起第四百六十二碑起第四百六十三碑起第四百六十四碑起第四百六十五碑起第四百六十六碑起第四百六十七碑起第四百六十八碑起第四百六十九碑起第四百七十碑起第四百七十一碑起第四百七十二碑起第四百七十三碑起第四百七十四碑起第四百七十五碑起第四百七十六碑起第四百七十七碑起第四百七十八碑起第四百七十九碑起第四百八十碑起第四百八十一碑起第四百八十二碑起第四百八十三碑起第四百八十四碑起第四百八十五碑起第四百八十六碑起第四百八十七碑起第四百八十八碑起第四百八十九碑起第四百九十碑起第四百九十一碑起第四百九十二碑起第四百九十三碑起第四百九十四碑起第四百九十五碑起第四百九十六碑起第四百九十七碑起第四百九十八碑起第四百九十九碑起第五百碑起第五百一碑起第五百二碑起第五百三碑起第五百四碑起第五百五碑起第五百六碑起第五百七碑起第五百八碑起第五百九碑起第五百十碑起第五百十一碑起第五百十二碑起第五百十三碑起第五百十四碑起第五百十五碑起第五百十六碑起第五百十七碑起第五百十八碑起第五百十九碑起第五百二十碑起第五百二十一碑起第五百二十二碑起第五百二十三碑起第五百二十四碑起第五百二十五碑起第五百二十六碑起第五百二十七碑起第五百二十八碑起第五百二十九碑起第五百三十碑起第五百三十一碑起第五百三十二碑起第五百三十三碑起第五百三十四碑起第五百三十五碑起第五百三十六碑起第五百三十七碑起第五百三十八碑起第五百三十九碑起第五百四十碑起第五百四十一碑起第五百四十二碑起第五百四十三碑起第五百四十四碑起第五百四十五碑起第五百四十六碑起第五百四十七碑起第五百四十八碑起第五百四十九碑起第五百五十碑起第五百五十一碑起第五百五十二碑起第五百五十三碑起第五百五十四碑起第五百五十五碑起第五百五十六碑起第五百五十七碑起第五百五十八碑起第五百五十九碑起第五百六十碑起第五百六十一碑起第五百六十二碑起第五百六十三碑起第五百六十四碑起第五百六十五碑起第五百六十六碑起第五百六十七碑起第五百六十八碑起第五百六十九碑起第五百七十碑起第五百七十一碑起第五百七十二碑起第五百七十三碑起第五百七十四碑起第五百七十五碑起第五百七十六碑起第五百七十七碑起第五百七十八碑起第五百七十九碑起第五百八十碑起第五百八十一碑起第五百八十二碑起第五百八十三碑起第五百八十四碑起第五百八十五碑起第五百八十六碑起第五百八十七碑起第五百八十八碑起第五百八十九碑起第五百九十碑起第五百九十一碑起第五百九十二碑起第五百九十三碑起第五百九十四碑起第五百九十五碑起第五百九十六碑起第五百九十七碑起第五百九十八碑起第五百九十九碑起第六百碑起第六百一碑起第六百二碑起第六百三碑起第六百四碑起第六百五碑起第六百六碑起第六百七碑起第六百八碑起第六百九碑起第六百十碑起第六百十一碑起第六百十二碑起第六百十三碑起第六百十四碑起第六百十五碑起第六百十六碑起第六百十七碑起第六百十八碑起第六百十九碑起第六百二十碑起第六百二十一碑起第六百二十二碑起第六百二十三碑起第六百二十四碑起第六百二十五碑起第六百二十六碑起第六百二十七碑起第六百二十八碑起第六百二十九碑起第六百三十碑起第六百三十一碑起第六百三十二碑起第六百三十三碑起第六百三十四碑起第六百三十五碑起第六百三十六碑起第六百三十七碑起第六百三十八碑起第六百三十九碑起第六百四十碑起第六百四十一碑起第六百四十二碑起第六百四十三碑起第六百四十四碑起第六百四十五碑起第六百四十六碑起第六百四十七碑起第六百四十八碑起第六百四十九碑起第六百五十碑起第六百五十一碑起第六百五十二碑起第六百五十三碑起第六百五十四碑起第六百五十五碑起第六百五十六碑起第六百五十七碑起第六百五十八碑起第六百五十九碑起第六百六十碑起第六百六十一碑起第六百六十二碑起第六百六十三碑起第六百六十四碑起第六百六十五碑起第六百六十六碑起第六百六十七碑起第六百六十八碑起第六百六十九碑起第六百七十碑起第六百七十一碑起第六百七十二碑起第六百七十三碑起第六百七十四碑起第六百七十五碑起第六百七十六碑起第六百七十七碑起第六百七十八碑起第六百七十九碑起第六百八十碑起第六百八十一碑起第六百八十二碑起第六百八十三碑起第六百八十四碑起第六百八十五碑起第六百八十六碑起第六百八十七碑起第六百八十八碑起第六百八十九碑起第六百九十碑起第六百九十一碑起第六百九十二碑起第六百九十三碑起第六百九十四碑起第六百九十五碑起第六百九十六碑起第六百九十七碑起第六百九十八碑起第六百九十九碑起第七百碑起第七百一碑起第七百二碑起第七百三碑起第七百四碑起第七百五碑起第七百六碑起第七百七碑起第七百八碑起第七百九碑起第七百十碑起第七百十一碑起第七百十二碑起第七百十三碑起第七百十四碑起第七百十五碑起第七百十六碑起第七百十七碑起第七百十八碑起第七百十九碑起第七百二十碑起第七百二十一碑起第七百二十二碑起第七百二十三碑起第七百二十四碑起第七百二十五碑起第七百二十六碑起第七百二十七碑起第七百二十八碑起第七百二十九碑起第七百三十碑起第七百三十一碑起第七百三十二碑起第七百三十三碑起第七百三十四碑起第七百三十五碑起第七百三十六碑起第七百三十七碑起第七百三十八碑起第七百三十九碑起第七百四十碑起第七百四十一碑起第七百四十二碑起第七百四十三碑起第七百四十四碑起第七百四十五碑起第七百四十六碑起第七百四十七碑起第七百四十八碑起第七百四十九碑起第七百五十碑起第七百五十一碑起第七百五十二碑起第七百五十三碑起第七百五十四碑起第七百五十五碑起第七百五十六碑起第七百五十七碑起第七百五十八碑起第七百五十九碑起第七百六十碑起第七百六十一碑起第七百六十二碑起第七百六十三碑起第七百六十四碑起第七百六十五碑起第七百六十六碑起第七百六十七碑起第七百六十八碑起第七百六十九碑起第七百七十碑起第七百七十一碑起第七百七十二碑起第七百七十三碑起第七百七十四碑起第七百七十五碑起第七百七十六碑起第七百七十七碑起第七百七十八碑起第七百七十九碑起第七百八十碑起第七百八十一碑起第七百八十二碑起第七百八十三碑起第七百八十四碑起第七百八十五碑起第七百八十六碑起第七百八十七碑起第七百八十八碑起第七百八十九碑起第七百九十碑起第七百九十一碑起第七百九十二碑起第七百九十三碑起第七百九十四碑起第七百九十五碑起第七百九十六碑起第七百九十七碑起第七百九十八碑起第七百九十九碑起第八百碑起第八百一碑起第八百二碑起第八百三碑起第八百四碑起第八百五碑起第八百六碑起第八百七碑起第八百八碑起第八百九碑起第八百十碑起第八百十一碑起第八百十二碑起第八百十三碑起第八百十四碑起第八百十五碑起第八百十六碑起第八百十七碑起第八百十八碑起第八百十九碑起第八百二十碑起第八百二十一碑起第八百二十二碑起第八百二十三碑起第八百二十四碑起第八百二十五碑起第八百二十六碑起第八百二十七碑起第八百二十八碑起第八百二十九碑起第八百三十碑起第八百三十一碑起第八百三十二碑起第八百三十三碑起第八百三十四碑起第八百三十五碑起第八百三十六碑起第八百三十七碑起第八百三十八碑起第八百三十九碑起第八百四十碑起第八百四十一碑起第八百四十二碑起第八百四十三碑起第八百四十四碑起第八百四十五碑起第八百四十六碑起第八百四十七碑起第八百四十八碑起第八百四十九碑起第八百五十碑起第八百五十一碑起第八百五十二碑起第八百五十三碑起第八百五十四碑起第八百五十五碑起第八百五十六碑起第八百五十七碑起第八百五十八碑起第八百五十九碑起第八百六十碑起第八百六十一碑起第八百六十二碑起第八百六十三碑起第八百六十四碑起第八百六十五碑起第八百六十六碑起第八百六十七碑起第八百六十八碑起第八百六十九碑起第八百七十碑起第八百七十一碑起第八百七十二碑起第八百七十三碑起第八百七十四碑起第八百七十五碑起第八百七十六碑起第八百七十七碑起第八百七十八碑起第八百七十九碑起第八百八十碑起第八百八十一碑起第八百八十二碑起第八百八十三碑起第八百八十四碑起第八百八十五碑起第八百八十六碑起第八百八十七碑起第八百八十八碑起第八百八十九碑起第八百九十碑起第八百九十一碑起第八百九十二碑起第八百九十三碑起第八百九十四碑起第八百九十五碑起第八百九十六碑起第八百九十七碑起第八百九十八碑起第八百九十九碑起第九百碑起第九百一碑起第九百二碑起第九百三碑起第九百四碑起第九百五碑起第九百六碑起第九百七碑起第九百八碑起第九百九碑起第九百十碑起第九百十一碑起第九百十二碑起第九百十三碑起第九百十四碑起第九百十五碑起第九百十六碑起第九百十七碑起第九百十八碑起第九百十九碑起第九百二十碑起第九百二十一碑起第九百二十二碑起第九百二十三碑起第九百二十四碑起第九百二十五碑起第九百二十六碑起第九百二十七碑起第九百二十八碑起第九百二十九碑起第九百三十碑起第九百三十一碑起第九百三十二碑起第九百三十三碑起第九百三十四碑起第九百三十五碑起第九百三十六碑起第九百三十七碑起第九百三十八碑起第九百三十九碑起第九百四十碑起第九百四十一碑起第九百四十二碑起第九百四十三碑起第九百四十四碑起第九百四十五碑起第九百四十六碑起第九百四十七碑起第九百四十八碑起第九百四十九碑起第九百五十碑起第九百五十一碑起第九百五十二碑起第九百五十三碑起第九百五十四碑起第九百五十五碑起第九百五十六碑起第九百五十七碑起第九百五十八碑起第九百五十九碑起第九百六十碑起第九百六十一碑起第九百六十二碑起第九百六十三碑起第九百六十四碑起第九百六十五碑起第九百六十六碑起第九百六十七碑起第九百六十八碑起第九百六十九碑起第九百七十碑起第九百七十一碑起第九百七十二碑起第九百七十三碑起第九百七十四碑起第九百七十五碑起第九百七十六碑起第九百七十七碑起第九百七十八碑起第九百七十九碑起第九百八十碑起第九百八十一碑起第九百八十二碑起第九百八十三碑起第九百八十四碑起第九百八十五碑起第九百八十六碑起第九百八十七碑起第九百八十八碑起第九百八十九碑起第九百九十碑起第九百九十一碑起第九百九十二碑起第九百九十三碑起第九百九十四碑起第九百九十五碑起第九百九十六碑起第九百九十七碑起第九百九十八碑起第九百九十九碑起第一千碑起第一千一碑起第一千二碑起第一千三碑起第一千四碑起第一千五碑起第一千六碑起第一千七碑起第一千八碑起第一千九碑起第一千十碑起第一千十一碑起第一千十二碑起第一千十三碑起第一千十四碑起第一千十五碑起第一千十六碑起第一千十七碑起第一千十八碑起第一千十九碑起第一千二十碑起第一千二十一碑起第一千二十二碑起第一千二十三碑起第一千二十四碑起第一千二十五碑起第一千二十六碑起第一千二十七碑起第一千二十八碑起第一千二十九碑起第一千三十碑起第一千三十一碑起第一千三十二碑起第一千三十三碑起第一千三十四碑起第一千三十五碑起第一千三十六碑起第一千三十七碑起第一千三十八碑起第一千三十九碑起第一千四十碑起第一千四十一碑起第一千四十二碑起第一千四十三碑起第一千四十四碑起第一千四十五碑起第一千四十六碑起第一千四十七碑起第一千四十八碑起第一千四十九碑起第一千五十碑起第一千五十一碑起第一千五十二碑起第一千五十三碑起第一千五十四碑起第一千五十五碑起第一千五十六碑起第一千五十七碑起第一千五十八碑起第一千五十九碑起第一千六十碑起第一千六十一碑起第一千六十二碑起第一千六十三碑起第一千六十四碑起第一千六十五碑起第一千六十六碑起第一千六十七碑起第一千六十八碑起第一千六十九碑起第一千七十碑起第一千七十一碑起第一千七十二碑起第一千七十三碑起第一千七十四碑起第一千七十五碑起第一千七十六碑起第一千七十七碑起第一千七十八碑起第一千七十九碑起第一千八十碑起第一千八十一碑起第一千八十二碑起第一千八十三碑起第一千八十四碑起第一千八十五碑起第一千八十六碑起第一千八十七碑起第一千八十八碑起第一千八十九碑起第一千九十碑起第一千九十一碑起第一千九十二碑起第一千九十三碑起第一千九十四碑起第一千九十五碑起第一千九十六碑起第一千九十七碑起第一千九十八碑起第一千九十九碑起第一千一百碑起第一千一百一碑起第一千一百二碑起第一千一百三碑起第一千一百四碑起第一千一百五碑起第一千一百六碑起第一千一百七碑起第一千一百八碑起第一千一百九碑起第一千一百十碑起第一千一百十一碑起第一千一百十二碑起第一千一百十三碑起第一千一百十四碑起第一千一百十五碑起第一千一百十六碑起第一千一百十七碑起第一千一百十八碑起第一千一百十九碑起第一千一百二十碑起第一千一百二十一碑起第一千一百二十二碑起第一千一百二十三碑起第一千一百二十四碑起第一千一百二十五碑起第一千一百二十六碑起第一千一百二十七碑起第一千一百二十八碑起第一千一百二十九碑起第一千一百三十碑起第一千一百三十一碑起第一千一百三十二碑起第一千一百三十三碑起第一千一百三十四碑起第一千一百三十五碑起第一千一百三十六碑起第一千一百三十七碑起第一千一百三十八碑起第一千一百三十九碑起第一千一百四十碑起第一千一百四十一碑起第一千一百四十二碑起第一千一百四十三碑起第一千一百四十四碑起第一千一百四十五碑起第一千一百四十六碑起第一千一百四十七碑起第一千一百四十八碑起第一千一百四十九碑起第一千一百五十碑起第一千一百五十一碑起第一千一百五十二碑起第一千一百五十三碑起第一千一百五十四碑起第一千一百五十五碑起第一千一百五十六碑起第一千一百五十七碑起第一千一百五十八碑起第一千一百五十九碑起第一千一百六十碑起第一千一百六十一碑起第一千一百六十二碑起第一千一百六十三碑起第一千一百六十四碑起第一千一百六十五碑起第一千一百六十六碑起第一千一百六十七碑起第一千一百六十八碑起第一千一百六十九碑起第一千一百七十碑起第一千一百七十一碑起第一千一百七十二碑起第一千一百七十三碑起第一千一百七十四碑起第一千一百七十五碑起第一千一百七十六碑起第一千一百七十七碑起第一千一百七十八碑起第一千一百七十九碑起第一千一百八十碑起第一千一百八十一碑起第一千一百八十二碑起第一千一百八十三碑起第一千一百八十四碑起第一千一百八十五碑起第一千一百八十六碑起第一千一百八十七碑起第一千一百八十八碑起第一千一百八十九碑起第一千一百九十碑起第一千一百九十一碑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碑起第一千一百九十三碑起第一千一百九十四碑起第一千一百九十五碑起第一千一百九十六碑起第一千一百九十七碑起第一千一百九十八碑起第一千一百九十九碑起第一千二百碑起第一千二百一碑起第一千二百二碑起第一千二百三碑起第一千二百四碑起第一千二百五碑起第一千二百六碑起第一千二百七碑起第一千二百八碑起第一千二百九碑起第一千二百十碑起第一千二百十一碑起第一千二百十二碑起第一千二百十三碑起第一千二百十四碑起第一千二百十五碑起第一千二百十六碑起第一千二百十七碑起第一千二百十八碑起第一千二百十九碑起第一千二百二十碑起第一千二百二十一碑起第一千二百二十二碑起第一千二百二十三碑起第一千二百二十四碑起第一千二百二十五碑起第一千二百二十六碑起第一千二百二十七碑起第一千二百二十八碑起第一千二百二十九碑起第一千二百三十碑起第一千二百三十一碑起第一千二百三十二碑起第一千二百三十三碑起第一千二百三十四碑起第一千二百三十五碑起第一千二百三十六碑起第一千二百三十七碑起第一千二百三十八碑起第一千二百三十九碑起第一千二百四十碑起第一千二百四十一碑起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碑起第一千二百四十三碑起第一千二百四十四碑起第一千二百四十五碑起第一千二百四十六碑起第一千二百四十七碑起第一千二百四十八碑起第一千二百四十九碑起第一千二百五十碑起第一千二百五十一碑起第一千二百五十二碑起第一千二百五十三碑起第一千二百五十四碑起第一千二百五十五碑起第一千二百五十六碑起第一千二百五十七碑起第一千二百五十八碑起第一千二百五十九碑起第一千二百六十碑起第一千二百六十一碑起第一千二百六十二碑起第一千二百六十三碑起第一千二百六十四碑起第一千二百六十五碑起第一千二百六十六碑起第一千二百六十七碑起第一千二百六十八碑起第一千二百六十九碑起第一千二百七十碑起第一千二百七十一碑起第一千二百七十二碑起第一千二百七十三碑起第一千二百七十四碑起第一千二百七十五碑起第一千二百七十六碑起第一千二百七十七碑起第一千二百七十八碑起第一千二百七十九碑起第一千二百八十碑起第一千二百八十一碑起第一千二百八十二碑起第一千二百八十三碑起第一千二百八十四碑起第一千二百八十五碑起第一千二百八十六碑起第一千二百八十七碑起第一千二百八十八碑起第一千二百八十九碑起第一千二百九十碑起第一千二百九十一碑起第一千二百九十二碑起第一千二百九十三碑起第一千二百九十四碑起第一千二百九十五碑起第一千二百九十六碑起第一千二百九十七碑起第一千二百九十八碑起第一千二百九十九碑起第一千三百碑起第一千三百一碑起第一千三百二碑起第一千三百三碑起第一千三百四碑起第一千三百五碑起第一千三百六碑起第一千三百七碑起第一千三百八碑起第一千三百九碑起第一千三百十碑起第一千三百十一碑起第一千三百十二碑起第一千三百十三碑起第一千三百十四碑起第一千三百十五碑起第一千三百十六碑起第一千三百十七碑起第一千三百十八碑起第一千三百十九碑起第一千三百二十碑起第一千三百二十一碑起第一千三百二十二碑起第一千三百二十三碑起第一千三百二十四碑起第一千三百二十五碑起第一千三百二十六碑起第一千三百二十七碑起第一千三百二十八碑起第一千三百二十九碑起第一千三百三十碑起第一千三百三十一碑起第一千三百三十二碑起第一千三百三十三碑起第一千三百三十四碑起第一千三百三十五碑起第一千三百三十六碑起第一千三百三十七碑起第一千三百三十八碑起第一千三百三十九碑起第一千三百四十碑起第一千三百四十一碑起第一千三百四十二碑起第一千三百四十三碑起第一千三百四十四碑起第一千三百四十五碑起第一千三百四十六碑起第一千三百四十七碑起第一千三百四十八碑起第一千三百四十九碑起第一千三百五十碑起第一千三百五十一碑起第一千三百五十二碑起第一千三百五十三碑起第一千三百五十四碑起第一千三百五十五碑起第一千三百五十六碑起第一千三百五十七碑起第一千三百五十八碑起第一千三百五十九碑起第一千三百六十碑起第一千三百六十一碑起第一千三百六十二碑起第一千三百六十三碑起第一千三百六十四碑起第一千三百六十五碑起第一千三百六十六碑起第一千三百六十七碑起第一千三百六十八碑起第一千三百六十九碑起第一千三百七十碑起第一千三百七十一碑起第一千三百七十二碑起第一千三百七十三碑起第一千三百七十四碑起第一千三百七十五碑起第一千三百七十六碑起第一千三百七十七碑起第一千三百七十八碑起第一千三百七十九碑起第一千三百八十碑起第一千三百八十一碑起第一千三百八十二碑起第一千三百八十三碑起第一千三百八十四碑起第一千三百八十五碑起第一千三百八十六碑起第一千三百八十七碑起第一千三百八十八碑起第一千三百八十九碑起第一千三百九十碑起第一千三百九十一碑起第一千三百九十二碑起第一千三百九十三碑起第一千三百九十四碑起第一千三百九十五碑起第一千三百九十六碑起第一千三百九十七碑起第一千三百九十八碑起第一千三百九十九碑起第一千四百碑起第一千四百一碑起第一千四百二碑起第一千四百三碑起第一千四百四碑起第一千四百五碑起第一千四百六碑起第一千四百七碑起第一千四百八碑起第一千四百九碑起第一千四百十碑起第一千四百十一碑起第一千四百十二碑起第一千四百十三碑起第一千四百十四碑起第一千四百十五碑起第一千四百十六碑起第一千四百十七碑起第一千四百十八碑起第一千四百十九碑起第一千四百二十碑起第一千四百二十一碑起第一千四百二十二碑起第一千四百二十三碑起第一千四百二十四碑起第一千四百二十五碑起第一千四百二十六碑起第一千四百二十七碑起第一千四百二十八碑起第一千四百二十九碑起第一千四百三十碑起第一千四百三十一碑起第一千四百三十二碑起第一千四百三十三碑起第一千四百三十四碑起第一千四百三十五碑起第一千四百三十六碑起第一千四百三十七碑起第一千四百三十八碑起第一千四百三十九碑起第一千四百四十碑起第一千四百四十一碑起第一千四百四十二碑起第一千四百四十三碑起第一千四百四十四碑起第一千四百四十五碑起第一千四百四十六碑起第一千四百四十七碑起第一千四百四十八碑起第一千四百四十九碑起第一千四百五十碑起第一千四百五十一碑起第一千四百五十二碑起第一千四百五十三碑起第一千四百五十四碑起第一千四百五十五碑起第一千四百五十六碑起第一千四百五十七碑起第一千四百五十八碑起第一千四百五十九碑起第一千四百六十碑起第一千四百六十一碑起第一千四百六十二碑起第一千四百六十三碑起第一千四百六十四碑起第一千四百六十五碑起第一千四百六十六碑起第一千四百六十七碑起第一千四百六十八碑起第一千四百六十九碑起第一千四百七十碑起第一千四百七十一碑起第一千四百七十二碑起第一千四百七十三碑起第一千四百七十四碑起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碑起第一千四百七十六碑起第一千四百七十七碑起第一千四百七十八碑起第一千四百七十九碑起第一千四百八十碑起第一千四百八十一碑起第一千四百八十二碑起第一千四百八十三碑起第一千四百八十四碑起第一千四百八十五碑起第一千四百八十六碑起第一千四百八十七碑起第一千四百八十八碑起第一千四百八十九碑起第一千四百九十碑起第一千四百九十一碑起第一千四百九十二碑起第一千四百九十三碑起第一千四百九十四碑起第一千四百九十五碑起第一千四百九十六碑起第一千四百九十七碑起第一千四百九十八碑起第一千四百九十九碑起第一千五百碑起第一千五百一碑起第一千五百二碑起第一千五百三碑起第一千五百四碑起第一千五百五碑起第一千五百六碑起第一千五百七碑起第一千五百八碑起第一千五百九碑起第一千五百十碑起第一千五百十一碑起第一千五百十二碑起第一千五百十三碑起第一千五百十四碑起第一千五百十五碑起第一千五百十六碑起第一千五百十七碑起第一千五百十八碑起第一千五百十九碑起第一千五百二十碑起第一千五百二十一碑起第一千五百二十二碑起第一千五百二十三碑起第一千五百二十四碑起第一千五百二十五碑起第一千五百二十六碑起第一千五百二十七碑起第一千五百二十八碑起第一千五百二十九碑起第一千五百三十碑起第一千五百三十一碑起第一千五百三十二碑起第一千五百三十三碑起第一千五百三十四碑起第一千五百三十五碑起第一千五百三十六碑起第一千五百三十七碑起第一千五百三十八碑起第一千五百三十九碑起第一千五百四十碑起第一千五百四十一碑起第一千五百四十二碑起第一千五百四十三碑起第一千五百四十四碑起第一千五百四十五碑起第一千五百四十六碑起第一千五百四十七碑起第一千五百四十八碑起第一千五百四十九碑起第一千五百五十碑起第一千五百五十一碑起第一千五百五十二碑起第一千五百五十三碑起第一千五百五十四碑起第一千五百五十五碑起第一千五百五十六碑起第一千五百五十七碑起第一千五百五十八碑起第一千五百五十九碑起第一千五百六十碑起第一千五百六十一碑起第一千五百六十二碑起第一千五百六十三碑起第一千五百六十四碑起第一千五百六十五碑起第一千五百六十六碑起第一千五百六十七碑起第一千五百六十八碑起第一千五百六十九碑起第一千五百七十碑起第一千五百七十一碑起第一千五百七十二碑起第一千五百七十三碑起第一千五百七十四碑起第一千五百七十五碑起第一千五百七十六碑起第一千五百七十七碑起第一千五百

中庸案石經考異記載得五篇今考記儒行經解大學緇衣表記坊記得五篇今考記儒行經解大學緇衣表記坊記得五篇今考記儒行經解大學緇衣表記坊記

二十二年傳吳爲無道石經吳作吾

案石經誤

二十七年傳因孫於邾石經於作于

案唐石經合

論語案石經論語七碑每碑分四列列二十七行行二十六字或十五字單義行書十體分卷案漢石經及皇侃本高麗本俱作十卷惟十卷本監本毛本並二十卷又行間細文每連起論語卷第一次行學而第一碑起有反第一碑起至論之第一碑起至赤適止第一三至食饐而餲魚止第二碑起至魚爛而肉敗至司馬牛問君子曰君子止第六碑起至是天子之事矣止第七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碑起自下而上第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二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三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四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五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六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七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八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九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百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百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百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百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百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百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百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百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百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百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百二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二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百二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二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百二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二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百二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二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百二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二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百三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三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百三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三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百三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三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百三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三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百三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三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百四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四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百四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四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百四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四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百四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四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百四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四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百五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五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百五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五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百五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五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百五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五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百五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五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百六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六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百六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六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百六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六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百六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六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百六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六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百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七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百七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七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百七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七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百七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七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百七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七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百八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八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百八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八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百八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八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百八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八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百八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八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百九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九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百九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九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百九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九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百九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九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百九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百九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百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百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百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百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百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百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百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百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百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百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百二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二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百二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二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百二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二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百二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二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百二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二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百三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三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百三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三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百三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三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百三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三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百三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三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百四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四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百四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四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百四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四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百四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四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百四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四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百五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五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百五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五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百五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五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百五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五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百五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五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百六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六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百六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六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百六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六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百六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六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百六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六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百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七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百七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七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百七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七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百七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七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百七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七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百八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八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百八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八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百八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八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百八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八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百八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八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百九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九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百九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九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百九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九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百九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九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百九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百九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百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百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百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百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百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百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百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百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百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百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百二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二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百二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二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百二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二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百二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二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百二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二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百三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三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百三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三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百三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三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百三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三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百三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三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百四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四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百四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四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百四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四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百四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四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百四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四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百五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五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百五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五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百五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五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百五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五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百五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五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百六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六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百六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六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百六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六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百六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六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百六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六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百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七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百七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七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百七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七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百七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七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百七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七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百八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八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百八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八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百八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八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百八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八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百八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八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百九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九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百九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九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百九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九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百九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九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百九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百九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百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百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百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百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百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百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百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百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百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百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百二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二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百二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二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百二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二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百二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二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百二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二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百三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三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百三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三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百三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三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百三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三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百三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三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百四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四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百四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四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百四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四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百四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四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百四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四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百五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五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百五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五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百五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五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百五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五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百五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五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百六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六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百六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六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百六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六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百六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六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百六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六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百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七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百七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七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百七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七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百七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七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百七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七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百八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八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百八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八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百八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八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百八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八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百八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八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百九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九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百九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九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百九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九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百九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九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百九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百九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百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百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百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百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百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百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百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百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百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百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百二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二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百二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二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百二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二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百二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二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百二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二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百三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三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百三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三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百三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三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百三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三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百三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三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百四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四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百四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四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百四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四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百四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四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百四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四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百五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五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百五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五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百五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五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百五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五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百五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五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百六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六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百六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六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百六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六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百六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六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百六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六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百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七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百七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七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百七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七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百七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七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百七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七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百八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八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百八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八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百八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八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百八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八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百八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八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百九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九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百九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九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百九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九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百九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九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百九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百九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百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百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百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百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百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百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百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百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百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百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百二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二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百二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二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百二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二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百二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二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百二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二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百三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三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百三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三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百三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三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百三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三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百三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三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百四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四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百四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四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百四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四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百四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四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百四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四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百五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五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百五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五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百五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五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百五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五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百五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五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百六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六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百六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六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百六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六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百六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六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百六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六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百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七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百七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七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百七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七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百七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七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百七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七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百八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八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百八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八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百八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八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百八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八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百八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八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百九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九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六百九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九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六百九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九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六百九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九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六百九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六百九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百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百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百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百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百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百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百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百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百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百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百二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二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百二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二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百二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二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百二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二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百二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二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百三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三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百三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三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百三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三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百三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三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百三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三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百四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四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百四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四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百四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四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百四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四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百四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四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百五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五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百五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五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百五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五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百五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五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百五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五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百六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六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百六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六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百六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六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百六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六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百六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六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百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七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百七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七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百七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七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百七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七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百七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七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百八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八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百八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八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百八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八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百八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八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百八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八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七百九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九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七百九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九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七百九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九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七百九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九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七百九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七百九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百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百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百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百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百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百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百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百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百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百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百二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二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百二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二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百二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二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百二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二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百二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二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百三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三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百三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三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百三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三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百三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三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百三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三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百四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四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百四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四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百四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四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百四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四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百四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四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百五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五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百五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五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百五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五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百五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五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百五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五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百六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六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百六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六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百六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六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百六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六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百六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六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百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七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百七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七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百七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七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百七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七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百七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七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百八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八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百八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八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百八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八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百八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八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百八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八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八百九十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九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八百九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九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八百九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九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八百九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九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八百九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八百九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百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百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百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百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百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百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百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百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百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百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百二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二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百二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二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百二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二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百二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二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百二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二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百三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三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百三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三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百三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三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百三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三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百三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三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百四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四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百四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四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百四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四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百四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四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百四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四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百五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五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百五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五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百五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五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百五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五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百五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五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百六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六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百六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六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百六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六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百六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六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百六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六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百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七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百七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七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百七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七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百七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七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百七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七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百八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八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百八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八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百八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八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百八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八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百八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八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九百九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九十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九百九十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九十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九百九十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九十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九百九十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九十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九百九十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九百九十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千碑起自下而上第一千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千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千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千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千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千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千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千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千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一千十碑起自下而上第一千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一千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一千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一千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一千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一千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一千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一千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一千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二千碑起自下而上第二千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二千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二千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二千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二千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二千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二千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二千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二千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三千碑起自下而上第三千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三千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三千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三千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三千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三千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三千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三千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三千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四千碑起自下而上第四千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四千二碑起自下而上第四千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四千四碑起自下而上第四千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四千六碑起自下而上第四千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四千八碑起自下而上第四千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五千碑起自下而上第五千一碑起至子曰參乎止第五千二碑起自下而上第五千三碑起至子曰不知命止第五千四碑起自下而上第五千五碑起至子曰不學詩止第五千六碑起自下而上第五千七碑起至子曰不學禮止第五千八碑起自下而上第五千九碑起至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止第六千碑起自下而上第六千一

案孟子音義作強

萬章以要素穆公石經穆作繆後秦繆公用之而霸周

案岳珂本作繆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石經無問字

案岳本無問字

告子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石經辨作辯

說見前

今之事君則曰石經作皆曰

案坊本無皆字誤

盡心公孫丑曰何謂也石經作問曰

案坊本無問字誤

亦不願歟問石經願作殊

說見前

序曰宋自至和刋立二體石經南渡播遷淪沒鴻水高宗定鼎臨安萬幾之暇留意翰墨嘗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寫經紹興十三年以次頒所書小楷易書詩左傳四經刋石十六年又書論語孟子皆付之石立於太學至淳熙四年建光堯石經閣置碑其中重勅高宗御筆行書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以補禮經之闕玉海言之詳矣宋亡幾遷楊棄之厄元明間屢經徙學移碑遂有殘缺今杭州府學所存碑八十六石諸經皆非足本禮記僅存中庸片石證之明楊一清所記碑目尚符本氏彝尊所謂八十七石者誤也紹興至今六百餘年而碑之漫漶已如此當時所頒州學者散佚已盡即宋搨流傳好古家絶不可得今就所可識者考其異文間采遺字之見于他書者補之有足訂今本之譌見宋槧之善亦世之言石經者之一助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九終　嘉應吳梅修書校　番禺居蔡嘉勘校

女考壽萬年兼侯其身皆過永惠氏棟謂蓁即永者非也

汝墳

汝濆毛作墳後漢書注見周磐傳注見

案周磐傳注引韓詩濆水名也與毛異義余正釋水注引作濆御覽七十一亦作濆余正釋水遵彼汝濆大水溢出別爲濆水之名水經注濆水亦謂大遶水

慱慱毛作如調饑釋文

案說文慱讀與愍同段氏玉裁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慱古愍慱通用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引汝墳調饑韓作朝饑王室如熾云火也釋文引亦同案薛君曰熾烈火也說文引王室如熾云火也釋文引亦同段氏玉裁謂熾燬一字方言楚人名曰燬秦人曰熾吳人曰熾同之一證

采蘋

于以湘毛作之漢書注見郊祀志注顏師古曰湘亨也

案傳湘亨也廣正釋言鬺餘也鬺亦煮也一也鬺亨煮而祭也引韓詩于以鬺于上帝鬼神注鬺亨煮也則湘鬺古義本通惠氏棟謂湘之訓亨無攷當从韓作鬺說文鬺煮也王篇鬺與鬺同湘借字也

蘩薪毛作甘棠外傳

案芾字本作市古蔽前之芾亦芾字毛傳蔽芾小皃易豐其沛沛然盛大皃釋文云本又作芾同是芾芾小也詩芾甘棠釋文引韓詩作茷茷小皃易豐其蔀日中見斗蔀小也芾芾茷茷聲義通故韓得作茷漢書引作勿翦勿伐草木不生曰翦勿伐草木生曰伐翦勿剪勿敗集韻勿剪勿敗勿翦勿伐勿剪勿敗皆同義

施于中逵毛作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昭華城賦注王粲從軍詩注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

案余正九逵謂之逵釋文云本亦作馗初學記載余正逵一曰馗說文馗九達道也逵字本作馗漢華山亭碑主簿湖陽馗伯馮隸辨云廣韻馗與逵同左傳十二年至于逵路釋文逵或馗字魏志武帝紀遼東殿馗裴松之注馗古逵字見三蒼

茅茨釋文昔本作茆引韓詩云蓋曰庵廡曰茨茆

案首艿古今文三家从今文

漢廣

不可休思毛作外傳

案息字是思字之譌釋文云一云本皆爾本或作思此以意改耳正義疑休息之字作休思據陸孔所見本已譌作休息毛作傳時本作思字也詩攷序云朱子从韓詩作不可休思今集傳仍作息非王氏所見之本矣顧氏炎武詩本音曰疑是朱子未定之本也余攷宋本集傳經文原作息下注云吳氏曰韓詩作思今本刪去是注大失朱子意矣

江之漾毛作矣漾長也薛君章句漾長也

案說文于永字引江之永矣云水長也于義字引江之羨矣訓與永同蓋毛韓之異義本字漾長也余正永羨長也訓同故字得通周陳逆重云子子孫孫業保用齋侯鎛鐘云士

變文畫雖殊義則不別洪氏適十二變之說詳矣又作郁夷漢書引韓詩周道郁夷一作倭遲說文倭平易也同夷一作倭他見王篇一作猗移見列子黃帝篇一作逶迤見唐扶頌一作委蛇見劉熊碑一作逶虵見賨鳳別碑一作逶迤見逶虗碑同聲通借不止十二變矣內傳一作礒隋亦即委蛇之異文漢衡方碑云礒隋在公洪適謂本韓詩釋文于余正釋訓委委佗佗美也下引詩釋云礒礒它它如山如河礒礒者心之美也又華嚴經音義兩引郭注礒謂佳麗美態之皃今此注在釋訓委委佗佗之下則礒即委也漢書侯其礒而唐韻礒古音與委通可證隋是隋隤之隸變又同虵

摽有梅毛作梅釋文苹有梅字露落也孟子注音義

案摽說文落也是有字義苹當作莩漢書貨殖志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鄭氏曰莩音義同今音薸有梅之薸爰書落也薸亦莩字顏注諸書或作殍音義同今孟子注作莩樸古梅字列女傳引慕門有樸說文梅每聲樸或从某聲釋文云梅韓詩作樸所載異字是樸非莩也孟子注恐誤

小星

實毛作命不同實有也釋文外傳同

案釋文引韓實有也余正注引此亦作實左傳桓六年寔來杜注寔實也漢鄭固碑寔天生德隸辨寔與實同天實爲之北海景君銘作寔儀禮鄭注今文實作寔是古今字鄭氏康成云趙魏之東寔實同聲

何彼襛矣毛作襛矣

案說文襛衣厚皃字本通禮故禮當从衣从農从辰宋本脩元本始譌从旁毛傳襛猶戎戎也箋云何彼戎戎者乃移之華戎即戎之省文

桷舟

如有殷毛作愛文選注見陸機歎逝賦注何秀思舊賦注酬贈答暨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阮籍詠懷詩注慶簡生論注

案殷與隱通易豫殷薦之上帝京房作隱伏生書傳說命以孝子之隱乎鄭注隱痛字或爲殷厲成頌殷超乎山林注殷即隱劉熊碑勤恤民隱洪氏以殷爲隱上林賦殷天動地善注殷猶隱沈殷殷李注一作隱音義同憂心殷殷楚詞章

馮教授三家詩異文疏證　嘉興馮登府著

三家詩異文疏證　嘉興馮敎授登府著

韓詩

葛覃

惟絺毛作葉萋萋惟薜也文選注郭注見爾雅注引韓詩薛作絺

案毛作維韓作惟毛詩從古文作維今文作惟

朴樕毛作木釋文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皆以百數

案毛傳下曲曰樸說文木部云高木曰朴下句曰樸徐鍇以余正作下句曰朴詩釋木作樸謂余正借字當從詩然攷余正釋文朴本又作樸朴樸蓋古互通字馬融亦本韓作朴說文本毛韓此韓說之異

兔罝

施于中逵毛作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昭華城賦注王粲從軍詩注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

案余正九逵謂之逵釋文云本亦作馗初學記載余正逵一曰馗說文馗九達道也逵字本作馗漢華山亭碑主簿湖陽馗伯馮隸辨云廣韻馗與逵同左傳十二年至于逵路釋文逵或馗字魏志武帝紀遼東殿馗裴松之注馗古逵字見三蒼

茅茨釋文昔本作茆引韓詩云蓋曰庵廡曰茨茆

案首艿古今文三家从今文

漢廣

不可休思毛作外傳

案息字是思字之譌釋文云一云本皆爾本或作思此以意改耳正義疑休息之字作休思據陸孔所見本已譌作休息毛作傳時本作思字也詩攷序云朱子从韓詩作不可休思今集傳仍作息非王氏所見之本矣顧氏炎武詩本音曰疑是朱子未定之本也余攷宋本集傳經文原作息下注云吳氏曰韓詩作思今本刪去是注大失朱子意矣

江之漾毛作矣漾長也薛君章句漾長也

案說文于永字引江之永矣云水長也于義字引江之羨矣訓與永同蓋毛韓之異義本字漾長也余正永羨長也訓同故字得通周陳逆重云子子孫孫業保用齋侯鎛鐘云士

句作曜隱
胡戴毛作逃而微載常也釋文
案儀禮少牢勿替引之注替古文爲廢或爲載錢氏大昕曰
秩是秩之譌文說文引秩秩大猷作載是載即秩秩即替之
古文唐韻秩常也釋秩逃皆从失得聲是逃載音近故得借
胡常而微言日月有常明胡有時而微也唐氏文弼曰釋文
或字云刻也則也義不合
日月
報我不衡毛作逃薛君曰衡法也文選注見劉
楨贈從弟詩注引薛君章句同
案傳逃循也逃本與衡通禮記逃者之謂明史記樂書
作衡者祭義緒諸心形諸色而衡有注衡嘗爲逃衡省猶循
省放光般若經育義衡經文作逃同余謂毛訓逃爲循此逃
字宜訓以稱逃之逃士喪禮庶人詩諸不逃命鄭注古文逃
皆作衡漢韓勑後碑共衡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衡職即逃
職樊敏碑臣子復衡靈寶碑陰卅里矜衡唐扶頌既衡道逃
金樓子東方朔上武帝書願近衡老文皇帝之事皆逃衡互
通而稱道之謂也薛夫子訓爲法衡之衡非矣
終風
噎噎曀毛作其陰天陰靄也董氏云章句見呂氏讀詩記四說
文同案董遇詩既已依呂氏引之於韓詩無所據
案余正癸天陰而風曰噎說文噎陰而風也于噎字下引詩
噎噎其陰或本韓詩云噎天陰靄也段氏玉裁云噎即雨部
所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靄靄晦也
擊鼓
于嗟洵訏毛作兮信矣遠也釋文
案傳洵訓遠信亦遠也本釋文語蒙洵訓而言故曰亦釋梁
文十四年傳子乘之國范注信猶遠廣足釋詁信遠也即
本韓詩曹大家注幽賦信莫獻而不周云信遠也班固
典引上哉信乎相如上林賦儻倘信還去注並訓還是信本字
洵是信之假借也信有訓政當見二翻洵亦相倫呼賜二翻
音亦相近呂覽盡數篇高誘注亦引作信正本韓詩釋文云
本或作詢
凱風
睍睆毛作其陰天陰靄也董氏云章句見呂氏讀詩記四說
文同案董遇詩既已依呂氏引之於
韓詩無所據
案余正癸天陰而風曰噎說文噎陰而風也于噎字下引詩
噎噎其陰或本韓詩云噎天陰靄也段氏玉裁云噎即雨部
所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靄靄晦也
擊鼓
于嗟洵訏毛作兮信矣遠也釋文
案傳洵訓遠信亦遠也本釋文語蒙洵訓而言故曰亦釋梁
文十四年傳子乘之國范注信猶遠廣足釋詁信遠也即
本韓詩曹大家注幽賦信莫獻而不周云信遠也班固
典引上哉信乎相如上林賦儻倘信還去注並訓還是信本字
洵是信之假借也信有訓政當見二翻洵亦相倫呼賜二翻
音亦相近呂覽盡數篇高誘注亦引作信正本韓詩釋文云
本或作詢

簡簡毛作曉曉黃鳥載好其音太平御覽見
九百二十三卷
案御覽引韓詩章句曰曉曉好其音也毛詩曉曉作嘵嘵
毛詩曉曉聲此簡簡當本嘵嘵字但御覽空白一字不可
攷矣余案今張氏影宋本御覽作簡簡當日王氏所見本作
簡簡無疑
谷風
密勿黽勉同心密勿僶俛也文選注見
案密勿黽勉同心密勿僶俛也文選注見劉
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猶勉勉密勿重居黽勉輕
居同位謀近之字至薛君訓爲僶俛者唐韻僶俛告華岳文僶
俛在位金石存讀與黽勉同文賦在有無而僶勉黽亦
作僶周禮矢前後僶唐石經僶作勉是勉僶同
無以下體德外傳今本外傳作體
案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韓詩外傳云禮者首天地之體
禮本有體訓故字得通廣雅釋言禮體也本韓詩
簡兮
碩人扈扈毛作美貌釋文
案初學記引作扈扈正本韓詩傳侯侯容見大也檀弓檜無
采盛也釋文引韓訓扈爲美疏于侯侯亦曰容見美大此
扈扈與釋文大也文選上林賦煒煒扈扈李注引郭注言其
光扈扈而煒曄意懷太子曰扈扈光
音義並通者
泉水
祕毛作泌彼泉水釋文說文作泌
案曹全碑甄極濕緼以埤祕是泌字之假借
用說文眡字引作泌是本字當是齊魯說
飲餞于禰毛作釋文
案說文無禰字錢氏大昕曰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
日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
禰則誌地名若亦當从坻矣盧氏文弨云禰字得通廣雅釋言禮體也本韓詩
飲餞于泥即坻字之異文
北門
室人交徧謫毛作我讁我也釋文作讁說亦已焉哉毛無外傳
案鄭箋推刺畿之言韓作讁讁與唯同爲海云嘽撱也亦字
嘽也王篇讁讁也與推訓合韓詩爲就廣足讁就也皆本韓
說桂馥札樸云就當爲說字之譌傳所謂譏刺之言說字之說當爲讁字
攷矣余案今張氏影宋本御覽作簡簡當日王氏所見本作
簡簡無疑
谷風
密勿黽勉同心密勿僶俛也文選注見劉
案密勿黽勉同心密勿僶俛也文選注見劉
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猶勉勉密勿重居黽勉輕
居同位謀近之字至薛君訓爲僶俛者唐韻僶俛告華岳文僶
俛在位金石存讀與黽勉同文賦在有無而僶勉黽亦
作僶周禮矢前後僶唐石經僶作勉是勉僶同
無以下體德外傳今本外傳作體
案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韓詩外傳云禮者首天地之體
禮本有體訓故字得通廣雅釋言禮體也本韓詩
簡兮
碩人扈扈毛作美貌釋文
案初學記引作扈扈正本韓詩傳侯侯容見大也檀弓檜無
采盛也釋文引韓訓扈爲美疏于侯侯亦曰容見美大此
扈扈與釋文大也文選上林賦煒煒扈扈李注引郭注言其
光扈扈而煒曄意懷太子曰扈扈光
音義並通者
泉水
祕毛作泌彼泉水釋文說文作泌
案曹全碑甄極濕緼以埤祕是泌字之假借
用說文眡字引作泌是本字當是齊魯說
飲餞于禰毛作釋文
案說文無禰字錢氏大昕曰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
日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
禰則誌地名若亦當从坻矣盧氏文弨云禰字得通廣雅釋言禮體也本韓詩
飲餞于泥即坻字之異文

釋文引韓訓直相當值也義亦並同
牆有薺毛作說文
案茨與薺通戴記注引詩楚茨作茨周趙以朵薺疏作
茨薺經音辨薺茨也才資切詩楚薺鄭康成讀薺先薺韓詩
者也
不可揚毛作也揚循道也釋文
案揚訓音之轉循揚之義與毛詳薺爲勝
君子偕老
佗佗毛作傀傀德之美兒釋文
案他古本作它亦或作佗易有他吉唐石經及釋文作它之
死矢靡他唐石經亦作它漢書匡衡傳注引他人是愉作它
余正法同一切經音義云委佗德之美兒亦即本韓說文它
作宅也作也相似故致譌今蛇變蛇池變池皆譌文也盧氏
文弨云宋本作他他讀詩記引釋文亦作他佗後
人依注疏本而改者非也
邦之媛毛作也援取也釋文
案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毫云邦人所欲倚以爲援助
也亦用韓說孫炎注余正美女爲媛曰君子之援助是媛本
有援義援訓助取當是助之譌文范家相謂邦人之取法蓋
不知取是助之譌而強爲之說
鞹之奔奔作賁毛作奔無外傳
案賁與奔通戴記賁軍之將後漢書作奔軍之將周禮虎賁
氏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孟子音義引丁音虎賁先儒
言如猛虎之奔漢書更名虎賁郎注云賁讀與奔同讀賁如
奔詩賁然來思徐音奔此奔字高誘注呂覽賁育篇亦引作
賁謂其色不純釐記引此亦作賁人而無良語氣較婉
蝃蝀
乃如之人兮毛作也外傳
案說文引詩也多作兮如邦之媛兮王之瑣兮之類
淇奧
綠竹猗猗藩菉也釋文石經同綠藩如篟青縹也菉如
藩蓋如竹初生綠色也猗猗如箭竹文選注引韓詩君子能
脩身故能如此竹之美盛也案西京賦注善曰韓詩曰瞻彼淇
奧綠竹猗猗菉竹如簀如篟青絲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李巡曰
青絲喻學問有文章也集注引薛君章句綠竹竹名藩蓋
也猗猗美盛兒薛文選注所引說是非
考槃
考槃毛作外傳
案說文引詩也多作兮如邦之媛兮王之瑣兮之類
淇奧
綠竹猗猗藩菉也釋文石經同綠藩如篟青縹也菉如
藩蓋如竹初生綠色也猗猗如箭竹文選注引韓詩君子能
脩身故能如此竹之美盛也案西京賦注善曰韓詩曰瞻彼淇
奧綠竹猗猗菉竹如簀如篟青絲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李巡曰
青絲喻學問有文章也集注引薛君章句綠竹竹名藩蓋
也猗猗美盛兒薛文選注所引說是非
考槃
考槃毛作外傳
案說文引詩也多作兮如邦之媛兮王之瑣兮之類

案毛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鄭注余正菉王芻即終朝采綠
之綠綠是借字釋文篇竹韓詩作筑竹亦筑借字說文艸部
藩水篇筑鄭注余正竹篇蓄云似小蓼赤莖節好生道旁可
食孫炎引詩綠竹猗猗綠竹為二艸陸璣艸木疏有草似
竹青綠色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是二而一之矣孔
氏正義據余正王芻篇竹之證駁之是已而洪氏适據漢書
淇園之竹可以爲綠竹是竹之說朱子集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
餘萬以爲綠竹是竹之說朱子集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
鄺道元注今逍望淇川無復此物道元在北魏時已言淇上
所有唯王芻篇艸可見朱子止據漢時言之耳未溯其由始
也朱子謂漢世猶然亦謂漢武及宣帝景帝間閭氏右璋又謂北土寒冰至冬地
凍竹根猶浸故不能植唯敝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
寒茂被淇苑按蔽竹即篇竹毛傳之說盡以余正說文諸書無可易韓
也余謂王芻篇艸可見朱子止據漢時言之耳未溯其由始
詩作瀟漢石經同石經本魯詩是三家相同也當从韓爲近
古鄭氏琳云說文筑篇筑藩水篇筑是毛詩作筑以爲岸篇
筑竹是假借字韓作藩以爲水篇筑經皆淇奧是甎鄭毛爲
勝
有斐毛作君子斐然美兒也釋文
案匪同斐斐玄匚記梓人則其匪色似不鳴矣注匪即斐大學
引此詩作斐錢氏大昕云說文邠即有匪君子之匪古讀匪
如邠又如彼
赫兮宣毛作兮宣顯也釋文
案傳咺宣著也亦有宣義一切經音義宣古文愃愃即咺大
學作喧亦正作烜並字殊而音同廣疋釋詁烜明也亦明顯
義
考盤
考盤毛作地下而黃曰干文選注見左思吳
都賦注又讀詩記六干墳墳之
處也釋文
案斯干秩秩斯干傳干澗也易渙漸干干荀王並云山間澗
水鄰云干水傍故傳水處亦澗義文選注所引說是非
碩人之過毛作邁美兒釋文
案傳邁寬大兒箋儀意傳箋互異集傳未詳段氏玉裁曰邁
爲款之假借讀如科條之科空也毛鄭說皆取空中之意余
謂傴本字从韙爲正廣韻傴美也即本詩詩訓較長
碩人
鱣鮪鰋鯉毛作
案傳發揭盛貌馬季長曰魚著網尾發發然發即揭之省文
鰋亦同鮪說文引詩作鱓鱓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字也
庶姜孽孽毛作長兒釋文
案孽同蘗蘗亦即孽也何晏景福殿賦飛棚翼以軒翥反字孽
以高曝注孽音蘗義並同書若蘖木之有由蘗古文作鼻桥
亦作鼻臬呂覽過理篇云宋王築爲蘗臺高誘注蘗當作孽
引詩正作孽孽云高長兒釋文脫高字說文木部孽或作蘖
作孽者假字也
庶士有朅毛作健也釋文
案朅並與竭偈竭字音近而通伯兮竭兮文選注引作偈訓
健與此義合檜風匪風偈兮注引作偈訓
朅健與此義合去不如从去義爲長訓
氓
蚩蚩毛作無知言厖厚也釋文吁毛作嗤女兮外傳
案厖與龐體禮字古每通禮記亦引作履無咎言注履龐也韓
訓履爲幸幸無咎言義較順然履之訓幸於古無徵吁于本
同
芄蘭
垂帶悸毛作兮垂兒釋文
案傳垂玉紳帶悸悸然有節度荀爽說文草聚兒有垂象爲萃
悸與萃義亦同
能不我甲毛作
案甲狎音義相兼毛傳甲狎也亦正釋言甲狎也注習狎是
甲本有狎義書多方因甲于內亂鄭元王肅皆以甲爲狎
伯兮
伯毛作桀健也文選注見宋玉高唐賦注
揭釋文
案揭訓音義並同釋文偈健也亦桀驁兒
案偈揭音義並同釋文偈健也高唐賦注偈桀健也健也是
健之譌
焉得諼毛作草諼草忘憂也薛君曰文選注
焉得諼草忘憂也薛君曰文選注見嵇康
贈秀才詩注
案諼與諼同諼忘也其漠然不可諼兮大學作誼

釋文云譏本作嘗說文作嘗或作嘗字皆同

中谷有蓷

蓷毛作推釋文

案傳嗟泣兒釋名嗟嘆也心有所念慨然發此聲也音義相同字

清人

二子乘舟鶉音純毛作釋文

案傳重鶉累荷也箋喬子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繫毛羽也放說文鶉悉鳴長尾雉也秉鼎與以爲防飪箸馬頭上從鳥喬聲徐鍇曰若鳥獨斷飪方數寸以插羽也第飾于子上耳然則毛作喬即鶉之省文耳釋文喬雉名可證也

燕裘

悆毛作直且侯外傳

案漆有詩洵訏且樂漢書亦引作悆毛是假字

彼己毛作之子舍命不渝毛作外傳沙汨物投融彼己之子同其

案記已通其左氏傳襄廿七年引文章亦作彼己晏子五引亦作己漢盡覽鶴等傳贊注亦引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渝作偷張衡西京賦其樂愉愉與上偷字叶古愉每叶偷故音同得借詩他人是偷鄭作偷後漢馬融傳注亦引作偷可證又惠氏棟曰舍命不渝信也澤古通釋亦即舍周禮鄭注舍牙即釋采月令釋采一作舍采是也是此句當从古語原文言疏作赦命渝不

東門之墠

有靖毛作家室嫥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事類賦注太平御覽見九百六十四引作靜姝葛文又見八十七引靖作靜姝同

案踐通善曲禮曰而行事則必踐之注踐讀爲善疏踐善也靖亦訓善義與嫥言庸遣漢王尊傳引作靖言史記作善言盤庚自作弗靖弗善也是靖踐文異而義不異也靖同靜一切經音義曰譬猶譬喻經第十四卷彫字下云又作靖蹲竝靜四形同也

子衿

子寧不詒毛作音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案嗣詒台怡竝通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文選注引作不台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古字怡同詒皆省作台

出其東門

聊樂我魂毛作魂神也釋文

案孔氏正義引古今字古魂亦與云通釋文本亦作云春秋正義引孝經說曰魂云也又中山經曰其光能使其衆魂魂云也魂猶言云云是魂云古本同不必从魂本義訓爲神也毛詩蓋本作云作員者後人改也商頌景員維河古文作景云

野有蔓草

清揚婉毛作婉美貌見面部婉字注引詩婉兮孌兮維鯽注鯽美好貌見上聲五旨章句清揚注眸子也

案王篇云婉眄目之閒美兒青陽婉古今字

字釋名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得一以清作青陽通揚王逸楊休注揚讀爲陽詩療之方陽也氣在外發揚也史記黃帝之子青陽與漢書作陽璿名陽場也氣在外發揚也史記黃帝之子青陽與夷鼓作清陽初學記說苑並引作清陽婉

案遜音義引作遜順也古字通用

子之媽今媽好兒釋文媽毛作媽音義同

案說文媽好也字與旋通又與還同古讀旋如還音故齊詩作子之還婚同壇王篇廣正竝訓好蓋本韓詩王氏念孫曰二章云謂我好三章云謂我臧屬詞比事則韓義爲長澤陂二章碩大且卷傳好兒釋文本作媽是其證也

南山

橫由毛作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釋文

案衛古同橫禮記今也衡縱疏衡橫也坊記引詩正作橫一切經音義廿四作東西曰廣廣雅釋宮云即橫之譌按由義當作表西京賦效廣袤注南北曰袤與釋文訓合由袤聲相近段氏玉裁云毛詩傳云由從也古隨從與從橫不分二音後漢書從此言之義作由是從由本通說文無由字一切經音義三及六帖二十四引韓詩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仍作從字

盧令

盧泠令毛作董氏云文作玲瓏

案令泠義別董氏之說不足據也說文作玲瓏健也令亦通玲瓏與猱通从玲爲是通纂文繫傳引詩攻四十卷董逌讀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魯詩衛存可據韓詩雖亡侯續可參效逌藏書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人依托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其說蓋是謂詩記所載董氏說竝不足信王氏收之非矣

敝笱

其魚魴鰥毛作言不能制也釋文

案魴與魚通策遺遺之閒法路遂迤迤字亦作遝音義音近得借韓訓遺遺不能制與傳義合

猗嗟

舞則選兮毛作今言其舞則應雅樂也傳疏舞無注陸機曰東南行注作選

案選同算公孫龍傳贊升算之人何足選即論語之文朱穆傳注引稽舟不可選也作算譬喻與疏選即算也算亦與

慕遏陸機陰思賦樂來日之有鶡傷頹年之莫慕義作算竝互通字傳遠齋質中也疏廣于樂節與韓訓算合今攷文選注作莫即遠莫文王伯厚所見本作算

四矢反毛作今變易也釋文

案古讀反如變說文汳水即汴水顏氏家訓雜藝云言反爲變周禮司寇四時變國火注變猶易也故韓有易訓反輕扈變重扈意同他字鄭箋謂四矢皆得故處是巧射也與韓變易之訓相參

葛屨

織織掺毛作女手纖纖女手之皃文選注見古詩十九首注引韓君章句說文作纖纖

案傳掺掺猶纖纖疏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與纖同說文手部无籀手部皆引作纖纖

綢繆

見此邂逅逅毛作邂逅不固之皃釋文

案淮南俶真訓孰能解構人間之事纖遘興亦既覯止鄭訓本易旅纏童之義漢碑有親無造故海親是陸氏本文如是復注云本又作逅可見毛本亦作覯非謂韓乃作親也選亦爲野有蔓草本文王氏引而一之而誤屬入韓詩則以不固之解而連及之耳足利本亦作親

鴇羽

悠悠蒼毛作天外傳

案王篇山部峯古文倉字倉是蒼之本字禮月令駕倉龍服倉王衣倉衣漢書揚雄傳倉頡廬見滄北海相景君碑于何胥倉楊著碑山叫宵倉柳敏碑何胥宵倉慕廟碑恩如浩倉古竝以倉爲蒼

有灌之杜

逝毛作肯適我逝及也釋文

案噬即尒正之遝傳噬逮也正援釋訓文逮及也與韓訓合說文有逝無噬然則逝本字噬通字遝俗字也

車鄰

寺人之令毛作使令釋文

案說文令伶也使伶也伶爲便伶毛作令省也廣正令伶也

葛本韓詩說詳余論語攷異

終南

顏如渥沮毛作沮藉也外傳作遏蒼反釋文

案陸氏云丹如字韓詩作沮音藉也外傳一作藉沮藉古通邶風靜女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而赤如丹渥之丹藉也丹藉古通邶風靜女如渥沮如渥正義言其顏色赤而澤也

晨風

鴥毛作彼晨風外傳說文作鴥彼同駃

案傳駃疾飛見木元虛海賦鶤鵬鴥其北征是也疾飛見木亦謂鳥之疾飛見木也

東門之枌

穀旦于逸毛作于差釋文

案箋差擇也古差逸通易大差之嗟荀爽本作差王子雅子此詩差字音嗟盧本三家宋本纂緯音義兩引竝作嗟

衡門

可以棲毛作饑外傳

案箋本作癯饑居石經初刻作棲後改作癯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及日本足利古本皆作棲外傳作遲遲與棲同字棲邑郭有道碑遲泌邱李善注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則毛亦作棲太平御覽五十八庾信小園賦並作療饑蓋古文其饑詩先通三家而韓詩受于張燕昭故見于箋者尤多如十月之交抑此皇父卜宅謂爲意如磨風素衣朱綃十月之交爲屬王時作皇矣阮徂共三國名皆从魯作三墓論引孔演圖五際六情本齊詩陋儒或以創改經文疵之其不知量也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毛作娟美也釋文

案說文娟順也余謂即美字尾微論語從生畝漢書作尾周禮司徒媺宮室流引詩以證美宮室是媺即美从女从攸文之美證以韓詩史記知微娟通即美也錢氏大昕亦云娟

案驟釋文云本又作展周南驟轉反側箋訓算句作展當誘注淮南子引作展轉後作孨

碩大且嫮毛作儼後作孨

案說文嫮大且好也薛君曰嫮重頤也三百六十八見太平御覽見

案說文嫮字下引詩碩大且嫮徐鍇曰今作儼傳寫訛誤一作曮廣足嫮美也楊慎古音猶豫亦引韓詩竝聲近義同薛訓重頤即美義

匪車揭毛作今古傳漢書王吉傳

匪車揭揭詩學韓詩

案王吉傳曰揭揭有蓬傷之也揭與傷通見伯兮詩外傳亦作揭

中心慁毛作兮王吉傳又外傳

案慁怛古字路史中二皇紀典相之道竝其所以求聚希闊而不獲之旨不慁與注古怛字

七月

六月食鬱及薁毛作介爾雅見釋草疏

案介正韓山非注引韓詩食鬱及薁說文亦引作藿唐韻古音引詩亦作藿叶去聲音奧統下菽粟稻爲一韻蓋竝本韓詩歐陽修曰七月詩燕賚皆無之范家相云御覽明載韓嬰七月之說即釋文亦引有八月在宇之訓不知歐公何本余按三家惟不及笙詩篇目孔穎達謂漢世詩只三百五篇信然

鴟鴞

徹彼桑杜毛作土釋文

案傳桑土桑根也義同韓而省杜爲土詩自土沮漆書廿八上注引作杜董氏逌曰石經作桑於永知所本方言注亦作桑杜

東山

烝在濛毛作蠢聚新也薄力菊反釋文

案說文有蠓無濛濛聚之或字釋文舊本原作蒙力菊反即蒙蠓者我之蒙傳蠓蠓大見此訓聚新与毛鄭義殊

四牡

周道倭遲毛作夷險也釋文薛君曰威夷險也又作威遲文選注周道威夷見頍弁之秋胡詩注陸倕石闕銘注潘岳金谷集作詩注謝希逸誄注周道郁夷薛君曰言使

臣桑馬行于此道 漢書地理志 見石洪碑東觀注

案倪與逞通詩棲遲衡門漢婁敬作彈倚衡門漢張釋之傳陵遲至于二世法與陵夷同匡謬正俗云古通夷通用威夷亦即倭遲之轉孫縛天台賦既夷險于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李注引韓詩訓險番岳詩遇路縈曲阻峻坂路威夷亦訓險漢書地理志注一作郁夷縣此字之偶合者郁倭亦一聲之轉臧氏琳云韓詩有文選注薛君章句可證郁夷是魯詩異文也

皇皇者華

莘莘毛作征夫 外傳 國語說文同 又說苑列女傳同

案號一作侻侻同莘呂覽有侻氏今作有娀楚辭章句引此作侻曾語說文引作莘並與韓合蓋號莘侻娀並古通字又班固東都賦徂豆莘莘王復會具載奴文莘莘與皇皇者華皆訓眾多兒與毛傳號號訓合

天保

吉圭圜毛作惟毛作維周禮壻氏注或曰鄭俊

案國語韋注云舊音圭周禮壻氏令州里不國鄭注國讀如吉圭惟傳之圭士虞禮主為而意萬之鄭云圭絜也引古圭為鎮吉呂覽尊師篇臨飲食必國絜高注國讀為圭盂于必有主田趙岐注圭潔也廣定雅詁圭絜也音圭左傳冀十一年師國釋文亦音圭圭周禮疏大戴禮注引吉又作絜古讀惟皆如為毛氏曰有是為之惟如書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王篇惟為也周禮宮人注引與今詩同

枕杜

檀車幝幝毛作幝 釋文 舊阿幝

案釋文幝幝尺善反韓作緘緩音同說文緘偏緩也廣正篇緘繟緩也緩一作繟王篇繟猶緩緩也繟與幝通故曰音同幝也段氏玉裁曰毛傳幝幝敝皃說文緘緩偏緩蓋物敝則緩其義相通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曰石經作轏轏後漢傳注引亦無所本 劉陶

漉溶

惛惛毛作夜飲惛惛和悅之皃 釋文 文選注 賦注 恊康琴賦注 見左思魏都說文作慁

慁

案惛慁古通泰風賊賊良人列女傳引作惛惛毛傳賊賊安也韓訓和悅義並相近說文引作慁亦云安也

蓼蓼毛作者莪蓼蓼盛皃 釋文 詩注引韓君章句 見班固東都賦注 集韻作蓼蓼

案說文通謂草木之莖為蓄傳言蓄盛皃與蓼蓼同訓蓼亦通漆通與引桃夭其葉蓁蓁作漆葉韻引李舟說作漆漆音

宋芭

蔥衡毛作 周禮注 見玉篇注

案注引詩傳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瑞珠以納其間疏謂是韓詩國語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瑞珠以納其間古黃衝旨通康鼎銘幽黃即幽衡王莽大布黃千即衡千衡即當義禮王藻正作衡字

斯干

如矢斯棘棘毛作栝隅也 釋文 又玉篇

案傳棘矯廉也疏嘯室外之廉隅也與栝訓合玉篇栝屋隅也栝通筈與筈通

如鳥斯翬翬毛作翬也 釋文 案釋文引韓詩曰筈翬也

案革與勒通石鼓文及寅簋銘又簋勒辟父敦作攸革周頌酋銘鼒攸勒與矢簋銘同吳彝銘馬三匹攸勒師西敦銘中鬲攸勒康鼎銘幽黃鞏勒皆訓之革郭注攀鞏勒是勒革本相通釋文于此詩云韓詩作靭也毛傳訓革為鞏義並同王氏據宋本釋文鞏作韌韌亦勒通字傳革鞏也與勒訓同革是假字韌是正字

載衣之裳毛作 釋文 裳本又作常 也正義同

案禪當作褅正字也毛作褅假字也說文褅綵也引詩載衣之褅廣定褅謂小兒褅褓也毛傳褓綵也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為褓又正義引侯苞云示之方也明綵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侯苞學韓詩者

無羊

或寢或訛毛作譌覺也 釋文

案訛譌通書平秩南訛周禮疏引伏生大傳作南譌史記同正月詩民之訛言說文及朱書五行志並引作譌訛字說文所無山海經章莪山有鳥名蜚方見則道有譌火郭注譌亦妖訛字按傳訛動也動之為言覺也韓與毛義不殊一切經音義十二訛古文為譌吪三形同

節南山

憂心如炎毛作 釋文 炎本又作惔

案大疋如惔如焚傳惔燎之也徐邈惔音炎韓詩作炎此詩傳云惔燔也憂心如惔謂心如火上灼與大疋如惔義同亦當從韓作炎說文作炎炎小燕也炎炎惔並聲近義同之

白駒

在彼空毛作 薛君曰空谷深谷也 釋文 見石洪碑西都賦注陸士衡吊魏武帝文注引薛君章句 集韻作窪窟

案空窮通周禮攻工記鞮人為鼻窮者三之一鄭司農曰窮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毛作空即窮之假借

斯干

如矢斯棘棘毛作栝隅也旋即 釋文 又玉篇 反

案傳棘矯廉也疏嘯室外之廉隅也與栝訓合玉篇栝屋隅也栝通筈與筈通

如鳥斯翬翬毛作翬也 釋文 案釋文引韓詩曰筈翬也

案革與勒通石鼓文及寅簋銘又簋勒辟父敦作攸革周頌酋銘鼒攸勒與矢簋銘同吳彝銘馬三匹攸勒師西敦銘中鬲攸勒康鼎銘幽黃鞏勒皆訓之革郭注攀鞏勒是勒革本相通釋文于此詩云韓詩作靭也毛傳訓革為鞏義並同王氏據宋本釋文鞏作韌韌亦勒通字傳革鞏也與勒訓同革是假字韌是正字

載衣之裳毛作 釋文 裳本又作常 也正義同

案禪當作褅正字也毛作褅假字也說文褅綵也引詩載衣之褅廣定褅謂小兒褅褓也毛傳褓綵也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為褓又正義引侯苞云示之方也明綵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侯苞學韓詩者

無羊

或寢或訛毛作譌覺也 釋文

案訛譌通書平秩南訛周禮疏引伏生大傳作南譌史記同正月詩民之訛言說文及朱書五行志並引作譌訛字說文所無山海經章莪山有鳥名蜚方見則道有譌火郭注譌亦妖訛字按傳訛動也動之為言覺也韓與毛義不殊一切經音義十二訛古文為譌吪三形同

節南山

憂心如炎毛作 釋文 炎本又作惔

案大疋如惔如焚傳惔燎之也徐邈惔音炎韓詩作炎此詩傳云惔燔也憂心如惔謂心如火上灼與大疋如惔義同亦當從韓作炎說文作炎炎小燕也炎炎惔並聲近義同之

字

昊天不庸毛作庸易也 釋文

案庸傭通廣疋云庸侻也通傳故有代訓司馬相如傳與保庸雜作義本作傭鄭注禮庸常也本義庸平常猶言平易故韓有易訓

正月

逮逮毛作方艱毛多 釋文 有字天天是椓 後漢書蔡邕傳逮逮蔽詩亦同

案盧氏文弨云王伯厚詩攷于韓詩逮逮方艱天天是椓云出後漢書蔡邕傳旦引章懷注云韓詩亦同作艱謂小人乘寵方艱而行也今案蔡邕傳逮逮方艱天天是椓注先引毛詩之文并引傳箋然後云韓詩亦同謂韓詩同此毛鄭之說也下云此作艱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艱而行方猶竝也乃章懷舉邕之文故用此字今王氏誤以為韓詩亦同作艱并刪去蓋字而以章懷之說為韓詩之說不審甚矣宇按王氏原文作逮逮方殷云後漢蔡邕傳注蓋引章懷注所引毛詩之文以證逮蔽之異文非引蔡邕傳也邕傳作逮逮方艱天天是加以注云韓詩亦同故入韓詩攷異至逮逮方艱於異字無義條中始引漢書注不得混于韓說中也盧氏弨未細攷耳又按蔽與逮同毛傳蔽蔽箋陋克指王所用之小人也蔽邕傳注逮逮言鄙陋之小人與傳箋合邕為魯詩說攷作艱林作躗加當是魯說攷作逮逮與傳箋合邕為魯詩說攷作艱林作躗加當是魯說攷作逮逮而不我覲即蔽蔽也錢氏大昕曰說文無蔽字疑維荀及蔽之蔽當作餥亦謂此當從韓作逮至韓詩無有字釋文云蔽蔽方蔽本或作方有蔽者非也

十月之交

繁毛作雜司徒 釋文

案潘與播同又與繁同潘或作蕃蕃亦省作番當即經文通用之義攷之周禮播之以八音注云故書播為蕃杜子春云蕃當為播播謂布散書古蕃字亦作播尚書大傳云播國率相行事鄭注播讀蕃是也蕃省作番同繁番秋外傳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曰寇蕃有徒蕃本作繁蕃有徒義本作繁蕃書作賁繁有徒繁蕃通作之證也蕃亦省作番史記卜式傳隨

馮教授三家詩異文疏證

牧富番注同番白石神君碑永永番昌義作蕃昌是也則繁蕃番播並文異而字同繁蕃从番聲古音皆在元部故有多盲風俗通帝紀番君麻林注番音婆漢書高赤音婆古讀如此

譨口聲譨毛作 釋文 蠶本又作蠶

案漢書五行志莫譨字後漢馮衍傳注引此作敖敖譨譨亦通字詩疏引此作敖敖譨譨亦通字詩疏引此作敖敖譨譨亦通字詩疏

同居宅無人爲虛死而無後曰厲是冥作厲也按說文無㾗字新坿有之俗非石云㾗本作罔通作厲放謝惠連秋懷詩寥罔庞靈漢洛神賦聲哀厲而弭長嘯賦聲激曜而清厲笙賦慕賢聲音激以厲聲又云憚罔厲孑天亦韓詩意薛君訓附附與傳通卽亦傳于天之義廣疋釋詁厲附近也亦罔義之推余按厲列古通論語子溫而厲雜文一本作列祭法厲山氏國語引作烈山氏是也厲亦有列義

哀我疹毛作㾗釋文　寡疹苦也釋文

案㾗卽瘨之借字傳㾗盡也疹與疢同越語疾疢貧病與瘨音義亦同錢氏大昕曰說文疹卽瘨我以皇之瘨亦卽此詩之㾗也疹亦訓說文胗脣動瘨瘤文作疹

宜犴毛作宜獄鄉亭之聲曰犴郝氏懿行曰獄釋文志法韋昭云亦同初學記漢晉刑法志

案犴當作犴古以爲獄名淮南說林訓亡犴不可再漢刑法志獄犴不平後漢崔駰傳獄犴塡滿案武帝詔鉗鈦之刑歲積于牢犴是也周禮射人注引作宜豻說文干豻字下云豻、亦从犬引詩宜豻宜獄豈亦本韓盩鐵論初學記荀子注亦引作犴毛作犴借字也

小弁

怒焉如擣毛作擣　除又反　釋文

案傳擣心疾也說文疛小腹痛也讀若紂擣古祕字見史記鄒枚傳注與疛音義並同錢氏大昕曰說文疛卽瘨我以皇之瘨亦卽此詩之擣虞傳注與疛音義並同錢氏大昕云說文疛卽怒焉如擣之擣虞氏文弼曰呂覽審數篇氣鬱處腹則爲張爲疛高誘注疛跳動也蓋亦與擣義相近

蓫毛作蕕　淖　外傳

案蓫古作蕕同字也左昭二十年傳取人子蓫苻之澤居石經初刻作蕕易說卦傳爲蓫石經亦作蓫韓非子內儲篇及水經注引左傳蓫並作蕕

巧言

昊天大今作泰　不傭　外傳

案經傳沿革例曰蜀本越本與國本皆作泰余仁仲本建本作大釋文亦作大音泰太字古作大無作太作泰者自范蔚宗後漢書避父諱遂改从太是太爲范所改也泰古亦作大

注施易也施本訓易故字得通又按此施字當从支與下知字叶韓訓爲善左傳僖二十四年施者忝顯之施功勞也廣韻施惠也與善訓不遠

大東

孋孋毛作屨　公子往來兒　音拽　釋文朱朱毛作衣服　薛君曰盛皃也　鷸鴒　注法　見爾雅

案經文中从兆从翟之字多通周禮守祧故書作禴尚書顧命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故佻亦可作孋說文孋直好皃猶言呈呈楚詞引作苕苕公子大東釋文云孋孋本或作窕窕亦好皃廣疋釋訓孋孋好也是音義並同老子傳訓佻爲獨行釋文訓孋爲往來皆因佻往佻來句而釋之王篇廣韻並云孋孋往來皃爾雅音義相近鷸鴒賦朱朱麃容正盛皃故援以爲訓

四月

百卉俱毛作腓　腓變也俱變而黃也　文選注　見潘岳秋興賦注　九日　注引韓詩薛君曰　文選注見魏武帝令　封侯第一表注

案箋見稍皆也本作俱義叔于田火烈具舉毛曰具俱也莫通漠小疋莫此下民以莫爲瘼薛訓散敝傳訓病爲長言亂離斯瘼散敝其所歸耶斯莫亦祇瘼矣爲順腓釋文亦訓變又按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韓詩曰離斯莫矣其適歸說苑政理亦作爰集傳本云家語作奚下云奚何也今刪去毛注改爰爲奚非朱子本意矣

小明

眷眷陰　眷眷顧　文選注　見王褒洞簫賦注　陰　陰通　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　陰機君子有所思行注　張士然注

靜恭毛作嘯共　嘯位　外傳

案王篇云睠同眷大東睠言顧之後漢劉陶傳荀子宥坐篇皆引作眷皇矣乃眷西顧同睠段氏玉裁云凡眷顧竝言顧者還視也眷者顧之深也故毛傳曰睠反顧也引伸之訓爲眷屬靜同靜見東門之墠共同恭見巧言靜女注引作眷眷懷顧豈不懷歸亦謂

楚茨

宗祝後漢書避父諱遂改从宗是太爲范所改也春古亦作大書泰晉古文作大漸孔注大會以晉厥王伯厚謂大晉與泰皆厖靈漢洛神賦聲哀厲而弭長嘯賦聲激曜而清厲笙賦慕賢聲音激以厲聲又云憚罔厲孑天亦韓詩意薛君訓附附與傳通卽亦罔義之推余按厲列古通論語子溫而厲雜文一本作列祭法厲山氏國語引作烈山氏是也厲亦有列義

哀我疹毛作㾗釋文　寡疹苦也釋文

案㾗卽瘨之借字傳㾗盡也疹與疢同越語疾疢貧病與瘨音義亦同錢氏大昕曰說文疹卽瘨我以皇之瘨亦卽此詩之㾗也疹亦訓說文胗脣動瘨瘤文作疹

宜犴毛作宜獄鄉亭之聲曰犴郝氏懿行曰獄釋文志法韋昭云亦同初學記漢晉刑法志

案犴當作犴古以爲獄名淮南說林訓亡犴不可再漢刑法志獄犴不平後漢崔駰傳獄犴塡滿案武帝詔鉗鈦之刑歲積于牢犴是也周禮射人注引作宜豻說文干豻字下云豻、亦从犬引詩宜豻宜獄豈亦本韓盩鐵論初學記荀子注亦引作犴毛作犴借字也

小弁

怒焉如擣毛作擣　除又反　釋文

案傳擣心疾也說文疛小腹痛也讀若紂擣古祕字見史記鄒枚傳注與疛音義並同錢氏大昕曰說文疛

曰也漢班固幽通賦吹中歐為庶幾分顏注吹古聿字吹亦曰之異文故說文子吹字亦訓為詞古曰字通聿弥曰為改歲漢書貨殖志作聿大疋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王逸楚詞章句引作聿是也聿又與遹通說文引大疋遹求厥宅作吹禮記引遹追來孝作聿是吹曰聿遹俱古今互通之字

菀柳

上帝甚怕　毛作無自瘵焉外傳集傳云路當作神案集傳云路亦當作神案宋本集傳云路亦當作神

案鄭讀路為悼戰國策作神是悼之譌古本本是跗字隸經音義五引韓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化也毛作跗云動也義相近則韓本作陶原文失引陶路亦通跗介陶陶傳陶陶驟馳之皃釋文音徒報反鄭云疋跗跗行也音義相近之字外傳作怕本字路假字

都人士　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據詩實無此首章正義左傳襄十四年引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案三家立學官毛不得立故服虔以為逸詩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采綠

薄言觀　毛作者釋文韓詩觀義同

案觀觀義同

白華

泱泱英　毛作白雲　視我怖怖毛作遹　孚武反說文同意不悅好也釋文

案淮南齊俗訓引此詩與釋文同怖遹蓋同聲相近毛公曰遹遹不悅也與怖怖訓合顧氏詩本音云念孑慄慄聲近義通說文竝作怖怖孚吹反入韻今作慄慄不入韻案怖怖是遹遹異文顧誤也段氏曰遹遹即怖怖之假

綿蠻緡蠻　緡蠻文貌韓詩章句文選注　見何晏景福殿賦注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案緡與綿通綿當從系旨聞若孫曰綿蠻實鳥毛傳緡蠻小鳥皃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解蠻作鳥聲終當從毛及韓詩薛君章句文皃信是

何草不黃

何人不矜毛作　薛氏云見潘詩記

案足利本正作經矜與釋文通魏石經左傳遺字征鱟漢北海相景君銘元氏縣界皆矜之本文經文中鰥多作矜大傳鴻

案左氏昭廿七年傳成鱄對魏舒引此詩曰此文德也王肅及臨孚同是古今然也唯雅惟同

莫　毛作其德音左傳樂莫定也釋文

案傳箋訓莫及樂記莫其德音注云德正應和曰莫蓋即本左傳成鱄引此詩訓莫字之文孔氏疏云莫然而靖定其道德之音則皆作莫矣公羊定獮詁莫猶定也即本韓訓錢氏大昕曰終有陌音莫與終古文通用

與爾隆　毛作衡釋文

案惠氏棟云隆當為隆垣竇謂纖論曰衡隆不足以為雋高城不足以為固衡為衡軛為隆車後漢馬融傳隆為隆車後漢馬融傳隆改隆為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為臨慮亦避諱也然則毛公曰臨隆車也衡軛事也當為隆孔氏不知此而以臨下之臨疏之非矣又按隆與臨古同聲臨廣疋大也蓋大車也成學釋云雲漢上帝不臨與蟲宗躬叶亦隆字避諱而改也臨亦有隆言馬相如長門賦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獲具而自設兮君不肯留連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可證隆長發榛古篇云今北土人語猶呼踴為隆蓼詩仍作臨釋見後漢佚處傳

生民

捕　毛作厥嚮草捕弗也釋文或春或抌　毛作揄　周禮法　見女祝注鄭氏引韓詩

案傳箋治也言治去茂草也廣雅釋詁拂拔也同音通借字揄傳云抌臼也說文引倉頡作抌抌臼也或作揄抌周禮地官女祺春抌一人注女祺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引詩或舂或抌文儀禮有司徹云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注注挑謂之歃讀如或春或抌之抌今文挑作抌疏云讀從詩或舂或抌抌彼注注挑匕抌抒臼也則揄古本作抌三家當有作抌者自抌皖揄挑五字竝聲近義同依正字當從毛氏以或抌為韓詩無所據

公劉

芮鞫之即　毛作之即厥讀與鞫同芮水名即就芮鞫之間耳　言公劉至此其軍旅就安靜乃渡渭北理志注師古曰云云

作詩紀實　周禮注

案漢地理志引詩芮鞫之即厥讀與鞫同蘇氏曰芮水之外也蓋以芮為水內以鞫為水外其注周禮職方雍州

川澤汵作汵泥泥作以汵為水名此正本韓詩箋詩時仍本毛詩故二注有異攷說文芮草生皃讀若汭此詩芮字當從汭說文芮草生皃讀若汭此詩芮字當從汭地理志芮水出右扶風汧縣西北東入涇詩芮鞫雍州汭水之外也

板

誘　毛作民孔易外傳

案誘古文作羨與書大傳西伯既戡者封囚之牖里本作羨里羨同誘通牖易坎納約自牖陸績作誘蜀才作羨是也集韻云本作牖則羨是相通之字蠻是蠻之省王肅蠻棄也集韻云本作炯則蠻是或字礼模云正作誘與外傳同正義云牖與誘同

蕩

其命匪諶　毛作外傳以無倍無側毛作無外傳

案諶說文引大明說字釋文倍與陪同古今字也倍亦作陪倍訓背荀子非相篇卿則不若僕則謾之陪敫杜注陪增也亦作倍倍訓背荀子非相篇卿則不若僕則謾之經及宋本竝作陪倍訓背故倍亦作陪倍訓背荀子非相篇卿則不若僕則謾之俏或作倍亦作背坊記則民不偷僧即背字同倍禹貢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書作倍尾三字竝通時作以與以無陪陪尾後漢佚處傳

柳

遠猷　毛作辰告外傳荒湛毛作于酒外傳毛作商人民無斁毛作于外傳毛作人民無斁毛作于外傳毛作人民

案釋言辰告也說文引詩作遠猷辰告荒湛毛作于酒外傳毛作商人民無斁毛作于外傳毛作人民無斁毛作于外傳毛作人民

岳岳陽陽毛作山山南陽陽外傳毛作山山南陽陽外傳

案漢書敘傳述此詩作岳岳陽陽師古曰岳岳山山南陽陽水水北陽也

賦　毛作敷詞也文選注見潘岳

案賦敷古今字說文引詩作賦敷詞也

賦　毛作鋪也外傳

案賦鋪古今字說文引詩作賦鋪也

賦　毛作敷陳也外傳

案賦敷古今字說文引詩作賦敷陳

擧作圍引不畏強禦同莊子其來不可圍注與禦同列子黃帝篇戰國策作圍御亦禦之省揔風亦以御冬作止禦之禦訓則以國爲御禦以禦爲圍也又圍即圍通作衛漢景君銘強御改節衛亦禦之借

維天之命

毛作惟念也箋訓維爲辭發語辭

崇維惟古今文

天作

彼徂矣毛作往也有說之行薛君傳後漢書注見檀弓列彼岨毛作者嵯沈括引後漢

崇因學紀聞曰華談云彼徂矣岨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岨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岨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箋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異文故此列薛君傳于前列沈夢溪所引于後以證其誤也傳箋皆訓徂爲往而於矣字斷句朱子沿沈氏之誤作岨故訓險僻而定讀岨字絕句放說苑引岨有夷之行朱子作岨字斷于義未安薛訓岨道雖僻傳云岨有夷之行朱子作岨字斷于義未安薛訓岨道雖僻而人不難證爲有夷之行解也徂字訓往無險僻義以徂爲文王之逝歐陽本義以彼作矣之彼爲指太王翫俱未安兩存之通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引呂氏曰太王文王雖往而其岨易可行之通然皆聖賢出亦以徂爲岨訓險存而未嘗忘也亦以徂爲岨訓險

時邁

薄言振之毛作之振奮也薛君傳後漢書注見李固傳注出引薛君章句

案箋振過釋文載張倫本易振恆作震窓廣雅震脈師史記作振周禮大祝注謂動或作振音是也公羊僖九年傳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

思文

貽我來麰毛作來牟文選注引韓詩薛君傳大麥也

案傳牟麥也箋赤烏以牟麰俱來蓋本大麥說文云周所受瑞麰來麰一來二縫案芒東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引詩詒我來麰亦本大麥言之以麰俱來之文而歐陽公詩論疑毛鄭之說王伯厚讀劉向封事引詒我釐麰麰麰也始

般

於轉思毛詩無此句齊

案轉思毛詩無此句齊韓詩有之

案溉氏琳云涉上賚篇而誤即在三家亦爲衍文余按僖靈恩集注有此三字

泮水

翯翯毛作鴻鴻也薛君文選注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薛君章句文作鴻同案鴻字疑是翯字聲同義也

案大疋抑用湯鑠方箋云湯當作翯於此詩狄箋亦云按狄集傳猶湯也翯翯義同儀禮四翯去蹄注云翯解也今文翯作翮翯古今文皇矣攘之翮之釋文云或作翯翯茁于馬蹄篇翮之雀本作翯翯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翯民猶伶李善引韓詩矱彼泄泄漢書敘傳泄泄猶猶遏佚前人蔡邕傳論引詩矱彼泄泄猶猶遏佚前人釋文引韓詩矱字當爲慮宜云說文作矱

閟宮

朱英綠縢毛作騰騰騰也文選注見揚雄甘泉賦注引薛君章句

案御覽七百七十二引亦作騰

遂荒毛作大東奄息鴛鴦詩見釋詁

案釋詁幠有也傳訓荒同箋荒奄也斯干云幠覆也說文荒蕪也是荒幠皆義同王氏念孫廣疋疏證云荀子臣論篇說喪膚云無帷絲歲獲麥場涼注無帷謂爲幠幠覆也所以覆尸也士喪禮幠用斂衾是也按幠幠柳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幠大記棺飾云素錦褚加荒紐約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荒幠一聲之轉皆謂覆也荒之轉爲幠猶亡之轉爲無荒毋無毋敖大猷作無荒無傲案釋詁毋敖幠荒幠也幠荒一聲之轉

玄鳥

奄有九域毛作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注

案惠氏棟云古或字作有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古域字作或故孔傳云或有也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一守一地

般

於轉思毛詩無此句齊

案溉氏琳云涉上賚篇而誤即在三家亦爲衍文余按僖靈恩集注有此三字

泮水

翯翯毛作彼東南翯翯除也釋文翯本又作鴻文選注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薛君章句文作鴻同案鴻字疑是翯字聲同義也

案大疋抑用湯鑠方箋云湯當作翯於此詩狄箋亦云按狄集傳猶湯也翯翯義同儀禮四翯去蹄注云翯解也今文翯作翮翯古今文皇矣攘之翮之釋文云或作翯翯茁于馬蹄篇翮之雀本作翯翯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翯民猶伶李善引韓詩矱彼泄泄漢書敘傳泄泄猶猶遏佚前人蔡邕傳論引詩矱彼泄泄猶猶遏佚前人釋文引韓詩矱字當爲慮宜云說文作

閟宮

朱英綠縢毛作騰騰騰也文選注見揚雄甘泉賦注引薛君章句

案御覽七百七十二引亦作騰

遂荒毛作大東奄息鴛鴦詩見釋詁

案釋詁幠有也傳訓荒同箋荒奄也斯干云幠覆也說文荒蕪也是荒幠皆義同王氏念孫廣疋疏證云荀子臣論篇說喪膚云無帷絲歲獲麥場涼注無帷謂爲幠幠覆也所以覆尸也士喪禮幠用斂衾是也按幠幠柳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幠大記棺飾云素錦褚加荒紐約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荒幠一聲之轉皆謂覆也荒之轉爲幠猶亡之轉爲無荒毋無毋敖大猷作無荒無傲案釋詁毋敖幠荒幠也幠荒一聲之轉

玄鳥

奄有九域毛作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注

案惠氏棟云古或字作有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古域字作或故孔傳云或有也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一守一地

也从土是後人所加大藏禮分符篇大道之邦或太平御覽引作邦域書微子般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無作惡或作好高政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無作惡或作好高有字此韓詩以證毛詩有也小正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則或即域亦即有字此韓詩以域爲有古義也薛訓九域九州也仍不離有

訓

長發

玄王桓發毛作桓桓武貌也薛君傳文選注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薛君章句

案釋名發撥也言威武撥撥然也桓桓發明也釋文本禮殿一不越不傳說苑漢書齊悼惠王傳同見宣帝紀蕭望之傳論疑毛鄭之說王伯厚讀劉向封事引詒我釐麰麰麰也始

傳嫂嫂子在汝又于次字下引詩覓覓在次此韓詩又作惽文異而字同也崔本作覓說文漢書匡衡傳後漢和帝紀皆同覓即覓之譌變

敬之

敬之毛作時仔肩示之外傳敬苟同虞氏文招曰弗僤時仔肩若道篇作弗時同作致肩異

案說文爾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之弼即佛字佛圖通弼傳訓佛爲大會意从弗也又漢書章賢傳師古注曰紱誉爲亞文亞古弗字經傳中弼佛弗每通假說文弼解曰備也弗解曰撟也从了从弓从韋省阮氏元云弗字明是从弓之字若从韋則不知所省則弗字明是兩弓相背非兩己相背也凡鐘鼎文作亞者乃从倗戾弓之象正是古弼字亦即是弗字徵字也又王篇弗弗下云弼古文可證毛氏奇齡云佛者弗也事君者必多所不可而後能貢君以負荷公羊曰弗者不可之深也

小毖

自求辛赦毛作赦事也釋文翻飛皃文選注見謝贈張子房詩注

案說文贅蟲行毒也又唐韻古音贅式夜切音赦亦引韓詩赦即贅之省文拼飛維鳥文選謝瞻詩注引毛詩作繳飛又引薛君韓詩章句翩飛皃是毛作繳韓作翻也集韻翻音引詩拼飛維鳥與翻同翻古作繙

載芟

縪縪毛作盛皃文選注見楊雄甘泉賦注其應眾皃縪文

案尒疋縪訓縪縪生也疏引載芟驪驪其達當武徐方縪縪箋云當作驪漢書王莽傳助作者駱驛道路張壽碑駱驛要請後漢書郭伋傳駱驛不絕皆作驛劉貢父于范史辨之而不知縪與驛通也又魯頌以車縪縪崔本作驛文選甘泉賦注引韓章句云縪縪盛皃縣民一音之轉縪文引韓民民訓眾皃王肅曰若若其飢縣縣不絕也則縣縣本有眾義常武縣縣徐方來庭縪縪翼翼韓詩亦作民民民呂刑泯泯棼棼泯泯猶昏壁相近漢書敘傳墨流民化滴滴紛滴滴即泯泯也皆音聘而通之字

絲衣

自羊來毛作牛外傳

案徂求義相近字義或長

引作邦域書微子般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無作惡或作好高有字此韓詩以證毛詩有也小正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則或即域亦即有字此韓詩以域爲有古義也薛訓九域九州也仍不離有

訓

長發

玄王桓發毛作桓桓武貌也薛君傳文選注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薛君章句

案釋名發撥也言威武撥撥然也桓桓發明也釋文本禮殿一不越不傳說苑漢書齊悼惠王傳同見宣帝紀蕭望之傳論疑毛鄭之說王伯厚讀劉向封事引詒我釐麰麰麰也始

至于湯齊毛作躋躋升也薛君傳文選注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薛君章句

案聖敬日躋齊躋古今字說文躋登也齊禮器注齊讀爲躋

除正字謝敢有頌亂湯齊之譏非也又樂記地氣下齊鄭云齊讀爲躋

爲下國駿厖毛作駿厖大也薛君傳文選注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薛君章句

案外傳特牲饋食禮曰引三家詩

于井間之處引薛君傳文選注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薛君章句

湯旅祈仁政爲下國諸侯所在曝民之處所使不離散此曝郵之義也毛氏奇齡曰舍以其于畔疆遇纘之地則曰舍以其似郵舍則曰郵郵可處衆者以喻爲下國所羅此三家詩與毛異也曝郵本字纘旅假字也說文無旅字旂

魯詩石經

帷幠毛作是稱心是以爲刺毛作刺誰知蜮一字毛作蜮上有其之蠆亦勿思

父兮父兮蜮一字毛無已尚毛作慎

下哉猶來毋無毛作死兮毛作不穀不蠲毛作欲欲毛作妓

役翰兮毋食我桑毛作三歲宦毛作女莫我肯顧山有蓫櫃毛作胡何不日斁鬋楊毛作之水以見

案雒作惟是本文說見前刺是讀變

其誰知之石經誰上有其字當作其誰知之誰知之七言句

父兮父兮嗟予子行役洪氏于第二父字下注缺一字毛無

子行役洪氏之說非也

猶作兮通字也書秦誓斷斷猗大學引作兮莊子大宗師我猶爲人猶同兮周有兮仲敦古無以兮爲氏者兮仲即猶仲也路史國名紀河東猗氏猶夏也侯伯國亦猶兮相通之證

稽古有作當本作蓄郊特牲主先蓄而祭司蓄也鄭云蓄同稽湯誓舍我穡事史記作舍我嗇殷周服田力穡漢成帝詔作蓄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漢石經作嗇漢陳球碑稼嗇繁息故壽碑嗇滋殖古皆省嗇爲嗇

欽即攸字說文坎陷也故从欠欽欽本作欥同音博雅欥坎也同声易坎本作欥古今字

上慎施惠作尚案尚書序疏云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孟子尊士之風必偃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撝謙嵇改上爲尚六書故亦作尚是上尚同也

無食我黍作黍案說文黍从禾从雨省漢碑攈从禾或从米此又變从木也

三歲貫女貫作宦按傳貫事也箋云我事女三歲矣宦亦有事訓越語越王乃單事秦宦士三百人于吳左傳僖十七年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注宦謂宦事于秦爲妾也是宦與毋本同義惠氏棟謂毋當讀爲宦侯之宦毋與官通非是

余攻古文貫作關見儀禮射禮注關官一聲之轉作關叔楊作蓋按尒正釋木槤室下引山有蕨郭云今之刺揄也山海經其木皆蕨郭注亦同也是同字之證釋文本作蓋何作胡按許胡能有定詁胡之言何也他如胡然而天胡斯畏忌皆同何

揚之水作楊按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引唐詩第二章揚之水三百卅三引詩序揚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揚之水藝文類聚八又十九引竝从木旁釋文揚如字或作楊非攻古揚揚通陸氏之說非也詳見余漢石經攷唐石經初刻揚之水

素衣朱綃毛作縞箋作韠鄭司農云韠蔽膝也詩以綃爲縞屬也禮記玉藻注皆同韠縞聲近字通爲韠蔽膝也詩以綃爲縞屬也

案傳禮領也諸侯纁韠丹朱中衣玄纁當爲綃正義云纁詩

孟子引作徂莒疑非子云文王克莒然歸以阮徂共皆爲四國則徂非莒張氏曰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說非是氏族略云商諸侯國名紀列共國亦系于商氏後是商之二國不可併共于阮徂當从毛訓往箋本遺詩然究無確據也

齊詩

有狐

有狐夂夂毛作　齊詩　王氏引異字異義疏云齊詩未詳所出攷王肅作雄狐夂夂亦不言齊詩

案夂即綏之古文說文夂夂象人兩脛有所曏也

還

子之營還毛作分遭我乎嶩毛作之間分漢書地理志臨淄縣古曰營丘故齊詩云作猶亦作嶩音義同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字或作還營還營山而相逢于嶩山也

釋文集注本作嶩

案水經注淄水條引亦作子之營兮韓非子云倉頡之作字也自環者謂之私說文引作自營是營環通也漢書還屋樹桑讀曰環是還環通也尒正郭注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丘本取回環之義嶩字始見于王篇引此詩亦作此爲猗之重文崔靈恩集注云本作嶩非也嶩爲猗之或體元舉士嶩嶩署押作猗音近字也庠古字通用字应从此

破斧

四國是匡毛作　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匡賈公彥引此爲證

案傳鳥匡也是皇本有匡國皇匡二字古音義相兼見春秋繁露尒正皇匡皆訓爲正法言引又作王司馬公集注王當爲匡

鼓鐘

以雅以南毗任朱離後漢書陳忠傳忠引詩云法毛詩毗任朱離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今亡

案以雅以南傳居引四夷之樂宋任侏儒蓋注文也陳忠欲實四夷之樂于門故舉合引之且詩只言南樂于揮國何涉非附會餘樂不足覆庶不然薛夫子果注韓詩者也鄭君果先遍三家者也何皆僅言唯南樂可入正乎且任即南既曰南又曰任詩豈有重文耶

繹

自杜土作沮漆漢書地理志鄜之時自杜土沮漆漢齊詩作自社音公劉辭狄而次居杜與沮漆之地

馮敎授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

章作素衣朱繡而邪特牲士緇帶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箋破此傳下章亦破爲綃鄜注禮云繡讀爲綃綃繒名也引魯詩素衣朱綃正義云按注皆讀引詩素衣朱綃魯詩以爲綃屬以魯詩既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謂于綃上而刺黼文也引詩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爲綃鄜先通三家詩故注禮并改繡爲綃從魯說也胡繡竝假字說文綃生絲也作綃爲正呂氏讀詩記董氏引集注本亦作綃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又作朱綃

澤陂

陽陽毛作尒雅注作昜昜與陽同郭注魯詩云陽如之何今也濛之人自呼阿陽疏漢書敘文志魯申公爲詩訓故傳以教如之何申公以陽爲字教引之按毛篇陽也陽亦訓傷則仍从傷訓亦可今影宋本尒雅注釋文陽音昜又如字本或作昜

湛露

和鸞雝雝毛作鸞服虔注

案魯詩雝雝皆作雍說見魯編遺

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見地理圖籍

注鄒作騶

案此魯詩騶虞傳也此詩莫義苦紛異證曰騶有天子之田也新語引齊詩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與禮疏引齊詩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同文王以騶虞之說以爲成王因先王之志申公爲魯詩訓故傳其經云陽如之何今也濛之人自呼阿陽疏漢書敘文志魯申公爲詩訓故傳以教如之何申公以陽爲字教引之按毛篇陽也陽亦訓傷則仍从傷訓亦可今影宋本尒雅釋文陽音昜又如字本或作昜

湛露

和鸞雝雝毛作　續漢書輿服志注

案魯詩雝雝皆作雍說見魯編遺

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見地理志魯申公爲詩訓故傳以教如之何申公以陽爲字教引之按毛篇陽也陽亦訓傷則仍从傷訓亦可今影宋本尒雅注

鴞之奔奔　何毛作以爲兄　外傳　案我字較何字語婉

載馳　願我毛作不嫁　外傳　案作我字義長

淇奧　如切如瑳毛作　磋　外傳　案瑳磋亦通字說苑達本引作瑳當是魯詩荀子大略眾經音義引竝作瑳釋文於卷阿菱云磋或作瑳

如錯如磨毛作如　御覽七百六十四引韓詩　案文選東京賦補亡詩如錯如磨李善注引毛如琢如磨此當用韓

考槃　永矢不諼毛作　漢頻川薛君　案說諠諼喧喧愔愔愔愔愔愔展相通之字弗作不公羊傳云弗者不可之深矣義本同

大車　有如皦毛作　文選潘岳寡婦賦注據宋綿初內傳倣補　案說文皦白石之白也皎月白也此傳皦白也段云此假皦爲皎說文皦日之白也皎月白也御覽三亦作皎釋文云本亦作皎

匕中有厭　將其來施施舊本一字　顏氏家訓勉學篇　案傳施施難進之意箋施施舒行見也是毛鄭皆同韓顏之推云江南舊本卷單爲施家訓勉學篇云韓詩亦作施施明舊本之非也

溱洧　瀏毛作其清矣瀏清見也　文選飛御南都賦注引外傳　案傳劉深見說文劉流清見瀏清深也李軌莊子音讀瀏爲劉二字音義相近

圃毛作田　楊子　案廬氏文昭目楊子修身李軌本作圃田吳祕圖讀如甫

維莠驕驕毛作　楊子　王伯厚曰楊子之言皆本鄭詩異字異義

文王　上天之載毛作　楊子　詩異字異義　又見楊雄甘泉賦左思魏都賦注引　案毛傳載事也王肅緯載也廣雅釋詁文載事也揚雄傳引此作緯師古注曰緯事也讀與載同毛鄭有能識廣聞殷帝之載史記五帝紀載作事載緯音義竝通然說文無緯字從載爲正又禮記中庸注上天之載載謂生物也困學紀聞以爲是韓詩古載載皆從才得聲故得通

大明　不易惟毛作王　外傳　惟維雙見後漢胡廣傳亦引作不易惟王注云不可改易者

天子也　文王有聲

築城伊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也　釋文　詩補遺　案儀禮既夕記注洫猶溝也方十里爲成間有溝深廣各八尺也本此洫字韓訓深亦本此五經文字云洫又作淢見詩大雅卽指韓詩

匪革毛作其猶　禮記儒行足利本作鞹　作徹詩異字異義　案革鞹皆借字猶猷通字

聿毛作追來孝應記儒行器田舉死職以遠爲韓詩詩異字異義　聿本字遹假字

洞酌　愷悌毛作豈弟君子　外傳　又引卷阿同　愷悌本字說苑政理國語周語及考文引古虞本名號簋子輕重甲子禮論史記孝文紀文選注九孝經廣德俱作愷悌韓魯同也

卷阿　顒顒卬卬毛作　外傳　案孟子盡於背趙注曰其背盡然盡善以音假借也與卬音近文選班固述盛德紀第十注後漢周章傳論注引竝作昂昂

蕩　殷監毛作鑒不遠　外傳　案監本字柏舟我心匪鑒釋文作監漢杜欽傳劉向傳揚王孫等傳本字皆作鑒釋文作監漢杜欽傳劉向傳揚王

孫等傳皆作鑒

抑　灑掃庭內　外傳　案傳酒灑也亦同韓詩灑掃與酒埽同論語當酒埽當作灑釋文正作灑掃本今作埽惠氏棟曰說文酒古文以爲灑掃字周禮酒人職掌埽除蓑酒先鄭以爲酒當作灑後鄭據古文論語定

為酒　靈漢　對揚毛作　彼等漢辟君曰宣王遭亂仍天也　文選注　董斯張引北堂書鈔一百五

壞木蘇初韓詩內傳徵王氏念孫謂爲劉向傳古通

崧高　萬邦毛作　高維嶽峻毛作極于天　外傳　又禮記孔子閒居注詩異字異義引　嶽甘泉賦左思魏都賦注引　案嵩崧通字說文類聚七御覽卅九引竝作崧說文引詩崧高白帖五

釋文曰鄭讀峻竟典克明俊德大學引作峻德路史後紀作駿德史記南君傳殘傷民以峻刑峻亦作駿淮南子天文訓日冬至駿狠之山一本作峻是二字通依義當作峻

四國于藩毛作　外傳　案廬氏文昭引此說文藩屏也

蕩　蕩蕩上帝毛作　蕩中卽智鲁詩書石經本　下民　此其所儀者申公說也

孫民　不畏強禦毛作　禦　外傳　案蔡邕協和婚賦云嘉豐茂其先時標梅況其庶士儀禮鄉飲酒禮注燕禮注禮記緇衣釋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竝作豐釋文豐本亦作丰

強禦過字漢書王莽傳引

江漢　卷耳　我馬虺隤毛作　蔡邕述行賦　馬虺隤以玄黃　案尒正釋詁亦作虺隤說文作瘣隤王篇作瘣癩

汝墳　王室如毁毛作　別女傳　詩異字異義　王伯厚云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爲元王之孫故列女傳述魯詩所說獨詳　案毁是燬之省文

甘棠　胡爲慝之慝字當作慝文選引韓誤作蹇憝古讀如邑諱也與懿音義同

思文　無此疆爾介界毛作　介界也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　案釋文及唐石經亦作介

豐年　烝毛作畀祖妣　外傳　烝烝過字

有瞽　應鼗毛作縣鼓　周禮法　詩異字異義　臧庸拜經曰鄭初注禮所用韓詩其箋毛詩亦以田爲磨轉字誤是此句當入韓詩

泮水　不虜毛作不踰毛作　漢衡方碑　案錢氏坫石文跋尾云不虜不踰不吳不揚之別吳嚴多通用泰伯弟仲雍以居吳稱吳仲雍而左傳論語皆作虞仲是其證也說文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昌大教之吳與吳越之吳無別體矣陸德明謂吳說文作吳又引何承天從口下大之說勞乃誤謂說文孚孔氏詩正義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譌譯爲聲今此碑作虜虜亦通用字

魯詩　菖鼎　蔡中郎集　案蔡邕協和婚云嘉豐茂其先時標梅況其庶士儀禮鄉飲酒禮注燕禮注禮記緇衣釋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竝作豐釋文豐本亦作丰

卷耳　我馬虺隤毛作　蔡邕述行賦　馬虺隤以玄黃　案尒正釋詁亦作瘣隤說文作瘣隤王篇作瘣癩

汝墳　王室如毁毛作　別女傳　詩異字異義　王伯厚云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爲元王之孫故列女傳述魯詩所說獨詳　新序說苑所述魯詩　案毁是燬之省文

甘棠　蔽芾甘棠毛作　蔡中郎集　案蔡邕協和婚云嘉豐茂其先時標梅況其庶士儀禮鄉飲酒禮注燕禮注禮記緇衣釋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竝作豐釋文豐本亦作丰

案喬與驕通樂記齊音敖辟喬志釋文喬音驕

碩鼠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毛作樂土樂土下樂郊樂國同　外傳　案新序節士引樂郊句與韓同

山有樞　弗曳弗屢毛作　外傳　案屢古只作婁漢書酷吏傳婁猶奄忽也

王爲手部引作弗曳弗摟

七月　三之日于耜毛作　御覽八百二十二又八百二十三引韓詩　案耜耜古同

常棣　韓詩序大移音侈無兄弟也　詩說　詩異字異義　案說文多義棣也尒正釋木常棣棣唐棣移二木也義文類聚十九

聚曰氏謂詩記亦引作夫移之華

飲酒之醑毛作　文選左思蜀都賦注引韓詩　案韓說脫厚升堂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醼毛訓飲猶私也不脫厚升堂謂之飫飫乃醼之假借左思賦曰惟醼讌優哉柴毛作哉　外傳　案柴游音義略通

隰桑　忠毛作中心藏之　外傳　案箋述事理意釋文作忠心藏之忠中古通周禮中和祀膚

幸友注中猶忠也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知中與忠通又漢呂君碑以中勇顯名義作忠也後漢五常爲漢忠將軍

馮異傳作中

菀柳　上帝甚惆毛作陷　案說見前菀柳　文選陸機赴洛道中作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惆悵猶遺也義不殊外傳如作恣

白華　鼗鼓毛作鼗鼓　案毛詩審倒置

谷風　棄予作毛作遺　外傳　棄予如贈毛作　文選陸機赴洛道賦注引薛君章句曰贈遺也　案遺有委音與贈音亦近贈猶遺也義不殊外傳如作恣

誤　無將大車　惟毛作塵　冥　外傳　惟從　惟從今文

鼓鐘　憂心且悼毛作　眾經音義十二引韓詩　案陶讀如皇陶之陶與妯一聲之轉廣疋陶憂也憂妯之言悼也音義相近說文心部引作且忉

擣井　先集惟毛作　雧　文選謝惠連雪賦注引韓詩雧聚也　案惟雧同見前

采菽　彼交匪毛作　匪　紼芣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外傳　董斯張引　案古彼字與匪通顧氏炎武二曩廿一年引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棟云荀子勸學篇引此詩匪交匪紓是古有以匪爲彼者此以匪爲匪字疑而義自可通

優哉柴游毛作哉　外傳　案柴游音義略通

隰桑　忠毛作中心藏之　外傳　案箋述事理意釋文作忠心藏之忠中古通周禮中和祀膚

幸友注中猶忠也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知中與忠通又漢呂君碑以中勇顯名義作忠也後漢五常爲漢忠將軍

馮異傳作中

菀柳　上帝甚惆毛作陷　案說見前菀柳

白華　鼗鼓毛作鼗鼓　于宮　外傳　案毛詩審倒置

馮教授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

樊光注引春秋司鴈氏司空爲訓又曰心均平故爲司空可爲是詩於一解

鹿鳴

嘉賓式讌毛作以樂列女傳

案讌是本字

四牡

周道倭遲毛作遲地理志　王氏入鄉詩

臧庸堂曰師古謂韓詩作郁夷字者誤也韓作威夷今从經義雜記定爲魯詩余按司馬遷班固皆習魯詩也

皇皇者華

莘莘毛作征夫列女傳　韓苑

案國語亦作莘莘說文號馬牧多皃莊子徐甡鳥觜之長也並莘字頤注莘多也音義竝通說詳韓詩

出車

出與車毛作彭彭史記匈奴列傳幽王之詩　詩異字異義

案古車與竝通易舍車而徒鄭注作輿大有大車以載蜀才本作輿詩我出我車荀子作輿此以輿爲車之證也論語夭執輿者爲誰漢石經作車孟子十二月輿梁成甫田詩疏作車以其乘輿太平御覽作車則君子得乘車通作車此以車爲輿之證也古人通作如此

六月

薄伐獫毛作玁玁史記匈奴列傳　藏書堂　詩異字異義

玁至于太原獫狁孔棘史記匈奴列傳　韓苑　詩異字異義

案說文無玁字故史漢二本皆作獫玁元成即賢子傳詩賢

有嘉氏章句

采芑

朱芾毛作斯皇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芾帶通見前

車攻

赤芾毛作金爲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芾帶通

鶴鳴

鶴鳴九皐毛多于宇　史記滑稽傳

案說文無臯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有嘉氏章句

采芑

朱芾毛作斯皇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芾帶通見前

車攻

赤芾毛作金爲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芾帶通

鶴鳴

鶴鳴九皐毛多于宇　史記滑稽傳

案說文無臯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庶民采之

案采之釋詁訓事也此采字當訓取

祁祁毛作舒舒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說文祁大也舒遲也義相因

執訊獲醜

醜衆毛作衆也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醜衆也見釋詁

薄言還歸

還歸毛作反歸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還歸義同

采薇

薇亦柔止

柔毛作濡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濡柔義同

彼爾維何

維何毛作爲何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維爲義同

維常之華

常棣毛作唐棣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常棣一聲之轉

鄂不韡韡

韡韡毛作光光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韡韡光盛義

兄弟既具

具毛作翕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具翕義同

和樂且孺

孺毛作耽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孺耽一聲之轉

伐木

伐木丁丁

丁丁毛作許許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丁丁許許皆伐木聲

嚶其鳴矣

嚶毛作鳥聲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嚶鳥聲義同

天保

俾爾單厚

單厚毛作專一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單厚義同

何福不除

除毛作去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除去義同

俾爾戩穀

戩穀毛作盡善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戩穀義同

罄無不宜

罄毛作盡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罄盡義同

受天百祿

百祿毛作福祿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百祿福祿義同

采薇

薇亦柔止

柔毛作濡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濡柔義同

彼爾維何

維何毛作爲何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維爲義同

維常之華

常棣毛作唐棣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常棣一聲之轉

鄂不韡韡

韡韡毛作光光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韡韡光盛義

兄弟既具

具毛作翕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具翕義同

和樂且孺

孺毛作耽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孺耽一聲之轉

伐木

伐木丁丁

丁丁毛作許許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丁丁許許皆伐木聲

嚶其鳴矣

嚶毛作鳥聲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嚶鳥聲義同

天保

俾爾單厚

單厚毛作專一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單厚義同

何福不除

除毛作去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除去義同

俾爾戩穀

戩穀毛作盡善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戩穀義同

罄無不宜

罄毛作盡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罄盡義同

受天百祿

百祿毛作福祿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案百祿福祿義同

采芑

朱芾毛作斯皇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芾帶通見前

車攻

赤芾毛作金爲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芾帶通

鶴鳴

鶴鳴九皐毛多于宇　史記滑稽傳

案說文無臯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有嘉氏章句

似毚簡釋文本作簡
巧言
昊天太毛作懲新序
案作太爲古
亂時毛作用鋘列女傳
案時是通惠氏據曰尚書時五者來傳時是也立時人作卜
盍亦劻爲是
谷風
棄我毛作如遺新序　詩異字異義
案我予　如遺新序
案釋詁予我也蓋同釋言疏文選廿五鄭康成答傳咸一首注引皆同
蓼莪載載毛作　漢魯峻碑　詩異字異義
碑云悲蓼義之不報峻治魯詩當本魯說漢碑多以蓼莪爲
蓼莪
餬毛作天罔極　漢書師丹傳　詩異字異義
案臚月令其帝六餬釋文本亦作昊又路史云大餬一作昊
昊餬古通
北山
普毛作　天之下　白虎通　韓詩外傳同
案普是本字孟子萬章左昭七年傳韓非子忠孝史記漢書
司馬相如傳普字君子呂覽慎人戰國策東周新書匈奴引
並同
率土之濱毛作　白虎通
案文選四十四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引李注云本或作賓
甫田
自以毛作御田祖以祈甘雨　漢書郊祀志
以本作已
大田
有臨毛作蓼蓼與雲雨　邢邵薤露行
此與韓同說見韓詩
瞻彼洛矣
棘鞸有飾毛作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白虎通高誘注子慎徵命水士服何謝不敢自專也故詩

莫莫葛藟毛作　列女傳
案藟本字同釋文藟又作虆是假字也後漢黃琬傳注蘇
竟傳襄楷傳注引並作虆
皇矣
鑿毛作觀四方　漢書敘傳
鑿鑿通
廼毛作眷西顧此惟予與毛作宅　漢書谷永傳　郊祀志　匡衡
案此與齊詩同廼乃字同論衡初禀引作此惟予度予猶與
也
克順克俾毛作俾予文王史記樂書　禮記樂記同　詩異字
案鄭云俾當作比鄭先通三家後改从毛詩也
文王有聲
貽毛作厥孫謀列女傳
案孟子題詞音義引丁音諸音義與貽同雖雖諍女斯千思
文釋文竝云貽本作詒說文無貽字
既醉
釐爾士女毛作　列女傳
案作士女爲順
假樂
嘉假毛作樂君子憲憲毛作令德顯顯顯上脫顯字　漢書敘傳
廼乃字異義
案假義本作嘉憲有顯義大疋文武是憲傳憲表也周禮小
宰憲萃于王宮謂表縣之憲本有顯示之義鄭注憲憲與盛
之皃
不愆毛作不亡既作　說苑　詩異字異義
案愆怨之俗字文選注廿三引作不愆不忘左傳春無衍陽
周禮注引作愆漢武帝立齊王策文愆有愆不服注愆與忘
同忘省作亡愆與作不釁不忘說文忘字古文作忌从心从
亡作懷于位蔡邕釋誨太
匪不作懷于位蔡邕釋誨太尉橋公碑
匪匪不義同
公劉
于邠毛作斯觀毛作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邠與同字說文邑部本字作豳通岐字邠豳漢世只用邠
字觀館音義亦同
洞酌
惟悌毛作豈弟君子　列女傳　釋文　御覽五十六
案說文豈還師振樂愷康也是當作愷悌本字豈弟假
字也漢書嗣侯江息夫傳贊注國語周語晉文九十七竝作
愷悌伍息夫傳贊注國語周語晉文九十七竝作
愷悌疏記孔子閒居此詩又作凱
弟
卷阿
颙颙卬卬毛作其羽　說苑　詩異字異義
案颙卬本字卬作坱禹貢鳥鳴也蓼蕭羽聲也說文翙飛聲也與颙義微別
而義可通毛傳翙翙眾也多也以比多吉士多吉人義蛟長詩
顒顒昂昂毛作如珪如璋毛作　如璋禮器上端元銳與
案昂本字卬省字圭作珪禹貢禹錫元圭漢書作珪金縢植
璧秉珪史記作圭白圭之玷說苑作珪釋文云圭本作珪文
選班固述盛德紀注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三元長三月三
日曲水詩序注後漢劉陶傳注竝引作如珪
板
辥辥嘒嘒毛作　吳越春秋
案辥集本音義兼通之字
民之恫毛作　吳越春秋　列女傳
案正月治比其鄰左傳僖廿二年廿九年傳竝作協江漢洽
此四國孔子閒居作協書協和萬邦史記作洽是協洽音義
通
辥之輯輯毛作　吳越春秋
案釋文纘音亦云本亦作懠說文引作一年傳引亦作纘又楚詞九辨悲寥愁慘傷處廓有美一
人兮心不繹義本作懠
相彼泉流無淵猶伊嘒嘒亡家
案當是魯說如此
誘毛作民孔易　史記樂書
案此與韓同說見前

日跌飴有旅謂世子始封也此是魯說旅奠並訓赤音義相
通然說文無旅字新坿有之从毛爲是
案此以沱作池非也攷沱原與池同如周禮職方并州其川
虖池山海經作虖沱禮記禮器作惡池戰國策作呼池古沱
池本互用然攷古也字作屯字作屯相似致譌而以他爲
佗以蛇爲蛇竝非參差池之池說文作沱徐曰池本作沱則
知改沱爲池非古也古有蘭沱宮亦即蘭池
若之華
不如勿毛作生　蔡邕胡公夫人哀讚
案勿無義同
文王
惟毛作周之枏　漢書東方朔傳
雖惟見前
大明
時惟毛作鷹揚　漢書王莽傳後漢十八法
惟雖見御覽九百廿六又作惟文選潘岳楊荊州誄注後
漢吳公實注實維傳注爾林傳注引此竝作惟
矣毛作彼武王　漢書王莽傳　詩攷韓詩
韓亦作嘉說見前
縣
至於毛作岐下　新序
于於同
聿來胥毛作宅　新序　詩異字異義
案毛公本訓胥爲相尒疋胥相也漢書注引雨無正鶺鴒以
鼬亦訓胥相也漢楚元王傳二人謀不聽胥靡之法胥相也
爰契毛作我龜　漢書敘傳
案釋文契本又作挈
棫樸
厖毛作琢其章　說苑　詩異字異義
追
案追彫竝假字依說文宜作琱孟子梁惠王下注引同
鼜鼜毛作勉勉我王　白虎通　荀子同　詩異字異義
案鼜作鼛鼛攷王此勉勉猶鼜鼜說見韓此聿鼜皆同也
旱麓

俾滂沱矣毛作　史記伸尼弟子列傳　詩異字異義
案此以沱作池非也攷沱原與池同如周禮職方并州其川
虖池山海經作虖沱禮記禮器作惡池戰國策作呼池古沱
池本互用然攷古也字作屯字作屯相似致譌而以他爲
佗以蛇爲蛇竝非參差池之池說文作沱徐曰池本作沱則
知改沱爲池非古也古有蘭沱宮亦即蘭池
若之華
不如勿毛作生　蔡邕胡公夫人哀讚
案勿無義同
文王
惟毛作周之枏　漢書東方朔傳
雖惟見前
大明
時惟毛作鷹揚　漢書王莽傳後漢十八法
惟雖見御覽九百廿六又作惟文選潘岳楊荊州誄注後
漢吳公實注實維傳注爾林傳注引此竝作惟
矣毛作彼武王　漢書王莽傳　詩攷韓詩
韓亦作嘉說見前
縣
至於毛作岐下　新序
于於同
聿來胥毛作宅　新序　詩異字異義
案毛公本訓胥爲相尒疋胥相也漢書注引雨無正鶺鴒以
鼬亦訓胥相也漢楚元王傳二人謀不聽胥靡之法胥相也
爰契毛作我龜　漢書敘傳
案釋文契本又作挈
棫樸
厖毛作琢其章　說苑　詩異字異義
追
案追彫竝假字依說文宜作琱孟子梁惠王下注引同
鼜鼜毛作勉勉我王　白虎通　荀子同　詩異字異義
案鼜作鼛鼛攷王此勉勉猶鼜鼜說見韓此聿鼜皆同也
旱麓

案邠與同字說文邑部本字作豳通岐字邠豳漢世只用邠
字觀館音義亦同
洞酌
惟悌毛作豈弟君子　列女傳　釋文　御覽五十六
案說文豈還師振樂愷康也是當作愷悌本字豈弟假
字也漢書嗣侯江息夫傳贊注國語周語晉文九十七竝作
愷悌伍息夫傳贊注國語周語晉文九十七竝作
愷悌疏記孔子閒居此詩又作凱
弟
卷阿
颙颙卬卬毛作其羽　說苑　詩異字異義
案颙卬本字卬作坱禹貢鳥鳴也蓼蕭羽聲也說文翙飛聲也與颙義微別
而義可通毛傳翙翙眾也多也以比多吉士多吉人義蛟長詩
顒顒昂昂毛作如珪如璋毛作　如璋禮器上端元銳與
案昂本字卬省字圭作珪禹貢禹錫元圭漢書作珪金縢植
璧秉珪史記作圭白圭之玷說苑作珪釋文云圭本作珪文
選班固述盛德紀注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三元長三月三
日曲水詩序注後漢劉陶傳注竝引作如珪
板
辥辥嘒嘒毛作　吳越春秋
案辥集本音義兼通之字
民之恫毛作　吳越春秋　列女傳
案正月治比其鄰左傳僖廿二年廿九年傳竝作協江漢洽
此四國孔子閒居作協書協和萬邦史記作洽是協洽音義
通
辥之輯輯毛作　吳越春秋
案釋文纘音亦云本亦作懠說文引作一年傳引亦作纘又楚詞九辨悲寥愁慘傷處廓有美一
人兮心不繹義本作懠
相彼泉流無淵猶伊嘒嘒亡家
案當是魯說如此
誘毛作民孔易　史記樂書
案此與韓同說見前

畏敬毛作天之怒不無　敬嚴釋　蔡邕傳同　蔡邕傳
案不有弗之深戒無義更切尒疋釋詁疏左昭三十二年傳
後漢書丁鴻傳竝引作不敬作畏亦勝毛
蕩
曾是彊禦毛作　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曾是彊禦漢書敘傳作強禦念疋榮禦禁也莊子其來不
禦郭象注禦止也
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厎毛作不明爾德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漢書五行志　詩異字異義
案韓時字亦作以亡無古今文側仄亦通字見五行志注賈
逵曹錯傳仄與國德爲朝綴毛詩誤倒據漢書是也
式號式呼毛作　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案釋文云崔本作讀賈讀僵正以嘘之注古呼字周禮鞮人
夜誓旦注讀呼同
本實先撥毛作　列女傳
案撥敗輕重居之分音近義同班工記梓人注撥故書作廢
長發元王桓撥讀作發音音近假通字
般監毛作不遠殷鑒不遠　漢書敘傳　劉向傳　漢書五行志
監借字
抑
無競伊毛作人　蔡邕祖德頌　詩異字異義
案中郎集楊公碑胡公碑竝作伊
荒沈湎毛作于酒　漢書五行志
沈湎通
告毛作爾民人毛作　說苑　詩異字異義
案韓亦作告爾人民無異
白珪毛作之玷缺毛作可磨也　史記晉世家　說苑同
案圭珪通貢荀卿義同
無言不讎毛作　列女傳
案讎即酬讎是借用字韓詩作酬二家微異也
取辟毛作不遠刑女傳
案辟借字貝尒雅石經改

桑柔

以詒孫子貽字說文所無新坿有之當作詒

泮水

薄采其芹毛作　自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采芹行皆水菜宋鈔本仍作芹

薄采其茆毛作　說苑

案三章皆言采不應異文

匪怠匪敖毛作匪　列女傳

案廣韻匪彼也詩彼交匪傲春秋襄廿七年傳引作匪交匪傲彼交匪紓荀子引作匪交伊卽彼義與匪亦音近

閟宮

戎狄是應毛作是膺　荊釵毛作是徵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又匈奴傳　詩異字異義

案膺當作應公正應當也傳云膺當也本公正而誤爲膺校膺說文訓受無訓當也子戎狄是膺了本作應是古皆作應膺定應擊也呂春秋察微宋華元師師應之大兼高注應擊也當以訓擊爲正舒與荼通尚書大傳陝君荼注讀若舒王薦諸侯荼注讀爲舒放工記梓人寬緩以荼注古文舒假借字書洪舒字民古文作荼薛氏以荼盡訓之非矣徵古省作徵易君子以徵忿窒欲京房本作徵

俾侯于魯毛作　漢書宣元六王傳

案作曹字爲長

大輅毛作　山巖巖魯縣是瞻毛作　史記　說苑　外傳同　詩異字異義

案釋文大音泰本又作泰白帖五引作大古無泰字作大爲古詳經詩當卽瞻之省史記顧倉有河膺卽瞻春秋莊七年齊人執鄭詹公羊傳作瞻屈俗通山澤初學記五並引作瞻此韓魯同也

寢毛作廟奕奕寢廟斷　詩異字異義

新

案毛以閟宮爲姜原廟新廟爲閔公廟閔無庸頌鄭因書屬之姜原謂閔公新之耳後人或姜原或閔公或后稷衆說紛紛今攷新廟二字不見他書鄭箋亦似曲解此作寢字爲正

蔡邕胡太傅潤銘引仍作新廟

元鳥

殷武毛作宅茫茫　史記三代世表集解云詩作土經本無宅字

般武殷土

案作殷武茫茫爲順

長發

立子生商毛作　列女傳

案呂氏春秋音初篇注引亦無帝字

來假毛作不　越漢書匡衡傳

禮履遠字見韓詩此三家同也

則莫我敢遏毛作　漢書刑法志　詩異字異義

案御覽三百四十一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引引作遏止也集傳本漢書曰易遏同

邊本字易假字今正遏止也集傳本漢書曰易遏同

包毛作有三枿糵　漢書敘傳注　詩異字異義

案易蓼包蘗釋文本作苞蒙否繫辭文本作苞桑文選六代論引作苞桑包蘗包荒唐石經竝作苞姤包有魚王肅本作苞苞包其由蘖作枿今正枿餘也鄭亦以徇書包其由蘖作枿說文木部檮重文蘗古文作枿餘也鄭亦以徇書

包其由禮作苞此則省苞爲包一也說文木部檮重文蘗古文作枿餘也鄭亦以徇書

文作枿引書順木之有由蘖作枿今正枿餘也鄭亦以徇書

證之是可據枿蘖爲今古文矣

韋敖毛作　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案人表注師古曰卽顧國已姓書微子我不顧行遯釋文顧音古暮反新廟二字不見他書顧字爲正

音故徐仙民音敖是音同而假之字

齊詩

關雎

君子好仇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鄭箋怨耦曰仇則鄭亦作仇釋文逑本又作仇禮記緇衣公正釋詁注後漢邊讓傳注張衡傳注文苑傳注皆引詩此文選注十一十八廿四竝作仇皆齊詩也

鴟鴞毛作　解頤新語　見困學紀聞

案新語引齊詩鴟鴞天子掌鳥獸官又謂文王以鴟鴞名囿

王伯厚謂鴟鴞吾鴟鴞天子掌鳥獸官又謂文王以鴟鴞名囿

牙因鬻爲牙互廣二聲之轉唐皇甫君碑牖紉楛矧卽梏字

新臺

新臺有泚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戴是薇古文書泰誓惟戴善陽言說文言鄧引作戴戴善陽言班固傳引此海外又作海水望之傳齊詩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洋洋活活皆水流聲

墉

鞗革忡忡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忡忡馬飾之盛

鶉之奔奔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奔奔鳥飛之疾

君之宮奕奕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奕奕大也

桑中

爰采唐矣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唐菟絲也

爰采麥矣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麥蕎麥也

爰采葑矣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葑蔓菁也

上宮

揚且之皙也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皙面白也

孟姜

要我乎上宮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上宮樓觀也

送我乎淇之上矣毛作　漢書匡衡傳

案淇水名

清廟

秉心宣猷毛作　列女傳

案猶猷同字猶尤于秦耳

烝民

天生烝人毛作　蔡邕胡廣黃瓊頌

案民人義不殊烝烝汕汕說文作蒸仝正釋訓烝烝皇皇釋文作蒸蒸遑遑假字

中毛作　山父毛作　漢書古今人表

案古仲作中甫作父詩南仲張仲人表亦作中

故毛作　訓是式列女傳

案傳古故訓道古公一作故公古訓卽故訓說詳九罭古義

韓奕

姪毛作　娣從之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莊公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則作姪娣爲長

常武

徐方既來毛作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案論語殷之斯來漢董仲舒傳作徠古往交字皆漢武帝景帝紀禮樂志三法然說文無徠字皆从毛作來

王師旅毛作　漢書敘傳

案師旅義通旅禪陣亦通字

瞻卬

邦國殄瘁毛作　漢王莽傳　詩異字異義

案漢五行志引或壹悴事國亦作顇詩雜篇是萃釋文顇音秦醉同

卽自全今矣列女傳

案全今當是形相似而訛

無忝爾祖毛作　列女傳

案爾祖與下句調合說尤與祖叶

召旻

不云自頻毛作　列女傳

案頻卽漸之省說文作頻古濱字頻曹作濱書海濱厥漢地理志作海瀕廣瀉北山詩率土之濱說文引作率土之頻路史引作率土之瀕

雝

有來雍雍毛作　漢書劉向傳　詩異字異義

案韋元成傳後漢章帝紀注文選注廿又廿五又廿七皆作雍雍攷文云古本作雍雍唐石經御覽五百廿八同

閩于小子毛作　小子　蔡邕胡公夫人哀贊

案憋本字也

敬之

毋毛作　曰商高在上漢書郊祀志

毋無今古文此頌贊詩同

絲衣

兕觥及兕毛作　史記晉義說音貫　詩異字異義

案惠氏棟云漢說文从鬼才聲邪雲才得之說與才通說卒子趙云往才汝諧邢昺云哉古文作才訓爲災皆文省才也才本音賚詩思無期思罔斯才南風之歌南風之時分可以阜民之財分凡材財古皆讀賚漢敬瑕南蘇鄭讀賚爲賚皆假茲不虞毛作不騫毛作　史記孝武本紀　又封禪書　詩異字異義

案吳古與虞通石鼓虞人作吳人左僖五年傳虞仲吳趙咎秋作吳仲讓之虞金石款識虞周元簋銘曰眾吳敃阮共元云眾及也吳亦古虞字眾吳敃牧卽虞人牧人也商重武鐘銘云用吳驩饋獻之詁云古虞字則不若从毛吳字爲近古也敖本又作敃前漢賈捐傳公稍自引而息徵也義得與敖通

般

於皇時周毛作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案作明周敻長

墮山喬嶽毛作　白虎通

案釋文墮字又作隳又遷注卅四引作墮山喬嶽

有駜

駜駜毛作　史記孝武本紀　詩異字異義

案駜駜和鳴字異義

駜毛作厥毛無　漢子列女傳

案釋文本或作詁厥孫子孫子皆是要加也足利本作

十月之交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一

皇清經解第一册正訛

卷一第四頁 顧處士左傳杜解補正

後半中 第一行 四分公室 四訛日
第二十六行 不得已爾 爾訛耳
第三十行 是亦爲諫 爲訛有

卷二第一頁 顧處士音論

前半下 第一行 夫又何故 故訛放

卷三第一頁 顧處士易音

前半中 第九行 東帛戔戔 帛訛白

卷三第二頁 顧處士易音

前半上 第十七行 十一 唐十訛干

前半中 第二行 其道光明 光訛戈
後半中 第二十四行 以從道也下 歌復无悔中以訛遂複之加反君

卷三第三頁 顧處士易音

前半中 第十七行 古音孤賀反 古訛石
洪範 訛訛供

卷四第一頁 顧處士詩本音

前半上 第三十三行 酌彼兕觥 觥訛觚
前半下 第二行 如此則太巧 太訛大
後半下 第四行 五有 有訛唐
第十七行 古音伯吾反 古訛口

卷四第二頁 顧處士詩本音

前半下 第二十九行 日之方中 日訛口
後半中 第十二行 有所不諳 不訛有

卷四第三頁 顧處士詩本音

前半中 第二十四行 十三末 末訛宋

卷四第四頁 顧處士詩本音

後半上 第三十一行 三十五笑下脫之字

卷四第五頁 顧處士詩本音

後半上 第二十八行 元戴侗六書書訛章
後半中 第十三行 此章亦可以亦訛一
後半下 第三十二行 鄭氏作瘏 瘏訛瘁

卷四第六頁 顧處士詩本音

前半上 第十八行 頗詳其占 占訛古

卷四第七頁 顧處士詩本音

後半上 第六行 四分公室 四訛日
後半中 第一行 二十四欻 欻訛欵
第二十六行 不得已爾 爾訛耳
第三十行 是亦爲諫 爲訛有

卷四第八頁 顧處士詩本音

前半上 第十五行 在與死爲顓 在訛差

卷四第九頁 顧處士詩本音

前半中 第二十八行 毛傳曰 毛訛一
第二十九行 今本作底 底訛止
後半上 第二十三行 二十三讓 二訛五

卷四第九頁 顧處士詩本音

前半上 第二十三行 箋曰底止也 底訛底
後半上 第二十二行 無木不萎上 言字衍

卷四第三頁 顧處士日知錄

前半上 第二十二行 已無邪鄙 邪訛邱

卷四第六頁 顧處士日知錄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擇元辰 擇訛舉
惟叔嫂下註弟喪二子訛作斷
第四行
第十三行 雷次宗曰 雷訛潘

卷七第一頁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後半中 第五行 孔疏失其半 疏失訛流矣
第十五行 灌輸會而成溪 輸訛雜
後半下 第六行 燕王對張儀 王訛玉

卷七第二頁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前半中 第十行 南宮伯達 伯訛百
後半上 第三十三行 巨羊別陽 陽訛鴨

卷七第三頁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前半上 第十行 以變丙戌 戌訛戍
前半下 第二十八行 從祭之禮不備祭 祭訛泉
後半上 第二十行 陳侯周 周訛國
第三十二行 余向久游寓 游訛於

卷八第一頁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前半中 第三十二行 比翹賈小 比訛北
後半下 第七行 阜陶偃姓 偃訛偃

卷八第三頁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前半中 第十一行 湛圃未定 湛圃訛園

卷八第四頁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後半上 第三十行 冒點鼓悉點訛黜
後半中 第十行 朱子採入集註 入訛人
後半下 第十行 簒竊之臣 簒訛纂

卷八第五頁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前半上 第二十五行 某悉以關洛 某訛是
前半中 第七行 余則曰秦穆公 余訛一
第二十二行 紘感凱風之孝風訛戚
第二十四行 親覩其事 覩訛睹

後半上 第十三行 劉原父歐歐訛毆
第十九行 本趙岐註 趙訛蕭

卷八第七頁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第三十三行 本用趙氏註 本訛木

卷八第七頁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前半下 第二十五行 附庸闕田 闕訛關下兩鄉田均

卷八第八頁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後半下 第十一行 乃克虞猶問 克訛克

卷八第九頁 闕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前半中 第十七行 非學乎子乎乎說乎
卷九第一頁 闕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前半上 第二十七行 嬴於高 嬴說嵩
前半中 第十七行 方魏于駟 駟說駰
第十八行 魯平公將出說山
前半下 第十七行 天下所共守 共說其
後半中 第十八行 乃遂降而爲子 乃說而
後半下 第十三行 固不歸也 固說尚
卷九第二頁 闕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前半中 第二十七行 三以天下讓 三說二
後半上 第十八行 以禮食殷食字
後半中 第十行 立所出王廟 王說玉
卷九第三頁 闕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前半中 第六行 以各天運 各說洛
前半下 第十七行 此持乎其後者 此說比
後半上 第四行 注旄於予 注說法
卷九第四頁 闕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前半下 第二十三行 忻爲二二說一
第三十行 不待中爲閒 閒說傳
後半上 第十六行 民不可得 下得字衍
後半中 第三十三行 所入之閩 入說八
卷九第五頁 闕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前半上 第三十二行 宗祝有司 祝說覡
前半中 第二行 南鄙而北面 面說而
前半下 第二十四行 朱子曰 朱說宋
後半上 第一行 王厚齋謂 王說玉
第十八行 合而一之 合說合
後半下 第三行 特起峰巒 巒說巒
第十五行 芸苗令簡易 令說合
卷九第六頁 闕徵君四書釋地三續
前半下 第十一行 其中有王宮 其說共
卷十第一頁 闕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前半下 第八行 齊宣王復用蘇代 代說氏
後半上 第三十一行 以千金遺焉將 遺說饋
趙之奴隸 奴說僕
後半下 第十四行 趙之奴隸 奴說僕
卷十一第三頁 闕徵君潛邱劄記
前半上 第三十一行 河水之九派 派說流
前半下 第二十五行 即枉人人 說入
卷十一第四頁 闕徵君潛邱劄記
前半上 第二行 按汪氏琬 汪說注
前半下 第三十三行 可以興兵 興說與
後半中 第八行 黨于趙氏 于說干
卷十一第五頁 閻徵君潛邱劄記
前半上 第五行 復白 白說曰
後半下 第十四行 趙之奴隸 奴說僕
卷十一第三頁 閻徵君潛邱劄記
前半上 第三十一行 河水之九派 派說流
前半下 第二十五行 即枉人人 說入
卷十一第四頁 閻

第二十五行　一果實見邶簡兮邶說邶
第二十七行　瞻彼洛矣檜說檜
三角者三說二
卷十五第六十頁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前半上　第六行　秬釀酒秬說秫
前半中　第六行　而分名之之說文
前半下　第六行　似蒿葉下白自說曰
第十五行　一蒿蔽蔽說蒿
第十六行　咱者爲蔽蔽說蒿
第十七行　于以采蘩于說千
第十九行　一蔚壯蔽蔽說蒿
第二十三行　注今艾蒿蒿說向
第二十四行　其字從乂乂說又
草之可以乂病者　乂說又
第三十三行　八種皆見詩雅穋說穜
後半上　第二十行　書爾于茅書說書
第二十一行　或啄其華曰茶曰說白
後半下　第二十九行　今椰榆也椰說椰
卷十五第六十二頁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前半中　第二十九行　至調兵則小司徒調說調
後半下　第十八行　子男自鼈鼃而下自說曰
卷十五第六十四頁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前半上　第十五行　麋本亦作麎麎說麎
前半中　第四行　琇說文作琇琇說琇
後半上　第二十二行　今朝說作勤勤說勤
第三十二行　爆說文作偏爆說偏
後半中　第十三行　所六反說作所反六
卷十五第六十六頁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前半上　第十五行　康成詩譜云譜說譜
前半中　第四行　所指將毋同毋說毋
第十二行　傳毀承明帝問問說問
第三十一行　魏碩鼠疏碩說碩
前半下　第五行　論衡云衡說衡

後半上　第二行　毛傳字作雉傳說傳
第二十五行　一果實見邶簡兮邶說邶
第二十七行　瞻彼洛矣檜說檜
三角者三說二
卷十五第六十頁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前半上　第六行　秬釀酒秬說秫
前半中　第六行　而分名之之說文
前半下　第六行　似蒿葉下白自說曰
第十五行　一蒿蔽蔽說蒿
第十六行　咱者爲蔽蔽說蒿
第十七行　于以采蘩于說千
第十九行　一蔚壯蔽蔽說蒿
第二十三行　注今艾蒿蒿說向
第二十四行　其字從乂乂說又
草之可以乂病者　乂說又
第三十三行　八種皆見詩雅穋說穜
後半上　第二十行　書爾于茅書說書
第二十一行　或啄其華曰茶曰說白
後半下　第二十九行　今椰榆也椰說椰
卷十五第六十二頁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前半中　第二十九行　至調兵則小司徒調說調
後半下　第十八行　子男自鼈鼃而下自說曰
卷十五第六十四頁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前半上　第十五行　麋本亦作麎麎說麎
前半中　第四行　琇說文作琇琇說琇
後半上　第二十二行　今朝說作勤勤說勤
第三十二行　爆說文作偏爆說偏
後半中　第十三行　所六反說作所反六
卷十五第六十六頁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前半上　第十五行　康成詩譜云譜說譜
前半中　第四行　所指將毋同毋說毋
第十二行　傳毀承明帝問問說問
第三十一行　魏碩鼠疏碩說碩
前半下　第五行　論衡云衡說衡

後半中　第十三行　另一衆例另說月
卷十六第八頁毛檢討伸氏易
前半下　第二十二行　折而不能行折說拆
卷十六第九頁毛檢討伸氏易
前半下　第二十六行　坎爲隍爲窞窞說窗
後半上　第二十六行　象曰大人之吉大人說休召
卷十六第十頁毛檢討伸氏易
前半中　第二十二行　晉文公將納王公說侯
前半下　第二十七行　夫以復之初天說人
後半下　第十二行　下連坤土土說上
卷十六第十四頁毛檢討伸氏易
前半上　第十行　樹以懸物者櫾說設
第十八行　而恤忍劒之恤說有
前半中　第十七行　上一則爻爲碩劇說劇
第二十七行　廬爲陰所居廬說所
前半下　第十三行　傳經亦以七日亦說重
後半中　第二十行　更院囊例候說無
後半下　第三十行　天行之健健說健
卷十六第十六頁毛檢討伸氏易
前半中　第十四行　白楊堪爲屋材白說曰
第二十八行　木新生也木說本
卷十六第十八頁毛檢討伸氏易
後半上　第二十八行　離爲雉雉說雉
後半下　第二十六行　震足下下脫履之二字
卷十六第十九頁毛檢討伸氏易
前半上　第二十五行　易場通字場說場
疆場作易埸埸說場
後半上　第十七行　度翻謂階謂說謂
卷十六第三十頁毛檢討伸氏易
前半上　第十二行　傳

第十一行　未有聞也未識夫
後半下　第四行　諸國罕至主識且
卷十七第二十二頁毛檢討春秋傳
後半上　第十一行　曰天王出居于鄭日識月
卷十七第二十三頁毛檢討春秋傳
前半上　第二十八行　齊爲黨衛下而字衍
卷十七第二十四頁毛檢討春秋傳
後半上　第二十三行　蓋稷本農官蓋識社
第二十四行　魯不當祀稷祀識社
後半中　第八行　穀梁泥于上辛于識十
後半下　第二十三行　滑姬國姬識姒
卷十七第二十五頁毛檢討春秋傳
前半中　第十九行　康王即位位識立
後半上　第三十三行　大抵諸侯之禮大識太
後半中　第十九行　而可易其稱可識司
卷十七第二十八頁毛檢討春秋傳
後半中　第十二行　稱子叔姬上脫一字
卷十七第三十三頁毛檢討春秋傳
前半中　第二十七行　齊大夫監于葵邑識葵
後半中　第十四行　而邀于我遏識遏
卷十七第三十六頁毛檢討春秋傳
前半上　第六行　以備姦宄宄識宄
第二十五行　乃與東陽五帥甲東陽識作羊
後半上　第二行　是姦備衛見姦識監
後半中　第二十八行　以楚弱求成求識來
卷十七第三十七頁毛檢討春秋傳
前半上　第二十九行　諸侯之在戚會者會識曾
後半下　第七行　見于城下下識不
第三十行　歸老幼歸識塘
卷十七第三十八頁毛檢討春秋傳
前半下　第二行　帥師伐宋帥識師
後半下　第二行　夏四月四卜郊卜識十
卷十七第三十九頁毛檢討春秋傳

前半中　第十七行　且以絕夫下後字衍
第二十行　台殺作郎郎識郎
後半上　第二十九行　吾令實過令識今
後半中　第二十五行　敗公徒于阿澤阿識河
卷十七第四十頁毛檢討春秋傳
前半上　第十一行　季孫宿叔孫豹叔孫識孫
卷十七第四十三頁毛檢討春秋傳
後半上　第二十行　晉魏曼多帥師帥帥識師
卷十七第四十四頁毛檢討春秋傳
前半上　第二十四行　立其從子圃圃識圃
卷十七第四十四頁毛檢討春秋傳
前半中　第十六行　共弔賻器幣共識其
後半下　第二十四行　殺太子痤痤識座
卷十七第四十六頁毛檢討春秋傳
後半下　第十四行　晉昭新立立識直
後半中　第二十九行　朝晉昭新立立識直
後半下　第十三行　而偶檢其誤檢識儉
卷十九第二頁毛檢討春秋屬辭比事記
前半下　第三十二行　使士勤來聘來識夾
卷十九第三頁毛檢討春秋屬辭比事記
前半下　第十八行　宋樂祁樂識樂
第十九行　令戍周令識會
後半上　第二十行　遂及齊侯袁識公
後半下　第八行　盟于句繹于識干
卷十九第四頁毛檢討春秋屬辭比事記
前半上　第八行　楚伐徐而謀救之而識王
第三十二行　盟于翟泉于識干
前半中　第十四行　陳請入會入識八
卷二十第五頁毛檢討經問
後半中　第十六行　未之入而遽始入入並識八
卷二十第十三頁毛檢討經問
後半上　第二十九行　此杜氏窺季之意杜識桂
卷二十第十五頁毛檢討經問
後半中　第三十三行　左傳崔慶之盟慶識慶
後半下　第十四行　故古有尊敬尊識並
第二十行　今按之按識按
卷二十第十七頁毛檢討經問
前半下　第十二行　無所分別別識則

後半上　第三十二行　恐亂音也音識音
卷二十第十八頁毛檢討經問
前半上　第二十行　自有始末末識末
前半中　第九行　初不注心心識必
後半上　第五行　前此商時商識宿
第十五行　此襲裏九年襲識本
第十六行　此襲襄二十八年襲識本
第十七行　此襲昭七年襲識本
第二十三行　此亦惡于鄭氏惡識本
後半中　第六行　劉說妄而載入說識氏
卷二十第十九頁毛檢討經問
前半下　第六行　而入于不衽之室入識八
第八行　入于世室入識八
第九行　若既入世室入識八
第十三行　以俟贖入入識八
第十四行　贖入之入識八
得毋天子　毋識毋
第十八行　入而先實入識八
第二十一行　君之贖入入識八
第二十四行　以俟已入入識八
第二十五行　故曰尤不同尤識大
卷二十第二十頁毛檢討經問
前半上　第三行　或葬後下脫行字
後半上　第七行　晉殺其大夫大識天
卷二十第二十二頁毛檢討經問補
前半上　第十一行　或謂即八元或識截
後半上　第四行　以絕其援絕識絕
後半下　第三行　則卒哭後之祔哭祔夫
卷二十一第一頁毛檢討論語禘祫考編
後半下　第十七行　稍有不同稍識稍
卷二十一第二頁毛檢討論語禘祫考編
後半上　第七行　曹公下令曰令識令
後半中　第二行　公羊作宿邀羊識羊

卷二十一第三頁毛檢討論語禘祫考編
後半上　第十行　借此入官之年入識人
卷二十一第四頁毛檢討論語魯論考編
前半中　第十行　君苟入室入識人
後半上　第十六行　夫子六十以俊夫識夫
卷二十一第五頁毛檢討論語禘祫考編
前半上　第九行　大抵組豳四親大識太
後半下　第十四行　有馬千駟千識于
第十九行　夫子之答夫識天
卷二十一第七頁毛檢討論語魯論考編
前半中　第十九行　難得易失失識夫
于商八虞下八識人
前半下　第七行　是傳與旁參識參
第十七行　先傳後倦先識光
第二十行　周易歸妹象詞詞識詞
後半上　第十一行　蹁莊流于子孫于識子
第十七行　稱位于魏册曰册識冊
第十八行　漢武立子齊王閎閎識門
卷二十二第一頁毛檢討四書賸言
前半下　第三十三行　予向取其說取識煞
後半上　第四行　尤非泯指大凡泯識流
第十行　或以申枝爲西方申識申
楚闕宜申闕識闕
卷二十二第三頁毛檢討四書賸言
前半上　第八行　顏刻就其穿垣刻識剋
第九行　顏刻刻識剋十一行十二行顏
卷二十二第四頁毛檢討四書賸言補
前半中　第二十九行　爲南宮紹官識官
後半中　第九行　夫和妻下脫夫字
第十四行　學記所謂記識語
卷二十三第一頁惠吉士詩說
後半下　第十七行　問者曰問識問
卷二十四第一頁姜編脩湛園札記
後半中　第三十行　納采問名納采識作稱來
卷二十四第二頁姜編脩湛園札記
前半下　第六行　故刀之用甚少刀識刀
後半上　第十四行　不待贅而除待識徒
卷二十五第三頁戴茂才經義雜記
後半上　第十一行　說文自部自部識作皂
後半中　第二十一行　晉紀總下選字衍
卷二十五第七頁戴茂才經義雜記
前半中　第二行　二鵫作鵁鵁識王
後半上　第二行　往往頗出頗識頗
後半下　第十六行　山崩劉向山識出
卷二十五第八頁戴茂才經義雜記
前半上　第二十一行　不爲末末識末下同
第二十八行　劉光伯規之光識元
卷二十五第九頁戴茂才經義雜記
前半中　第十七行　入吾中軍中識十
後半上　第十行　麋子逃歸麋識麋
第二十行　單註本亦誤本識水
後半中　第五行　注善誤入傳中入識人
第二十九行　入後宮處妾入識入

後半下　第二行　有罪八次子入說八
卷二十五第十一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宋共姬共說其十行共姬同說
後半中　第九行　宋共姬共說其
卷二十五第十二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今詩脫兒字兒說見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靈喉不行靈說靈
後半中　第九行　以爲不征征說爲
卷二十五第十二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隸釋載無極山碑說碑
前半中　第十九行　戰申志反申說申
卷二十五第十三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自秦末焚書秦未說秦末
後半中　第二十六行　經史子集子說于
第二十七行　著爲令典典說與
卷二十五第十四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及兩漢六朝兩說爾
前半上　第九行　入曰振旅入說入
前半中　第十九行　田車載甲甲說田
後半中　第二十八行　舉其文義舉說與
卷二十五第十五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世所共曉共說其
後半中　第二十七行　牝牡俱有牝說牝
卷二十五第十六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是劉先伯僞託劉說以
前半上　第四行　無官承天官說官
後半中　第五行　緜草之蹏注蹏說蹏
第二十七行　畜籽馬也畜說馬
韓厥執轡馬前馬說馬
第二十八行　輗軶馬轅馬說馬
卷二十五第十七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卽在三家王氏說作王保
後半下　第二十五行　說文兕部兕說兕
卷二十五第十八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垂其紳帶紳說伸
前半上　第一行　掌共王之六飲共說其
第五行　涼當作熤熤說熤
後半上　第十一行　近唯宗古文宗說崇
卷二十五第二十一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爬蛵从虫爪聲爪說爪
前半中　第四行　田獵卜筮卜說卜
卷二十五第二十三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雍雍鳴鴈鴈說鴈
後半中　第二十九行　未免多誤免說免
後半下　第九行　韓厥執轡馬前馬說馬
卷二十五第二十四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鴈音干干說干
後半中　第二十六行　經史子集子說于
卷二十五第二十六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說文棊棊芳也棊說棊
後半上　第二行　棊稷黍黍棊說黍
卷二十五第二十七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形儀不足形說形
後半中　第十三行　論衡感類感類說作盛頌
卷二十五第二十八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楊州鳥夷卉服揚說楊
後半上　第二行　楊州鳥夷卉服揚說楊
卷二十五第二十九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郊特牲曰特說牲
前半下　第十三行　見士虞禮士說上
後半中　第十九行　辛未聲妻奠未說宋
卷二十五第三十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每雖懷和也雖說唯
卷二十五第三十一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釋文蒲末反末說未
前半上　第八行　孫毓朋於王朋說明
後半上　第二行　得入寢門入說入
後半下　第五行　皆于陵反于說于
第十一行　能入羽淵入說入
第十八行　雀入大水入說入
卷二十五第三十八頁藏茂才經義雜記　漆膠平對孔子平說李
前半中　第九行　因名蔡邑說曰
第十七行　皆促疾於事皆說之
前半下　第四行

皇清經解第四册正說
卷二十六第二頁馮明經解春集
前半下　第五行　天下平定後作定說安
卷二十六第四頁馮明經解春集
前半中　第二十五行　其辨三亭琵詳三說二
前半下　第二十一行　殷之所在在說在
卷二十七第二頁馮相國尚書地理今釋
後半上　第二十五行　駱馬河又下脫西字
卷二十八第一頁惠學士易說
前半下　第一行
亦見老子亦說不老說者
第三十二行　卦无傷象无說元
後半上　第二行　屯六三屯說長三說二
後半下　第十七行　九二包蒙吉包說可
卷二十八第二頁惠學士易說
前半上　第十二行　上六曰入於穴入說八
第十三行　入其室入說入下入則室同說
第二十四行　在八身爲氣爲血入說入
第二十五行　而人身亦有三百八說入
前半下　第十行　與尸者尸說月
第十四行　訓詁之學訓說詁
後半中　第二十八行　咥人之凶人說人
後半下　第三行　猶木及未木說未
卷二十八第四頁惠學士易說
前半下　第八行　古作士士說士
後半上　第二十二行　則天氣降氣降說作降虧
第三十行　夫物芸芸下脫芸字
後半中　第二十九行　頻急也下脫字衍
卷二十八第五頁惠學士易說
前半下　第二十六行　如此者必死死說從
後半下　第四行　反謂之下脫類字
卷二十八第七頁惠學士易說
前半中　第二十五行　豈躬之故躬說射
後半中　第十四行　四不明者明說月
卷二十八第八頁惠學士易說
後半下　第十六行　九族和睦睦說睦
卷二十八第八頁惠學士易說
後半上　第三十二行　志亂之兒兒說兒
卷二十八第九頁惠學士易說
前半上　第三十行　形中一下現一圖點
不待占而知占說古
第八行　本朝而後大明大說盛
第二十六行　故終吉下脫鼎字
說文囧圁也圁說徙
卷二十九第一頁惠學士易說
設几杖之禮几說凡
上高之巢也上說止
何故无八无說元
卷二十九第二頁惠學士易說
漠其聲元吉元說无
散其朋黨朋說明
而亦不自知亦說易
積陰則伏伏說沉
有孚當晉當說晉
軍三旬旬說甸
初吉終亂吉說九
古文井作井井說井
才子爲存存說存
或相倍徙倍說培
而闕縫爲隙說類
卷二十九第二頁惠學士禮說
前半上　第十六行　爵止而後上上說止
前半中　第十六行　爵止而後上上說止
前半下　第七行　湯始得伊尹湯說湯
卷二十九第十九頁惠學士禮說
前半上　第三行　半珪爲下脫璋字
第八行　三年圭不復圭說至
後半下　第十四行　端委以入入說入
卷二十九第二十頁惠學士禮說

前半上 第三十二行 謂之又灰又訛又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謬忝于直其訛直
前半下 第十八行 祭天地五時時訛時
後半中 第三十二行 仲呂生黃鐘生訛主
卷二十九第二十六頁惠學士禮說
後半下 第三十一行 又爲用正之用訛則
卷二十九第二十七頁惠學士禮說
前半中 第二行 其亡也其訛共
後半上 第三十一行 徒三剿所以下脫八百八十二
木附繇
教其手誓於陳前斬牲以徇所以教其心春辨鼓鐸夏
辨號名秋辨旗物所以教其耳目司常所謂象其事象
其名象其號者蓋謂形色之旗也徽纛既然旌旗獨不
然乎曰軍吏曰百官所謂官府各象其事曰師都曰州
里曰縣鄙曰郷遂曰郊野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曰曰孤卿
曰大夫士所謂家各象其號一體也或曰孤卿或曰師
都一物也或曰大夫士或曰郷遂謂師都之孤卿郷遂
之大夫士一舉其名一舉其號也一旗也或曰軍吏或
曰師都一職也或曰百官或曰州里謂師都之軍吏州
里之百官一舉其名一舉其事也一旅也或曰郊野或
曰縣鄙縣鄙在六遂達人掌邦之野故曰郊野舉其名
則知其事與號也分之爲事爲名爲號而合之以形色
之同秋冬所以教其耳目者又如此康成謂冬大閱爲
坐秋治兵爲實而變易其旌旗旌旗所以號令也數變
易焉五教胤矣又安能一氣專定遣無所疑退無所厝
乎職象銘旌被之於背是爲徽說文謂以絳徽帛著於
背春秋傳揚徽者公徒孔顥違謂爲公者揚徽猶爲劉
氏者左袒是也徽一作褘東京賦戎士介而揚褘摩鮫
云褘爲肩上絳職如燕尾然則職垂於肩被於背矣語
所謂肥胡吳都賦所謂祁祁如雲被褘垂髾是也褘與
注云婦名庶旗之屬庚成謂九旗之屬亦然今城門僕
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遺象方言亭父謂之亭公

第二十行　雖作于金工于訛千
第二十一行　而車人幷言之幷訛并
第二十四行　稍之入七也入訛八
第二十八行　必出于箱外于訛千
第二十八行　即以兩鞾皮皂皮訛皮
第三十一行　雖雄交筍壯服筍訛筍
前半下　第三行　雖雄交筍壯服筍訛筍
第三十行　無太踥太喬太墜之太訛大
後半上　第十行　無太踥太喬太墜之太訛大
後半中　第三十一行　皆酒也皆訛皆

卷三十三第二頁江歲貢深衣考誤
前半上　第二圖　所謂鉤邊鉤訛鈎
前半下　第一圖　按鉤邊之誤鉤訛鈎
卷三十四第一頁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前半上　第十七行　敵侗六書改曰改訛故
前半下　第三十一行　即春秋之綵陵上脫誦字
後半下　第二十行　遠道方九軌也九字脫
卷三十四第二頁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前半下　第九行　南八里有鄒城鄒訛鄹
後半上　第八行　管至父成葵邱父戎訛作分戊
後半下　第八行　公孫無知邑知訛茆
第十六行　洙泗之間間訛閒
卷三十四第三頁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後半中　第一行　西至于河于訛千
卷三十四第四頁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前半上　第十一行　譙沛數城縣入泗沛訛潘入訛八
第二十六行　陸渾之戎子伊川子訛千
後半上　第三十一行　其北有崤山有訛南
卷三十四第五頁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後半上　第二行　有舒鞏舒下脫州字
卷三十四第六頁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前半下　第三十二行　彭如鼜相似相訛如
後半下　第二行　衛孫文子子訛子
卷三十四第七頁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前半上　第二行　江陂水注之陂訛被
卷三十四第八頁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前半上　第十五行　章華之宮宮訛宮
第三十二行　屍郤之宮宮訛宮
前半中　第二十五行　而與之夫于訛子
卷三十四第十一頁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前半下　第二行　大業生大費生訛王
卷三十五第二頁江歲貢菉經補義
前半下　第十八行　自北而南流北訛比
卷三十五第三頁江歲貢菉經補義
前半上　第九行　謂始作擊柷謂訛諸
前半中　第三十行　又因獻酬因訛四
卷三十五第四頁江歲貢菉經補義
前半上　第二十四行　事不奸宄奸訛好
後半下　第十行　但依違其說違訛遠
卷三十五第七頁江歲貢菉經補義
後半下　第二十二行　从宀从辛宀訛字
前半下　第十八行　从宀者庖厨也宀訛字
卷三十七第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三十二行　同席及面也面訛而
前半中　第四行　大夫之分永的的訛納
後半上　第二十五行　再言加柏柏訛相
後半下　第三十三行　再加三加三訛云
卷三十七第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二十七行　姑依諸家說諸訛者
前半下　第九行　不得混而爲拏混訛已爲訛用
後半上　第二十一行　合左右胖升于鼎右訛不升訛
第二十八行　北面則在鼎南鼎字脫
第三十一行　而在腊北鼎訛前
第三十二行　故饌具乃即席具訛異
後半中　第三十二行　下並同腊祭同訛日
第十四行　侎如主人如訛茹
後半下　第五行　席于北墉席訛列上句註內
第二十九行　此廟見之由見訛是
第三十三行　姑曰告互文互訛五
卷三十七第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後半中　第二十六行　毋上毋下毋均訛母
卷三十七第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孝子之潔白白訛曰
第三十行　降由上也上訛土
後半中　第六行　遂飲禮殺卒禪殺字脫

卷三十二第六頁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前半中　第一行　穆扈抱太子扈訛簉
第四行　介胄之士胄訛冑
第五行　冕柔于鰼姑茹訛茹
第十五行　豈常在牽牛哉牽訛牽
第十八行　豈上中土之九州上訛土
第二十一行　如人身經脈脈訛脈
第二十九行　星其晝北斗晝訛晝
第三十一行　析羽之旌旌訛旌
第三十二行　俗畫旌有羽畫訛畫
前半下　第八行　而迭用者也迭訛送
第十六行　若無鐘鼓壝壝訛鐘
後半上　第十五行　皆不能畫方畫訛畫
第十六行　與巂互易互訛五
第二十九行　畫鳥舉之旗畫訛畫隼訛集
後半中　第九行　本方之土示土訛士
第十七行　前明肇吏期訛明
卷三十二第七頁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前半上　第二十一行　浙江爲碓浙江山浙均訛析
第二十五行　邇陽溪入震澤入訛入
第三十一行　湛水在鑾鑾訛肇
後半中　第六行　以嘉草攻之攻訛攻
第十三行　木沸騰水訛木
第十四行　說文疾作疾疾訛疾
第十五行　惟侯氏自道侯訛俟
第二十行　許入之醉入訛八
第二十六行　即夏官司爟官訛四
缺木器木訛木
爲周陶正正訛也
當有監造之官造訛适
大小爲節未確未訛末
有兩木銜之銜訛鉗
第三十三行　左右夙在殿上夙訛朝
高容載轉載訛載
則免圍免訛免
第二行　與當免鄉免訛免
第九行　當免圍言免圍免均訛免
卷三十二第八頁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前半上　第一行　三十幅之殷殷訛殽
第二十三行　入于桭桭之入桭均訛程
前半中　第十五行　木嵌入於兩較入訛八
第三十一行　戶有倉廒倉訛倉
後半中　第二十九行　何忌剸牀雍剸訛剸
後半下　第十五行　介在于鼓鉦于訛干
第十六行　凡四非也凡四訛作日四
亦宛于甫上于訛干
第二十三行　不設于帨于訛干
第二十四行　于上之擩于訛干
卷三十二第九頁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前半上　第二十五行　大慶殿受朝朝訛能
前半下　第四行　脅骨也脅訛脅
第十五行　眡其朕眡訛朝
後半上　第三行　凡畫繢之事畫訛畫
爲其易漬汚漬訛積
第五行　有粉白之素粉訛紛
後半中　第一行　則比在其中比訛北
第十三行　鱗介首爲蟲蟲訛鳳
第十四行　脂膏者爲蟲蟲訛鳳
第十五行　月令之蟲蟲訛鳳
第十六行　凡鷸羽蟲蟲訛鳳
卷三十二第十頁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前半中　第七行　蔽之猶同除也同訛因
第十八行　而不便于用力于訛干
第十九行　即金幷耒弦幷訛并
便于進便于疊于均訛干

後半下　第二十七行　告之而已告說吉
卷三十七第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病臨也臨說臨
後半下　第三行　當楣總以去侯當說赤
故可入室入說入
卷三十七第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十二行　當楣北面揖揖說楫
後半中　第十七行　本不與正獻正說王
後半下　第十三行　釋弓矢釋字誤高一格連上序西向
卷三十七第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中　第三十二行　出自東房自說白
後半上　第二十二行　上廣下隘者上說土
第三十二行　如璧岐路岐說歧
卷三十七第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十五行　公答再拜答說荅
前半下　第二十九行　以上獻工上說土
第三十一行　初謂上兩舉觶上說土
後半上　第五行　明所歌爲鄉樂鄉說鄉
第八行　以上間歌上說土
後半中　第二行　仍在入門時入說入
第四行　以上獻士士說土
卷三十七第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中　第三行　拜告旨告說吉
後半上　第十二行　又用樂用說川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據考工記工說丁
卷三十七第十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八行　揩三挾一个揩說揩
第二十二行　揩三挾一个揩說揩
前半下　第五行　在東楹之東楹說盈
後半上　第十行　釋奠可知釋說釋
第二十三行　揩三挾一个揩說揩
後半中　第一行　向右下隱隱說限
第三行　謂調之調說詳

卷三十七第十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卷三十七第十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東堂下遙當夾遙說當
內官之士官說當
拜也下說辭子
以次入設先牛于說生
出下牲堂也牲說性
執之以入入說入
陳正饌正說于
在西近篚在說注
切而不離也離說雅
亦徹奠及斝徹奠說作餕據
惟饗乃迎惟說雅
玉瑞玉說王
仍在入門時入說入
以上獻士士說士
卷三十七第十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十一行　主婦東面東說入
入門哭入說入下乃入則入即入丽入說入
右手向外右說在
前半中　第十一行　以上如室位上說士
丈夫踊夫說入
第二十七行　俎豚魚腊也俎說腹
第二十一行　今足間在前今說今間說前
前半下　第五行　士禮未聞士說士
第十三行　明非常常說當
後半上　第八行　告于主婦婦說入
第三十一行　故復言之復說後
後半中　第十九行　側昳也昳說映
卷三十七第二十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十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十九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十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十二行　安得有母名母說母
前半中　第五行　中殺上上說土
後半中　第二十行　梱柱張戶口戶說口
第三十一行　主婦在前在說入
第三十二行　君使人弔弔說弔
第二十一行　以上爲銘上說土
卷三十七第十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卷三十七第十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十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十九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十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十二行　安得有母名母說母
前半中　第五行　中殺上上說土
後半中　第二十行　梱柱張戶口戶說口
第三十一行　主婦在前在說入
第三十二行　君使人弔弔說弔
第二十一行　以上爲銘上說土
卷三十七第十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二十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二十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二十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二十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二十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二十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二十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二十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二十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二十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三十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三十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三十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三十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三十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三十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三十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三十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三十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三十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四十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四十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四十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四十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四十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四十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四十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四十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四十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四十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五十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五十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五十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五十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五十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五十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五十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五十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五十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五十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六十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六十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六十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六十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六十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六十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六十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六十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六十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六十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七十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七十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七十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七十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七十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七十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七十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七十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七十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七十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八十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八十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八十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八十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八十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八十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八十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八十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八十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八十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九十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九十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九十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九十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九十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九十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九十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九十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九十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九十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一百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一百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一百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一百三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一百四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一百五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一百六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一百七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一百八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一百九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一百十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大
第二十七行　大功以上稍經以說川
後半下　第十一行　爲兄弟之孫孫說係
卷三十七第一百十一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五行　爲殤後者殤說爲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惟聘聘言期聘說作
前半下　第四行　說文作未未說未
後半上　第二行　持重于大宗者持說于于說干
第十八行　大夫大夫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爲家長父母父說母
卷三十七第一百十二頁吳司馬儀禮章句
前半上　第一行　頌肉及之頌說頌
古文曰問夫人曰說昌
在存也謂存問在說王
故並聘享之聘說執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賓戶西南面戶說月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夫之所爲兄弟夫說

後半上　第二十行　右月行遲疾月字上衍日字
卷三十八第三十三頁秦尚書觀象授時
後半中　第三十一行　天人之際下脫實字
卷三十八第三十四頁秦尚書觀象授時
後半中　第三行　而不食者下脫實字
第四行　而失推者上落簡行所脫之食
第五行　乃稍見其端倪乃就及
第六行　十有三家衆就室
第十四行　或宜加反減反就石
卷三十八第三十五頁秦尚書觀象授時
後半上　第十六行　分因之矣矣就又
卷三十八第三十六頁秦尚書觀象授時
前半下　第二十一行　與時差同根同就自
卷三十八第三十九頁秦尚書觀象授時
前半中　第七行　然實行有二就一
卷三十八第四十一頁秦尚書觀象授時
前半中　第十八行　太陽本輪太就大
後半上　第八行　雖抵均輪下脫之字
後半下　第四行　三十七分三就二
第十行　奎三宮下脫十七二字
第十七行　井六宮初下脫度字
第三十一行　其繹下脫度距實三字
第三十二行　之南北上脫道字
東行五十下脫一秒所三字
第三十三行　年與歲下脫差五二字
卷三十八第四十三頁秦尚書觀象授時
後半上　第十行　是從律元上脫奇字
後半下　第二十六行　升度差升就廾
卷三十八第四十四頁秦尚書觀象授時
前半中　第十二行　過六宮則減去減字脫去就云
小時化下脫秒字
第十四行　三率求下脫得字
卷三十八第四十五頁秦尚書觀象授時
後半下　第十八行　江氏永曰曰就口
皇清經解第六册正訛
卷三十九第一頁全庶常經史問答
前半中　第二行　初至五體比五就互
卷三十九第三頁全庶常經史問答
前半上　第四行　帝相更屬史就可
後半中　第二十五行　用之廟堂用就周
卷三十九第四頁全庶常經史問答
前半上　第七行　仍列此五人此就子
卷四十第一頁杭編修貢疑
前半上　第三行　李若珠陳銓銓就銓
前半下　第十八行　寢苫枕塊苫就古
後半下　第六行　適士二廟士就事
第三十二行　偏駕不八王門駕就駕
卷四十第二頁杭編修貢疑
前半中　第五行　則所謂無藉者藉就藉
卷四十一第一頁齊侍郎前書注疏考證
前半下　第二行　可爲此傳之確疏確疏二字脫
卷四十一第二頁齊侍郎前書注疏考證
前半上　第二十四行　王城方九里王就三
後半下　第十六行　哀薦成事薦就薦
卷四十一第三頁齊侍郎前書注疏考證
前半上　第四行　稍加裁就裁就裁
第十二行　注引此文注就汪
後半中　第三十二行　揚厥皆斧之屬揚就場
卷四十一第五頁齊侍郎春秋左傳注疏考證
後半上　第七行　與莒人入向不同入就入
卷四十一第七頁齊侍郎春秋左傳注疏考證
後半上　第五行　是貨不善也不就其
後半中　第二十五行　或食於味味就味
卷四十一第十頁齊侍郎春秋公羊傳注疏考證
前半上　第三十行　尚有千二百國千就十
迄獲麟之末末就末

前半中　第十七行　逐三人而聘孔子逐就逐
公會吳于蟲梁吳就奚
第二十行　公會吳于蟲梁吳就奚
第二十四行　技龍風白虎白就曰
前半下　第二十行　前書無王彥王就王
卷四十一第十二頁齊侍郎春秋公羊傳注疏考證
後半下　第二十五行　以方伯三軍軍就軍
卷四十一第十四頁齊侍郎春秋穀梁傳注疏考證
後半下　第四行　因寺人貂以干進千就于
卷四十三第一頁沈徵君儀禮小疏
前半下　第十六行　俱在目前在就柱
後半下　第十四行　別爲區畫畫就畫
卷四十三第二頁沈徵君儀禮小疏
前半上　第十四行　淡往河東淡就炎
卷四十四第二頁沈徵君儀禮小疏
前半下　第二十五行　折俎取諸下諸字衍
卷四十四第三頁沈徵君儀禮小疏
前半上　第三行　猶匹偶之云匹就四
後半中　第二十三行　入國稱夫人入就八
第二十六行　入夫家入就八
卷四十四第四頁沈徵君儀禮小疏
後半中　第二行　童子哭不偯偯就依
後半下　第三十三行　此兼父存殺言父就文
卷四十四第九頁沈徵君儀禮小疏
前半中　第八行　恐未必然未就夫
卷四十四第十頁沈徵君儀禮小疏
前半上　第二十七行　固爲其母其就其
卷四十六第一頁沈徵君果堂集
前半下　第三十行　益是因川之天成因就固
前半中　第十四行　二中而不正一就上
後半中　第五行　邦國都鄙稍甸縣就郭
第二十行　一鋤周筆一就十
卷四十六第二頁沈徵君果堂集
前半中　第三十一行　贊盩後讎就贊
後半上　第十五行　爲山澤之物山就出

前半中　第二十二行　蓋亦本諸春秋蓋就若
第二十七行　故直以方也方就力
卷四十七第一頁惠徵君周易述
後半中　第三十三行　偽託胆沖之證證就胆
前半上　第一行　天神八鬼地元元就示
賓軍嘉諸爾諸就詩
第十一行　縣六官之象醜就推
後半下　第十三行　諸家傳云系就大
第十七行　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蓍就著
卷四十七第二頁惠徵君周易述
後半上　第十三行　陰息初巽柳就體
後半下　第十五行　坎爲悖悖就懷
卷四十七第二十九頁惠徵君周易述
前半上　第二十七行　乾當居坤初當就與
第二十八行　俗儒改假爲格假就之
後半下　第十六行　兌口震言口就日
卷四十七第三十三頁惠徵君周易述
前半下　第二十七行　离日坎耳日就日
後半中　第二十八行　在甲象龜甲就市
第二十九行　故爲血卦爲赤赤就走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故蕤蕤賴賴就字衍
卷四十七第三十四頁惠徵君周易述
後半中　第二十二行　陰陽合德德就履
前半下　第五行　陰息合德德就履
卷四十七第四十頁惠徵君周易述
前半下　第三行　五爲上中上就土
卷四十七第四十一頁惠徵君周易述
前半中　第十四行　深不可測可字脫
卷四十七第四十二頁惠徵君周易述
前半上　第三十一行　深不可測可字脫
卷四十七第四十六頁惠徵君周易述
前半中　第八行　大貞乃通乃就以
前半下　第二十四行　大貞乃通乃就以
第二十五行　夫事有逐奸奸就子
第二十七行　智禁于微于就奸

卷四十八第三頁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前半上 第九行 以窺人之人訛人
前半下 第二十二行 毋或敢伏毋訛母
後半中 第六行 第十行 枚卜不斥言所卜兩卜字俱訛帝曰毋子曰毋兩毋字俱訛母
卷四十八第四頁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前半上 第四行 六月之別月訛尸
前半中 第八行 第十五行 王歸自克夏自訛目 無不編御也編訛編
卷四十八第五頁惠徵君古文尚書考
前半中 第六行 武王曰中曰訛日
前半下 第八行 律秩志脫秩字
後半上 第十九行 狎大人大訛大
卷四十九第一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後半中 第八行 痤小腫也痤訛庵
卷四十九第五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前半上 第十二行 因贈策之言贈訛賜
後半上 第十四行 泰滑也泰訛奏
卷四十九第六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後半上 第七行 享膳注注字脫
卷四十九第七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後半上 第六行 享膳注注字脫
卷四十九第八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前半中 第五行 孫叔敖碑云碑字脫
卷四十九第十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前半中 第十行 緒完葺牆葺訛茸
卷四十九第十三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前半上 第一行 水經注作胥胥訛朋
前半下 第三十行 窮水入焉入訛人
後半上 第十八行 屈狐庸曰庸訛危
卷四十九第十四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前半下 第二十四行 遲速有節速訛連
卷四十九第十六頁惠徵君春秋左傳補註
前半上 第三行 棟又案漢說傳今極荼之所極訛秒
第七行 莫不皆跣皆訛者
第八行

卷四十八第八頁莊侍郎春秋正辭
前半上 第二行 不言伐取伐訛代
第二十行 以疆鄆田鄆訛鄆
前半中 第四行 以疆鄆田鄆訛鄆
第七行 可以體遣遣訛通
後半上 第三十三行 隱觀魚以五魚訛肖
卷五十一第九頁莊侍郎春秋正辭
前半上 第四行 好會與會訛食
第六行 爭奪相殺奪訛棄
第三十三行 比周而爲此會比訛此
前半中 第五行 曾疑何時曾訛會
第十三行 挺而出之挺訛梃
後半下 第二行 邾人年人年訛年
卷五十一第十頁莊侍郎春秋正辭
後半中 第七行 叔肹遭變肹訛胡
卷五十一第十八頁莊侍郎春秋正辭
後半中 第七行 在歌哭乎歌訛謳
後半下 第三十一行 子厥賢厥訛蔵
卷五十二第二頁盧學士鍾山札記
前半中 第九行 今本穆文本訛木
卷五十四第一頁江慎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四行 與从册在六上六訛六
第十二行 題曰虞夏傳夏訛書
第十六行 見孔穎達正義見訛是
第二十二行 至元成縣成訛城
前半中 第十七行 承黑帝而立承訛奉
第二十二行 何以云焉云訛元
前半下 第一行 天地惟清晏惟訛雖
第十七行 恭伯作龔白訛白
第十八行 龔字从廾省龔訛龔門訛共
第十九行 从龍聲門訛共
第二十三行 上古文上上訛上
丁古文下丁訛下

卷五十一第八頁莊侍郎春秋正辭
前半上 第二行 昏曆請期請訛詩
第二十行 采古文辨字字訛宇
第二十五行 此其尤大章明較著尤訛尤
前半中 第二十六行 春氣博施博訛傳
第二十八行 當得其宜其訛宜
第十三行 而一匆天匆訛旬
卽以知天之數匆訛旬
第十五行 相減除之減訛減
而以匆天三百六十匆訛旬
而以匆天三百匆訛旬
第十六行 自九日至十九日訛百
第十七行 奎婁胃昴畢昴訛卯
第二十行 奎婁胃昴畢昴訛卯
第二十二行 國語所謂國語訛以故
第六行 仲志亦表和之子志訛叔
第十行 日出于暘谷暘訛陽
第十行 田車載矛子訛承
第二十七行 五刻餘以禪晝禪訛襌
夜五刻以禪晝禪訛襌
第十九行 國語魯語語訛記
第十九行 當去高尻平地平訛手
第二十一行 當去高尻平地平訛手
第二十二行 謂去高尻平地手訛手
第二十八行 引山海經山訛由
循行積聚循訛猶
第二十五行 謂二十四氣一匆角訛旬
第二十六行 第三十二行 何以云焉云訛元
第十八行 天地惟清晏惟訛雖
第十九行 亦非此共工之先廻此訛比
今史記作漫漫訛慢
第二十三行 似與經辜似訛以

卷五十一第十三行 後半上 第二十二行 昏曆請期請訛詩
第二十行 采古文辨字字訛宇
第二十五行 此其尤大章明較著尤訛尤
前半中 第二十六行 春氣博施博訛傳
第二十八行 當得其宜其訛宜
第十三行 而一匆天匆訛旬
卽以知天之數匆訛旬
第十五行 相減除之減訛減
而以匆天三百匆訛旬
第十六行 而以匆天三百六十匆訛旬
第十七行 自九日至十九日訛百
第二十行 奎婁胃昴畢昴訛卯
第二十二行 國語所謂國語訛以故
第十六行 仲志亦表和之子志訛叔
第十行 日出于暘谷暘訛陽
第十行 田車載矛子訛承
第二十七行 五刻餘以禪晝禪訛襌
夜五刻以禪晝禪訛襌
第十九行 國語魯語語訛記
第十九行 當去高尻平地平訛手
第二十一行 當去高尻平地手

第二十五行　奏庶鬱食鳥鬱說酌
第二十六行　糞謂乾肉　糞說載
第二十八行　く〳〵起川　く〳〵說駃遫
第三行　く〳〵皆古字　く〳〵說駃遫下皆同
第二十一行　其所發土之處土說上
前半下　第十三行　捆徙也徙說徙
第三十一行　日齊存化存說者
後半上　第一行　乃氏康雉氏雉說氏能
第十三行　糾而兵守兵說共
第十六行　治比其鄰比說北
第二十九行　正義本同本說木
後半中　第四行　凡鳥之飾鳥說鳥
後半下　第十一行　脩幷練簏脩說練
第二十三行　止有五服止說上
第二十六行　作在治忽在字說
第三十一行　爲在治國自說同注皆同
卷五十四第九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二行　竝三統麻說麻說位
第十九行　復有後言復說退
復土內反復說根下皆同
第二十行　墜力詣反詣說詣
第三十行　大司徒大說太
前半中　第四行　刊本尺尺說凡
前半下　第二行　釋詁文詁說始
論語八佾篇八說八
第七行　俎公賦芋芋說芋
第十四行　雖日奏事日說月
第二十五行　朋步奢反奢說夢
後半上　第一行　一日九江江說汪
第六行　上有禹豕豕說豕
第十行　子弗子子說子
第十四行　惡安逮反惡說安
後半中　第二十一行　益會合而繒之益說會

第二十八行　禹輔成之輔說輔
後半下　第四行　騭行之說云說之
卷五十四第十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三行　王城之六王說城
第九行　百里之國者一一說十
以下就鄰若就說鄰
第十二行　其所發土之處土說上
第二十一行　捆徙也徙說徙
前半中　第二行　宇內莫非王土宇說宇
所以尸樂尸說卻注皆同
前半下　第一行　揩擊大革揩說揩
二琴瑟先升琴說瑟
第六行　禮記郊特牲特說牲
第十九行　賤既將也既說卻
第二十三行　玉在笥笥說以
後半下　第六行　共纖之皇字讓說讓
第三十三行　祭于國丸于說于
卷五十四第十九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三十一行　碑石八弓豎壞弓說以
前半中　第十行　踞衆處宮處說處
第十二行　縛家吏吏說史
前半下　第二十二行　枉天罰天任說枉
後半上　第十七行　國語周語上語說俗
卷五十四第二十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四行　謂止有今日止說之
第二十行　伏御渠蝖交交說支
前半中　第七行　說具上疏央疏說疑
前半下　第四行　從岬從貝岬說六下同
第十八行　比作分比說比
比平常反常說衆
翕喜悉反悉說悉
後半上　第十三行　心膜胥腸腸說膜
後半中　第三行　諫猶文謀說謀
後半下　第三行　謂貨泉于人貨說貨
第六行　謂貨泉于人貨說貨

第二十二行　形瀾而已者已說以
第二十四行　貴寶爲寧而已已說以
後半上　第四行　富周藩服矣矣說以
第十五行　无止說之處止說之
後半中　第十行　有恩谷甘亭甘亭說日高
第二十三行　攻工記攻說攻
後半下　第十六行　莧莧喜說也莧說莧
卷五十四第十七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下同
前半上　第十四行　不似尚書之文尚說上
第二十二行　木後明言作湯征木說未
前半中　第二十八行　何嘗喪孚孚說平
前半下　第十二行　而沒入縣官入說入
第三十行　包咸曰包說平
後半下　第六行　己在笨時己說以
第三十三行　祭于國丸于說于
卷五十四第十九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三十一行　是則拜手手說乎
前半中　第十行　踞衆處宮處說處
第十二行　縛家吏吏說史
前半下　第二十二行　枉天罰天任說枉
後半上　第十七行　國語周語上語說俗
卷五十四第二十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四行　謂止有今日止說之
第二十行　伏御渠蝖交交說支
前半中　第七行　說具上疏央疏說疑
前半下　第四行　從岬從貝岬說六下同
第十八行　比作分比說比
比平常反常說衆
翕喜悉反悉說悉
後半上　第十三行　心膜胥腸腸說膜
後半中　第三行　諫猶文謀說謀
後半下　第三行　謂貨泉于人貨說貨
第六行　謂貨泉于人貨說貨

第三十三行　攻己急迫己說以
卷五十四第二十七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十行　說文同部同說曰
第二十一行　沈奠萬物奠字脫
第二十六行　毋作厶厶說古
第三十三行　古字書皆通字說字
前半中　第四行　衆正之官官說官
第十四行　則南宮好暘宮說宮
前半下　第二十二行　其差一度上如字衍
後半上　第二行　自宋人疑之自說目
第十一行　夏與坎治則靁靁字脫
第三十二行　以致老也老說考
後半中　第十二行　人君所欲君所說所君
第十六行　从廟七聲从說从
第十七行　謂不及二十及說及
第二十三行　不泥其文泥說況
第二十六行　反此而云以下反說及
後半下　第一行　炎篆第六十八炎說德
第七行　王有疾不念念說愈
念冤茹反念說愈
孔本作弗念念說豫
說文引作不悆悆說愈
第十一行　漵星在鶉火星說尾
第十三行　依鄭讀以說以說一
念嘉說念說愈
第三十三行　即于其中即說既
卷五十四第三十一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九行　公如大夫入入說入
第二十八行　己女惟小子己說以
第二十九行　己詞應和也己說以
第三十一行　己詞謂語詞己說以
前半中　第二十八行　君而曰有敎敎字脫
前半下　第十八行　而職聽於朝朝說廷

第十九行　敬其訟於朝其說子
第三十行　而虛承其慕者者說皆
寇攘姦宄宄說宄
己女乃其速繇茲讀己說以
掌國子之卒卒說爰
比資異反　鼻說卑
則已任其德任說在
乃其德室尤墜尤說尤
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小子是卑幼者卑說卑
辟粵亦反粵說由
惟言柔穆故決之決說沒
賈舋敭反舋字脫
人君所欲君所說所君
从廟七聲从說从
調不及二十及說及
不泥其文泥說況
反此而云以下反說及
炎篆第六十八炎說德
王有疾不念念說愈
念冤茹反念說愈
孔本作弗念念說豫
說文引作不悆悆說愈
漵星在鶉火星說尾
依鄭讀以說以說一
念嘉說念說愈
即于其中即說既
卷五十四第三十一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公如大夫入入說入
己女惟小子己說以
己詞應和也己說以
己詞謂語詞己說以
君而曰有敎敎字脫
而職聽於朝朝說廷

第三十行　必取臂臂脩說脩
司几筵職凡字脫
釋宧爲固宧說宧
如今勁矣勁說勁
已鼻无可指斥已說无斥說斁
又論語里仁又字脫
无之敵之道也上之字衍
兼德不厭盛下脫十一字卽補
與此非我一人奉德不厭盛後晉齊相似上
承有勑有與承說奉
卷五十四第四十一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必廣言之者廣說擴下同
又案晉敘來郊與說義
惟虐己女乃其速繇茲讀己說以
周書作洛解書字脫
所俘囚者之罪俘說孚
簡百及此文蘇字首字脫
爾尚攸曾于由德攸曾說不忌
介右也介說爾下同
卷五十四第四十二頁江徽君尚書集注音疏
訓皆川聲川說水
恤收鮮善也收說斂
殿下碼制禦字脫
緦衣虎賁下脫十九字卽補刑
文武有其官夏商則未聞馬者文武之緦衣虎賁接經可據
止用
恤收說文收說斂下皆同
雒得賢人也雒說夏

前半下　第六行　此謂毋自欺敬勝怠斯
後半上　第十二行　故于此言子說以
後半中　第三十三行　敕之言撫校說述
後半下　第二行　爲其其今臣反臣字脫
卷五十四第四十三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九行　是非此經證非說則
第十七行　以陟禹之迹以說己
第二十九行　說文官部官說下
前半中　第三十三行　案蘇公公字脫
前半下　第二十行　臣八咸若是下脫二十八字爾
惟艮顯哉業坊記上文言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其下即
引此文以證若尚書原文果有人臣咸若時旅可則坊
後半上　第七行　不釋止是不解釋說釋上
第八行　頖弁文也頖說頖
第十三行　沐酒酒也酒說酒下同
第二十二行　嫂太保別是一人別字脫
芮彤暴毛下別字衍
後半中　第三十行　論衡气壽篇气說乞
後半下　第十一行　又不聞有彤國又說文
在三處之下之字衍
卷五十四第四十四頁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前半上　第五行　康王之誥云誥說誥
第十四行　雅書敘作牙雅說雅
第十六行　从血召聲自說白下同
第二十四行　周禮帥人疏人說入疏字脫
君子恥其其說其
前半下第二十六行　而再閱月矣閱說門
後半上　第三行　東西九延延說蜒
後半中　第三行　當其纘職說纘
第四行　則唯紛畫離繪唯字脫
第十一行　以對方爲次者次說恣
第十四行　謂雲云也也字脫
第十七行　皆經緻可知下補別附緣

後半下　第二行　既修太原既字脫
卷五十五第十七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下　第十二行　自不如鄒自說目
第十六行　本以水名本說木
第二十二行　曹譜疏譜說譜
後半上　第十五行　胡蘇簡潔簡說簡
後半中　第十四行　上流乃決決說決
卷五十五第十九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中　第九行　疏曰蘇說疏
後半上　第十七行　原山卤南函說卤
卷五十五第二十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十七行　俗謂之黃水口口說曰
前半中　第十一行　鄒必目驗目說自
前半下　第三行　青黃赤白黑白說曰
第十九行　續志亦略同略說略
後半中　第十七行　以至湖陸陵說度
卷五十五第二十二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十四行　竹譜注注說法
卷五十五第二十三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六行　王莽改豫章郡莽說莽
前半下　第二十六行　注雲中云注說注
後半中　第三十二行　納入也者入說入
卷五十五第二十四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二十一行　知爲魏晉人僞撰人說入
函谷新關關新字衍
前半中　第十八行　二水爲一上脫南字
前半下　第二十六行　東漢後之改流流說遷
卷五十五第二十五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下　第三十行　合爲一川合說鄭
卷五十五第二十七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上　第二十六行　亦曰太白山自說曰
卷五十五第二十八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二行　朕心之攸困困說因
前半中　第十七行　異物志曰曰說曰
後半上　第二十行　決爲弦蒲葵決說決
卷五十五第十七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下　第十二行　自不如鄒自說目
第二十行　本以水名本說木
第二十二行　別爲新說爲說解
第三十行　桐柏云云桓說桓
後半上　第十五行　胡蘇簡潔簡說簡
後半中　第十四行　上流乃決決說決
卷五十五第十九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中　第九行　疏曰蘇說疏
後半上　第十七行　原山卤南函說卤
卷五十五第二十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十七行　俗謂之黃水口口說曰
前半中　第十一行　鄒必目驗目說自
前半下　第三行　青黃赤白黑白說曰
第十九行　續志亦略同略說略
後半中　第十七行　以至湖陸陵說度
卷五十五第二十二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十四行　竹譜注注說法
卷五十五第二十三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六行　王莽改豫章郡莽說莽
前半下　第二十六行　注雲中云注說注
後半中　第三十二行　納入也者入說入
卷五十五第二十四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二十一行　知爲魏晉人僞撰人說入
函谷新關關新字衍
前半中　第十八行　二水爲一上脫南字
前半下　第二十六行　東漢後之改流流說遷
卷五十五第二十五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下　第三十行　合爲一川合說鄭
卷五十五第二十七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上　第二十六行　亦曰太白山自說曰
卷五十五第二十八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二行　朕心之攸困困說因
前半中　第十七行　異物志曰曰說曰
後半上　第二十行　決爲弦蒲葵決說決
卷五十五第十七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下　第十二行　自不如鄒自說目
第二十行　本以水名本說木
第二十二行　曹譜疏譜說譜
後半上　第十五行　胡蘇簡潔簡說簡
後半中　第十四行　上流乃決決說決
卷五十五第十九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中　第九行　疏曰蘇說疏
後半上　第十七行　原山卤南函說卤
卷五十五第二十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十七行　俗謂之黃水口口說曰
前半中　第十一行　鄒必目驗目說自
前半下　第三行　青黃赤白黑白說曰
第十九行　續志亦略同略說略
後半中　第十七行　以至湖陸陵說度
卷五十五第二十二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十四行　竹譜注注說法
卷五十五第二十三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六行　王莽改豫章郡莽說莽
前半下　第二十六行　注雲中云注說注
後半中　第三十二行　納入也者入說入
卷五十五第二十四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二十一行　知爲魏晉人僞撰人說入
函谷新關關新字衍
前半中　第十八行　二水爲一上脫南字
前半下　第二十六行　東漢後之改流流說遷
卷五十五第二十五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下　第三十行　合爲一川合說鄭
卷五十五第二十七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上　第二十六行　亦曰太白山自說曰
卷五十五第二十八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二行　朕心之攸困困說因

前半下　第二十行　沽之誤沽讀賈
卷五十五第八十六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上　第二十一行　前一寸二分上脫𠂤字
卷五十五第八十八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下　第八行　酒誥之篇俶空俶讀偕
卷五十五第八十六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中　第二十二行　已勞力樸治力讀方
卷五十五第八十七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中　第十八行　似朝君也似讀以
卷五十五第八十八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下　第二十一行　不由王也王讀土
卷五十五第八十九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中　第二十三行　于王亦有光明光讀元
卷五十五第九十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四行　戰慄畏懼讀慄
成王自讓自讀目
第十三行　無殷昏逸殷讀殷
前半中　第五行　與射人射讀男
後半中　第十六行　自明至昏目讀目
第十九行　在兩頭者兩讀而
後半下　第十六行　下文云下讀不
第二十五行　自此以下自讀目
第二十六行　樂吏之慝者也吏讀受
卷五十五第九十四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十八行　翫下文所設翫讀玩
前半中　第十行　黼純是白繒白讀白
第十三行　華玉五色玉讀土
前半下　第十八行　士喪禮喪讀桑
第二十三行　兩甒夾之夾讀挾
第二十八行　今此成王崩王讀正
後半下　第一行　葢夾室之前堂夾讀挾
第十七行　又云葬鳳兒葬讀藏
卷五十五第八十五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上　第五行　馬出河逆下脫則其文以四字

卷五十五第一百九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二十三行　漢興孝惠之世興讀興
送之官府下脫安國又三字
後半下　第九行　說文卷八下兒下脫部首二字
卷五十五第一百十一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中　第十行　荀子哀公問下脫舜字
後半上　第八行　共十六見十字脫
引一人有下脫慶兆二字
傳曰上脫稱字
卷五十五第一百十二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上　第九行　言古制有有讀存
卷五十五第一百十四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十八行　其非一篇甚明甚讀其
前半下　第十四行　上下神祇上讀土
卷五十五第一百十六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前半上　第十二行　又禮祭禮讀禮
卷五十五第一百二十四頁王光祿尚書後案
後半中　第十七行　無行姦僞爲德姦僞爲讀作爲
第十八行　百端爲心勞苦心勞苦讀作勞
卷五十六第八頁王光祿周禮軍賦說
前半中　第二十三行　王命卿士士讀十
第三十一行　放弒其君則殘之殘讀棧
後半上　第十四行　正義此經通讀從
後半中　第二十七行　其出長轂一乘其讀其
卷五十六第九頁王光祿周禮軍賦說
前半下　第一行　小司徒注小讀卜
後半下　第六行　不必定屬本車本讀木
卷五十六第十頁王光祿周禮軍賦說
後半上　第十二行　遂在郊外遂讀遂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每方十里者十讀千
第二十四行　而僉于百里于讀千
第二十九行　子男五十里于讀于
卷五十六第十一頁王光祿周禮軍賦說
後半中　第十五行　七十二人人讀入

卷五十六第十二頁王光祿周禮軍賦說
前半上　第七行　所以明分明說四
前半下　第四行　杜預以爲杜說仕
後半上　第二十七行　僖公之時僖說傳
後半中　第三十行　三卿官也官說宮
後半下　第十五行　卽當增置一軍卽說明
卷五十六第十三頁王光祿周禮軍賦說
前半上　第二十八行　魯于春秋之時于說于

卷五十九第二頁錢宮詹潛研堂集
後半中　第二十七行　辰上值角也上說土
卷五十九第四頁錢宮詹潛研堂集
前半下　第十五行　問丘王篇王說玉
第三行　靈遂比而任棄疾遂說遂
卷五十九第六頁錢宮詹潛研堂集
後半下　第十四行　三卿官也官說宮
卷六十第十二頁錢宮詹潛研堂集
前半下　第十一行　說文反爪爲爪反說爪
隸變爪爲仉爪說爪
爪與叢文異而實同爪說爪
卷六十第十三頁錢宮詹潛研堂集
前半下　第十二行　恭敬而儉儉說儉
卷六十第九頁錢宮詹潛研堂集
第一行　檡字旺爲大義旺說臣
韓詩作肚肚說肫
第十五行　槙卽若顚木之顚卽字脫
第二十一行　第十七行　盱卽伫立盱說盱
第二十一行　第三十一行　禰卽釜甑說禰
卷六十第十一頁錢宮詹潛研堂集
第十五行　如英英蘜芸英說英
第二十一行　第十七行　槙卽若顚木之顚卽字脫
第十四行　第十一行　說文反爪爲仉爪說爪
隸變爪爲仉爪說爪
爪與叢文異而實同爪說爪
第十三行　元恪與士衡同時恪說愙
第二十二行　閻徵士百詩著書著說若
卷六十第十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上　第二十一行　曲媚於物也于說十
第八行　時曲顏肱與未厥興說與
卷六十第十二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後半上　第九行　君子篤於親節親說能

卷六十第十三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後半下　第二行　變易朱子舊文文字脫
卷六十第十三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上　第二十一行　牽此語八上節八說八
卷六十第十五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中　第二十四行　北方多連多說多
第二十五行　古本貉作絡貉說貉
第二十九行　家記曰去口舉反去說云
前半下　第二十二行　又古气字气說氣
前半上　第八行　菜羹必祭必說瓜
卷六十第十七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後半上　第十七行　王克云克說克
後半下　第十七行　故謂蹙卽點蹙說點
第二十二行　恐卽因緣說文緣說祿
後半下　第二十行　荀悅漢紀荀悅說作荀說紀說
卷六十第二十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上　第二十二行　陽虎時未有魯論未說夫
卷六十第二十一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後半上　第十九行　先王之位而聽下脫焉字
卷六十第二十二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中　第二行　文選曹植贈徐幹曹字脫
第二十行　吾未如之何未說未
卷六十第二十三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下　第十九行　論語檀弓篇檀說編
後半下　第四行　共因陽虎四說因
第三十行　詩棫樸正義棫說棫
卷六十第二十五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下　第三十三行　斯笨伯之誤也笨說笨
後半下　第二十八行　尹氏八士八說人
卷六十第二十七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下　第五行　無變舊親舊說事
後半下　第十三行　約識之云識說讀
卷六十第二十八頁瞿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上　第二十四行　洧字作汙汙說汗

卷六十第三十頁翟教授四書考異
後半下 第三十三行 門開本非一字門說閒
卷六十第三十一頁翟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下 第二十一行 八八勿連骨切遝說連
卷六十第三十九頁翟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上 第二十五行 在陳留之平邱在說石邱說邱
後半上 第二十一行 則與蓑字同義說簑
後半中 第三行 楚謂之櫬杭杭說杭
卷六十第四十頁翟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中 第二十五行 王使人瞷夫子人說八
後半上 第三十三行 以髮蒼白言白說白
後半中 第十五行 共下土實幷土說土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毋謔弟象傲謔說謔
卷六十第四十四頁翟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上 第二行 栝論作杯論說爲
後半上 第二十行 讀告篇下脫自字
後半下 第六行 於義當爲辯辯說辨
第七行 辯理也辯說辨
卷六十第四十五頁翟教授四書考異
前半下 第十九行 一音下脫祈字
後半上 第二十二行 文邊注數引此語數說數
卷六十第四十七頁翟教授四書考異
後半下 第四行 二女果 女說文
卷六十第四十八頁翟教授四書考異
後半中 第三十二行 亞利口亂信口說曰
卷六十一第一頁盛大令尚書釋天
前半上 第十二行 蔡墨對魏獻子子說于
第二十三行 義和占日占說占
第二十八行 既乃爲官號官說宣
前半中 第四行 一人而已已說曰
第七行 尊而君之而說而
第八行 自下降監自說曰
第九行 隨事立稱立說二
第十二行 夏爲昊天者者說昔
第十五行 氣之輕清者清說悟
第十八行 西南方朱天南說有朱說未
第二十四行 厥象考成考說者
卷六十一第十六頁盛大令尚書釋天
前半上 第二行 楚詞天問曰詞說譜
第六行 次爲填星次說文
第二十六行 必在上而掩之而說面
前半中 第三行 子曾有咸星議曾說會
第四行 所謂戊辰戊辰元戊說戊
第七行 加入崇禎戊辰戊說戊
第十三行 豈別有說與別說則
第十四行 交常度爲五宮宮說宮
第三十二行 是以義和義說義
後半中 第十二行 掩食于宿房于說千
卷六十一第十七頁盛大令尚書釋天
前半下 第四行 以日繫月繫說數
後半上 第二十五行 出入黃道入說入
後半中 第一行 九道之本論本說木
第二十六行 黃白兩交之度自說曰
後半下 第十行 北至東井井說幷
第十四行 七宿中之東井井說幷
卷六十一第十八頁盛大令尚書釋天
前半上 第三十三行 秋西從白道自說曰
前半中 第十九行 比之常度猶差比說比
第二十六行 自多祿某以來某說其
前半下 第十四行 夏至後冬占占說古
第十六行 冬至後冬占占說古
卷六十一第二十頁盛大令尚書釋天
前半上 第二十七行 錄其全文全說金
前半中 第十六行 閶百詩諸人閻說閻
卷六十二第一頁孫侍御讀書脞錄
前半中 第三十行 其注周禮天官禮說禮
前半下 第四行 卽禮記王制禮說禮
第十二行 黃道出入赤道入說入
第十八行 在赤道環內道說遶
第二十三行 璿璣玉衡玉說玉
卷六十一第十六頁盛大令尚書釋天
前半上 第二行 彼方不見食彼說彼
第二十六行 入蝕限交泛入說入
第三十行 所謂距戊辰戊說戊
前半中 第三行 加入崇禎戊辰戊說戊
第四行 豈別有說與別說則
第七行 交常度爲五宮宮說宮
第十三行 與二曜半徑曜說耀
前半下 第十四行 是以義和義說義
第三十二行 掩食于宿房于說千
後半下 第十二行 雖蓋模而實渾體機說體
第四行 與仰視小殊仰說抑
第九行 先爲天地儀先說先
後半上 第二十九行 景中而已映映說脫
後半中 第二行 隋書何承天隋說隨
第二十六行 黃白兩交之度自說曰
後半下 第十行 北至東井井說幷
第十四行 七宿中之東井井說幷
卷六十一第十八頁盛大令尚書釋天
前半上 第三行 秋西從白道自說曰
前半中 第十九行 比之常度猶差比說比
第二十六行 自多祿某以來某說其
前半下 第十四行 夏至後冬占占說古
第十六行 冬至後冬占占說古
卷六十一第二十

皇清經解第十冊正訛
卷六十六第一頁 邵編修爾雅正義
前半上 第二十一行 集解所徵引者復訛徵
前半下 第二十七行 諸書所徵引徵訛徵
後半中 第九行 河東聞喜人也聞訛闕
第三十三行 有司請祖期 祖訛記
卷六十六第二頁 邵編修爾雅正義
前半上 第四行 介純夏幬幬訛疇
第三十一行 昄訓爲大昄訛版
前半中 第二十七行 小雅采綠采訛宋
前半下 第七行 昵室某也昵訛賜
後半中 第三行 釋文引韓詩釋訛孫
卷七十八第一頁 程徵君釋草小記
前半中 第三十行 無所專主也主訛王
前半下 第十六行 聞之野人云聞訛圈
後半中 第十一行 諸名專歸之草專訛尊
後半下 第三十一行 其本白華本訛木
卷七十八第二頁 程徵君釋草小記
前半下 第二十行 白華苞白訛日
第三十一行 明可互注也明訛時
華蓁棻也蓁訛荃
後半上 第九行 攢生莖末攢訛揩
第十三行 而後若乃見也見訛鬼
卷七十八第三頁 程徵君釋草小記
前半下 第三十行 芄蘭爲觿觿訛雚
後半中 第三十一行 俗呼卍字花卍訛田
卷七十八第四頁 程徵君釋草小記
後半中 第一行 以山蘜逞首山訛出
後半下 第九行 自以爲足正自訛目
卷七十八第五頁 程徵君釋草小記
前半下 第三十三行 於是來方避亂某訛其
後半上 第三十一行 亭名玉蕊蕊訛英
皇清經解第十一冊正訛
卷七十九第一頁 程徵君釋草小記
後半中 第三十行 又有作土房又訛久
第三十二行 以上皆名土蜂上訛土
卷八十一第一頁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前半下 第十八行 毛詩蓋鵠作軌毛訛手
第二十二行 竝名軓矣軾訛軨
卷八十一第四頁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前半上 第二十六行 謂既湛之後湛訛淇
卷八十一第六頁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前半上 第五行 代系不得而數而字訛在不字上
卷八十一第七頁 戴吉士毛鄭詩考正
前半下 第二十行 釋文引韓詩釋孫
後半上 第三行 髙廣等廣訛廣
第十九行 尺二寸爲武二訛三
卷八十二第一頁 戴吉士詩經補注
後半中 第七行 白盛白訛自
後半下 第二十行 堂上度以鉓上訛土
卷八十二第二頁 戴吉士詩經補注
前半中 第二十七行 實方實苞苞訛苟
後半下 第七行 豫盖當訓厭厭訛儼
卷八十二第三頁 戴吉士詩經補注
前半中 第二十行 則斲材均矣材訛林
共一寸也共訛其
前半下 第十五行 對上遞爲言趣訛池
後半中 第二十六行 國馬謂種馬種訛植
後半下 第二行 又并此躬渠此訛北
第十四行 輗即衡下軏訛軌
輿人爲式較軓軾訛軨
卷八十三第五頁 戴吉士考工記圖
前半上 第二十六行 阮榆之下榆訛檢
卷八十三第六頁 戴吉士考工記圖
後半中 第十八行 鄭司農云琡有圻圻訛折
故文在此在訛柱
後半下 第三行 共夫八致飲其訛其
卷八十三第七頁 戴吉士考工記圖
前半上 第二圖中 郎六寸郎訛邱
第三圖下 以上皆名土蜂上訛土
前半中 第三圖下 局足足訛定
後半中 第十一行 或謂之酢籩籩訛籩
後半下 第一圖注 施算其中算訛算
古銅鼎有存者鉶訛鋞
卷八十三第八頁 戴吉士考工記圖
前半上 第二十行 孤竹之北竹訛管
前半中 第十三行 嗓許穢反嗓訛桑
後半上 第三行 尺二寸爲武二訛三
卷八十三第九頁 戴吉士考工記圖
後半中 第七行 白盛白訛自
後半下 第二十行 堂上度以鉓上訛土
卷八十三第十頁 戴吉士考工記圖
前半上 第一行 凡有職於朝者職訛厭
纘思得見其物得見訛作見其
前半下 第一圖下 殿屋當東霤當訛常
第一圖中 屋脊與與訛共
後半上 第十五行 瞏減民窮瞏訛賜
卷八十三第十一頁 戴吉士考工記圖
前半中 第九行 稷輪算牝算訛算
第二十二行 軌不同爲不合爲訛故
後半中 第二十九行 撟輮欲孰於火撟訛橋
第三十行 鬻膠欲孰鬻訛鬻
後半下 第十九行 皆廱之壞矣壞訛壞
第二十三行 內之於槃中槃訛樊
卷八十三第十二頁 戴吉士考工記圖
前半上 第三十三行 演在其中央央訛央
卷八十四第一頁 戴吉士東原集
前半中 第二行 東成始合上脫鄭字

卷八十四第三頁 戴吉士東原集
前半中 第二十三行 舊說曰其衣十五升曰其衣訛
第二十八行 及待白祭祀及訛梁粢祭訛宗
卷八十四第四頁 戴吉士東原集
前半中 第二十四行 本經無明文本訛木
卷八十四第八頁 戴吉士東原集
前半上 第一行 女子子適人者適訛道
卷八十五第二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中 第二十九行 而其奇文異畫畫訛畫
卷八十五第六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第十七行 宋雍氏女宋訛朱
第二十六行 極平常事平訛乎
前半下 第二十九行 孚德升聞孚訛糸
後半中 第二十四行 必在佚辭典中佚訛俠
第三十三行 季孫行父曰季訛李
後半下 第十四行 少下書者書訛畫
卷八十五第七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十七行 且蔡邕所勒勒訛勤
第十八行 又曰永嘉之亂又訛文
卷八十五第八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上 第三十三行 攷然何邵上脫可字
後半下 第二十三行 謂兆爲姚姚訛桃
卷八十五第十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下 第二十八行 與皋陶暮訛暮
後半上 第二十八行 女后稷下脫播時百穀四字
後半中 第十行 漢書王莽傳王訛玉
第二十七行 三書之時代代訛伐
卷八十五第十三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十五行 何敢肌加十二字訛宅
前半下 第九行 變一作變夔訛變
後半中 第十七行 十七年而朋十訛子
卷八十五第十四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第八行 施孟梁丘三家孟訛孟
卷八十四第三頁 戴吉士東原集
前半中 第二十三行 舊說曰其衣十五升曰其衣訛
第二十八行 及待白祭祀及訛梁粢祭訛宗
卷八十四第四頁 戴吉士東原集
前半中 第二十四行 本經無明文本訛木
卷八十四第八頁 戴吉士東原集
前半上 第一行 女子子適人者適訛道
卷八十五第二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中 第二十九行 而其奇文異畫畫訛畫
卷八十五第六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第十七行 宋雍氏女宋訛朱
第二十六行 極平常事平訛乎
前半下 第二十九行 孚德升聞孚訛糸
後半中 第二十四行 必在佚辭典中佚訛俠
第三十三行 季孫行父曰季訛李
後半下 第十四行 少下書者書訛畫
卷八十五第七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十七行 且蔡邕所勒勒訛勤
第十八行 又曰永嘉之亂又訛文
卷八十五第八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上 第三十三行 攷然何邵上脫可字
後半下 第二十三行 謂兆爲姚姚訛桃
卷八十五第十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下 第二十八行 與皋陶暮訛暮
後半上 第二十八行 女后稷下脫播時百穀四字
後半中 第十行 漢書王莽傳王訛玉
第二十七行 三書之時代代訛伐
卷八十五第十三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十五行 何敢肌加十二字訛宅
前半下 第九行 變一作變夔訛變
後半中 第十七行 十七年而朋十訛子
卷八十五第十四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中 第一行 尚書攝作襍後訛頌
後半下 第二十八行 非偁皋陶謨也謨作謀
卷八十五第十七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上 第十八行 頌磐注曰言注訛汪
卷八十五第十八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下 第十五行 目部睜字下睜訛胜
後半中 第二十行 又作斥斥訛斤
後半下 第八行 南入于江入訛人
卷八十五第二十七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下 第三行 禹貢恆水所出恆訛桓
第十八行 西至酒泉合醴泉醴訛酆
後半中 第二十一行 水部瀙讀若讀訛漚
卷八十五第三十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下 第二十七行 盤庚云予御積備訛御
後半上 第二十四行 足利古本亦有子本訛不
卷八十五第三十一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四行 漢咸陽令上脫字何
前半中 第九行 形似又也又訛又
卷八十五第三十三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上 第九行 鄭注蠶者虎豹蠶訛蠭
卷八十五第三十四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下 第十三行 駟馳牡馬駟驟訛作騩騩
後半上 第五行 馬昌裔以澱霄液訛澱
後半下 第三行 戴埴音義同戴訛殼
卷八十五第三十五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十行 芮阮之例阮訛限
前半中 第二十四行 各以其緒聲緒訛緒
前半上 第十八行 引禹貢徐州州訛川
注沛水篇沛訛沛
前半下 第四行 牽合傳會傳訛傳
第二十三行 知所折衷衷訛東
後半上 第二行 辭孝宣所注者宣訛豈
第二十八行 引博物記博訛博
後半中 第十行 禹貢某山在某山訛出
至瑕槐入海者入訛入
前半中 第一行 尚書攝作襍後訛頌
後半下 第二十八行 非偁皋陶謨也謨作謀
卷八十五第十七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上 第十八行 頌磐注曰言注訛汪
卷八十五第十八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下 第十五行 目部睜字下睜訛胜
後半中 第二十行 又作斥斥訛斤
後半下 第八行 南入于江入訛人
卷八十五第二十七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下 第三行 禹貢恆水所出恆訛桓
第十八行 西至酒泉合醴泉醴訛酆
後半中 第二十一行 水部瀙讀若讀訛漚
卷八十五第三十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下 第二十七行 盤庚云予御積備訛御
後半上 第二十四行 足利古本亦有子本訛不
卷八十五第三十一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四行 漢咸陽令上脫字何
前半中 第九行 形似又也又訛又
卷八十五第三十三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上 第九行 鄭注蠶者虎豹蠶訛蠭
卷八十五第三十四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下 第十三行 駟馳牡馬駟驟訛作騩騩
後半上 第五行 馬昌裔以澱霄液訛澱
後半下 第三行 戴埴音義同戴訛殼
卷八十五第三十五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十行 芮阮之例阮訛限
前半中 第二十四行 各以其緒聲緒訛緒
前半上 第十八行 引禹貢徐州州訛川
注沛水篇沛訛沛
前半下 第四行 牽合傳會傳訛傳
第二十三行 知所折衷衷訛東
後半上 第二行 辭孝宣所注者宣訛豈
第二十八行 引博物記博訛博
後半中 第十行 禹貢某山在某山訛出
至瑕槐入海者入訛入
前半中 第四行 商頌元鳥鳥訛鳥

前半下　第一行　與兒之不恭　兒說兒
後半上　第二行　人用側頻辟　用說思
第十行　乃襲捂之瞥捂說襲
第二十二行　如雨止之雲氣雨說兩
第二十三行　濟者雨止也　雨說兩
後半中　第二十四行　霽如雨止者　者說也
第二十五行　語見困學紀聞　聞說開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上某系今文　系說繫
第二十二行　弟鴞作悌字　鴞作梟作鴞
卷八十五第三十八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二十七行　中論天壽篇　天說氏
前半中　第二十六行　臣有作福作威　威說城
後半上　第二十二行　錢民大昕曰　昕說斯
後半中　第八行　若製駟引孔氏　駟說騙
後半下　第二十七行　陸士衡弔魏武帝書　說衡
卷八十五第三十九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十行　翼訓輔訓敹　輔說轉
前半中　第十三行　實敹重之誤　實說寶
前半下　第九行　夫管叔初爲流言　夫說而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用能定汝子孫　汝說爾
卷八十五第四十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四行　以奉殷祀　祀說祝
第六行　東土作傀禾　禾說耒
前半中　第十一行　皆以古文說注之　注說主
第十五行　周公居攝　周說用
第十八行　天大雷電以風　大說犬
第三十三行　馬本作大　詰本說杰
卷八十五第四十一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上　第三行　誼弗冒構　誼弗兩誼字均說誼
兄誼也　誼說誼
第四行　不弔天降喪　喪說畏
後半中　第二十八行　然後復子明辟　辟說予
後半下　第十四行　相因而備　備說悉
第二十七行

皇清經解第十二冊正訛

卷八十九第十一頁　段大令儀禮漢讀考
後半下　第十七行　惟毛晃增韻　韻說詩
獨於十五青增關增　說增
第二十三行　蚀部籀下云　籀說篇
卷九十第一百二十八頁　段大令說文解字注
前半中　第十五行　例言而次之　言說音
第二十二行　蒙攵而次之　攵說文
後半上　第三十行　蒙宮从吕而次之　宮說官
後半下　第二十四行　倒首而次之　次說攵

皇清經解第十三冊正訛

卷九十一　第三頁　段大令六書音均表
前半下　第二十行　入聲屋沃燭覺　入說入
後半中　第三行　聲、說參在主聲上
後半下　第三十二行　緝聲　緝說溍
第三十三行　焚聲　焚說絞
卷九十一第四頁　段大令六書音均表
前半上　第十七行　入聲合盍洽狎業之之入　說入
後半下　第十二行　帖聲　帖說之
卷九十一第十二頁　段大令六書音均表
前半上　第十五行　上聲旨尾齊駭賄　旨說自
卷九十三第十八頁　王觀察廣雅疏證
前半上　第十五行　倉字本作仓　仓說飲
第二十五行　廉顏藺相如傳　藺說蘭
前半中　第六行　把撮捻撮　撮說繙
第十四行　玉篇掫字　掫說抯
前半下　第二十行　大雅文王篇　王說玉
第二十六行　棚曰歧閣　歧說枝
後半中　第一行　安迫迫而不蔑兮　蔑說瘞
第二行　蔑避蔑字　蔑說瘞
第二十行　居居宛宛　第二居字說吾
第二十七行　名曰鴟鴞　鴞說梟　下二鴟鴞均
後半下　第一行　嘉者劣之惡也　嘉說慕
第十三行　今據以補正　補說精
第十四行　廣雅本作脫　雅說韻
第二十九行　水盛不求概　盛說盈
卷九十三第三十六頁　王觀察廣雅疏證
前半下　第十九行　嬉朕胎也　嬉說胎
後半中　第十二行　不得同訓爲臧　臧說臧
後半下　第七行　胃謂之肚　胃說胃
卷九十三第四十七頁　王觀察廣雅疏證
前半下　第三行　後世言金鎧　鎧說鎧
後世言金鎧　鎧說鎧

皇清經解第十三冊正訛

卷九十一　第三頁　段大令六書音均表
前半下　第二十行　入聲屋沃燭覺　入說入
後半中　第三行　聲、說參在主聲上
後半下　第三十二行　緝聲　緝說溍
第三十三行　焚聲　焚說絞
卷九十一第四頁　段大令六書音均表
前半上　第十七行　入聲合盍洽狎業之之入　說入
後半下　第十二行　帖聲　帖說之
卷九十一　第十二頁　段大令六書音均表
前半上　第十五行　上聲旨尾齊駭賄　旨說自
卷九十三第十八頁　王觀察廣雅疏證
前半上　第十五行　倉字本作仓　仓說飲
第二十五行　廉顏藺相如傳　藺說蘭
前半中　第六行　把撮捻撮　撮說繙
第十四行　玉篇掫字　掫說抯
前半下　第二十行　大雅文王篇　王說玉
第二十六行　棚曰歧閣　歧說枝
後半中　第一行　安迫迫而不蔑兮　蔑說瘞
第二行　蔑避蔑字　蔑說瘞
第二十行　居居宛宛　第二居字說吾
第二十七行　名曰鴟鴞　鴞說梟　下二鴟鴞均
後半下　第一行　嘉者劣之惡也　嘉說慕
第十三行　今據以補正　補說精
第十四行　廣雅本作脫　雅說韻
第二十九行　水盛不求概　盛說盈
卷九十三第三十六頁　王觀察廣雅疏證
前半下　第十九行　嬉朕胎也　嬉說胎
後半中　第十二行　不得同訓爲臧　臧說臧
後半下　第七行　胃謂之肚　胃說胃
卷九十三第四十七頁　王觀察廣雅疏證
前半下　第三行　後世言金鎧　鎧說鎧
後世言金鎧　鎧說鎧

第三十行　豈知太皇太后　太皇之太說大
卷八十五第四十二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八行　不終予晦　晦說晦
卷八十五第四十四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中　第七行　徐又芳憤反　憤說憤
卷八十五第四十五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十三行　注尚未作　注說據
第二十九行　毛抄宋本作不能　不說丕
其自時中乂　乂說又
前半中　第十一行　採入者也　入說入
前半下　第二十四行　漢書劉向傳　向說同
第三十行　災音蠽蠽　蠽說蟲　下凡作蠽者均
卷八十五第四十六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後半中　第五行　跪進柘酒　義和義說義
有人方扞弓　扞說扞
予以相彼二卣　予說子
第三行　有册有典　册說冊
後半上　第二十五行　有册有典　册說冊
後半中　第十七行　爾乃尚率輸止　輸說輸　下行兩輸均說
卷八十五第四十七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五行　無可考矣　考說者
前半中　第二十四行　非安國所　安說子
前半下　第三十二行　若干字計之　干說千
後半上　第一行　周公爲毋逸　毋說毋
後半下　第十五行　昃亦吳字　吳說吳
卷八十五第五十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中　第三行　徽作徽　作說惟
後半下　第十三行　兩手剉水酒也面　酒說酒
延入堅室　入說入
卷八十五第六十一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中　第十一行　惠氏定宇　宇說字
卷八十七第九頁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前半上　第十九行　自是尚力　自說白
第二十三行　駾駾牡馬　牡說牡

前半中　第十行　字林作稗　稗說稊
植椎未荼　椎說惟
第十一行　實始翦商　始說茲
第十六行　庸鼓有斁　庸字脫
前半下　第十六行　說文愧耀也　愧說媿
第二十二行　采入也　入說入

卷九十五第二十一頁孔檢討春秋公羊通義
後半上 第二十三行 婦人侈于妬下侈字脫
卷九十五第二十二頁孔檢討春秋公羊通義
前半上 第三十行 凡有告爭皆譏然
前半下 第二十三行 楚爲魚石奔晉譏辭
後半上 第二十四行 楚已封魚石譏在
後半上 第三十一行 仲孫蔑會晉荀罃荀偃荀譏荀
卷九十五第二十三頁孔檢討春秋公羊通義
前半下 第十八行 千乘者二軍子譏子
卷九十五第二十五頁孔檢討春秋公羊通義
前半上 第二十六行 五月甲午甲譏申
前半中 第七行 而不失其度失譏失
後半下 第二十二行 日食于隅訾于譏子
卷九十五第二十六頁孔檢討春秋公羊通義
前半中 第三行 以好會誘之會譏曾
第十四行 二端之正倪于上端譏敵
卷九十五第三十二頁孔檢討春秋公羊通義
前半中 第二十四行 方君義屬固譏曰
前半下 第五行 世詐則示之以信詐譏註
卷九十六第一頁孔檢討禮學卮言
前半上 第十二行 八內也入譏人
卷九十六第二頁孔檢討禮學卮言
前半上 第三行 注云宇椳也椳譏椳
第五行 楚謂之椳椳譏椳
第十行 古文孝經作尼凡譏凡
前半下 第十六行 當閫室戶扇之外隅譏遇
第二十六行 太室之戶四通太譏大
後半下 第十行 陳於太祖未毀廟太譏大
卷九十六第八頁孔檢討禮學卮言
後半上 第七行 一閒之市閒譏閒

卷九十七第一頁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
前半中 第十三行 宋本脫者字字譏脩
前半下 第二十五行 乃所以重大宗所字脫
後半上 第二十一行 以類裹藏貪裹譏裹
後半上 第二十行 稱宋本譌稱譏楮
卷九十七第二頁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
前半上 第二十五行 乃所以重大宗所字脫
後半中 第二十一行 以類裹藏貪裹譏裹
後半下 第二十行 稱宋本譌稱譏楮
卷九十七第四頁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
前半上 第五行 浴者言鳥乘鵲鳥譏鳥
前半下 第十六行 周禮及玉藻漢譏樔
後半上 第二十行 玉藻曰凡血祭玉藻譏作王樔
後半下 第五行 易曰上慝情字
卷九十七第七頁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
前半中 第二行 尊者之席末譏末
宋本譌入正文入譏人
前半下 第十六行 以足上意也上譏出
後半上 第十八行 在蒲坂河曲曲譏壘
後半下 第二行 日旦就業旦譏且
卷九十七第九頁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
前半下 第六行 歸藏開筮曰藏譏府
後半上 第二十一行 道宋本盧本道譏脩
後半下 第十九行 山海經曰山譏出
後半中 第三十一行 莫浜乎雷六句雷譏霈
後半下 第二十五行 故永嘉之亂嘉譏唐
卷一百第三頁李進士羣經識小
後半上 第十三行 乃出於梅賾梅譏傳
後半中 第九行 公侯好仇矣仇譏化
卷一百第四頁李進士羣經識小
前半下 第二行 祭器釋文云文譏又
後半下 第二十五行 王立當參與參譏與
卷一百第五頁李進士羣經識小
前半下 第二行 主人揖入門右入譏入
後半下 第四行 邪音應韓韓譏韓
卷一百第六頁李進士羣經識小
後半上 第十九行 玉藻登席不由前王說王
卷一百第八頁李進士羣經識小
前半上 第三十行 凡土臺司度物皮譏皮
卷一百第九頁李進士羣經識小
前半下 第三十一行 執子叔詣子譏于
卷一百一第一頁武進士經請考異
前半中 第二十六行 則以通字絕句通譏連
第三十三行 觀注之意注譏汪
前半下 第四行 上下兼該兼譏兼
第六行 又以拂經爲句拂譏柫
後半上 第三十二行 又以拂經爲句拂譏柫
卷一百一第五頁武進士經請考異

前半中 第十二行 對上不敢辭不譏下
後半中 第十八行 却其果爲殯果譏果
第二十行 問于聊曼父之母于譏于
卷一百一第六頁武進士經讀考異
後半上 第七行 不問焉得聞此言問譏聞
第二十九行 鄭氏注下降也降譏隆
卷一百一第七頁武進士經讀考異
前半下 第二十行 寡大夫闕爲義闕譏闕
後半下 第二十五行 桓十四年無冰年字脫
第三十三行 一讀擊一讀弗擊孔譏擊
卷一百一第八頁武進士經讀考異
前半下 第十七行 義宜可通皆譏行
第十九行 億案顏讀舊譏書
卷一百一第九頁武進士經讀考異
前半下 第二十五行 有若等自能知自譏目
後半下 第四行 而辯因其來朝因譏固
卷一百一第十頁武進士經義考異
前半上 第十一行 連下讀又案又譏文
卷一百二第十八頁孫繼察尚書古今文注疏
前半上 第二十行 被囚在伐邘伐密邘譏于
前半中 第二十八行 勸于帝之迪于譏于
卷一百二第四十二頁孫繼察尚書古今文注疏
前半中 第九行 下有槃口徑一寸口譏目

卷一百五第五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後半中 第五行 尸受以俎豆俎譏范
後半下 第三行 葵菹蝸醢蝸譏螺
卷一百五第三十一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後半上 第十四行 乃入門左入譏入
後半下 第十行 尽食大夫拜大譏木
卷一百五第七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後半下 第二十五行 受角降反于篚反譏及
後半中 第二十八行 此一節其十爵其譏其
卷一百五第十三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後半下 第二十三行 注舉舉膚膚譏盧
卷一百五第三十二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前半中 第二行 此加邊也加譏如
第十八行 次賓羞羊匕匕譏匕
前半下 第二十二行 司士縮奠俎士譏士
後半中 第六行 尸賓長加爵加譏如
前半下 第十八行 興席未坐未譏末
後半下 第十八行 及目酢一爵
卷一百五第三十五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後半上 第七行 洗觶膚饒膚譏膚
後半中 第三十一行 主婦俎羊左膊俎譏俎
第三十二行 侑主人皆一魚一譏二
卷一百五第三十六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前半中 第三十三行 盛稻粱之器粱譏粱
前半下 第十二行 兩簠粱在西粱譏粱
後半上 第四行 畢狀如乂益乂譏乂
第九行 又爲炊鉶之器鉶譏鉶
後半下 第一行 璧琮以頫聘頫譏頫
卷一百五第三十七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前半上 相間爲六等也間譏閒
前半中 第二十八行 其實棗蒸栗擇蒸譏蒸
前半下 第二行 鄭注倉讀曰穅倉譏含
後半下 第二行 穅注倉讀曰穅倉譏含
卷一百五第三十八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前半中 第二十九行 士唯有三等之裳士譏主
後半上 第八行 任氏之辨甚析任譏在

卷一百五第三十九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盛其要中中誤巾
前半下　第十六行　而禮衰元晃之次補誤補
卷一百五第四十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今從傳本傳誤傳下傳本全誤
前半下　第三十一行　而致于大傳傳誤傳
後半中　第十一行　由輕而溯重也溯誤朔
第二十一行　亦隨之而異隨誤隋
卷一百五第四十一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夾盧刻作郟郟誤邦
前半下　第十三行　饗饋薦而不食饋誤饋
後半中　第八行　如舉摯授人摯誤摯
後半下　第四行　子婿拜授地坐授誤扳
第六行　婿出祝閫戶視誤視
卷一百五第四十二頁凌進士禮經釋例　孟陬殄滅殄誤珍
後半中　第四行　各本垢作詬詬誤謂
後半下　第十五行　各本衍卦字卦封
第四行　以所包作所以苞作誤者
卷一百六第三頁凌進士校禮堂文集　則笙吹采蘩合之蘩誤繁
前半上　第二十三行　節氣過宮則難見宮誤官
前半中　第二十七行　尺之積而爲丈丈誤文
後半中　第四行　互相比勘比誤此
第五行　李氏釋官釋誤釋
卷一百九第一頁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檀弓悼公之喪弓誤公
前半中　第二行　敢若孝子友子衍
卷一百九第二頁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歸或作壇壇誤殫
前半下　第七行　第十八行　第十八行　卿正對庶人言對誤制
後半上　第三十一行　于榭薄夫論于誤亍
後半中　第二十八行　然則闔即事字事誤竽
第三十行　列子之尾閭閭誤問
卷一百九第三頁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而與說輻也輿誤與
前半下　第三十行　玉篇伴字下伴誤保
無然伴奐伴奐二伴字均誤絆
卷一百九第四頁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唯人爲偈句誤句
前半中　第十二行　第五行　李氏釋官釋誤釋
卷一百九第一頁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檀弓悼公之喪弓誤公
前半中　第二行　敢若孝子友子衍
卷一百九第二頁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歸或作壇壇誤殫
前半下　第七

第十二行　浦鏜云浦訛甫
卷一百十四第六頁阮宮保毛詩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八行　孟姜列國之長女國訛女
前半下　第一行　正義引作東作訛此
第六行　諸本乃誤從乃訛及
後半中　第十四行　不以綠錬爲古今以訛似
後半下　第二十四行　借鑑爲僭亂訛變
卷一百十四第七頁阮宮保毛詩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一行　依馬養而改用依訛衣
前半中　第五行　澤陂傳云澤訛釋
卷一百十四第三十二頁阮宮保毛詩校勘記
後半上　第十八行　爾雅亦有虞敦牙訛下
後半下、第二十五行　毛本恣誤注注訛江
卷一百十四第三十三頁阮宮保毛詩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九行　而於此經獨以辭此訛比
後半中　第三十二行　山井鼎云山訛也
後半下　第八行　乃以借爲請以訛改
卷一百十四第三十六頁阮宮保毛詩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九行　至困病不誤困訛困
卷一百十四第三十七頁阮宮保毛詩校勘記
前半中、第三十二行　莫適十一作卜兩十字均訛士
前半下　第三十二行　多作岳字作訛非
後半中　第十二行　寘主行禮主訛王
第十八行　毛本女誤時時訛詩
卷一百十四第四十二頁阮宮保毛詩校勘記
前半中　第二十一行　毛本細作紐紐訛組
後半中　第二行　相疊本本訛木
後半下　第二十五行　載惕憩傷屢惕訛傷
卷一百十四第四十三頁阮宮保毛詩釋文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行　不更出出訛也
後半上　第二十行　疑作墳非也墳訛墟
後半中　第七行　從水丸聲丸訛九
後半下　第九行　盧本宮作官訛宮

第十九行　當亦本從木木訛本
卷一百十四第四十五頁阮宮保毛詩釋文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二行　改所附亦作斛改訛父
第十五行　盧本忕作忕忕訛快

卷一百十五第一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六行　閻監本同監訛監
第十七行　閩監毛本監訛案
第三十三行　唐賈公彥疏賈訛晉
卷一百十五第二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一行　監本脫誤富富訛宮
後半中　第二十八行　修掃除糞洒洒訛酒
卷一百十五第三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後半下　第十二行　正義皆作末末訛未
卷一百十五第五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五行　毛本上刮依經上訛土
前半中　第十四行　浦鏜云伍誤五伍訛五五訛伍
第二十二行　閉門不出客客訛容
前半下　第二十八行　片當作牉牉訛胖
後半上　第二十一行　監毛本云作言訛信
第二十二行　按殺當作殽殺訛殺
後半中　第七行　其實韭菹其訛某
第二十行　雜以梁麵梁訛粱
此從木訛木訛本
後半下　第二十六行　猪者豬之俗俗訛借
第三十行　皆謂汙下之地汙訛汗
卷一百十五第六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後半下　第五行　閩本已作己訛已
卷一百十五第七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後半中　第三十行　云法其用財其訛共
卷一百十五第八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後半下　第十行　惠校本本訛木
毛本師誤師師訛師
卷一百十五第十二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後半上　第二十七行　盤救會者救訛救
後半中　第二十四行　紱布總布紱訛紱下同
卷一百十五第十四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十行　諸本作廿八八訛入
前半中　第十行　惠校本作便知便訛使
卷一百十五第十五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行　官誤宮作宮非二宮字均訛臣
第三十行　而以周棄代之棄訛離
前半中　第十四行　監毛本云誤文文訛公
後半中　第三行　有掞祭器掞訛概
後半下　第八行　案宮伯職宮訛官
卷一百十五第十六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十三行　浦鏜云椰誤揶訛揄
前半中　第十九行　賈疏作蚩尤賈訛西
第二十六行　鄭字又作鬱鬱訛鬱
前半下　第一行　設牀禮第第訛第下同
第十六行　釋文掞作撱撱訛概
第二十七行　毛本訛下脫擊字
後半中　第十四行　其繡白黑禾白訛曰
卷一百十五第十七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三行　不得申上脫上訛卒
後半上　第十四行　凡祭祀贊玉盞玉訛王
卷一百十五第十九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二行　嘉靖本躍作踊踊訛踴
前半中　第二十八行　監本晌誤晌晌訛晌
前半下　第二十三行　其下季春其訛共
第二十七行　或作虞虞訛虞下同
後半中　第二十行　嘉靖本贏作贏贏訛贏
後半下　第十五行　附釋音周禮釋訛驛
卷一百十五第二十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前半中　第二十五行　儀禮擯字屢見屢訛無
第二十七行　說文字林玉篇贏訛鳥
第三十二行　脖非也脖訓乾肉二脖字均訛脯
第三十三行　從脖持脖亦均訛脯
前半下　第五行　三老就車就訛社
卷一百十五第二十一頁阮宮保周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十一行　而誠名緐名訛各
卷一百十六第三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中　第三十行　彼九酬之間間訛閒
第二十一行　按文云相似似訛似
卷一百十六第六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三行　此即面面對面訛而註同
卷一百十六第八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下　第二十三行　讀爲仳然讀訛請
卷一百十六第十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六行　然猶半屬原文半訛本
疏語失之矣語訛語
前半中　第二十九行　此決鄉飲酒決訛失
卷二百十六第十九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五行　要義俱下俱字衍
卷一百十六第二十一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後半下　第十五行　可爲毛目拈一誤拈訛沾
卷一百十六第二十二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後半上　第九行　郤合二字郤訛細
後半下　第十六行　脫一貪字脫訛解
卷一百十六第二十七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後半下　第一行　要義有有訛右
卷一百十六第二十八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行　本亦作清清訛清下同
第十二行　行止之處處處訛處
卷一百十六第三十七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行　盧本于作千千訛于
前半下　第二行　別更更訛更
第十三行　官晉作宮宮訛官
卷一百十六第三十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行　監巾箱杭本巾訛也
前半下　第十三行　屨飾席飾訛剛
卷一百十六第三十一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後半下　第二十二行　按單疏亦作士士訛土
卷一百十六第三十五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四行　如唐石經如訛妃
卷一百十六第三十九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八行　脫徐本作脫　脫說脫
後半上　第三行　門外塾詰入入盧八
第七行　在樞車北東行　東說事
第十行　鼎八皆如初入記八
監本誤作入入說八
後半下　第一行　要義俱作威　威說威
卷一百十六第四十二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五行　祝入門左入說八
後半中　第五行　祝入戶謁入說八
第十六行　祝入而無事入說入
第二十行　陳闕通解要義闕說闕
卷一百十六第四十五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五行　按各本注末末說末
第二十行　主人升入復位入說八下二行
卷一百十六第四十九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一行　則藏其墮滅墮說隨
俱有取墮二字墮說情
後半中　第十三行　說文棧爲鐕　棧說鐕
第七行　上下文作鐕　鐕說棧
卷一百十六第五十頁阮宮保儀禮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九行　羣吏掌辨　吏說更
卷一百十七第一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後半中　第十一行　案文選勸晉王牋　文說來
卷一百十七第二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九行　此本賜誤暘暘說暘
第二十二行　閩監毛本同同說以
前半中　第二十六行　考文引宋板板說相
後半中　第十行　毛本偏誤偏偏說偏
卷一百十七第三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行　移足各自成迹各說名
前半下　第十三行　是下衍也字衍說作字字脫
卷一百十七第四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行　毛本覘誤覘覘說覘
前半下　第三行　許宗彥復改徒改說處
第二十九行　是堅周也堅說即
後半中　第三行　是堅周也堅說即
卷一百十七第五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五行　毛本本誤木　木說本
前半下　第二十七行　謂伯奮仲堪奮說奪
後半下　第八行　燔黍捭豚燔說擩
卷一百十七第六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六行　足利本亦作見作說足
卷一百十七第九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行　此本當誤常常說當
第五行　惠棟按下脫宋字
前半下　第十四行　監本土誤上　土說上
後半下　第十九行　古本脫作脫　脫說脫
卷一百十七第十四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三十行　繼字同下同字衍
卷一百十七第四十八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行　寓客至主謝　主說王
後半上　第二十四行　下若得大牢同　若說者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二十二行　監本主誤生　生說王
前半下　第三行　按宋本下脫好字
考文引宋下脫板字
後半上　第三十三行　爲祝續續說續
後半下　第三十二行　毛本柴誤覩　本說木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一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二行　謂綠甲頫也　頫說頫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三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後半上　第十七行　惠棟校宋本　惠說事
卷一百十七第二十九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六行　宋本分大夫　宋說末
第二十二行　光揚在上之美　揚說楊
前半中　第二十七行　宋本分攝主以下　主說王
前半下　第三行　宋本亦作扱　扱說按
第二十九行　許宗彥復改徒改說處
後半中　第三十行　是堅周也　堅說即
卷一百十七第三十一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五行　毛本本誤木　木說本
前半下　第二十七行　謂伯奮仲堪　奮說奪
後半下　第八行　燔黍捭豚　燔說擩
卷一百十七第三十六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六行　足利本亦作見作說足
卷一百十七第三十九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行　此本當誤常常說當
第五行　惠棟按下脫宋字
前半下　第十四行　監本土誤上　土說上
後半下　第十九行　古本脫作脫　脫說脫
卷一百十七第四十七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三十行　繼字同下同字衍
卷一百十七第四十八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行　寓客至主謝　主說王
後半上　第二十四行　下若得大牢同　若說者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二十二行　監本主誤生　生說王
前半下　第三行　按宋本下脫好字
考文引宋下脫板字
後半上　第三十三行　爲祝續續說續
後半下　第三十二行　毛本柴誤覩　本說木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一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二行　謂綠甲頫也　頫說頫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三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後半上　第十七行　惠棟校宋本　惠說事
卷一百十七第二十九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六行　宋本分大夫　宋說末
第二十二行　光揚在上之美　揚說楊
前半中　第二十七行　宋本分攝主以下　主說王
前半下　第三行　宋本亦作扱　扱說按
第二十九行　許宗彥復改徒改說處
後半中　第三行　是堅周也　堅說即
卷一百十七第三十一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五行　毛本本誤木　木說本
前半下　第二十七行　謂伯奮仲堪　奮說奪
後半下　第八行　燔黍捭豚　燔說擩
卷一百十七第三十六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六行　足利本亦作見作說足
卷一百十七第三十九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行　此本當誤常常說當
第五行　惠棟按下脫宋字
前半下　第十四行　監本土誤上　土說上
後半下　第十九行　古本脫作脫　脫說脫
卷一百十七第四十八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三十行　繼字同下同字衍
卷一百十七第四十九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行　寓客至主謝　主說王
後半上　第二十四行　下若得大牢同　若說者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二十二行　監本主誤生　生說王
前半下　第三行　按宋本下脫好字
考文引宋下脫板字
後半上　第三十三行　爲祝續續說續
後半下　第三十二行　毛本柴誤覩　本說木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一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二行　謂綠甲頫也　頫說頫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三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後半上　第十七行　惠棟校宋本　惠說事
卷一百十七第二十九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六行　宋本分大夫　宋說末
第二十二行　光揚在上之美　揚說楊
前半中　第二十七行　宋本分攝主以下　主說王
前半下　第三行　宋本亦作扱　扱說按
第二十九行　許宗彥復改徒改說處
後半中　第三行　是堅周也　堅說即
卷一百十七第三十一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五行　毛本本誤木　木說本
前半下　第二十七行　謂伯奮仲堪　奮說奪
後半下　第八行　燔黍捭豚　燔說擩
卷一百十七第三十六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六行　足利本亦作見作說足
卷一百十七第三十九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行　此本當誤常常說當
第五行　惠棟按下脫宋字
前半下　第十四行　監本土誤上　土說上
後半下　第十九行　古本脫作脫　脫說脫
卷一百十七第四十八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三行　繼字同下同字衍
卷一百十七第四十九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行　寓客至主謝　主說王
後半上　第二十四行　下若得大牢同　若說者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二十二行　監本主誤生　生說王
前半下　第三行　按宋本下脫好字
考文引宋下脫板字
後半上　第三十三行　爲祝續續說續
後半下　第三十二行　毛本柴誤覩　本說木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一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二行　謂綠甲頫也　頫說頫
卷一百十七第五十三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九行　是魏晉王肅　晉說時
卷一百十七第六十二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後半下　第三十三行　毛本上道誤造　造說造
卷一百十七第六十四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九行　嘉靖本並同　本說說
前半下　第十七行　山井鼎云　山說出
後半上　第三行　事君大言入入說八
後半中　第二十八行　監本岳本上　脫闕字
集說同上　脫氏字
卷一百十七第六十七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九行　徐作幠　幠說摸
後半上　第七行　校宋本無上本說木
卷一百十七第七十一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後半上　第二十三行　葉本侯作候　候說侯
後半下　第三行　殷字缺筆作殳　殳說殷
卷一百十七第七十二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下　第八行　三傳治革　治說治
卷一百十七第七十三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一行　葉本督作督　督說督
第三行　此本二爲子　本說木
後半上　第六行　足利本作句　服足說定
卷一百十七第十七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後半中　第二十三行　毛本下浩作者　浩說淆
卷一百十七第十八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中　第四行　後乃用況字　況說況
卷一百十七第二十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後半上　第二十行　校宋本作九　九說尤
卷一百十七第二十三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三行　毆誤歐　歐說毆
卷一百十七第二十四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一行　陰功于大陽　于說予
卷一百十七第二十六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二行　爲奏廿五廿　說廿
前半中　第二十八行　而又塗塞其戶穴　塞說來
前半下　第十行　出黃道北　北說此
後半中　第十八行　與鄭注冢人合　冢說家
後半下　第十行　又祭門閭　閭說間
卷一百十七第二十七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前半上　第九行　閭本同　閭說閒
第二十二行　閭里門非閭　閭說閒　閭說閒
監本姜字同　姜說羌
前半中　第十行　蔬誤疏　蔬說疏
第二十五行　惠棟校宋本　惠說蕙
第三十一行　古本軍作舉　舉說異
前半下　第四行　盧文弨校　弨說昭
第六行　旦氏十三度中　氐說氏
毛本中字闕　中說申
後半下　第八行　毛本北誤比　比說此
第二十六行　而北二字誤倒　倒說到
卷一百十七第二十八頁阮宮保禮記校勘記

卷一百十八第十三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行 足利本作位定位訛定
前半下 第十三行 應讀曰膺 曰訛以
第二十四行 鄙本或作綢 綢訛繪
後半中 第二十八行 宋本盍作盇 盍訛益
後半下 第一行 故車脫輾車訛甫
第十行 乃慶元翻刻時 翻訛合
卷一百十八第十四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中 第二十四行 論衡明雩篇 篇訛編
前半下 第十四行 陘紫玉篇玉訛王
後半中 第九行 宋本淳熙本淳訛作
卷一百十八第十六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四行 非地迫注下脫下字
前半下 第十五行 按宋本下脫最字
第二十行 段玉裁云段訛我
第二十三行 大昕云从昌爲正 正訛自
後半上 第十六行 惟此處作修 惟訛推
第十六行 石經傳誤僔 僔訛傳
後半下 第十八行 淳熙本曰誤白 曰訛白
第三十行 似作敵觸 觸訛觫
第三十二行 石經此處闕 闕訛闉
卷一百十八第十七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十二行 毛本脫作明 脫訛明
前半中 第十一行 引傳悖作誖 誖訛詩
第二十一行 一本作王使 使訛傳
第二十四行 岳本本訛大
第三十一行 顧炎武云頫訛顓
前半下 第十五行 耐誤耐 耐訛耐
第十七行 非宋本所作 本訛衣
第二十行 毛本熒作滎 滎訛勞
第二十八行 元楝東帛 東訛束
後半上 第十四行 當作無閟字 當訛常
後半中 第一行 所以禁絕末遊 末訛宋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一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九行 釋例論下脫之傳矣之後五字
前半中 第八行 毅訛作殺 殺訛殺
後半下 第十一行 按本作繫 本訛木
後半上 第二十一行 石經宋本宋訛禾
後半中 第十六行 兩本又作蜩 蜩訛蟬
第十九行 西京賦注 注訛汪
第二十七行 底誤作底 底訛底
後半下 第十二行 石經權誤擢 擢訛棷
第三十三行 宋本鍾作鐘 鐘作鍾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二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一行 敘傳莵作檡 檡訛擇
檡或作莵檡訛擇
前半中 第三行 案曾子問作於問訛聞
第十行 長平城西地西訛而
後半下 第十五行 又徵事于晉 徵訛徵
第二十八行 今在作在今 下今字訛作令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三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七行 止誤上 上訛土
後半中 第十二行 環人引作捕 捕訛柄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六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四行 宋本岳本 岳訛居
第十二行 盈耒之畚耳 盈訛監
後半下 第二行 慕圖本閩本 閩訛監
第四行 淳熙本作盧 盧訛唐
第十二行 抱入其竭力 入訛八 十七二十 七兩行注同訛八
前半下 第三行 監本十誤子 子訛十
第十三行 與僖廿四年注合 廿訛卄
後半上 第四行 故云魯人 故訛改
第十三行 立武由已非由人 二由字均訛田
後半中 第二十二行 岳本已作己 己訛已
後半下 第四行 簡諫也古義本通 簡訛節古訛告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九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第三行 敵作敵宋本作賊訛賊本訛宋
第二十行 宋本慶作慶 慶訛慶
第二十三行 例之不當有也當訛常
第二十四行 鄙本或作綢 綢訛繪
第十五行 編檢諸本 檢訛檢
第十九行 皆作汪遊唐敬宗湛訛堪敬訛
第二十二行 及宋本皆作肄肄訛肆
第二十六行 說文引傳愾作鍇 傳訛儒
第二十九行 足利本舍作含 舍訛合
卷一百十八第十九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行 慕圖本錫作鍚 錫訛錫
第十行 第二十二行 與定八年傳合傳訛偶
第二十三行 衛誤衛下脫足字
第十三行 案石經此處趹石訛有
第二十行 釋文閒之始悟 始悟訛作始悞
何以正一字之差何訛河
後半下 第七行 慕圖下脫本字
第五行 傳稱子叔姬 傳訛書
第十二行 足利本 利訛刋
第十八行 非末學所得詳言 末訛未
第二十行 毛本作爲傅 傅訛傳
第二十二行 岳本足利本 利訛刋
第一行 毛本脫本 利訛刋
第八行 甲巳俱是名甲訛用
經注指作旨 指訛損
第三十三行 宋本作朝誤也 誤訛儀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第十行 魯下邑大夫 下訛卞注同訛
第二十二行 入於國人 入訛八注同訛
意請之弟 請訛謂
第八行 慕圖本作卯 卯訛卬
第十二行 不字衍文 下脫宋本無是也五字 宋本已作己 己訛已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一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九行 釋例論下脫之傳矣之後五字
前半中 第八行 毅訛作殺 殺訛殺
後半下 第十一行 按本作繫 本訛木
後半上 第二十一行 石經宋本宋訛禾
後半中 第十六行 兩本又作蜩 蜩訛蟬
第十九行 西京賦注 注訛汪
第二十七行 底誤作底 底訛底
後半下 第十二行 石經權誤擢 擢訛棷
第三十三行 宋本鍾作鐘 鐘作鍾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二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一行 敘傳莵作檡 檡訛擇
檡或作莵檡訛擇
前半中 第三行 案曾子問作於問訛聞
第十行 長平城西地西訛而
後半下 第十五行 又徵事于晉 徵訛徵
第二十八行 今在作在今 下今字訛作令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三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七行 止誤上 上訛土
後半中 第十二行 環人引作捕 捕訛柄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六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四行 宋本岳本 岳訛居
第十二行 盈耒之畚耳 盈訛監
後半下 第二行 慕圖本閩本 閩訛監
第四行 淳熙本作盧 盧訛唐
第十二行 抱入其竭力 入訛八 十七二十 七兩行注同訛八
前半下 第三行 監本十誤子 子訛十
第十三行 與僖廿四年注合 廿訛卄
後半上 第四行 故云魯人 故訛改
第十三行 立武由已非由人 二由字均訛田
後半中 第二十二行 岳本已作己 己訛已
後半下 第四行 簡諫也古義本通 簡訛節古訛告

第十七行 渠邱至邁里 里訛畢
第二十一行 宋本閒誤闕 闉訛闕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後半下 第二行 主猷和戎 和訛知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一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七行 闉本上 脫本字
後半上 第二十六行 宋本戍作戌 戍訛戌
後半下 第五行 闉本此處闕 闕訛闉
第二十五行 牧敦以士爲土 土訛上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二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一行 足利本占作古 古訛古
第二十七行 小雅伐木篇 木訛本
前半中 第三十行 毛本鍾作鐘 鍾訛鏡
前半下 第七行 西北有柤水溝 柤訛相
第九行 石經虎作庀 庀訛虎
第二十七行 惠棟云鄸元引鄸訛鄅
後半上 第三十二行 以一時之宜 宜訛宜
卷一百十八第四十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中 第二十三行 宋本傳作侍 侍訛射
前半下 第十五行 集解引汪文同 同訛飼
後半中 第二十行 毛本論作詮 非論訛論
卷一百十八第四十二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中 第九行 疆場之邑 場訛場
前半下 第十三行 後增入出 入訛八
第二十七行 本或作夷 夷訛裏
後半上 第七行 毛本辨作辯 辯訛辨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毛本作擊 誤訛繫 繫訛縶
卷一百十八第四十四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三行 或作幡 幡訛播
後半中 第五行 毛本於改于 于訛干
卷一百十八第四十六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後半上 第二十三行 足利本謂作爲 謂訛釋
卷一百十八第四十七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第五行 段玉裁按本 玉訛王
第七行 敞作敝宋本作賊訛賊本訛宋
第二十行 慶作慶 慶訛慶
第二十三行 例之不當有也當訛常
第二十四行 鄙本或作綢 綢訛繪
第十五行 編檢諸本 檢訛檢
第十九行 皆作汪遊唐敬宗湛訛堪敬訛
第二十二行 及宋本皆作肄肄訛肆
第二十六行 說文引傳愾作鍇 傳訛儒
第二十九行 足利本舍作含 舍訛合
卷一百十八第十九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第三行 敵作敵宋本作賊訛賊本訛宋
第二十行 宋本慶作慶 慶訛慶
第二十三行 例之不當有也當訛常
第二十四行 鄙本或作綢 綢訛繪
第十五行 編檢諸本 檢訛檢
第十九行 皆作汪遊唐敬宗湛訛堪敬訛
第二十二行 及宋本皆作肄肄訛肆
第二十六行 說文引傳愾作鍇 傳訛儒
第二十九行 足利本舍作含 舍訛合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第十行 魯下邑大夫 下訛卞注同訛
第二十二行 入於國人 入訛八注同訛
意請之弟 請訛謂
第八行 慕圖本作卯 卯訛卬
第十二行 不字衍文 下脫宋本無是也五字 宋本已作己 己訛已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一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九行 釋例論下脫之傳矣之後五字
前半中 第八行 毅訛作殺 殺訛殺
後半下 第十一行 按本作繫 本訛木
後半上 第二十一行 石經宋本宋訛禾
後半中 第十六行 兩本又作蜩 蜩訛蟬
第十九行 西京賦注 注訛汪
第二十七行 底誤作底 底訛底
後半下 第十二行 石經權誤擢 擢訛棷
第三十三行 宋本鍾作鐘 鐘作鍾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二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一行 敘傳莵作檡 檡訛擇
檡或作莵檡訛擇
前半中 第三行 案曾子問作於問訛聞
第十行 長平城西地西訛而
後半下 第十五行 又徵事于晉 徵訛徵
第二十八行 今在作在今 下今字訛作令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三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七行 止誤上 上訛土
後半中 第十二行 環人引作捕 捕訛柄
卷一百十八第二十六頁阮宮保左傳校勘記
前半上 第四行 宋本岳本 岳訛居
第十二行 盈耒之畚耳 盈訛監
後半下 第二行 慕圖本閩本 閩訛監
第四行 淳熙本作盧 盧訛唐
第十二行 抱入其竭力 入訛八 十七二十 七兩行注同訛八
前半下 第三行 監本十誤子 子訛十
第十三行 與僖廿四年注合 廿訛卄
後半上 第四行 故云魯人 故訛改
第十三行 立武由已非由人 二由字均訛田
後半中 第二十二行 岳本已作己 己訛已
後半下 第四行 簡諫也古義本通 簡訛節古訛告

北宋本摯作摯摯度摯
後半上　第七行　北識音憑憑識憑
卷一百二十八第六十七頁阮宮保左傳釋文校勘記
前半下　第二行　此山井鼎肊說肊識臆
卷一百十八第六十八頁阮宮保左傳釋文校勘記
前半上　第八行　泰來宇相混已久久識从
後半上　第二行　與周禮大司徒司識同
後半下　第八行　於鄙地築苑也苑識宛
卷一百十八第七十頁阮宮保左傳釋文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十五行　案錢大昕云昕識所
漢隸并菊字并識月
前半下　第十四行　葉抄本或作龕龕識又
第十八行　盧文弨本狂作狂狂識住
卷一百十九第七頁阮宮保公羊傳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一行　固因其得禮因識謂
後半上　第七行　陳侯鹿臼辛臼識白下同
第二十六行　俗人所爲也所識用
第三十一行　象君臣之訟閱也閱識鬩
後半中　第十五行　任豎刁易牙易識馬
第三十行　鄙子會于柯婁鄙識鄙
卷一百十九第八頁阮宮保公羊傳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八行　毛本下者改〇一〇脫
後半中　第三十一行　踦閭公踦識踦
後半下　第四行　鄂本復作獨鄂識鍔
卷一百十九第十三頁阮宮保公羊傳校勘記
前半中　第三行　侯周一本作雕雕識賦
卷一百十九第十六頁阮宮保公羊傳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二行　鹽鐵作詰鹿鹽識鄙
後半上　第二十行　此及閩監本皆脫脫識脫
後半下　第五行　隨南騄馬騄識騄
第十五行　三斗有餘四字餘識餘
卷一百十九第十九頁阮宮保公羊釋文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三十一行　十行本注疏十識下
卷一百十九第二十頁阮宮保公羊釋文校勘記
後半上　第十七行　北識音憑憑識憑
卷一百二十八第六十七頁阮宮保左傳釋文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二行　葉本作比浦井浦識浦
後半下　第三十一行　廣韻亦云桃棗木木識棗
卷一百二十第二頁阮宮保鏡鏡傳校勘記
前半中　第二十七行　君弒賊不討君識古
卷一百二十一第一頁阮宮保論語校勘記
後半上　第十六行　同門曰朋曰識曰
後半下　第三十三行　說文貝部貢獻功也獻識賦
卷一百二十一第十二頁阮宮保論語校勘記
後半上　第一行　初學記十七藝文藝識褒
第十一行　集注本別爲一章別識引
後半下　第二十七行　本尚作拔字本識木
養新錄云養識義
卷一百二十一第十六頁阮宮保論語校勘記
後半中　第六行　齊人聞之而懼曰懼識雅
卷一百二十一第十八頁阮宮保論語釋文校勘記
前半中　第十八行　北監本章誤辜章識章
第十五行　十行本猛誤孟猛猛識猛
通志堂本睢誤雎睢識睢
第十七行　津忍反津識律
第二十行　盧本仆誤作作識朴
後半中　第十三行　歸安丁授經云丁授識作下授
卷一百二十二第五頁阮宮保孝經校勘記
前半中　第三十一行　監本祇作祇識紙
後半上　第十行　尙書太誓云太識大
卷一百二十三第五頁阮宮保爾雅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十三行　因疏引書大誥大識次
前半下　第二十行　師古曰彊音古識故
卷一百二十三第六頁阮宮保爾雅校勘記
後半下　第二十四行　殛鯀於羽山羽識羽
卷一百二十三第十二頁阮宮保爾雅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一行　注刘苴至九黃音識音
注疏本庶作底底識底
卷一百二十三第二十頁阮宮保爾雅校勘記
後半中　第二行　扶老木可作杖木識木
杞枸檽杞識枸
後半下　第三十一行　廣韻亦云桃棗木木識棗
卷一百二十三第二十六頁阮宮保爾雅校勘記
前半上　第三十一行　建平山中有此獸山識出
前半中　第八行　善走者也走識元
第十二行　卽此種類也可下脫證字
前半下　第二十八行　說文昭邵視也視識視
胡計切計識詩
後半上　第十七行　引曲禮程程能言能識西
後半上　第十八行　或作猩猩可證上猩應作狌
後半中　第十九行　毛本故下增又又識文
第三十行　顒卬應同字同識顒
後半下　第三十一行　或作騬騬同騬識騬

卷一百二十四第二頁阮宮保孟子校勘記
前半下　第二十三行　本亦作縱縱識從
後半中　第二十七行　道作正法法識去
第三十三行　則何由能治乎下脫注二十字補州册縁
闕監毛三本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下有者字
後半下　第二十九行　足利本利識則
第三十三行　宋本摩本上本字識木
考文古本文識又
第一百二十四第四頁阮宮保孟子校勘記
前半上　第五行　裡亦作程裡識程
前半下　第二十行　豈不繇繇然然字脫
後半中　第三十行　考文古本文識本
後半下　第二行　是其時也其識共
第二十一行　從禾作麋麋識麋
卷一百二十四第五頁阮宮保孟子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七行　脫此四字四識則
第十八行　張作禰禰識禰
後半中　第十五行　閻監毛三本本識十
卷一百二十四第七頁阮宮保孟子校勘記
前半下　第三十三行　監毛二本本識木
後半中　第七行　孰不順焉孰識執
第八行　孫志祖曰繩識紀
第十六行　義當作校校字脫
卷一百二十四第十三頁阮宮保孟子校勘記
後半中　第二十行　子改皆看識哲
卷一百二十九第四頁張顧梁禮記鄭注考異
前半上　第二行　釋文本誤本識木
第二十七行　二作貳二識之
第二十九行　又政教教識孝
前半中　第四行　作在皆誤也也識以
第十一行　以士喪禮云云識去
第二十二行　乃得申三年申識甲
第二十四行　聞傳云聞識問
後半上　第二十行　女師者也者字衍
後半中　第八行　至此經經識絕
卷一百二十五第二十一行　謂成屯也屯識中
前半下　第十六行　故不生育成臨臨識泰
前半中　第四行　萃卽不錯不識革
後半上　第十八行　初四稱戶初識以
後半下　第二行　不如西鄰西識丙
第十九行　懲與徵同止也止識正
卷一百二十六第二頁阮宮保孟子校勘記
前半上　第十行　德與徵同止也止識正
則山伭東北吳山伭識伭山
皆稱奧奧識奧
離兌言中女少女言識信
姤遘復之比例比識也
六爻皆定皆識百
卷一百二十六第三頁阮宮保孟子校勘記
前半下　第十行　女師者也者字衍
卷一百二十六第四頁阮宮保孟子校勘記
後半上　第二十行　至此經經識絕
卷一百二十七第五頁焦孝廉易圖略
前半上　第二十三行　謂成屯也屯識中
前半下　第十六行　故不生育成臨臨識泰
後半上　第二十行　初四稱戶初識以
後半下　第二行　不如西鄰西識丙
卷一百二十七第九頁焦孝廉易章句
前半下　第八行　德與徵同止也止識正
卷一百二十八第十四頁焦孝廉易章句
前半上　第二行　則山伭東北吳山伭識伭山
前半中　第一行　皆稱奧奧識奧
前半下　第八行　離兌言中女少女言識信
後半下　第五行　姤遘復之比例比識也
第二十三行　六爻皆定皆識百
卷一百二十八第十五頁焦孝廉易圖略
前半上　第二十行　女師者也者字衍
後半中　第八行　至此經經識絕
卷一百二十九第五頁焦孝廉易圖略
前半上　第二十三行　謂成屯也屯識中
前半下　第十六行　故不生育成臨臨識泰
後半上　第二十行　初四稱戶初識以
後半下　第二行　不如西鄰西識丙
卷一百三十第九頁焦孝廉易章句
前半下　第八行　德與徵同止也止識正
卷一百三十第十四頁焦孝廉易章句
前半上　第二行　則山伭東北吳山伭識伭山
前半中　第一行　皆稱奧奧識奧
前半下　第八行　離兌言中女少女言識信
後半下　第五行　姤遘復之比例比識也
第二十三行　六爻皆定皆識百
卷一百三十一第一頁焦孝廉易圖略
前半上　第二十三行　謂成屯也屯識中
前半下　第十六行　故不生育成臨臨識泰
後半上　第二十行　初四稱戶初識以
後半下　第二行　不如西鄰西識丙
卷一百三十二第二頁焦孝廉易圖略
前半上　第五行　豈不繇繇然然字脫
前半中　第一行　是其時也其識共
前半下　第八行　張作禰禰識禰
後半上　第十八行　閻監毛三本本識十
後半中　第十九行　客雲不雨客識窖
後半下　第十六行　其證二也證識說
卷一百三十三第二十九頁焦孝廉易圖略
前半上　第二行　女師者也者字衍
後半中　第八行　至此經經識絕
卷一百三十四第一頁焦孝廉易圖略
前半上　第二十三行　謂成屯也屯識中
前半下　第十六行　故不生育成臨臨識泰
後半上　第二十行　初四稱戶初識以
後半下　第二行　不如西鄰西識丙
卷一百三十三第四頁焦孝廉孟子正義
前半上　第二行　則民下於士士識士
第九行　晉之賢大夫也晉識國
前半中　第四行　漬浸成長之漬識積
前半下　第十七行　晉書傳元傳傳識傳
後半下　第十六行　五伯服八伯識百
第二十行　說文言部文識又
卷一百三十三第七十八頁焦孝廉孟子正義
前半下　第十四行　家給人足足識是
後半下　第十五行　答以會西之所羞羞識差
卷一百三十四第一頁焦孝廉周易補疏

皇清經解第二十一册正說
前半中　第三行　山井鼎考文考說者
前半下　第一行　雖處危懼足說虎
後半上　第一行　野豫悔悔說海
後半中　第八行　而王注畤兌畤說曉
後半下　第十六行　兼據二陰二說一
卷一百三十四第四頁集孝廉周易補疏
前半上　第一行　作姊弟同第說第
前半中　第九行　僕不作僕僕說僕
前半上　第二行　故陽爻畫奇畫說畫下同
前半上　第二行　俱案釋名名說者
第四行　又以詛釋祝祝說祝下同
前半中　第九行　是以蘼爲草名爲說金
第十一行　暢曰以楊曰說曰
卷一百三十七第六頁集孝廉禮記補疏
前半上　第三十一行　得六十四寸寸說十
前半中　第十五行　二尺七寸尺說尸
第十八行　周必爲圜圜說圜
第十九行　鄭氏通九章九說九
第二十行　劉徽數竇等劉說得
卷一百三十八第九頁集孝廉春秋左傳補疏
前半上　第十五行　須用天千千說十
第十八行　閒以八千千說千
卷一百三十九第一頁集孝廉論語補疏
前半上　第二十九行　奸犯上意意說竟
前半中　第九行　極於臧門臧說堰
第二十三行　亦不能富道理富說實
後半下　第三十三行　夫子裁之裁說我
卷一百三十九第五頁集孝廉論語補疏
前半上　第十八行　以待知之以說有
卷一百四十第三頁江上舍周易述補
後半下　第二十一行　風俗通里語俗說作語說詁

卷一百四十一第二頁臧明經拜經日記
前半下　第一行　行而屬上非也上說土
後半上　第三十一行　愁爲湫隘之意湫說秋
後半中　第二十三行　音義一引韓詩傳鄺說傳
後半下　第三十三行　作姊弟同第說第
卷一百四十一第三頁臧明經拜經日記
後半中　第十七行　僕不作僕僕說僕
後半下　第三行　三綱六紀綱說綱
卷一百四十一第六頁臧明經拜經日記
後半上　第二十一行　瑕之言胡也謂下脫二百四字補刊本即補刊所錄
卷一百四十一第七頁
前半上　第十九行　山部岨石戴土也土說上
卷一百四十一第八頁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前半中　第三十行　幸有孫陸兩家兩說爾
前半下　第十一行　叔孫氏車子鉏商車說事
卷一百四十一第二頁臧明經拜經日記
前半下　作曰者借字耳借說惜
卷一百四十五第四頁王尚書經傳釋詞
前半下　第十行　爲入必語從入說入
第二十七行　曰憂皆降爲奏師曰說白
卷一百四十五第五頁王尚書經傳釋詞
前半中　第十二行　桓莊之族何罪族說疾
後半中　第二行　有又古同聲聲說遷
後半下　第三十二行　不習爲吏吏說史
卷一百四十五第九頁王尚書經傳釋詞
前半上　第八行　惟時其戰要囚之囚說曰
第二十四行　克堪同意堪說堪
前半中　第十行　揚之水曰揚說揚
第十七行　詩揚之水揚說揚
後半中　第二十四行　俗作迺迺迺說迺
卷一百四十五第十二頁王尚書經傳釋詞
前半上　第二十七行　王若今起師以會會說會
後半上　第十五行　嚜然儼然之屬儼說嚜
後半中　第十六行　外物篇曰鮒魚鮒說鮒
卷一百五十二第十六頁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後半中　第十一行　時王者遣聚公來遣說遣
後半下　第十九行　說文弟九包衆人衆說衆
卷一百五十二第十八頁陳編修五經異義疏證
前半上　第十一行　考工記冶氏冶說冶
後半下　第二十五行　左氏讒其鍚其說且